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九册目次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 （元）周權撰 明刻本	〇〇一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元）劉岳申撰 清康熙鈔本	〇五七
陳定宇先生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 （元）陳櫟撰 年表一卷 清康熙陳嘉基刻本	一七六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一） （元）虞集撰 元至正五年撫州路儒學刻本（四庫進呈本）	四三三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

（元）周權撰

明刻本

此山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周權撰。權字衡之，號此山，處州人。嘗游京師，以詩贄翰林學士袁桷。桷深重之，薦爲館職，竟報罷。然詩名日起，唱和日多。集中有贈趙孟頫詩云：瓣香未展師道敬，攜琴暫出松蘿中。贈虞集詩云：遠遊非涉聲利途，願謁國史開榛蕪。贈揭傒斯詩云：嗟予觀光老賓客，瓣香仰止懷生平。贈陳旅詩云：下榻清風延孺子，高樓豪氣臥元龍。贈歐陽元詩云：牀頭洴絲多矜色，長價疑從薛卞門。贈馬祖常詩云：絕憐白髮南州士，山斗彌高獨仰韓。而趙孟頫贈權詩亦有青青雲外山，炯炯松下石，顧此山中人，風神照松色之句，且親爲此山二字爲額以贈。是時文章耆宿，不過此數人，而數人無不酬荅。似權亦聲氣干謁之流。然孟頫等並以儒雅風流照映一世，其宏奬後進，迥異於南宋末葉分朋標榜之私。故終元之世，士大夫無鉤黨之禍。權與諸人款契，蓋文字之相知，固未可以依門傍戶論也。是集爲陳旅所選定，旅及袁桷、歐陽元等各爲之序，揭傒斯又爲之跋。旅本作者，故別擇特精。旅序稱其簡淡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桷序稱其法森嚴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元序稱其無險勁之詞，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舂容之風。今觀其詩，元所稱尤爲知言矣。

周此山先生詩集序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傳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繇建安黄初之作婉而平[illegible]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為詩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為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識不若是涉蘇黄者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門幽擢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求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作詩者咸宗之括蒼周君衡之磊落湖海士也來書來京師以是編見贄意度簡遠議論雄深法蘇黄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歷覽名勝長歌壯吟亦皆寫其平生胸中之耿耿至於詞章尤為雅健讀之亹亹忘味誠有益予者乃知山川英秀之氣何地無奇才感嘆之餘因書此以贄其卷首

延祐[illegible]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桷書

括蒼周君此山初以四明表文靖公薦選預館職君雅志冲抱垂成而歸乃得肆力於詞章所為樂府歌行大篇小章古律近製衆體畢具往往多可誦之句項國子生葉敬常携其編請予評之予愛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

之習而有春容之風因謂敬常曰周君其温然有德之士乎他日君乘小車来過予體充而氣麗神腴而言揚此其蓄於内者厚發於外者閎若符契哉曰能詩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能詩君於周君何以因言而知人若著蔡耶予曰不

然古之人聞樂以知政詩與樂同出一初皆感於性情而動於聲音者也因詩以知人蓋文士之通技也抑予不獨因是以知周君之平生且有以觀世尚矣宋金之季詩人高者不必論其衆人之作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

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劘而不為矣世道其日趨於盛矣乎雖然昔者子貢問子石何不學詩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哉子貢曰損吾詩學子詩矣若周君則有是三者而從事於詩者也其孰能過之因

志予之說於是

元統二年八月初吉翰林直學士

中憲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廬陵

歐陽玄序

僕既序復見詩集留莆田陳

君處陳為之精選又倍神采

爲僕因致點校之助於其間

云歐陽玄識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

世相為低昂其變易推也近世為

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

調愈下日煆月煉曾不若昔時閭

巷剌草之言世德之衰一至於此

哉我國家以淳龐雅大之風丕變

海内為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五

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時無事

乎文章而其言自美況以文章而

歌詠雍熙之和者乎此山周先生

自括蒼來京師訪予靈椿寓舍與

語竟日知能為詩因索其所作觀

之何其言之藹如也夫志得意滿

者其辭驕以淫窮而無所寓者其

辭鬱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材抱藝蚤有意於用世既而摧迹丘園不見徵用且老矣今考其詩簡澹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予官橋門七年凡四方文字當程校者莫不與寓目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山林之魁壘而予所未見者乎故閱之不能去手因為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為此山先生集云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書

此山詩不但簡澹和平而語多奇雋予為校選故能深知之也比翰林袁學士以其才堪充館職力薦諸朝吾恐此山下能遂肥遯之樂也旅又書

周比山先生詩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

擬古

洪鈞播無垠八埏蕩和風枯荄同華滋陳荄變纖萋高門與窮巷嫵媚白與紅陽和不擇地化育自至公惟人物之靈此理均降衷大朴日凋喪町畦生室中貴賤移親踈貧富乖始終誰能返其初物我俱玄同東溟躍羲和西海沉望舒迭運不遑息汲汲司晨晡人生百年間有如涉長途途長

日苦短何以寧其軀白露沾我衣衆芳忽萎枯逝将躡飛霞駐景凌方壺

黄河天際来噴薄萬里奔寸膠使之清意堅水弥渾誰拖緑水操乃向齊門弹奈何殊所投舍彈起長歎

有客山中来遺我千歲苓瘖腹濬無味色素少芳馨且言養真性服久能身輕膏粱匪吾肴終焉佩高情

朝菌迷晦朔大椿閲春秋鶴長斷則悲鳧短續亦憂人生貴委順賦予不可求泳惟南華篇逢人諒悠悠

偃蹇㵎底松婀娜原上柳春風少年姿粹映蒼鬢变俗情厭孤直艷目分好醜徒抱晉毅姿落落誰見取競挽黄金絲送盡行人酒一夕秋霜飛柔條化枯槁慷材貴適用貞脆不同道誰為歲寒人共賞歲寒操

莊周夢爲蝶蝶夢亦遽遽于蒸吾喪我隱几何嗒如忘行與忘情一念非異途作夢未必真似喪良匪無姤盡見自明白生室乃虚忘言對青山悠然雲卷舒

山中有孤松托根在深㵎磊磊多節目偃蹇歲云晏豈無干雲心亦有傲雪幹蕭颼起清奏可挹不可玩大雅久寂寥古琴弦已斷美哉遺音存佇立為三嘆

此數詩浩有古意

讀陶淵明傳

淵明仕躁散出處皆逍遥悠然解縣組不折五斗腰晴川風日佳歸舟喜搖搖及門對妻子不覺衣裳袴居貧道則腴念滄逝已越時後會田家與至不待邀種豆在南山秋菊在東皐黃㬅偶成趣心遠身雖勞

孫懷托素琴萬事付濁醪樂天以乘化内適何陶陶若人澂何許世遠不可招千載東籬花寒香靄叢菊采采不盈掬佇立秋風高 非不知淵明不能及之詩亦似

田家辭

生長畎畝中稼穡少已諳既壯忽復老支羸謝鋤芟小舟栈斷港鷄鳴松樹簷晨閉子子孙春至婦亦蚕出門無遠途一室常團欒所期年歳登更願官府廉官污歳復歉我寔何由黙

籬畔白板扉墻頭烏桕樹頁暄鶴髮翁衣綻細老婦瓣兒戲翁前丁壯入場圃忽聞新詔下昨日減租賦比隣喜津津手頌迦相語悍吏無叫囂晏然慶環堵豐年樂無涯兒乃生樂土床頭酒新篘前村賽神鼓

摸寫昇平田野光景有幽風遺音焉

紫鳳吟

楚客青綺裘售我紫鳳圖且言覩祥瑞與予懸座隅裴回感客意因以致我辭不能鳴朝陽高翔碧梧枝惜哉五章備乃何爾素施我圖已在褐囊倒隨天吳旋勸謝客去玩目非所娱

古樂府

妾有嫁時鏡皎皎無纖滓照妾芳華年塗澤如花姜郎行向天涯歳月忽踰紀空閨生速愁妾容爲誰理妾容匪金石寧復昔時比重拂故鏡看烱烱光不已人情重顔色反目如覆水願郎待妾心明與鏡相似娟娟天上月乃有盈與虧匡區世間人與無別與離月虧尚有盈君別無回期月胐

重可待君信不可持灼灼紅槿花落落青松枝單爲無與儔貞白徒自知人生良鮮憘乃復長相違托婚昔未久幸無兒女悲妾心有姑嫜君忘倚門思川長舟可遡路遠車可馳入情不如月素光流妾帷 此詩最佳中數句人所未道

原上楓

青青原上楓春至暢柔葉雨餘似膏沐幽蔽深淵合昨日原上行寒林争如削此時淵中松偃蹇晩求雪 佳

古別離

天河限東西經歲別女牛杜燕辭歸鴻亦背春與故人生苦離別別多白人頭十年阻江漢音問何況浮萍豈惟腸九回輪轉日萬[illegible]江頭水東去無回流君看山上雲[illegible]悠悠 真樂府

牧童詞 意妙閒遠

我牧不憚遠牧多良苦辛所幸牧已得馴擾無敗群平原濕春[illegible]草何披紛大牛隱重坡小牛飲芳津旦出暮未歸及歸景

常聽時復扣角歌歌俚全吾真取樂田野間世事非所聞歌闌臥牛背仰見天際雲

古塞下曲

朔風號枯榆厚地凍欲裂大漠無人行長雲欲飛雪陰陰古長城野燐明復滅草死沙場空饑烏啄殘骨 佳

桃柳詞 極悽惋

灼灼緋桃花裊裊黃柳絲風流少年場[illegible]冶不自持春風日夜變[illegible]拂飛[illegible]技[illegible][illegible]飛[illegible]流水同天涯美人[illegible]南國[illegible]

柔姿青春妬嬋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絲感清鏡朱粉難為施奈何[illegible][illegible]徒傷悲

東林行

意行忘遠[illegible]所詣欲登仙絕峽下蒼黑半壁懸銀泉峯回路不[illegible][illegible]杖聊寅綠延流忽舒穠樹楠影[illegible][illegible]目香孫璧流心玩芳荃永晝無樵斤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人境異似與隱者便言花映不[illegible]漁舟起孤烟

懷別

青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春將莫東風老松花長

林際黃霧從青華錯繭流光暗中度惟水日夜流美人邈難晤寶鴻蓋比歸[illegible]與達青素長歌復徘徊晴川瞰烟樹

暮春

衆芳麗春輝夭冶眩紅紫紛紛兒女情園香醉羅綺笙簫夜鳴鳴中旦歎春已歸塊何處鳴繁華總流水誰知搖落時可以觀物理

徐山民隱居

高人寡朋徒乃與世遂隔廓然方寸中不

受外物後重林出新構裒覆意所得材全
不雕朴簷朽不加白素琴與芳茗賓至適
所適簷枝戛雲浮蔦蘿自駢織朱明景常
晦悄愴過幽閒石寒水愈清寸寸落秋色
神淒不可留題詩記崖壁

天竺古桂

幽幽梵國栖色界賜寶坊粲粲庭下桂秋
光何煒煌逍人外芳芬鼻觀無來去妙意
了忘言坐久雲生樹

紀夢

夜巖顛紅金玉蟲墮玄煤喀然擬槁梧一
流何悠哉冷風瀏真趣寶界間玫瑰彷彿
蓬瀛珠宮映瑤臺飛簷翼冊碧複砌明
角臺仙殊衆華星靚服紛素霓幾沈紫鸞
望窮我白玉杯為我洗塵襟[illegible]
空明逍高寒雲影相徘徊清詩[illegible]
諷不可顯覺來已忘言月在[illegible]梅

遊寺山

空林靜如掃石徑穿嶺細樹塵出深[illegible]
端下雲際偶逢赤髮侶鷲我聽真談[illegible]

齋鉢豈擬古佛燈翳遺簷蘚籬短對枳香
入秋夕磬兩三聲半岩花雨霽 極佳

客中贈別

雪積水生波有客繫遊鷁語離江山亭亭
宇虛且孵老栢瘦入節色古根似石微陽
麗木末春意動寒碧莫嫌市酒薄贈子恭
人策去去最自將子身貴圭璧

濯足

枝迹廢田野野日枉親畫恭松下石夜
樓山中雲流水何處鳴潤芳傲餘春濯足
坐芳潤浩歌復誰聞

溪之濱

小雨淨川綠玩心鷗鳥群掃蘿[illegible]磴松
花點衣巾禪僧杳何處蹤磬時遠聞青烟
濕山道牛羊下斜曛

春莫

春莫適川上意與流水長時有白雲至遠
帶松翠香手攜淵明詩[illegible]
宇宙閒是非兩忘筆[illegible]
荷亭名清遠托意數語

養素任踈拙小亭類蝸盤脩竹一勺池湫
隘良可歡誰知方寸中而有萬頃寬天光
發虛白心湛水不瀾彼美君子花窩自道
所存風細晨氣潤月澄夜香寒炅香燕玩
鑿光霽融肺腑與寄言莫寫念適趣自閑
永懷愛蓮翁時復一凭闌 却似老杜

憫窮

富人厭梁肉貧士懷藜藿采芳得野薔終
朝不盈掬茲春候知學圃賓澗南席地
歷踈畦小畦理長鑱孫芥紫芳苗早韭綠
且纖亦徒挂耽菘稱角俄已含期此旦夕
效菜把日可添時陽忽久亢生意幾不堪
豈憚抱瓮勞灌沃終難霑焉蓮一何茂縱
逸徒爾受所憂穀不登饑饉今乃熏矯首
向昊旻霖澤何由覃

來故人

東林旦氣白清旭含初景空齋松桂幽光
動離離影俄聆剝啄音車馬何炳炳我本
點世慮脫落如廢弃屏迹謝時彥兀坐息
造請喜茲其簫閑妙論得新警夜涼月㵎

川中流肅烟艇餘音娟秋風清興與川永

仙源

桃花悄無有仙源淑何許流水清於翰松
色與崖古長林暮蕭颸似與幽人語脩然
臥空菴清猿夜深雨

幽居

索居簡人事與世意空投紫荊已就理歲
功忽丙寅絲蕊雞犬墟隱隱漁樵燃躡傲
一壺綠聊復我憂及殘冲實獨深還
經丘向夕山景霽延矚明川流白雲息空
谷歸鳥鳴林幽人生亦變化汲汲將焉求

山南丈人

丈人山南來鐵面冷松露野芳蕊新香
入青苔屐逍遙憩幽磴睨我如有素卽之
亦無言還帶山雲去

玄上人

安禪簡瀟素趣與外迹絶玄談落松屈經
我一榻雪逍遙雨花外豈復念濁熱夜久
白河沉携瞽耿踈月 不食烟火人語

訪友

闕携綠玉枝遠詣詩老家斷澗秋木落寒
沙澗泉花高談意偶合脫落偏只歌從容
飯雕胡羹瀹粟粒茶亦復事丈輸醉字嘗
秋蛇懷憾振吟秋歸途及棲鴉

秋原

晴烟澹秋原枯梢駢殘葉蘭芷徒自妍芳
馨誰採掇豈無同心人歲月念飄忽詠思
河水深泓迢莫蜜合

截竹引泉

蒼澗隱花脉幽涿逝山椒遠筒入雲實勢
接河漢遙引益一線纔高下穿林梢聯絡
臯陁旋折不辭勞挽之歸我庭晴雨注
屛旁丁寧或細細久續俄嘈嘈空階落沼
筑瓶簷鳴釣韶盥漲足自潔心迹良已遂
固無身瓮珍頗歎溪澗毛未能學許由瓢
喧解風瓢 精妙

謝僧茗餅

僧達無生機寧念若冰冷汲來石根泉瀹
以雲腴餅舌端味枯禪了然發深省歸來
石林空清風下松頂 清絶

白水晃居士名家駒也脫俗嗜飮
所居有斷崖又翠軒留偈而化賦
此寄悼

晃子摩尼珠照徹白水源不啜趙州茶不
面達磨禪山餅潑乳酒瀟洒々翠軒飄然
忽謝去遺偈如潺湲鴻無留影落葉返
故根寂照本非滅今旒豈存荅荅斷崖
陰寒松自清河

蒼槎思古

槎公何為者旅鈍以藏銳哦詩古松根古
人思遠詣跡嫩意自眞客至忘冠帶流俗
豈同調日華趣自會素琴固不彈抱朴乃
不敗悠然流水意本在徽絃外溪暖潛鱗
躍野夕歸鳥逝與子盡尊中漁舟具清瀨

次韻張洞雲

張子湖海襟乃復喜岩坐朝飡進芝髓夜
誦然松節深雲猶為洞仲夏散飛雪下春
炫餘景林水互明滅歎客喜磬室頗感于
斯別携琴意已消酌茗石蘚月
格澗月

造人澹無為懶散忘盥櫛掃石秋樹根曙
潤濕殘月袖浥水光潤展帶山翠滑虛闌
倚雲歆清猿共孤絕

湖中

天寒楚雲爭木落拉山幽空江夜來雨水
滿蘆花洲函何湯夜滄沒日悠悠有懷
誰與言注目孤鴻秋

西山

西山一何佳從駕謝囂塵獨往殊有趣野
鹿時親人泠泠澗下水練練山際雲幽懸
任疏散岸幘青楓林

夏日偕友晚步飲聽泉軒

終日爲環堵散策窮深幽嘉我二三子落
落誠罕儔適意隨所詣行行遂經丘前松
如高人含風自蕭颸夕雲度深翠爽氣木
上浮石根瀉幽泉戛戛鏘琳球樂彼泉上
趣幽構飛岑樓新蘭秀而溢檻竹清且修
欵我情頗厚清尊頻獻酧盤桓有餘樂猶
敞戍遲晉池深風露香荷意澹歆秋飲散
嵌喧息微月生林陬

再用韻

夏郊景氣清况我冲抱幽深居節已換春
眷懷良儔人生磊隗何要所鑿與丘振衣
一長嘯涼吹來颸颸賓筵有飛泉隱見晴
雪浮初疑奏弦[illegible]忽若鳴琅球琴光蕩林
翠爽氣涵山樓[illegible]照纓塵此清好聲
引蘂可深深[illegible]賞飲已了志區中緣便
紛紛爲此留松深日云夕餘興早知秋彼美
天際雲歸來宿岩陬

松下泉

長松蔭層峦岱色入崖骨鬱爲翠雪浮蕪
瀹香不歇醞液作寒泉飛迸出石竇不濯
軟紅塵空山瀉明月 非此奇不足以稱此泉

九日偕友登東岩安香寺

茲岩何穹窿迥出塵壤隆當時補天餘偶
墮靈鰲背神丁扶奇功寒出滄溟匯翠濤
化千峯尚作掀舞態色連空宇萬氣薄拂
泉天鮮塵坊層雲繚繞金銀界鑰封關鍵
去迂曠無塹難至今絕頂泉甘逐萬壑樹
陰陽互轇轕造化自根帶崖壁鑿靈竅洞

壑叅寒籟旁開一罅峽天影落青鸞陰崖
洒晴雪夏練結幽晦石門肇我我屹若劍
門勢在昔乾符間綠林肆兇厲扎落保遺
黎殘石猶紀載遡高遊遐觀訪古起餘慨
盪胸瀉河漢散髮沐沆瀣煩襟忽知遺累
步寄一快携朋作重九秋高崖菊細泛醪
灑華觴浩唱發雄邁乃身下天[illegible]
險在日睒神蕭森冷風蕩歸秋人生萬遺
逸致月貴守貧吁嗟謝公屐去此遺蹤紫
回首山蒼蒼夕靄漲雲際[illegible]有[illegible]之遺風[illegible]

山中雲

空山有白雲雅與高人約卷舒本何心乃
似沉遐曙色幽淡山翠意遠護溪綠日落
久徘徊前村雨應落

次韻幽居

晨興啓彼門見此溪南山山光入溪綠水
底明青鬟憮憮自漁樵清歌時往還莞爾
發永賜寡我册青間

西山書館植菊爲隣承所識

耽書息世慮種菊祛俗塵閑携斗中書[illegible]

訪家叢隣雨露分寸苗書暇染我勤無何
彼艾猳縱逸我其真情哉楚屈平憔悴窮
夕飧采枯固有數悵然念芳芬信知路中
花乃壞逸驥辨寧知揮膺椃不失匠石斤
挾策嗟自誤亡羊驚前因所貴本根任生
意壽復信歲晚向襟期而我及數君拔芝
豈前後種揔非遊秦擷英泛濁醪孰非東
籬人

清溪深

連娟翠墨洲岸㩀何森森微風動結篋

謖鳴空谷散山猿啼野樹烟沉沉淨笑
有適鞋款乃清溪深

相逢吟

客從郢中來抗志青雲表持鰲共掀浮江
遠孤舟小寒夜潮氣白楚樹晴烏早酒闌
起推蓬落月在西島

讀張巡傳

我儀張睢陽厲節剛不屈妖氣昏寓懸倉
挺提虎旅憑城怒裂背忠勇激肺膽揺甲
[illegible]戰奇計不可數江淮卒保障藉此[illegible]

啓土可憐將孫單摧勢已莫禦食盡兵亦
窮愛妾入鼎釜雷雨空桓桓餘勇不可賈
身殘邊但亡大義著君父人孰不能守公
守以死拒人孰不有死公死乃其所繫表
表貞松迥出知死生當時偷生輩渙涅猶
妾婦青燈撫遺編英氣凛千古

明妃曲 前輩作此夥矣後來者難作此詩語也

斷水綠回波去管無返害十載昭陽春萬
里龍荒月風沙滿宮衣慘淡餘香歇哀絃
澀絲淡淡盡絃亦絶寄語樊飛將此計誠
太拙蛾眉豈長好不久為枯骨

高郵府神遊臺

淮南古奇勝瀰茫雲水麗郵城枕其中喧
喧擁闤闠壯覽城之皋飛臺聳雲際巍巍
白銀鎔沉沉水晶界玩心神明表引興天
地外把酒一憑闌天風落襟袂懷哉淮海
翁落日為三酹

周此山先生詩集卷之一終

周此山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呈伯長袁學士

玉堂中有真仙人錦衣前製五彩雲瀛州
高處睨八極奎躔光芒胸中文揮毫對客
驚風雨詞翰風流邁前古揚命章制回大
雅夜歸常照金蓮炬龍門賓客何繽紛君
經品藻生光榮文之寄蓋有在孰不蓍
勵激陶鈞辛手部陋真無似家在江南萬
山底石谷不才不能守半世吟哦事英華
可憐歲月空敗駿高山流水無知音黃河
泰嶽何高深是公不負平生心

徐仲穆作書蕉水墨梅圖有和靖
題紀歲月絹素蠹敗餘字不存作
詩歸之

溪藤搗霜寒奪目硬黃瘦字跡相續墨花
出神幽春妍一片玲瓏水蒼玉分明寄我
孤山園上有歲月舊林逋古冢淒淺篆寒
蹟敗荒艇颯形神栢西泠橋畔黃昏景船
頭瀟灑風吹醒一從馬鬣鎖荒寒萬古人

閒幾香影苦吟老盡詩壇豪窮愁到我心
徒勞還君此畫三太息雪晴月映横牕鵲
驫驥行
高秋吹霜沙草衰驌驦牧野無龍媒伶娉
驫驥空伏櫪長揩短豆隨駑駘筋聳脏高
眼知拼月冷沙空徒硬影颯爽長嘶萬里
心雄姿困頓無由騁乃知天閑十二屯如
雲龍脊豹股八尺身蹴蹋青雲振鬣㲈金
羈照耀皇都春朝辭天山暮礪不□□流
雲邊無迹風吹欲軋拳毛驕煮氣能仮照

夜白短衣吳官猬虬鬚團養芻粟多遺餘
絶伶驫驥不滿腹剪刷猶可同駝駝我欲
遊之嗟遠道神全形枯難自好按圖擧世
識驥黄㨾鼓駿骨秋風老　晉寧老杜
惠山寺九龍峯下酌泉
惠山鬱嵂九龍峯磅礴太地包鴻濛劃然
一夕震風雨欲啓靈境瑤神功六丁行空
怒鞭下雷火掉光飛霹□□一聲捶破老雲
根嵌洞中流逆寒液凄人魂玉諜鏤藏蝕
蒼古凝秋光陸羽題品親試嘗琴浪淺

出松風香我來山下討幽境自𢌿攜□□
清絶東紅斗雪凉蓮牙鮮碧光中撒風餅
音聲滌盡清淨觀心源照透詩中禪一呼
陶淵挾玄玉擲硎字字泉聲寒接關半日
聊此駐孤悼明朝又東去紅塵人世幾浮
雲饒鼓空日自朝暮　詩與泉俱清
次韻徐景端樓上
洞庭霜橘包黄銀海邊丹荔輸閩珍高堂
開筵薦華俎風味雋美恢方新蓊花碧玉
飣鶩炙雕盤犀筯行鮮鱗紛紛歌管奏名

鼓扶扶蓉羅羅佳賓芳尊細酌緑斑玻瓊
蜀共擁紅麒麟燒殘絳泥封雷客縱有回
角生車輪書生商歌風雨室此志鬱鬱何
由伸短衣穿肘不掩脛五窮相與爲雷陳
青陽開動生意達短趣亦擬凌空雲豫章
遠志各有適黄鍾毛氈很陶鈞且安麓爛
繁潤濱未厭紫誠笑吳尊
贈雷紫崖高士曾築室於華山
紫崖高人頭歡雪神清貌古鬚過膝吞□
入硯生霧烟吃吃風雷□神□清宵□□

回瑤壇鼎中龍虎權九還洞然瑞髮太尊
頂醉聽濤浪天風寒鶴巢訪蘋蒼溪游白
石清泉不堪煮共話世事兩茫然竹徑清
燈夜深雨

牧羝行　可謂能寫子卿之心者矣

朔風吹沙浩漫漫冷光射日愁雲昏茫茫
大漠亘萬里何處有路通中原群羝牧老
草枯死倚節自誓無生還齧毡嚙雪氣自
倍娥變光文饑饑寒夜長空望邊月白幾
度吊影怜鶴單已將傲兀壓憂患獨仗大
義拼與死此生口信羝不乳豈意爲足傳
聞闕歸來爲國豈不尊區區一飯皆君恩

鴻門宴

項王高宴鴻門北風雲奔走天爲黑椎牛
刺豕酒三行譁笑戈矛生頃刻豈知天命
非人謀玉玦三提事何益興亡漢楚兩于
將開關乾坤雙白[illegible]人敵降
弊天人竟誰識玉斗[illegible]中[illegible]空烏江江
水還流東

紀信嘆

湖中龍奮碎碭雲咸陽楚殿三月焚雨雄
角起鹿在野三户有楚無嬴秦雜蹶石萬
紛如雲戈矛蠢染英雄血旗旌蹴翻叔樹
雲兵盛夜燈中原月滎陽數載戰不休重
圍食盡漢亦憂將軍詐帝出降楚騰雜虎
口真良策何諸將已平楚事定論功裂
茅土獨無從笑到將軍不得與名紀盟府
男兒死節志已酬頭日地下夫何求可嗟
功德俱泯後世誰能還封侯　意府

赤壁泛舟　赤壁詩作於十　之後可謂壯矣

赤壁江山何嶙峋下有江水何清冷天空一
月出夜次次瑛瑤頂滿秋水爲問黃州
雪堂老遷官何如簫管好酒醑携客李
舟憂愁新將設笑了劃然長嘯來天風神
遊八極世塵空但見橫江露白錯落斗
柄舉袂欲挹浮丘公洞簫聲斷潛蛟舞凡
下清尊貯千古老瞞當日困周郎千艦
船開貔虎烟銷水冷況戈矛空餘野燐焚
沙頭江山牢落蕭陳跡追億往事懷風流
勝遊到我知幾度感昔視今猶且慕乾坤

何事老英雄衮衮長江自東去
贈鐫工王子玉兼能書
蘭陵有客髯如戟吳霜滿鬢[illegible]荊[illegible]家
偷拔老兔毫擣爲管城湯沐邑買來爲儒
鎔鑄竹恩然訪我蒼山陰酒酣作字大如
斗玄雲落然吞浮我慚識字先白首故硯
硯磨穿筆如帚與君遊戲兩忘年春雨江
湖一樽酒
贈畫牛諸冰壑
兕觥碩骨高崚嶒彌角垂耳行凌兢蹇予

已向田間老一見此圖知畫好春郊雨後
烟草肥吳犍十角相追隨前行過浦一回
顧後行觳觫不敢渡牧兒笑怒急捽鞭闌
暴马黠衝爭先蓑衣不脫春烟暖一笛斜
陽牛背穩雖然此筆全於天安能為我耕
境田我今身是扶犁者此景此牛何必寫
好從天廐圖驊騮氣厲八極凌高秋
子陵釣圖
東都熱官手可炙吳儂面似秋江色平生
落落一羊裘七尺貂蟬不換功臣盡在
雲臺中冊青化作灰塵空先生遺貌乃在
此釣竿尚帶桐江風悠悠世事江雲白過
眼寒帆自朝夕人間萬古仰孫風天上有
星犯是客
清溪張歸雲不嗜酒肉工詩安貧
所作少年行因次其韻
五陵年少風流客花間問宴春壺孕豹胎
熊掌羅列進屏前邊巡萬錢拌滿罌吹香
圖內屏[illegible]振振銀甲喧瑳箏高燒紅蠟作長
夜白日過眼如流星可憐氣岸如山阜兩

散雲飄不能久繁華富貴總如夢昨日朱
顏今白首爭如芝田野老衣懸鶉饑茹芝
术餐芳辛新詩日富不厭貧謂有堯舜為
吾君少無佚樂老無戚尺澤自可潛逃鱗
誰知清溪有鶴不可馴白雲浩蕩青林春
次韻張剛父觀物軒
觀物之變觀化源游物之初游於天萬象
起滅隨飛烟守之惟一天乃全秋風葉零
春花妍盛衰老壯人皆然潛機剎復回
旋至理妙契言難傳張君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具太極誰參玄返君虛物觀諸心我心外
物安能遷鵬長鳧短隨所便莫問漆園齊
物篇最好

次韻褚仲明苦熱行

燭龍銜火飛南陸萬疊雲峯天地窄鯨波
沸海泣陽烏沮盡泉源鑠金石人間何處
逃隆暑細葛如衾汗如雨蒼生墮此深甑
中蒸喝何時命如縷我歎太華峯頭酌瓊
液醉臥青璉巖松月明星邀我玉井旁共
折芙蓉弄香雪扶搖直上九萬里高

放太空裏手攀斗柄覩塵寰濯足銀河并
秋水

錦鷄

巴山靈鳥初離群蕊翁羅細雲錦文羽翎
新刷衆距利采色勝以沙頭驚晴墩入户
瀾相射寰中有物毒紅碧斂光若若花鵲
條出示山童有矜色文章固足媒爾身離
籠拘縶還悲辛區區啄飲豈不厚情深野
樹溪雲春

焦山寺

赤霞夜出扶桑東海雲捲浪變虛空剛風
浩浩吹不去崔嵬化作青蓮宮萬頃月寒
清梵寂四面沉沉皆海色鐘聲不許到人
間白送湖音落寒碧　奇哉

八詠樓

金華豈是神仙府群玉峯高青可數絳氣
光騰寶婺躔婺女從來司此土我來飛觀
凌雲巔旛幢香霧相與俱窮島更上沈郎
樓萬象見闢一揮塵雙溪上流銀河流捲
地寒波上響聲詩人去後景物閑山月溪

風自賓主當時八詠盡圖閣君玦娟娟群
鳳翥鶴高秋落木天地寬獨酌清尊慨千古
浮雲世事兩悠悠突兀空樓老風雨

次韻岳宰

舊交落落十八九萬事從渠盈伸肘東華
塵土少年變歲月無情一回首岳君氣爽
太華秋不隨王粲登樓六湖已具清癯
器吾道豈復歸山丘文章誰道同芻狗還
有問奇人載酒清談洒洒秋莖露絕食官
羊穿有數舊家桃李春溫溫流芳放蕊繞

堪看江梅自分挑燈寒一枝[illegible]

次韻邵本初

詞源倒峽驚濤吼不羨當年燕許手快意閑觀未見書約客蕭湲無事酒醒茶[illegible]邊囊錦裂一生不掉儀秦舌有時一網[illegible]適海暴雲憂覺西湖月有時歌[illegible]湘雨宵家得秋蘭絲綢佩歸來溪上賦閑居不着關愁空感疏丈夫定處何可測量材定有古玉尺近聞薦登上霄臺覺作紅蓮幕中客

次韻友人

憶曾共[illegible][illegible]陽池銀毫翻墨搖為[illegible]江[illegible]海燕忽[illegible][illegible]幾度夜雪山陰時來華屋士黑貂弊兩燈月好恩元規十年始赴雞黍約春雨剪韭供新炊青燈對坐露寒蠶夜談豐真忘忌夜天根妙意秘莫寫心傳萬古含清辯通家文好回不遠從容硯席還追隨劇來捷句脫秋隼清似谿音關秋陂翻翻瘦字老蛟舞入妙信畫沙中錐手[illegible]綺不可和楚天日盡孤雲歸

舟行阻灘

江水浩浩吞長天打遶巨浪[illegible]銀山篙師維舟不敢發東望微茫盡漠沙荒村古渡生容愁舟掘落葉秋颼颼夜半西風捲江雨咿軋數聲聞過檣風收雨霽晨氣清金烏蕩漾波間明舟人懽呼指歸路十幅蒲帆順風去

知萬象菴枯木竹軒

物生宇內萬殊本之一氣隨盈虛木兮竹兮豈同類吾自我求志與神全形枯真散本[illegible][illegible]一般竹豈其無用全天年猶有琅玕在其[illegible]蒼苔飽盡風雨根豈願斲削為[illegible][illegible]寒[illegible]與數君子滿目[illegible]李爭新春

寒碧軒

鍾山窈深仙所宅道人癯真外形迹一粟中間世界藏心自寬閑軒自翠然然寫坐守玄能消[illegible]都無空[illegible]古曾元自對求雪[illegible]安得能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仙去石坪空[illegible]獨翻[illegible]松[illegible]酒人[illegible][illegible]到無處一一瑤玕照瑤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晴空數

峰碧

採蓮曲

越溪女郎十五六翠綰香雲雙鳳髻嫣然
一笑似花妍艶試新粧照湖綠羅衣露浥
紅芳秋少年陌上情綢繆蘭橈容與隔花
語驚散鴛鴦生晚愁蓮花莖折莖有刺藕
絲易斷針難度清歌一曲入烟空載香
風滿船去

西瓜

召平[illegible]郡東陵瓣荀石榴求與并碧壺
深貯白沆瀣露刃凍割黃水晶豪家宴客
偎滿列大酒餘吞嚥內熱此時專席薦氷
盆分與風前消襟煩

次韻謝孟洲賀生孫

清樽壺氷烟入目惠然共剪西牕燭酒酣
慷慨意氣傾且羨堦庭有蘭玉阿翁堂上
白髮新自意培壤無鳳麟娛情聊爾慰款
欵流慶未必誇詵詵君家珠樹春風裏聯
芳競爽無凡子甯家宅相魏家兒換葉移
根願同此

春夜諸弟邀飲[illegible]海棠

東風花園紛紅紫九陌輪蹄踏香霧風流
炫耀花中仙萬斛胭脂潑紅露天然富貴
出幽姿一顧傾城誰敢妬搖搖絳雪來輕
飄綽綽絲雲飛不去傳觴花底溜紅光銀
燭燒張最高處擅藥燕樂怡天倫共悅兒
嬉有真趣安得花前弄少年抱鼓揮花窮
勝事百年光景難把玩天爲逆旅感遷暮
人生流坎委大化縱爾浩歌吾起舞高堂
飲散夜沉沉社雨閣寒春欲暗

歐陽公雖不到杭而惠勤師思之
因所居有泉湧出遂名之曰六一泉

歐公天人世無匹六物之中自爲一孤山
山下西湖西飛夢逍遙繞雲石鑿開瑤窟
迸銀泉水鏡胷中湛虛白是心洞洞何所
容內照此泉皆外物坡翁好事鑴蒼珉醉
墨雄豁扛鼎筆至今剪不餘清輝冠劍一
時隨飛劉兩翁神與造化游鞭駕風霆揮
八極吾光後世幾千年名不可磨泉不竭

夜泊吳江

渺茫巨浸無坤軸溶漾一鏡天東坼兩缸渴飲駕空來千尋横拽琉璃碧噴成浪飛晴雨聯宾白壹蛟龍舞萬火燭火水晶宫令牽繞綵孜欄繞斗柄衡城湖月白清愁惱我江南客幾許風流張志和共醉漁舟擘長笛

王張二提舉携酒驛亭餞別因次同舟李彦謙韻

立馬沙頭一壷酒故人餞客官河消水漸芽白沙踏青東風熙拂春多少春波浩蕩快揚鞭滿目好山青不了人生漫淑如浮萍世味苦辛真食蓼天游笑我外形骸俗眼從渠分醜好秋毫太山兩不足箕斗虚名我何有人間阻阻聲利場昨日少年今白首繁華萬事風雨散南湖深池幾芳草凄凉舊謙語鳥衣飄零老鶴歸華表億昔高樓夜呼酒剪燭聽歌聲繚繞酒酣耳熱搊寶釵留主相權意領倒只今懶須酒徒散鞭花已笑劉郎老胸中耿耿尚如昨灑足斬豐歌浩浩拂衣中夜起徘徊撫劍燈前感冲抱參横天外落霜鴻一聲畫角泰淮曉

雪軒高士以白紵製服作歌戲贈

經冰綃玉粉紵横三盤寒露方織成曉機裂下不敢玩一道雪瀑來中庭天然精潔不可涴犀熏麝染愉其殺製成素服輕於雪此稱仙官鍬環玦星斗離離夜摘椽高風颯颯白銀闕乘風便鞋茶竈尋瑤簫吹落蓬萊月

訪蒼山道士醉卧不起坐懸鐵冠散人鼓琴覺後屬成

道人醉卧呼不起春風吹花滿烏几鐵冠散人石作腸一曲泠泠寫流水曲終意遠流水長幽襟烱烱含秋霜一聲野鶴不知處雲霓明滅山蒼蒼

金山龍游寺

金山突兀壓青冥六鰲駕海來蓬瀛風濤捲雪蹴不動中流湧出毗耶城山僧眼底乾坤闊俯瞰樂落月鐘聲薄暮來蜃樓燈影耀宵入蛟窟馬街鰌沱蒼龍歸聽

法臥護珍雲根參旗歷落倚闌捲金碧照
耀滄海門天光萬頃涵虛碧扁舟獨纜破
琢國六朝興廢幾英雄往事雲浮江露白
窮高一覽雙眼明天風洒我毛骨清淮山
數點不可寫矯首九萬摶風鵬

饗杜湖

碧天如幕沉雲影飛廉不怒銀濤靜驪龍
正垂具宮寒一鏡光疑青熏冷數聲漁笛
来何處白鳥雙雙忽飛度夜深明月生孤
邊人在廣寒臥風露　清絕

八里莊浚淮入黃河水濁不可飲
過徐入清河水方澄絜信筆聞記

河流汨汨如涇水濁浪崩騰疾馳一石
中膠數斗泥舟客居民皆飲此黃河不復
行故道下注清淮通海涘十人度索上一
洪寸寸強弓挽難起屹然趺坐如僧禪日
與篙師同慍喜青山一髮認邳州蕭條暮
上魚豚市酒邊一笑我何為獨冒驚濤行
萬里爭如林下混漁樵挽卻罷歌行復止
頭寄語北山雲征塵待向風泉洗

徐州暮泊風雨驟至

清河綠漲琉璃堆黃河濁浪排空來兩流
合一混涇渭賈楚東注無時回孤城迤邐
挽其左晝夜怒激聲喧豗石嶼鐶集一古關
市夕陽孤塔空崔嵬客舟淡濛開河潯極
目但見烟中徙黃埃呼酒足自慨愁城頓
破紅顏開須臾笑電急驅雨神物變幻令
人清汪怡揚沙皆白晝黑雲捲地翻風雷

戲馬臺

頂空陣氣長雲黑戈鋋照耀旌旗色龍跳
虎臥得兒孫淚旋存亡一然隔川詩兩地
皆群堅廷力疑非人能拒瑞啓炎圖祿碭
雲悲歌霸業烏江一空餘故壘傳遺跡離
合山河幾劫敵戰坐吹盡水東流落日沙
場春草碧　佳

魯橋

泗河汨汨流青銅魯橋突兀橫長虹驚波
蕩潏石鬪怒石門空洞如弛弓風霜剝蝕
勢欹壓亂石磊磊填深淤南連淮楚九達
孚東濟齊魯群流通征商貿遷百貨阜聚

帆去棹翻奔衝車輪彭鞫鉀發急馬蹄蹤
羅塵影紅我遊天京偶經此一見淳俗真
堯封爲然勝溯守遵自欲去未去心冲冲
嗟予行役浪自苦蝦蚓吟鬢將秋蓬摩挲
殘碣訪遺蹤昔躕躇斜陽中嗁盃一號
曾斧崇崇歇目送吳天鴻

謫仙樓 山東濟州 此詩誰作今忘和矣

大羅仙人李太白秋水跡遺浮玉色一來
金馬玉堂中詩酒猖狂天子客飄飄豪氣
秋風起登樓留醉山東市放浪形骸宮錦
袍榮華富貴東流水酒酣揮洒翻河筆險
語能令神鬼泣至今光焰照塵寰一字堪
價貴白璧我來懷古空悽愴風月千年尚
無恙何時相見崑崙丘汗漫從遊九天上

濟南原上

朔河春透氷未裂黃蘆伐盡洲渚闊荒祠
老棟壁欹頹古樹無枝枯復活長鯨飛騎
抹流雲草含微茫冢跡撩夕陽返景低黃
埃漠漠平沙浩如雪

原上

風捲長河雨聲歇掠面驚沙音如雪亂山
青盡天茫茫萬里孤雲沒飛鷗啼鳥破外
行人涕幻揚蕭蕭冢纍纍目斷清明原上
路日暮紛紛鴉亂飛 王廷張籍不過如此

冠州

臨淳衙要環墟市橫橋斷岸人如蟻車聲
軋軋風蓬蓬道上黃塵半空起御河掠色
如霞綠翻翻洄旋風雨嘉歸馬聲咽烟火
深落日孤城催莫角

呈趙子昂學士 號松雪

蓬萊仙人似松雪曾向天潢到銀關天孫
爲製紫綺裘五色雲邊佩明月近闕承詔
白玉堂詞頭夜下風雨忙一揮九制夜未
文金蓮分賜宮壺香淋漓妙墨蚊螭走世
有鍾王皆斂手偶然醉帖落人間隻字珍
藏拈瓊玖我家浙水蒼山東閉門偃臥討
詩窮辨香未展師道敢攜琴點出杉蘿中
問公何日作霖雨只把文章事明主顧慨
斯道淳斯民奕奕光華照千古

趙子昂乃斯施之士啓新氣嶔稱

飲豪吟座中永有出其右者
趙君胷吐虹五色飲酒賦詩世無敵夜寒
濯髮當銀漢泻是飛入錦綉腸眼花耳熱
忘爾汝筆陣如雲來蹴戟若玉板連秋
霧空中錯落天葩香千斛白浪馭風雨露
洩玄機鬼神語須臾收斂卞無譁依然醉
盤翻流霞

元正親朝賀　真治世之音也
斗杓半夜回天東人間鳳曆開華風聯瑤
飛詔催千騎家家銀燭搖春紅金門玉漏
聲初歇已聞曉鑰開閶闔聖人端拱九天
上殿前曉仗催班列毶毶瑞日紅雲開太
液春生萬壽杯龍旗微動曙烟暖山呼范
拜聲如雷乾坤千載開元會泰和氣象啓
虞世千官宴罷帶花回十二天街喧鼓吹

麗眉黃冠方外奇士也携山水圖
求舊知予意不納必欲求詩
鐵冠鶴骨玄都仙清晨過我談重玄手中
衡霍墮塵几縞素颯颯開風烟正嫌客舍
如舟窄掛壁恐渠衝破壁急教童子捲還

師始覺眼前無突兀

呈虞伯生脩撰　自號青城山樵蓋蜀人也
青城仙人清且都騂髯岩電肩水壺錦裳
照耀青霞裾冰函作佩聯明珠馭風來直
承明廬搆述大道光齊覆朝陽孤鳳鳴高
梧翼北騶騄空群驚[illegible]手援巨山澤臞抱
甕汲瀾洪吐競凌游非此攀利途稱謁國
士閒椽蕪碩公忝世所無文章價重真
璠璵木天咫尺何時君家聲自是行秘書

寄抗
寒更四點星未殘行人道上聲嘈嘈酸風
條慄霜威長河爭渡氷堅牢霜花着面
膚欲裂虬髯稜稜凍欲折征車捲地聲如
雷路曉吼落燕山月　佳

葡萄酒
翠虬夭矯飛不去頷下明珠脫寒露累累
千斛畫夜春列甕蒲浸秋泉紅數宵臨月
清光轉鏤隨芳髓蒸霞暖酒成快瀉宮壺
香春風吹凍玻璃光甘逾瑞露濃欺乳通
生風味難通譜繼教與却鸕鷀綫不抄一

斗博涼州、
子昂學士為余作此山二字并作
詩見畀其詩云青青雲外山㶶㶶
松下石碩此山中人風神照松色
又云爽氣在襟袖清風拂為桐悠
悠適天趣宴坐心融融書此以謝
一丘合老漁樵席詩聲談落燕甍側黄綠
得見玉堂人面帶九霄風露色夜光㶶爛
明月尊意然隨我山雲旁臨風諷詠松色
句草木往往回春光松根老屋此山字娟
娟寶墨浮瀉人屋外屋排㶶日落山
空有紅氣晨清三鏑露呼
陶泓一襟瘦瀲滟難寫寫右不盡山青青
古琴滌有蛇蚹紋者才之良也道
友攜一琴甚古謂是零陵湘石枯
桐斷成案價三百緡無償之者
作湘桐吟
黄鍾沉聲宣尾良材入爨知多少識栽
鳴鳳千年接蛇蚹乾紋巧蟠細澤堅古滌
先不應微絃不具合雲知已無俗牙之乎
子期耳三嘆如此湘桐何　龔璛德浩
夏日訪黄府尹府上次韻德厚
畏道浸浸近煩蒸故入一見怵解揚仰振
懷後洞天泉一室空明意清豁夜涼華月
流彩光皎然打雞簹已幾如烏
可五詠永許餘山王綺逆扶扶羅珈具羲
將盡冷美姿露浩歌夜久與徘徊殘蟾西
淡斜河曙
軍中樂
甲光半夜閃金鎧頭對落天邊雲旌
聲泠泠搖月纖風馬上驅妖氛歸來大
宴平蔡錦繡列鸞鶯鉤魯虎皮褁戈馬
牧將軍好武亦好文詩成頃刻手自寫
書鐵燭凝通神文鋒快劍斫長陣筆力下
努口酒酣作樂兩耳熱對客談笑
春溫笑子學書亦學劍一鎗白髮儀紛紛
袖中空有清河頌頗借縑筆揮寫呈吾君
爲潛夫歸蜀有作歌以相其行者
用楷韻為餞
悲摧空兮氣凝肅風驚沙兮聲欶欶送游

予兮西還晉吾車兮渡瀘曲予之家兮岷
峨西行萬里兮貞悤忙蜀道難兮猿攀緣
峽水怒兮龍噴薄頓萬鍾兮焉求安一瓢
兮自樂田園閒兮淵阿山窈深兮盤谷釣
清溪兮友鳧鷗歌白石兮飯吾犢食熊魚
兮不如歸返原華兮分自足嗟歲年兮遲
暮念衆芳兮搖落嗟聚散兮須臾將氣誼
兮永託歌擊節兮盡慨慷[illegible]更酌瀰
予懷兮何言邈孤雲兮寂廓

長城

長城我發起洮水[illegible]九千里[illegible]
浩浩天茫茫悲笳落日星風起猶傳[illegible]
風雨夕知是當時若奇役征人白骨掩冤
沙化作年年春草碧祖龍爲自真過計自
成限城非天意力窮域外怨聲沉禍起蕭
墻險難恃豈知一朝貔虎來關東咸陽宮
殿三月紅

吳僧倫詩自號心聽必欲求證爲
着韓[illegible]莊子至人之息以踵衆
人之[illegible]喉

吾聞至人踵息衆以喉師今心聽欲廢耳
師能借聽從以心心我兩忘聽何起說空
已是自纏縛只此了然皆具足不如無聽
亦無心渴則飲茶饑食粥

余昔年遊遍登山東廬長御之門
遂聯禪從京師其所謂傾蓋如故
者也別六年重遇其廬則已爲他
人居法軒矣因話隣翁乃知以窮
拙他所遂往訪之纏綣話舊因成
[illegible]識以勉之

君才英妙如綵童豪氣傲兀山之東觀光
昔共遊京國重來風雨非舊宅休言煮字
不療饑煮愁那得愁無時王家紙尾一鷺
五十萬盧君胸中撐腸五千卷讀書寫字
雖兩途時來喝采皆梟盧丈夫窮達固難
必誰肯低頭老蓬蓽不妨起舞夜聞鷄趙
兒何止吾刀筆

次韻白石菴

空山白石何嶙峋石根有水流蒼雲岩花
泫露孔初日野鳥交戛青林春飛樓隱映

出林林開門芝术生奇芬欣欣實坐百念
寂覵視外物皆浮塵吾儕高蹤了一竈何
暇究意追途律欣然默會如有得起鼓鳴
鉼燃枯薪拍闌一笑碧霞外倩風為我吹
[illegible]聽師清談洗淨業聰我皓首窮玄史
忽驚秀句寫山色紫翠滿几爭披紛松聲
一壑不可和試携綠綺當睛聽

呈袁伯長學士

直廬高寒挿穹窿日高槐翠深宜仙人
傲兀緣與蓬紫霞飛佩裳芙蓉滋瑩欲求
烱兩瞳崢嶸氣挾太華峯冰懸雪跨磊硯
會直攀斗柄鄉天衆手提文印六一翁誰
字往往傳兒童銀河倒瀉停筆鋒清文五
綵麗太空講論六籍恢深洪皇猷黼黻天
開容老子賓客晉登龍不覩禮樂拜下風
賦歸偃卧蒼山中十年雲樹吟江東重尋
故我來觀光撫香衛袖懷冲冲苦吟依稽
號秋蟲黑貂弊盡心徒壯遺音誰取鑽下
桐激樗[illegible]落帷長終公司文苑聲赫隆首
端委煥參化工庶兮更領蘇療恫勿負四

海斯文宗

寄趙秋水提點俌齋

神仙謫世自奇絕誤讀黃庭俱浪說銀潢
秋水洗精神絳雪玄霜老風骨紫府[illegible]
那敢供若木可攀芝可擷有時宴坐意逍
遙萬象達觀無起滅我衛短帽老京塵儔
曾携酒都門別玉書煒煒青霞囊直上偃
都鄉珮玦天風吹老碧蓮邊高嵒[illegible]湖峯
頂月白雲來去本無心老鶴孤[illegible]游閑
竭來十載[illegible]臺逢笑我紅塵早華髮蒼精
含景紫芝安泥玄談酒松雲蓬萊若[illegible]
和香吸芙蓉露紛[illegible]霞滑

次韻馮仲遠聽鄰舟[illegible][illegible]州琵琶

江州司馬眞愁絕潯陽夜醉黃蘆月琵琶
撥動兒女情淚濕青衫寫淒切漢泉憐客
老監州雲夢胸中吐奇崛春風斗酒忽雞
遊[illegible]雨橋舟談豪烈酒酣古調手自傳鵝
紋機鈞龍香撥抑揚按節氣排放清度曲
[illegible]淡杯悠遲遲訴盡出關情漢宮往事訴
鳥滅青雲萬里絕行塵馬上誰能記[illegible]咽

新聲洗盡鬱輪袍清和和能歌闌發曲終
一笑兩茫然江水泠泠滿襟雪
次韻濟翁叔併謝諸公
一尊俛仰乾坤闊何處蓬萊白銀闕百川
東去無回波白日人間事如織安能久挽
林下鞅要把終南驚華碧壯遊直上黃金
臺赫奕光華獨上國三年客夢天之北梅
花萬里關山月對酒亦有新豊歌題名未
問將者見吟裾不曳王公門禁林詞調文
章徐起興征鴻高過眼浮榮流電疾

雲山戀戀未忘情歲月悠悠易成昔酸風
已破黑貂裘晴灣又割沙鷗席陪翁夜話
不忍暇銀燭花殘仍見跋諸公忽畀金薤
章十襲九緹良足惜老韓險語軋霄峥大
陸雄文妙英發剡溪玉版洒烏丸句中風
露含秋色方今妙選需賢才道韻重宣機
額寂青雲當賦杏園詩白首毋專草玄筆
甓松湖凍合舟膠不行借陳彥謙
韻
天風吹濤攪瓊汁崩騰一夜堅如石白銀

色界曙光寒瀏瀏失却玻瓈碧翁師饒擊
聲礴千地撼動驚人字孫華正似道藥
舟安得逆風從東乙
呈吳明遠宗師
上界小官紫宸客失顏雪頷驢碧超然
心與造化游回頭風雨人間窄金函玉印
來帝傍貧書宴下芝泥香珠案寶璐映星
月蒼精含景生寒芒光老我紅塵裡遙
瞻蓬萊隔弱水欲舟何日乞刀圭聊跨白
鴻三殺里 官前應從萊真境

賀歐陽公榮擢翰林學士
鳥寒禁署含水玉瀛洲老仙巖電目袍錦
圓圓紫鳳花帽光隱隱青螺粟絲綸夜半
催宣布香艷宮壺斯雨露硯池一滴紫毫
春雩需恩波徧寰宇
呈楊學碩覽承
玉色案吏來青冥夜捧紫誥飛雲軿天章
絢爛五彩光氣直向奎躔明雄才獨擅
燕許手照世奕奕垂高名大篇春容金玉
振醉墨光怪煙雲生門人執筆激芳潤變

化煞作寸翹英嗟子觀光老宿牽興杳仰
止懷步平蕉桐倘許奏流水古意或可追
巍峩顛公風誼薄霄漢遊追定見叹聽青
西清邃閣不可近何日蹔借蓬瀛登

朋舊有以前韻和者再韻荅之

觀光犖犖京華客十千沽酒春壺碧酒酣
濯足新豐歌眼低萬華繪演窄掀髯一笑
来我旁共談書傳春風香與豪磊落出奇
語驪珠落袖搖光芒不須偃蹇衡門衷氣
槩匣中三尺水名駒未肯伏鹽車會見權

奇日千里

次韻湖亭秋望

紅衣老盡玻瓈國孤嶼人煙落秋色豆花
過雨水風涼落日殘蟬踈樹碧鴈天紺滑
秋雲淨玉涵烱烱閑寶鏡蟾技香冷酒微
醒長笛一聲無盡興 句句好

冷泉亭

昔人来自天竺國縹渺孤雲伴飛錫天風
吹落凝不去化作奇峯聳空碧至今裂吠
餘雲蔽桂冷松香流未巳翠光圍住玉壺

秋不放晴雷麓山趾道人宴坐無生滅烱
烱眉曾照冰雪夜深出定汲清泠寒猿啼
浙西岩月

次韻程渠南春日

阿咸歸扣山中扉袖出鉅軸當春輝爛然
光燄轉流麗語嬌誥敢憎蛾眉嫌辭奇險
神鬼悍疲宇光怪蛟虬飛多君書暇追勝
集意氣豪爽驚愚癡前川花柳寓真樂心
契徙古夫何疑衰余亦有風雩興兀坐一
室嗟與爲誦君妙句吉何希白[illegible]今見元

微之

題潘好古詩卷

騷古道之久湮兮謂滑濁而涇清耳所適
以是悅兮紛瓦釜其雷鳴豈大雅之不作
兮由世尚之所微何獨子之古好兮得非
婞節而特行念朱絃之既絶兮豈鸞鳳之
足憑諒吾朴之弗槃兮又何恤乎虧成振
寥寥之孤響兮嗟彼聾俗而嘵嘵顧當鄭衛
之孰生兮乃獨猖乎咸淒惟心遊於太古
兮發冲泊之天趣將抱瑟而從之兮爰寫

手之中索竝落月之餘音兮聽松風於秋
曙

徐雪樓貧樂亭

双溪之流兮尚㳷㳷溪之山兮何嶙峋亭之築兮溪之濱趾白石兮顛蒼雲棟甍張兮壯且文孰貽名兮匪實賓毋所樂兮崇貨珎子乃反是兮樂以貧子之場兮有國子之觀兮無塵雖偈偈於紛素兮能不汩乎物遷豈好偕以矯行兮予疑信之未分子總其樞兮衡其門酌溪淥兮毋旨而尊

賤騎魚兮仰飛鳶妙化機兮道所存目擊心會兮奚托於言將忘物我兮內適以真遊悠悠於千載兮顛哉何人

和樵 山中有樵唱者因歌而和之

山深兮林密石犖兮徑微薪之兮槱之冐風雨兮躋攲危木擁腫兮難伐仰難挽兮喬枝俯榛棘兮離離刺吾手兮勾吾衣紲佳襟兮太息睇白雲兮自怡顧人生兮泛勤備嘗貴兮多違龜曳尾兮斯樂鶴斷脛兮則悲聊徜徉兮委順我忘世兮世寧我知日云夕兮霎烟霏嘯山鬼兮號妖貍歸兮歸兮遲遲余懷子兮溪之湄 可弦可歌

樵者

此山山人樂乎朽碧之林乃爲歌曰紅塵擾擾兮毋將車白雲遼幽兮山之隅地偏兮心遠爰處兮爰居種菊兮蕭徑植梅兮繞廬竹娟娟兮堂下草蔚蔚兮庭除操風瓢兮酌春酒躡屐兮鋤秋蔬涉芳洲兮采杜若汲清泉兮瀹雲腴聽松聲兮宴坐如出塵兮帶鶴外物兮不足內樂兮有餘

從我此得兮何異於夢鹿朝三暮四兮奚取乎詐狙窮兮未必非達親兮亦或爲疎樗擁腫兮全天年驥權奇兮困馳驅客有過余而和之曰維子之樂兮固放情於丘壑遂時之靖兮胡不徹世之名譽既隱居以求志何語性而言廷不若忘言以棲碧吾將從子兮維吾駒

題張子敬墨竹圖

翠琳琅兮楚楚風蕭蕭兮在戶運滴水於毫端兮散淇澳之烟雨

題施德趣怪松圖

奮蒼髯於絶壁兮倚天骨之峥嶸偃高堂之紈素兮颯颯颯其風生勢摧撼而憑陵兮吾恐雷雨之晝冥

浙江觀潮

錢塘江上風颼颼誰驅海水回西流海門山色晴蛾緑翕忽須洞驚兵鼓飛廉賈勇幽神變倒撒落潢翻天半闊闢霹靂鶩群龍萬轡瓊瑤崖捲米岸初頹大鯨噴浪來瀛淵銀山雪屋不收又從當時捍築射强弩至今水戰酣貔貅溪盈壑滿留不住怒無渡度潛回去來除消長無停機斷送人間幾朝暮吳儂何事觀不休落日橈波翁古愁汀蘋沙雁年年秋海雲一抹天盡頭

次春日即事韻

吳蠶欲老晴未秧拍堤野水廻横塘淡烟疎樹緑陰荷落花飛絮白日長寒具油乾過兮節匆匆芳事歸遽鵝枕書眠足午窓明雪乳浮浮鵝兒褐

淮東早發

扁舟早發淮東城城頭急鼓催殘吏水田茫茫白雁落老樹慘慘群烏驚翁翁婦嗌群蟻重湖捲對黙雲平青旗茅屋競呼酒老我一醉消春醒

聽泉席上賦茶磨

脩條盤出龍春碧藕架花開春院寂青蛟脫骨翠波寒玉練搖光絳雲宮東風清潤曉開深襟袖飄飄蘭麝温與冽兀秋酒盃中搖碎瓊英和露吸

題孫南渠詩卷

前年挾策登燕臺豹關天北高嵬九閽冠劍擁紅霧回首皷吹醉晴雲今年歸踏蒼山雪白雲與我情相悅窮簷抱膝滄無營飯牛依舊柴門月美人久别心所懷展尚不印山中旨劃然羹裘随茶几五色照我双眉開千林搖落嗟鳳晚大雅寥寥國風遠驪黄色外得驊騮盆盎叢中出玉瓚銀鈎翠蕤相屈盤清羅綺襟袖寒慵綜勇掣海濤緊錦段未許輕卷還懷哉吾道隨舒卷八風低超從渠短何時握手話雄

許爲碾春芽斟雪甌

桃源圖

千重萬重蓮鮮山小天向在山中開神仙鑿門石扇殺冷香迸出桃花渾然即尋春踏溪尾撞入桃花小天壽荒村入家無幾家五百年来孫頭子不上不城無憂鄉駕雲爲屋霞爲墻丹雞呼煙犬吠谷口牛耕滿某田香眼中驚見塵中物對酒爭春間鄉陌瓷走荒山西復東龍波長江又南北旋以此語意倡狂月明假榻松間房明朝廬山重回首山迷水亂雲茫茫武陵太守意未省強要尋源造靈境若使靈境長可通淳俗定變澆漓風

周此山先生詩集卷之二終

周此山先生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溪村即事

寒翠霏崖壁塵囂此地分鶴行松徑雨僧倚石關雲竹色溪陰見梅香岸曲聞山翁邀客飲閑話總成文

贈岩上人

岩扉人不到衲色藹僧關林雨添經潤窗雲入硯寒夜龕猶占卧晨缽鶴分餐客至無餘事敲冰煑月團

答張渭濱

與子三年别相思日幾迴携琴松下石沽酒隴頭梅驛遠書難寄山深鴈不来渭濱千畝竹瞻泝重徘徊

過上居

數里松陰合迢迢過客稀溪烟桑子熟山雨藥苗肥窓冷雲侵座琴清月在扉怡然無俗事我已早忘機

贈别

之子梁園彦才華迥不群青燈双鬢雪

飯一犂雲久病憐為客多愁忍送君鍾山
吾舊隱不用勒移文

訪張山民

又携詩卷出幾度不逢君枯沼肥添雨寒
松瘦倚雲山容多樹色石徑老苔紋後夜
梅𠙚發清樽擬共分

次韻古琴上人

曳杖雲中寺嵐生古殿陰泉水冬澗溢山
雨夜鍾沉酒熟村家近梅開野岸深松風
千古意留客聽瀟琴

野趣

地偏居自穩石路接平田雲合茅簷樹雨
添花澗泉空山晴瀉琴遠下綠生烟喚酒
青林渡斜陽繫客船

贈別

南鴈歸應盡携書始問程別離情易惡貧
賤意難明樹色春城暗鐘聲曉寺清孤燈
山驛酒後夜共誰傾

曉望

極目秋無際寥寥倦客心幽禽蒼樹合野

棹綠荷深宿露涵清曙殘雲破遠陰新涼
無限興携杖向東林

僧舍逢故人

空寂禪栖地翛然仍盍簪閒河千里道風
雨十年心歸鶴投松聽流螢度竹深絕憐
清夜興話舊不成吟

倦遊

萬事双蓬鬢江山賦倦遊断猿明月曙疎
雨碧梧秋道路中年感琵琶後夜愁客懷
無處寫離思尚滄洲

野寺

艤棹投蘭若逢僧話白頭百年王謝燕萬
事海鷗流水山門古開雲野殿秋夜深
鍾磬絕猶咲楚山幽

宵征

野路無郵傳迢迢第幾程天河山外遠江
月水中行客久衣偏冷車單馬易驚前津
分曙色依約有農耕

次韻汪德華

酣為吟成癖憐君帶眼寬鵾鵬方在邈寥

跎早知寒踈樹蟬聲雜長空鴈[illegible]悠
江漢闊樽酒寫清懷

郭外

郭外人家少漁村[illegible]酒旗江雲低壓岸沙
竹細穿籬地暖桁花早天寒潮信遲夕陽
烟景外倚杖立移時

意行

略彴三家市溪迴野路分輕暾帶竹露宿
雨落松雲山寺依岩見村舂隔揭鬪欣欣
農事集聊得狎鷗群

社日

端居感節序物化靜中觀遠岫春雲澹深
村社雨寒溪花紅映屋墻樹綠平開喧醉
田間叟雞豚日暮歡

山庄夜宿

岸幘閑舒爾襟懷爽似秋荷深香細細雲
凄意悠悠流水空山靜殘蟬綠樹稠偶來
成獨宿凉月夜當樓

卜隱次韻

養拙習成癖居貧道已閑蕭因　客話芋

火訖僧分林潤夜飯雨窓突曙拂雲叢聚
墻下菊書暇亦鋤耘

來雲僧舍

聯雲開佛屋接竹引岩泉路滑迷霜葉鐘
寒閣曙烟有爲皆是幻無想總成禪夢覺
僧簷雨重來又十年

次韻錢濟川

甓織東風棹相逢溪水濱一樽東峴酒萬
里北歸人鄉拂官橋柳花明驛路春明鏡
又山猿悵别護勞神

次韻汪德華

寂寞山陽市相權把酒巵江湖千里客風
月一囊詩渡晚歸人少沙寒落鴈遲明朝
淮水隔何處寄相思

沈雲趣

遊名蕭散客結屋跨雲根風月供千首乾
坤寄一樽孤鐘臨水寺長笛落梅村讀易
筠窓下超然隔世喧 多奇句

嵇子安遷居

半世湘東客欣然遂卜居詹煙沙外徑明

月竹邊廬潦縮寒溪淨秋高老樹踈別來
無便鴈爲況近何如

汪良甫夜飲

滿洒一盃酒臨風寫素琴潮生春浦暗月
落夜城沉拂曙星河淡含煙草樹深長歌
休語別華髮欲盈簪 真唐人詩

次韻王可道

楚楚山陰彥長遊楚水濱尺書新寄寫十
載幾懷人客夢廬花雨詩情柳絮春何時
歸話舊沽酒篇吳蓴

再次邵本初韻 鈞臺

羊裘人已遠猶說漢江山不爲三公貴輕
抛半日閒遺臺蒼樹杪清瀨白雲灣千載
惟鷗鳥相看不厚顏

和同舟葉宰韻

邂逅南歸客扁舟問津一樽風月興萬里
水雲身京洛紅塵舊功名白髮新喜看吾
道泰梅報一枝春

客中送張歸雲

相逢俱是客對酒感流年落日沙頭

風樹鈔蟬山鐘隔林寺江火趂潮船何日
茆簷下清燈話雪川

七言律詩

金山妙高臺

妙高臺上金爲界不二門中鐵作關萬古
雲根擎梵刹六朝山色入僧閑浮沉世事
風濤外突兀樓臺宇宙間往古興亡多少
根夕陽送盡暮鍾寒 無盡多應可到之山中

秋霽

梧雨聲乾爽籟生年華流水與星星夜涵
露氣漫漫白秋入山光楚楚青欹樹帶蟬
侵竹座斷雲和鴈落蘆汀汀醒誰鼓松風

操絃罷還兼洗耳聽 孫可人

次韻村居秋日

疎籬荒荒綠滿畦村居客意樂深幽白雲
僧屋開孤磬對竹人家帶淺流半掬清燈
翻欹夜一巢長管欲橫秋何時歸把滄洲
鈞已斂閒盟向白鷗

贈松崖道士

名山歷遍氣飄浮面帶風霜體瀟灑蒼澗
寒通丹井曙青松影落石壇秋布袍洗藥
香猶濕沙釜藏茶火自留笑問閒風何處

是追遊還許借青牛

春初宿湖山僧舍次雲崖道士韻

竹床紙閣淨無塵僧芋閒邊偶共分爐火
夜紅松節耐渚淡春綠荻芽新林深溪澗
全疑雨日落山寒半是雲相對不知身是
客了然房琯悞前因

西村

松深翠氣蕭吟衣曲徑盤盤護槿籬野碓
春泉分澗急山鍾送曙出雲遲人家綠艾
端陽節天氣黃梅細雨時刈麥嫁秧農事

足西郊生意綠無涯

挽徐松軒

謾說顏童骨可仙養生至理亦難言世情
誰慟西州路座客空懷北海尊花落鵑啼
江樹碧松深鶴怨嶺雲昏可憐曠代風流
盡獨酹南薰一斷魂

金陵懷古

繁華富貴逐風飄玉樹酣歌似昨朝千載
英雄總丘隴六朝興廢付漁樵花空紫禁
人煙合路斷金相王氣銷舊事已隨流水

遠漁江夜夜自平湖

暮春

綠樹亭亭午蔭邊倦遊情思不成詩落花
春晚客中酒啼鳥日長人正棋盤篆香銷
空院寂鞦韆影閒晝闌欹閒邊頗適觀魚
興飛絮風萍約半池

村行　似唐

風菜漁歌隔崦聞前村獨樹正斜曛誰家
桃李遊花藥高低牛羊臥古墳橋斷春堤
多積雨溪深野竹自春雲青旗搖曳疎林
處刹把閒題與客分

病起

坐對鈴跌念已輕偶親藥裹識參苓半年
多病頭應白萬事無心夢轉清剩有農談
來野老已無官況伴山靈不嫌華帶頻移
眼得似梅花太瘦生

次韻甘露寺

神人高處卓雲根罷脊横空勢欲奔江上
青山幾今古簷間白日自朝昏僧依泉石
心逾遠蜃吐樓臺氣不吞搔首長淮煙樹

來數聲漁笛欲銷魂

挽徐克謙教授

富貴鶯花舊雪川當時曾識米家船十年
萄負淵明酒半世芹香鄭老氈月落淮雲
沉斷雁夜寒楚雨怨芳荃此歌空疊西風
與誰爲孤桐續斷絃

張氏新居

小雨東風[illegible]寒神仙華屋畫圖間茶香
[illegible]座午煙歇花影壓簾春晝閒翠竹白沙
泉細細余閑綠樹鳥關關客來一笑推棊
局坐占溪南十里山　佳哉

贈雲趣道人

玉笙聲斷海風寒曾訪丹丘覓大還萬里
蓬瀛黃鶴晚十年雲水白鷗閒花間把酒
吟消日茶罷携琴坐看山笑殺紅塵吹客
夢神仙元只在人間

次韻和靖墓

鬭[illegible]雞[illegible]照社名當年馬鬣野雲平飄[illegible]
[illegible]横空冷慘淡梅魂繞樹清雪後園[illegible]
[illegible]獨步夜深水月定同盟我來[illegible]

徑一盞寒泉薦露芽

次韻鄧上人二首

綠竹數椽茅一把，荒煙流水意逍遙。當堦蒼石平爲礎，跨澗危樓卧作橋。芳草旋收同茗煮，落花閑掃和香燒。月明露冷青松夜，野鶴翩翩不可招。

秋日

石脉泉流聲脈明，竹根沙路繞經行。雲歸天際山家遠，日落江頭雁影橫。梧葉庭除秋漸老，豆花籬落晚初晴。客行迢遞歸心遠，煙火蒼茫起暮城。

次韻陳伯和

溪曲扁舟載鶴歸，客來談笑有餘師。共傾鄭老燈前酒，細和坡翁海上詩。雪後生涯黃獨長，年來心事白鷗知。文章千載傳宗印，毋惜玄機露一絲。

次韻交人求貍奴

浚摘覓得烏圓小，鼠穴俱空堵室安。局譜花塢便盡晚時親，蒲座伴更閑多年不識。絲魚食數子新添，戢鶴餐分送故人。憐

去慎防書架莫辭難

次韻閑居

鍾鼎山林有命存，消磨物我已忘言。希夷太華煙霞室，處士孤山水月村。擬擬可憐蹇驢卑，未羨鶴乘軒。不須對客談餘事，笑領琴歌竹下樽。

次韻秋望

暮鴉歸處斷霞明，搔首風前萬里情。煙抹山光翠屏冷，水涵天影玉壺清。蟲鳴莎徑宵初永，雁落蘆汀月未生。何事數聲江上笛，吹將離恨滿孤城。

江村夜泊

山擁孤城枕大江，數間草閣寄寒床。月籠沙磧當窗白，風撼湖聲拍枕涼。黃葉蕭蕭人不寐，青燈耿耿夜初長。雲深老雁歸何日，腸斷蒹葭水一方。

張氏閑居

昂藏老鶴守書堂，累有閑雲護短墻。眾蕊何年看突兀，人生隨處且相羊。嵐蒸曉翠侵簾潤，風約飛花入座香。不管鶯聲喧客

夢樹陰佳處借繩床

次韻友人

人向青雲聽足音如何投策向山林桃花落盡曉溪急燕子歸來春雨深百歲閑愁消酥醑一襟古意托瑶琴相逢我自憐頹頓莫把清樽作楚吟

晩春

輕車繁吹尚紛紜袞袞香浮紫陌塵杜宇青山三月暮桃花流水一溪雲東風旗旆亭中酒小雨闌干柳外人何許數聲牛背

笛天涯芳草正斜曛

訪陳子高德星堂

短策輕衫借晩凉偶來談笑德星堂竹深四壁生蒼蘚山近半村無夕陽池折泉聲歸座爽松蒸雲氣濕衣香蕭然門巷無輪鞅隱几微吟味更長

次韻孟紹卿

知道龐公不出山客來辭鶴借山看海棠開盡雨方歇燕子來遲春尚寒一塢煙霞隨步穩千峯紫翠入憑闌棹頭渠父成何

事謾向珊瑚拂釣竿

送友東歸

東華厭逐軟紅塵一見潘郎興味真落落孤松霄壑志昂昂野鶴水雲身關山客夢三更月驛路梅花十月春誰唱渭城朝雨曲座中愁絶未歸人

次韻元日

堯曆新開五鳳雲浩然不盡化生仁十年未覺江湖夢一氣又回天地春香老梅花逾蘊藉青歸山色漸精神東風先拂溪南

柳萬縷拖黃昏得勻

郊行

瘦藤扶我陟層岡遠塔招人到上方躋勝喜隨双足健尋幽翻得一身忙春生澗壑蒸雲暖露滴松杉染袖香景物牽詩吟不了水聲山色意偏長

次韻山齋

娟娟萬竹照清溪約住閑雲作伴棲鄰曲樵人曾結社樽前詩客偶分題東風一樹棠梨老落日千山謝豹啼閒向靜中參物

化人間岐路任哀商

挽劉聲翁

獨懷經濟負雄姿緩帶輕裘髮欲絲揮麈
清談驚四座登樓高卧視群兒結廬郭外
看山近留月樽前宴客遲已矣九原呼不
起爲研松露寫哀辭

九日

座上風流憶孟嘉憑高目斷楚天涯百年
歲月催蓬鬢十載江湖負菊花小雨疎寒
侵白苧西風憔悴避烏紗閒攜栁栗吟閒
路流水殘雲帶晚鴉

雨後觀荷

雲斂湖天玉界明洗粧誰出萬娉婷太光
潑眼晴方好花氣襟人遠益清夜月閒千
人不寐晚風襟袖酒微醒文卿急棨歸何
處隔浦遙聞語笑聲

次韻友人

司馬山川憶壯遊袖中劍氣尚橫秋懷人
空有春天樹來興都無雪夜舟年少文章
羨兩漢風流人物擅南州縛鱗老手今無

幾不數當年趙倚樓

毗陵城東

數家煙火自成鄰叔寶荒祠野水濱壞屋
有基餘瓦礫古墳無主自荊榛暄風綠樹
鶯聲老晴雨青郊虎迹新四月三山山下
路野田猶殿菜花春

荼蘼和韻

東風架上剪青瑤小院陰陰閑閑寮白鳳
翩翩翻舞彩翠虬天矯駕煙條坐芳蔭
吟邊好與盞清香醉已消見說唐宮寒食
宴借渠風味酒中飄

謝惠桂花賦

清夢曾遊白帝鄉手揮雲漢酌天漿文經
五緯星辰燦筆參九秋風露香龍謫塵寰
隱叢桂好排閶闔賦長楊倘來訪我山雲
裡落袖驪珠照夜光

挽袁伯長學士 詩葉曾家願跋

寶玄如雲簪縉紳紫霄高處掌絲綸曾留
夷園驚奇士幾爲比門思老臣自愧俚謠
無律呂豈期長物入陶鈞十年不下梁松

拜回首俄驚宰樹秋

文來風流白玉堂華星雲漢麗寒芒春袍晝日明宮錦曉佩天風冷水蒼玉笋班中人還遠金花殘上墨猶香登龍舊日候門客來莫梅花欲斷腸

信題

虎頭食肉渾無分閑隱白雲幽桂叢歲月催人成老大江山遺恨幾英雄平生心事琴三疊末路人情酒一中拄頰西山游久空見無塵可汚西風

對雪

凍合江雲曉鴉重裘添盡客寒多病舟剡曲謹清興斗酒新豐白浩歌天地一壺閒玉界星沙萬斛落銀河醉敲氷硯題新句無奈坡翁白戰何

代友人賦挽詞二首

簪纓家聲說太馮凛然高誼動諸公風神爽秀氷涌肝膽輪囷劍氣雄九曲溪深仙夢杳三生石冷綠空鑿輞千里歸何處此[illegible]風

逸氣英英湖海傑眼中餘子邈難儔非同龐蘊携家隱要效[illegible][illegible]碧遊鶴帳夢寒蒼嶺月虹橋[illegible][illegible]亭秋西軒空有高吟地舊竹[illegible][illegible]起暮愁

次湖[illegible][illegible]韻

腰間劍氣欲凌雲合是青雲向上人瓊液吸空盃底月金釵歌動座間春味同霜菊香逾晚墨挹秋濤筆有神別後悠悠江漢隔因風毋惜寄書頻

次韻全可竹

一元妙化不停樞和氣陶陶遂物初鳩雨欲晴桑葉晚燕泥新濕杏花餘偶携野客看雲坐閑擬春題就竹書新濯拍闌風日淨溶溶暖綠護階除

同諸思古夜飲

十年契闊感飄零剪燭西窓故舊情海上飛鵬風萬里雲邊鳴鴈月三更駐顏欲試青精飯隱白先叨玉糝羹別後酒徒星散處梅花猶自歲寒盟

多永接

北固峯高翠色浮斷崖千尺障東流誰言
宇宙無多景今見江山第一樓雲氣曉含
簷角雨濤聲夜落海門秋客來莫問孫劉
事根石苔深萬古愁

淮海

頗覺吳霜兩鬢侵長淮浩蕩豁雄襟海寒
鰲折濤聲怒沙闊馬嘶雲氣深道路飄流
羈客夢山川迢遞故鄉心狂吟自唉寒
溢幾度樽前欲與琴

浮淮

浩漭長河涉要津地遠吳楚勢縱分夕陽
一望連荒草昔日幾番吹戰塵夜靜棲烏
驚野月風高寒雁落空雲年登巷陌家家
酒魚蟹堆盤況味真

京都

水入金河灧玉虹填街車馬擁塵紅九重
天近風雲壯萬雉城高鼓角雄花底催銅
冠佩列酒邊惣曲綺羅叢太平光景春靄
樂物物薰陶聖化中

闕下遣瞻

乾坤瑞氣藹燕山天佐初開虎豹關金爵
觚稜銀漢表玉堦平城絲雲間紫泥香暖
春宣詔清蹕聲嚴曉趣班千載明良今慶
會喜看新雨遍塵寰 西京賦左平右城
劍佩聲磨九軌衢儼傳虎拜聽嵩呼一天
雨露流春澤萬古山河壯地圖造化機緘
新宇宙太平氣象又唐虞丹心一寸葵傾
處夜夜泰階明六符
穆穆皇風世道淳吾君斂福錫斯民六龍
日煥彤墀曉五鳳雲深紫禁春鬧遶遐荒

無異俗蹇府疾痛視同仁野人亦覩朝綱
整可是乾坤氣象新

看鏡

年華暗逐水東流試拂青銅蒲柳秋病髮
易凋成種種壯心不競對休休風霜道路
知天老煙雨關山不奈愁何日賦歸林下
去一樽聊與慰蕭颼

次韻子昂學士人日立春詩

子昂詩云今年人日與春并人得
春來喜氣迎宮柳風微金縷重御

滌衣冰硅解出浴潮新霽餘寒散
陽長身春晩日明霜與絲榴渾不
猜強綴新句慰羇情

天日今年樂事非新春只遣墨痕迎一元
乘此新調變萬物洪纖終發生早有東風
滑膩凍漸舒化日作晴明玉堂花醉擁花
底門帖新題寄官情

惆忠閒

危梯飛櫓上雲端氣象雄深勢屹蟠萬里
乾坤双望眼千年城郭一凭闌鎭磨舟破
風霜老凌厲可察望斗莫無窮懷古
意殘碑字字拂苔看

一齋陳

萬法終乾露一端屹然龍象起飛蟠佛起
大地三千界人立中天十二闌香火道場
倚世久虛空潮梵落雲㾑栽來振袂西風
表已作玉臺臺上看

徐可齋總管

括山咫尺不相逢萬里飄零始識公江表
一麾頭欲雪床頭孤劍氣如虹分

襟期古論到行藏意趣同多謝邂從情
懃為憐逆旅困新豐

有懷

鼎食難登首蓿盤虀瓊滋味笑儒酸白雲
望斷親闈遠紅葉吟殘客路寒心事蹉跎
忙裡過人情翻覆靜中看何如歸去蒼山
下閑聽松風對月團

次韻孫子野

山川已入史遷筆鄉里還從馬少游萬里
乾坤双短鬢五湖風月一扁舟飄零不路
誰青眼歸去滄洲侶白鷗有地可耕書可
讀生涯此外復何求

次韻羅齋之

浪說騎鯨汗漫遊客寒未辦鷫鷞裘征鴻
影裡三更月落木聲中萬里秋高下樓臺
歌吹海往來冠蓋帝王州觀光要適平生
志莫嘆周南久滯留

懷歸

携琴兩載泊京華饋鯉無人厲不過客裝
簠陽歸未得吾廬三徑近如何白雲日

閑心文明月天涯歸夢多寄語此山堂下
鷗一竿分合老漁蓑

岱岳

嶢嶢拔地起危峯不許龜蒙聳大東半夜
赤光低海日九霄寒翠落天風盤礡雲氣
風雷近鎭壓坤維氣勢雄可惟客帆留不
住斑香無路謁靈宮

次韻吳子[illegible]學來雲僧舍

筆晰還有硯爲田分得僧窓半榻眠何道
不妨貧是病忘言自愛默成癖文章信手
窺天巧塗抹何心取世姸坐聽松風絃大
[illegible]道遙應從廢對天

次韻閑居

紛紛乾坤付一盃窮通賦分信悠哉氷霜
氣味甘饕栢鐵石心腸可賦梅自足一丘
閒寄傲怡荒三徑早歸來懷人幾動山陰
興夜雪扁舟興盡回

次韻吳潛夫釣臺

誤煩聘使下青雲天上歸來只故人自分
終身隱江壑何心橫足動星辰高風尚激

嚴灘水老樹相傳[illegible]代春身爲東都倡名
節雲臺事業付功臣

子陵致是[illegible]

和韻

世途處處馬牛風時命雖仇道未窮半世
生涯如沭漆十年蹤跡等飄蓬周南留滯
情雖惡薊北登臨氣自雄雪點吟鬚塵撲
面且歸伸足卧山中

劉北山

匆匆聚散若摶沙感舊交游兩鬢華明月
停盃詢仙酒梨雲浮盌玉川茶人於罕會

襟期厚詩寫幽情趣味嘉別後北山堂下
桂秋風黃雪幾番花

賀歐陽公除翰林學士

除書飛下五雲端光煥蓬萊紫氣間照世
聲名山岳重絶塵襟度雪霜寒玉堂晝永
紬書好紫硯春濃草詔閑入覲清光天咫
尺又又分蓮炬下金鑾

呈陳衆仲助教

圖摛詞翰妙無双快寫平生磊磈胸下揚
清風近孺子高樓豪氣卧元龍閑山夢隔

雲千里雨露恩踈天九重又佩江南文印
去秋紅一路正芙蓉

葉敬常賢良

談笑青雲激壯懷決科射策尚徘徊超超
魔電鞭霆手落落昂霄聳壑材簷雨青燈
官舍酒鄉心明月故園徧快哉此去魁多
士萬里驊騮道路開

謝□陽學士

□滋甄玖被短綿七襄欲報遡天孫空燦
有筆泄□□□□極花水月魂□閣文章
端典雅山林氣節消清溢床頭萍綠多矜
色長價還從萍下門

黃致和提點回自上京

凌厲剛風笑微間興豪不管紫笙寒獨飛
明月府霞佩遠赴清都玉殿班虛室春和
融二景蒼精霜氣薄三韓歸來羨爾清溪
獨□帶閑雲守洞關

說春

花□□□彈指頃人家寒食雨晴天香浮
□月□飄雪綠染春風柳拂煙涉世百年

裏逆□志機萬事耶安□□□□□江湖
客從□□風流掉酒船

次韻令尹解官歸九江

滿眼山河落木秋逮遊時復賦登樓解官
彭澤如元亮呼酒新豐似馬周歲月駸尋
人易老乾坤浩蕩水空流輸君已了公家
事卧對廬山雪滿頭

金焦兩山

海嶽紅塵謁仙山不空剛風客棹寒一鑑
寒光開玉匣兩螺青黛落銀盤天低苔□
撓雲聳地窄鍾聲度水寬吳殺禪心如止
水任教四面自波瀾

呈馬伯庸御史中丞

振岳威聲聳豸冠袖中直筆從雞于玉壺
冰照一襟洞白簡霜飛六月寒諤諤清風
揚海內稜稜動節著臺端詒謀句昔南州
士山斗爾高獨仰韓

次韻陳伯和

蕭襟風雪抱琴歸妙識知逢易九□□閑
觀梅一□酒西窓剪燭十年詩江湖汙漫

心猶在歲月崢嶸鬢已知閒說少年鄉下
夢醉揮白壁寫萬綠

次韻程司道

清譚洒洒許文休袖有驪珠莫暗投一味
司人趣居士半生取友石鄉侯無邊風月
歸吟嘯有好溪山卽釣遊自送孤雲幽緣
綺落花風絮與悠悠

挽潘擧翁

曾坐春風醉巨羅風流譚座聽懸河幾経
氣節生難敵籍籍齋名死不磨涕洒杜衣猶

知有幾裵陽耆舊惜無多可堪執紼溪前
路煙雨凄凄聽薤歌

[illegible]庵講主得九江餠茶鄧同知分
[illegible]汲泉試之因次韻

餠組纔[illegible]寄輕日長門巷海無營圖香
小餠分僧供搨冱寒鐺對客烹色捲定雲
春雪湧影沉江月夜潮生一甌洗却紅塵
夢坐愛風簷晩笛横

夜泊僧廬

孤城燈火已蕭然獨鶴猶歸破遠煙鐘鼓
聲沉沙外月樓臺影浸水[illegible]意
侵僧榻俗夢經由到客鐺笑我文章松下
約夜凉歸與轉凄然

岡此山先生詩集卷之三終

周比山先生詩集卷之四

五言絶句

次韻僧惠茶

閑揺酌溪湫秋興何蕭騷重哦惠休句目

送呉鴻高

悼白石道士馮鶴嶼

白石長碧苔閒庭落珠蕋老鶴去不還空
山自流水

雜興

泉花落堦雲篆烟寒尨吠柴門閑樹陰坐

玩清晝永
閒門絶来轍枕書聽初熟覺来淡無除署
遍增南竹
流水數家村青山白雲塢春晩落紅深夜
寒溪上雨
凉蘿浄如洗酒醒夜初寂山簷宿雨多空
堦響餘滴
枯篠暗澆花竹外溪光滿山僧出幾時石
上雲猶媛
歎風侵短褐野跡迂過南浦暮欲飛雪[illegible]
[illegible]歸驂
晨光爛烏几博山穗煙碧山童汲泉花来
作硯蟾滴
佬迹無逃請卜居季微深幽意素所悽泉
聲隔空林
寒亜引羸驂路入蒼巘去深樾有人家雞
鳴白雲樹
暮霞襲吟袍夜火然枯竹森然坐春和爐
香芋初熟
看松坐危石滄茗爽枯舜振衣下小亭白

雲満幽徑
西方轉秋陽水木愈清麗歸雲不肯穩況
涉弄山翠
野芳韻幽襟晩景送春意僧居白雲深清
磬出林際

七言絶句

客至

閒搏雲漿煮春茶多病無錢送酒家怊悵今朝來好客青燈開徹夜來花

題松

桑樹雞鳴坎吠蛙午煙隔水幾人家青松將謂專霜雪春到山中亦有花

掃徑

剝啄無人晝掩門庭花春盡雪紛紛山童不解山翁意掃破蒼苔一徑雲

溪上

薄雲殘雨曉天晴暖翠浮嵐入秋青岸闊漁舟人不見桃花深處水冷冷

晚眺

閃閃歸鴉過別林斜陽流水意沉沉數聲樵笛人何處一路寒山晚翠深

立春

宴罷辛盤轉曉風乾坤生意浩無窮宿雲新捲山前雨氣游濃萬木中

雪霽

寒侵竹屋冷燈青獨擁枯梧興似僧落月推窗看殘雪梅花半樹一溪氷

漁翁

鶴髮蕭蕭兩鬢絲白鷗相近久忘機綠蓑帶雨不垂釣閒掃秋雲坐石磯

轉棹收綸日未西短蓬斜閣斷沙低賣魚買酒歸來晚風颭蘆花雪滿溪

晚望

牯牯平疇稻未黃跡煙老樹帶秋光山鍾敲斷前村雨一兩歸鴉背夕陽

寫梅花賦

竹屋青燈夜寂寥十年江海鬢蕭蕭興來寫盡梅花賦月在寒梢雪未消

讀騷

靈均忠憤不能平寫盡芳蘭杜若情底事楚煙湘雨外梅花不肯與騷盟

首陽

採擷芳茸並蕨薇首陽千古怨斜暉至今山下氷霜冷不見春風長蕨薇

元日

東風收雪曙光開來意濃浮柳半在晴日
滿籬虛寂客散寥暄閑閑隔年梅

謁琴

半生湖海髮星星歸卧山林抱一經起向
梅花寫本收琴心三疊水冷冷

西軒

幽夢初圓晝景長黃鸝聲歇燕飛忙西軒
過雨春陰合綠氣濃薰筆硯香

信題

已識浮雲似世情歲寒老硯是心朋平生

不貸監河粟自擷香芹煮澗冰

雪後

野梅香發雪初晴客子離居意似僧欲築
陳玄供醉帖硯寒猶帶夜來冰

五秋日晚坐

山雲漠漠樹蒼蒼風觸池荷滿意香獨擬
繩床眠未得一聲松雨夜初涼

次韻友竹弟南明山

秋深斛葉滿空山飯罷僧袍掛石欄流水
臺上寥天風吹瀑落雲寒

晚渡

離離野樹綠生煙灼灼山花爛欲然沽酒
人歸春渡寂柳根閒繫夕陽船

九日山行

玉削雲巖紫石開天風吹瀑下雲莊行行
携客尋詩去濃把茱萸當菊觴

桃源圖

蒼茫烟水隔塵九源上霞蒸曲曲山一行
漁郎歸去後武陵春色落人間

送貍奴無言飾

香積清齋禪老家地無餘鼠莞塵沙貍奴
不用懶尸素清夜蕭園伴結跏

次韻晚眺

翠潤侵衣竹滿闌雨餘爽氣挹西山一聲
孤鶴歸何晚帶得閒雲作伴還

村居

疎竹人家短短墻綠陰深處水村涼山風
吹斷岩前雨高樹蟬聲正夕陽

晚行

依稀綠影弄晨光滿袖東風野興長步屧

雪消春硐暖一灣流水落梅香

九日

霜螯漸斫筆拈香風物繁華感異鄉剩買
黄花簪帽額市樓呼酒作重陽

除夕長河客舟

爆竹聲中歲又闌盡船列炬照波寒淸樽
今夕同誰飲自買梅花對燭看

夜投山寺

深蘿一徑曲逦幽空翠霏霏撲殿浮挂冷
松香僧睡去月明閑却一堂秋

白石庵

地幽山氣靄空嵐落葉蕭蕭白石庵歸鶴
一聲無覓處松梢挐月影毿毿

和友人韻

北覲天光雨露低芒寒閣道映文奎高斂
不落閑河潤萬里風雲壯馬蹄

后土祠瓊花

東風何處擅瓌華只有揚州第一花天上
群仙霄似雪綠雲深擁七香車

淸眞道院

空翠霏霏謁洞天躡雲來訪洞中仙滿襟
詩思淸如水寫盡松花一硯煙

曉行

白水青林蕩曉晴野禽樹底向人鳴東風
十幅蒲帆飽快試淮南第一程

即事

最堰跳婦鬻魚鰕兩岸芊芊牧艾綴賦飲
翰官農事足太平氣象屬淮沙

雨後

鳴鳩相喚曉寒天白水交流亂野田落盡
殘紅渾不管一川風雨閣榆煙

次韻馮仲遠

長河柳暗春波碧青帘揺曳厨煙寂客舟
無處醉梨花自買豚羔作寒食

劉伶墳 在淮安州

荷鍤相隨死便埋生平六合等浮埃千年
一醉不知曉誰向蒼苔酹一盃

偶題

東風吹綠滿天涯野路晴煙蔽柳花鶴髮
老人茅店下一樽相對話桑麻

邛州

百戰殘城古下邛白門樓下草萋萋古來多少英雄恨落月城頭烏夜啼

進履橋

博浪沙頭恨未消豼秦路項不終朝滅家四百年宗社開闢洪基在此橋

沛縣

天連荒草入青原古縣殘橋擁一壘千載芒碭鍾王氣斜陽流水落寒煙

道傍即事

閑馬嘶雲牧遠蕪高原下隰盡耕鋤太平里巷都無事老卒支頤聽讀書

武城縣

牛刀小試恢恢手庭訟都無犴獄空宜把絃歌為縣譜寥寥千載接清風

夌州

縈紆河水走長虹汩汩黃泥逐浪浮棹斷譜鶯驚聽熟一舟銜雨下夌州

端午

河上人家博艾蒿紛紛吹黍薦香醪客懷寥落無那春雨孤舟讀楚騷

客枕

落葉蕭蕭擁石闌轆轤聲斷井花乾夜深天闊霜風緊雁落滄江月正寒

歐陽學士過訪

玉堂仙忽枉華鑣客舍如何孫瀾老袖有迷溪春一掬茅山石鼎煮銀濤

晚秋

河漢明寒透橋洲雁風吹老一天秋漁翁醉臥蘆花底流水晚煙閑釣舟

宿雨憩僧舍

晝篆發行香半殘隔闌翠柳拂踈煙勿論塵土東華客着我僧窗聽雨眠

次韻瓜洲渡

江花江水兩悠悠萬事匆匆付白頭又向瓜洲買樽酒一蓬煙雨話揚州

潘易齋寫水墨梅

胸中一卷畫前易筆底萬斛江南春莫向冰地萬孤絜從他水月自傳神

水天一碧亭

髮蕭蕭風雪客黃河太華親曾識振衣
舒嘯巍然亭目盡江淮天一碧

吳狄山寫江淮秋意

江天漠漠秋無際數點淮山冷屏翠開拈
枯筆灑松腴半幅生綃千里意

周此山先生詩集卷之四終

跋

括蒼周此山詩若干首故翰林侍讀學士袁公伯長謂其意度簡遠議論雄深今翰林直學士歐陽君原功則謂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舂容之風江浙提舉陳君衆仲又謂其簡淡和平語多奇雋三君子之言皆信于世則君之詩信可以傳矣予友翰林脩撰宋顯夫裒集中統至元以來之詩特選其精者手自繕

焉已踰數千篇而猶采擷未已期他日鋟梓以傳予欲求此山此集示之而衆仲之官餘杭攜其詩藁與俱往周君亦將歸栝蒼矣則顯夫之所集者猶有滄海遺珠之一恨也周君其肯錄以寄余乎

翰林待制中順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謝端跋

余近從國子先生陳君衆仲讀所作周君衡之詩集序恨未見其詩與其人後月餘衡之并攜故袁文靖公伯長今歐陽翰林原功所爲序見予樂道里且以詩見貽適予在公未還及讀三家所爲序及其詩益恨不及見其集與其人然以三家所稱雖不及見而其人之賢其集之可傳可見矣夫詩道之在天下其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焉徵其變如風雲雷霆之

騰虎躑豈難知哉在盡其
常通其變而已惜不得與
衡之共論之
元統二年九月二十日揭
傒斯書

自予去班行退栖田里清
事廢而鄙吝生固已久矣
過姚江葉君敬常留止官
署見周君衡之古近体詩
一大編案間因取日讀盡
卷喜其体裁深妥音節清
邁亟問而得其人閱其序
篇猶故交袁文靖公居京
師所作也當文靖在兩院
時予亦竊紆朝迹不知予
何以不得遂識衡之而與
之極論詩道哉衡之諸詩
中朝顯人題品具在奚俟
余言獨惜發㮤壞地相違

馬牛之風可及有士如衡之而予不獲與之周旋上下以自附於韓孟龍雲之末予滋愧焉因識之卷末寓神交之意

至元五年冬十有二月五日東陽柳貫書

中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元）劉岳申撰

清康熙鈔本

申齋集十五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劉岳申撰。岳申字高仲、吉水人。以吳澄薦、召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不就。後授泰和州判、致仕。是集乃其門人蕭洵所編、李祁爲之序。元季嘗付剞劂、久經兵燬。顧嗣立元詩選蒐羅至備、獨不及此編、江西通志亦謂岳申文集今已不傳、今此鈔帙僅存、亦可云希覯之本矣。岳申文宗法韓蘇、故其氣骨遒上、無南宋卑冗之習。豫章人物志稱所作簡約峻潔、殆非虛語。至集中碑誌之作居什之四五、尤可據以考證史事。如文天祥傳、比宋史所載爲詳。夏貴墓誌稱其出奇計、立戰功甚悉、而貴之失節偷生、絕不爲諱、且深致婉惜之詞。亦非曲筆諛墓者可比。觀其不妄許與、其文品之矜貴可知也。

申齋劉先生文集序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舂容大雅鳴琚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嵬眼頫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珂奇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唯申齋劉先生昂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館閣四方贏糧執贄而來請者足相躡於庭由是而先生之文日益富矣先生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閱涉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明峻潔修整而和易暢達決不肯闕一冗語贅一冗字以自同衆人與人文至有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略也先生之文多至千餘篇遭世亂蕩失遺幸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捃摭編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材於是吉水郡侯番易費君振遠慨然領之期以梓成當寘諸郡庠使四方之聞者見者知廬陵文章一代之統系在此而德瑜復來請予文為序且謂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予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遠隔江湘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為幸先生每見予輒舉老杜好心事真顏色之句為予誦之予亦每念不忘今也何幸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常好舉先輩諸老言論行事及其人肖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竊自幸以為予雖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之諸老焉德瑜之請不可辭費侯之美意不可泯故為述之亦因以寄予懷云

雲陽李祁序

申齋劉先生文集目錄

前集

吉水知州番易費震編次
前鄉貢進士門人劉王汝校正
前南雄路儒學正門人蕭洵校正

卷之一

序

送吳草廬赴國子監丞　康參政壽詩序
陸宣公奏議註序　送張憲使赴禮部序
送皮次翁興武尹序　贈虞孟循序
送海勤師省親序　贈劉孟懷來詩文序
張文先詩序　贈劉自巽寫真
送方復大徽州學錄補書吏序
送王吾素翰林編脩序　送袁慶遠之潮州路經歷
再贈劉雪艇序　本草單方序
送李僉事南臺都事序　趙國寶飲馬圖序
豐城朱淵甫補盜序　棲碧山題詠序
贈蔣斯文序　送曾巽初進郊祀鹵簿圖
許獻臣女教書序　解開先省親監學序
贈夏仲善之官會稽

卷之二

序

送郝右丞赴河南省序
送馮異翁漢陽縣丞序
送葉審言歸浙東序
贈李生歸靳序
贈高師靖地理說序
送西窓宣差赴都序
禮記貫義序
送徐子謙赴湖北憲副序
贈秦詩兩生
送楊賢可宜黃縣尹序
贈談命熊景仁
送蕭太玉教授循州序
贈晉無聞
送李曾赴贛州序
洛陽楊友直家譜序
贈蕭學正序
送王外郎廣東錄囚序
張仲舉集序
羅中德詹詹集序
送劉良用秩滿詩序
送李一初江浙提舉序
贈安成劉玉成赴都序
辨圃序
趙氏族譜序
贈日者劉賓翁
陳母魏國太夫人壽詩序

卷之三

說

性存說
揭汯字元量說
何德輔字說
劉昕字賓旭字說
初心說
藍氏二子字說
鄧頎之字說

卷之四

書

與吳草廬書
答許可用書
與江西參政廉公遠
與湖廣參政書
與學士揭曼碩書
與歐陽元功書
與賀右丞
與中丞許可用書
與左丞相書
答中丞賀太平書
與甘肅參政吳思可
與范德機書
答秀才趙氏信論文書
與南臺侍御王懋學
答吳竹廬書
與張侍郎書
與虞伯生書
與承旨歐陽元功

卷之五

記

褒忠廟記
尊陸堂記
新安許氏祠堂記
王員外東奧慮囚記
豫章鐵柱殿記
南安路重脩廟學記
真樂堂記
存存堂記
湖廣鄉試題名記
雙桂堂記
玉清觀記
三節六桂堂記
蘭雪齋記
廣福寺舍田記
思氏堂記
龍泉江東廟記
白沙書院記

卷之六

記

雲南中慶路儒學禮器記
江州壽聖觀記
素心堂記
遠復堂記
吉安路儒學記
益易慶洲書院記
吉水州儒學記
贛州路儒學記
西蜀石室書院記
讀書岩記
瑞州路儒學大成殿記
南康路儒學記
春暉堂記
三善堂記
瑞芝堂記
和樂堂記
思親堂記

卷之七

碑

永豐縣三皇廟碑
高明宮璇璣閣碑
滕國武愍公廟碑
清江王縣尹去思之碑
永豐縣令王侯新廟碑
東阿銅城鎮夫子廟碑
玉華宮碑
江西換住平章遺愛碑
吉安路管府吳侯去思碑
信都吳氏世德之碑

卷之八

碑銘

大元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省左丞夏公神道碑銘
循州路同知總管府胡朝列夫人文氏墓誌銘
資善大夫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回曾墓銘

太元宣武將軍韶州路達魯花赤愛不哥察兒神道碑
高師魯墓誌銘
元故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元故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聶以道墓誌銘

卷之九

碑誌

元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政鄭公墓誌銘
有元隱君子冷心井祠鄉阡碣
余士南墓誌銘
元奉議大夫吉水州知州驍騎尉永豐縣子孫君墓誌銘
彭曾叔墓誌銘
湘陰知州崔榮之墓誌銘
元承務郎江州路彭澤縣尹姚君墓表
倪處士墓誌銘
彭齋炑墓誌銘
嘉興路儒學教授俞君墓誌銘
宋戶部尚書贈端明殿學士宋忠穆公墓銘
王遇墓誌銘

卷之十

碑誌

廣西宣慰使文公墓誌銘
梁先生墓誌銘
渤海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郭園南墓誌銘
解上舍墓誌銘
廣東宣慰副使郭公墓誌
蕭象明妻李氏墓誌銘
張母李氏墓誌銘

承事郎同知柏興府事李英林墓誌銘
四川威茂等處安府同知羅公墓碣
濟南路同知濱州事嚴公墓誌銘

卷之十一

誌銘
元故奉議大夫泉州路推官周君墓誌銘
吉水州判官馮君墓誌銘
王母湯氏墓誌銘
蕭縣尹妻周氏墓誌銘
劉飛墓誌銘
張先傳墓誌銘
蕭熙明墓誌銘
三公府掾鄧克順墓誌銘
韶州路知事蕭君墓志銘
黃氏宜人墓志銘
武昌路推官馬君墓志銘
許可行妻張氏墓志銘
平里子墓志銘
元故從仕郎同知全茗州事性翁墓碣

卷之十二

祭文
吉安路學正仲丁先賢祭文
五賢祭文
歐陽文忠公祭文
顏魯公祭文
忠節祭文
跋羣鄧禮部祭文
草廬先生祭文
熊天慵祭文
湖南宣慰副使周公祭文
范德機祭文
母宣慰張夫人祭文
偰監郡祭文
周儀之祭文
陝西提舉麟洲龍先生祭文
亡室鄧宜人祭文
葉氏甥呂文祭文
翰林直學士曾益初哀辭

卷之十三

傳
文丞相傳
周節婦傳

卷之十四

題贊
題泣麟圖
題宋高宗書酒德頌
周益公贊
題胡剛簡考功印紙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書

李御史監祭亘像贊
文丞相真贊
題文丞相拜羅氏百歲母
題東坡書牆有詠三章
須溪劉先生真贊
題程趙二公手題馬圖
題子昂學士照夜白馬圖
吳草廬真贊
題唐君臣畫像
跋周益公撰王駒父居士墓銘書翰
跋歐陽著作巽齋先生撰王遠林墓銘後
題百雁圖
題五馬圖
題趙子昂竹

卷之十五

雜著

策問脩遼金宋三史　書崖山碑後
中書參政耿公德政誦　書黃彌高所藏孝友敍
時習朋來二箴　自得齋銘
年譜祭文附

先生之文深於道而高古要妙自歐陽子以來遂得其宗當時先後詞林諸老皆為之推讓若臨川吳文正公嘗三薦于廟朝卒然老下寮無代言一日之責或者為可恨先生嘗謂東坡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語極痛快蓋文章果足以垂世行後不患世無知者此先生之志也洵昔寓受教門下蹉跎暮色甚矣無能為先生之役矣因與一二同志於喪亂後得遺藁什一荷州之賢侯費君振遠梓成而列于學宮庶幾以俟後之來者四方君子茍有先生之文未載茲集尚希惠寄以備一家之言斯文幸甚

門人吉文蕭　洵　稟
州吏青原彭以禮提督繡梓

申齋劉先生文集目錄

前集終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一

[seal]

門人蕭洵　德瑜校正
番易　賈　震　振遠編次

序

送吳草廬赴國子監丞序

至大元年秋臨川吳幼清先生以國子監丞徵當之京師郡縣趣就道者接于先生之門明年三月先生至洪門生兒子從先生行與送先生而返者咸相與言曰先生有道之士不求聞而達者也監丞七品其進退不為先生輕重加損也審矣或曰官雖卑以教則尊教胄子又尊或曰官無卑君命也以君命教胄子先生之任不既重矣乎方今出宰大蕃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雖有傑然者不在是任然則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蕃與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門是猶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先生不宜卑小官以棄斯道斯民之福也或曰先生出處進退有道衆人固不識也先生嘗以翰苑徵至京而不就列又嘗勸學江右至官而不終滿今其久速未可知也由此大任亦未可知也臨川自王氏以文學行誼顯過江陸氏以道顯至于今不可尚先生出乎二氏之後約其同而歸於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兼之矣使先生之學行當復有道憾哉將天下有無窮之休而後臨川有無窮之聞以臨川復顯於天下必將自今始

廉參政壽詩序

嘗謂詩至崧高烝民以為尹吉甫周之賢卿也其誦申伯之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仲山甫之詩曰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然後知之天之生賢甚難其人又嘗讀詩至泮水閟宮以為史克魯之賢史也其誦僖公之詩曰永錫難老曰俾爾壽而臧俾爾壽而富曰眉壽無有害然後知人之好賢有甚於天使尹吉甫而非賢卿史克而非賢史則其詩不可誦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其見刪於聖人也久矣夫申伯山甫周之賢相僖公魯之賢君其得與於史克吉甫以誦於當時而見錄於聖人以傳於後世夫豈偶然哉江西地大物衆號稱難治自參政廣公下車以來稱賢相者必曰廣公公何以得與斯於江廣哉昔公先正大師恒陽文正王以碩德元勳為國名臣其功業見知於聖主而聲光流於賢子孫公以朝之勳舊家之名德世濟其美江廣雖數千里數百萬生聚方寄託以生而退然常欲為陋巷之匹夫山澤之臞儒而不可得常以為江廣之民不與被

先舜之澤者不知其幾百千萬人而何崇高富貴之敢知是心也雖申伯之亹亹山甫之翼翼魯侯之穆穆何以尚之計江廣之民受公之賜而不知者皆此是也又計江廣之民其知者甚少而不知者甚衆又不獨江廣之民雖公亦不自知也余廬陵人也而客寓於臨江之新淦於是聞有高峯書院者能知推本公所自生又推頌公所為使民不忘者祝公以高明之德奉公以悠久之福期公以與斯世斯民為無窮之利澤庶幾竊附古詩人之義者屬余為序或曰公之功德可與為申伯為山甫可與為魯侯而詩人未有是當尹吉甫史克者孰能美形容之萬一余惟天之生大賢則必與之以壽富康寧之備福本不待於人而人皆以壽富康寧之備福而祝之大賢者亦攸好德之民也此〻所好也遺其辭而取其心可也是以不敢辭而序其端云

陸宣公奏議註序

近古人臣進諫其君未有如陸宣公者以其言多與德宗不合而推誠盡忠反覆委曲無所不至故為奏對第一蘇文忠公稱其言論深切事情而不離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之辯如賈誼而術未嘗疏止可以格君心之非下可以通天下之志又云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云云乞校正其書使人主置之坐隅如見其面反覆孰讀如與之言可謂曲盡此書之妙公嘗稱歐陽公論事似陸贄而公之文章善論得失利害尤不減贄夫以宣公不遇時而時君每事必諮訪每對不合意而每問必至再三信乎其至誠懇惻為不可及而文采議論不可捨也歐蘇遭時遇主以其文采

議論發其至誠懇惻雖時有過激而深切事情感悟傾動要多得之宣公嘗嘆設科以來策士務敢直述使士子皆以宣公為法宜不至於塞明詔而對時務者大抵無策其甚者膚率謬悠遠媿吏牘安得蘇文忠復起而與天下共讀此書也哉宋紹興中有郎暉嘗語宣公奏議然不無去取今永豐鍾君士荒於註其全書并及制誥於是開卷愈覺了然矣使場屋得此時務不患無有用之策廷對得此清朝不患無晁董之文奏疏得此人主不患無納諫之明制得此天下四方不患無感泣之人文章不為空言而無黨之士不為腐儒豈不偉哉與蘇公校正之遺意也將宣公亦不會恨於九京矣

送張憲使赴禮部序

泰定二年今天子念南海之民不幸遇貪饕吏有毒於瘴
癘者思一洗之以大師淮陽獻武王之孫翰林承旨恭國公之
仲子張侯景魯為東粵憲使明年春三月侯至自京師南
海之民室家相慶曰上幸不忘嶺海侯何來之暮也未閱月
而侯以禮部侍郎召南海之民室家相弔曰上遂棄嶺海
矣何奪侯之亟也於是侯方刻石崖山紀先王功烈以與南海
相為無窮罔極嗚呼宋亡今五十年矣方臨安破亡老母弱子
北行宋之臣子有負其主遺孤孱子以冀望萬分一者既迸閩
閩亡浮海〻沉而然後天既訖宋之籙矣其臣子終不忍死君
而盡死於無萬分可望之後要皆足以教忠萬世此宋三百年
明道正誼之効也論者以淮陽王有大勲勞於國而功莫重於

崖山令天下大一統而祖功宗德之議萬世不可改者皆王之
功此王所以有後也歟傳曰孝子揚父之美夫揚父之美者雖
在父而惟孝子能揚之向微恭國公以忠清直諒歷事累朝
為國名臣侯又以文學政事世濟其美其不為先王之辱者鮮
矣又安能揚先王之美哉侯還朝尚念今天下風俗日趍於薄
非細故也於以教忠教孝必自禮始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胥予
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此侯所以召
還也不然上豈真棄嶺海哉余雖不獲從崖山以觀一時紀載之
盛竊慕王累世富貴而多賢子孫異乎為將三世者故為
天下道且以為侯還朝之獻云

送皮次翁臨武尹序

古今人非才之難而用適其材之患非遺其材之患而不盡其
材之恨以汲黯治郡者遺其材者也以賈董為諸侯王傅相
者不盡其材者也用適其材者不知人不盡其材者棄人東坡
嘗極言人才英華果銳之氣以為柄用人者惜之使人讀其書
無不欲廢卷而嘆者嗟夫天之生材夫豈盡無意如清江皮次翁
非不早有聲其得百里之地亦不可謂不發所自樹立又非弱
也柰何能使江華之民被其澤而不能使其身安於江華而又
有不知者以累人遇之使不得不遠引以自高及其久而後起
為温之平陽也又非不以善政聞而又未嘗有能拔之衆人之
中以稍異其陳迹者又久而後復用之又如其初於理筮仕三
十五年矣三十五年矣而後次翁始以臨武大夫行無損益乎大

夫人皆為大夫恨大夫類無有幾微見顔面者嗟夫不有可
為世道生民恨者乎使三十五年皆澤物之日吾知大夫雖辭
尊君畢猶將為之而家食之日殆不止過半不家食且無
幾時而又使不得行志也豈不可為痛恨哉孟子有言此非
吾心之所得為者也大夫官不過初筮志不改初服少壯老為一
日始終為一人進退綽有餘裕使臨武之民幸乃得大夫終三
年淪大夫豈有不慊於志者此當路之責非大夫所計慮也余
嘗備員清江鄉校聞大夫居家善事長又善居鄉鄉人雖怨
其不家食也嘗云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大夫有焉吾廬
陵人士多與大夫遊者聞大夫將行咸有志且恨曰廬陵何不
得為武臨也又曰武臨何其觕之至也咸為詩以贈而俾余為叙余

既誦皮大夫之賢以告夫當路能用人者又為臨武之民之賀其遭
也故書以為送臨武皮大夫序

贈虞孟脩序

江州務使虞孟脩今奎章閣侍書學士伯生之母兄也孟脩以父
澤奉檄征商以筦庫輸賦京師始得為披頴彭城之聚及來
江州以年饑師興商旅不行官督逋課如責負之孟脩在繫彌
年賢太守狄侯憐而脫之俾歸乞貸以償翰林學士臨川吳公
為書四方故人以成賢太守之美四方聞者皆曰賢哉太守又
曰賢哉吳公獨未有知侍書之賢者蓋嘗殺晏子仁其三族
妻之族可使無凍餒母之族可使衣綿父之族豈盡可使衆
專者乎使侍記不為夸則晏子不得為賢於是侍書賢於
晏子矣又嘗疑韓公孫崔翰內仁九族外盡賓客苟賢矣雖
貧賤待之如貴人可也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有不遇矣
乎使韓公不為揚則崔翰不得為賢於是侍書賢於崔翰矣
侍書朝夕侍聖天子經筵啓沃可以論存一時賢士大夫而況
不可由舉其兄於筦庫於是管仲之舉七十餘家祁奚之
舉讐舉子皆大夫非矣故余以侍書為賢孟脩論也雖然知
賢吳公賢侍書而力不足以拔之者無責爾也力足以拔之而
又遂能拔之不尤賢矣乎是故余將此告夫尤賢者

送海勤師省親序

儒者之道以父子君臣為綱而禮樂以迪之政刑以衛之歷五
三聖人至周公孔子孟子而其制大備其說大明而又有飲食

衣服宮室車服聲音采色以養其口腹耳目使人愉悅安
適以就其知與去其不知此者宜乎人人知有聖賢之教而不悖也佛
氏教以絕而父子去而君臣為其道也又若苦勞撥指塵俗人情為須所
不能堪居者以行其所謂戒律宜其徒之不能守也使而能守則乎不得私
其親而謂他人父使人兄者固其所也其為浮屠之學者亦其不安是者歟
其師者也有佛者忍勤則異乎是蓋余二十五年前過盧先君子墓側勤為
余備酒餅芹茶夕香火又數其徒讀論語孟子孝經為詩余甚異之一日持
山缽告行於余問何行曰將之淮何為乎淮則泣且言曰勤幸有父母不
幸以歲凶流離就食淮上今八年矣而不能返也江淮相距非甚遠勤嘗諸
方食宿如居無異獨之若不及勤歲壯時嘗往覲者即有不可知不可
余何者扶何面目拜佛乎余聞而惕然不自知其泗滿之横流也於
是余之屏蒙我也久矣望乎勤乎汝為僧而知有父母也惜不嚴顧
其師之教而往從之乎此內心之真也勤曰此吾師之教也吾師嘗言父母
恩重為說方便報父母恩為方勤未能行也勤不肖親不可以為吾
師父母乎余聞而益悲嗟夫勤乎汝能越而父母使無江淮之隔將筆
勤諸淵將為汝五風十雨使恒無災癘疾癘以終而父母之天年也況今
明天子在上賢相成輔相而使之燮理又將人者乎勤於是乎行余既嘉勤之
善學佛而樂著其說以告夫未為勤者作送海勤師省親序

贈孟懷來詩文序

古今能言之士多矣其能自致必傳無疑者能幾人哉能傳矣
能保其久而不至澌盡泯滅者又能幾人哉魯叔孫豹論古之死
而不朽者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其不朽者也然

其稱曾肖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當時若文仲世次益未遠由今
觀之求文仲言不可得矣今之知文仲者以其事見於春秋左傳而
其名見於論語雖不為聖人所取而猶得以不朽至今謂之有所托皆
見則可謂之其言立不可必如六經孔孟而後可謂之立言也雖矣漢
唐藝文志所載漢之七畧唐之四類今其存者亡幾當漢唐之世得
登於二代之史見列於藝文之目豈不自信必傳可久而卒不能全卒不
免於漸盡泯滅則豈不可懼哉梁蕭統集文選三十卷其是非去取
不謬者罕矣吾嘗以為其間有不能不傳者雖不待統而亦傳有
不必傳者不足傳者而皆傳則統力也豈亦有幸不幸耶於是愈
偉矣宋諸儒講學上追六經孔孟文章視漢唐有過無不及其
必傳可久無疑有非七畧四類所可例者又豈特蕭統輩哉宋季其

間道無一語之與於道聖朝遂淳反古又為國文丕變之一初吾友
劉孟淡叔書生周旋鄉里恨久遂湮沒將周遊四方求之以投世之
能立言者以廣其傳其用力可謂甚勞其言曰其能於傳者
無以余為也其可傳而不幸將遂不傳者使他日幸而有所托以
傳焉其用志又豈不甚厚且名其集曰崇雅夫聖世熙洽之日
而孟懷乃先有崇雅之作皆有可嘉者余以鄙拜晚出少而不
學長而無述今無聞焉獨喜孟懷有可謂之曰必將有得於斯文
也叔梁為之書以俟

張文先詩序

陶淵明本志不在于房孔明下而終身不遇漢高皇蜀昭烈徒賦
詩飲酒時時微見其意而托於放曠任其真率若都無所事者
其在晉人中可與劉越石陶士行並驅爭先而超然遠引不可
為孔文舉嵇叔夜故其詩以至賤為至貴以雄奇恢詭為隱居
放言要使人未易窺測韋蘇州故富貴中人有豪俠氣其達揚
開府本非劍奇其奇余樸道士亦非設語其胸懷本趣薄富貴
厭芬華故其詩以盛麗為簡拜以疎宕為幽雅如神仙足官府
如佛相具莊嚴故言詩者曰陶韋而和陶效韋高者不過自道
下者乃為效顰吾友張文先以累世豐家而與布衣寸晷爭能于
為閭廣廈而與茅屋芹曝同情其神氣上故其情不可凡其骨
法異故其狀不可寒其才力足故常兼人其典致遠故常絕倫使
人讀詩不能窮人自文先始有是乎詩三百篇豈無出於王公大夫
者富且貴無如周公詩安能使之窮哉人有常言詩人莫窮於子

美而善言富貴古今未有如子美之工者又不獨杜位宅守歲三月
三日長安水邊此時此語為富貴乃其許身稷契致君堯舜直
欲使天下皆為壽富康寧之民此子美本志常常識道之者歟則
詩必窮者而後工亦非通論也柳子厚賀王參元語由憤激吾詩
文先不止此故以陶韋杜發之以待知言者

贈劉自冀寫真

古今畫史惟商人第一能象高宗夢中所得乃與傅巖所遇者相
肖似如高宗同夢又如高宗夢覺所作殆天授非人力也今之畫
者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然執筆端相以求之有得一有不得得
者常少不得者常多況寫夢又寫他人所夢乎故謂高宗以夢
得易以形求難後來麒麟雲臺凌煙類能使死者復生生者

不死於是世道人物已降而畫工亦遠矣然亦豈可少哉友人劉君士楚為余言余望劉自巽妙寫真為舉傳嚴以與其神授天得且戒之曰無摹市井無貌尋常今山林巖穴必有為霖雨為舟楫者子其審之

送方復大徽州學錄補書吏序

太史公之傳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太史公之嘆何嘆也漢初右史左儒通經之士自郎中而遷者為右自掌故而遷者為滞独無敢上議律令者公孫弘以卒史掾屬為仕進捷徑請以復掌故文學定其上者卒史於九卿次郡太守上者掾屬於九卿次郡著為功令然後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學士此太史公所謂廣厲學官之路即班固所謂

開吏祿之途者也夫弘不能變更律令僅著功令用儒於史以參錯其間儒者始有進用之途而去漢初風氣亦遠矣此太史公所以嘆也方今議行貢舉稍用試選學官歲貢儒吏近年六部吏闕選於博士弟子諸州文學憲府掾史選於職官次選於教授正錄視功令為近似矣使太史公生於今世當如何其喜幸耶太史公徒見轅固申生伏生皆老死仲舒又不偶至其徒始有遂者子孫皆至大官以為仲舒恨際不及見後來明經至三公者之輩出漢儒未有推本公孫弘者太史公特著論之以優掌故為廣學官之路漢西都用儒之始而存不足於喜幸之中復未有得欲者今六部視九卿憲府視外郡教授正錄視掌故文學儒者由是而進豈無明經至三公之望哉友人方復大用江浙省檄為徽學錄例在選中江浙又多故人名卿復大儀狀語言儒術吏事在儕輩中未能或之先也其行也必有合也余故舉漢事以張其行孰有為復大之鄉里親故而不樂其遂者乎孰有為儒者而不樂其行者乎孰有為學官而不樂其行之遭者乎故曰必有合也夫余亦得視復大者也而才不逮其所謂不飲而喜善飲者為之落落酣暢使復大遂得行志為儕輩榮耀亦與有焉故樂告夫同志者

送王吾素翰林編脩序

余讀歐陽公兩制集序為之慨然太息曰公以文章鉅公為天子詞臣當太平盛際復何所不足而以祠用祭浮屠老子之言齋詞用世俗四六之體不足以言文章至於遵天子難諭之意復誥命於

三代之隆猶恨未能則公之志豈不可悲也矣夫文章千古事而朝廷之文所以指揮號令訓戒約束其所係尤不小每觀漢初天子賜書蠻夷君長乃有喜於為辭命者所不能出與後來希合苟容自詭描告之循不通春秋之義侍咲天下貽譏後世者所可與聞於此然後知天子難諭之意甚未易尊三代誥命之命文又豈易復乎公之斯言不可改已吾友王吾素延祐辛酉進士不負丞於平陽為令尹於上猶三仕而以編脩入翰苑念音服劳州縣以儒者之政聞執政薦之曰今為太史氏固儒者所宜然職在編摩雖若甚輕而政事之得失號令之臧否上關天命下繫人心上為君德下為風化有不可不謹記而脩錄之者其責甚重他日進為學士其選詞不難而求如歐陽公所云有不可易視之者况翰苑與場屋文体異而禁近与外服事

功又與吾素與行得以盡讀天下之書盡識天下之士其文學政事何古人之不可為哉於是行有日廬陵劉岳申序以送之

送袁慶遠之潮州路經歷序

泰定乙丑令河南參政董公以指揮使數寶刃于洒西余以郡文學相見於廬陵公一見如平生執手謂余曰使先生識先忠宣公今日安在哉余固聞忠獻忠宣下士久矣乃覩得之於其子今年袁慶遠以潮陽郡幕長道出廬陵視余諸公贈言余讀至虞學士所為序慨然曰達賢者有後董氏多賢子孫多時聞人信矣哉中州士大夫每多漢大將軍不薦士以為高每論建大抵如韓安國首鼠兩端鄭當時不肯堅是以為賢如董忠獻忠宣二公未知前史可得幾人況今世乎世者孔子文公非文子而不仁臧文仲編書春秋最

休休有容而尤惡媢嫉曾子得之以成大學終章若為天下後世好仁惡不仁者之龜鑑使二公在聖門猶將與之況今世乎夫出公之門受公之知以自拔擢出群眾人之上而有不仁公之用心者乎慶遠審從吾友文遜志都城雖客董氏及忠宣於退老之後聽其論議見其儀刑於號參右衛之時與公之子遊從由右衛教授發平樂掾吏湖廣佐慎南安以有今日潮陽陽之命慶遠固長材益自治治人愛民下士無負董氏矣乎潮有韓文公文章政事之流風餘韻公平生大節身後不得一語於及門之籍湜独稱蘇公以天風海雨之勢盡發其幽光著之碑文以傳之百世慶遠其從承下風望餘光而以自振迅矣乎必有進士如趙德者其無失士矣乎使人曰此自望氏者也無寧使人謂董氏客乃尔士果不可為不薦士果為高為賢也慶遠務開來者使益推轂天下賢士無閉其門而寒其途矣乎哉是所以報董氏也

再贈劉雪艇序

泰定丙寅始識劉雪艇於螺川驛時江西都事王思進亟稱其術其後再見於見監郡李侯之家侯信如思進而加詳三見於水驛谷然亭禮部侍郎張允謙坐上雪艇方握筭定數頓謂余曰明年侍郎數退平章數盡又明年侍郎數亦頓盡今史御大夫伯顏公方為江西平章曰遣人以干庚辰命試之雪艇十取一得平章咲命次第九人者高下皆第無一失平章始大奇其數術今年為天曆二年己巳屢過余余為言張侍郎以丁卯秋被言其冬平章以疾終戊辰侍郎以兵死凡丙寅所為余親友談禍

福者至是無不驗余獨舉所目擊其大者尤顯著以告夫未知雪艇者而雪艇固不待余言也

本草單方序

人病疾多醫病道少夫道少者生道少也雖扁鵲猶病之故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若屬工則能死生人矣死生人者以死道刺生人不明理不知書於是庸醫之病又有甚於人病者夫人病不皆死病而庸醫之病皆挾死道然而病家至死不怨殺者亦驕恣不論於理者也故不論理為第一不治吾鄉王東野以世業見知東朝翰林學士廣平程公吳興趙公皆為書明理堂三大字又為詩以寵其歸歸而益著書集本草單方以群分而類聚之多有專攻有速效聚以利倉卒便懷挾益明物理以求證治者也使凡為人子者皆得此書

可不陷於不孝使凡為醫者皆知此書可不墮於不仁此書之傳
其有仁人孝子之心乎或曰是在本草中容有不悟者乎曰本草
在唐天寶嘗有單方藥圖矣而其書與永徽圖經俱逸存者
無幾則唐人固有意矣東野非補亡乎東野水川人蓋先治家
之病而後以治病家之病者東野其賢矣乎

送李僉事南臺都事

世祖皇帝神聖武文有天地之德聰明睿智盡人物之性其建立
憲臺也以鎮靜為上蓋深得古人刑期無刑之意然猶或有未喻上
意者類以刻薄為至公以寬大為近姑息故寧使不得直以寬失職
為常毋寧使人疑我於慈故有誠廉吏而不幸排於姦民抑於
不獲上卒喑啞被黜闇不得一吐氣以終其身而民終不得被其

澤甚矣任喜怒為名高者之毒、於貨利也至元丁丑憲僉
李公彥古按治吉贛南安凜然不可干以私而溫然使人可
即務欲上下無相蒙遠邇無不達蓋古之祥刑者也故其政每以
平反得當為尚故所過者有神明之畏有父母之愛公方汲汲
以忠信咨詢求太公正至江西民方倚公大用至是有南臺都事
之命夫江南諸道各聽於憲臺以為法為則都事又為喉舌之司
先其可否予奪以定其黜陟殿最而上之臺端焉苟得其當其
於懲勸無不宜者此江南諸道之幸也眾皆謂惟公能其官惟
公善於其職必能佐聖天子耳目之官益明其目達其聰以無
壅塞遠塞人是非好惡之真江南郡縣其庶有瘳乎余以衰
年既耄無能少補明時獨喜誦與人之誦竊附古送行之義
且以告夫今之能誠求民瘼者庶幾不負國家建立之初欸

趙國寶飲馬圖序

泰定四年今天子以天下追養命宣政院使臣某以江西吉安故
沒入田籍于延壽寺院使與江西右丞親詣臨吉取籍圖以閱據
史之從院使者曰趙國寶從右丞者曰楊景文凡所以寬民力塞吏
責廣聖孝宜用其至景文以其餘閑視余以國寶所藏飲馬圖
一馬在槃槃奚官左挾槃右扣壺馬仰首張口舉右足如聞其嘶雖
未飲已踴躍有喜意余謂畫史不為飲泉飲江之馬而為在槃
欲飲未得飲之狀大槃之者不使其奔軼也飲之少者不乏其過
也不見其飲者不見其不足也畫史之用意遠矣國寶既寶藏
之又能求文辞者弁之余非其人不足以辱雖然應有述焉昔魯

僖公牧于坰野魯人頌之曰思無邪衛文公騋牝三千衛人歌之
曰秉心塞淵周穆王車轍馬跡將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
曰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格物之學也是故驥不稱其力而良馬
比德君子焉國寶其得求放心之道乎其有寡欲之心乎其有尚
德之意乎焉取其槃飲取其少、取其饜是行也可謂範我馳
驅矣於是觀者咸為詩而屬余為序云

豐城朱淵甫捕盜序

官以捕盜名未有縱盜者也未有求盜、不得者也而盜常不得謂
故縱不可而未有非故縱者又不獨名是官者焉自一命以上孰非禁
姦禦暴而不為姦不為暴者吾見益罕矣嗟夫欲民之不患盜不
可得也欲民之不為盜亦不可得也今夫官自縣若州以捕盜名其貪

與其徒背役為役有貴賤故有以祿以有以傭祿之傭之以職思其
憂盜宜無不得而不得以為常此縱盜之尤著者也若夫使被盜者匿
盜又藉盜以不為大盜此又與於盜之尤甚者民不幸被盜官不能即侍
蹤跡之徒誘於被盜之家而誅貸賄焉又之事外不實訊贓而讅問姦
民罷怨無故又自辱其妻孥也以為告官不得所亡失於盜者又以盜所
不能奪者拱手而奉之官焉故寧不告故盜滋益熾其幸而盜既得
則教盜蔓引大家由是而民之喪於官吏有什伯於盜者為非大盜乎
民之病此久矣豫章豐城朱淵甫不忍民之被盜於捕盜也會邑北城
黃氏夕過盜八人空其家而官不得盜淵甫手得其七人焉焉生致之
官而後捕盜者與其胥若徒得祿與傭者免於戾焉或曰淵甫庶
民也非受祿與傭者比也而生致盜非越俎乎是不宜章異以開倪

倖者之門余曰此又與於盜之尤者也此為大盜者也使民皆為
淵甫則郡若州以捕盜名官者皆當愧死使淵甫幸得縣若
州以補盜名一官則其所為必不止此又等而愈上之則愈不止此故
曰是宜大章異之以為勸抑余又聞昔魯多盜季孫謂臧武
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
氏妻之而與之以邑其從者皆有賜若大盜禮焉是賞盜也夫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之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
敢不懲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臧武仲之
言可謂知本矣嗟夫竊鉤者誅其來久矣淵甫能捕群盜有
不能捕大盜者乎大盜既獲則群盜不捕而自屏矣傳曰令之
諸侯其取之猶禦也孰有不受禦者乎有不受禦之人而使之

為政則門門之外庶幾其無禦人者矣乎敢以是為淵甫贈泰定之甲子中秋

棲碧山題詠序

古今富貴利達其能得之於天要必有異於人者夫貴而足以奔走天下知
能勇敢奇巧雄辯之士惟其意之所欲而聽命於其前後者固其勢也富
而有封君之資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衛巧者為之營辯者為之說乃与
有爵祿民社者無異故曰素封亦其勢也至於文人才士其未易致若聲名
烜赫位祿崇華宜尤未易坐致而其得之也乃与智勇巧辯等是何道也蓋
嘗竊觀其人要皆有寬深博大之度篤實渾厖之姿一未嘗挾其所
有而人往往歸之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余於達龔氏碧山題詠有感焉
夫龔氏其力足以為甲第之鉅麗別墅之清華使高山流水清風
明月皆如其耳目之所欲得而一時名人勝士鴻儒鉅公亦往往寄題名其

間豈偶然之哉我昔有蕭邑竇氏作拱翠堂得坡公為之古木怪石
既而晁無咎為之記陳無己為之詩至今人知有竇氏徒以此此竇氏所以
不可及也坡公記凌虛臺謂世有足恃者而不繫乎臺之存亡公雖自
負持而至理存焉龔咨求余序其端余感其意故為序云

贈蔣斯文序

余少不自力老而無成今耄及之矣恨往者之逸邁愧來者之滋
多殆不勝追悔而且無所歸尤也今年始識閩蔣斯文其皇皇取友
如恐一失不可再得其汲汲好脩又如恐今日不復有明日何其亟且
急也出其文一編余甚愛之問其言少余四十歲余愈益愧之惟古
於文必深於道而後得於言其借道而不悟者雖擇言亦必不精
余嘗謂詞人起而有言者不必有德可也謂理學明而德者不必

有言可乎古來有行道有得於心而不理於口者也則後之學者可以有省矣君子觀於古今文章流出胸臆其示今與後興望人所謂言之文行之遠者初不相悖戾則有德者必有言固千萬世不可以已師文學行文詞方將欲追古人而從之四海甚廣患無良師友乎如余者不足道與以余言為性躬行心得慎無如余愧悔無及耳鄉先生歐陽公權有言先覺明天理以遏人欲後人談天理以奉人慾於是有臣講學而君不得其忠子講孝而父不得其孝弟講學而兄不得其弟士大夫講孝而民不受其惠者吾為此懼三復斯言故為斯文誦之

送曹巽初進郊祀鹵簿圖序

上臨御之二載有意稽古礼文之事以太常寺為太常礼儀院

明年親祀大室誕布寬條以與天下長治久安廬陵布衣曾巽申叙次古今郊祀鹵簿既成書則圖而進之洪惟昭代廣土衆民自有天地所未有而郊祀大駕鹵簿猶有所待而備舉使當帝以來數千餘年承天尊祖之祀曠而不講生民不復知古者尊君肅臣之意兹大缺典每讀唐書礼樂志於搢紳大夫皆莫能曉習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為之廢書而歎曰嗟夫此豈獨當時之失亦吾黨之過也古者功成治定之日所謂制礼作樂者豈以文具飾耳目之玩極崇高之欲盖將有豫遠不敬於下而使其聖子神孫益求無愧於天與祖宗其可以俾煩廢与不廢苟焉為之也哉巽申其先代多聞人家故多書博古而尤詳於礼悉心與力用意遠甚方今議礼攷文必有采取而之者　大平之候也是可彰昭代之盛而補吾黨之愧矣巽申蚤衰無聞頗借耀其餘光使幸得親見礼成而需沾大慶從當世光於文學者鋪張揚厲以濟其美愿不偏歟

許猷臣女教書序

古詩正始二南上自后妃夫人大夫妻下至游女賤妾及變風作而發情止義猶有如莊姜戴嬀共姜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居變而得礼之正者其他詩存而逸其氏名不可知者其衆此豈一朝一夕之故所使然哉古者帝后端本正倫躬行美化於其上公卿大夫士父母師保之訓率於其下自能言以至於嫁自始嫁以至於終身家有教而人有則凡服食賓祭所以相夫子事舅姑宜家人者皆熟講而素學之故王后學而師告宗姓婚而待姆其貴者如此上不知有富貴

下亦不敢以貧賤失其身俗化之美有由來矣後世大小學之教且廢不講至女傳愈無聞古書教戒亦無幾存末俗敝化　有教為歌詞李執俗樂競以為綠恬不之怪民生其間求烈女貞婦非至性過人者吾見罕矣彰德許猷臣博古通今用儒飾吏嘗病古人遺教雖見於礼書有學子所未喻者傳記所載又漫無統紀輯可為訓皆可与知与行者為一編始教在室故首內訓然後教有家故次家礼次婦道能為婦然後能為母故次姆儀行莫大於孝節莫難於貞故繫以孝而以貞終之門凡有六教亦備矣美哉猷臣之用心也今之從政者大抵急錢穀刑獄而緩教化刑愈繁而俗愈不美未有究厥本始者使家有是編為舅姑者無不得賢婦為夫者無不得賢妻其於風化庶乎非小補之者美哉猷

臣之用心也獻臣事母以孝聞為吏廉平有古長民之風語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於獻臣尤信

解開先省親監學序

吉文解氏子開及門而請曰開將之京省親監學先生何以幸教之又曰開之父留監學七年矣大父以高安文學代歸又幸徙許開以行先生大父行敢告惟解氏唐宋故家里今子孫為士族科興猶有兄弟同年于鄉者余嘗銘其曾大父之墓今開四世矣子之往余得無情乎昔何蕃入大學每歲一歸父母止之間歲又一歸父母又止之最後五歲不獲歸將歸諸生閉留蕃空舍中此蕃所以為名士也此其所以能救六館之士不靡然從亂者也昔陽城為司業召諸生告之曰有父不省親者乎明日謁歸者二十餘人此城所以為名公卿也聖朝方敎孝理國子諸生有不能為蕃者乎國子先生有不能為城者乎父子有親以子之心知其父其心豈相遠哉開尔是行大父既命之矣有如不贈子以言者其於人心天理何如也行矣開先富與貴是人所欲嗜欲有甚於富貴者乎行矣開先子之嗜欲且將至矣劉岳申書

贈夏仲善之官會稽

吾友夏仲善吉水故家才子也泰定庚午擢第丙科以判官建昌錄事與國知名授會稽令尹告行於鄉大父父之故人請余世好愿求一言惟會稽山水聞天下昔人所謂應接不暇者仲善三仕一日而居有之雖發身科第揚名州縣以及此而其遇合所取數亦不薄矣仲善芳年妙質用其通材素學行乎名藩大邑暇日登臨會稽臨鑑水探禹穴而望越王之故鄉攀秦石而求太史之禪書玩蘭亭訪剡溪宗二謝以尚其風追二陸以踊其貴　若夫繡黃絹幼婦之辭留布襪青鞋之詩望越山青於栖霞來天下白於浣紗兹遊信可誇矣抑余老矣耄及尚可求吾子於歲晚紛華也耶余嘗聞建昌之清苦與國之賢勞矣予如以會稽為文章政事豈非一世之豪哉昔在宋有曾魯公嘗宰是邑其後致位宰相為宋名臣朱文公昔錄其會稽之政宰一邑宰天下皆宰也尚勉旃無空談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一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二

門人 蕭洵 德瑜校正
番昜 黄震 振遠編次

序

送郝右丞赴河南省序

上臨御之初中書左丞郝公天挺以名公賢大議加賜宴勞拜江西行省右丞其秋七月公至官一以民莫爲己憂其所罷行害利灼灼在人耳目如浙江歲饑公在中書嘗謂以江西代其海運至是論當罷還江浙不當爲例西番茶提舉司設官不便當歸有司廣東惠州等處採珠得不償費勞敝赤子當罷諸當戍龍南安遠南恩潮陽歲歲瘴癘殺不幸者常數千人當移南安贛州及潮州善地撫州千金堤成使漕

當修小曹銀場無銀當罷宜黄樂安分武寧新城廣昌地衣山民輸官負擔六七百里當抑納廷尉史貸亡籍不當秖待站當用各戶余糧而復其戶役尤惡不肖子孫發塚者爲重禁其買賣者著爲律凡大者以聞次報罷小即便宜皆可爲久遠他使民不可悉數明年春奏命與僉院數軍實至臨江臨江軍多亡逃而官利其積則罷萬戶以下省官多取於民而不禁廣得其羨三萬貫中統有奇則罰郡將以下郡服其神明而安其仁恕余時以諸生拜公見其公餘手不釋卷過於寒素愛民下士有古賢相之風軍民官請買酒效一驛於前一不許所過無秋毫擾其尤不便民者立爲禁止余方以爲江廣賀亦自賀夏四月命下遷公河南從河南省臣之請也平章公驚恚曰我獨不樂有同寅邪柰何爭吾寮都曹有泣下者曰柰何爭吾公百姓相與失色士相與短氣口塞咸咨嗟嘆息曰天遂奪江西耶柰何爭吾相以私彼汴也彼汴之人何脩之至也嗟夫使公遂留江西所施豈止如前所陳而已推公之心所欲爲民使者何限或蓄而未施或施而未竟公在汴江西不被其澤公在中書詎忘江西哉西自有外中書以來其閒豈無賢相而材不逮志力不終事料力有餘而又不勝欲惟公疏通練達足以行志獲上信友足以遂事本之以寬仁發之以剛毅始終之以無欲而又輔益之以學問故天下之民爭欲得以爲父母士爭欲得以爲宗主爲方伯之長者爭欲得以爲二二雖以聖主知公之深愛江西之至而不能從何南省臣之請豈非吾民故也

余聞公世將家其先有德於兵閒而公又以仁厚昌子歷官有功於國有德於民其衆富貴壽考宜未有艾余讀著公所施江西與江西民所不釋於公者非以爲公與將以告夫君相使知江西未嘗不可治而如公者不可遇而又可暫不可留爲可惜也

送李總管赴贛州序

章貢太守李侯未至章貢而先聲被廬陵廬陵之士多稱其賢歲六日過余敝廬乃一不知其太守之爲貴余亦忘其爲太守也有頃南安監郡繼至禮讓久之南安叙通家章貢云乎章叙在丞相下南安云以平章公貴介弟余敢若是班乎章貢謙愈甚恭詞愈益辯南安叙如初語極雍容又久乃定覩兩侯揖讓余兩賢之喜章貢得賢守又喜廬陵士知人昔者夫子之論人曰爲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郡守古諸侯國也於是可謂

能以礼讓矣乎章為廷祐聖人舊學之臣又為賢宰相其相業在國史輿誦在人心太守其有聞於愛民下士者必有素矣太守嘗知澤潞理問浙省别駕寧國各以其官聞其於章貢必有餘矣章貢與廬陵相倚為郡國啓齒之國也章貢有賢守廬陵與有焉余又聞猛則民殘寬則民慢繼猛以寬斯為得矣繼寬以猛其庸可乎善為政者用剛柔之中去寬猛之則畏愛其而父母神明而得之此侯素所蓄積者也余冥讀告焉詩曰敷政優〻不剛不柔古之誦詩者以達政而賦詩者亦以觀志敢以為獻

送馮巽翁漢陽縣丞序

泰定甲子廬陵再貢而第者二人馮巽翁其一也於是巽翁擢丙科授漢陽丞以歸余嘗備員湖廣試官識漢陽太守許君於院中

太守質直信厚君子人也出院過江訪秋興亭於漢陽郡治之後往謁太守焉亭有獨江漢水之勝有大别山郎官湖在其後山有禹廟其登臨之美殆過南樓唐賈至碑在焉恨匆〻不及留文字其間然念慮往來常有之以為幸得徘徊臨眺當盡前願而不能自必月令巽翁有三年淹於此視余匆〻至今有餘恨者固已相絶而巽翁以盛年高科方吞雲夢而納江漢登高能賦　特其餘事又非余衰朽者比漢陽之幸秋興之遭也雖然漢陽幸有賢太守巽翁往能不負丞又科第之幸也士民之遭也豈徒文字而已使余他日重遊得覽償前願又將觀賢府之政成而賀太守之得賢屬吏也豈不美歟故於其行也序以為贈

洛陽楊友直家譜序

令南雄路總管洛陽楊益字友直余五十年前友也初友直掾江西憲司知名余時二洪淬厲興游别久隔闊惟聞令名曰起為南雄始有楚問相及至是徵余序其家譜譜自其曾大父中京府君始至其父弘農郡侯三世余問故則曰中京以上譜亡不可考矣楊氏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某仕金為中京酒使大父諱某遇紫陽先生為轉運使佐其幕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父諱某以承直郎南陽府判官卒于官三贈守由奉訓朝列至嘉議官由礼部郎中祕書少監至刑部尚書勲由飛騎尉騎都尉至上輕車都尉爵由洛陽縣男弘農郡伯至郡侯可謂榮矣余嘗謂宗法廢而族譜亂以偽亂真以賤冒貴以凡陋襲名華縣不能以其身自樹立以求顯揚徒以其先謂他

人昆以取譏笑其有幸而出於喬木故家者又不幸不能守身事親以辱身辱先其不大可羞愧哉友直方其在江西時已能自拔恣不可為南陽府君辱五十年持身玉雪皎〻焉訖能以再世贈官三品三命封侯於以光遠有耀而顯其親可不謂榮矣乎友直所以自樹立何必藏閥西又何必冒遥〻而後可稱世家傳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如友直可不謂立身揚名矣乎世之人不自貴重顧藉忘其身以及其親上以陷危其大人不以懲不肖其子孫甚至覆絶有可悲傷者如友直先昭其先君式穀其後嗣使中京府君世為楊氏鼻祖其世祀豈可涯哉楊氏世子孫尚懋戒之

送葉審言歸浙東序

江南内附三十有八年而科興科興又十有七年矣而江西為盛江西

莫盛廬陵〻〻莫盛吉水提學江西自浙東來者曰縉雲鄭公潛昭近年称金華柳道傳教授吉水自浙西來者錢塘盛公元仁近年称金華葉審言鄭公文學清修稱其世家余時為洪泮辱相知盛公博學工詩兩浙知名士皆尊為先輩余辱與游道傳矜持有識鑒自負持不可下古人余時為鄉校辱相聞審言會次氣象威儀文采賢者也余辱交焉是四人者先後相望垂三十年皆相與而各有深淺若鄭與柳皆嘗為之屬而遠近感跡矣異盛與葉皆在五里而落〻不相合夫以相望三十年間僅得四人而又若此然則交際離合信矣乎其不偶然也於是道傳別已三年審言今又告別余昔者既恨不得與道傳劇論以求一日之益而今又失審言也嗟夫余乎其無復可以求有益乎余之過逺陽

也道傳意若有以贈我者審言去吾鄉而歸將羽儀乎天朝也其何以處我哉

贈蒲學正序

蜀蒲閬州望族也閬以宋尚書左丞宗孟顯蜀亂子孫散處四方余嘗校文湖廣得蒲紹簡冠多士多士稱得人紹簡世出於閬者也今年又識廣元學正蒲其子所子新卽左丞九世嘗錄叙學為制釋奠禮樂器於蘇蘇杭至是廣元議制器如叙而以江西治鑄為良會成都重慶保寧議如廣元皆以屬予新其皆憲以舊勞選而使之予新由廬陵再見夏五而後四路禮樂器之範金老始備將之蘇杭取磬材焉皆行於廬陵文學汴王仲敬倡為歌詩而謂余為序余聞釋奠釋菜皆參之略者釋奠有樂而中廢所謂畧者又不備焉當宋盛時歐陽公猶以為恨逮宋宣和大成有樂止於汴京而又中廢至是郡國始備尚論厥初自文翁興學而蜀為鄒魯歷代不乏人至宋而蘇氏父子遂聞天下宋南渡蜀被兵最甚宋亡又甚時緣象纖文之富衣被天下今皆不此可復識矣況衣冠禮樂之盛乎今世所傳漢成都禮殿圖象猶使人相見文翁之盛皇元混一亘古所無興學崇禮又為一初釋奠得通用樂又宣和所無此天下太平蜀文學將復興人物將復出之祥也其事雖微而所繫甚大余方為世道人材賀故為予新達賀〻焉

贈李生歸蘄州序

夏仲善見其學者李王與所業易對義一篇王家蘄春常

貢河南閱湖廣之風而起者於是罷科命下而講習不輟勤求余一言如不知科已罷又如未嘗罷者余感其千里求師不遠俗化則告之曰科廢學不可廢上不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取士吉以為總諳而諛巧言令色孔壬否乎上不以修潔博習取士士可以為頑鈍無知不學亡術否乎秀才異等今不復舉士曰吾不為秀才異等乎可孝弟力田今不復舉士曰吾不服田力穡孝養厥父母夫不友于弟可乎夫學者之於五經四書事非為應舉而設以應舉之心而讀五經四書已非矣而又以科廢〻讀尚得名為士矣乎王乎子必免之自科罷而有喜談樂道之者其人固可知亦有言之而戚〻者亦未為得也昔者科廢四十年而復興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不可今者科興二十年而復廢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亦不可或曰屈伸往來易之常理則應之曰我不敢知惟科廢學不可廢如是而已玉字德潤盛年有志仲至順庚午進士以建昌判官終更而居憂授業於家云

送王員外廣東錄囚序

至元四年戊寅秋九月大宗正府員外郎王君錄囚嶺南京師賢士大夫咸爲詩文以送其行道出江西以視廬陵劉岳申惟王君將命之肅諸賢贈言之忠至矣盡矣而猶有待於余言乎余聞光漢有女子上書救其父母者其辭曰妾傷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漢文感之爲除肉刑而幾致刑措爲夫言豈在多哉聖主如天萬物皆春天下獄成而孚輸而孚矣不爾獄矣而猶審克之合於有虞氏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貞德刑也王君讀書

知政讀書則不爲徒知政則不爲徒善嶺南之囚凡至吾前者皆死獄也其不幸而冤者其罪皆在有司然而未錄以前猶皆生人也既錄以後萬有一不免於殺不辜則不可復生不可復續其冤作皆不在有司而在我矣其悔恨可勝道乎歐陽崇公有言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夫求其生而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斯言其庶矣乎敢以爲獻

贈高師靖地理說序

古今地里察於伏羲并於黃帝奠於神禹而其說聚於九丘尚矣又不獨公劉之豳周公之洛衞文之楚丘始見也若古之塋親者自溝壑蠅蚋始錄是而宅兆有卜古之卜者其能知後世必不爲道路城郭溝池井陶耕鋤所及勢家所奪此其術殆非今之所及而迂儒不道古誼妄詆其說以爲古不擇地不知古人擇之尤詳令人併水蟻不知避是溝壑蠅蚋之也不知未有甚於此者郭景純得古人遺說以爲書而儒者不能知尚得爲儒乎此非儒者學問所當察詳者乎此吾所以有感於高師靖此書也使仁人孝子之葬其親者得其說而求免於溝壑蠅蚋不庶乎於人心能無恔乎師靖其父敌博雅君子丞相信國文公所爲書山雲者鄉稱山雲先生師靖緊有聞於家學云

張仲舉集序

張翥仲舉北方學者始來江東江東才俊皆稱之余始相見豫章愛其踈蕩有奇氣磊落多豪舉急義如飲食男女聞上有賢者輒以身下之常恐其人不先已而參達未嘗見其有所不滿於人人或有短之者終不以爲惡言必終譽之有不幸厄於時命必多方拯救之而後已

不然如己負之餘事爲詩賦之章極才情所至無不輸寫領竭其意欲者使人望而知其爲非仲舉不能而仲舉未嘗以自多至領靑金丹見之江浙校藝後仲舉亦且老矣其氣充然其才情沛然其中心誠好義愈益沒沒然余方快圭文而竟失士愧見仲舉而仲舉如未嘗試者豈徒不知有得失且與余買舡下湖長歌痛飲盡興而後別今又八年矣書來廬陵留滯經揚猶江浙也獨求余序其集端夫余何足以論文哉田光先生有言徒識光盛壯時感仲舉行誼至高殆非今世人故爲私論其人品大槩若其詩文固不待余而傳顧仲舉自有必傳者東坡所謂非斯文亦莫之傳也

送西寧宣差赴都序

今天子嗣登大寶之明年以天曆左丞相仲子前侍儀舉祿補外監南安郡郡當江西上流與章貢壤接南按交廣西距湖湘官吏士民道廬陵過余

者其人言藍郡族出高昌有中州賢士大夫之風生長相門有被服儒者之
意其愛民下士賢長吏也余聞而異之去年始相見於吾廬然後
知鬪望果不相悖聲實果相符它日見其二子皆文雅溫厚恂恂有
父風又知其教行於其家至是告行將之京師余至大中嘗拜丞相於
江西睹望其閎深特大魁碩奇傑誠非位正中書不足以展其材略及
天歷登庸天下之士皆曰丞相功莫大於翼戴而不自有其功志莫
大於肅清而不自滿其志皆以為恨不知其蕃社老書得之於天而不
盡有諸躬者蓋將以保有其子孫孫子以為天下國家建無窮之
基埀無窮之聞穹穹厚厚厥有深意凡民彝好罔不同之余既辱
知丞相復交南安喜世祿之守子又有子於其行得無情乎自古
定大難者無赫赫之全功履危機者有容容之厚福是故保安世祿

者無如恭儉而恭儉必由內心以生是故教子孫者無如義方而義
方必以一經為尚此南安素所蓄積何待余言而余言之不置者
朋友之至情也丞相有如語及江西人士為言如余者年已八十無所用
世矣至元五年己卯四月日劉岳申書

羅中德詹集序

通齋羅先生蚤以文學知名晚尤宿於理而邃於文辰發正而範者今
不可作已其猶子中德從家學祭乎其有聞嘗客分寧分寧多
其諸父兄讀書故處中德於其閒往復倡酬無虛日其交文采蔚
如也今年相遇於崇滄對深白晦濯其中所有啟使人不可少見
其端緒者與之語漫不可否又與人分寧時如二人者嗟夫中德所謂深
藏者虛者非邪一日出其藁視余凡古賦古詩又若干首余讀至盡

如主人盛服女客每門而讓如韓昭侯效古人愛一嚬一笑如紀渻子
養鬪雞如張踈不可效陳遵程不識不可為李廣何其嚴也余
為之踈然曰幾失子矣孟戰國辯士有以辯勝理而詘者而晉人亦
有俊傷其道之識由是而以文辭為無取以才俊為可簿孰知易謹
脩辭書貴俊德其言不文者其行不遠故有俊士俊民皆所以發明理
道而翼張之者也其誰能去之中德於家學與乎其有聞矣敢余嘗
謂文章韶潤不如骨氣而韶潤亦不可無思致不如淵源而思致亦不
可少嘗試以家學參之

禮記貫義序

須溪先生劉公嘗為余言小學進業進學廣記甚有功小學先
生沒始見其書而先生之言信比年進書惟王天與尚書纂傳出蔡氏

後使學者有之為有益恨先生未及見若礼記固未易讀傳又有
似經者得疏而後明此古注所以不可廢後來注者益衆方氏應氏為
著家後有衛氏者盡得諸家之說而取其尤長者集為一書然世
罕有見者吾鄉曾聞礼以立盛年力學懷明發之思感揆錫之義循
名責實取礼書晝夜誦習之先註疏次諸家次先宋大儒博采其
尤善者而折衷之名曰礼記貫義蓋自有此書以來所未有諸老先生
所未及須溪先生至今忘養猶將取之況如余者子世嘗學者書者
無之無有乃他多爛漫者誠可厭而不可以槩貫義所謂有之有益者
也余以衰年媿以立盖逾邁之感愈深而弗云來之憂已決後願刻成
使四方學者爭先快覩無如余之悵然以上也

送劉良用秋潚詩序

余年十三程教授試二之日其同四句置第一其後蔡教授試有餘
富殘三句亦置第一又後屢試不一試皆然蔡公命之曰子年甚少而文
甚老更成何也每見驚異性正錄未嘗少暇以鮮色須鬚劉先生撫
而教之曰鄉校博士弟子負銖積寸累以序升以望取二者備然〻後
得至於正錄如天子之宰相然鮮不六七十者有老死不能至者為益
鄉里公論僅而在此〻一時也嗚呼尚矣余為鄉校之歲故子正刘
良用始至未數月余愛其盛年機智警敏可相與以有為而於余
所不為亦能無所不悅也其問監郡〻守之相知過使客之相聞皆常
相接踵而群不逞之滋不悅余者亦不少良用去而攝官吉水田獲于
州之長官稱于州之士友以有勞績于斈見於余文者多矣至是而
後以代歸〻拜其親而榮其鄉無不可喜獨余感年歲之不與復

欲為初試鄉校之日而不可得也有可為大息者昔鄧禹年二十四拜
大司徒其後以將相封侯為功臣第一嘗自言臣非除會終身所至不
過文學博士夫以將相封侯之與文學博士也遠矣孰知遇則為將相
封侯不遇則為文學博士也哉然則文學博士者固不遇之將相封侯
也由此觀之豈獨顏駟有文武老少之憾而已悲夫此古人所以貴乘
時也致良用行矣無自菲薄於是代官以下與子之士友皆為詩屬
余為序云

送徐子謙赴湖北憲副序

太史公書稱韓非引繩墨切事情載其所著說難有顧為名高陰
為厚利此与内小人外君子色厲而内荏何異故曰不以人廢言類此
嘗謂士大夫至公無私而行之必以恕至清無底而用之必以明其中
心誠信於忠君報國愛民下士要可以結知於天地而不可以求知於
世俗自余所見惟濟南徐君子謙他盖未之前聞也君始為湖廣
省郎憲副東粵吾見父母侯送之於謫貶既已熟其大略及事君
於東粵每長貳僚案開議論有異同必反覆至盡曲折至當於是
而後止盖君之所難必不可為兩從心口必不可持兩端始終必不可為
兩人故能舍己從衆違勢從理然終不可為雷同要惟是之從此君所
以大過人也至是君以東粵移湖北東粵之人咸咨嗟悵望曰上憂棄
東粵之百姓矣乎何召我公之遽也湖北之民咸欣躍鼓舞曰我華
侯公重來久矣何澍我民之切也君子曰是何以論人心天理矣湖
北之民德公也久東粵之民德公也新久者固其宜而新者尤難舍此
人心之真天理之正也雖然我公之心豈有彼疆此界之分也哉使君即

日升朝為内中書内執法亦奉斯心而措之耳余今年八十有七何幸身
親見之

送李一初江浙儒學提舉序

進士得人尚矣使皆如李一初科舉何可廢選法得人多矣使皆如
李一初常調何可忽提學得人有矣使皆如李一初學官何可輕於是
學官積輕甚矣一初何以能使所居重也哉一初其文斈行誼有過人者
固宜其於政事無過不及使用之百司庶府必可觀用之親民為尤切今以
提學為江浙固所優為而於斈校興除利弊恢〻有餘矣斈校至
近年大壞極弊不可復支獨江浙以能官聞則進士得人之效也一初
亦幸際其會耳夫以兩浙而遇一初以一初而遇兩浙非天時人事
不及此柳令嘗謂士大夫斈術不可以不正〻〻則志克多而娼嫉將

偽言偽行無所不至苟可以用其深中多數肆其雄猜陰毒必且勇往而力行之矣此其於士君子為何如也每讀杜詩好心事真顏色兩語常志此生不見似人乃今於一初得之安得使人不竊喜於既見之後而憂恐於重違之難也哉余嘗以技藝三至湖廣一至江浙長沙固湖廣之仕國而茶陵又長沙多士之淵藪如一初又其尤者也余既以為江浙賀一初往無負江浙不亦善乎余老且悼為我多謝西湖遊君歸榮猶及為君賀其賦之

贈采詩兩生

嘗讀詩至芣苢以三章愛其和平悅樂無怨無戮以為此采詩法也使采者亡如卷耳頃筐之寘則倦矣又嘗讀中庸大學表記坊記所引詩愛其融液貫穿得之言外意以為此和詩法也使觀者皆如高叟

之為則固矣觀於風雅然後知古人作詩之妙當時采者要不可及觀於夫子說詩然後知古人興觀之妙後世傳註皆不能到采者如蜂之取花釀者如人之取蜜其殆庶乎方今政治之得失民情之戚休上之有關於德化大之有係於家國獨不可因民風以上達其於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不尚有補乎永新陳天衢張文淵以采詩告行故為定其大者書以贈之以待其歸

贈安成劉玉成赴都

昔者孟子稱湯執中立賢無方故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昔者孟子稱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蓋古之論聲教者稱朔南論王化者稱自北而南使夫子得南國則二南不得為風之始使夫子得南士則子游不得為文學之先又使聖世終得南士則舂陵周氏之學其傳於河南者不足尚而建安朱氏之學亦不足行於天下矣方今聖人以天下為一家而南海定為龍潛之所為南士者可不知自貴重顧籍乎於此有名世之士猶將退然自處於常人之列於此有大過人之材猶將闇然自晦於衆人之中苟屑屑以浮華自衒以小有才自負豈不益自菲薄羞鄉里輕當世哉故夫士之詘於時非時之罪也罪士而已已之詘於人非人之罪也罪己而已故曰衣錦尚絅又曰藉用白茅孰有良賈而不深藏若虛者孰有君子盛德而容貌不若愚者此其重顧籍之道也吾鄉安成劉玉成將之京都余雖不能贈人以言而竊附於愛人以德於其行故也愛為亦古之道也至順改元之九月某日廬陵劉岳申序

送楊賢可宜黃縣尹序

友人楊賢可既第而官會昌官瘴癘地俗又險惡賢可終三年治而無天時人事之患其政行為其歸也貧如未第時調永新去家鄉不遠而民俗有甚於會昌之地氣者賢可為之未數月而憂去良民思之猾民服之其愛存為其歸也如會昌服除還江西照磨其官為省掾而位在庶僚諸道官之長日臨其上制其左右賢可為之不諂不援無惡無怨其職修為其歸也如永新至是有宜黃縣尹之命宜黃無會昌之地氣永新之民俗又無會府尊官之壓得百里之地而為之宰於以為政行志恢恢乎有餘力矣或曰宜黃善地縣尹正官足為政行志固也而無圭田之入野人之養賢可積三任之貧以不取為不與將何以安其位哉愛賢可者能不為賢可私憂過計

乎曰賢者可之誠身信友足以獲上治民久矣過使客有不知之者乎
有不愛之者乎賢可能無疚於志無惡於民而已若所遇非所知也君
子曰惟賢知賢以賢待人而以不賢必應之是所感非所應古無是理
也賢可以暇日往侵吳先生而問政焉其所以告賢可者必非余言所能
及也以是為贈

辨囿序

易言學聚問辨中庸言學問思辨盖嘗觀於孟氏之辨矣其辨
惟善義內不遺餘力辨楊墨至於無父無君辨鄉原至於無非無刺
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辞旨殆如酷吏議法略不少恕而究其初
心本非好辨後來公孫龍諸子曼衍横潰四出益信孟子所謂不得
已者宋洛建諸賢講明聖學究極蘊奧語詳擇精弗明弗措右

人問辨之意學者從可識矣捨是復何以辨為哉冝春桂可取莊
氏語名其所述曰辨囿以視余余讀至尽然與人意合者多然後
復於桂可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以其猶有所局也莊子
好辨之雄者至篇終而以公孫龍為囿於辨之內亦不足也明矣子之
取義豈亦有所不足也耶近年吳淞鄭氏辨駁古人窮詰至尽夫辨
若是亦可以已矣其於囿也宜不可以窮狀計矣子之是編屬事類辞
無論雅俗必窮本始不苟同衆然且自以為不足由此而吳淞不異矣
又以為不足而窮源至於聖賢之所謂辨又豈難哉余故與之試吳
淞以充其辨又遡莊氏以循其本然後使由孟氏以達乎子思孔子
以易中庸之辨終焉盖充類至義之尽此辨之祗也此莊子立言之
旨亦桂可名書之意也

贈談命熊景仁

昌黎嘗言我生之初月宿南斗坡公自謂其年生者無富貴人而與
馬夢得為窮之首自昔大賢槩乎其有是言也故有晚知前定而
悔不讀書者惟韓蘇二公乃無是悔耳余生宋五庚申為景定初
元天朝中統之初也年十七而德祐為至矣科舉廢而不知學為聖
賢之學章逢賤而不能去為農賈之業盖不擇術與不知命合
而為世棄民始不能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於是何畏之曰為無關之
境矣又何必不讀書之悔而已哉每遇江湖談天者相從問命未嘗
不內熱汗下也儒者不能自求性命之說於經孔孟而必待星翁日
者之說而後暫息乎其僥倖之心則是星翁日者猶有功於為儒
者曾星翁日者之不若也余往來歐鄉識熊景仁景仁善言命余

所愧者也歐鄉之士類多稱景仁傳言天道遠人道邇以景仁觀
之遠乎哉景仁至是求余言以信其術余惟不能自信其命而取信
於景仁也景仁又使余言之以信於人其待余言也耶余言其果足信
也邪景仁行四方又曰仁山云

趙氏族譜序

嘗譜唐書宰相世系以為兼史記王侯年表兼曹世家之體此歐公
新意也世之升降家之隆污可考察焉後有作者不能及也自春秋
譏世卿而物與暴貴不為不祥故嘗以為使漢如唐人貴氏族重
門户必無衛青尚主之事宗法廢而族譜存猶之可也西洛趙氏族
譜司馬溫國文正公所為序引者宋参知政事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魏國文定公諱安仁之世系也譜自唐孟州溫縣令貽孫而

下十三世文定而下至前進士夢雷九世按序所称有藝祖與為布衣交者焉有藝祖自言嘗識其祖其父者焉有真宗所稱為萬石君家有仁宗所稱為忠孝者焉有洛中稱為顔子者焉盛哉富貴人所可致而帝王稱其世濟家榮鄉里比之亞聖大賢此不可倖而致也帝王所稱鄉里所謂猶可致而有多世立言者垂之不朽又不可倖而致也夢雷不忍其先緒之遥修其譜詳其世將以遺來者而以示其交廬陵劉岳申曰子盍為我言之某何人而敢贊一語於前序之後乎惟欒郤降於敎世房杜敗於再傳有不忍言者而九世之後有如夢雷難也此文定而下之所積也夢雷而下復有如文定未可知也夫有名祖父者有幸不幸子孫賢使人称之曰幸哉某為有後否亦使人疑之曰惜哉此為某之後此之不可

不謹也夢雷字長公以殷遺老自號靜虛云

送蕭太玉教授循州序

天曆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於是吾鄉老者久不見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曽識者明年大雪加東大江有絶流者小江可步又百歳老人所未曽見者今年六月多雨恒寒雖百歳老人未之聞也吾鄉有歳一至大無閒平昔曰兩年之雪大無所無去年之涷中州不嘗過也六月之寒則近聞乎矣有自五嶺來者皆云連歳多雪於是新喻蕭太玉被命教授循州今憲使曾君子華贈行以言與求其言世家之盛而深懸其南行之昔翰苑諸賢相繼有作緊未知朔南氣化如此其變而今昔推遷如此其殊也太玉以世濟之才襲世家之業際王化自北而南之運今之嶺海非昔之嶺海今之循州非昔之循矣雖然太玉世家亦知夫人事之推遷有甚於地氣者乎地氣以漸人事以頓故有勃興暴貴者自其子女玉帛衣服車馬宮室苑囿無不可一日二日為之而有餘無不遽過夫幾世幾年之積者而幾世幾年或愧之豈徒愧之有不忍言者矣至於喬木則終不可一日二日而為也而然後愧於幾世幾年者而然後内熱汗下而然後不敢自比於人嗟夫太玉無亦自昔重其所以異者乎太玉往教以其世家之業益脩其身踐其行以及於人將使循之士文學行誼由我而不變如地氣之變可也又豈獨循而已東與之廣人物之衆將必有賢者出乎其間世道人物尤將賴之可也夫如是則人才與氣化俱一新於以大闡斗南聲教之盛又自江西故家始豈不愈偉歟此則所望於太玉者也以是為太玉贈其可與否與今年為至順改元之九月某日廬陵劉岳申序

贈日者劉賓翁

太史公為日者立傳著司馬季主之賢與宋忠賈誼辯論古今天人之際要終反覆熟爛之極使二大夫憫然自失盡驚其平生與其高論何其言之快秋之以成志之尚也然季主所自與不過忠臣以其事上孝子以養其親極之又必曰某子則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又何相似也嗚呼季主君平不可尚已抑余嘗疑老漢聚占家曰五行曰堪輿曰建除曰叢辰曰曆家曰天人曰太乙各各不同言某日娶婦或可不可或不利或大小凶或小大吉各各相及論辯不決制詔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而然後定故曰未必然也使人拘而多畏自先漢已然矣況去漢又千有餘歳者乎余里陰陽家有劉賓翁得通天家之書其法以方位定陰陽以干支分順逆以叢辰取多吉而大槩主五行生旺本郭景

純五吉六凶之說合於孟子天時地利之意此儒者不可不知雖泰火不可不存蓋娶婦嫁女制宅祭祀葬埋古今必不可廢又安可以穿鑿支離而妄議厚誣之也哉余老憾學恨不博記恨不強竊謂陰陽家與古卜筮意本不異是以論著而傳之所謂以利為本遺諸不利者其殆是乎

贈音無聞

至元後己卯夏六月余來豫章避暑市林院有僧音無聞大明人也莊嚴佛菩薩羅漢皆現金身諸相皆具足寺有山田十一畝豐歲不足支半月日飯寺衆遍十方不下四三十人徒仰日所乞食又與其徒誦經作佛事以補不給寺衆皆知勤苦脩習又審徧叅諸方究竟本性證悟圓覺有超然解脫意會童子擊鼓余問音聞

否又問鼓自聞否徐云問鼓頃之鼓鐘余又問音聞否問鐘自聞否鐘鼓相聞否徐云問鐘余聞至人始於聞而能無所不聞由無所不聞而能無聞是故無所不聞可能無聞不可能今且以鐘鼓求之未考擊時無聞考擊而然後聞吾將聞鐘鼓於椎椎無聞也聞鐘鼓於童子之手手無聞也且未有寺時無佛無僧安有鐘鼓何處求聞是故以聞聞不如無聞聞嚮者以不荅各盡之矣故謂音無聞無聞亦無音

陳母魏國大夫人壽詩序

總管陳侯為廬陵之明年二月以元統甲戌南北諸賢所為魏國大夫人壽詩視余子曰盍為我序之惟陳氏自武宣至侯丹世貢毅敏至侯三世毅敏當宋亡元興之初武宣當至元元貞大德之間遭時遇主榮哀備具毅敏奉新安郡夫人來家泗水而貴顯千南無絕裙之恨有祿養之榮此宜如何其樂也武宣早失安化郡夫人有陟屺之痛而以富貴壽考終此宜如何其憾也此存本所為作也侯承祖父之業際隆平之運所至奉魏國大夫人厚祿考養有毅敏之樂矣而無武宣之憾焉又何其盛福之至也於是壽有詩而詩有序矣復何以余言為哉惟陳氏有三世之孝孝為百行之先所宜称道不厭哉稽古昔與克頌魯侯必称壽母杜甫賀陽城郡王必曰鄧國大夫人惟我廬陵嘗建行省相國寵旗所嘗須節夫人魚軒所嘗税駕侯又嘗讀書具聞令以朱幡皂蓋重來是判明發有懷能無情乎余以壯歲瞻望相國馬上令聿既老猶得執筆以叙此詩雖不敏亦不敢辭

文江張東明助刊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三

前集

門人 蕭洵德瑜 校正
番昜 費震振遠 編次

說

性存說

昔者堯有天下天下之人被堯之澤者七十年堯樂之昔者舜有天下天下之人被舜之澤者五十年舜樂之其間堯未得舜日與驩兜共鯀之徒吁咈於朝堯何其憂也舜未得禹稷四凶族未去位舜何其憂也禹自懷襄以後作十有三載以前稷未播奏艱食鮮食民未知藝五穀當是時與湯未放桀文王未伐崇密武王周公未誅紂伐奄戮飛廉惡來其心又豈有異邪雖孔子不得位而轍環而老于

行又豈有異邪以數聖人所憂則所不憂而樂可知也然而數聖人所得於天者皆不繫此何也使堯舜禹稷湯文武周公不得志行乎中國而僅僅為孔子其生知安行者固不為之減少使孔子而為堯舜禹稷湯文武周公又豈有增多於其生知安行者哉故聖人者其心所存即為道所欲即為義其德之潤身者即如富之潤屋其動容周旋中禮者即其盛德之至此所謂天所畀付天理之在人無窮達無得志不得志者也故曰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至于孔子其五百歲同其聞知同故曰禹稷當平世為君為相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其道同古滕王守德字性存求字說於余余為孟子既義作性存說以示之守德有如知生民物則上帝降衷雖凡民果不異乎上聖大賢雖為天子宰相為庶人果無加損乎物則無少多乎降衷則所以明善復初者當無所不用其至矣此孟子道性善意也

初心說

三山林宗起以漢果守校檄與余同校文湖廣當謂余曰掾吏周克明者幕之良也問齋居之名於我我將告之曰初心子以為何如余聞而題之曰此赤子之心也本心最初無如赤子性此時四端萬善之根己具性此時四肢百骸九竅之欲未開惟此時雖怵惕惻隱之心其情可以為善者猶未發又安有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者雜於其中也哉此最初心也故又曰本心惟是心可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性是心可以正己而物正惟是心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大人者安有一毫付畀增益於其初僅能存養之不失之而已由是而奉斯心加諸彼由

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由是達之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人見其為大人也以為其心有異乎億兆人之心而不知億兆人者為赤子之心則其心未嘗不與大人同及其長也往往失其本心往往放其心而不知求浸浸為細人之歸豈不大可哀也哉克明於此蚤夜孜孜求其本心以明善復初而有志乎大人之事其誰能禦之余嘉宗起能反求其初又喜克明善取諸人故作初心說以與共學者講求之為元統乙亥重九日廬陵劉岳申書

揭汝字元量說

應奉翰林文字揭君曼碩之子汝字伯防余請字之曰元量夫汝者水之深廣者也夫水至深廣莫如海至於海無所事防猶有防焉其深廣非其至者也夫江河有時而溢溢而人然後為之防

海未有蓄其溢者其量不開也夫有大功而代有異能而矜者非功能之至也江河之量也其量可知也神禹其功能在天地在萬世而不矜不伐者四海之量也其量不可知也自有聖人以來知仁勇宜無如夫子孝弟忠信宜無如夫子而曰我無能又曰某未能一此之謂大此之謂化其所過如四序功成之不可留其所存如元氣方來之不可測此其為深廣可量不可量乎哉君子學以至乎聖人者也水至海而除學至聖人而除故曰何福不除夫學如是量亦如是量如是福亦如是以是為揭汸字元量說

藍氏二子字說

藍氏二子其伯子之子曰思敏叔子之子曰思順皆求字於余余字敏曰伯時順曰叔時名不同而字同何也夫敏者與時俱競時不

可失也苟失之不敏莫大焉夫順者惟時是從時不可違苟一違之不順莫大焉古之學者無時不習故曰時習習敏德也古之君子隨時取中故曰時中中順德也

何德輔字說

元統乙亥八月望余以校文三至湖廣始識至治癸亥所得進士何槐孫德符其先蜀人田漢大司空武封汜鄉侯子孫始為南陽人唐僖宗倖蜀有諱勝者以扈駕為資州丹山令復為蜀人四世至德符避中渡為中渡初祖其子從連為嘉定史君孫之倔為瀘州郡丞曾孫倧遷內江為內江初祖內江之子剛中兄弟三人皆舉進士子為太學上舍拱孫為貢士子演孫之孫為昌元尉汝賢昌元之子為省天元駿宋藤州文學也宋季蜀破藤州因世父文伯俞貳令蒲圻有德於民蒲圻人誰趣之曰貳令吾父母也爭留之因家焉遂為蒲圻人其子宋貢士雄是生祀孫貢士以槐孫貢聘蒲圻縣尹終其身所知者不過藤州而上三世向微蜀僧宗壽得其先數世墓碣安知有中渡初祖而其子槐孫不免字其名哉蓋亂離奔播故家破亡一至於此槐孫以泰定丁卯賜進士歷撫州宜黃丞至是以雲夢尹同校文湖廣始知避中渡初祖諱求余更其字於是去中渡十三世矣余聞而嘉之曰司空之澤遠矣乎昔晉欒武子有大功於晉室至其孫盈而其施已沒其後降在皂隸闕者傷之司空至丹山不知幾世丹山至雲夢又十六世而科第仕宦方興未艾皇皇求免於藉談之槐此豈獨司空之積而已余請更其字曰德輔蓋昔人有樹槐以必其子孫為三公者已而

果然此樹德之報也然至於為公為侯而德衰者有矣始慙卿慙長歲杪之所以薄也欤公侯之子孫必有世世脩德不徒食舊德者而後可復其始嗚呼難矣孟子曰輔世長民莫如德爵德不俱不可長民爵德不稱不可輔世德輔勉之有公輔之符必有公輔之德詩不云乎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鄧願之字說

鄧寧字安之以其說問於余余與之言曰寧之義為安固也子如安於仁安於貞安於至善不亦善乎既寧矣又安之將非宴安宴安非安安而不能遷者乎余將改字子曰願之按說文寧願辭語有之與為彼寧為此又曰寧若此無若彼故稱願辭子知願乎舜之命禹曰敬脩其可愿貢哉言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脩其身可

愿者也故終脩五福爲令名垂於萬世桀紂幽厲皆脩其不可愿者也故終脩六極爲而惡名亦垂於萬世爲桀紂爲幽厲而其終有不忍言者雖桀紂幽厲其初亦豈愿其至此哉夫人未有不愿爲五福之愿爲六極者夫可愿者何即可欲之謂善也故傳曰嚮善故攸好德与壽富康寧考終命爲類愿而人有不願之者乎故惡弱与凶短折疾憂貧爲類愿而戒者爲我愿之可乎余將使子爲聖爲賢以脩五福之歸未知人生可愿有大此否雖子自擇所愿有大此否昔有謂孟子曰敢問所安孟子曰姑舍是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夫孟子舍所安而求所愿必有所見者也子其擇於斯二者

劉昕字賓旭字說

古人愛日雖斜暉無幾猶重惜之然惜之之意常如不欲其中非不欲

其中不欲其昃也於是愛日之情有甚迫者矣故愛日者曰旭日始旦愛其人者如日之升今夫賓日者夏以寅春秋以卯冬以辰皆出日也今夫餞日者夏以戌春秋以酉冬以申皆納日也今夫人生或五十或二十或三四十爲中身或百年或四十或五六七八十爲百年夫人不能皆百歲猶不能常夏日也則豈獨二十即二十尤不可不愛昔者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學有不待二十者矣夫子以十有五爲旭日比夫子之寅賓也古以七十爲稀年則十五爲旭日有不信可惜乎安成劉氏子昕字賓旭美哉是父是兄之命子也勗哉是師是友之字子也夫賓者如見大賓蓋旭日甚可愛而不可玩故加敬焉兢兢焉業業焉雖然子之父兄師友之愛子至矣抑余將進子於道必始衆終之衛武公八九十猶使人誦詩以教戒我是尤兢兢於納日也曾子之易簀子路之結纓皆是也勗哉賓旭寅餞如賓慎終如始是終身皆旭日也勗哉賓旭

中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三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四

前集

門人 蕭洵德瑜 校正

番易 費震振遠 編次

書

與吳草廬書 吳文正公

伏聞聖朝開經筵明公正講席此千載一時也在宋大儒惟程朱二夫子得以所學進講嘗有啓沃之功而一時遭逢終身祿位何敢仰望明公則所以大啓今日之殊遇者固將大明五經四書之用大慰普天率土之望豈徒富貴榮名明公之一身而已昔我先正許文正公以道格君一由正與自宗親近屬子弟皆嘗受業至今為國名臣者皆正之徒也令天下復知高尚程朱之學以正邇孔孟遺經者皆文正之賜也雖明公今日得致身清峻為帝者師震動一時光耀四方亦何莫非文正之餘光緒業蓋自江南儒者遭時得君未有如明公今日者矣此天所以報明公平日問學之勤記覽之富也明公何以慰答天下之望哉明公宜益為江南衣冠儒士增重為臨川鄉國經學增光雖由此位極品不為峻雖門生兒子皆達官要路不為泰雖結乘連騎奔走後先擬封君將侯王者奉給左右又豈為過哉岳申夙辱教授而以坐貧愧守窮櫩者有年矣鄉者明公家居不能一造詣今明公在京師日覲清光與道揆法守之臣朝夕可否又何由一望見道德之光也哉鄉里楊景行賢可明公甲寅門生也甲寅至今十年與季遵道輩約及門者屢矣乃展轉蹉跌以至今賢可在門生中為罷單

薄在舉子中為最賢且能有為有守而不詭不激為今時最難得者初筮會昌幸得生還再調永新即以憂去假館苟活如未第前賢可固不可不拜明公亦不可不進賢可大抵門生難得座主座主亦難得門生此論雖近草茅然古今朝野所不能廢明公試進而教之益督其所未能賢可之願亦岳申之望也書辭干冒伏楮震淩岳申頓首再拜

荅中丞賀太平書

中丞奉書去賀惟一再拜奉書申齋翰學先生侍右僕當聞山川清淑之氣鍾之在人則為文章之盛東南諸山惟衡廬為最高其間亦多文章魁卓之士之倫擬以名能文章者僕常識其一二焉其懷抱道德不及於利祿不然者于山林者蓋想望其風采而未得之見也往歲今郡 子文留京師星與晤語因出示先生所為文因得覽累日令人竦敬尤已伏惟先生道德之富文華之盛始吳相賢文子業所錄道中朝蔦仰來自東南者先一不以先生為巨擘僕生長北方雖陋不學為於所見故所之爲雅如此後親子文之賢知東南山川清淑之氣鍾之在人不必自其雄富而深厚渾增而制敘若是哉先生愛我直道德不以利祿係乎其足跡未嘗一至京師此區僕相望且只夙求而未得之見者也今更復與子文交又累示先生所為文使辛有以自慰雖不見猶見也人衆言先生自恐日明筋力强健年踰今而能執筆無違此蓋世所希有惟先生獨得天地至長之氣故精神至是而不衰以僕言之亦宜者思慮異起居日尊九五康寧之福自天假之便尚冀一見以慰平昔之望也近辱惠教謂且從一良兒詞意切至先生之賜大矣坡翁仲山之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先生以僕為不肖進而勉之以明哲為保身之道忠于事君之節若古之仲山甫者則僕少蒙門第誤叨國恩道德不足齊於時功業不足稱於後果何人哉而可與仲山甫者同年語也僕自去歲得風寒疾近今春夏尚未能出前集賢學士之啓呂疾不能就職又有中書參政之命在人目以為喜在僕則以為憂其出處之難益有不可言者未審先生其何以教我尚俟後命以謝區區不悉賀惟一再拜

岳申恭承嘉惠寵示報書此韓公所不能得於光範者也書詞責厚

伏讀感激既遺孔嘉尤見情至扶衰有杞菊天隨生之糗糧服老有毛嬙西施氏之布縷殆過几杖無不及緇衣矣此杜公所勤求於段功曹輩而得未可知者也明公以興王名世之家丞主庇民之學天子大臣所倚毗宗廟社稷所委寄何籍陳遠寒微士而愛子過當乃如朝廷所謂老成人耆壽俊古心古道雖上聖吐握何以尚之而或者乃謂此市駿骨之微權良俗薄不復聞承平君子至誠樂與真情實意顧以戰國策士權謀術數雜之甚矣今人不復見古人也如岳申者少不自力昔漸老至今老及之豈復於明時有毫髮可補益者孔文舉有言五十之年融又過二以文舉其材猶有此限况万々不及文舉八十又過二者乎居常妄論隆古用人自太舜起耕稼陶漁三十徵庸未有以用少為嫌者又安得人人必如鷹揚一老八十而後遇漢絡灌不學始有洛陽年少之論遂

起頳駟三世不遇之嘆此漢所以不逮隆古也後來安車蒲輪所得老生寥々一二語竟何補哉方今四海之士萬目睽々萬口喁々所希望明公者何限明公辯要路而居散地今又不留中而補外於此有天意非庸衆人所測識者伏惟千万珍重式如玉式如金朝野幸甚謹頓首再拜奉書以聞臨楮翔企

答許可用書

可用答書云有壬再拜申齋提舉先生閣下王務先來象書如体候康適合仍已到何慰如之歐碑及高文之賜尤感厚意某於文墨本非長加以南北奔走者二十年請書見聞有退無進一歲中括起者不過二數次特技癢而兼不時出耶忘自不知其何如故以三求教也書來指諭詳悉啓發良多此古人之盛心豈世俗相諛以求合者所可同日語哉能誌書室祐乙卯實為差謬固閱其家譜并碑業所錄皆作室祐已未後得石刻更不然勘不知其家何緣改作乙卯也然已未亦未必真此閒求舊日登科録不得廬陵多故家文獻足徵其已未者允姓名望接考核下者歐公作金石録跋微罕傳之失歐文固不宜在遂乎既已上石豈容再示如此也亦聞銘子大手筆作可袖母矣當時謬妄非有意於簡也亦謂君是亦足盡事矣撰引木浴佩玉公羊楚子園宋用疊語法昔嘗闚之編亦有意而學陋方淺未易學也頗承命及雖不能的然有見而亦切有會焉向在京師觀朋嘗從名能文辭者求如退之答李翊書子厚答韋中立書者未見也非敢其文之有也欲知其文之所從也觀答趙秀才書則知公之於文可謂專已某尚序悉歎益目畏桂堂吾無問矣但於不才獲與太過有愧元知非所望於左右也又山傳跋尤不鄙不敢自外怡然敬處惟高明可否不教當又得誨益不少此傳出世已屢其稱亟欲板行公其撰次了之非獨七十日不泯於行後書者世拜狀想不謹子承贊見王同此致意不次五月九日某又拜

岳申齋書知葬奉大事已畢讀礼正嚴古詩云雖有良朋烝也無戎雖有良朋兄也永嘆因念丁卯先大夫不祿於都城辛未先大夫人亦代於維揚雖為廣門凶變亦由我輩客人薄命上累左右當此時不能以一字問候又安能走數千里面哭其為無戎甚矣今明公并舉五喪一時遷葬此事至難此情至痛此際尤須愛重以盡羞忠孝惟明公深思熟念此我

堇至情也見示高文三篇為上長兄抄示二篇哀詞為上能誌書室祐乙卯省試第一宋科以子午卯酉為解辰戌丑未為省乙卯非省試年分次年丙辰方為省試其年第一乃廬陵彭方迥又書補大學上舍宋舍法甚嚴初入由生員積分升外舍外舍積分升內舍積分升上舍此可書補大學生此雖異代事異亦無與文法但此等南人所知不容失實終篇其悲甚暢謹正甚雅所擬于簡甚簡嚴然史漢之妙有在簡嚴之外者乎生最慕史記初看甚有美字美句再看但覺見好三看元無一字一句美減一字一句即不佳此最未易學學者惟歐公故曰敘事似司馬遷舊記前輩讀檀弓云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

畐為有知也使令人作此必曰沐浴佩玉則得兆五人者皆從之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石祁子不從石祁子兆可㓕三个沐浴佩玉字然文字不古矣此所謂繁而不殺者也前年嘗有答趙民信論文書因録求教子閭名并蕃薛序同至皆望示以於意云何為感復程堂亦然可用經濟之才餘事、文章故不可及當以餘先狀德我筆乃見氣誼小兒退飛可笑甚感愛念瀧岡碑一本附納二兒不別上狀餘惟千万珍重至祝至祝岳申頓首

與甘肅參政吳思可

去冬留維揚聞小令以歲晚可行親迎之礼明公此時亦可到舊治岳申以歸計頗廹不及候迎嘗留書李子達可處上徹左右今年見除目知明公有甘肅參政之命甘肅雖比各省為遠而參政去

左右丞為近明公資歷聲望晉應合到此地位然多少三品不及到者明公憂國愛民有所興除害利宜諏謀度詢庶幾謀之既臧期於可行既行期於可久孔子所謂好謀而成易所謂無咎無悔者是也若有志而謀疎又失於柔怯則所至必有齟齬於事有害於物有傷甚無謂也此猶小節為宰相有大体非刺史二千石比又有大焉古人以身名俱泰者為上致難在保身保晚節保身貴明哲保晚節貴戒慎自古富貴多履危機故貴而能貧者為難以其能遠勢利故也明公起布衣歷官至參政亦榮矣當戒得常慮危其庶矣乎書生感辱知遇當以規為頌以憂為安惟思可可與言致也岳申此際留鄉里粗安二兒亦　尋常指學徒范悦古還鄉謹附拜此書范乃故人范濟卿之子貧而有守讀書有孔孟與進之二兒不敢上狀未由參覿千萬為時厚愛不宣備

與江西參政廉公邁書

岳申廬陵下吏明公過聽不以其愚不肖而假之以一日文衡之柄使者及門屬有湖廣先諾不得奉命承教當此之時貌似不恭稱心而言實為近情何以明之場屋之士半為廬陵得者率常過半一宜辟嫌岳申又望輕材劣二宜端己是以再過豫章之日不敢拜閤下者此也閤下嘗有枉顧之命又有後會之期於是公卿不下士久矣乃今見之岳申雖非其人奈何以己愚竟而使賢宰相盛德謙光遂闇昧而不章也哉古者士必有贄敢以書先竊伏念今之科舉周漢隋唐宋之遺意也周漢隋唐宋所不能行之地今皆行之矣此豈獨刀筆筐篋之徒驚為悖嘆息出所不意雖儒生學士亦夢寐所不

敢僥倖焉一者何非天啓宸衷明詔獨斷聖神繼述克至于今即左右小大之臣孰能及此然士氣文運猶若有所待而後昌何也以古准今漢初文帝即得賈生明達治體武帝即得董子明道正誼唐進士多得名臣宋科尤盛不獨為國名臣者代不乏人者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亦出於其間今國家所表章以為天下法程者皆宋科目中人也然則科目何負於人也哉天開一代文明之運必有非常情俗意所可管窺而蠡測之者矣此宜閤下所為卷卷以式克欽承自任者也閤下以歷朝勳舊之家累世忠清之裔輟從禁省參預江西此殆天以江西士民恩閤下江西吏民何其幸也雖然書生遇閤下一日之知常思所以報知己閤下受朝廷數世之恩將何以報國哉閤下博古通今歷觀古勳臣世閥之子孫能長守其

富貴者何如而史冊書之以為美談其不然者何如而史冊書之
以為世戒然後以耳聞目見者端居而熟念之則思過半矣書曰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夫為明公明哲俊實
莫如退讓恭儉以率其衆人子弟為明公計久遠莫如忠孝仁厚以
自結知天地鬼神夫為主愛民為國育材皆仁厚之大者而忠孝亦在
是矣若夫為治之体當今之急務有非書生所能知皆明公所不可不聞
者也岳申庸愚不足以與於此必有能為左右陳之者書辭干冒伏楮
震兢不備

與范德機書

曩歲從通齋湜溪二老聞足下名籍籍及與遊志益初還往所得
尤多比年聞足下大肆其力於詩於今獨步益願傾倒而承顏接

辭猶若有所待足下自海北移江西雖為底僚然在執法理難相
即今茲適有過洪之役而不敢必為踵門之見故以書寓萬一岳申蚤
歲無復世意又不獨學不若人而止獨有一事在胸次終不能忘人
如是足下苟非當路亦不可言可言而不言其為失人失時之恨可勝
道哉居常竊謂湜溪先生其學問在江東而未見有可隨行者此老
固不求知而亦誰知之誰為言之今之都大名登膴仕者何必嘗窺其藩
哉而廬陵遂為無人矣此不足恨所可深恨者其平生著述身後流
落門生兒子無一人以為念大率貨賄斯文而不復斯文賴之間有
意者又皆欲竊取以為干祿要譽之資於是有郭象莊子之心
無侯芭太玄之意甚矣人心士習之壞也其始由此老未嘗以所著
出示人尤少與四方學者談其心本出於不肯自衒與不敢自是而於
次第未逮者不得陵躐及之學者不悟遂以為論文及道當如是
秘密以此求此者則并與其心事失之矣又何以論其問學哉足下及
今多方求索而表章之猶可收拾散亡久則遂不復可得矣近年
學校多為達官摹刻文字使吾鄉有此老者書一二豈為四方
學者稍其心曰太史公有言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沒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
後世哉此語可痛湜溪高弟中惟足下較與可與語此足下官江
西又要路然且不及為此事他無責亦臨楮悚然不宣

與湖廣參政書

岳申今茲多幸得從試院承顏接辭以近大君子道德之光出院又
得親熏而炙者既月踰旬感心感德有公卿下士之風有宰相知

人之度古所謂不可諼者其在斯歟席庇賴以十月末抵家即得廉納
御宝札子于本路專人欽賫還納湖廣謹奉書左右岳申中承
而命先正郡公家廟繪象章服其時求敢率爾以對嘗托行可
轉聞且宗廟碑用韓文表氏先廟碑例及至九江見狄侯成甫因
與商論前事家見教至治中嘗用袞冕行大礼而公以下章服亦
嘗議行未有定制於今家廟雖有贈典難同許魯齋階通祀甫
冕服例蓋酌古易而准今難細思此為確論在洪會可行已詳及
之茲因人行復此以聞歐用家廟遺象歐以回祿失之僅存葉君
華陽幅紫褐服一本今摹去奉獻周文忠則有碑刻在僧寺者
謹用呈似伏望采覽至廟碑一節必須得先正世家某某地諱某
字某歷任某官終於某官贈某官某郡公及平生行事實蹟一

一依問賜教方可一下筆傳僕亦下即當擬呈岳申未由嗣見即日冬寒伏惟為國為民倍加崇重不宣偹

答宜春秀才趙民望論文書

辱書再三大抵所不當獲者理難為報何意良厚又勤遠道欲不報不可得報與不報皆非也惠示詩文務不同流俗而有志乎古之作者韓公所謂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每誦此言可為深悲至慨僕於文字本非所長徒頗學則有志久矣然每不敢輒有所出何者誠知其未易以為知者固不可常遇謂而遂謂世无知者尤不可苟一遇之則百醜敗露矣趙岐稱孟子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文章至妙處然安可得岐可謂知者古人不可及正在此今人急言竭論愈離亂紛糾但覺古人不勞餘力而旁通曲暢無所不有何

其易也春秋之称微而顯它微即不顯顯即不微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它淡即厭不厭即不淡簡即文不文即不簡每讀左傳史記漢書去之數十年其事其人委曲詳悉皆如當日親見而高古要妙去人愈遠又何也寓從容於簡寡藏曲折於平易無欲以為見暇以少為多非不欲夸都近似而終不可到故而至朴而巧者不能及有至約而博者不能盡有至顯而深晦者不能近古人所以可師也岳申於行輩中天資最下徒望古人博學強記不敢希萬一況敢擬議其間口下筆攻涉顛倒變化反覆之妙哉孔子誦烝民之詩而贊之曰為此者其知道乎孟子曰君子之言不帶而道存焉此言惟知道者為能見至言亦要道也感足下不鄙聊布區區殊未足塞厚望慚愧无任當由頓首

與學士揭曼碩書

去年嘗因顧元忠奉書詠問理無不徹而相望遼邈復欲似往歲風流追往不可得矣君履日近龍光天漢我居田里蝸舍居睢鷗鵝不同遐遙則一即辰遠想帝城答念翰苑文章衣被昭回何所不有居望可勝卷企吾徒有剃成之今年當春官不可不使一及門下同榜如劉鳳哲希吾接之榮皆吾徒與進與潔上理猶然伏惟采納稍無任馳情

與學士揭曼碩書

留維揚日嘗附使拜書計已久徹即惟學館私開經筵熟講明道有緝熙之益論功在屠沃多問此帶者之自致亦千載之相遭也曼碩退居鄉里數年一出而來此運固得展素學天當尊文王之老之時其有以自見岳申維揚歸後未能出門有學徒來定范抗吉寿故人治齋卿之子濟卿以屬吏祠鄉吾安成此來吉城因得附此書益進而教之二見不及上狀附上起居未會千萬自愛不備

與南臺侍御王繼學書

岳申往歲度陵水驛匆匆一見繼從友人王實初奉書左右計此書無不達而此心猶若未見竊謂仕者致知天曆之間明公既已不負先朝不辱先正矣其後持節江東得釋機務今又由江東升華臺端將江南諸道皆被其澤豈不私竊嘉幸繼啟昔者參預大政彼一時也江東又一時江南諸道此又一時而前書所謂不負先朝不辱先正者則此一時猶當如彼一時何也海內時名聞天下之氣運如明公與公與可用可與人可用為中執法而明公出為臺端此氣類翕合之日而事有未易言志有未易行者奈何易之岳申既知其未易而不憚諄復言之是責難也岳申嘗謂詩至烝民之四章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傳曰保身者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孟子所謂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意正如此明公既已允蹈於其初矣今豈待江儒晉生之論而江儒晉生又何足

以補報万一我獨懷夙昔嘗有一日之知於今不可無千歲之報何謂一日之知明公所施於不報是也何謂千歲之報不敢隨世俗庸衆人事去者爲役也天下事有不可以書傳而明公所當自致不朽者亦非它人所能致故曰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意近嘗爲可用誦之矣復爲繼學言之不置則岳申至情也岳申老矣無能爲役矣何幸身親見之天下幸甚斯文幸甚伏惟惠念實初重來因得拜此書辭滌辜不罪幸甚

與歐陽元功書

圭齋答書云申頃有再拜復書後承聘君中齋先生文居里郊着書和承休佳往時嘗南毛草有石之道不勝願見之情吾宗振先來辱書且知姪孫宗任容膝象玩座下弟職寄知文定今未至不審何故要在暫索端使復命能所望狀之集事出富然流言之惑矣先是也無挽病三載始復一歸心志凋殘舊學荒失其不能爲先正大夫役也審矣適使氏女病振先就之相見借紙占覆凡百條畧佳具所當加比必以奇斯囊奉狀不宣里注歐陽玄頓首再拜

往歲兒曹與鄉人來都城者皆嘗爲書問侯雖未辱惠報而鄉黨自好不敢忘昨歲得賜書文平即時禀知吳左丞授撫州廬陵穎郡侯概然即脩完遂復舊觀此六十年所未有者也鄉里兒童父老皆知誦圭齋學士克念厥紹盛心盛德是以有此今姪學正來拜祠下亦既見止第中間所隳從來兒曹爲書已具蹤跡附寄近聞有某道童與參官李鎮撫偕行妄訴歐陽忠義樓害大涉誣枉蓋自南北混穎之子無一足至瀧岡者惟城西歐陽忠義居仁郎春秋拜掃謹祠宇號號爲西陽宮者本以爲功德寺文忠公素闢佛議以爲觀又避崇公諱故稱宮宮有田園山林數十里皆借蔭焉道士吳源以歐陽氏爲無人稍伐墳木之連數抱者假繕完以爲名而實鬻之以與遠近有力者爲棺槨爲屋宇縱尋斧焉忠仁憤悅不平訴之本縣縣不爲理僅有一縣令賢者又死巫蠱居仁方欲愬郡府不及而以疾不起鄉里朋友元不悵悅數恨惟道士稱訣李鎮撫爲參官其鄉但知有道士不知有歐陽久矣伏慮圭齋万一爲其所惑將入先言此皆兒曹前書未達之故兒曹正擬及門而愬幸遇令姪故以此托之圭齋能一至廬陵拜諸祖墓拜瀧岡使鄉邦聳聞動驚喜諸豪民冒附者役奪者皆知歐陽公有後爲之改心易慮亦賢子孫盛德一事瀧岡幸甚鄉國幸甚伏惟動念岳申臨楮不勝懇馳之至

答吳草廬書

辱示書教又得識士展聽其議論觀其氣貌真先生之才子也於是家教遠矣鄉者劉氏人回得所賜報章固已如見儀刑況見士展乎其爲尉沃無量可知也因記去年黃庸之葬以所寫小景係贊下

方竊謂今世未見有胸次氣象如古人者此最大恨事求如古人胸次氣象自先生外斷斷無第二人雖以耆年碩德而好學如不及猶惜陰競辰每謂學者無不必循倒至尽尤九下者尤反復嗟嘆至再四不厭但恐己意如有不明不尽殊不見聞者之爲不達此不知當在古人某地位中求之故嘗贊云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是有不倦讀無不告允矣君子是宜其服恭惟先生盛德光輝未易可言語勞髭獨自負恃廢幾識其大者因士展歸侍綠求教弟年衰恨不能如徐則用箠一侍左右良可惜耳臨楮悵望惟冀爲道爲時千万珍重

與賀右丞即太平丞相

岳中聞古有大臣者其聲實足以威信一時其名德足以綏懷方夏

其出處進退足以繫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君子小人之消長然未
嘗一念有好惡之私一事有威福之擅一馬二童猶以為多三吐三握猶
恐不及求之前史至甚難逢誠不圖悼耄餘生親聞見之蓋自裏
歲辱賜書教至今誦光遠猶有耀比聞以若揆而還朝為中書而
居守老靡真有須臾無死之望顛崖平昔真有到頭難息之期
此可為世道生人賀而不足為明公賀也兒子文曰華倍費陶鎔雖賤
貧未知報稱而倦心邈無限因依瞻望雲霄惟切企翹謹頓首望拜
此書托之友人曾傳道以達于閣下傳道鄉里再貢久交可敬伏惟與
潔幸甚〻〻 幾務餘閑千万金玉不備具

與張侍郎書

嘗謂自古人臣有大功德於天下能為其主建万世帝王之業者必

有賢子孫以與繼体守文之主共享太平之福故書有與國咸休之命詩
有不顯亦世之歌要不可誣也三代而下享國久長者莫如漢唐宋其
臣有如蕭何房玄齡趙普皆以開國元勲而其後無聞焉有不再傳
者是何子孫之賢不肖制於天者若是其難必也我國家聖〻相承
以道德合天心以福祿勝人力自厥初生民以來有大勲勞於國而簡在
上心者其子孫茅土之封其與山河帶礪之誓相為始終此雖聖子神孫
深仁厚澤所致而先正大臣咸有德積慶所鍾亦有自來矣嗚呼盛哉
岳申盧陵下士也素賤微見聞狹陋不足以知聖世喬木故家之盛
獨自兒時從父老聞大師淮陽王崖山之功德論者比之晉羊祜宋曹彬
有過元不及如以客禮〻文丞相而請於上元庸殺之以勸為人臣不貳
心者此又前代所未聞皇慶更化今平章蔡國公位中書力抗權姦

得罪東朝天子知其忠至治臨御肅清宮禁平章再位中書力贊
賢相獨成治本天下稱其賢及泰定撥亂反正平章贊大議定大難而以
明哲之見早決止足之計今天子深嘉其節而重違其志處之以承明
之廬而使之與議乎政事之堂不役之以幾務之煩而使之不廢乎
論思之益自古人臣以勲名終始未有如此者天下服其高恭惟明
公以淮陽之閥孫平章之仲子中朝之世家天下之正人持節補外方
將掃除瘴海之炎埃以報明時東粵之人方歡呼鼓舞曾未
踰月而天子以為執法於偏方不如典礼於中朝政刑以齊遠人不
如德化以綏龍旬使者數輩絡繹召還於是明公方將勒石南
海之上與磨崖一碑相頡頏為不朽此杜元凱欲刻石峴山之上
漢水之淵以待後世陵谷於无窮也夫元凱豈不能待後之人

而必欲當日自紀其功德哉論者以為元凱好名之過余獨以
為此元凱知子之明預計其後之不足以與乎此則付之後來之不
可知又不如當日身親見之為愈也抑豈獨元凱哉羊叔子登
峴山亦有身後之悲言外之感湛輩所未盡喻者於是淮陽王有
賢子孫為不可及矣天也此蕭何房玄齡趙普諸公所不能得於天
者也嗚呼盛哉岳申竊伏念自幼聞大師之名中歲聞平章之賢
今又幸遇明公旬宣南海道出廬陵而獨以不得見為恨又幸遇
明公還朝而得一見以不負平生之願也謹以書自薦其姓名伏惟
明公與進而教之幸甚臨楮悚歹

與中丞許可用書

岳申伏覩堂除進位中丞公論翕然天下幸甚如岳申者固當

為中丞賀天下之人皆曰明公發身科第而至此如岳申者又當為
科第賀天為中丞賀者不辱中丞者也為科第賀者不辱科第
者也自有中丞以來豈獨可用自有科第以來亦豈獨可用而
岳申獨為可用言之者則岳申之至情亦天下之至望也明公
將何以謝中丞又何以報科第哉今天下大計有當為國家深思
遠慮者天下之人皆知之而明公有不知之者乎蓋昔之君子有憂治
危明者彼其心豈故為是私憂過計必有高見遠識前知其
勢必出於此又必有不世之才非常之畧如昔人所謂不動聲色
而措天下於太山之海安者而後足以當之竊伏念明公於此憂
責甚重獨未易為明公賀此尤岳申之至情亦天下之至慮也
今天下大計其大者固未易言其小者又不勝舉其遠者固未

易慮而近者又不可不憂此非疏遠微賤之人所可妄議而在清
要尤切近者不可不端居深念也夫科舉特一事耳當明公恭預大
政之時不能保有其舉之莫致廢今明公為御史大夫之貳又豈
可謂有其廢之莫敢舉哉且聞罪人既已黙伏矣將非趣刻銷之
時乎此特善者幾耳昔者讀詩至於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以為尹吉甫深知仲山甫其言有深愛有至味所謂愛
莫助之者正在此孟子以不失其身為守身以守身為事親意豈
異哉前所謂為中丞賀為科弟賀者在此後所謂未易為明
公賀者亦在此故曰尹吉甫之詩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此春秋賦詩意也書辭十冒謹令季子彭季斗宗建持
獻左右伏惟采察宗建嘗從長兒瞻履舄之光敢望與進
不宣

與虞伯生書

詩云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余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泣下沾襟也誠不自揆
甲申歲得既見君子於廬陵蓋自往歲豫章拜尊府君大參以來
坐歷少壯老今耄及之而無所成也豈不可為痛恨太息公明公以不
世出之才遇聖天子賢宰相為千載相逢与名山大川為無窮罔極
四方之士雲合響應爭願出我門下者亦既有年矣退而老於臨川之
上如眉山之陰講道授業載酒問奇者日踵門而不絶大江以南斷無似人
岳申杜門索居有豫章胡生名泰字志同青年妙質以公事至廬陵
過余衡門之下自淡願拜虞先生而無繇闘先生將之豫章幸過得
賜之一言俾得脩撰杖履之末以從先生遊豈不此生萬有餘榮岳

申見其誠求懇至不能拒也會寒燠不時念其久客留滞又自念
安得一日復為胡生謹望拜此書伏惟與而進之瞻望光儀不勝
拳拳二子不敢輙上狀起居惟千万珍重

與左丞相別怯烈不花書

伏自至順壬申役浙江試院得朝夕親承履舄之光今十有四年中間
明公移鎮江浙不敢借問銜侯起居茲審宅揆中書正名左相上副一人
元良之簡在下為萬方百姓之具瞻朝野歡謡室家慶慨岳申犬
馬之齒今茲八十有六雖先光範上書之日猶有老癃扶杖之心側聞命
下遷朝江浙父老要遮借留攀轅卧轍者所在擁馬首塞道周又聞
京城父老舉手加額望見明公馬上如獲提之童初見父母明公當自愛
重以愛重其天下國家之身此百辟卿士所屬望亦望萬億年天命

人心所倚注岳申啟不爲明公誦之鄉里蒲簽推官過灕還謹附
拜此書少寓万分一獨之私臨楮無任拳切

與翰林承旨歐陽元功書

歲非令姪還侍寄拜一書居然改歲又見暮春誦人生幾何之句香膠可知要
可人難可如期大抵自楚適燕其遠而難時勢使然廬陵城西歐祠賴文翰一
紙復還舊觀而龍岡二百餘年寂未爲陽道流日縱身斧自翔南湛六十年
間頹無一足至瀧岡者節春秋惟城西子孫歐陽忠義字居仁能以窮以
祖宗爲念不幸去歲居仁死内道流無所忌憚借脩祠爲伐木之名貨當
材爲棟梁棺槨之利重不幸閣橋山未北而吾書不及將又使土豪資左
道小李窺居仁於左右雖閣下不無惑志則會之不時而天未定有不
能勝人者令居仁之孫元介余字來拜宗長指其行期已迫而前期不以告故
中齋集卷四　二十七
爲書捽捽賴前書已徹尚願終忠碑尚未刻亮難爲書必須題額
瀧岡葬崇公夫婦而胥楊二夫人祔焉瀧岡之上爲四陂四陂之上皆主
齋所當拜者孰敢爲遥遥之譏但恐有藉訣之忘尓行忙無以備
書小兒留太和學中不及拜起居臨楮拳切

中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四

中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五

前集

門人　蕭洵　德瑜　校正
門人　蕭荃　象明　編次

記

褒忠廟記

廬陵城西有古廟曰褒忠是爲宋贈徽猷閣待制忠襄楊公
之祠公諱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人登宋政和五年進士第通守建
康城陷死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也初女真入寇宰相杜充以重兵降
戶部尚書李梲以總餉降守臣陳邦光以城降公不獨屈血書
衣裾誓以必死衆擁之邦兀术不可兀术命其酋致書許復其
故官公以首觸柱石求即死金人驚惧亟救止之公復書死且不畏
中齋集卷五　一
利可動乎章速殺我明日宴梲邦光堂上立公堂下公大罵梲邦光
朝廷以汝扞城賊至汝不能扞又爲降虜於賊與賊共宴飲何面
目見我乎金人相顧失色明日再見之兀术公大罵汝欲取中原即
行磔汝萬段矣尚欲汙我乎兀术命速殺之公罵不絶口以死事聞
贈直秘閣官其三子賜田百畝立廟死所紹興七年高宗幸建
康贈徽猷閣待制賜謚忠襄官其二子加賜田三百畝廬陵舊
祠公于學宮端平甲午金亡之歲始建今祠地故顯敞而祠幽邃
門廡嚴翼中爲高堂又高其中爲肖像之室守以閽閽饍以
祀田宋亡豪奪巧侵僅存像設至順癸酉真定劉侯原仁來守
廬陵脩頹魯公歐陽文忠公祠於是天曆進士劉性以褒忠
爲請曰廟故祠宋死封疆臣楊忠襄公爲使誦之侯慨然即日

命有司脩復其舊既成性求文記歲月余辭不獲則既之曰惟我廬陵自歐陽公以文章氣節為東南倡鄉里聞風而起者曰蠶歐陽公以不奉使命割兩河地與金人死深州城下同時相繼而死者公也其後有忠簡胡公上書乞斬秦檜王倫孫近金人購其書千金得而讀之君臣失色喪氣然猶坐忤檜竄新州十九年其後丞相益國周公以忠文耆德老三朝安撫楊公以文學節操名一時實忠襄從姪孫宋亡丞相信國文公以光明俊偉死燕市聞天下有光忠節無不及者此六七公皆發身科第不出廬陵吉水間尚論淵源文忠之澤遠矣忠襄之烈實抗同時以開來者其可沒乎公来第時有兇物移之者公明燭危生旦則焚其衣冠謝其徒其平生大節已定於此我國家列聖御極累詔天下凡忠臣義士在祀典者致祭有蔣

歟盛哉蓋褒忠者所以勸忠非以忠義在人心者乎在人心者本不繫祠之興廢記之有無而於以繫人心厚風俗亦不為無助者昔歐陽公以王彥章死節既列其事於史而為之傳又命工完理其畫像於鐵槍寺而為之記蓋拳拳為公豈不足於傳而猶使人拜其像識其面目則公之意從可識矣鐵鎗猶然况忠襄乎

雙桂堂記

相州以殷王河亶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為周文王演易之所歷代以来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福院照磨許君獻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生登延祐乙卯上第累官為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曆庚午上第初仕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其鄉以顯其親以勸學方来甚盛舉也初會福官臨江時嘗為余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別去而可用擢高科登膴仕前年武昌別可用而可行明年遂踵武其兄余見會福歷官中外不過幕府而廉能敬過大官又聞其家子大理君善治家教其弟曰家事一不以累吾弟弟讀書應舉一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之可用遂徵余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書者不止此為許氏所可願者亦不止此余著其大者始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垂白靡它會福既長為綵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為歡者以養夫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會孫婦趙當封讓為湯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之喪如喪會福髙夫人晝夜哭為少衰又見可

用有妻之喪髙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友姊姒賢婦也卒冢婦以下喪之冢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為位而哭曰嫂善事余母余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夫許氏孝友再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鄉者也而孝友豈徒此一鄉擢一第效一官以止今之雙桂固昔者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為世綵之堂矣可用立朝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名始終之者也可行自此而升毋忝會福無負大理毋下兩淮以蚤有譽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然後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以許氏之榮其親為勸然後使天下之為親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為法將見許氏孝友行於天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為大理

名堂之至顧官樹宅里之厚望國家設科目之良法美意也歟傳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許氏父兄之志有成又嘉其子弟之才實有關也故樂為書大理諱有恒字可久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為廷檢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尊陸堂記

永豐游仁翁自其名堂曰尊陸尊象山之學也求記於廬陵劉子劉子謝不敏者數年而勤求不已則告之曰陸必不尊子尊陸何與人事雖子亦何與焉如余者固不暇尊之而又何暇記乎仁翁曰是可以記吾尊陸矣則重告之曰子知陸氏乎自有文字以來孰不尊易詩書禮樂春秋而陸氏未嘗尊之自有聖人以來孰不尊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陸

氏未嘗尊之子之尊陸非陸學本意也有不為陸氏罪人者乎然則陸氏果傲群聖歟曰非也萬物皆備於我而我不知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人不為而方且求萬物求堯舜於堯舜甚者徒求於紙上此陸氏所深悲者也而子方以尊陸歸於人豈不大可悲乎且嘗試與子求之吾與子各自有可尊者各自尊所尊而知行之不暇而何暇尊陸乎然則如之何曰尊德性而已此群聖所以為群聖者也群聖與我所同尊者不過此耳此學問之大本大原也子能如陸氏之尊德性而又能如古人之道問學則群聖所以為群聖者不在群聖而在我將尊我之不暇奚而暇尊陸乎仁翁土不形骸不事脩飾至論說古今人物談當世事不覺復有餘人嘗所交游以為一時節俠士自為死友終不以成敗為是非里豪猾少年輙以口擊務為不可勝晚更折節得陸學而尊信之其天資有過人者余故以仁翁友求於仁翁將有尊於陸者存雖謂斯堂為尊游可也此善尊陸者也若尊陸也

玉清觀記

臨江有閣皂玉笥諸山道家號為洞天福地而城中老子之宮曰天慶外無聞焉蘇文忠所謂雖非事之損益而理有不當然者或曰此臨江所以近古也又曰此玉清觀所為作也余嘗愛郡治清江而渝塗二州事得專決其至於郡者蓋無幾是故訟簡其上為塗州其下為樟鎮舟車皆輻湊而郡治在百里之中如不與知故其俗朴其市少喧多寂其官府蚤休其民不事

豪橫故吏之至者類無所貪暴或曰此臨江所以洞天福地也又曰此誰之賜也玉清觀雖欲不作不可得也自余見金陽道人趙某乞錢於城中故家買地為觀為民祈禳為臣子昊報蓋謀惟之者數年矣至延祐庚申玉清告成至是求余文為記余惟三代以前見於詩書者有昊天上帝之號皇矣惟皇之稱當是時雖無延康赤明龍漢之紀玉清上清大清之宮民之疾痛不過乎天天之聰明不過乎求民君臣上下不過畏天命閔人窮使其民不犯于有司其君用五福錫厥庶民然後其臣誦天保以報其上自日月山川凡高明悠久者悉以歸之焉雖後世長生之說何以尚此使令之游玉清背以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為主上無以禱禳為政下無以回遁為德橫政之所不出橫民之所不止即無往非玉清

之境無往非洞天福地矣不然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此屈子所以閧天閧排閶闔而有太微清都之境無為太初之想也又豈待方士言而後為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也哉嗚呼六經以前凡言事上帝者其道皆出於理賢六經以後其術皆出於神仙方士蓋宥密肆靖之功不自周名而清静寧一之效又不自蓋公則長生不死之術不得不自安期羡門亦其理也於是玉清為趙氛埃遺衆患矣余雖欲無記可得乎

許氏祠堂記

新安程約我嘗為余言其鄉許氏子許既為祠堂以祠四世又於其旁别祠汪氏父母嘗以為後者許顧求記因約我以請余問故則曰汪氏母姑也姑不幸無子又不幸汪氏子無可擇者始將祝

許爲而許父母以異姓辭辭之不可而後許之姑夫婦甚愛許不啻如己出嘗曰我死非汝奈必不嘗不幸姑夫婦俱亡汪氏族爭利其貲而奪之許不校幸母存即日告母歸復于許既歸許不忍汪氏恩勤之意而卒以不祀此别祠所為作而記所以不可無也於是許氏諸父兄舉范文正公别祀朱氏之礼以為證而新安諸士友又發禮緣人情之說以為之辨其說既已詳矣無以余為也以礼請之不置則告之曰昔者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釋者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夫許以父命為姑後時汪氏子始有為後者也是為人後非與為人後者也非貪財者也夫許以汪氏子有與為人後者而已去之復于宗焉非貪財者也夫許以不忍汪氏姑夫婦不祀而别祠于許氏之旁是為義者也以財則不貪以義則為之是不倍不貪誼也不倍忠也不貲而能之乎是可記也若夫大恩一本而禮由義起者情也非二本也許字元思許氏汪氏俱世官云

三節六桂堂記

三節六桂堂者前廣西元帥偰文質豫章私第之名堂也曷名乎三節曰尚書夫婦父子忠貞孝三德具是宜名曷名乎六桂曰延祐科舉以來乙卯至庚午凡六科偰氏五子一姪接武聯登是又宜名此天下同倫所罕聞而一家積善所獨見者也初至元中國家用師南交尚書以東廣権塩都運督餉至忠之博羅青塔市遇賊衆劫以兵而強之為渠即大罵賊以死猶有

見其來離力戰者猶有聞空中金鼓聲者卒大破賊事聞謚忠愍夫人韓氏盛年守節誓必教子顯揚下報所天會疾病元帥方十歲聞古有刲股能已父母疾病者出其至性闗斯行之天人疾有閒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忠愍生能捐軀死猶討賊一念之烈上通于天天以貞婦報之未也則以孝子報之猶未也則以聞孫報之使之逢時右闢科舉而登右榜擢上第躋膴仕焉此豈人之所能為哉大德中元帥理問江西入奉大夫人甘旋出領諸子就外傅書聲琅琅東湖之上晝夜不絕余時貳教豫章嘗從衆賓後親見元帥奉親教子當時豈知後有科舉蓋十年貢舉始行貢舉行而偰氏一家兄弟如拾芥此天也余惟古者死事之孤　虎賁夫所多矣越有納官之令漢有羽林之制其後卑焉知名者幾

何人哉僕氏為天所祐過人逾遠良由其樹德深故取教學君子曰忠慤之忠韓夫人之貞元帥之孝皆不欺其志見知于天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與科舉而後讀書教子者有　庭矣是宜六桂俳自致青雲如古進士為國名臣意者天將昌僕氏以扶世教殆未有艾也元帥鷹揚虎變常許當世以有為在湖右有汲長孺之風在廣西有馬伏波之志此世道生民之幸也余既樂道其事以風厲天下益勸為忠孝又為之記使後之登斯堂者世世子孫恒無忘其初云

王員外東粵慮囚記

世祖皇帝以不嗜殺人一天下以不忘遠丕冒海隅蒼生故議獄緩死之意常重於不留獄而待盜賊小人之法或仁於議親議貴凡

黎民赤子有不幸麗于辟者各路訊之以推官各道審之以司憲至再四矣臨刑又加審焉何其仁也嶺海去天遠愚民輕犯重刑固其理而　年奸民有為不軌累平民死詿誤死亡　者何限則其勢也先是有旨定三年五府官一出分行各道慮囚至元戊寅秋七月大宗正府員外郎王道一以選當之東粵論死獄五十有四而輕繫有三為囚百八十有三人以聽于五府之命計其間有冤者亦亡幾矣員外既至五府列坐獄卒百餘人擁囚至庭員外以為責在審錄若施行有冤則審錄有罪令五府畢集因訴必死加以麾呵叱咤之餘魂飛魄逝安敢訴冤必有冤死罪當誅執始命推官盡去獄卒止留一二輩扶囚至前禁亡敢呵叱者因各得吐實有異詞而同寅報命加刑以訊員外止之曰今當審錄不當鍛治命有司以囚退命推官務得其情無輒肆榜掠有獄與辭異者員外復命詳讞同寅欲據成獄論死則面命推官以朝廷內遣五府外遣中書臺憲為七府事不輕矣獄與辭異者不可廢斷推官亦以獄成為請員外語之曰肅將審錄法當詳讞若遵制用成獄則諸君自決之我不敢署用是囚死無冤如循州有坐從強盜劫獄放囚劫財殺人者凡三人渠盜未得而三人坐不原則以從父從叔脅從議當減死南海有生竊盜拒捕殺傷主人而以強盜論新會有巡檢殺死拒捕人而以故殺論則議之曰竊盜拒捕傷人竊不可以為強民拒官而官殺之官不可以為故清遠有以子盜牛殺人而連坐者曰是可以子繼父乎新會有從父爭田殺人父死而子繫者曰是可以父孥子乎有晝掠民財因殺

厥弟以拒人者議當迁不當論有婦人主謀劫殺而身不行者則曰婦異男子不當以為首論東莞有殺二人而賄捕盜者冒二人於淫黨則明二人非盜正行賄者之故殺凡決遣二十九人釋六人議以上聞者五十有九繼其成獄者八十有八惟處死一淫婦之與殺其夫者咸曰殺之宜又曰是足以清瘴海而去淫風矣君子曰仁夫員外異夫殺三人為亦足以反命者異夫發棄矢為不廢君事者仁矣員外其先審錄重違制也後平反重失刑也有優　之政而無近名無恭恭之功而有隱德敬慎之至也員外其庶矣乎其於世皇有天下以來仁心仁聞其知所欽承者乎余昔者送君入廣以歐陽崇公求其生一語為獻今送君還朝喜君能求其生而可以得生故樂道其事書以為王員外道一東粵慮囚記

蘭雪齋記

廬陵蕭孚有以卿師之孫御史之子當國家鄉用文學之日讀書盤中遠跡塵外有婵娟富貴渾脫聲利離去世俗迥立幽獨之意然時時取高人世外所未能亡者數寄意焉其閒居誦太李白詠魯仲連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意吹然慕之取以名其讀書之所曰蘭雪齋余友危君德機為作大篆三字筆意高古孚有求余文為記余惟魯仲連高風動郇自太史公後惟太白可称知已太白詩慕仲連之為人者多矣獨此兩語如為仲連寫真數千載之下如見仲連此不可以尋常言語文字求也盍相與言仲連乎仲連齊人也當是時天下之勢在齊山東之國能制秦者莫如齊秦取天下所為遠交而不敢加兵者齊也故齊最後亡昔者孟子嘗欲用

之矣而不果用仲連者有孟子之志者也夫蘇秦張儀其才足以識天下之大勢而皆汩沒於利欲計二子之在當時炙附臭逐如蛆蠅之在糞穢終身浸溺不可悔悟仲連不肯帝秦一念已足以蓋世而吞秦矣使其受平原君之封爵與其千金即與二子何異後來遺書燕將後以世齊人誼不忍父母之國見辱於強敵為齊取燕復齊故地而田單者不知其心亦欲以區區名爵而羈縻之此與平原君何異夫仲連視六國之人皆甘心老死奴虜六國之人材皆甘心昭死負屈此仲連所為橫絕崖舉而不忍顧者也是意也惟太史公推見之惟李太白獨慕之夫以一言而卻秦軍殺燕將使仲連得志秦雖有席卷囊括包舉并吞之勢將無所施而能使趙勝田單終其身不得復覩其面此如幽蘭之在空谷天風飛雪灑然過之自為知已山中之人有垂老不見者而況褻玩之乎而況市之人乎此仲連之高風絕俗而太白神交千載者也余故取太白詩意傾竭言之雖有善言蘭雪者無以尚之矣古之賦詩者以見其志孚有於詩独取此其志可知也

延真宮鐵柱殿記

豫章鐵柱延真宮祀晉許旌陽有年數矣道家以鐵柱為旌陽所鑄以鎮伏妖孽入宋祥符為景德觀政和改延真宮嘉定加鐵柱二字中更建炎兵火至景定庚申如建炎國朝大德癸卯火其僅存者惟道士徐斋真之廬越四年丁未宮戊泰定丙寅又火宮以次循　其左有殿巋然者其下鐵柱也柱出井數尺與江通江漲落高下為出沒豫章環四面皆水獨至今無水害皆曰鐵柱

力也郡有王隆官官本旌陽故宅道家載旌陽事本以忠孝積功行以正直驅物怪柱出旌陽理必不誣余嘗謂自開闢而有懷襄之禍此後世所不及見者向微夫子定書則神禹之績猶將疑之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治以民臨諸侯禹之力也當時趙孟號為賢卿且惑其言今之知有禹績者徒以孔壁書存故耳孟子論三聖之功以驅蛇龍為首猶書意也使是說而非孟子則且眾咻之矣自漢以來河決之患載之信史者不知其幾每讀鄒子之歌而傷之方決河時天子自臨決河沉馬與璧群臣從官以下皆負薪置決河中亡蓺甚矣豈惟遠績禹功之不敢知使過旌陽何憂河決難塞至取欺方士為世笑也哉傳記載鎖支祁事世以不經見而怪

之鐵柱與支祁事頗類彼鎖得之流傳此柱徵之目繫以鎖支祁爲不經以驅蛇龍顧不近歟蘇子瞻謂今人不復見古事反以所見疑古人見古今之不可望而今人之益可傷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鐵柱者非能禦菑捍患乎宮燬而屢復其復也當不旋踵人心之所獨有物想之矣自景德而後有建炎景定之變此宮之所不常有者也當是時使旌陽臨睨舊鄉其無有城郭人民之感乎嗟夫雖有標枿不至滔天城陷之禍未必如陸沉之甚也雖以守物者爲生民捍禍亦莫若是矣柱者洪濤巨浸之所不能衝劫火之所不能燼宮有燬而柱無虞如砥柱碣石之在水中其爲連城久遠計慮豈可涯哉吾友集賢直學士文遜志嘗大書鐵柱二字并求余記未暇

以爲清江徐鏗與道士羅嗣周及門勤求又十許年矣余老且耄竊伏嘆周處爲長橋下去一時之害晉史書之以爲偉績旌陽爲豫章捍連城千餘年之菑患而未有書之者欲使余不記鐵柱可乎故樂爲之書至元五年後己卯

廣福寺舍田記

嗚呼余讀廣福寺舍田記見二王所爲文辭未嘗不慨然深悲其志也寺不知創始何年而寺僧慶與其徒榮塈寺傍土爲田肆畝餘者則唐光化三年也宋淳祐八年始有曾氏舍田五畝餘咸淳六年始由南安史君王氏盡得寺前之田凡十七畝於是廣福僧飯始且至元中李氏始歆以子孫霜露之所不可知者寄久遠於廣福而曦氏以李氏甥承舅家志益加廣焉嗚

稱學宮之盛曰甲江西今去之二百餘年意其甲江西者未必常如一日惟等閩蜀當七悉再不寧惟是元公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固當進於洙泗矣閩蜀云乎哉抑余嘗謂元公學問其在太極圖與通書者當與經傳相爲不朽而光風霽月在人心胸次者尤當與天壤相弊使無子者處畎畝而皆有堯舜君民之志在陋巷而皆有禹稷同道之學一旦志得道行將天下復爲唐虞成周泰和之盛而閩洛建安以似以續丕承丕顯益開萬世太平之基豈非五經四書本志元公素學安有俗夫世壞使後　生間學本末俱舛以語錄爲文字以口耳爲心胸甚者談天理以奉人慾至爲聖賢罪人視古閩蜀尚竊愧之況洙泗乎此學者所當深懲而力救之者也不然學校豈直爲土木觀美而已南安學計素薄以春秋祭祀師生廩膳常不給其

於修完也雖是後也用鈔九千餘緡由郡守倡以俸而學正繼以廩膳南安之士爭出力以成之故不勞而集士之藏修遊息於斯者其益務志元公之志學元公之學以無負賢守修泮之意云

思民堂記

思民堂者廬陵郡守治事之公堂也堂扁宋故相葉夢昌門淳祐壬子守郡時所書歷二十五年而當皇元丙子又五十有四年而爲天歷己巳有欲更之者始下其扁又明年爲至順辛未監郡碩謂僚佐曰民可近不可下扁可下民其可下乎又曰民爲邦本爲民牧有久不思民者乎始復揭而張之於是廬陵士民更相賀曰廬陵其庶乎則相與踵門求文字以記歲月余辭不獲則記之曰昔蘇文忠之說遠景樓曰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惟我廬陵其俗之美者亦

呼潮陽史君所記稱長陵抔土與王侯將相功德寺其言豈不深悲至痛也哉而李氏曠氏方且相維為之若真可托以久遠者其志豈不尤可悲也邪余嘗聞丞相文信公宿半山寺見寺僧有為明日舒王忌日者公歎曰舒王一飯乃托浮屠居氏邪信公所為自致不朽者固不在此而於此不能無所感則夫曠氏之孝思有得於先志者益又可感也於是明伯之子既於寺西偏經閣後作堂以祠其父又為屋以居所度僧俾洒掃又買田以給晨夕香燈忌日飯僧等費夫曠氏子其事死如事生豈不如僧而必若此此其慮遠矣而又求余文以記之嗚呼悲夫余文豈有久遠過於佛者哉昔者朱邑之葬桐鄉也曰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至今桐鄉民祠朱邑不絕夫朱邑固自信其所施於桐鄉者未易沒故也曠氏豈亦冀望其所施於佛者如邑於桐鄉民哉非

也朱邑蓋與孟子論君子之澤孟嘗君問玄孫之孫其意正同而曠氏輕好施槩得其意夫寺更唐五代宋至今買田有曾氏王氏李氏曠氏而曠氏子孫方盛為其祖父計久遠愈切曠氏父子亦不可謂不達也故不辭而為之記

南安路重修廟學記

南安同宋慶曆丙戌為周程傳道授業之邦是開關洛以啓建安實中興五經四書之道及宋亡元興修道設教天下學者復知尊信朱氏之學學校修舊起廢至是無不輪奐一新者南安前監郡[illegible]里祿信厚公子也亟稱郡守毋侯琰克修其官用學正景文之言倡率士友爰飾新廟作新學是不可不記余惟蘇文忠公記該學矣其誰敢嗣之蓋辭之辭之而不獲則告之曰文忠前記稱儒術之富曰等閩蜀

有三大者好文學而尚節義其次好治生而尚敦樸其次好奉上而尚慈愿蓋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氣節為天下先而廬陵忠節相望至宋亡猶有大忠大節聞於天下者國朝科興得士常過半江西其志節高者常自負必有聞於時終不肯負朝廷蓋當世其民勤儉有生産作業之長有舟車水陸之利然終身不願入官府有徵呼則短衣草屨即出門不辭賤辱以為當然其鄉為倜儻者遇大守縣令或佐貳寮屬過其鄉輒奉事如子弟事如兄臣僕事君長遇禮貌則誇詡以為榮耀遇賢者則稱道以為美談然終不敢有所夤緣以為姦利且死猶語其子孫以為戒此人皆良士民賢父兄既富方教為身謀家計久遠慮者若亡賴子弟為不軌之民以自速禍敗則雖三

代之隆漢唐之盛所不能免在乎萬人中雖一二耳豈可以一夫而累一鄉且以厚誣聖世也哉余聞監郡始至遇歲盡捐公田歲入以與民然後富民乃肯相繼捐財與粟今年六月不雨獨捐俸錢齋宿以禱然後四郊次第以雨民曰有如倡率之者不至富民終不聽天終不雨安有今日哉此非思民者可乎有姦民架空誣害其鄉人以熒惑聖所者方事之殷與判官共訊奸民俱吐實供詞服然後良民歡呼如獲更生民曰有如不得其情則奸民逞志亡極且流毒二郡矣此又非思民者乎余自有斯堂以來遠者未暇論若五十年間郡守長貳之見於題名者槩可知矣其賢者民至今思之其不肖者民至今怨之詈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夫以郡守長貳之賢否皆去之已遠而人心公論常

存非所謂直道者邪夫余言之及此所以因賢侯思民之意亦以繫
邦人無窮之思云監郡脫不赤治中王貢判官月魯帖木兒

真樂堂記

河間本漢獻王封國有大雅之遺風故其州有獻州其故家有劉氏
其土少瘠而多稼其民勤力而淳禮今江西檢校劉君天爵若之君
嘗為余言去州五里所南直滹沱北有趙村為劉氏別業負郭田
可十頃畊稼之良桑麻之盛畜牧之富可歲時伏臘春秋祭嘗男
女嫁娶親賓燕集可贍給有宅一區為堂數仞榜曰真樂可處自
聞古之建事立功者必以其英華果銳之氣聞其光明俊偉之材今吾
年五十有餘矣志不在於奉己而功不足以及物將歸隱焉愧不能為
淵明之自道又不能為李愿有所託而傳願求一言以記斯堂可乎

或曰君發身學官試吏嶺廣嘗掾集賢掾中書中書政有害
利當罷行必盡其心所遇或從或忤或竟或否或違心而稽於衆或
違衆而稽於理必盡其力又嘗為河南府推官盡心其職獄有疑滯
寬濫必得其情府事有不容坐睨者必極論而力贊策之扶滿為
今官官以察糾稽謬為職而君以振職聞此豈不能使居官大者又
曰君孝友忠信有古人之志負當世之才而恬於進取與君同時而出
有仕至宰輔者矣而君壹不以動其心此又豈卑小官者余惟前史
所載文武智能之士有乞身於強健而卒老於驅馳幸乃獲全晚
節如復得此生兩日不暇給矣其下者自蹈於危機又下者至盡
喪其平生此人皆抱恨終身永為世笑豈不大可悲哉今君曰吾
晏坐朝視事後見義必為當仁不讓而言有不必聽志有不必
行雖終日開口而笑無一出其內心之真者孰能退而耕於趙村之
野坐念平生粗無齟齬缺憾恨即吾田園而樂吾朝夕者乎此知幾君
子所以不俟終日而不知進退存亡者所以為可悲也抑余嘗有問於
蘇文忠之言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
其君有味乎其言之也故得志則以澤加于民為樂不得志則以
修身見於世為樂當時措之宜而吾之樂雖聖賢復生亦不過
此以是記真樂可乎君曰此吾志也乃書以記至順壬申

龍泉江東廟記

贛水東神有祠尚矣廬陵邑故未有祠按郡志惟龍泉昭靈
王廟在縣東巫村瀆江宋治平所建神贛水東石固巫也吳封昭
靈宋嘉祐賜額順慶建炎封廣澤崇惠顯慶紹興益封昭烈

又益忠祐而去廣澤龍泉廟仍吳封乾道丙申中吏求祀從禱
勝悅今延祐戊午王叔材倡衆建祠橋南南臺閣偉壯麗於是邑人
前不知有昭靈後不知有福勝矣廬陵所至有祠又不獨龍泉為
然而未有推論昭靈之舊者志稱紹興中寇李毒龍犯空邑遊迩
北望旌旗戈甲蔽江而退他水旱疾厲禱應不可數又稱龍泉靈山
以石名者三千餘所狀類仙佛龍馬獅象牛羊倉廩室屋者往往有
人傑地靈固宜為聰明正直者之所依耶嘗試論之人神也長吏受
天子命守封疆牧養小民治境內而止雖賢敢越境而治者不賢者
境內且不治甚者淫縱其欲毒其民民夫婦男女辛苦墊隘無所底
告以為常神廟食贛而治民以來威靈著于茲土歷建紹間禦大
捍患以及宋亡越至于今今所至皆龍泉矣雖繇神應無方而人靈方

物何獨不然豈民事長吏有不如事神無亦人實不職而聽於神也邪夫旱疾厲人實召之而既求於神矣民有寃抑宜得直或過眚災宜得釋皆求於吏宜響答而有不得直與釋者又相與求於神而後直與釋如響斯答焉是神自為政也是幽明皆有鬼神也是哉吏祿民之賦與神歆民之祀一也豈民以祀則歆以賦則不恭邪是邦由宋治平至今二百五十六年廟三遷而事神如一曰凡邦人咨是恥者無不畢用其至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也使長吏知愛其民去就其欲惡罷行其利害則民事長吏有不如事鬼者乎叔材求余既其成余記辭之矣則相與奉邑大夫劉侯之命以請且曰大夫有恤民之心與民一無還往而悲傷之賢長吏也余聞部使者治廬陵不聞龍泉曰龍泉有令尹真臺官也夫民神之主長吏民之主也夫慢神者必先虐其民尹能深愛其民以無困之神之主敬共明神之至者也余將書前之說以為牧民者告復書尹之賢以為牧民者勸可乎將見民事尹如事神神之德尹亦豈有涯哉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名𤩽字濟夫

存存堂記

鄉襄文信公之故里有世醫魏氏曰某字可立者余始從里第識之文從公猶子故貴溪縣尹隆子得其為人故友劉恭叔之子顧每為余言愿之家貧愿多病危欲死者數矣生我者父母屢生丕生我者可立也愿即不幸今日死為已後矣愿里人如愿者不可數然可知也貴溪嘗大書其堂曰存存先生幸賜之一言愿死且不朽愿且死又為書曰愿死矣以二子為累以毋忘存存為請余執書器哭縣有呂黎祖子孫三世之感自是每過貴溪輒以為言今貴溪又已矣嗚呼安得復起吾友而共讀吾記哉夫為存存之說者非易太傅乎曰自書周存而已眾矣昔者秦越人起虢太子於已死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善夫越人之言也方虢太子死未收豈獨越中庶子與越君死之哉微越人不救之者罕矣豈惟虢太子方齊桓侯疾在腠理在血脉在腸胃皆生桓侯也皆越人死欲治者也在骨髓而後為死桓侯而後走越人然則起虢太子固為存存雖桓侯未骨髓以前而幸從越人亦存存也夫為天下國家者亦由是也夫豈不知興之必有亡也哉而自昔聖賢所為禮樂法度綱紀文章以制治保邦者皆存存也非是則扁鵲氏之說也

古而無死則扁鵲氏之樂也嗚呼有是哉使夫人知越人不過起當生生者又非獨可立僅能存存使人知聖賢為天下國家無非存存又非獨越人僅能起當生者則庶乎其為天下國家者皆知保邦而無扁鵲氏之樂為人子者孫皆知衛生而無秦越人之恃非存存乎可立醫也於醫國不由是推之乎不可為天下國家討慮乎或曰信公非欲為存亡者豈信公不能為越人走哉曰在越人可在信公不可是為記

白沙書院記

吉水文昌張文文先創白沙書院其鄉教其族里俊秀子弟余愛其有近古者一有古人所無者一有異於近世者二其用意公平久遠而不近利要名有不可不書者此余記所為作也余嘗謂自州縣立學而黨庠遂序盡廢自四大書院聞天下書院日新月盛家塾

愈廢無他科舉興而學校為利祿之途故也然則科舉學校不可並行與大比賓興俊選秀造之法莫盛於成周何嘗一日廢學校哉宋初湖學興後來白鹿嶽麓最盛又何嘗廢科舉第古之科目所以取士非後世比古之學校所以養士亦非後世比方今科舉取　經明行脩而孝悌忠信必取於鄉黨所稱朋友所服者此古選舉遺意使人能欽承明詔雖比屋可封不難至也文先延名師與族里講求聖賢之學將以為天下國家育材此近古者一也古者田皆井授故黨庠遂序不聞有田今文先捐良田入書院內歲入租賦于官使師生廩膳可終歲此古人所無者一也近世書院間有田而捐田者先有長書院之意既得一檄則次第而進爵祿可指而立俟文先既不為其身謀而謀及其族里與其子孫孫子甚遠此其所以異於近世者又將以開

來哲而繼先志則此田與書院相為無窮必不見奪於世家據於有司此又其異於近世者而人皆未之知余與文先游舊矣故知之為悉知之可不書乎張氏世有隱德宋秘書歐陽公所書舜申平耀事其高大父也歷五世而世科愈益聞世脩德愈益盛世數其庸可計乎文先其家塾尤嚴蓋由親及疎由家及族里循序有本又如此其弟行其子復相其父兄於書院惟恐後此興家之禎祥也自古世祿之亡有倏忽而世德之興必浸漸蓋勢欲短而淡味長張氏其積也厚其閱也深其發也闊未有不光遠而宜繁者也故曰攸世久也

元統乙亥湖廣鄉試題名記

皇元德配天地教暨朔南貢舉學校行乎四海九州之外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惟兹湖廣以荆衡著禹貢之疆以江漢表朝宗之義世皇六師於焉駐蹕天下一統於焉定命聖人有作於上而萬物先覩於此名王世子恪守忠孝爰鎮南服寔為山川形勝之邦宜有文武志能之士然自延祐甲寅貢舉已歷八科而試院未有題名茲非闕歟元統三年賓興之歲博采譽望遣使奉幣招致校文之士六人余忝居一焉惟省憲大臣欽承休命省憲元寀謹遵成式中外小大凡在事者咸秉德一心以為國得人為重如余六人者敢不夙夜敬恭庶幾報效萬一既畢事以題名請惟我國家混一之盛選舉之廣教天之下至于海表而天道所在楚國之舉亦有氣運行乎其間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是與大任以期來哲諸君無忘今日無負所學是為明天子賢宰相望治之心省憲選舉之意余六人者亦與有焉是歲九月日廬陵劉岳申記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五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六　前集

門人　蕭洵　德馨校正

番易　費震　振遠編次

記

雲南中慶路儒學新製禮器記

世祖皇帝以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格于皇天自有朔方以來所未有也緜是混一區宇盡有華夏蠻貊之地達于九州四海之外又自開闢以來所無嗚呼盛哉雲南在秦以前為滇楚將莊蹻始王其地歷秦漢蜀晉隋唐宋置郡封王羈縻不絕國朝始王皇子親封建置行中書省廉訪司視中國至元甲戌始建夫子廟丙子春江南方被兵而雲

南獨於此時落成新宮始行釋奠禮此豈非天哉於是五十年矣然禮器用陶歲春秋取具有司廣訪副使安公固始議範金而難其費始刻孝經以募本市民間積鈔萬二千緡會廣訪使汪公壽昌至是其議以江西治鑄良合古制白之平章袁嘉董合中慶路儒學正孫彬學錄杜餘慶馳驛江西檄行中書省廣訪司江西以吉安爲尤良以總管杜公元忠歷任憲使檄公董其事公被檄以國家崇明祀懷遠人爲重申飭惟謹而達魯花赤充忽赤嘗宣慰雲南尤喜贊成之選良工考古制爲簠簋登鉶爵坫尊勺凡五佰六十有八用銅千六石三鈞有奇鈔五千六百七十緡有奇既成倣古兜工以其餘財購經史子集以歸公喜形于色曰此廬陵工師之良與籍之富也今四方名能文辭可傳遠者亦莫如廬陵求記以昭示無窮

則相與屬筆於劉岳申既辭弗獲則語于使者曰自古聖人皆修文德以來遠人而後世壹之以威武至有求書籍于中國而不與者元德如天遠人既來而省憲大臣知求學校礼器於鋒鏑甲兵之外使者知求書籍於礼器之外吾廬陵太守於簿書期會之間人知承流宣化於封疆之外將天地之氣藏蓄而不洩以待今日邪天將華西南夷使其民由是興於禮讓而修其孝弟忠信由是誦行夫子之言行而可使出長入治豈錢穀甲兵簿書期會所敢望者哉是役也惟廬陵太守能敬其事惟雲南使者能竭其力惟廣訪使副二公平章公能知人休文能用人皆用意久遠皆可書也於是相與後於公退而書之以爲記

讀書巖記

至治三年江西參知政事廉公邁以受民下士聞於江廣其秋八月定鄉試官而廬陵劉岳申忝在選中岳申先諾湖廣九月自湖廣歸以書獻三言于公邁曰忠孝曰恭儉曰退讓公邁與爲賓主禮執書請至益愈益恭明日謂岳申曰博之顯考太師恒陽文正王嘗鎮關陝貫田築室少陵原之陽藏書二萬卷日與司徒許文正公紫陽楊先生講學大師出鎮荆鄂再入朝決大議定大計未嘗忘此書博幼從伯兄平章仲允中丞讀書其中後頗脩理故廢益市書萬卷名曰讀書巖承先志也集賢侍講學士商君琦爲之圖中朝士大夫各爲文字子幸記之岳申不敢當亦不敢辭則復于公邁曰少陵原有杜城春秋杜伯所封國非乎樊川爲漢樊將軍食邑韋杜二曲爲唐相國故宅非乎歷代王侯將相第宅園池多矣亦嘗有如太師以藏書

聞者乎樊川與韋杜二曲皆以姓得名爾又有如廉氏孳以太師忠清正直得姓者乎韋杜子孫又有如公邁顯官貴盛田不加多而書增置者乎萬有一焉當時之所詠歌後來之所記載有不及之者乎書與否又論也公邁不名之曰藏書而名之曰讀書異乎鄴侯三萬軸之乎未觸者矣是書也太師讀之出將入相爲國名臣公邁兄季讀之歷登臺省爲賢公卿公邁讀書愈多愈益忠孝恭儉退讓使世萬子孫世守此三言即世萬子孫世讀此數萬卷與廉泉相爲無窮豈可與平泉草木同年而語哉公邁曰博敢不佩服以毋爲先太師羞且以昭示子孫孫子永永無斁

壽聖觀記

元有天下嘉惠黎庶懷柔百神凡前代所以爲民事神者有舉

無廢惟九江有江湖之險而壽聖觀祠通慧真君爲盛真君姓張名正夫始家臨川嘗遊襄漢還異人當宋慶元乙卯誅茆結屋九江之沉淀崗救民水旱疾癘之菑江浙河漢之厄次弟衆建道院嘉初賜觀額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觀燬於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皇慶癸丑觀門建橋延祐甲寅藏殿而不以次成戊年改封真君加孚惠仁佑徽稱泰定丁卯玄武殿成元統癸酉三門成凡民事神與國家從民之欲者備矣九江張鑑趙某爲士請記廬陵乃爲之言曰昔者聖人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時山嶽河海丘陵墳衍皆聽於一人而類禋望秩咸徧民詩書禮樂各保有其常吏以無獲戾于上下神祇有誦之者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蓋未有知其善誦者也當是時天清地寧海晏而不波河翕而不汎民生其間不知

帝力其後德衰菑害並至始有風怪雨旱乾水溢其後德愈降菑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禦菑捍患而一切聽於神物怪神姦愈蕃衆矣嗟夫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方今聖人作爲舟楫以濟民車馬之所不通而民利賴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號呼天地鬼神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幼安誰能濟海自訟其過惟三日不梳頭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坿子誰能渡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則其不免於號呼亘亦其勢也於是爲政者不知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爲士者不知修身以事天爲民者不知遷善以遠罪其來久矣使又無明神以禦菑捍患其閭民將若之何昔人有言吾其魚矣嗚呼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與其鄉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務修其隱慝訟其內疚以庶無罪悔於俯仰間神其有不佑之者乎此明神之至願而善爲政治民事神者之深望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瑞州路儒學大成殿記

元統三年六月瑞州路學以郡侯之命鑄祭器于廬陵八月丁巳釋奠于先聖先師既乃命工度材爰作新廟凡棟梁楹桷非大材不用凡蓋瓦甃石非堅緻不施凡金碧丹堊非年采設敞東西序坐賢哲像明年二月廟成宗高鉅麗觀瞻有加侯命郡文學求記且遺余書曰筠自宋紹興壬申始遷今學而大成殿重建於紹定戊子距今至元丙子百一十年矣蓋元興之六十年也不記何以示今與後余聞自昔在宋嘉高宗御書榜文殿額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殿門至今天下郡縣因之此秦漢隋唐所未聞也至大聖人詔天下尊先聖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此又唐宋以來所未及也前記稱宋慶曆初天下皆奉詔立學筠獨後

二十有三年然後始克成今郡侯作新廟於科舉初罷之後此又宋初筠士所媿者也蓋昔之善言夫子者惟宰我子貢子思孟子而孟子以樂論德曲盡其妙殆兼三子之撰矣蓋堯舜不爲湯武湯武不得爲堯舜雖天地日月四時有所不備而夫子以堯舜湯武周公爲一人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一身故曰大成又非獨集伯夷伊尹柳下惠無可無不可而已侯之作新廟也豈徒使諸君子求宗廟百官土木之間蓋將使在廟者皆如見聖人在天之靈來學者皆知及聖人時雨之化皆能學聖人知之至庶幾不敝於始皆能學聖人行之盡庶幾罔缺於終上不負明時長育之恩下不負賢守教思之意若徒錮於俗學牽於末流既不得於中行又不及於狂猖知行兩失雖家至戶到日取聖哲尸祝社稷之亦奚以爲侯名僧家奴以廉能治郡爲良二千石是役也知事高士昌文學解應辰

學正黃少游學正鄒養正皆脩其官府吏袁德庾有勞力皆可書

素心堂記

素心堂者廬陵郭遒圃南讀書之所也初圃南其先人樂南村山水而居之自號南村老人圃南因取陶詩語名堂以示繼志且求余記余惟圃南學者之學者其知素心也審矣何以余言爲於是余友羅君初方爲圃南誦則與之言素曰昔者舜若將終身於飯糗茹草與若固有於袗衣鼓琴皆此心也昔者夫子飯蔬食飲水此時此心爲魯司寇墮三都却萊夷此時亦此心於陳蔡於宋於匡此時此心使夫子遂居夷遂浮海此時亦此心是心也惟曾點春服童冠浴沂詠歸近之君初曰子之言美矣淵明殆不足以與乎此余請謂君初言淵明樂莫樂乎淵明然淵明此樂不過飲食起居之內不在淵明一

身之外則猶點也何以知之以遊莫春賦時運知之夫淵明固嘗爲州祭酒不辭矣至以主簿名則不顧又嘗爲鎮軍建威參軍不辭彭澤令不辭矣至自免去官雖公田不及獲亦不顧去家八十餘日耳見稚子候門而喜松菊猶存而喜有酒盈樽而又喜流憩遐觀見飛雲歸鳥無不可喜至於尋壑經丘見欣木流泉萬物得時尤可喜也然後登皐而嘯臨流而賦焉雖悠悠清沂閒詠以歸不啻過也夫曾點行不掩而志及之淵明學不足而趣有之皆素心也圃南能守先人丘墓與田廬以老可謂素其位矣由淵明而進曾點由曾點而進夫子與虞舜又得其心焉此圃南之素學也以是繼志使後之繼圃南者世無忘將南村山水世有無涯之樂南村之人有不爲郭氏幸願之者乎以是爲記

南康路儒學重脩記

唐虞三代以來治天下之道具於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孟子而亡於秦雜亂於諸君子百家之說湮塞於諸儒傳註之學誘壞於選舉祿利之塗爲政者尚吏治論道者近異端俗流世壞歷千有餘年而不能復宋慶曆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周元公起舂陵下州得全體性善之根於太極得仲尼顏子之樂於反身始以授之程而開北學是興河南程氏新安朱氏而後六經孔孟之書復明於天下禮樂刑政之源復出於儒者皇元肇興益尊顯朱氏以風厲天下惟茲南康元公嘗治郡又嘗家廬山後百餘年朱文公繼之首建元公祠象于學又嘗重建書院于白鹿洞四方學者與郡泮諸生又親黨而炙之則所漸濡涵浸者深矣廬山故以山水聳天下而道學尤盛此一時實自元公文公

始自宋亡科廢元興四十年而復復二十年而又廢益都朱侯某以判官實來爲政知大體先教化謂大成殿可以見聖人在天之靈龍圖閣可以見聖人在川上之意敝宜改作若東西序有廢有興如觀光亭容貌講學有堂肄業有舍如晉濂洛者尊之風宜修飾潤色起至元丙子五月訖于七月凡良材堅甓上復既庀凡費爲中統萬緡侯以公事至廬陵而命余爲記余既辭不獲則復于侯曰昔者鄭校毀而刺詩作魯泮修而頌聲起此不學將落之所爲懼而君子小人學道所以可喜也賢侯能不以科廢而遂廢興學養士之規固非俗吏之所能爲此邦人士亦不待科興而後讀書但爲應舉之地則元公文公之教其來久矣其自今以往者以不倦之心因勢而導無棄前功學者以有爲之志乘時並進無俾後輩將德行道藝人可考而賢能歲

可書各自獻于先哲以不廢於明時豈不天下國家受其福也哉不然雖駿奔走有廟藏脩游息有所而無補救於人心世道人謂斯何吾為此懼

遠復堂記

關西馬巽伯有志節氣誼而胸次和平意象寬廣終不為險巇峭刻聽其議論必不可苟且遷就而望其色容自然益可親近愛悅蓋天資近道者也去年歲盡始相識今年一再聚而遽語贊告行使人甚愛其難得而甚恨其易失聞嘗語余以其平生遊世大略慨然欲還其初今廉吏帥王侯都中嘉其志為書復堂以贊其決余請為巽伯名堂遠復有難余者曰易稱不遠復而子以遠復名之非侯意且非易意奈何余曰此易也復六文惟初

知幾惟九勇決故稱不遠復故稱無祇悔元吉它爻不與也夫子贊易獨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不以許冉閔之徒亦不及六二以上嘗試論之顏子終身惟有此一不善耳此一不善微見於心旋已覺、悟纔、覺悟即使弃絕終身無復再有萌蘖故曰不貳過此所以不遠復無祇悔也過且未形而悔安有故曰元吉今人有不善見而後知知之未免復行蓋屢失屢悔以終其生豈不大可哀也哉莊周稱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已遠而後復者也賴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庶幾已復而不貳者歟使伯玉年不登五十幾無知非之日使伯玉六十未化則五十以後一年之間皆為知非之日何以為伯玉哉故稱遠復以自訟其不如顏子者知年歲之不吾與過之不堪貳也以庶幾學顏子之學焉在宋之隆有君子曰張子厚關西之學顏子者也早從孫吳而晚猶逃佛老子厚之復不可謂不遠矣而一變至道其勇有大過人者此非巽伯所當師者乎愧顏子之知幾希子厚之至道庶乎其可也余與巽伯相見恨晚傷人事之好乖恨年運之已往其辭危其志苦巽伯其庶乎有以助余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春暉堂記

元統三年春三月四日龍興路富州劍池鄉張氏子崇高躡門而見再拜稽首而言曰崇高之母鄒夫人有志節有孝行朝廷旌其門曰節婦今年八十為堂曰春暉以兄弟奉夫人朝夕上壽鄉先生長者發之曰報罔極者惟圖不朽崇高走八百里詣先生之廬以堂記請再拜而跪余謝久之諾而後起進而問之故初至元乙酉先君子赴檢河湖以

其職捕盜死之祖母能年六十一晝夜哭不絕聲夫人年二十有六崇旭甫六歲崇高甫三歲夫人感憤即欲自裁念夫姑俱棄老母弱子何益死者自誓必終養姑教二子以待其成舅欲奪志誓必至死舅語塞姑晚得疾臥起抱持晝夜不倦比歿終喪族姻稱之曰即其子存不曾如是撫二子至于今皆年過五十族姻稱之曰即其父在不曾如是母處變而得殊常勛勞異罔極又異今旌門命下而堂成無記於人子事親得無恨乎又曰詩書以來下逮後世史傳以儉誼著稱者無不待文字而後表顯於今子事親不求必得非恨之大者乎余感其言方河湖之死職也母且不遑恤況妻子乎夫人有不念姑老子幼委而去之即凱風亭能孝能言未如之何況二子乎況未能言乎且如河湖者何限湮沒無聞者多矣獨河湖乎河湖乃有妻能終養姑教

子又能以其夫顏謂非賢妻可乎李少卿謂蘇子卿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少朗已更嫁矣果如少卿言即子卿十九年而歸而其妻不能待也河湖不幸五十年矣而夫人靡他如一日不賢而能之乎夫人今年八十耳目聰明身康強子孫逢吉天報之矣而猶是也雖使夫人滿百歲當如今日又過百歲亦如今日而亦未也必使夫人子孫子孫讀吾記者皆為孝子其庶乎又使夫人曾孫之曾孫玄孫之玄孫登斯堂者世世鄉稱善人無為斯堂之辱其庶乎斯言其可以復乎　之鄉先生長者乎吳學稽首再拜而謝請以辭于堂上

吉安路修學記

皇元暨朔南於今五十有七年是為今天子臨御之五載與賢能之再歲廬陵之學式克攸完以欽承世祖皇帝之休命於乎是

豈偶然之故哉初延祐科舉西北之士學於江南者皆由江南貢天下西北為優江南廬陵為盛今天子開奎章閣以達聰明親經筵以資啓沃廬陵於此時適能修學養士以稱塞上意此天也惟學建於宋慶曆甲申中更宣和乙巳徙為宋鄉改修於淳熙戊申始正南面今藏書寶慶丁亥先後二趙侯所建其故址即歐陽公學記之藏書也今振文堂與其上之尊經其旁兩廡咸淳乙丑魏侯峙所建其故址即歐陽公之堂筵齋講也今大成殿重建於皇元元貞乙未余所目擊於是歐陽公所謂嚴嚴翼翼壯偉閎耀皆無有存者矣余以泰定甲子備員鄉校顧瞻殿柱已有一易再易者況振文尊經乎又況藏書乎蓋屢請選貢士莊以給修完而不報僅能修殿廡稍葺藏書而止甚矣其無能為役也今教授汴人王珹以至順元年庚午始至當其年飢歲之後仰視振文尊其親規制之雄深豈登尊經藏書愛其氣象之廣遠念今不修後將愈敝不可以敝者累後之人白監郡請以貢士之羨修之監郡脫禾赤是其議曰此世祖皇帝之命也敢不欽承始二年冬訖三年春凡用中統鈔壹萬七千五百緡有奇貢士十之晦士一之教授與凡在學者三之凡材木瓦甓更其舊者三之一用人之力三千二百四十有四工由是振文尊經藏書復仍舊貫而有如改作它如賓客之位游息之亭稍稍為之以存慶曆之舊士相與言曰昔之學創於宋慶曆開天章閣今之學修於天子開奎章閣之後雲漢昭回不可誣也雖然昔之來學者常三百餘人其間真知實踐能自致不朽其名與天壤相敝其去與日月爭光者既可睹矣今其庸有益鄉校負科目者乎竊伏念先王

之政其不與封建井田肉刑俱廢者惟學校貢舉而名有實亡未有如學校貢舉之甚者此吾黨之過也昔有北方學者著書稱五經之道至宋儒而中興偉哉言乎今天下復知尊朱氏之學五經四書如日行天此學校貢舉復古一大機括也士未有躬行心得於五經四書而名存實亡於學校與學貢舉者惟我廬陵之遇明時諸君子景行先哲將復見道德明秀而有可為公卿之士將復見禮讓興行而有風俗醇之日然後為列聖深仁厚澤之所致亦賢師帥所以期待方來之意也

三善堂記

穎石城胡廣踵門而見示余以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所為其母徐孺碣余讀之廢卷而歎廣求余一言余謝不敢抗臨川然不能卻則

取墓碣所稱胡氏一家三善語名其堂曰三善而記之廣先九歲而孤值其鄉劇盜方張徐携持二子一女流離奔播者數年幾不免者屢矣亂定甫歸其不飢寒死者幸也廣日負下卜於市與弟畏為笠傭徐夜績課廣讀書及廣稍長為童子師以代負米徐就養者數年初避寇時廣父適所知告以其澤可濟既至而徐獨疑之即從其夜遁果棄其澤脅嘗舉族盡室以行徐趣行甚疾寇果抵邑舉族得脫他不及邑二里許者皆殲焉亂後不知曾大父母大父母其葬徐携廣披荊棘往求而得遂改葬大父如初女適廖氏者年幾而廖掠於寇廖兄欲強嫁之女以死自誓不脫其服而寢處者十有七年終於廖氏夫以胡氏之賢人所不堪而其母甘貧善處艱難其姊妹咸年能守心志節二難廣五十哀慕不衰三難臨所謂一家三善行乎者其厚倫矣况之名言也余謂胡氏母女流離之際有如不幸而溢其志節必有大過人者

可書當不止此昔孫政以其姊妹而得廣又能求文字以傳其母與其姊妹得俱不泯滅廣又有子夫之報施其在茲乎

重修慶洲書院記

資水在禹貢荊州為九江之一實屬在春秋戰國屬楚秦漢吳晉或為長沙或為昭陵或為邵陽而水出資慶新化東流入益陽為縣屬於潭水中有洲曰慶洲皇元始陞縣為州大德辛丑里人劉顧春以父命創慶洲書院捐田三百六十餘畝中書准設書院以顧春為之長歷四十年為後至元庚辰顧春以通道縣尹卒明其子壽翁兄承先志以私錢爲繕更為殿堂門廡起四月迄明年八月書院為一新以其壽翁兄弟曾益良田二百畝歸復使雖一頃需書院為再造則山長康震與有力焉震之言曰自有慶洲未有書院而創建於通道自有書院歷幾山長而再造於壽翁新學成而斯田增益新田增而使疆歸復厥有相道震何力之有余惟天下四書院湖湘居其一又有命世大賢父子相繼以聖賢問學為家學者以似以續此所以有慶洲也出論水木本原其誰忘之震其知本者乎余又聞天下學記惟歐陽公以道德明秀可為公卿者望吉之士尊學泰伯以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望後來而以美掌量徼利達者戒二三子是邦自朱文公張宣公極言科舉學校之弊正人心明學術至宋亡元興其間所自樹立卓絕殊常有光前哲大開來許記不為無助則今之創慶洲者而豈徒然哉竊伏念科舉興而學校敝廢六藝四書行世如日行天而士大夫不趾言利士君子不諱媢嫉人心風化至此此非諸君子所當是究是圖者乎圖之此其時矣使科舉學校而無功名富貴之念即爲徑

而不以義為利又爲徒而不心休休有容也哉此躬行心得之驗而世道生人之德也諸君子勉之予日望之

瑞芝堂記

河南參政張鈞翁以張夫人憂棄官不仕至元戊寅建義學其家其秋芝生梁間者五乃作瑞芝之堂遠徵余記之余聞而喜曰美哉孝友之祥此唐曲江公居母憂時休徵也按五色生五嶽益五臟久服食輕身延年使人有智慧聰察仁恕志知強勇之德此物有珊瑚截肪澤漆翠羽紫金之色而紫芝又為萬年茯苓夜有光怪佩之辟兵故在天為景星慶雲在地為醴泉甘露在穀為嘉禾在飛走為麒麟鳳皆其類也嘗謂生五嶽者天地沖和之氣所鍾生一家者人倫孝友之感所應聖朝以同

倫理天下以殊俗通五方數倫者誅遺俗者禁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張侯族出西夏家居保定揚名中外歷官臺省出其至性行其至誠有厚倫之道有易俗之心於是義學起其閭於是靈芝生其上於是無人非見責而天祐神相之矣使侯不能棄官則不可行志不能行志則不可興學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安有孝友篤而學校不可興學校不可興而祥瑞可致者哉張侯可謂出乎其類矣蘇文忠有言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此言移俗矣世壞之與深甚矣偽以要名者也若侯至誠惻怛由內心以生於此化民成俗不亦寡此豪傑之士此天下國家之福也余聞延祐科興之生國學殿極者九室之不輕為時出如此科舉賓興賢能以興孝興弟為先此其歷世傳乃孝悌為仁之本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國學庠學皆學也一家仁一國仁皆仁也之有異哉余將以一天下國家齊治平而下以為保定志其故樂為之記四月日

吉水州修學記

吉水鄉校自至元由縣令丞多吏魯儒生凡致美於廟學者靡不畢用其至改州以來東平曹侯珣始葉修提舉夷道作新亭樹美蔭自宮墻之外以達于內畢致力焉潛南程侯恭始遷亭出于學之外曹侯所不及為者又畢為之眾謂夫者幾無可為矣至治三年冬知州事廣平馬侯稱德以選為州始至類瞻廟學慨然曰備先當先廩膳當務而皆非教也謂之士子未覩厥容貌則當肖像先十哲凡練服必明次東西序將以彷彿求望門之氣象謂大成樂無磬則修禮樂先十六磬凡器服必備次定弟子員將以廢幾長道德之聲容然後興除利弊視先後守宰有遺慮者將不遺餘力焉嗚呼何其成之眾也於是延祐科興十有二年矣吉水之士貢於鄉擢於禮部者率常倍他州縣何其盛也皆曰此興學之力也或曰科第非不盛而士志不立士氣未充何也則曰此科舉之學非古之學此科舉之文非古之文或曰今之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講今之科舉非昔之科舉也皆以諭于郡文學劉岳申則復于衆曰惟我廬陵厥初先正學問之懿者曰忠節忠簡之盛自歐陽公而下既已聞於天下矣若丞相文公其忠氣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弊其人與五公皆發於科第皆不愧於聖賢由此觀之昔之科第固未可必也然則今之士必有三年學不至於穀必有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而後可以讀五經四書將見有遺德明秀之士可以為公卿者出乎閭如此則士志其有不立士氣其有不充者乎此先哲之望鄉校之願也不然以土木為尸祝以玉帛鍾鼓為禮樂筆墨利達為文學甚非馬侯所以期待之厚意亦豈聖世興學崇文之始願哉

和樂堂記

和樂堂者故司丞鄧君以修之所建也君不逮事其先君孝養其母何夫人友孝其弟日樹立者二十有三年而夫人即世自夫人即世載其恭儉友愛其弟以肥其家者又十有五年而君即世凡當時之書當而寧謚者皆〻樂之所致也其名堂者以著其志其以訓也方夫人無恙其世家固已饒矣而君日率其弟以奉夫人怡〻愉〻但知有母且不復知有妻子其後家愈益饒而母不復可得君愈益怡愉如在母前但知有兄弟又安知復有財物由當時觀之君之治財未見其能孳〻未見其有他技巧也以君為迂闊者有矣三十年間財日以阜家日以肥孳〻者愧之有他技巧者愧之於是君之棄捐斯堂也十有八年矣其子嗣子復知脩葺而居處之將迎其兄以絕其

父之志述其父之事求范君德機大書三字以揭其顏求余文以記其壁會余過淦獲登斯堂堂之上新作連床嗣子顧謂余曰將與伯氏聽雨於斯指其東偏曰先子之所休也伯氏至則休焉其西偏曰先子之所以處季父也嗣子處焉又曰先子之於斯也法書名畫各以其序芳草佳花各以其彙一室之中一歲之內四時之氣各得其平何其樂也吾兄弟庶幾有此樂乎余告之曰兄弟無故和者樂之苟惟不和雖好貨財私妻子不樂也故自世之趨利也而父有不重於耰鋤毋有幹於箕帚者矣況兄弟乎況財物乎斯人也雖祿以萬鍾富累千金豈有一日之樂哉子之兄弟常常子之先君子為法和樂常如一日雖廢亦興雖貧可富鄧氏之福固未有艾也夫惟力行不倦而後斯言為可必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贛州路儒學重脩大成殿記

贛學創於宋慶曆中而改作於治平初元燬于紹興壬申而再造于甲戌始以壯麗甲江右大成殿故在學之西重脩於紹定辛卯宋亡元與學毀兵間惟殿僅存元貞丙申左丞董公以分省來臨始還殿于東建學於西至是殿以朽蠧不支郡長貳以兩御史之命脩之始盡更其棟楹梁桷之腐橈者凡蓋甃丹雘稱是爲庫以貯禮器樂器新爲屋以署學官建學廡起至順辛未冬仲訖壬申夏五凡用人之力三千餘工材木瓦甓之用二千萬二千有奇中統鈔二萬六千二百緡有奇贛學以江西分司之命來請記辭之辭之而請益勤惟夫子之教自圜城弦歌而過魯大牢一時本心方

世令與後來非無干戈雲擾盜賊蝟興如風雨晦冥曾不終日而大明麗空群慝俱失生民未有于斯爲信尚論厥初有天地而有君師未有庠校而有孝敬其秩然在天常隱然在人心者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一日也故由漢歷八代而爲唐開元由唐開元而爲宋慶曆由慶曆而爲紹興式克至于皇元天涵地育科舉學校行乎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地況禹跡所暨秦漢郡縣之內者乎是邦其山崆峒其水章貢其俗質直而尚氣先民之懿以忠孝節義著稱名在郡志者往往有之使今之教者有如后夔樂教之剛而無虐陶九德之強而義洪範三德之柔克剛克洙泗及門之好勇好學其變化成就何非聖人之徒治世之良臣也其六經四書垂萬世濟濟多士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要皆有他日民社之責鄉邦無窮之聞今其庸少有愧於中者乎

思親堂記

余既銘故人彭和卿之墓其鄉隣有爲余言彭氏子孝友事者余曰孝友常事也春秋常事不書他日見與其子同學者其言詳矣他日又見與和卿有連者其言又加詳焉其槩曰和卿娶徐氏有五丈夫子其三徐出也三子既孝矣二季子孝其母有過無不及焉自吾爲比隣爲姻婭若友皆親見其生長者雖曰二季子亦徐出可也樂哉和卿有閨門雍穆之娛而無左右忌嫉之偪何其福之盛也於是和卿之墓有宿草者再矣諸子以思親名其堂而求余記余謝之曰子之思親何以記爲則曰昔者親之存也以不得先生常過門爲恨以不能迎致先生於家朝夕得事先生爲大恨倘

幸得先生文字以為斯堂之光使諸孫升堂如有聞乎親之聲者今而聞其聲然如有見乎親之容者今而見其忻然豈特慰諸孫之思將使吾親不復有平生之恨矣此記所以不可無也余聞其言然後知卿者其鄉鄰其朋友其親姻所為余言者非私相好非相與為誕悅者也夫且事死安有不能事生者哉雖然未也傳曰君子思終身不辱乎如思不辱其親將有所為必審思之使宋族婣交鄉黨皆曰和卿有子不亦榮乎榮果如是屛亦如之此孝思也以是為記

吳文正公跋云說學齋高甫為鄉人和卿之子作思親堂記[illegible]氏之子五三[illegible]二[illegible]之友[illegible]不異於同產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不異於生[illegible]余嘗聞禮家[illegible]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illegible]是之[illegible]是也人[illegible]不然何也物不思人能思故[illegible]之為吾人之[illegible]以異[illegible]出而[illegible]覺乎[illegible]其為吾父之[illegible]傳其[illegible]非生之而其敬乎父為子之[illegible]天是以敬父之[illegible]同於父而愛父之　同於同母者也[illegible]非其

之能田[illegible]哉推其所思[illegible]不[illegible]思吾身之所從始惟思有[illegible]傷惧思有所[illegible]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不敢忘如臨深履薄以全其生是啓手啓足而後知其免也為[illegible]而思[illegible]之[illegible]思為之為不善而思[illegible]親之羞則必不為[illegible]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以其思也故祭之日如見所祭[illegible]之[illegible]思吾親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因秋氣之清思吾親之生而[illegible]思親而所為如是至若[illegible]山陳氏之記思[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當思[illegible]夫不肖子[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已高甫以余言故[illegible]其[illegible]記[illegible]書之以遺[illegible]之子於是知高甫所請書之不復辭也臨川吳澄跋于思親堂記之

西蜀石室書院記

秘書大監某建石室書院于蜀祠漢文翁因江西提學范君匯請記于廬陵某詞曰秘書蜀人古人生長蜀中承恩入侍三朝累官至大監告老還鄉既以私財建書院又購古今書籍備禮樂器載與俱歸托不朽焉敢助之請余聞而題之曰賢哉秘書古之人不竊廉於君臣之恩不推輕於妻子之計能知足止知足者罕矣不市便好田宅以遺子孫能以賜金日燕飲自虞樂又罕矣不私寶劍遺所愛子弟能教以一經遺之長安佚殆絕未有聞者賢哉秘書辭榮蚤退不田宅於家而書院於其鄉不書籍於家而於書院蓋將以遺鄉人子孫子孫無窮謂非賢者可乎謂不賢而能之乎賢者有不能者矣故曰賢哉秘書今又聞秘書能為墨池草堂二書院求賜額又為之買益其田廬書籍是何愜愜有餘裕也惟此蜀郡以國始見周書云西都為近曾不如江漢南紀王化行焉自周衰歷春秋戰國秦楚千有餘年漢興至景帝之末始有郡守好學通春秋有為之師師而後文學之士可比齊魯[illegible]尚論文翁之功業比[illegible]為再開闢[illegible]忘諸歟知漢後歷三國六朝隋唐宋至今又千有餘年而然後有石室書院哉殆天運循環地氣推遷有待其時漢史稱武帝時令天下郡

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又稱文翁歿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春秋祭祀不絕然則祠堂祭祀尚矣又豈待書院而後見哉余猶及見成都禮殿聖賢圖像石本蘇文忠錄王逸少帖云殿漢帝所立文翁石室在焉地志亦稱學有石室以文翁與學作石室以奉祠之顏師古註以為祠堂在益州城內余以為古之石室在學校今之石室在書院者專祠也蜀自蘇氏父子出而相如子雲不得專美安知書院成而不有名世者出與天下國家之福也然非范君余何自知之范君亦賢矣哉故樂為之書大監字達可君字朝宗

中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六

門人蕭　洵　德瑜校正
番易曹　震　振遠編次

碑

永豐縣重脩三皇廟碑

皇元廣土衆民配天其澤嘉與海內咸躋壽域爰著令式郡縣通祀三皇外暨遐方僻壤職守小臣罔不以宣德意崇明祀為重自唐以來於斯為盛惟皇開物成務德並天地功施古今自易大傳推本制作之功在堯舜氏上千萬世考古者折衷焉其後月令以著於少昊顓頊之上其尊且嚴如是未有如今日郡縣通得以醫家專事之者矣豈以三墳無傳而獨援本草素問所借重儕聖智於方技屈大道於

專門也哉蓋嘗思之天地之德莫大於生神聖之功莫大於好生醫也者以天地父母之心用神聖工巧之術厥初道術未裂醫卜種樹皆生人之急務上聖之能事末世輕生庸人妄大賤戕藝命之其徒亦妄自菲薄棄聖哲而祖妖淫甚乖古誼孰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古皇實開陰陽五行之妙以惠利萬世凡今之林林總總者皆三皇之子孫也自天下郡縣通祀孔子而二帝三王之祀已如觀書工久矣世俗口耳有不能習知堯舜禹湯者而况能有尚論皇墳之遼者乎向非昭代追古尊顯求民疾苦使生民尊祖之意徧滿天下幾何其不以迂闊廢則以尊嚴廢也哉永豐自大德庚子始建廟至是兩星終已敝陋出入委巷縣尹何侯仲溫披圖考籍得侵疆於民間者四畝有奇始獲舊觀改築故殿基而加高廣改為今肖像而加嚴飾自東西廡達于外門皆一新又浚池種蓮北中樹松柏其上耋老歡呼咸願刻石謂是役也信為侯功又謂余宜為記余惟侯始能以美化善政治其邑又能以明德卹祀飾其民頌聽廟貌使民懷書契之初而思耒耜之功想衣裳之化其學學道愛人其小人畏力事上將見年穀順成而疵癘不作相與詠歌侯之道愛以無忘聖明之澤豈不美歟是可歌已乃作銘詩曰

於惟三皇開天建極創物之功生民是力去聖既遠以殺為嫁所貴功利而賤異醫於胤聖代祀民如傷天下郡邑通祀三皇豈惟醫師亦示群牧廣幾子民克勤庶績於穆斯廟何侯所作新廟發變民罔不惟此邑民頑見皇風兵寢刑措時和歲豊佃魚耒耜衣裳室屋天子萬年永錫五福臣拜稽首作此銘詩以鴻厥慶以永厥垂

東阿縣銅城鎮夫子廟碑

皇元混一天下自開闢以來帝王正朔之所不及學校貢舉之所不行今皆奉行如在畿甸之內矣於此有天意行其間聖謨運其上人力不至於此若自古聖賢過化之邦聲明文物之地宜無所待而後興者及其與於久廢之餘乃亦如開闢之初惟茲銅城以領隸東平東阿縣東平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為魯須句國奉大皥有濟之祀東阿為齊柯邑曹劌盟齊桓公之所縣令四鎮其三已建先聖廟學元貞初銅城始建於道南鎮人河南總管任某以延祐丙辰始遷之道北今江西僉憲任忙忽臺繼其父志始來廬峻乾余為篋篋尊爵玷勺罍洗凡四十有一鄉用之仍竹木為籩豆六十有四以鄉人父兄子弟春秋釋奠其中於是東阿之人初見諸生雍容進退揖讓升降之儀歆如瞻古未有希世之遇已不知前日為齊魯之地因詩書禮樂所自出

之國矣尚非聖元配天其澤安得有此汴人王誠以僉憲之命來請記天
以釋奠釋菜祭禮之脩者簠簋籩豆有司之事也而於學校之興
廢關世道之理亂則不可忽昔范文正公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
碑陰稱廟為故兵馬監押殷直張公蘊所見張嘗有守禦功於
馬嶺其後一王皆以文學飭行為顯官以馬嶺邊鄙不廢聖人之
祠其澤如此況如銅城者乎任氏子孫詎可量哉

吉安路高明宮璇璣閣碑

皇帝於天下登位之初元命以廬陵孟奉興聖宮湯沐聖人令主孝愛
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山嶽海瀆與仙佛之宮亦在天下者凡所祈天永命
寧戀壽者慮無不一用其至宜不敢以天下儉其親海內外宜是興孝
翰林直學士曾德裕身何國厚恩當追先帝殊遇忠報陛下顧

臣駑鈍臣母王有萬疾已骸骨歸養臣沐浴聖化耕鑿聖世為太
平幸民又幸生廬陵實出慈仁覆燾之下頑臣子事君父雖遠在草
野乃心罔不在國臣所居郡有瑞華蓋騰之山近城名山也東粤高
要道臣材沒棄官因山為高明宮祀詔許旌揚爰以祝釐臣德
裕建璇璣閣其上以與沒朝夕祝兩宮萬年臣德裕敢不昧死以聞
皇天后土實鑒臨之郡民劉岳申實聞斯言竊以為天保報上惟福
祿壽臣虎拜稽首曰萬年壽是其善自昔人臣當國休明學甫
寧鑑無以効犬馬微報惟以天之所以仁愛人君者使其君尚明侯天
配天地日月是度是禱胡惟神母聖子千載一時聖孝純至度越古今
以天地祖宗之靈使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普天率土無
不有衎事觴育之樂是為天下純被聖人之澤以為廬陵百萬生齒凡
為人子者永依兩宮萬年之慶臣德裕所祈父合古誼宜紀其成敢
拜手稽首而獻銘詩曰

聖人在宥方敦孝理父母萬年從以孫子天佑聖人亦佑父母及其赤子罔不黃
耇老者不獨少者不孤我祝二聖德載怡愉二聖之福與天齊壽二
聖之壽與民同富胡是廬陵慈仁所覆維此璇璣維天其右凡民
有母亦俾壽康臣母君恙矣一飯無忘我作銘詩神之聽之

玉華宮碑

客省副使也先不花為廬陵劉岳申言其曾祖母帶倫一姑姑
事顯懿莊聖皇太后多歷年所其德為保傅甚高與舉聖神文
武皇帝彌月不遷其功積化育甚大太后嘉其忠愛之至世皇褒
其保抱之勤爰即其定創玉華宮以曾祖母學道其中又即玉華構

孝思殿以皇太后侑食裕宗皇帝其間然後賜之冠服錫以土
田為萬億年無疆萬子孫永保是祝是祈愛立豐碑求詞其事竊
惟皇天上帝將與上聖而為之啟運必有文母以為之發祥其保佑命
之必有人力所不及者雖人力亦天命雖有相者亦其福應也是故
玉音追慕徽音在天之靈原廟遠依太廟日月之光作宮示天下以
正母儀構殿教天下以廣孝道一舉而兩美具焉是宜聖子神
孫繼繼承承於萬斯年永永無斁雖遠方下士不知宮殿創始
歲月之詳而昔者嘗聞禮官有罷遣太常禮樂之議顧無以慰
答孝子慈孫之望謹拜稽首而獻銘詩其詞曰
殷祖玄王維帝立子周人初生帝武是履維我皇元前無上古以天
下母臨萬世祖維我世祖古無帝王萬方一統罔有遐荒言念斯母

如古師氏保抱施携持功贊天地變作新宮于湯沐邑土地人民當歲
賦入於稼新廟春秋烝嘗其從與享子孫無忘天子萬年世德作
求有秩斯佑無疆惟休我作銘詩以永孝思孝思無窮相以金鍾
金鍾大鏞萬世閟宮

滕國武愍孝李公廟碑

皇元以一德格天以不嗜殺人一天下大臣宿將皆知欽承上命所過城
邑兵不血刃故太保滕國武愍公之下廬陵也雖以忠前故邦文丞相鄉
國又當忠勇編師挑戰之後公不疑不怒按甲入城城中老弱不知革
命於反掌間其所活廬陵之人不知其幾及文丞相檄江鄉士大夫舉
義興復公盡得其所檄名籍而焚之其所活廬陵江西之人又不知其幾
於是五十年矣廬陵民夫婦父子長子老孫且四世安之有當日若江西

宜愈遠愈隱矣向微泮宮前碑其誰知之天地之德莫大於生而功莫
大於陰隲自古天吏有烈於猛火雖以上聖至仁不免於流杵後來尚
功首級動數十萬以為常故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嗚呼尚矣此有天地父母所不能全而風雨雷電所不能卹者而
公能之蘇代有言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趙莊之戰秦所殺三晉
之德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孫也死者之孫其怨毒如此則生
者之子孫其德豈有涯哉公有大勳勞於國而公不自知所以陰壽
國祚者固不為其家也而天且厚之矣公之冢子世安以賢相開
於江西公之仲子世雄以賢帥開於豫章公之季子世顯以賢守開
於廬陵此天報之也人豈能報公也哉人之所能者惟廟祀而已
天之報施以天理又之報施以人心人心天理一也語曰活千人者必有封
公所活不知其幾千萬人矣其後庸可計乎於是廬陵士相與議於學
庶人相與議於市或曰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李公也不立公廟無以報
公乃得學地於興賢門外起泰定甲子十二月明年乙丑後正月廟
成衆志始定父老請書其事余以後死請前牌如傳凡牌已其者不
悉書書歲月如上且作詩以遺鄉人俾歌以祀公其詞曰嗚呼廬陵代
有忠節邦之上靈甘死殉國公撫之來如絲歌曹不攜不劉去其死
所豈無背城公義其敵豈無羽書公其籍既活廬陵復完江右惟公
功高惟公德茂當時遺老為黃為緇當將微探抱孫又子青螺之山
白鷺之水何以報公必百世祀新廟何地荒城故基昔公躍馬凡幾過之
今公燕喜以享以怡子孫孫子登無不宜維天高高維地厚厚活人
孔多是宜有後公來白雲指極四方此邦之人謂公我鄉佑我鄉民

五風十雨疾癘不興多稌多黍皇元億載天地同流我公世世與
國咸休

江西換住平章遺愛碑

天曆元年冬十二月今平章政事脫歡以數者忠良簡在上心拔
為江右用攝伏豪勢思和小夥不數月而江右震動小民歡呼
鼓舞如嗟得伸如熱得蕃乃士庶耆老相率以請曰今上都留守
換住江西賢相也政有遺愛民有去思而碑又未樹非缺典歟惟
賢知賢宜伐聖石樹豐碑以彰彝好以永永垂觀勸敢請於
是平章作而言曰留守者為江西爾民實陰受其賜而不知
今去江西而江浙去江浙而上都愈遠而爾民愈不忘此真好德之
民也好民之所好不當在我乎則相與推論留守在江西所以得

於人者或曰泰定甲子救流民水旱之災不知其幾萬人明年救飢民疾癘之厄又不知其幾萬人始見議准戍廣者一歲終更而士爲得免始減蒙山銀課三百定改屬興國而一路地産民力得寛撓富民蒙山提舉之爵徵贓五十餘萬緡而民悦斷廣東潮陽濫盡之獄流廣慿官吏以賄成者雪潮陽官民以寃死者而民服此其利澤之大者也或曰留守在江西其利澤可知者少不可知者多舉一而廢百可乎於是有學士大夫相與言曰留守歴事累朝先後如一日出入中外表裏如一致未嘗有事一念先謀其身與其家而後朝廷之急忘宗廟社稷之憂者留守處貴盛之餘而聲色常不見其不足享禄賜之入而貨利常不使其有餘未嘗一語及人之貪未嘗一念嫉人之富而躬率其家人婦子中心安其獨樂留守惟疾苦不及知或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

惟恐政有利害不即罷行或罷行而有所不當或當而有所不究切切爲常以爲憂而寢食常爲之不遑常若無以自容留守遇細民如親戚字弟必身慰撫之遇寒士如貴人必身禮下知惟恐失一民一士遇僚佐如朋友遇屬吏如僚佐惟恐不得而久留也盡其情嗟夫此其相業也此豈獨江西之所不能私雖上都不得而久留也其將入爲天子左右輔弼之臣將天下之民皆被其澤又將國史書之天下誦之豈惟是碑而已乃爲詩以慰我民之思以俟平章公之命以備國史之採擇云其詞曰元德如天萬物皆春公如時雨膏澤下民大江以西地大物衆公如天人聲色不動惟公之心惟恐負國思使一夫而有弗獲昔公在位民有不知公將入相天下望之我作好詞匪曰我私維民彝好夫豈好慕維令之相以仁好仁好民所好是謂仁人刻詞于右以永無極好是正直

清江王縣尹去思之碑

臨江故屬縣三曰淦喻爲州獨縣清江清江比二州田賦戶口倶下附郡治爲治其租調常五分二州之一政令下當其急先有如不幸不遇賢大夫以臨其縣人民不堪命郡遂以不治初至元新附所至民不習官府危疑畏忌徵求所不戒急索責必得不俟終日無不立破家者不幸盜起亡賴稍稍郡群伍剽掠即俘致大逆盜常不捕而亡辜死者無數及盜既得益以盜爲市蔓連大家悉取而甘心焉民盜死大家亦空大率藉盜以資爲大盜甚於盜惡民不愛死以死尤人爲官歐官利以爲奇貨惟恐民不死毎歲差役爭破家求免幸而免家破不免家破盡而不足身傷辱死亡故貧富倶盡而官滋益不辦事大名王剛以至元庚辰尹清江始至一以寛民力

爲急去其尤不便民者首變役法定從雇役明年當造海船幾又明年當造糧船幾皆不及期而具而民不擾又後盡括手額號軍軍無敢敢進而民不知盜殺掠民男女連歲不捕爲設方計悉獲而殲其渠根株連逮者不治而民亦不知尤不聽以死尤人者民知死無所利乃相戒毋死他去利於民不可悉數然與尹終始獨雇役行之二十年無或敢輙出見以爲擾者以其公私倶便而民貧富倶利故也尹所爲政無驚動人耳目者而人至今思之清江父老方畫像祠尹立石祠下求余記其事余問父老尹去是幾年矣曰二十又六年矣今爲某官乎曰不知也世俗徳政始至用侈去而作之以待來者尹去是二十又六年矣不知今爲某官也而民方立石頌其徳非去思論定貴有德於民至是哉天下平必自郡始治郡必自縣始尤近民故也雖有姚

守郡無龔黄天下不可治雖有龔黄縣無魯卓郡不可治矣治民非徒廉吏所能也廉者所以自為非以澤物也故有以廉濟酷而貪者見思有以察敗苛而惰者見思非樂是貪與惰也以為民猶有所措手足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使民不飢不寒以不犯于有司其惟豈弟平易乎余友而幼學文遜志嘗為余言尹堅苦自律公退妻子躬操井臼疏食布衣人所不堪類甚刻峭自然馭民至寛如恐傷之奉法循理不為名有古長民之風是宜為縣者也宜父老念釋之不置也盡使來者歌之其將有所勸乎是尹去清江而清江常得尹也此父老意也乃為之詩曰

維嶮清江政和且平民之父母有聞無聲彼以察察而為斤斤如革之難如父之儆此仁而明善無近名益去其餘民保其要役法既利

貧富不避吏二十載衆其敢議與大天地維簡與易豈侯長吏孰為撫字其字維何視民令子安富恤貧政用不頗清江政成宜公宜卿遐不眉壽以昌厥後我民公其罔有終不見公久時思時恫者公去此疾未毀齒公來顧之累累抱子清江之清載其榮名以啓其殿以旬此縣

吉安路總管府吳侯去思之碑

泰定二年春三月信都吳侯繹思可自抗移守廬陵未幾遷海北廉訪使未上尋遷兩淮權鹽都轉運使於是廬陵之民相與怨咨曰兩淮竟奪之海南北而廬陵不得奪之兩淮也柰何士相與嘆息曰上幸嘉惠廬陵既畀之賢侯矣不數月日奪之去遂棄廬陵以矣乎將廬陵遂不復望治乎郡幕長與諸曹吏咸曰侯遂去吾等其終無歸肖披矣乎每相與可否一事竟莫敢堅是非者衆謂吳侯在官不及五月其施於民者淺矣何以得此於人人也方侯之未至也廬陵之賢士大夫良民相與引領以俟而惟恐其遲遲者自城邑市井以至深山長谷皆不約而同若奸民黠胥相與狙伺侯之果來不來以為欣戚者又所至如一及侯之既至也未能竟罷行一利害又安能去一泰甚未能事直遂其本志安能每事大快於輿情然而廉州縣素暴驁者皆震動殊恐始知有紀綱遠小寡有所怙恃群豪大猾有所忌畏何也監郡李侯世願願謂郡文學劉岳申曰吳侯始至未施威於民民畏之既去未施恩於民而民思之是皆可書乎如書之以為來者勸不亦可乎或曰無一事可書奈何余曰漢史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為

天下第一豈有一事可書也哉凡亂生於不平惟政故治而平最難惟治平故無一事非無一事不以一事聞故稱第一今吳侯有賢於人者三亦敏而以寛一也讀書知治體二也好謀而善斷三也其先聲足以畏民志其後實雖不必盡如人意而人亦心服之此豈容易得此於人也哉李侯作而喜曰是可書矣乃刻辭于石而系以詩曰

古人為政如甘雨露所貴澤物物不知故不善治者為疾風雨枝葉未乾而根以去漢守第一功在治平治平無功在知實生豈惟吳公文景亦然紀無可書所以稱賢維我廬陵歲久失治天惠吳侯不終厥惠其施也淺思之者深何以思之澤在人心維我監郡嘉此邦人嘉其好德刻在堅珉右顧神岡左顧雲騰兩山蒼蒼東為青原洞岩在爲千年五馬群䭾後先凡民有欲天必從之嗟

爾淮上寧久得思我之懷矣待侯重來在省西江在臺南臺尉我
民只俻我士子匪直我里維此南紀維我我此碑以繫去思以待來期
亦永厥甚 陳大守劉芸廟食神岡山唐刺史吳世雲廟食雲騰嶺東大守陶潔入洞岩仙去三人皆有惠政于吉事載郡志

永豐縣令王侯新廟碑

至元庚辰十月二十日汴人王侯棘以選為吉安永豐縣尹明年辛
已改元至正六月二十八日以憤懣死在官凡二百七十有八日監縣以
下惶懼憂戚不知所出百姓相顧失色道路相弔有哭失聲者有
中道棄其所求如遺空歸者士歛泣吞聲有甚出涕者有如
喪其私親者先是有以巫蠱眩侯目邪不干正尚矣置之至是群巫
舉酒更相賀群卒日殺羊為酒更譁巫鬼嗚呼悲夫盗憎主
人民惡其上有是夫始侯未至廃人在官無禄而衆蠧害民者

有六或曰五百人分擾各官謂之秖候或百有餘人分擾各吏謂
之貼書其黨最盛其毒最慘其根究最深其好利最大其名
號最不一凡奸民告詩者常多端其無根而滋蔓不可治者莫
如僞鈔而他不法次之尤莫甚於以死尤人自身及妻子又甚至輕犯
惡逆而借屍於親隣賈屍於推埋又次之遠一夫而破一家逮
一家而破一鄉有未到官而家已空未出獄而身已殘未受刑而胥
已枯皆輕係皆無辜而禍者無度死有天幸良民怨死無聊姦民日
富無度侯始至盡空其群之設秖候有常數必用良戶子弟貼
書亦然必用良家子其六百餘人為失業之民始相聚為奸矣此巫蠱
所由興也侯為政不陵長不偏同不徳不信其差役至公而必不可移
役乎戶必無妄費催科必不擾而辦早遠鄉必從折納常數必用

良戶子弟貼書亦然必用良家子其六百餘人為失業之民始相聚為
奸矣此巫蠱所由興也侯為政不陵長不偏同不徳信其差役至公而必不
可移役戶必無妄費催科必不擾而辨早遠鄉必從折納常數十年不一
至官者皆雲集子來賑施水旱必得實困傷始漸甦流亡始漸復若
民始漸有生之樂而侯之死期且日廹矣侯未死前有暴卒至將府
帖至縣者縱其徒毆傷人垂死侯訊問亂伏群不逞因之謀刼侯
以縱卒徒侯不可奪則升階持拔侯所佩刀不利于侯百姓皆升
階卒下而救繫之群不逞謀刼獄百姓夜舉火自獄戶以至縣理
所大逵旦謀始寢事聞府帖下逮卒于府又置之理而實 疋其
事民持不予侯竟予之侯死而卒生嗟夫侯始不便奸民其私以興
良民而不能持循其志氣以愛身愛民而卒隨其奸使貲口實棄

良民中道使獲出者僉益大肆其奸為人上者及好民所惡惡民
民所好滋益長奸而息為善人之無禄夭矣是椓豈不可為痛恨
太息哉永豐故歐鄉其士君子好文而尚氣節其細民敢而知
畏義類不可折辱以官府使縣令丞常得賢者豈不皆可為良
士民何至使此數百人擬擾至此哉於是邑士民既祠王侯于學以一衆
志而徵余記余不能拒也乃為詩以哀之俾歌以祀侯其詞曰
河之水兮美洋洋西門君兮政難忘天不雨兮民皇皇魯先君兮
策瓦良雷碑碑兮吼怒風號呼兮拔大樹水有蛟兮山有虎
孰投畀兮而不耶吁何辜兮令之人九京可贖兮百其身椎兹
土兮歐鄉丹原遠兮思波長侯廟食兮孔墻秫稻熟兮九里
香節春秋兮薦芹藻佑我民兮順彼長道

信都吳氏世德之碑 代國子祭酒李承旨作

冀州之信都吳氏繹字思可既位三品以其祖若考之封贈請於其事從上聞其母行年八十不忍拂其孝情延祐六年春三月制特贈其祖偉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祖妣郭氏追封渤海郡夫人考謙贈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氏封渤海郡夫人遂以世叙德美來慶之源請刻之碑以示來裔華屬於翀按吳氏自泰伯以來譜著與弟仲雍立國君吳其後以國為氏季札讓避子孫居齊魯閒中州吳氏蓋延陵季子之裔也繹曾祖安貧樂惠質疾其窮安不事異教娶王氏子男二人廣平公偉字傑之娶郭氏子三人真定公謙字讓甫次曰謹字端甫廣平有男曰守信字誠之娶鄭生子曰謙字吉甫三歲誠之與鄭皆卒廣平撫育亦辟如其父母雖鄉隣莫辨其為兄弟

之子者其仁與義篤然世見之者如此真定公有至性妣郭夫人終事繼母賈尤極孝謹讀書達政務以伍籍隸行閒善騎射從軍總軍司佐幕光化萬戶府天兵長圍襄樊事平宋元化城上游要害公調兵鐔畫戰畧將帥賴之大軍南下至采石說大將以符募民得獲三百餘口衆得更生爭持牛酒謝無為軍樊氏子曰端午者奴於公歲餘無情容夜聞其悲歎名問故曰兩親以喪亂年隔生死無從知故悲耳公慰之曰汝弟努力汝親果在吾德汝歸聚因經無為訪之樊氏父媪方昏義男而公適至乃召以端午畀之其鄉黨驚歎至感泣至元十七年初授將仕郎清遠縣丞莅事再月投綬事親召諸子誨之曰吾以吏從軍門戶計耳汝曹宜業儒以自達也因以其子曰紳曰繹吉甫之子曰紀等擇名士鉄齋陳先生節父道江張先生伯達善父郎之故皆有文夫人趙氏婦道克備嚴教諸子有法享年八十有六清風素範鄉黨稱之紳學行修飭仁廟以廣士徵不起繹最顯孫男鑄中書直省舍人繹之子也繹二十有六年以皇子寧王教授故宣徽使太師月察赤見世祖皇帝宿衛扈從五大閱年大德元年授尚舍監丞遷寧王司馬中書斷事官少中大夫寧王傅尚書省復中書省皆斷事官仁宗皇帝才其為人以其母老授亞中大夫汀州路總管以厚祿養之皇慶之元年也轉階大中嘉議歷福杭吉三路積官正議大夫提海北道廉訪使以兩淮都鹽運使丁大夫人憂延勒石著銘以赫天寵以昭世德以貴墳城以範鄉井曰是善慶之所自由吾先世之然世人之聞之能無勸乎況吳氏繼繼隆隆而見之者乎是宜名之銘曰

相彼良穡菑畬耕穫一穎千粒其利實百相此德人克慶其門子子孫孫其達益蕃吳自古昔極顯而晦種德信都仁義崇大有令孫子郎衛紫宸命僎藩邸明俾有聞帝敕中書繹母壽耄惟朕知繹涖清邦伯四稽郡紱再擢使符憲按賦漕器大不拘封爵自天秩三世再自侯而公其達未艾玄龜負山昂畢之野有赫厥靈以告來者

中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七

前集

門人　蕭洵　德瑜校正
門人　蕭奎　象明編次

碑銘

大元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省左丞夏公神道碑銘

公諱貴字用和姓夏氏宋名將也世居招信軍曾祖諱春宋贈太子太保妣王氏河內郡夫人祖諱榮宋贈太子太傅妣仇氏永寧郡夫人考諱青宋贈太子太師妣周氏安康郡夫人初太師見永寧墓有蓮花及改葬乃自口出因不復改太師始居安豐公一龍彼年十二喪太師十三喪安康郡夫人廬墓泣血且病憊不勝喪有虎於野燒口啣一燒鹿置廬側一老割肉食公公始甦公生有異質尤能遠視暮夜必見所射前後處立拾以還人以夏夜眼稱之宋紹定二年閩寇攻陷邵邑閩師請調淮兵公從制師以偏師手殺其渠魁諸叛卒事平見知呂武忠公端平九年從趙忠靖公入洛拔開封府歸德府先登始用前手攻功賞異初隋嘉熙二年升淮偏將是歲安豐圍急公以先鋒築土圍於濱江及步因杭五色旗幟於度寺林落中間道清師渡河以空寨設疑城於瓦步望者以疑城為屯援援兵空圍城兵以攻瓦步竟叔空圍復還安豐則赤幟以偏城頭矣始潰圍去嘉熙三年壽春府以圍久食盡告急公與呂武忠定計公以先鋒夜戰一鼓盡平諸寨糧道已通命各營軍陸路之糧半進半撒直抵壽春城下明旦元師見城下所撒米甚衆駭曰米入城中不知其幾矣皆欲解圍去公命舟師人持兩囊磚石裹兩兩相紮繞擲棄橋上

橋壓沉水底人船魚貫而上兵食俱進迄全壽春淳祐六年趙忠靖開督兩淮調淮西兵援高郵公以百兵往赴之忠靖劉公養銳公曰不可問須濟師否曰不可即部軍夜伏於高郵寨外令軍中以觜笛為號公以千兵伏寨旁夜三鼓有口哨作聲蹤擊四圍者公亦領千兵敲其聲而混之徐發一響砲寨中夜亂自相攻擊公一吹笛伏兵四起入寨中所獲人馬器甲無數寶祐四年揚州被重圍公伏兵白馬廟前大捷解其圍五年丞相賈似道問荊山形勢公曰荊山在渦河口與塗山對峙淮流貫其中而入海兩山夾之如人咽喉一有鯁則安豐壽春斷則淮危矣諜報有欲城荊山者公覘敵餘以卒將士得石壓於嶺覓巘下得古井二十有四於榛莽中石可甃水可食不踰月而城成後至者以數百艘載畚鍤具而無所施以功陞吉州刺史知懷遠軍

六年除兼河南招撫使尋加壽春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慶元年為懷遠措置戰守是歲游漢已渡連水已破淮遠將士有欲棄船以遁者有欲執門以叛者賴濠州援至公圍守百五十日重圍中復全懷遠被命詣行在所宋理宗召見便殿問游漢已渡奈何則以肅清自任陛辭夜出賜金帶一銀五伯兩賞將士各有差會趙忠靖開江東西閫於隆興公以兵至豐城忠靖親詣撫其軍朝廷科降五十萬券有旨駐臨江忠靖密謀隆興城寨公請調舟師出湖口則龍興可無慮也未幾宣閫調夏金吾兵出江上流明年為景定元年公即至九江進兵鴻宿洲捷漳源得舟三百餘艘戰黃石港得馬三百餘疋遂復壽昌軍戰黃州團峯得舟七十餘艘夾白鹿磯二十里而近時南北兩岸氈帳為滿

先是下流舟師多失利公以計悉引兵浮橋上流晝攻夜刦其北岸
以舟師陣於白鹿磯浮橋下賈丞相督戰公方率舟師交戰夜
登岸陸戰奪所掠老倪三千餘人遂有忌公功者譖於朝謂公不
戰南岸而戰北岸公以書遺丞相謂甄虜雖淪南岸而輜重盡
在北岸所以夜刼晝攻於北岸者救其所必救也俟其拔壘虜
以殺輜重因掃其南巢以速其北走不出三日江可肅清矣乃部分
其軍出戰某軍斷橋先上橋者有上賞次者次之違者以軍制
論每夜五更一點至橋下橋上皆設備公皆不戰而退是夜先一更至
橋下公子松最先上橋推橋上兵悉投之水次戴祥次蘇才併力
而上一鼓而橋盡斷明晝奪其舟明日江南無一騎明日江北無一舟
江面肅清上功班師沿江諸郡夾道爭迎相賀更生除松環衛官

賜金帶尋除許浦副戎帥似道屬公收復漣水公請淮安得淮
安會李松壽哨突境外公出奇兵潛伏南渡門擬舟師往
來彌勤消伏兵掩襲魚梁溝之哨騎出船奪把劉份臺之戰
舟諜報松壽將募南渡門外發城公領兵水陸並進戰走松壽
僅以身免捷聞有旨乘機復漣公條上事宜乞步軍五萬馬軍
三千仍督軍餉先期至軍明年公師兵船並進復漣水軍東海州
軍西海州賜官會百萬貫金帶一明年賜溧陽田三千畝公因
建第溧陽掘地得銅龜理宗書瑞龜堂以賜之明年命公師
兵入蜀赴復成都開蜀閫為重慶前閫調兵舡入渠江運渠
粮至虎相城下粮不能達公以計命都統王甫一鼓而進粮達渠
州方率兵舡會張珏并力攻虎相城下有日監軍呼延德乞

移兵宰制潼州人馬之援成都者公即調昝萬壽孫立等去
虎相往潼川是歲宋理宗崩度宗即位明年公潛師從
資江而上舟行無人之境出劉整不意殺其兵將數千餘
人奪其所脅驅老幼萬餘人艇以歸衆皆曰蜀被兵
以來未有此戰咸淳二年城三台山立為潼州遷潼之軍民以守
之始引年納祿乞歸田旨不允明年始定計進渠粮不用粮舡雖
裹米藏兵舡中虛聲調昝萬壽兵舡攻青居山調張珏兵舡
攻虎相山兩城堅壁自衛各舡軍士人持一囊米至虎相城下徑上
渠城輸米渠倉別城叙州北岸登高山以遷叙之軍民張
虛聲攻成都以殺嘉定府枉江之急收復廣安軍生擒其將
獻俘于宋遣宋南郊奏捷于郊壇之下除寧武軍節度使

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四年召赴行在除沿江制置副使知
黃州五年除權荊湖安撫置制大使湖廣總領四川策應大使
知鄂州六年乞回黃州七年乞致仕九年除檢校少保除淮西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廬州公開淮西制閫方依山築城親率舟
師為東西正陽之行十年度宗崩幼主即位母后聽政有旨上流應
援而公子松戰死德祐元年賈似道潰兵魯港公歸守合肥除
開府儀同三司率淮西諸軍入衛公以合肥重地長子富先守招信
乞命富守廬州而富死招信公痛傷二子俱死國事可知明年二月為
大元至元十三年公以淮西歸附三月被召四月朝世祖皇帝于上
都開平府奏對賜宴者六有旨條具安民事宜公條十事以對
賜金織衣玉帶靴帽鞍馬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參知政事行

中書省事十四年二月陞左丞十六年十月八日以疾薨于維揚之
第生宋慶元丁巳九月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三遺表奏聞官其
子孫公在宋由進勇副尉積至修武郎陞武畧大夫五轉至親
衛大夫特授開府儀同三司由淮倫將副將升正將州鈐路鈐
正副戎帥都統制歷知泗壽漣水懷遠重慶淮安廬黃鄂楊
等郡悉河南京東招撫使淮東西安撫制置使四川總領夔
路轉運使由濠州團練使福州觀察使至保康軍承宣使寧
武軍節度使最後兩淮宣撫大使帶朝戢為閤門祗候宣贊舍
人環衛官帶御器械左右領衛將軍右領衛大將軍左右金吾
衛上將軍龍神衛四相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樞密都
承旨檢校少保至樞密副使娶謝氏累贈安定郡夫人先二十七

年卒繼趙氏宋封晉寧郡夫人先十五年卒繼西氏宋封新安郡
夫人子男三人當左武功大夫左領衛大將軍知招信軍先四年
卒宋贈保康軍承宣使宋和州觀察使知和州兼管內安撫
使先五年卒宋贈保康軍節度使謚壯肅柄嘉議大夫岳
州路總管女六人長適總管陳起次適某某孫男十四人貽孫中
奉大夫淮西道宣慰使壽孫宋保義郎帶行閤門宣贊舍人
主管淮西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賁孫奉議大夫瑞州
路新昌州知州賛孫鴨水縣尹資孫順孫賜孫承直郎吉安
路永豐縣尹助孫賙孫既孫賑孫文炳承事郎漢陽府判官
次某某賜孫為永豐之明年謁余於廬陵曰先公以至元庚寅
九月丙午塟建康幕府山之厚於是四十九年矣而墓遂之

碑不克立賜孫不肖敢頓首再拜以請又曰先公既貴有英公
子孫求通譜先公謝本武卒不敢譜丞相及建節氏有衛節
者法當死先公即釋之曰我今日方始見節彼惡知之先公嘗所伏
虎及宋將亡見先公而搧殺之由而戎附余惟公方起行伍從呂武
忠趙忠靖賈魏公數出奇計立戰功拔重圍當是時豈顧
慮死哉公累疏乞歸田里豈貪祿位者晚取節鉞致使相
年垂八十矣而尤欠宋一死豈非天乎天將與元為古今所無
之混一長江不波怒潮不信況淮民創殘者聾老孤兒耶使公遺
表獲上於咸淳之末年勲名與張韓劉岳並矣銘曰
維夏后氏功在萬世有國胡越皆其苗裔維夏開府如狄
武襄奮自戎伍不諳文莊善由保傅永寧是述有黃金達

自其出建其墓域施于大師為安豐祖訊慶龍陂昔宋未
亡膺揚我武為宋虎臣折衝禦侮爰立戰功　孔多其聲赫
赫其勇番番維此淮濟士如熊虎維此淮濱士如屯雲皇元肇興奄
有南土江去其浪潮其怒嗟爾淮濟孰雜其伍嗟爾淮濱孰澳
其群帝為開府昔爾吾敵今爾吾臣此非人力天之所廣不可
興也敷天之下孰違天者臣貴拜稽臣罪當誅臣事陛下臣
耄何如帝謂開府嘉爾老勤我有好爵以旌爾勲淮人見
公如見父母至今遺老傷心開府公所伏虎晚知公心昔者御鹿
豈知有今煌煌節鉞存者圖畫按振公子見者嗚呼開府
之厚厥有賜田子孫霜露以世以年刻辭于石以永斯阡嗚
呼開府悠悠蒼天

循州路同知捴管府胡朝列夫人文氏墓誌銘

夫人諱孟端字月卿曾祖時用宋贈大傅永國公祖儀宋贈大師惠國公世家廬陵之富田廣西宣慰文公璧之女同知循州路捴管府事胡植之妻卒年三十有五其孫孝友孝恭以某年月日葬其鄉樟林之原先葬其兄陞以書眎余以其狀屬余銘余惟婦德内焉得銘獨銘大人不辭文氏繇丞相死燕闕天下余以里諸生事宣慰通家友陞知其父兄知其為循州復讐事甚悉故銘不辭夫人於家為淑女善事父不逮事母而厚母黨如母存既嫁不逮事舅姑而奉長上如舅姑禮其睦族姻也仁其逮下也惠不幸變起參商循州死而賊不討孤寡危疑不可知又柄持其資斧使之絶終

不得萬一有所因控夫人痛心疾首盡脫昏拜奩裝遣北首者閒道必達既罪人得猶展轉幸既及臺臣以聞劾下悲致於辟還孤寡以其資夫人始克葬循州以禮賞行者各有差教育其孫至是男可婚女可嫁次第終修復其先廬以祀以居而不幸抱病以死嗚呼今而後有以見君子於地下矣方循州不幸時友始七歲恭始數月覆巢之下萬無完理胡氏世祀不能以髮微夫人專一壑嚴則死者永已生者亦豈尋常顧復之所能全也哉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王者尚不能行於其下況同列乎況婦人乎夫人弃能以討賊存孤者天也夫人為婦十年而家難作為母九年其間備極危苦者七年而後僅定三年之内日不暇給而所樹立遠矣余既得孝子於忠臣之門而又得烈女於忠孝之家故樂為銘夫人生己巳四月二十五日卒以大德癸卯十月八日子娚四人女靜貞許適兄子壽以靜壽銘曰

讐亞荆軻豫讓尤善而難成孤亞程嬰公孫杵臼僥倖於萬死而一生彼烈丈夫而此女英嗚呼安得太史公復起而與之銘

資善大夫大都路都捴管兼大興府尹回會墓誌銘

泰定二年夏五月廬陵太守信都吳侯緯以大都路都捴管兼大興府尹之弟自當見于郎博士劉岳申而告之曰府尹以忠清直亮結之五朝歷官中書樞密參預遼陽江浙為時名臣天子思其賢能召為今官此其弟也願為博士弟子敢請岳申受而敍之越四月自當號而哭再拜曰無祿先兄即世家

貧子幼自當當歸歸治喪葬敢辭吳侯又助之請曰朝廷失一名臣奈何吾嗟無涕淚太息者久之岳申聞而悲之越三年自當狀其兄歷官行事以請銘于廬陵岳申受而序之曰公諱回會本哈剌乞台氏成宗即位開樞密院臣奏召見上都懿德殿命宿衛皇太后積勞為宣徽院都事中書左司事都事武宗即位兼監脩國史府諮議參宣進奉政大夫陞左司郎中賜鈔三千二百五十緡金帶一至大二年陞中順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四年春仁宗即位初上居東宮時嘗稱四會乃大皇太后宿衛舊臣宜令仍内供奉又嘉其參議中書能屢定大計賜東宮經史至是轉太中大夫仍參議中書省事五月馳驛奏便宜事於宣德行宮上悅其言賜御衣一只孫三十六月遷兵

部尚書尋改禮部九月上遣工部尚書鄭允中賜金帶一十月
遷正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皇慶二年春陞中奉大夫昭
文館大學士仍同僉樞密尋命陞補劉僉院缺時劉以銳軍
實留江南公奏人臣宜力於外陛下不宜遽奪其官臣亦不宜
奪同僚官臣死不敢奉詔上曰朕無食言已劉歸命為礼部尚書
公勉強受詔即稱實劉歸署禮部事無後就職九月命宣慰
淮東賜鈔二萬以給其行公固辭且辭行上加賜海東白鶻且命之
曰以卿賢能遣卿鎮撫淮東遇天壽元正馳驛來慰朕意公奏
國法無故不得馳驛上即解所御衣手授公以為信公拜辭至官
訪問江淮民所欲惡悉罷行之民大悅延祐元年十二月詔還朝明年
二月命宣撫河東陝西道用訊詢得平反寃獄百餘決滯訟千

二百餘黜贓吏罷冗員二十餘人使還河東為最明年擢宣徽副
使進通奉大夫有旨總治兩淮屯田數田千七百有餘頃粮千四百餘
石牛七百餘頭起鈔六萬二千三百餘定召還拜遼陽行省參知
政事大興遼學以化遼人五年召還改壽福院使升資善
大夫七年英宗即位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治中
書省臣奏行省官治有成績者以公為首上賜公織金段表裏
七月丁萬戶憂三年丞相拜住奏起公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
府尹公固辭乞終喪不允今上登極自內府供需邊臣賞賜人
馬粮食倍率以什公不動聲色而一時蕭給都城百姓見公馬
上嘗曰徹公吾屬死且不給是歲十二月立春公奉土牛以謁于天
子曰某日立春上悅賜金段表裏各一皇后賜金錢若干歲餘都

城大治朝廷議委公鈞軸而公以泰定二年五月九日暴病薨于位
朝廷賜錢萬五千緡宰臣率百官親臨其喪率僚屬皆轉其
家遣中使郭某護公之喪以歸丞相以下皆送至國都門外都
城民咨嗟嘆息有流涕痛哭者以其年七月十四日塟信都先
塋年五十有九祖諱脫察剌溫從世祖皇帝伐宋征叛王阿里
撥科討李壇以戰功多屢賞白銀還師至冀之信都因家焉
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僉宣徽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信都侯父
諱那海從定淮東西功累升千戶至大中超遷中萬戶朝請大夫
鎮潭州仁宗即位召見授蒙古漢軍上萬戶鎮溫台二州母大
倫乃蠻氏信都郡夫人娶孔氏信都郡夫人子男二奴奴後公一
年卒童童甫十歲女一適月龍帖木兒先卒公通儒書識治

體先後替宵相嘉謀密議為多而斂跡不衒嘗扈蹕見衛
士困苦居民多由新軍惡少遂令新軍人歲給老卑錢若干
縱新軍歸田而不去其籍比一歲除新軍六萬人省行救萬計在遼
陽日閱故左丞相賞某撫後嘗有妾孕而嫡不容出備其氏而子
生母子皆沒為奴公召見其子狀類左丞倡以俸率僚佐贖其
母子歸諸賞氏嘗朝仁宗皇帝別殿見近臣疾趨出公徐入王色
殊不怡左右無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關戶久之
復手命公闔戶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冀曰
平章蕭拜住入朝上右曰朕端居深念叛形于色左右望走
獨回會色不變彼望走者皆內愧于心者也回會自信無愧
朕亦信之乃命畫工寫公容以賜公又嘗手書用賢命中書

授公榮祿大夫 公拜授璽書曰臣寶藏之榮已極矣無煩中書
為其見知如此公被遇五朝六十年如一日而仁宗皇帝知公
尤深用公尤切歷官二品祿賜他無餘財死之日家無以為塟
繼其塚嗣遺孫孱弱聞者惜焉嗚呼是可銘曰已銘曰
自古忠賢竭遇其肺腑其所結知皇天后土忠有不遇而被
盜當其身已矣而勸方來惟公忠勤奮由宿衛匪公之忠惟
聖曰睿察公於微知公於細可報以危可仗以濟五聖一心曰惟
公賢公固達時亦不愧天惟公家貧固其常理云何不仁直
公長子嫂有屈伸業有廣業是故達人常在孫曾惟孝
惟忠有子有弟天報善人是宜委祉刻銘貞石俾民屢憲
大元宣武將軍韶州路達魯花赤愛不哥察兒公神道碑

大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龍興朔方於是虎賁之臣鷹揚
之士雲合響赴莫不策功帝室流慶後嗣若達德履百氏者在
和林之外千餘里以畜牧為富以力勇為雄世有都陝合之地自
推其豪為部長至迺丹聞太祖起兵即率衆來附詔隸大
師國王逐從收雲中九原取遼西廣金兵三峯山下所向無前國
王以為能娶忽陝真氏生二子曰忻都曰合刺合刺生子紐璘
而沒忻都以材武事太宗又詔從大師國王定地河朔平愛陽
教風土留妻子居之其後數有功國王以為可大用然再世立
功皆不獲年而沒國王深悼之忻都有九子曰哈剌曰朶忽蘭曰
瘦叟兒曰阿里迷曰愛不哥察兒曰忽里罕曰萬奴曰衆家
奴曰忙驢皆勇力絕人謀智捷出每從征伐常先諸軍自太
宗至世祖凡四朝一門被重傷重一人死事者四人阿里迷從伐
西域力戰重傷上榮賜金帛有加紐璘忽里罕及阿里迷
之子高奴皆死北征萬奴死南征惟愛不哥察兒仕至韶州路
達魯花赤享年七十二其後為宦盛韶州公軒岸奇偉美
髯鬚多謀畧然居王府恂恂謹飭至大元年爲授宣武將軍韶
州路達魯花赤到郡摧強扶弱以挺善類黜貪屏惡以正人心
興學校以明教化為舟梁以濟病涉君子頌其美小人懷其惠
布政優優若素習者皇慶二年正月十七日卒于位遠邇驚悼
莫不嗟曰天遽奪吾良牧明年八月某日嗣子訥懷奉柩
歸葬陽穀縣東娶謝氏繼茶倫夫了氏二陳氏生子八人長訥
懷次增城縣達魯花赤哈喀兒台次觀脫次東平鎮守千戶

佳兒次東莞縣達魯花赤帖木兒次仁化縣達魯花赤閭兒
教化次五十次六十女五人訥懷廉慎端直正色立朝武宗開其
名拜監察御史累遷陝西行臺經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
訪副使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吉安路揔管兼管內勸農事所至揚清激濁吏威民懷食
藥飲冰如服常素泰定四年制贈祖忻都某官父愛不哥察
兒某官祖妣王氏妣謝氏茶倫夫了氏並追封某郡夫人妻
禿伯氏壽張縣君初妣夫人謝氏陳氏塋韶州公兆之東南將
以其年月日遷柩合塟焉請推先世之德紀天子之賜刻石墓
道以垂永久惟公之先明天地之運審歷數之趨率衆效順從
我太祖深忠大節著在累朝今天子不遺勳舊申飭印典疏

封錫土用奮忠良德至渥也敢不執筆称述以為臣子之勸乃作銘曰
昔在太祖啓運朔方洸洸王師雷動八荒粤有令族達得履
台歸我真主奮我長材有騂其弓亦曰其馬從王于征川嶽
野豬父忘其偷子失其危兄斃于前弟復繼之鞠躬累朝
荷戈萬里禄不待年進未及止有開韶州召父杜母以為祥風
以為甘雨惠流海陬名照天下詵詵公子各有民社維長維
賢曰吉安公繡衣霄漢白簡雷風爰佑大藩爰撫疲氓廉
公大咸不伐不矜天子嘉之爰及乃祖載疇爾庸載錫爾
土有堂其封陽穀之東宜爾子孫弗替益隆

高師魯墓誌銘

延祐乙卯春江西經理民田贛寧都民蔡五九脅從其州三鄉

以叛事聞命三省兵討之於是承平日久將吏士卒類不知兵父
乃設首方事之殷連數郡騷然莫之所出衆謂使高師魯亡恙

殄殲者易易耳豈以此狗鼠輩上煩聖慮哉師魯諱泆世為
吉水人自吉於永豐寧都外罕有知者而所至盜尤畏其驚昔
尤畏服之師魯何自得此聲哉師魯從父君和攻賊巢為
先鋒從官軍分屯漆婆嶺夜二鼓發一矢盡走東坑諸賊
劫營者嘗伏死士盡獲前所劫營諸賊又嘗從數騎營下
奪曾山賊百餘人所掠婦女輜重牛羊而縛其渠以題然後
解甲哭其妻母以罵賊死者而盡還其亡失其後賊衆數千報
怨逼近境而餘家倉卒不知所向獨馳二騎直抵雩都山
麓望賊未進空滿巖後師髦倪百餘口以歸與賊分道按營
徐行賊不敢犯戰柵外賊劔去五里下寨夜半方熾火飲師
魯間道出賊後憑高射鶻矢賊大驚盡委器刀於道而
走從撫管張侯樹伐又守東坑東坑平攻高原高原拔討安成
永新諸溪洞安成永新平從撫管張侯獲空坑渠賊十一人
而永豐明德平擒諸逃賊武配役朔方逃者式破械郡獄逃者
皆就戮而郡鄉邑平從恭政王公某討鍾明亮為後助而明亮
破計前後所捕獲所極救何限方省憲郡縣危急責成望
救皆響應皆賴以集皆録其功愛其才欲卒不能一命以
布衣死尚得為信賞不負當時上也我師魯事母丘夫人以
孝聞嘗疾革衣醫謝去盡獨夜露禱及明有差而更壽
踰年事兄能弟能撫其孤敎二子雖兵冦紛糾中能與大

父以下食指千餘同爨共食如一日尤輕財急義感激慕

古節俠士嘗脫世族一女以還其兄教婣黨諸子以迄于成事
父客厚終身尤愛敬師友禮貧士結湖海諸公貴人四方賓至無
虛日食卒賙給迎勞宴游皆盡歡去而家故無宿舂善議論
磊落傾竭喜金丹道術地理方伎種樹之書間取洛花名品
列植為圃與客飲酒賦詩其中嗚呼又何其風流文采也須奚
先生嘗謂金高君和都統才其子師魯英槩有父風余亦
謂使君用世世用君必光明俊偉又使君恒用族里族里善
用君可至今完美有加無恙而卒參差齟齬以死使人有餘
憾而撫事興懷有可慨者遂使庸惡陋劣之鄙夫得以坐
大稱雄豈不可為痛悼哉高氏出唐節度使駢子某為潭

州判官徙廬陵又徙吉水曾祖某祖某父某須溪先生實銘其
墓娶某氏子男某生宋景定庚申十一月十四日卒皇慶癸丑
六月十五日葬某所以某年月日留京師以書抵其客郭去非
狀其父功實以授劉岳申愛而哭之曰師魯與余同歲死之
日年五十有四矣方今四方無虞無所用師魯茀使士不幸遭
次顛沛安得師魯哉太史公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乃為之銘曰
嗚呼師魯用則為虎而無用武嗚呼師魯揭曼碩云郭以是以詩見貽且令偶為師魯碑師魯名淶吉州吉水人嘗有謀略至元中數大破賊張吉之境內賊無敢當者有司上其勞不報年五十四卒家甚貧其客郭以是劉高仲四名刻碑于墓其文則高仲所為極高古書畢就以詩謝郭并呈高仲

元故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宋名臣趙忠肅公有玄孫曰巖能狀其師張奉常行詞以求銘
蜀劉傳之名御史以授其友廬陵劉岳申曰奉常楚材之良

者也宜得君銘君宜銘余感忠肅家教又嘉傳之墨評不
敢固陋辭奉常諱圖南字則復息堂其自號也其先世
家廬陵安成自其父從長沙遂為長沙自宋季已知名見知
故相江文忠公至元辛卯徐公琰起公為嶽麓書院自是為
濂溪為紫微宣慰趙公淮聘公教其子若孫翰林盧公摯薦
公可翰院可提學又移書時宰極道其才美至大戊申授辰州
路儒學教授辰學始知有教養新學歸田為校官最嘗
榮群蠻反覆條上便宜于郡皆如公策延祐甲寅詔下興賢
湖廣起公主文丁巳再起公如甲寅當時江南三省獨稱湖廣得
人庚申江西起公如湖廣江西一二名士實出公門生海北湖南兩憲
交則上其名實至治壬戌以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其
冬十有一月十四日以疾終于家嗚呼國家有科目而海內無經師
歎為士者不患業之不精不可得也歎為士者不患有司之不
明亦不可得也余聞公講學於鄉校並及門湖湘士人人自以如
得所歸公亡悵悵無所如往如有所失嗚呼如公不尚舊郡曾
祖元章宋登仕郎祖光祖宋漕公武羽妣鄭繼劉氏江氏公
江出也蚤孤而壹其孝於母父事叔父而讓其弟以其資娶
嚴氏繼歐陽氏子男四崇嶼岳函女二孫男二葵長沙大賢
鄉金龜阡以某月日銘曰
嗚呼先生如此而已其存者長如彼湘水欲往求之門生兒子

元故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聶以道墓誌銘

廬陵當宋季崇正殿說書歐陽公極以德行文學為學者

師宗其高弟弟子為聶先生淳字吉父劉先生辰翁字會孟
二老一時齊名並立而聶先生母弟濟亦由是知名以道其季子
也聶氏世家吉水有隱德至先生而以文行顯以道見時謂丞相
信國文公與其賓客故人師友其世父逮事世父又親見其
儀刑從余游益知有父家學必不可為庸衆人以老益自拔
起嘗錄永豐邑校即去之從其父官永新學正又去之從江
西省幕之賢有才者讀律為用世之學由江西舉於憲府試
吏臨江移豫章會貳郡廉使以選為權貨市舶使君有
素載與俱比使歸舟無留貨一童一物御史衡山奴察舉之
江西江西調補東粵名益聞延祐初廣西帥府署為師掾
會猺獠為變有旨直抵賊巢君單騎深入宣明天子威

命尔等自速厥死罪在不原我来活尔尔曷不自新保尔父
母妻子尔衆自擇衆聞聶以道来皆釋兵羅拜降者三百
七十二人群獠皆平總我上其功最海北嶺南憲府奔竄以聞
達於省部遷湖南帥完者不花方以重臣移鎮風威宸竦
莫敢仰視獨委重君君秉正直而濟以剛柔因有敗事尤尊
禮賢士大夫如宗令尹道傳張太常圖南以風厲四方罪状常
寧安化諸豪根株痛斷屏之遠方豪黨為絕裁減歲製貢上
方繒帛官買紙直可數萬緡掾史湖廣時湖廣與江廣壤
已久從參政海南以上命榷半益盡除老奸宿蠹拔塞本源
無遺餘者天歷聖人潛邸瓊管聞名召見賜宴加勞癸
亥鄉試建議禮聘名士五人為明有司是年湖廣得士称

宸授承務郎道州路江華縣尹勸農事以興學校勸衆桑
為急先歸流民三百餘戶墾良田十餘頃豪民自歸其
詭寄奸民自絕其訟獄質速猺獠相戒毋犯江華奉使入境遣
騎邀迎議讞疑獄所平反皆久當廣黄泥渡别通道使民運
米鹽水潦至不為民病奪豪民三百年占民水利溉良
田數萬頃歲旱民不為憂去之日父老童稚涕泣遮邀塞道
請必無棄我既去民爭樹碑頌功德者凡十有二而刻石山崖
誦水利一事尤明以為江華永賴湖南分憲南臺御史
海北廣西江西憲使交舉悉上之臺明年上御興聖殿中書
奏至江華縣尹聶以道擢武昌路推官上驚詩聶以道非廉
吏那今才為推官何故參政阿榮素不樂君謬對武昌

訟獄繁多非聶以道不可治以衛貧非祿田不可活上遲回
久之明年中書竟用為官翰林集賢奎章皆為文字倫
述其事以送其行而奎章虞伯生歐陽原功詩文為史可誦可歌
聞者嗟悅至官盡心獄事獄無大小必使獄訟無差而後不
成其不然者必從輕議所謂漕貨無不竟否即議釋大官雖盛怒不
能集及錄囚至郡輕繫因無留獄重罹亦無辭罰五府覆核
無異成謂列郡皆如是可無錄矣湖北分憲西臺御史皆以
風憲舉湖廣平章月魯不花以內大夫來下車即問聶以道
安在威順王尤加禮見其冬至京師宰臣以河南災給驛命
召往賑之賑也復給驛還沿道勸課農民樹藝桑棗以
助水旱民爭歡趨比還青青載道已千餘里衆謂此舉

在救荒上拜朝列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經歷益
敦教化以肅禎時憲長方議徙故平湖書院為老子宮君力
爭不可奪還書院平湖以新又建議沒大官不當沒其命婦為
人妾孥益勵守節者語聞者為申令詰奸刑暴有益治體
者佐上官力行之必不可奉私喜怒愛憎以出入人自以無冤
移疾乞歸監察御史湖南憲使湖北憲僉合詞舉置之路
海北憲府移文閩候河南右丞湖廣左丞各舉官其瑾聞所明
年九月十六日中書特奏為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僉
都元帥府事給驛即日就道晝夜兼馳以十一月七日至豫章
感寒二十八日疾革惟恨不能報國一語不及家事夜分終
於驛舍享年六十有一男謨至自長沙奉公之喪歸吉水塟

劉氏子男四恭宣李謙女四婿趙友仁曾中次許麗女德次許
歐陽達孫男二鄘孫蘭孫女二以庚辰某月日葬州之折
桂鄉草鞋岡申山寅向君起書生操尺寸曾出門無信
宿粮盡瘁以任服勤至死惟不負國不辱先故年過六
十官至四品生無以居沒無以歛使當天歷聖人顧問頃有
能合上意可立登要路民受其賜又使延數年之命可肅清
嶺海民不被兵人之云亡民之無禄可勝恨哉曾祖諱炎祖諱
叔南安鄉貢進士父諱濟吉安路永新州儒學正累贈朝
列大夫同知吉安路揔管府事騎都尉河東郡伯妣邢氏
累贈河東郡君荷國寵榮至矣四子亦克用紹天之報施其
在此乎恭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士有不遇終老山林遇有至難簡在上心郭能遺之而俾不逢郭
能逢之不獨可活人有不祥蔽賢者當生材彼倉胡不俾成衣
嶺海民今方始嗟嗟文水九原莫起我能起之庶幾不死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八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九

門人蕭洵 德瑜校正
番易費震 振遠編次

碑誌

元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鄭公墓誌銘

公姓鄭氏諱昂霄字顯卿世家鄭州滎陽由高平公宰輔州陽城縣
十餘年寬賦與學益不入已境及代民遮留不得出去始爲陽城人
曾祖諱珪祖諱中忠昌軍節度使贈平路揔管高平郡侯父諱甫勇
畧絶人論書善騎射以扈從征西有功歷尹陽城陽翟長子潞城平棘五
縣有惠政千戶同知路定不從長吏加鐵冶之課改知邢州以疾告
老贈廣東宣慰使都元帥高平郡公大夫宋氏路氏皆有賢行

公其家子也初公伯父潞國忠簡諱昌用莊靖李先生大保劉公爲
扈從西征南伐有功嘗負世皇度雪山擁世皇度金沙河世皇
深加其忠而戒其驍勇以平陽大原萬戶戍蘄黃移戍鄂
州竟以戰歿樊口子澤國忠宣公制宜襲尋授樞密院判
官湖廣參政以疾父逢瑞襲延瑞老不任以公襲公始宿
衛世皇至是以萬戶從征八番順元反者破諸寨勦郡蛮
斬賊首宋隆濟酋長阿女以懷遠大將軍進定遠大將軍從征
安西猺獠斬賊首梁君政等以中奉大夫廣西兩江都元帥
招撫右江復其城郭人民有其萬戶以公陞擢授公戰公重
棄祖父勲名辭元帥仍受萬戶會西猺賊復作有旨出征以乞
佳左丞及公督師公即日就道馳至慶遠等處設方畧涉險隘

抵賊巢燬其室廬倉廩獲其首從會有旨原其悔罪者因諭以
禍福降其洞寨八十五處猺賊二百五十户男女八百吾器械數百
餘盡究聚其所掠民男女班師以還天曆元年九月授湖廣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有旨領平陽保定兩軍近黄河屯駐聽調
尋授行樞密院副使戍虎牢扼潼關以禦西軍西軍潰旨
還京賜銀鈔辭不受明年二月旨授通奉大夫以湖廣參
政事領軍思播征蜀臨遣賜衣裹衣甲弓刀三月至自京
師始還署三日即發湖廣四月播州石虎關蜀軍潰六月看
播州以疾辭中書勉諭毋勞謙退而公常不安席八月知貢舉
公力疾留貢院誓天為國得人竣事士論歸之長貳亦佐
日請還署而公以疾竟不起九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夫人郭氏
曰喬其表九
封高平郡夫人子濤宣武將軍襲萬户鎮武昌嘗從公征西公之
初薨也夫人與濤俱慟絶久乃復甦濤妻范氏侍姑從夫竟以慟
絶家無以斂治命還葬濤以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山從祖父之兆
以余嘗校文知公公又辱知泣請銘曰先生以試士來湖廣殆天
以不肖孫恩先生而揚其先美蓋其遺胤也敢泣血稽顙以請
伏地者久之余惟鄭氏自其祖父父兄世樹功勲而公又備著忠
勤顯有勞績親結主知歴位參樞而謙退不伐是宜富貴
壽考而家無遺財年僅中壽有令妻賢子子婦又孝是可
銘也已公治兵有法臨財廉臨陣勇平居愛民下士其忠心誠
實厚有德君子也銘曰
天祐忠臣以興上聖上聖龍 興克篤其慶維兹鄭氏勲在上
心祖父父兄式克至令忠肅之忠忠宣之勤高平再世膏澤下民
以名將子有循吏風子又克世王臣匪躬戰不辭難功不居寵
惟儉惟勤將悝將恐妻賢子肖曰公家教無財無悦有
婦死孝見者蓋傷聞者感歎至今荊州四境猶妥昔歌凱還今哭還
葬風號天旱雨泣歲旱國有恤典史有易名廣足徵者不在
斯銘有元隱君子

有元隱君子冷正琳桐鄉阡碣

自余聞分寧冷正琳為義田以仁其族遠近所無然罕有言其
為之有本而行之有序者若其志節之盛行誼之高則世有未必
知也余讀周侯之所為狀而悲之其狀曰正琳十歲試宋司科以文
武藝冠一時遂勉解少長即慕古人問學以當世自任及寶章
由喬其表九
捐館章貢家難國亡正琳間關千里以喪歸終處有閔即絶世念
用孝友為政於家不遠事母事生母黄君謹居喪攷楊氏附註家禮可
傳於世重伯兄常如未除官時出兄參世教育其遺腹子以至于冠婚如其
父未亡季弟為人後者友之如未嘗後人方義田之未成也族多不舉子有
不娶者有流落無死所者及義田既成族無不舉子男女無無室家者矣
有過五十而娶有子者有六十始育今而以天年終者有兄甚死他邦不返葬
里而来歸者有瀕死而生者死而得所歸者然其法與文正少異身
嫁者削之守志者倍給之壯能自食其力者量給之離族者削之
無恒心者削之又皆有意然後次及親黨隣里又次及故人之遠
客無不隨事多方各用其情嗚呼可謂難矣今之讀正叔詩
文者但見其雄渾雋永而不知其為篤行之言又不知其躬行

皆過其言之行也蓋至於疾病且死不亂而後知之使正叔
遂行其所學必不顧遺餘其才志事君有如不幸必不苟以
謀其身與其家其功施豈止族里言行又豈止耳目所睹記哉
正叔嘗被命湘鄉縣尹不赴有書彖田事於郡志者命巫
去之曰此先世善慶之積先公賜祿之餘某何力之有正叔
諱頤孫世為豫章分寧泰清里人系出周世宗時淮南租庸鹽
鐵轉運判官嘉曾祖諱某宋贈奉直大夫父諱某宋朝議
大夫直寶章閣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分寧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母宋氏王氏俱贈宜人生母黃封孺人娶周氏宋瑞州史
君周公某之女先卒子男三有泰以海南北道憲司帥府照磨
管勾知名有益以文學聞有觀方學父兄之學女六孫男十

女五曾孫女一生宋寶祐丙辰七月二十八日卒以泰定乙丑七月三
日明年丙寅某月某日葬武寧桐鄉余友羅以通郭公晉能讀
六經四書與君深交言君平生與儀之令狀畧同儀之有文學政事
瑞州史君才子也余悲君才志不獲展而言行不多見知君者又不
多死之日自吾鄉會哭者其色容必哀比葬自吾鄉會葬而求余
文者其辭尤頎至是可銘矣有益請銘以揭于其阡乃揭之曰
有元隱君子銘之曰
士不用世則必附驥世非不用而驥不至自淑其身以見古人今古人不
作不朽焉作不尚有聞嗚呼此其墳

余士南墓誌銘

君諱湘字士南世居永豐之故縣相傳其先自撫州徙士南幼
孫昆弟三人二昆既盡亡其故祖父遺業士南始折節讀書始
變始躬耕五畝之田以為生終三時無一隙其法以深耕勝廣畝
畝常收二畝半其後田愈益多懇愈益勤又以其羊其同社人
以為常不率者輒為之耕尤善畜牧魚可計日滿尺牟羊隨地
輒成群種樹有法被服其家爰及鄉人取材手植以為居室
用器比日中尺度二昆所棄故業身盡復之至盡然終身儉勤
不改或從之貸不厭或請袁山運修江橋不恪常恨人心不盡得
我以濟每被誣輒厚費然財輒日益蓋天與之地常遺其孫耒
學命之曰不耕則學勤乃有獲有如隨農同奏同功又曰吾起耕稼是
謂本富末富如倚市門女妬富如殺越人雖積數鉅萬不傾汝曹効
之余每誦其言嘗過其家門外多役水為舂連晝夜聲不絕

機杼聲闐於外與書聲雜里有龍塘産嘉魚過者輒以盜論
君得之而弛其禁以享先祖以羞嘉客即止嘗自謂終身用物
皆身勤力所自致然至老死不敢過亦可謂賢矣曾祖某
祖某父某生宋辛亥終大元太定丁卯正月十六娶羅繼
劉子男某孫某　耒請銘銘曰
自古王政必先樹畜莫重省耕其次考牧頌有戴芟雅有無羊
周人以興卜世以長降及秦漢漸為賈區始禁賈人衣絲乘
車古風又降降及近代姦富爭雄鹽憚氏懲惟茲歐鄉庶幾
余氏孰令而行孰禁而止苟非其力不食不衣終身衣食惟恐
過之率其鄉人教其孫子續古之人以續以似我銘此墓以昜
俗故世萬子孫勿替斯文

元奉議大夫吉安路吉水州知州驍騎尉永豐縣子孫

君墓誌銘

延祐乙卯贛寧都亂微孫氏寧惟寧都不守贛不支廬陵亦曰殆哉初江西經理田粮民不堪命贛為甚寧都又甚有蔡午玖者因之嘗從其鄉以叛而從之者三鄉同知趙其遇害自七月朔攻圍州城十有四日城守堅稍退復進後八日圍城數重朝廷命三省討賊聲後稍集而飛芻輓粟不繼孫氏悉其牛羊倉廩府庫以備供億又多設方畧以家僮民兵先官軍衝冒萬死力戰潰圍又八日而薄諸河踰月而拉其渠又踰月生擒午久而後亂甫定當城中食盡時危不能朝夕城不陷兵不潰衆謂孫氏力為多而終不言功則

孫公有大德於其鄉也事平命下旌其門方事之因有謂公盍盡室去諸公怒斥言者賢內助尤贊公急毀紆嚴守禦遣糗粮夕餉裝其膳資饌牽則其鄉人人能言之公真德人哉余每接酷吏斫財當疾視富家有盜帽主人之意不思也年勸分倉卒守望即有大調度大徵發致期取其將屬之華門圭竇之人乎繩樞甕牖之子乎甚矣其為臣不忠也於是復見至元丙子距乙卯二十有二年矣公之訃至廬陵而思公者如蘄公之子寶孫以州判官張本所狀世系功行因余友周某求余銘余素聞與人之誦又嘉寧都大夫之賢誼不得辭按贛寧都在唐為虔之虔化狀稱寧都孫氏自唐中書舍人拙避亂徙家虔化始中書五世至宋桂州節度判官立節嘗杭丞相不為條例司又嘗奏論活十二人於死蘇文忠稱之為剛者必仁其子勰勵從公遊勰歷官至岳州使君岳州六世至興禮以字貫國朝追封登仕郎撫州萬戶府經歷公其仲子也諱正臣事登仕府君母曾氏宜人備極孝養府君即世五十瑞慕繼志終身貧者待其養生送死大德丙午丁未大侵賑其州及于豫章于金陵佗如鑿山通道彼徂者夷使盜夫據為梁為亂必有蓉田使民永賴嘗修鄉校以為國育才又即京師鑄賀瓶于廬陵塔寺於其鄉建經閣為萬　嚴院以為天下祝聖人壽仁皇在宥推賢孫少府監丞制封公奉議大夫吉安路吉水知州驍騎尉永豐縣子夫人陳氏永豐縣君泰定中賜酒咸寧又賜命服及帶公卿大

夫咸為歌詩以餞優游家居享壽康之福者又十有二年而以至元丙子八月三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六鄉人哭者皆慟部使郡守而下致奠尤哀子男三寶孫令為護聖營膳司令伯顏大司農司語官禹龍興平準行用庫使先卒公命以弟赫師為之後女三長壻吉安萬戶邸貫先卒孫男五赫師大司徒宣使孫女五曾孫男一女二治命葬懷德鄉心化里折龍橋余今年始識司令愛其寬深博厚又聞其平反西京冤獄七人公喜形于色奉旨修先天殿廣省常費數萬董營大利省費十餘萬故有營膳之命乙亥冬馳驛嶽田計賦奉常先帝祠廟明年春至廬陵聞公疾馳歸而公疾愈先是伯顏以叔出季

處辭朝還侍至是與其兄皆藥進膳者又五月而後公卒非厚德盛福不及此嗚呼公之德足以似續其先人而化又行為妻子不賢而能之乎銘曰

善人為政使富者仁由人在位使富者貧民苟貧矣將焉用之無所用衆國何以為准惡孫氏惟德是種自其種德已歷唐宋翔南散暨雨露恩深使継壽斧安得至今年饑誰望兵至誰伏兵興誰餂城守誰仰天祚皇家亦右富民蕃祉考壽以活鄉人活人多矣何以報之民之所好神之好之期相其子孫永仁無已嗟尔鄉人子孫二子少者携壺老者扶路年年寒食來祭公墓

彭魯叔墓誌銘

八

中齋集卷九

安城處士彭君諱絲字魯叔江陵府君長子也府君學行不可少愧古人既弟恨不及養不就祿不忍言挂冠嫌以本忠歸識當世世既變始益杜門畏足著書以終其志魯叔與弟長庚用著述為舉裕修戢為孝養切偲為怡悅作小學進業廣記廿卷補救人心世道末舉九章算法恨未盡念周大司徒設教與賓興賢能九數其一自劉向父子班固鄭康成皆通其義前代置博士立科目百餘年間曠不復講今其書固在悉本禮經中雜秦官制布算術如科條疑秦漢間人補綴然苦難讀乃取二百四十六問為註疏圖名曰算經圖釋凡九卷句股少廣纍積最隱互者最有功始悟禮經八十縷為升乃由經緯各八十積六十四百縷為方升殆借良法以明度法合樂氏為量方深一尺之義與算經合由算悟律於是黃鍾樂律不定千五百餘年矣法固經纍積最難惟祖沖之密率最而未嘗以算黃鍾惟蔡季通候氣法最善而未嘗得算法徒以圓田術乘除約之故於律孔經為疏耳用蔡氏候法而加以祖氏算術用圓周求徑徑定則積實亦定乃作黃鍾律說凡八篇自謂神變復生必有取此嗟夫季世士大夫高科厚祿晚致為臣歸見孫曾四世不知平生學問曾不如古人十五歲以前而父子兄弟間可愧憾多矣況論及物哉嗟夫魯叔父子豈有一日民社之責而耆懷萬世太平之心良由具存無故俯仰不愧用意常在千載之上千載之下當輯入先生書說聚取諸周程以下府君定著纂傳多所取焉嘗謂易潔

九

中齋集卷九

靜精微之書無事不包不當拘一事一義故其書曰易包春秋春王正月實建子本泰誓十有一年春一月自武王已改時改月攷國語及唐大衍曆皆合此夫子所以欲有行夏之時也故其書曰春秋辨疑禮記有集說四十九卷前無此書它多論著猶未脫藁府君當之江陵有為疏廣效子孫計者則對客人各有志清白遺子孫不更勝耶先廬僅反有祿書致者則白府君以無故之恩必不可受梁伯夷所築亦不可使伯夷傷惠府君三遷而至黃山有屋山之磐請必治之以為小懲大誡乃人之福今不懲將不利鄉人小人亦終凶于其身寘之理而其人感悟卒為良民門外雪深數尺猶執筆細書不輟病中齋叔曲肘之則吾平生多憂顧憂貧若病哉吾父著書滿家吾著書

數種今吾已矣將其在吾弟乎張也汝必勉之嗟夫使魯叔得
志必有被其澤者然不可得魯叔不加損而民之無祿哀哉將
其在後之人乎曾祖某祖某父某宋江陵府教授鄉先生太學
博士劉辰翁私謚為端素先生妣羅氏娶劉繼劉子男通
孫先卒以弟張後之女四婿周某劉某劉某生宋嘉熙己亥
四月十四日沒大元大德己亥七月二十五日葬翔鸞鄉府君塋
側張求余銘銘曰
文富無貧良貴無賤苟不怨尤又何歆羨義理窮微必辨
其非象數隱互必求其著禮樂有興丘厚無趣茂陵有求空
谷無似于嗟魯叔其人如玉悉之天下以俟來者

湘陰知州崔架之墓誌銘

余平生老友崔架之質直方正天性好誼誼至高尤惡薄當世者
常欲挽天下熙熙穰穰皆回心而鄉誼甚哉心也喜賓客至傾竭
接脫妻子所服飾質貸以供與勞贈賄以為常人之滿意去不知
深之故無宿舂聞人有急暮夜馳赴不一語家人或恐後事已
不歸德故信義士也架之諱棟世為晉寧絳州翼縣人系出唐
國子博士駉弱冠試吏江西鈔提舉司行泉府司理問所
知名提控富州安福州撫州路案牘名益聞歷大都人匠都總
管府留守司少府監知事陞監經歷改留守司都事經歷
瑞州路省臺交章不報授天臨路同知益陽州事年六十九
以奉議大夫天臨路湘陰州知州致仕架之有守有為常思奮
不顧身以脫人於險其素所畜積甚於人所嗜欲當從諱理
問多方白貧主薄實不與賊通貧得不死瑞州日飯施縣丞又代
輸其誣服之贓施得不以餓死鞭笞死皆人所甚難而意不滿
不能力為者寬脫二人於亡辜西師與益陽當轉輸播州往
復道理六千判官當督餉故望馬竟辟行架之屢請身
督餉秣四十萬軍士飢欲死者又老遞留不許至常得而罰
平班師架之亦還治則天也益陽有故監縣大原人無子而家
貲鉅萬諸壻爭二十餘年不決架之遣吏其鄉訪求得其
族子常為後者而訟為息此居官理余所知者也其閒居有鄉
人速服賈于洪失利而病且死自言識架之實未嘗識聞其名
居則曰魏仁卿為諸醫治病病已又為補貸以資為賈乃好
欲盡亡其財脫身遊高安竟以責累架之它日其父携孫

來求亡子以受命 召之不至父歸置其子在氏父之仁卿以疾病
來入日死架之為買棺以葬又教育孫娶其子焉嗟夫薄俗多歲
摩積遺所不知何人而塗人視其親昆弟於其族之人與所厚
昏支棄不遑恤者皆是也而況素所不識人者乎架之豈不
誠賢士大夫矣哉使架之發從刑縣徧歷省臺當使所至風移俗
易人恥為薄夫鄙人豈不也道人材亦既有賴而卒吒滯淹老死
下位與架之同時其起在高位者多矣能進退人材者無餘責乎
孔子稱下展禽為不仁又為竊位可勝恨哉架之死元統甲戌某
月日年七十有一矣非不得年也娶常氏封宜人先四年卒實賢
內助子男二思誠國學生累官至承事郎廣州路番禺縣尹
次思立女二壻鄭文煥張顏孫男四葬某所以某月日銘曰

無不和己孰敢其賢無不俾尒又假之年而止於斯於乎架之

元承務郎江州路彭澤縣尹姚君墓表

元統二年秋七月監察御史姚紱將酋東粵道出廬陵過余衡門之下載拜以請曰紱之先人彭澤府君葬郡湖祖塋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既為之誌以貴諸幽惟是葬十有六年而墓上之碑不刻無以彰示子孫敢請叙次而論之曰府君諱某字敬甫其先河中人有仕金為虢州某官者遂為陜人考諱某監陜州酒稅贈某官敬甫由廣東宣慰司歷南陵薄劉莊鹽丞長陽尹采石鹽引提領授承務郎江州路彭澤縣尹未上而卒于其州之寓舍初廣東富商有被強盜而誣服其仇者因賄成之宣慰有入其語者所連三十人寃死獄者已十一人餘皆誣服

然終無贓仗會歲終改錄敬甫得其寃狀以聞于時廣東論囚不俟報宣慰命十九人皆致諸辟敬甫廷諍安有贓仗不具而人可殺者即死不敢奉命宣慰大恚愈益急趣則捉牘踰垣走匿僧舍後五日梅州械送正賊贓仗俱備敬甫引十九人破械而廷釋之十九人羅拜獄宇曰生我者父母再在我者姚敬甫也當時敬甫不以活十九人自多而以十一人不可復生為恨夫十一人者不死於敬甫之手明矣而敬甫猶恨之於是廣東之人皆知敬甫非沽譽真洗寃者也或曰五日十日賊不獲奈何曰吾而賊得天也苟惟不得敬甫遵海濱而處可也何以師掾為自是廣東九獄成必由敬甫先後所平反無所惜也彭澤之人不與被其澤而敬甫之施已狹矣敬甫之施雖狹而南陵長陽之人有陰受其惠而不自知者若劉莊采石受其寬分之賜者尤多士大夫苟為政何必赫赫之功哉此敬甫所以有後也敬甫死時年六十有六矣紱之弟曰紳今為某官嗚呼為善無不報而敬甫初心豈望報哉天之報施善人在其身者有顯晦在其子孫者有遲速未有或爽其應者嗚呼姚氏世子孫勿替引之哉

倪處士墓誌銘

臯有處士曰倪君景和脩於家教於鄉自其子若孫及其家之群從子弟其鄉人子弟從處士講說六藝四書人人忻忻然如將美食甘寢處士死皆悵如有所失如無所歸皇皇焉如不可一朝夕處士常語學者孟子稱堯舜與人同汝知所以同者乎知此則知性矣又曰孟子距楊墨不過闢先聖之道

佛者以其說鼓行於天下垂二千年儒者所憂不當在我乎又曰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宋亡雖廬陵文丞相一人而已聞者快然不敢自名讀書為士其子存遠與余遊方將從處士求一日之益而處士已矣處士其先自金陵徙歷宋崇寧靖康至渡江百餘年高科膴仕知名者尤多處士浸淫於其家學也深故其論議絕去鄙俗亦無倍道其徒有楊景行者為延祐初科進士歷官有守有為今為宜黃縣尹尤能其官以處士族出學行求銘於余余辭不敏而再不獲則告之曰余不及與處士交際其數學之詳吾不能知大者如此他可略也以是銘處士可乎景行復書曰是足以銘吾師聞於來世矣處士諱某字景和曾大父諱可功宋贈朝請郎大父諱于龄宋朝奉郎父諱韶

孫宋咸淳庚午貢士娶劉子男一齊慶女二婿某某孫力四
曾孫男二處士卒以至順辛未二月二十七日年七十有五葬
鈇溪浮潭以十月十九日有文集三十卷講義十二卷隨筆
録三十卷藏于家銘曰
倪入春秋自郳來始去邑從人見公羊氏千乘者寛為漢御
史淮海其裔金陵再徙崇寧良瀚八行之名靖康師孟死
扞襄城父曰師尹子曰永巳倪氏世科莫盛於此灼守南康亡身英
德維二史君彝實燁赫至于處士成德道尊南康群從英德
諸孫世美其家惟德之華成教其鄉于道之光是有才子克
復其源亦有進士不辱其門天將報之俾厚其施施嘗恨必報
豈曰小斯銘斯墓毋或傷其樹嗚呼倪氏來來無止

彭齋叔墓誌銘

吾鄉先進惟安城彭氏父子兄弟自為師友能自致不朽鄉先
生劉公會孟為端素先生謚崔君舉為魯叔碣既各取其必
傳者傳之於是齋叔死十年而前修遠矣其子珙始屬筆於
余余固辭婁固請謹按端素先生宋江陵府教授諱應龍字
夫長公諱絲字魯叔其學如古所稱博習脩潔者殆過之齋叔
諱長庚能繼父兄志業不苟同先儒不苟異流俗不苟難鄉
曲無不及古之人已然未嘗以尚人余猶及一識恨無由極論獨從
鄉評家傳彷彿平生忍不與四方學者知之其可乎齋叔不用
世而學必不可為無用不學為科舉而科舉與必不可廢其學
嘗稱父兄著書務明千古是非不徒觀衆人耳目恐不幸萬有
一俟達先父兄遺緒謂文公於四書集衆長而無我意權度精
切矣然且更定猶終身不置其意豈無待於後之學者故其
徒黃直卿真希元於其師說而有新意學貴知新以此非為
異也作四書辨疑然後辨疑春秋禮記周禮辨疑詩易書下至
諸史律歷大玄潛虛皇極參同陰符皆有商論名為蜀卷莊日
記又以春秋辨疑未盡復作春秋集傳嘗謂漢儒以濟比王而
稱春秋是祭仲以衛太子而稱春秋是蒯聵以昌邑王而稱春秋
出某王晉人附賈后誣廢楊后而稱春秋是魯莊絕文姜幾以
惧亂臣賊子者為亂賊勸深著其非是以教世子為天下國家本
作春坊百鑑鄉里節士烈女恐久遂湮沒作廬陵先賢傳後
世用法徵例本呂刑上下王制小大漢律決事皆有比致吏胥所

欲活傳生議所欲陷與死比宜先定法尤先任人當擇守尤當擇
令官吏不過三歲而土人在官無祿者封建其間樹根深固害
刻骨髓宜痛斷根誅絕之而定其錄三歲一易群縣歲一計簿宜
知吕溢耗占吏治得失其窮居憂愛至此豈迂儒書生漕不通知
世務者比哉平生說經有得其說者因而成之如向秀於郭象然
未嘗自言戒諸子無敢言哉畔去重來見之如初蓋唯恐不成人之美
真古之人也古之人也嗟夫齋叔其所樹立可必傳無疑何以余為
哉曾祖某祖某父江陵府君母某氏娶某子男某女適某生
宋淳祐庚戌三月朔沒泰定甲子五月某日葬以其年九月某
日吾友真定范淳卿清白吏亟稱齋叔樂貧嗜學無毫分
勢利意以阸窮終其身又甘心焉是宜銘銘曰

有賢父兄吾難子弟成一家言以俟君子其鄉 翔焉其阡羅浮
賢哉斯人樂哉 斯丘銘著其志以尚無愧

嘉興路儒學教授俞君墓誌銘

延祐科興余往來塗學幾亡誦弦聲元統壬申浙俞鎮伯貞以教授來塗士稍集然每試得士又如未常廢業者隣州縣往往亦嚮應伯貞與余遊間視余遊其文嘉興教授壙志請銘廼伯貞以延祐丁巳魁鄉貢至治癸亥季弟鋭亦貢皆家教也

余氏以吴越睦州刺史稠世家汴至宋殿中侍郎御宗古始家杭曾祖宋廸功郎諱應龍從兄樞密文忠公應符尉嘉興府崇德縣始家縣南南津鄉通賢里祖諱儒宗考諱國梁君諱 天民登擅詞賦尤工駢儷至元丙子大疫大父父

不幸俱至大故 祖母劉氏繼卒 君奉 母梁夫人治喪終喪而家事益治始還縣甘澤坊爲奉親教子地翰侍講學士鄧文源善之其父交也 君遣子鎮等從之學家素寒而喜賓客尤睦族姻下惟友教諸弟子以樂其質歷主一永嘉兩書院長以嘉興路儒學教授致仕命未下而卒至順庚午三月廿年七十有三娶徐氏先卒子男五鎮楙鈞佳鋭楙佳先卒 鋭衢州路儒學正女二壻葛瑛陸其楊祖孫男四女十二余感宋亡故家世族多流落君以御樞密之後能家教不隳子孫與科俱興身教可知已鎮以至順癸酉合葬 其考妣通賢故里銘曰

縣汴徙杭縣杭徙越遷國以亡 興家以勃侍御之世樞密之家通賢里弟有韡祿華惟志君甫教子世科我碣其藏華其山阿

宋戶部尚書贈端明殿學士宋忠穆公墓誌銘

宋咸淳德祐間士大夫有官守有封疆有師徒之衆委而去之者多矣不去者以媒其身國已破閩已滅而相從航海以身殉焉而後已非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乎吾見罕矣故戶部尚書贈端明殿學士謚忠穆青城宋公真其人也公諱遇字安序眉州青城其先唐宰相璟之後世居邢州廣明之亂扈從入蜀因家焉公登紹定壬辰第歷官黎州教授嚴道縣主簿監都大司尤溪鉛銅場官滿因家南劍知郴州宜章縣監行在和劑局提轄文思院司農簿軍器大監司農少卿入鄉戶部侍郎福建運使權戶部尚書兼讀終戶部尚書嘗營臺池植花木爲老圃爲終焉計詣家文里所欲津

上洋爲先世祠俟梁塋墓時乙亥歲也明年閩建行都從行都閩亡明年行都航海從海上不幸以病終于化州吳川縣之硇洲實戊寅三月朔夫人杜氏同日死之行都命合葬于縣之浮流驛寨張公世傑陸公秀夫奏贈端明殿學士謚忠穆方公之家劍也以都大司屬官嘗活飢民官滿民懷其思而留之爲宜章日有冦以殺余猖獗飛虎軍將不能支公單騎往諭之曰汝等以貧無食富者又不行故至此當書發常平以濟不足則以官會繼之既與約日又猶牛釃酒以勞之皆投戈羅拜而去既去發常平用官會如約嘗侍經筵盡心啓沃居從班盡誠奏對知貢舉覼天祈得士無不一用其忠志誠不忍荷國厚恩身被顯擢坐視國亡而家再造苟完且萬 無完理決起携家夫婦

同日并命荒洲之上與海舟俱淪沒以終嗚呼如公者可謂不
欺其志矣生宋嘉定戊辰沒宋亡戊寅年七十有一曾祖申承
事郎祖丙廸功郎父景聸中奉大夫子男某宋宣義郎大
社令女嫁某人孫男三大社以兵後理墓田脩祠宇如初以世好
遠徵銘謹論次其槩如上而銘之曰
嗚呼宋德天而既厭誰從日月末光絕矣烈烈宋公桐鄉南斂浮
海去之僊聖在念婦從其夫同日就斂歛朝有易名以死猶甦
曤時之人寧不有歉斂有王田洵也不借斂有子孫祀也不忝
我作銘詩以望公封犨音去慰我永懷公則何欠

王遵墓誌銘

汴人王誠仲敬喪其兄子遵於廣文之官舍夫婦哭之慟者老諸

生不忍聞三日殯于佛寺哀動路人有不忍觀者始余聞遵

讀書金陵學舉子業父母愛之諸父愛之仲敬尤愛之以廬
陵多士使來卒業比及三年而歸父母見之何如其喜也而未及
數月以喪歸何以塞其父母之悲此宜仲敬夫婦所為哭泣悲哀不
自勝者也遵將歸葬仲敬泣而言曰誠不忍吾兄見斯子之生
行死歸安得先生長者賜之一言是使斯子為不朽而吾兄為
不恨也且不虛來廬陵不得誠不可以為人弟敢告又曰誠兄
弟八人遵在諸子中冣長兄且賢不肯一日去誠以媼而乃從
誠宦學以死也傷哉𡺳遵敢請余感仲敬克友閔遵不幸乃
敘次而銘之王氏系濟南歷城徙家汴考城縣歷鵲山徙葬
城次同贈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太原郡伯
諱興其曾大父朝列大夫廣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諱或其大
父登仕郎太平路總管府知事諱其父母劉氏聘劉氏遵
自兒勉生廬陵以大父大德丙午判安福州之歲死廬陵以季
父至順庚午教授之歲十月二十四日也年二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
某所銘曰
生於斯死於斯銘於斯其魂氣無不之也其死而有不澌者矣

中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九

中齋集卷九

門人蕭洵　德瑜校正
番昜費宸　振速編次

碑誌

廣西宣慰文公墓誌銘

文氏繇成都徙吉之永和繇永和徙富川公諱璧贈太保邢國公諱某之曾孫贈太傅永國公諱某之孫贈太師惠國公諱某之子丞相少保信國公諱某之母弟也皇元混一區宇得忠臣孝子於一門公與丞相兄弟二人而已初公與丞相俱學俱貢俱弟將入對大師疾病獨晉侍丞相擢進士第一至開元已未公始對賜第授廸功郎臨安府司戶參軍以致稱用京尹馬公光

祖舉改官知瑞州新昌縣録大獄二十餘皆得其情正宗室子婺孃妾殺婦之罪決盜牛訟久而不決者縱牛牛歸故牢而盜服由是新昌訟牒不入郡青匱萬議興學校救荒定役法而以言去簽判寧海軍通判臨安軍府稱治辨浙西安撫司幷置制主管機宜文字司存改制置兩浙主管官告院仍舊職舉家丞相開閫江西奏以公爲助得旨差主管書寫機宜文字事無大小必由公議而後行丞相超朝乞祠晉侍除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尋有旨差知惠州尋升直寶文知海州軍州復申兵部郎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樞密使陳宜中都督諸路軍馬以將作監參議其府事多所稗畫至行在所時暫兼權樞密副都承旨尋除秘閣脩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路轉運副使陞兼參謀尤多參議除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廣東財賦兼知惠州丁齊魏國夫人憂還葬惠州替墓終身尋累詔起復除寶章閣待制依舊任兼東廣招討使參讚都督軍事又除權戶部尚書偪側兵間羌運籌給餉於危急存亡之秋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明年丞相敗海上公始圖全宗及丞相北行公始入覲授少中大夫惠州路總管兼府尹尋改大中大夫臨江路授嘉議大夫同知廣南東道宣慰使司事改宣慰廣西分司邕管念廣民兵後瘡殘允可以救民於水火與衣冠於塗炭者盡心焉以大德戊戌十一月二十有一日終于正寢初丞相賦詩有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又云三仁生死各有意至焉又以祭大師之墓則亡有姪曰陞我身是嗣公既命其子後丞相當丞相死生之際公所以爲人弟者備

極人所難爲而曲盡其至自臨江即謁告之惠州改葬齊魏不獲則命其屬吏行不幸屬吏死循州有故吏總管循州者遣使間道護兵以歸公適至自南安孫氏妹至自龍泉不期而同日與相會值夏方孫氏妹母子俱北多方謀所以返之者而後得與俱還彭氏妹病飢齊魏尤鍾愛因迎養惠州與俱夫家破亡得免則養之終身經紀其季璋食其伯指盡徙其所沒田乃已教母黨之子官其季明孺固其從弟妹之貧病與其喪葬養妻母杜及其乳母厲其兄子南翁官至大社令丞郡又教養其三雉丰自廣西歸日不暇給以丞相前請得加封三代買先廬之沒入者命子隆子楷倣古制建家廟祠惠國而上永國刑國齊魏國夫人而上永國刑國夫人以大師由伯祖而後大傅伯祖一子無後

命子京為之孫又以大師本生孫夫人改適無後命為別室以
祀梁以丞相常祭別室室山中又將買田創祠山中以方外人
掌之教陞盡所以為人後者命陞迎毋閒関萬里生還首丘而公已
矣又求丞相遺文而傳之梓尊事大師之先友如父兄絕甘分少
一飯必俱尤愛劉正伯之子以恭與倡酬以恭死葬以恭與之銘語正
伯曰公百歲後某為公孝子家無宿舂衆無留帛親疏遠邇
畢用其情四方來者各得其所願欲而去死之日族姻賓友四
方會哭者盡哀如哭丞相之初娶曾氏繼張氏子男五張某某
官次某為丞相後某官次某某次某女十友有二趙良梓蕭
米鄒止善瘳璵燕璋胡桂周道黃某彭震龍鍾齋胡法
保黃與愚宋元傾其壻孫男四某某某某女某葵某所余從

今集賢直學士受字鄒所述家傳徵余銘余惟公之孝弟
為人所難與丞相大忠並傳其從兄盡力兵間易世盡心遺民遷
歸盡情倫紀皆可書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後有君子之論而將
曰宋有二仁是宜銘銘曰
東南道學垂三伯祀科目以來孰厚侍士曆數有終精一不
已毅巳忠臣報以孝子猗歟廬陵盛哉文氏

解上舍墓誌銘

解氏族出雁門錄唐同州刺史珫始以魏州先城著其孫滔為
蘄州司户參軍家于廬陵縣司水鄉泰軍六世孫珹始遷
于今吉水古東門坊科第常不絕十六世而至公公諱夢年字
孔賜曾祖叔達祖寅父谷宋淳祐己酉壬子江西貢士母王
氏以公入學恩封孺人公生宋端平乙未弱冠喪貢士居事母
至孝事兄如父業進士有能賦聲尤以唐宋故家自持恂恂
有士君子之行景定甲子貢于鄉咸淳戊辰入學庚午再舉于監
名卿大夫皆愛其文而敬其有學京學賦六月其武之服有以公
賦中者賦傳相國賈似道取其賦讀之至四郊無往以非秋六
月不如其為夏惡其語有多壘之憂擲之地張賦益傳延賈
其餘勇者尤多癸酉以母憂歸居喪有聞終喪代遷杜門
讀書教於家必以身教鄉人子如其子二子謹飭能世其業
由史常教萬安縣學府史奉省檄教永豐縣學公每飭之曰
教狀後如因此汝學時也及聞科復又曰吾家世科數百年汝
曹無應見點於有司悉於鄉黨朋友所點闢者皆以為訓

諸孫林立競勸於學公平居退然若無所有非賢者莫能識不
為崖異而有所不為終不可奪寡言咲不妄交遊所與厚終無
朋言與鄉人處終身不失年垂八十猶不廢教學及門之徒見其
終始嚴重稱之莊山先生以皇慶癸丑十二月丙寅終于家死之日鄉
族姻友無稱其過者娶蕭氏生女三繼鄧氏生男二應辰應申
女一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延祐乙卯十月甲午葬于鑑湖祭室祖塋
之側先是徵余銘余惟代有陵國則有負乘慮無不一蹴可致
者惟喬木不可一日為自唐宋至今七百有餘歲而譜不絕世
不失於士祀田不易姓者惟解氏非樹德不及此使其子孫徒食舊
德亦不至此嗚呼鄉里孫白賜公何有由公賜之竟何如哉銘曰
衆誇毗獨也靜衆回遹獨也正歷代惟姓世子孫無改行及歐無鴻厥慶

梁先生墓誌銘

余平生老友梁君景行有雋材負晟氣年未二十以詞賦論策知名場屋矣三十宋亡然科舉猶三十年不廢程文君以其材雄馳騁其間者亦三十年而君老矣科舉稍屈折從新學頹儕輩少有存者魯獨行踽踽諸老先生已遠悵悵無誰知己平生以學校為井田月費歲靡亦可比百石由由然安之年九十以終君諱節自號高峯先生在宋可擢上第嘗錄景定甲子至咸淳癸酉已已不得志為鄉閭於是宋科終矣元興提學學官多用一時名士而君曾不可一奉檄於江西江西提學蕭禹道方欲剡薦君會禹道病卒廬陵太守杜侯元忠剡薦君矣而皆其剡于家及明經取士不忍技瘞猶一至豫章望世聞而返衆謂

此行豈不可雍熙二年梁灝哉不過為鄉校博士訓弟子員以正豈命耶君材負恃傲倪一時余少君十歲自段禹謨吳安鎬民先輩名士一見稱為我輩人君始與余定交又聞須溪劉先生語始異視終始六十年君我二人君為文老而猶雋老猶不亂良由少年晟氣終不可除生宋己酉九月四日同年生者多富貴人或至二品而君以賓師終於家實至元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一日四月某日葬廬陵青龍山梁氏繇長沙徙西昌子孫屢徙而至廬陵余見君城中五遷而至今寓舍祖某父某娶曾氏子男三女三俱先卒孫男三女三五十年前君哭長子某去年及哭季子淳至是其孫蕭孫跣泣血請銘銘曰

科廢恨蚤科興恨老老哭汝子忽忽必死天之生材竟何為哉何以慰之銘告後來

廣東宣慰郭公墓誌銘

余往來豫章四十年士大夫稱賢者必曰杜仲寬諸公稱長者必曰杜仲寬以至者省若憲從事之良無不以仲寬為賢且能寅後聞仲寬宣慰廣東歸宗為郭氏而人皆稱其孝又聞仲寬以其官終而皆悲悼其不幸仲寬何自得此為人哉仲寬諱恕世家蔡州曾祖某祖某父某世與同里杜氏相好款壻杜氏由是姓杜從公襄樊下江南積勞為省掾潭州還江西見知賢相忽都站木兒署憲因廬陵而安福有紛得偽鈔官起疑獄多濫無辜者吞害被劫掠官故縱賊久而不伏公被困者皆立決寓救一老儒生以憂右下石且死立出之寓罪一吏一巡檢

尤毒民者立罷斥之時決獄數而放還者尤多永新有坐仇家告受免死獄中百口無沒入者官禁群盜老倪數百日食於市民者踰年民尤不堪盡放還之自掾史歷服磨且十餘年以廉聞江西遷廣東帥府經歷從家幕議其間然猿反側帥府暴怒幾危者屢矣由君復安遷浙東制用院都司以儉出薄入為本悉去苛細取贏之弊能使公私俱羨除融州知州會中書賢相荅剌罕選委問彰德鐵冶淮東市舶等事設法除弊悉罷行害利能使冶鑄使益官民漕運不為姦人所欺舶貨市易遠人悅來功狀彰灼遷江西都事已熟江廣民情益順民好惡江粵始俱安陞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始念本以郭氏後杜氏不忍杜氏日昌而郭氏日微請

復為郭氏如初既得請益感激思效劾忠以報念粤民疲於征輸而軍用益乏稍務寬民力而師興亦不匱使君能待終更粤人歌舞其賜者何限而以一疾遽不起君始積年著勞績江右稍歆歷東粤然後出幙府持旌麾庶幾行志澤物而來日已無幾不過名文詞必可傳者以傳其姓名將遂湮沒而已豈不益可為痛悼哉君勇於為義而退避利禄乃其天性故廉不為刻能不為暴民愛其賜士懐其德猶有古循吏之風嗚呼賢矣君生丙午某月某日卒以延祐甲寅四月年六十有九葬其留盆祖墓之次實丙辰十二月娶杜氏子男文炳承事郎吉安路永新州判官之官永新道出廬陵徵余銘曰能以先人不朽者公也乃為之銘曰

惟天生物使之一本而大報本在其衷衮君為杜氏不忍郭亡既貴且老弱喪還鄉杜氏有後郭吾其宗子孫世祀吾祖其從維仲寬父克孝以忠粤民父老曰我郭公惟我江西猶稱杜母匪杜之思惟仲寛父嗚呼仲寛善無不報我銘好辭為来者告君子有子君子之澤庶幾夙夜永永無斁

渤海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江西憲使信都吳公繹為廬陵太守之日見其子鈞於郡文學為劉岳申曰鈞不幸無母且三年矣子諸侯賓客鈞不得為博士弟子恥也敢請岳申辭不獲命公始為言渤海郡王夫人之賢曰王氏諱某同里人未嫁為賢女既嫁為賢婦大夫人甚愛之從余中書有斷事官兼寧王傅遷尚書省移江福安余之僉荐使余不以過聞至治三年自福移杭十二月二十三日某大夫余倉皇馳救馬軼王氏閱巳耶驚悸不能語明日卒大夫人哭之慟為廢眠食初余兄寧王司馬早喪余嫂王氏白大夫人請以其裝更聘嫂氏至是嫂亦哭之慟諸妾媵喪女君皆行哭失聲男五人鐸内供奉其下三人皆先卒幼即鈞也女七人存者為次女宜同適高瑞王氏死時年四十八明年正月三日殯仁和城東余不忍其不幸發世又湮沒無傳幸賜之銘以慰不朽惟夫人以邦君之妻而不知有富貴一聞其君子履危難即以不勝之其志節有過人者是宜銘以夫貴進封渤海郡夫人銘曰

肅肅渤海爰自京都從宦甌浙曰嬪于吳渤海之德自昔罕聞為夫君死如伯姬婦姑曰孝婦不貳其志世短存長長於永世君子有子勿替以引以徵余文以垂永永

蕭存遠墓碣

吉水虎溪蕭氏繇宋修職郎監江陵府糧料院諱来新以景定壬戌奏賦南宮第一與一時賢士大夫交遊見鄉長者教其子宗古孫甲叟俱為宋大學博士廬陵劉先生高弟弟子宗古字如壎宋鄉濱貢進士甲叟字存遠科院李子孚五歲為貢士後七歲江南内附先生辟地其鄉奇其材曰如壎不死矣十歲先生撫之曰恨汝不識江丞相以如壎為丞相客丞相嘗銘其墓故也又三年而廬陵鄉飲酒按察馬德昌一見稱其不凡當是時游先生之門者一旦皆出存遠下及徐子方參政江西德昌以郎中重來存遠從先生見兩公兩公即署為白鷺洲書院山長既滿除教授潯州路

未至滸料院訃至馳歸終喪調田州路白陳得改湖州路湖學
復興授將仕郎湖州路歸安縣主簿嘗考鄉試江浙得士
監杭稅課得羨被檄委問得當然竟用當得怨浙俗以贓
罪誣人者為縣吉有豪民為僧者尤善誣工賒以為姦利用報
怨避罪誣存遠又有疾存遠才名者顧為將直其事而陰賈
擠之蓋深助僧者甚於僧存遠既受誣落職為泰州路平准
行用庫副使三年不得代以疾去及還復由秩將仕郎潭州路長
沙縣主簿而存遠以病請老未幾死死時年六十矣始廬陵先生
為古文祖史漢而宗歐蘇其論詩為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存
遠既盡得其微又博采佛老方伎之書歷覽南北山水之勝
而壹發為文詞其詩尤工然家益落身益貧坐視妻虜得

志更用以資為咳咲使人憤惋向微子能嗣業尚得為有天
道耶余少客虎溪料院過我特厚與存遠語面相質責不少恕
然必極歡別久得書亦然去年過豫章見存遠寓舍相視無
言既去乃為余痛哭殆死別也娶陳氏子男二元秀元仁仁後其
弟孫男二梓桂元秀求余文揭於其阡余哭存遠三世矣感其始
終盛衰之際乃為之詩曰
天之生材夫豈云易摧敗毀傷性恐不至盛時恨少多才恨富既
老而貧積毀滋姤乃知生世無用文章我碣其藏以永其揚猶
有鬼神在其後之人

亡室鄒氏宜人墓誌銘

宜人鄒氏世為吉水士族父諱天濟以試選歷洪進賢贛瑞金
兩縣文學嘗謂廬陵劉岳申同事鄉先生心遠聶公吉甫故鄒氏
歸于我逮事先妣周氏夫人十有一年日飯夫人八十母兄殆及其老
子童孫夫人鍾愛葉氏姊以姊壻嗜酒不念家館之別室鄒
氏奉吾姊撫吾甥以志養養姑姊不幸蚤世鄒氏以嫁時服飾
斂之夫人稱之曰孝婦既而嫁葉氏六男一女男斗壽年五十有
兒女四人而後去男氏以方是夫人即世三十有四年矣昏姻隣曲
之厚者皆曰鄒氏為婦孝而恭為妻順而正為母慈而教五十
年家無妖孽雞豚狗彘無歲不時醬醢酒醴無歲不美
皆曰沖和所聚聚也未嘗一日無客未嘗一語疾聲色而
給家事常治死至元丁丑三月三日二兒一女皆不及訣年七十
父諸弟姪皆哭失聲葉氏甥為服期以報余獨哀其蚤

長貧晚又厭其多病不俟同死而盡先旬可傷心者去年以
恩封宜人子男文昌文畢女中壻藍玉振孫女五季者八
適王振之子恩順八先葬二十七日而殤葬吉水仁壽鄉東山
戊寅四月初七日銘曰
是為孝婦之墓世萬子孫春秋霜露其罔有攸斁

蕭彖明妻李氏墓誌銘

吉水以東其鄉曰中鵠里曰大原平居人李氏世積忠厚
叔澄始大用儉勤起家身致鉅萬當路貴人聞其名翰林大
老誌其墓有子十人敦篤淳龐皆保家之主其八子曰恒吉有女
一人惟恭歸于廬陵城西蕭奎是為今福建壇運幕府之仲子
南臺御史之關孫璟管安撫之曾孫江西安撫之玄孫惟恭以

賢淑稱於家聞于族姻相攸得所而不幸不得年父母晝夜哭曰自吾有此女鍾愛之使之嫁不離家今轉棄奈族姻哭之哀曰此女歸于德門宦族將以光昭李氏庇其宗黨姻婭而遽如許凡妾媵之老者少者無不哭失聲是何二妙之不相遭而兩美之不可長也生泰定丙寅八月十六日沒至正丙戌七月十三日年二十有一葬其鄉和常洲以明年丁亥某月某日先葵來請銘銘曰

錦忱角枕兮歲行周松風草露兮幾千秋往者不可及兮來者猶可聞嗚呼斯之

處士郭國南墓誌銘

廬陵郭氏有隱君子二人曰靜山字仁壽曰正表字公進其先有受業宋來州史君劉公子澄者其學務躬行心得不務虛

高談性命以資淫縱為物慾不幸無用世之日世亦不及用之以困阨窮獨終其身而不怨尤其宗人有得其傳者曰處士諱適字國南能決去俗學往從之進身備五福一門昆季子孫俱有相道陰騭之何其逢吉也郭氏世家由汾陽王六世諱官廬陵子暉徙麻江又六世徙南村又十世至南村翁諱日正字吉先為德人君子夫人羅氏故名家有婦德母儀處士家有嚴君難兄弟外有良師畏友以知其真知踐其實踐印岡又多君子毋家在焉有別墅講業其中用師說補獲麟後六十年史缺文節要通鑑綱目刪繁禮書註疏集傳程氏胡氏為春秋五傳又嘗講業蘄之梅川教子授徒益廣進修會江西籍田議增賦處士上書廬陵賢守馮公翼其極言增賦不便不罷且激變守為白江西幸而免然且賴寇起三省兵興處士言益驗復上書言荒政宜鄉勸分以救饑革官減繁以救流亡賦必從田役必從義而後苛橫可寬吏知通儒民知教子而後訟獄可衰使其言行治平可待守嘉之訪求五世至十世祖墓得十三墓於荆榛中劃田以共祀事又劃田立後 奉仁壽於是仁壽於是仁壽死五十年矣方求余志如新建素心堂其所居之右左求余記為箴夜深坐念平生無不可對越者旦起拜高堂祖禰子孫環侍賓友就養下逮童奴無不肅給與容語竟日皆可家教世範所至皆有花柳間意四時皆佳致卒歲皆優游之日遠近望者皆曰神仙中人且死精神志氣無一語亂得年八十有五曾祖諱褒然祖諱三傑先後娶羅氏皆賢

子男六長申孫先卒次虎孫號孫復孫曰生平兒女三孫男十五女十七曾孫男女各一葬吉水仁壽莊山以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二月某日徵余銘余嘗恨四書行世而士大夫不諱言利士君子不媿娟疾有可傷心流涕者如處士胄次氣象可常遇乎友人周宗孟錢逵復為余言處士功行甚悉處士嘗過淮淮士多從之游貴人有遺予入學其後父子皆知名處士易簀時子姪前數月皆至自淮族里皆友四方賢士大夫走集會哭皆失聲行道咨嗟嘆息淮人聞處士死扶路悲咽有餘哀是可銘已銘曰

善種救者凶歲仍熟善種德者百年不足是故世德不同世祿世祿難培世德難覆培有厚者無如其福伯夷之樹伯夷之葉茲基

余銘過者必肅既固既安以似以續

張士正妻李氏墓誌銘

李氏諱幼貞世家永豐為歐鄉縣于吉水南湖張氏為故家弦氏諱謨字舜申長者能使人分其富子諱淑字伯儀孫天璧字士正能無改行於其大父父士正以宋咸淳丁卯薦于江西轉運使宋亡家毀身死子幼盜起師興官發吏毒當餉軍不給而航海交征當此時有奇男子無所措而李氏由中制外以常應變以禍勝禍能自立於危亂以保其孤幼余聞其公事畢而家事治田園不蕪而子孫不愚為外姪治裝必使得所外弟有弱喪而歸者既盡復其田廬又為之家室年八十有七以延祐丁巳某月考終子男嘉孫明孫喜發世孫男文行女五人明年葬于某處又一十年文發求

余銘余感張氏由長者至見公翁四世而復為豐家至文五世而尤為才子子又有孫殆天報之也是宜銘銘曰

詩禮女士從以孫子家國之興靡不由此南湖諸孫有行有文銘彰母教以永千聞

李英叔墓誌銘

余聞西昌李英叔其鄉茶灘砌石二陂每歲屢築已輙壞殆不可築英叔以錢二萬緡募夫鑿石堤江水陂成淮螺溪良田三十萬鄉人稱之曰李公陂又聞每歲役月英叔發廩數千先糶市穀一石而因其直為損十一且募助之又益家量十一糶者石得穀百二十升以為常今五十年矣嗟夫以若所聞英叔又何惡數於天與人哉英叔以至元丙子八月三日卒得年七十有八其鄉人求余銘者皆稱英叔無孫母周年無九十而終孝慕不衰教子孫循循謹飭善遇族姻鄉里賓友凶年勸分常過萬石得官承事郎同知柏興府事當上以母老辭杜好施與如橋庵航渡觀壇塔寺皆不靳英叔美鬚髯長拂地黑白分數可數見者儒視所居佳花美木法書名畫異蒔寶玩往往歸之遠近名園不能望也別治臺池亭館奉過使客大人至為促席移日家付子珍珍又能遠怨其家鄉使其親享優游之福者二十年余感昔人積善累功幾世幾年僅僅不過中人數十家之産終身曾無一日之樂英叔起家至鉅萬比封君傾其鄉里子孫賓客日奉觴上壽歌吹絲竹為歡娛以壽考終其來時亦盛福豈非天哉英叔諱一其世家大和南岡城娶胡氏子男一孫女某孫男某女某某年 某

月某日葬其鄉余又聞英叔書評書生盡還其鄉舟人所願越于貨者書生感泣請以為謝英叔大咲書生奈何教人受御需錯

富國有經小者由身家生財有道大者無涯王侯將相何如素封為大夫種蠡與朱公貨夫猗頓仍非巧宦墨以敗官始漸負敗史傳貨殖皆壽考終歷選其人亦垂無窮嗚呼英叔身致千金傾其鄉里豈怨是任沒而可思不禁其富沒而可傳孰銘其墓斯人斯志尚克示世

安撫同知羅榮可墓碣

廬陵半江羅氏其先由豫章徙六世至榮可際胡初混起家遊庠轂下遭遇聖明一日輝赫向此半江遂聞于時晚以蜀閫揚名發知勇退親見真人勃興為龍為光念平生教忠有子能仕以君

賜歸榮日與鄉人父老歌呼飲燕樂其天年以無忘明時大德榮可
可不謂榮矣乎狀稱榮可謂仁則方至元丙子故家巨室一日為墟巳
能自異其所扶樹極救或面負責詢讓無不當謂人心鄉黨是
知四方誦之大德中因近臣以布衣見知延祐聖人於潛邸授分
寧等處茶司提舉能執法杭郡守以貪饕毒民者茶戶為權
業上官廉得其才因極言當罷此司竟罷遂用為榷茶轉
運副使以行其言至官以嚴自律不陵長不偪同而徹然不
可犯下不敢為姦而得罷行害利如衆所欲惡九江大饑民食蕨
蕨會雪凍蕨且不可得食民多莩出私錢七千五百緡得官
米三百石救饑民千七百三十餘家以待賑貸之至分司淮浙
婺源官課巳重前官創增萬三千餘緡提舉司又強委儘辦

文引多至五萬餘緡因頓足大呼曰國初天下茶課不過五萬
餘緡耳婺源一州乃七倍國初天下民何以堪幾何不為變
盡收所強委者併罷前官所增比還計各路所收巳過萬
引同寮持不可且得罪則身任之曰寧我罷官無衆誤國
用此名益聞以蜀閫奏有四川威茂等處軍民安撫司同知
之命議建橋白沙河可歲救溺死者無數意止蠻獠三百戶
與濯州民雜處者得不還諸羌安堵如故及出蜀蜀亂明年入覲
賜金織二兩以歸又明年十一月十有八日以疾終于家年八十有二訃
聞贈卹有加哀榮備至娶任氏先卒子男三子岡至坦子岡全
寧府判官先卒玉以文學稱嘗迎駕龍翔獻所著孝經又嘗
侍親入朝咸寧女三婿劉惟信彭以南劉迪存孫男二武孫文

孫女三曾孫一歲某月某日葬安平鄉之虎峯坦以奉父命奉
書弊拜稽首求之揭于墓余聞其鄉人云里有木源村民被誣
者自言徽羅公無唯類矣他如此甚衆如其才力時命能使群雄
詘伏退讓由未足多惟壽富安榮雖名王貴戚大臣近侍有愧歸
全若賢子孫發有譽能自致必不可為庸人以老則愧之者多
矣使其先或有隱慝必不至此身多慚負亦不及此是宜彰示
後之人
以勿替引之且以勸為善無怠

元封濟南路同知滄州事嚴府君墓誌銘

君諱慶字仲祥姓嚴氏世家滕州祖諱津始徙沛再徙碭考
諱琳少孤稍長奉母丁避亂關中亂定東歸家薛水上母子儉

勤為生稍有餘則多以貸人貸者多不能償因過孟嘗君墓喟
然歎曰孟嘗亦人耳獨使靖郭君稱有子可乎出所藏券焚
新故多少皆大棄之鄉人皆高其誼妻朱氏俱年八十五以壽
終仲祥追念先志思廣繼述恐志不達則學為陰德盡得其述
則畢達其志一視富貴賤貧而為之不遺餘力常恨不能生死人
尤好禮自家之吉凶賓嘉以及鄉族皆必用其志無往不周人之
急終不可一介苟取諸人生無一跡涉訟庭夜無一事不可對越
有子五人曰忠以家學為棣州學正曰信能力田曰敬由胄監
貢吏工部掾殊祥院補外尹襄陵清池皆劇縣皆有能聲遷
為臨江路推官聲益聞曰訥由般陽路學錄教滄臺縣曰
義退耕碭之野女二人婿顏某方某孫男四以子貴封承務郎

濟南路同知濱州事時至順元年五月也以其年七月二日卒得年
亦八十有五娶賀氏有婦德卒延祐七年二月二日年七十有二贈恭
人歆以至元四年某月某日卜吉沛泗亭東北原自碭遷祖考妣
考妣之喪而序葬之命其子某來廬陵乞銘余感嚴氏積善
三世矣敬又好學而文嚴氏其興庸可量乎乃為之銘曰
漢祖歌風有芒碭氣一時和習千年風致嚴君有子真沛子弟
君以璺隱功過良吏使為良相有不行志我亦沛人由長沙徙
同自芒碭而我劉氏我銘君墓維桑梓故過而下馬以俟來者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門人 蕭 洵 德瑜校正

番陽 費 震 振遠編次

碑誌

奉議大夫泉州路揔管府推官周君墓誌銘

儀之豫章武寧人棣華堂周氏諱天鳳有過人之資負用世之材其博覽可備顧問其文章可為詞林史館其言天下得失利害可入奏疏施為皆有其方用之內外小大俱要治劑皆得其宜嘗遊京師翰林之老為文學者御史臺之執法之大體者中書之用人識治體者皆歆得儀之以為其為一時之名士後來皆至大官者自推挽儀之氣不能集一吏議卒 陞莞庫 困州縣老閩嶠坐聯諸公家

哀終以無聲數下之跡僅僅與俗吏循資正等至令四方識與不識皆稱周儀之嗚呼此有志懷材者所共憾恨也周氏其先會稽茂族唐末有名御史中丞鎮過九江者曰勍始家九江入宋有明經教授鄉里者曰師教從海番其後再徙武寧累世同居者曰世脩增祖考諱友賢宋寧宗 御書棣華堂敕旌表其門閭祖考諱汝翼宋贈朝請郎考諱應合試別院弟一以史館抗言忤宰相官至朝奉郎知瑞州軍州事國朝贈奉議大夫龍興路揔管府治中驍騎尉追封南昌縣子妣王氏萬氏追封南昌縣君伯兄諱天驥以童子能文試中書第一在宋治於高安宋亡元興有功德於廬陵官至正議大夫饒州路揔管儀之周旋父兄家教五歲能誦十歲能文通春秋大義

十五爲吉州路太和縣主簿能官從廬陵鄉先生聶淳吉甫講學
先生有師道教以古人學問即日去官侍親十七喪瑞州能執禮先
喪事母萬夫人出則從先生卒業夫人寢疾疾革籲天乞致養
疾良已者七年然後至于大故先喪授饒州京師有怨家子誣
饒州于朝儀之叩閽陳情舉朝動色被旨下中書直其事授
撫州路金谿縣主簿未上行大司農燕公公楠薦授管勾架閣改
袁州路分宜縣丞方議科徵夏税儀之力言其不便始得免縣
連歲水旱屢請賑濟至是民居多沒溺儀之以私財糴官米二
百斛以舟載飯臨屋山而食之如是者環邑十餘里大家始相率
出米以繼有米某告李某毆死其從弟者儀之廉問死者其母
其母妹不知問其鄉鄰知其地多虎復得死者顏狀服色於其

母乃卯鄉丁入虎穴得髑髏關二齒與其遺衣服服色如母言
母見慟哭命母刺指滴血其骨皆飲其血餘命告者刺血血不復
入然後伏罪李氏祠儀之於其里及代燕公以湖廣右丞掾儀之公
拘館左丞李公世安留之會撫州路平準行用庫提領命下李公
以省檢校對上之京師京師諸公喜得儀之交章推擧吏議持已
除必不可改儀之至官盡心其職以便細民市貫行旅爲先至大
初鈔法稍變斟酌便宜民甚利之授邵武路光澤縣尹始嚴僞
鈔枝蔓之禁盱撫饒信皆接壤始受其賜有來歸不忍去者也
銀令下有田者不征而闕無無田之富民郡以一切應命儀之力爭
不可則請分谿有田無田者定爲式以上從之果報罷其不應
証者爲鈔九萬緡有奇邵武所征止萬緡光澤才六百緡在官

七年種來成林氏不見吏遷建寧路建陽縣尹初建陽包銀歲
輸六萬一千一百五十緡儀之累牘援邵武例且爲過使客力言
福建瀕海依山近年經理與兩廣俱免今包銀兩廣免而福
建獨坐民將不堪變起不測會平章於公至儀之言之尤力公
還朝爲江南悉罷之富禁民蘇蕨者使執粟倡以奉役建義
庄歲積粟二千石復興考亭書院訪朱氏子孫塋遷泉州
路推官累官至奉議大夫有德化蔣氏坐殺夫儀之究詳其
夫坐殺牛不勝海久誅其兄蘄速死其兄陰毒其飯而以蔣氏
遁進之原情論止杖罪逆賊阮鳳子脅從九人議當決戮儀之
竟論兄之先後九爲建陽泉州活江閩僞鈔枝蔓者尤多泰
定丙寅考試江浙獨稱儀之能得士天曆己巳六月孫君楊氏

卒儀之以楊氏之喪歸殯于吉之鴿山未及殯而得寒疾以十二月五日卒
得年六十有六楊氏有賢行先四川總領伯雨之曾孫封南昌縣君子男
三志禮志行志崇女許蕭宗孫而夭孫男三女一將以庚午七月某日葬
鴿山並瑞州塋一里而近志禮以念與其父同門又深交宜爲銘乃論次
而銘之義以材能達志能達事而不見辭色不拘小節而不可棄爲政
不好貨殖而不可倚於義嘗割田嫁兄子咸米散母族喜賓客多慈愛
而不爲妻子明日計奉入常不使有餘退無田宅以居沒無貲財以斂可謂賢
矣惜也仕不顯而施已狹去京師二十餘年知儀之者非不多又非不顯而卒
莫能以儀之顯者嗚呼其命也夫余聞尚書曹子貞參政王儀伯並舉儀之
不可倚朝廷任使久棄遠外可惜又聞有安童丞相之後曰脫禾赤監
泉州嘗稱一周儀之可勝俗吏百千輩嗚呼使柄用人者皆此儀之其不終

老下僚也哉銘曰
以世以才而止於斯亦奚以為彼何人哉而與之夷甚者過之祿
不辭少澤苟在民猶樂其貧官不卑少任苟在身皇卹其勤
我銘其藏以著其志兹山之良以昌其世

元故從仕郎吉水州判官馮君墓誌銘

自余聞永新三馮瑞其鄉想見其人及科興大馮將大翁兩
舉江西鄉稱馮氏有才子小馮翼翁兩科連舉登泰定甲子
第歷官溪陽丞湖廣照磨上猶尹有能名然骯髒必不可獲
上以非其道用齟齬坐困久之終不變衆謂有家學老馮
諱曾初名希元長余二歲晚就養城西淨掃一室罕見其
面時為余一出戶融始如春風爽郎如秋月有典有則無一恨事

駒次意象韜如也有言其少之日嘗市故書得排珠數十悉歸其人又嘗
為友人用金幣直數萬緡錢活之於死獄終不自名一錢師友鄉先生永寬劉
公講習進修務實踐不為虛譽學者爭迎致人人為盡料與嘗一試有司
即棄去曰老矣付吾兒矣乎如其言初至元丁丑鄉邑兵亂大父叔父未葬而
父沒於是盡庭踊慟積尸中既葬大父叔父尊奉祖母母避地山中既免而
祖母母相繼即世死喪原隰喪亂流離能於其間不廢問學迄用有成其
天資仁厚為人師與人交篤於信誠終身言動無一不願嗚呼賢矣其有
子宜哉余嘉大馮為士君子小馮不為令之達政者使人不知其父而視其子
以為至足則余深相知者乎馮氏由吉州司理樂以官為家有葵其鄉祭畫
著曰琬曾祖諱世昌伯祖藤州僉判安國始大有豪家世祖諱宣子孝端
文孫以常布自藏益深密妣江氏公生宋寶祐戊午國朝到從仕郎吉水
州判官設以沒至元庚辰十一月甲申年八十有三葬所居西偏竹林以其
月丙午娶譚氏有淑德配其君子生宋咸淳乙丑國朝封宜人沒以至正
癸未二月甲辰年七十有九葬某所以某年月日子男四彝翁翼翁次增
先為叔父誠孫後以司王先卒女二顏某龍某其壻孫男四與拱某永寅
賓永新多故家大族輕財利以為常士節俠有氣槩如老馮蓋四世守
儒矣鄉族皆友比昌是宜銘二子絰稽顙再拜以請余誼不得辭銘曰
其外吉蠲其中塞淵德邁其年子肖其毆其歸也全其藏也堅銘永為傳

王母湯氏墓誌銘

廬陵宣溪王氏子斯覺因吾友文熙伯楊貫道踵門而見曰昔我高祖
妣湯夫人於先妣為曾祖姑宋故相江文忠公守廬陵日嘗銘其墓斯
覺塋母三年而不得銘於先生不名為人子郡武令尹楊君伯學嘗狀其

行敢稽首稽顙再拜以請余惟王氏世德內行之詳見於文字者名賢如
陸放翁章文肅公鄉先生如數文王公忠簡胡公文節楊公近年歐陽都
官劉太史余何人何足以與於斯蓋辭之辭之久而弗獲按江文忠公誌
稱湯本殷氏有為吉州刺史者因家末川之遠直里稱殷史君家宋初
避廟諱姓湯狀稱夫人諱理師生而有聞於家教在父母家為賢女
歸王氏公塗為賢妻公塗之家事治賓祭必肅其吏傷亂雖遭無常
變而綜理有常法亂定始去故里一舍而居遭公塗之喪終喪盡禮
深已肥家歸女教男春秋無廢事族姻無間言王氏閨族稱曰難初公
塗以兄子繼至是迎養其私親周給其諸父昆弟復堂構于蕭州故
址重建吳丞相潛所書者昌堂扁稍還宣溪田觀而占家課孫服
織缸貧養老疾葬流殍亦惟日不足然猶以哭幼子斯覺夫婦卧病

而終辛未八月十六日也得年七十有六子男二人女三人婿胡巖老李允壽胡定孫孫男女各六人曾孫男女三人葬其鄉周原口亭子坑以壬申某月某日惟王氏世科望族三太守先後相望蔚為三槐余猶及識潮州史君其風流文采晚猶傾動如湯氏以貞白起家中廢王孫不失舊物累謂擧銘曰

宣溪三槐百年雨露一旦忽諸惜莫知故蕭蕭湯孫守志莫舊歸視其家槐有三蘖于嗟女德興亡勃忽曷不觀此堂構突兀墓木森森槐陰欝欝過而式者無侮無拂

桂楊縣君蕭憲孫妻周氏墓誌銘

余友蕭克有以其妻周氏之葬求余銘為余言周氏征東提學長孺之女年十九歸于憲孫事姑二十餘年如始至友娣

姒如同氣下逮妾媵皆有恩愛每循先世故規收養棄兒必擇乳哺親在視而加廩給之多病時少歆極獨喜子事大夫人寢疾有間則喜疾病則憂不幸至于大故周氏疾日革既葬遂卻藥以死至元後戊寅十月二日也得年四十有一憲孫哀其不幸無以慰其死而塞余悲死不欲朽將在斯文敢請余聞蕭氏世積德而賢內助為多貴夫人相鄉邦以忠厚起家嘗謂人非甚不幸不至鬻田宅宜陰益之以照其美費每緡錢必加十為百萬錢加千千緡加萬矣率用此市田宅以為常夫人生長名家嬪于德門能循法度為大夫妻教子忠孝為名御史聞于當時彭夫人沒御史方盛年而有柏舟之志撫三子皆異母而有鳲鳩之德故自鄉御史之亡至于今三十有八年而家道嘗如一日子婦又見周氏焉克有今為郴州路桂陽縣尹鄉稱御史才子子男二祖生次奎生後其季孚有女二婿劉觀次許賀鎰某年月日葬廬陵儒林鄉之尚禮銘曰

惟婦德內實家之腴匪婦德內由諸侯大夫是故召南其應騶虞維茲蕭氏積德不渝高增祖禰世濟其猷我銘女士耀子女史貽厥孫子

劉一飛墓誌銘

吉水折桂劉氏其先見余所誌萬翁墓詳矣萬翁有賢行幼孫善事叔父善睦族善居鄉其從弟誦翁自其父與余還往再世至是以其孫一飛年十五為殤子緣世好求余銘以塞其悲一飛自幼已見稱奇童至正甲申生十有四年矣諸大父父必試鄉闈大父

父不能止也比入院省憲遂官疑其年名而詰之應對不懾已奇其材又詰之曰孰使汝來曰聲教所暨聞風而來益其奇對試畢挾卷讀者驚異出門有執其手而識其姓名者自是愈益力學明年己酉重九後七日以一疾至于不幸大父父哭之慟母李幼受書吾兒復因外家以諸其辯尤哀或疑殤子何銘余謂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聖人聖人許之旦日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欲勿殤不亦可乎一飛能執筆以戰文場勿殤可也銘之曰

嗟尔一飛吾銘其銘茲生有言莫壽乎殤

張先傳墓誌銘

吉水堤平張外自外固徙今三世矣由外固初祖十五世至堤平譜稱上距曲江十七世見趙儀可志伯修甫墓云伯修諱進德

魁偉蒐岸識度絕人機略尤深善言行必依於厚常拔人死地以
為當然方内附初刑新用重卿陟而有鬪殺以逸論註誤輒附死比伯修
所全活甚衆所完濮民夫婦父子不知名其間毀家以當供意剩牀以奉
誅求何限而教子孫礼賓師如承平愈益有又何裕也其子諱壽無改
於父鄉稱景良者如伯修其孫諱濟忠無忝乃祖鄉稱先傳者又如景良
於是堤平三世又自為和祖脩之不已將復為曲江可量哉余識先傳特
年未二十許厥後東西南北不相聞去年獨聞其死今年甫識其子每
得其鄉人之稱先傳者曰自其身以及其家自其家以及其族里皆友允履
當處變修好黨務壹守大父成式以奉親惟以為家訓餘事為舉子業
見舉於鄉尤嗜好古詩文招致四方名勝惟恐不及用是生計不踈而子孫
不畏每值月常以貸為賑歲儉即以賑為施鄉鄰惟恐其不畜衍盛

大世方景良北歸寢疾左右卧起十五年身積憂勞以至病傷及四年而
竟至大故又四年而棄老母弱子以死臨分母子父子語訣又何悲也余讀
王君吾素所為狀使人廢卷孰知生斯世為斯民有不得以天年終者
多矣是家世積忠厚為豊家而方來未艾又在其後之人謂天夢夢
可　人有常言墻薄亟僨繒薄亟裂酒薄亟酸凡薄未有能久長者
是故王長短大小僨同惟厚者償百倍厚固當貴重如是邪娶蕭氏子
男四欽鉉鑑銓女二婿王貫孫男女四生至元壬辰六月十八日卒至正壬午
四月六日得年五十將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里欽來請銘曰欽之先
人嘗及門矣其季弟銓之婦翁李直又敗之請銘曰
惟地持盈海晏河清惟地載重不懸不竦厚德者昌原德
以殃逆德以亡惟茲張氏曲江尚矣匪胄遐遐惟畜無驕惟堤之平
如月哉生又如居諸與歲俱除來日方將以莫不滅子孫孫子畱于文史
銘揚其美自今以始

蕭照明墓志銘

廬陵在宋科盛時通六藝者抗四方工詞賦者抗三山詩學寂
盛吉水吉水推文昌蕭氏余泛詩家庭辱知衡州推官與其
弟甲戌進士一門興詩如漢匡帝衡州有子當宋亡科廢教子
孫不廢學設科興而王孫世科亦不絕於是世為通家君諱如愚字照
明於衡州為季伯兄早世與仲兄采熙積元其家學仲亡君尤自彊終
身不可一日不競平居退然一脛儒廳門獨立天姿彊明心不可為弱而
昧者此其所以異也君事親無不自致其所當盡者事兄如父不辭難
嘗曰弟有子職弟子職當如是身所卒先性敏於事勤於學日孜孜焉

雖賦役無寧歲而從容有常雖幹裕無虛日而講習不輟故家事治
家教肅而外禦給客至領倒雖盛寒暑不變又不獨應俗出至談
迂闊尤加禮貌所與平生深交館穀不出其門所甚愛故人子甚如其
子老友劉贇以貧晚貢於鄉其子霞蚤登上第君善遇折展遇羅氏
兄弟亦然其天性勇好也延祐初科仲子立夫為伯兄後者登乙卯第
授南豐州判官孫霖天曆己巳舉於鄉一門彬彬雖科暫廢常如興
時鄉人父兄子弟至今敬教勸學以君為法嗚呼如君可不謂賢乎君
常損田三伯石助里人役費未死然由欲擴而充之鄉黨宗族皆稱曰
賢使君用世世亦用君惠且施族有戒矣曾祖諱日蹤祖諱深見鄉先生
揚伯子所為廸功誌銘考諱符世衡州府君也娶王氏先卒繼孫氏後
君教月卒子男五將孫立夫道孫壽孫宗孫立夫從孫先後卒女一

達王氏先卒孫男九女十一曾孫男六女三君與余同生宋景定庚申歿
以皇元元統壬申七月年七十有三諸子謂余宜銘銘曰
學如力穡是名舉殖孰有不學而家不落惟兹蕭氏世有齋心夙夜兢
勸以莫不欽天之所啓莫能閉世子孫孫子尚勿替也

元故三公府掾鄧克順墓誌銘

鄧氏由汴徙家撫之金谿五世再徙吉之吉水鄉爲中鵠里爲小陂里孫
氏也積善爲甥舅家君諱遺字克順由孫氏子繼鄧氏以親親長長
聞於其家善事王父母父母無一飲啜不盡勸比及喪葬無一節不盡
禮於其私親又無不壹用其至自親昆弟至于堂從無百不成自族里
昏友無一語不讐皆曰難弟克順其順矣乎天性倜儻一言可以立棄
千金終身不可苟取一分其中心者好誠乎爲善甚於酒色貨財使

人人皆如克順天下平治不難諸公貴人聞其賢爭辟爲三公府掾明日
以疾卒臨終正衣冠如常頋謂左右今日必雨雨時吾當逝矣已乃果然
蓋至正乙酉七月丙辰也得年四十有一君雅好遊嘗泛海東至于日本南
至于交趾廣河北至于京又北至于上京臨次意氣故不可離邀不能五
十又不可延數日之命卒以客死上京聞者皆哭失聲殯之日巷哭道祭
塞路出都門送者千餘人行道神傷曾祖如海祖應和父貴文妣彭氏
氏娶曾氏子男三鏞鐸鐸女二季劉婿彭明妃沈叔真孫男一源女一蠑
娘余始與克明莫逆君諸兄也晚與君有連甥孫爲其子舍兒子文罪
又同客京城多倡和讀書常過夜分葵仁壽鄉上積嚴富山以十二月三
日銘曰　一鄉之士可友也以爲善三公府不可得也以爲掾男子四方子何
非死所遊魂濕子上京兩歸斯復子妻吾土嗚呼順甫

將仕郎韶州路知事蕭府君墓誌銘

禹謁諱瑞姓蕭氏世家吉水虎溪嵩華山之下蕭氏世科故家至禹謁
始遷廬陵之馬塘距忠簡胡公丞相文公故第爲近蓋擇而擬之遂爲
馬塘蕭氏鄉元生須溪劉公扁其室曰嵩崖示不忘禹謁嘗游京師集
賢以其名聞省部定從江西水補江西提從憲試選始用爲學正封州與
學歸田一日以年封州遂教授梧州如封州梧州還授將仕郎賓州行用庫
尋除韶州路總管府知事見知宣慰兩司方被遇而以病卒于官至順辛
未五月二十二日也始死郡長貳卒僚屬往哭之比其還聽者咸有加甚于達觀
以其喪歸而請銘於余其詞甚悲余少客其族里特料院蕭公猷可以風
流雁爲鄉文人門群從多知名者禹謁之父際南北初混方游秦淮北
闕中原始盡更其故所居以料院領客而落之屢造焉料院即世群從

相繼淪沒𢦏年以壽死曲江者余友周達也今又哭禹謁焉禹謁以別
業起廬陵爲豐家以三仕死曲江爲中壽余銘禹謁孰知余悲祖仲貴從
事郎淮東轉運使諮議父日敬娶張氏子男五達觀達胡達章達宏達敬
女一壻文宗丞相諸孫也孫男女九葬某所以某年月日余聞禹謁早孤事
季父如父昏嫁庶弟妹如一分財利禮必均二弟安裕至今者禹謁力也銘曰
嗚呼曲江奪我良友嗚呼禹謁況隕中壽嗚呼此碑亦隨吾淚嵩華
巍巍歸來無棄

劉母黄氏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黄氏諱德順追封承事郎同知太和州事劉君諱時明之妻文
林郎韶州路樂昌縣尹中孚之母也初至順壬申宜人拜命感泣承事不及
見語子姪曰吾家事廣州司户府君夫人歷六世而後乃今後見之嗚呼

尚矣狀稱劉氏系出定王二十五世孫義從吉陽場之德田以進士第發身
者十四人而廣西提刑邦鳳最著廣西從弟諱鍠上遡四世祖處州司戶
參軍諱洵為進賢里梅南初祖生太和府君宋亡家廢宜人相府君
起家教子力能皆嫁其群從周急其疏族屬同爨有三世者賓親豆
暮至隣婦倉卒乞貸以為常終身蚕績必至夜分子能仕初任曲江簿
曹誥奉親就養不許曲江奔府君喪居喪有聞終喪改新會簿歷
參州判鐔津尹皆稱廣平至鐔津二十有七月棄官乞便養及樂
昌命下將行而宜人至于大故族姻鄉黨知其平生者無不涕泣悼痛
惜生宋咸淳丙寅十二月十二日終元朝至正壬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得年七
十有七明年十二月癸酉葬廬陵儒行鄉鼓之原子男一中孚孫男女各四
曾孫男女各一先葬中孚請曰臨川先生吳公幸銘太和府君若不得

先生銘吾母是重不孝也敢泣血以請惟先江陵府君與廣西同年繼
昌又辱與游三仕不辱其先領海不欺其志讀奎章虞公所序梅南
詩愛其文詞故為之銘銘曰
天也良士子兮良吏賢妻賢母斯丘斯志過而下馬無傷其拱把

承德郎武昌路推官馮君墓誌銘

馮氏其先幽州薊人宋樞密正惠公知節判鎮州一子留家鎮之藁城
縣廣楊里其後宋去汴南徙子孫不仕金金末有諱增者魁岸雄
奇有勇略當氣節鎮將擬為俾倡不就盡以祖父貲產讓其兄子進
而之鄉邑鼓城縣買田築室焉遂為真定路晉州縣人鼓城者
春秋鼓子之國也有子四人其季諱良善事父兄是生武昌府君諱忠
信家順卿君自兒時鄉里皆稱其有祖風至元甲戌江淮軍需緊急
侍郎無極楊公某以時名來為晉州君被謀選其供億寡先辦而鄉
人不知揚公入朝首以君為賢而薦之會建閩省為闢掾見知參政史公
弼公以治法征謀自任然必咨訪而後行居閩二年力薦君材可大用
君將之京盡以鄉人之役至自閩而各歸其所親會省部例降當任
江南者授君浙漕鹽司官勾君不較至官修其法去其弊盡給民二本
而鹽課自足先是鹽司發鹽以誣民為私鹽立破民家至是君悉禁正
之帝邇戶有嫠交有黨而訴其子下之於水者君視其屍識俱煤怒曰
汝不墜水而以惡逆誣而夫之子不仁姪退采繼母也史公宣慰浙西置
君閩慎時權臣姦黨肆為凶虐君退居吳山之下至元辛卯臣下劾
省鞫訊其黨史公為右丞左丞董公士選舉君治其獄有西域僧領江
南釋教者其罪惡浓大而四援最強爭欲釋之君略不少貸而盡得

其情未幾其子以行宣政院副來取嘗訟其父者殺之而終不敢一語
及君明年以兩淮隸汴建汴省中書移浙省掾奉圖籍于汴衆舉君
至即為戶曹有蒙古軍人訟其出驅背主議下所屬以驅還之君視牘
其父已放之為民矣詰之曰子安得背父抑良為驅有官族子十年訟其
季叔有其兄若弟絕戶財產君命均分之而共其役師代南交諸路當
供鎮伏有宣慰淮西者黜巨之胄素驕蹇議以君董其役至陽語其
屬曰誤軍需者法當死敢不畏死異日來見且饋蔡羔君盡以食衆
工鎮仗辦其授承事郎蘄州蘄水縣尹蘄產竹歲貢簟條官役民
負竹詣郡吏因為姦則請降條式而與為條以進諸縣得以為例每
勸學郡衆不為文具置社學田先風化嘗一新公宇而民皆不知比滿偕
留者數百人改漳州路推官有少婦誣其繼母昔毒其父今與奴私因

救男妾以滅口在縶又嘗生子宣慰司趙真成獄乃與繼母爭家貲不獲父死後母嘗誣殺妾因取他人兒爲母姦生子君得兒父母所言故所與兒祿證之父然後服他所訊獄多此類官滿貧不能歸留潭州以至大己酉五月二十八日卒于潭潭人哭之衆其秋授承德郎武昌路推官至治壬戌六月某日歸葬鼓城升平鄉祖塋之次君通經史熟唐律性剛正不畏後禍嘗許當世以驅馳然官止六品年五十僅過二所施狹矣娶耿氏同郡萬夫長之女有婦德中外百口稱其孝敬祖姑學氏尤愛之教子孫有法後君十有八年以泰定丙寅六月二十一日沐浴更衣而終某年月日合塋于君之兆子男六欽吉安路揔管府照磨銓桂陽巡檢先卒鎬銳鐵釗女四壻百夫長汴梁鄭某河

内丘某承務郎攸州判官鄒趙某幼早卒孫男一女三欽讀書知大體有長材善論事與余游求余銘余惟正惠公歷事宋太祖太宗真宗以直聞面折王欽若丁謂筆於上前子孫義不仕金待聖朝而後仕仕雖未顯其將在欽與後乎乃爲之銘曰

天之將興必先以昧物有顯時中必甚晦侃侃正惠直聞天下手孫在金終無仕者世有偉人在晉仕國侍時沐明歸于有德當官無畏故不畢　官臨事無畏亦罔後艱惟其不疚是以不憂惟其寡海是以寡尤不達不年則不敢知有子而賢天實報之孰厚其積而閟其光●斯銘斯藏世世其昌

張氏墓誌銘

余友許有孚可行誦其妻張氏之賢由其家訓父母身教故爲張氏賢女既嫁見愛於魯郡太夫人又於其伯仲叔姒爲許氏賢婦惜也有四三年離憂之懷而無終歲室家之樂以死誦荆公一日歸行有可傷心者焉張氏生十有四年而許嫁又七年而始昏其冬有孚將上春官明年蒙恩賜進士以歸明年五月魯郡太夫人不幸終於仲兄桂揚之官所有孚奔走南北因二兄克襄大事終喪從有孚授學湖廣儒學檢校行中書延由力疾哭太夫人甲戌忌一慟失聲而疾病以八月七日生一女而卒後十五日女亦亡有孚感其契闊而遽有死生之分也先生以父兄執友幸而賜之銘張氏死且不朽余與許氏通家再世天曆己巳及見可行以新昏婦寧其後出處無不與聞又安得辭乃序次而銘之張氏世家大都檀州祖某贈某官父某奉訓大夫茶陵知州張氏死時年二十有六可行

爲之齋哀期銘曰哀樂違行不可齋而樂是違死生契闊不可知而死是期我銘如史以示之子生者之思來者之埀

張元英墓誌銘

平里子姓張氏諱俊大字元英世爲蘄州蘄春安平里人自號平里子宋故兵部尚書晏公之從子通判江陵軍府正大之季弟也少孤依江氏婦南徙度江家于溢米李蕲爲清野溢户口日增江閩建景星精舍以棲淮蜀士平里子與精舍始知名宋亡用寡時自娛能不落其故家擯蔡氏蔡制閫漢瑞也蔡死不忍更娶蔡氏義以殷氏女繼其室凡二十有七年與蔡氏同君如一姓義不分蔡氏貲產蔡氏必欲分與之而終不忍言平里子不違事父母悲推讓先賂以與其親邑有猾掾欺蔡氏田者有謀取殷氏田平里子皆悉心與力助之歸田至蔡氏詛以田償吏棄券

與陸氏其平居赴人之急有甚己已未衣食念人寒飢義不先己後人其素所畜積也衆謂使平里子逮事二親有不為孝子者乎使平里子與親昆弟同居願肯出張公藝下邪平里子如得志於時者仁其三族不難也又肯取非其有乎平里子死十有一年矣其子鑑其能志與蔡氏無間言至今能揚其父之美使不遂泯沒鑑始來廬陵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以書道余曰吾徒也至是以景星書院山長滿改葬其父以吳公命來徵銘曾祖權道宋鄉貢進士妣項祖被未仕功郎妣許考武子妣蔡子男四鑑鋐鎮銓女二孫男五師道履道晉道翺道升道女一平里子死時年六十有二葬吳源今與蔡氏合葬鳳岡銘曰

士有隱德而顯維時其身已矣其子逢之匪其子逢隱德之功孰顯是者維臨川公公實以命我子銘其藏嗚呼平里猶歘鳳岡

元從仕郎同知全茗州事賀府君墓碣

故吏江西提學蕭爲道讀書上詩有節俠氣骯髒不可語洪契敢自致平生四海惟與國材右丞聞居鄉評物論嚴如史筆間為余歷選群從之良諸孫之盛丞稱賀性翁余知性翁始此性翁諱士貴系出永新良坊賀氏由唐洪州史君泰天佑中死封疆廟食象牙灘至今有賀史君廟子孫散處安成衡陽夷陵為世科巨室去良坊三舍而徙龍田者諱升以詩賦稱其鄉世為守儒玄孫諱宋武字憲仲娶蕭氏生二子長曰公武季曰震孫以季為母舅後而公武死憲仲不嗣震孫有大志負其材能自拔興以大其母家而以季子紹賀氏是性翁性翁嘗遊都城歷十餘年多識諸公貴人諸公貴人多稱其材嘗一再被命司知州事由將仕陞從仕順隆改全茗嘗以近臣薦與中心閣久之又嘗從近臣見延祐聖人於便殿錫特旨不奪吏議亦以客倦將念遠道多致異味時畜善樂常息足馳寄奉老母至是詰朝賦歸日奉白脆跪起歌呼上壽為娛悅自父族母族安富同急養老慈幼一用其至及門必盛饌痛飲必至醉別去贈賄必盡情奉客尤謹必盡歡過儉歲必發廩其鄉九耕其田者動以萬計至順庚午募入粟與流官固不待勸而分隱民食其粟者數千家郡議以聞則以老母辭省部定以孝義旌其門其鄉龍溪為江西湖南要津每歲為浮梁輙壞尤病朝步後捐錢數萬緡伐石為長橋壓以大木蓋以大屋度可支數百歲江湖兩界實利賴至一不與外事不侮奪人不閱有司教子恂恂讀書廬陵無或倚危其夫人死之日恨棄老母不終養又恨未割田為祀田為義學屬其子必繼其志娶趙氏故宋宗室賀州同知某之女子景文貳教曲阜

次迪官學湖湘女四孫男四女三性翁嘗為祖父母父母及其私親建龍山寺供佛飯僧又為雲峯寺捐財歸田作新寺遂倡僧九貫楮幣萬緡寺有羅漢達奚為永新上利其用意甚遠余讀性翁所錄賀氏家譜愛其考證辨證明得其族屬繫世科父又見鄉先生自歐陽都官劉太史劉鄧禮部諸公所為文字蓋忠臣遠孫文儒故家其所由來者漸矣性翁起豐家芳年京國熟世情僞晚更夷曠歸老醉鄉以天年終其兄遠瓛徵類古所稱爲知之士為道真知余貳余文揭寡碩既銘其墓貢士馮子將復叙其事求余文揭之墓上使世子孫無忘來者有考云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前集

門人蕭洵　德瑜校正

番陽費震　振遠編次

祭文哀辭所

吉安路學仲丁先賢祭文

我廬陵奮自歐公文學節誼為天下宗後公出者為忠為節忠節者無如信國真知實踐取義成仁向無文忠安有斯人□數後先學文政事功名氣節有同有異皆鄉先生咸列于位之學者曷敢不企仲丁脩祀匪薦彝儀庶幾來者有之似之

吉安路學仲丁五賢祭文

此五賢遺而不同同不幸者顏李二萇公余及江相業亦異而不幸亦當宋季俱以官遊祀于學宮庶幾來者仰止高風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祠在城西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太子太師楚國文忠公之祠惟公千載六一天下歐公矧是桑梓敢不敬恭上聖龍飛禮嚴祀典爰飭有司潔祠以薦尚饗

祭顏魯公文　祠在螺州驛左

繼公大唐忠臣異代獨章天下魯公仕國此拜邦聖皇御極致祭有嚴恭修祠宇邦人所瞻尚饗

祭忠節文　祠在城南門

維公異代忠臣禮嚴致祭惟茲鄉邦風教所繫聖有明詔敢不欽承以厲天下豈曰廬陵

改葬鄧禮部祭文　宋禮部侍郎鄧光薦

嗚呼宋祚既終公遘其凶香山之禍盡尖蹈大厓山已矣公復蹈

水家國既盡焉用一身求死不得有甚求仁魯連之志我則行之連也以書我獨以詩誰將千載序此東海誰能故廖載之集杜嗚呼同時出嶺有來拾菟公今改葬有子有孫孰謂天道而果無知天之報施寧不在茲昔我祖父世接芳鄰而我小子嘗忝薦陳惟此佳城我昔佐營溥莫一卮以寓我私

祭草廬先生吳公文

嗚呼臨川天誕人豪在宋盛時尊道術者無如王氏之篤尊德性者無如陸氏之高之二氏者其視勢利之在天下曾不如泰山之秋毫皇元肇興先生時起道程朱之閫學參王陸以遊遨談經於雜亂紛糾既解之後若易而實難析理於毫釐千里既辯之末宜遜而反勞蓋議禮者易訟而難決學易者易割而難操惟得子路之折獄惟得意如庖丁之善刀其博學彊記在前史為獨行其善教不倦與後出如同袍望古之人以汲汲遇不知者而嚚嚚不娟疾以為貶不謏悅以為褒是故尊爵無天人之貴而榮名極一時之遭遇而啓沃大書論伊傅訓命之敷陳退而講習小者為青莪棫樸之薰陶伊川康節有其名而無其棘中公棘固與之壽而遂其賁公之存也自南自北皆知悅服公之歿也識與不識皆為號咷岳申最緣末屬辱視同曹由延譽以知名如极尤而攀髦恨及門之遅暮忽聞訃而哀啓望山頹其已已感川逝之滔滔惟公之門生兒子在天下如吾徒者殆千人兒來為之一毛甫自今而越吊恨誰昔之魯澤感病軀之咸晷寄尊奠於春醪蓋將為朝野之永歎非徒効閭里之長號

祭熊天墉文

嗚呼如公年輩尚論才美大江以西一人而已在宋高科于今名士莫肯嚴賢而誰薦禰嗚呼說聞之學靡不有聞我獨懷公小畜懿文閭巷之士皆附青雲我獨懷公大雅不群公無嗜好惟不捨琹餘事八分他無玩物公在豫章孰非知己惟有盧與門生兒子昔科未起我童子師忝從公後謂我爲來公之校文巧移銖兩析理之微有如指掌公來廬陵爲我捧檄念我親亡流涕太息我來決洋惟公焉依公日予來慰我所思公主文衡于漢之廣賀公得人而我獨往如何今者遊白雲鄉使我踽踽獨行武昌嗚呼風流已矣文來誰論豈無他人匪我思存公有驥子未着祖鞭從公遊者雖犬亦僊孰銘公者起公九泉

公不可起我涕河懸

祭周如心文

維年月日戊子契家弟劉岳申謹以清酌之奠祭于近故中順大夫湖南道宣慰副使周公之靈嗚呼美周必復周而復始重建至元重建丙子彼一時也棣華有煒此一時也湖南不起憮我思公文學法理咸精其能難并其美南安之政猶在人耳俎豆軍旅見稱能仕至今建昌廣譽未已耳目所及罕見其派晚爲歸州人皆易使使公未老鬢黃可擬公死今不貳以俟方公仕歲仕何可止公於吾文敘事最喜從政有錄公命之矣棣華堂堂其有其似九京可作敢告史氏

祭范德機文

嗚呼德機而遽止斯華母幾時遽聞示疾曾不終喪而疾已革將死深悲惟及其子亦云海內自足知己序詩銘墓不患無人獨懷之子父死誰因君少孤貧孫有熊氏師友淵源實始諸此一日詩名震感京師諸公家家皆欲得如始雖韓先來海北南高堂白髮孰知我心江西四載繼以閩海閩海之微沿檄竟歸我從湖廣握手文場相問契闊太息江鄉孰知君歸尋哭老母孰知會葬遂革終古嗚呼自昔湮沒何限高賢君晚遭遇又以詩傳如君何憾徒我深傷平生故人未芒方將韓公有言是謂受祉有弟有子庶幾不死嗚呼尚饗

祭張夫人文

維年月日文母宣慰張夫人葬于玉兔山先葬劉某以清酌之奠

祭于夫人之靈嗚呼夫人盛哉文氏方丞相以狀元歸葬大師惠國公鄉部歸葬梁夫人彼一時也及宣慰以總管歸葬齊魏國夫人丞相信國公彼又一時也方縣尹葵宣慰學士葬信國夫人此一時也今縣尹以平陽歸葬夫人此又一時也六十年間每葬愈盛送車愈衆未見少衰維哭死而哀非爲生者而四方來觀必有繫於孝子慈生所自爲者矣道路流傳山中故老莫不感歎而歔欷咸曰狀元宰相之世方興而來史又曰忠臣孝子之澤雖百世而可知嗚呼此可以觀人心矣某來遊相鄉從先交拜丞相於祠堂暨登相門從尚志拜夫人於南莊當時後本猶未有屋今春暉煌煌矣當時諸孫猶未就學今見其成行矣夫人之福其在身者固不可量夫人之德其在文氏萬子孫其可忘哉其俯仰三世每見堦庭百盛賓客日稀自惟昔者最少今者亦非升堂再拜哭奠一死嗚呼惟此

華堂世世綵衣惟此華堂萬古春暉

祭偰監郡文 豫章五桂偰氏

公來廬陵有如昨日我記公堂如初下筆去日始至我胡不省今我聞訃而死生分憶昨江西公時為理弁堂奉母下堂教子文運既開如耕者穫六桂迭興又如六博髙昌偰氏為燕山竇里巷歌之為升平侯廬陵之政晚節彌髙光于江右悉我民勞猶鬭髙卧終老溧陽曷不少留使我弟滂公今已矣我耄云何長歌痛哭哀莫如歌緘情千里以薦一觴猶有晃神尚鑒兹哉

祭周儀之文

嗚呼交友之誼垂五十年其間離合竟如使然昔事遠翁携我上謁瑞州饒州過贄不絶君我定交寔始於此號為同門相思千里平生

山浦稍稍從容云何鄉曲竟莫與同自君入閩別下六年一見福山泣涕漣漣曷不信宿以盡底裏別君竟去遽聞不起君年志學已聞製錦君將告老猶官五品澤不下民責不在已壽不可延誰不俾爾嗚呼已矣痛獨在我感晚諭心於誰云何遠翁身後幾圖惟君我也不力君亦不聞邅君來歸歸止於斯有酒不飲奈何乎儀之嗚呼尚饗

祭龍鱗洲文

元統三年春正月陝西提學麟洲龍公卒于齊安之寓舍越九月二十有二日里契弟劉某至自武昌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公之几筵而言曰嗚呼公以青原之英挾赤壁之豪盛年馳譽而遠遊中歲定價而養高文章望古人以切切意氣陋餘子之滔滔鯨吞衆口之雜沓蜱蚍時之老饕其為諸侯賓客也以師道自尊而客道矧可勞其為廣文先生也以正氣自負而客氣不可遭蓋其高足以厭王安庸之僭其雄足以戰流俗之壘彼論卑氣弱者固不足以蹈舞而狐嘷也是故講學南北之交獨擅江黃之譽其精神足以感召其意氣足以呼號及退老孔山之上逃潛顏巷之中亦偶然之邂逅豈執着為堅勞四方來者或以公為河汾或以公為東坡而公於其間從容酬酢又未嘗厭楚而效曹逃蓋公之學貫穿理數出入王霸過儒醫生固不足匡略其萬一而達人大觀亦何一許折於秋毫其裘從鄉校同時並起公暴去鄉我獨忝曾久闊絶於桑梓之離異忽邂逅合於清碧之游遨湖廣江浙並主文衡方將鼓元化為橐籥安得與流俗而枯槔雖議論不可曲合而音調未始殊操猶傳著論尚想風騷云何疾痰已隔蒼高豈清氣不可以常聚抑物論不能無永號惟盛時之不再匪天命之不褒斷諸材

於楚些慨薄奠之曾卒嗚呼尚饗

祭先室鄒宜人文

維至元丁丑三月壬寅朔越三日甲辰先室封宜人鄒氏考終于正寢越十日甲寅服始克成劉岳申謹率次男文曇婦鄒氏高氏孫女季尚允十蕭氏女中婿王振外孫思順女惠定葉氏婦外孫斗壽婦蕭氏曾孫女團再滿以家讓麻羞之奠祭于靈柩之前嗚呼吾妻逮事先妣辛勤鞠育以有二子長貧多病而家事理二子在側無疾不起云何今春或遠或邇俱不在側而遽及尔不使吾兒以捧撤善天寧貴為之人不至此數則有終感何能已余年八十冀于後死後死幾時胡不以侯平生之言言猶在耳慎我思君君其死矣嗚呼尚饗

祭葉氏甥昌文文

至正元年辛巳二月二十有八日乙巳葉氏甥斗壽客死于廬陵城山之舟次越三月三日庚戌老舅劉某以家釀家饌奠于吾孫之靈嗚呼汝不復能就飲食救載於我矣汝不復能效奔走扶助於我矣而更以死累我老可不可耶汝去我時纔隔一宿耳而有死生幽冥之隔欲使我不痛恨不可也汝未死嘗有一語話一舉動稍迷謬類將死者否而倉卒急遽乃如此以死欲使我不驚呼不可也在歲庚辰吾姊初嫁丙戌歲晏為汝初生汝生十有二年吾姊不幸吾時奉母就養永豐來汝伯姊寘吾母傍飯汝兄弟如汝母未亡永豐來歸嫁汝姊于王氏童汝妹子范氏鄒氏吾終母喪攜汝姊妹兄弟同家于洪自洪移臨汝之仲姊許嫁而死葬之臨江暨歸自臨汝之弟覲文死城中葬之城西吾復為汝昏嫂及吾為鄉校汝父見汝兒女四人亦來就養如吉

水初癸酉汝父不幸吾始以汝還居巷西以使汝朝夕臨汝去吾家今甫八十每侵晨來或深夜歸何曾一日不如往時汝去深溪曰二日期歸即如洪念汝載馳安知行盡而死及之我昔望汝哭我送我今我哭汝顛倒莫可八十曰耄既耄且悼悲無幾時此語可悲一觴酹汝老淚如雨哀哉尚饗

翰林直學士曾蓋初哀詞

嗚呼自余哭蓋初而失知昔自余哭蓋初而不聞過自余哭蓋初而不識時務蓋余識蓋初未冠旹時其穎異異昔人所稱奇童遠甚既冠即如成人既昏益有大志余交其兄復初晚頗厭世而益初已復穎脫閒酬對倉卒或老或愕貽君恬不知怪方共客棋陸觴詠事當敵或講解立決行遠近車船種靡已具即就道而棋陸觴詠遊不廢客竟不知比其細者以蔭授靜江務使而不就以薦補常調某官而亦不就與諸公貴人名王貴戚近臣尤親幸者朝夕富貴可立取而能不苟合在京益久所樹立聲譽益彰徹而必擇所徒不徒自重恐累南士與俱輕嘗過上都遇近臣就君同止宿因極論當時世語傾竭近臣聞君名久得君大喜益奇君凡所建明多出君即薦君才可大用近臣素惡俗吏嘗與君期十年可空其群使中外布滿盡為士大夫君為言國族天性淳厚不宜與他族並宜加教養以別屬籍益重本支仍抑他族以防僭冒其大者如端本以正宮闈考善以化都城興學校以求人材行科舉以變俗吏定考功以覈官政用泉貨以通鈔法而尤以美教化厚風俗為

急一時課議略施行矣授翰林直學士代言有漢制之風然老於文學者或愧之會尚書省罷復用中書官君例以廢歸力田灌園以給公上奉老母凡八年而竟以一疾不起間嘗謂余今之士不過盜名欺世以為高持祿保位以為貴談濂洛性命固未易求漢儒名物度數亦不可得皆無預人家國事思得博古證識時宜者與之共論其廢弃其所憂類如此每談天文地理曆田水利禮樂刑政財息耗官沿革其利弊於今宜所興除者何先皆可舉而行有條而不紊家居奉已疏食菜羹而賓危豊美無虛日余嘗評君結之當路似黨而歸於忠顛倒豪傑似俠而歸於學出入老釋似雜而歸於正尚論博古通今明達治體者治其以使天假之年尚未可量而棄老母弱子為何恨然家事

治如他日其母之賢妻之令範見君之所以刑家者主身後而不替要未可少也余感君知余文今已矣乃為之哀詞曰

為人臣兮能憂其民為人子兮能要其親有聖賢之智患兮不乘勢其安從苟余行之不謬兮又何沫乎危衷努孝而不終兮亞上聖以猶然命有不幸兮行不辱以昭先君之壽兮過儇生君之官兮高荀卿識親古以無憾兮獨無令而不平遵何德而壽兮修何行而臧思九州之博大兮何淺陋兮鄉邦之君者以為教常何兮不知者以為附任文棺可闔而論不可定兮在前史以猶云根形神之兩失兮遺俗間以然疑世已無工畫兮徵畫史兮為誰嗚呼君有知兮無知余悲幾時兮不悲

中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中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前集

門人蕭　洵　德瑜校正

番易費　震　振遠編次

傳

文丞相傳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儁爽目光如電稍長遊鄉校見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良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庭對賓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內

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天祥上書斬董宋臣以一人心安社稷請劾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為都知上疏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名為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終喪除尚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奏免尋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舞之為立生祠除軍器監兼有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君意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

迎合賈意奏罷除湖運判臺臣復奏寢始闢文山於其鄉
窮山水之樂除湖南提刑平郡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
江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
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移知贛州明年
為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諜報元師渡江詔諸
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潞師潰除右文殿修撰樞密
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
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夫人憂葬夫
人而起復命下累歲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爚主
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爚引嫌去國
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出關留夢炎代相夢

炎累辱宜中人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萬石入
衛以天祥移屯于洪經略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洪退屯
置司撫州有旨趣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
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
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樞密副都承旨江西
安撫副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
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分東南為四鎮而以都督
統御其中時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師孟偃蹇傲朝廷天
祥乞斬師孟釁鼓不報常州天祥遣朱華巳急始遣天祥
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
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竝伏於虞橋麻
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薄朱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
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
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
遁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
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竟宥之斬曾全以遁奏贈尹玉
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攻獨松關急夢炎宜中
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
遣環衛王拜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矩之與邦傑
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
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
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遣吉王

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
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為少府以輔之有急家移三宮
當以死衛宗廟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又請自
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以戰為
守世傑不許十六日伯顏丞相至高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
絡繹請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
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使者至上下震
恐莫知所為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
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輸將欲為與國乎
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為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
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

朝完師以還此為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
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
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語折之天祥
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為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
程鵬飛詣宋大皇太后簾前覲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
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
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與呂
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
祥不遣天祥大罵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
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乱賊法文煥

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
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
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
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瑤汝自愛身惜妻
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為逆矣尚何言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
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姪賣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
今日能殺我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
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
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
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渢張汴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
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留

十日杜滸與余元慶定計謀趙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
許以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以金千
兩哉竟得舟二月二十九日也是年促過瓜洲賈餘慶等已渡
天祥鮮以明日同吳丞相度以是夕逃幸得至真州城下三
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真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
月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者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
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閫
脉絡不出一月連兵
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為言
灣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令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
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楊州軍向瓜洲再成與刺史

趙孟錦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彼軍勢不能相救復
以灣頭楊子橋兵合而攻瓜洲之三面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
不能為之謀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兩浙無出路其大帥
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即為書李庭芝夏貴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
浮脫理罪真州不當納之遣官諭再成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三
日給天祥出視城壕使王陸兩都統導之出示以制司文書謂丞相為說
城天祥方驚嘆而都統鞭馬入城門已閉矣杜滸赴城壕欲死有張徐
二路分自言當安撫遣送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淮
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楊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
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滸連騎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云且行既行云
且坐坐又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令丞相

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
令只欲見李制使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
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令從丞相江行歸南北皆天祥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
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
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當相送是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送行
須臾二十人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滸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之下不
如且避哨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
不侔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兵去通州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彼不
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而從行者四人已負腰金逃矣不
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賈家莊已西日
不得食又迫巡檄者夜迷失道得幸至高郵而制司命一 閱防護城

愈急遂不敢入過城子河至海陵海安如皐舟與追騎常相距危不免
者數矣至通州適諜報到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之於許
浦始釋制司前疑得海舟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四月合
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奉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
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至行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
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且負天祥雅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
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天下十月趨汀州遣督參趙時賞督
諮議趙孟濚復寧都督贊吳浚攻雩都天祥移屯漳州龍岩縣未幾浚
御唆都命來招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唆都與左丞阿剌罕參政董
其既入閩李班王積翁以福建宣慰招撫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
候見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入梅州始與母弟妻

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月新都統制錢漢英王福引兵自梅州
出江西入會昌戰雩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縣督諜張汴監軍趙時賞
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下招諭使鄒渢率贛諸縣兵搗永豐吉
招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納款淮
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殷壽昌軍潭州趙璠張虎撫州何時皆
起義兵分寧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束福建新鑄天子黃從
傳旨至督府宣勢大張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太和鍾步張
汴趙時賞趙孟濚率民兵數萬逼贛遇騎卒先後衛之皆潰自相
蹂藉死孟濚收殘兵保雩都督府閱鄒渢發兵數萬於永豐乃引
兵就之會渢兵亦潰元帥李恒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廬陵東固
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駐軍嶺上力戰箭被體不動猶手殺十百人
乃自投崖石死大軍追至空坑同督府兵潰天祥妻妾子女皆陷維

母曾夫子入道
生從天祥奔汀州時賞吳文炳林棟劉洙皆就執張汴劉欽為亂兵
所殺天祥趨循州其冬塔木呂師夔李恒以步卒入嶺唆都蒲壽庚
劉深以舟師下海皆會廣州天祥駐循之南嶺黎貴達有異志伏誅明
年二月出海丰縣三月屯麗江浦命弟璧攻惠州五月端宗凶問至衛王
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因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略曰方
敵氣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
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致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
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
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陽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舟

自硇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曰以迎侯宜中遂朝爲
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使其入加天祥少
保信國公母曾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官
以金三百兩犒其軍天祥移書秀夫天子幼沖宰相遁荒詔
詔勑命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遊詞相拒邪秀夫太
息而已督府全軍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
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皆爲劇盜世傑招之叛附不常潮
人苦之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
興時張宏範爲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騎自全
潭入潮天祥已開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丰入南
嶺鄒㵯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弘範步騎尚隔海港

陳懿爲迎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既濟使其弟弘正以輕兵直
指督帳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
得脫即取懷中腦子服之衆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冀
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死諸軍皆潰天祥見弘範於和平
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踴躍請斂劍就死弘範必欲以禮
見議相見禮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木惟長揖
爾戎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弘範度不能強遂
以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舶十日至崖
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捄父母又敎人叛
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詩示之詩末云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咲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

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在行朝以樞密兼
宰相至是請於大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
即沉其妻子冠裳抱祥興赴海大妃從之宮人已下皆從大妃
官屬將士爭赴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範置酒大會諸將舉
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
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
捄人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謂
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
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副元帥龐鈔兒赤
起行酒天祥不爲禮龐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
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祖皇帝命護送天祥

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護行且以崖山所得宋禮部郎
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二日發廣州至南安始繫頸縶足以防江
西之奪者明日天祥即絶粒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爲文祭
墓爲詩別諸友遣人持歸約日復命廬陵城下即瞑目長逝乃
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
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欲從容就
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因驛中鄧光薦寓天慶觀八月
二十四日天祥北行十月至燕館所供帳如上賓館人云博羅丞
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張弘義具言不屈狀五日
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一月
二日去械猶縶頸五日赴樞密院九日見博羅丞相張平章

命之曉天祥曰南人不能曉左右強之終不可問有何言天祥
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
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天祥曰為宋丞相宋亡義當
死為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嘗有宰相以宗廟城
郭與人又道逃去者否天祥曰為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
者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也前除宰相不
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人賣國國亡當死但
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
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
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者所以為宗廟社稷耳故為
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
口發其卷二三　一
從高宗為忠博羅不能詰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
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
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即位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
太皇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汝為相能挾
三宮以往可以為忠不能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為忠
天祥曰此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此時未當國故也又曰
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
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
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文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在多
言汝所言都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可得快死耶死汝必不
可得快天祥云得死即快何不快為博羅呼引去自是因兵

馬司四年其為詩有指南錄前後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
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為吏士諳前
史忠義傳聞者傾動嘗裒所脫齒須髮寄弟五壁
始終未嘗一食官飯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孰賢
群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其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將付以大任王積
翁謝昌元相率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
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
而盡棄於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
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為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
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
一旦飯為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麥述丁參知政
中齋集卷十三　二
事麥述丁者嘗開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昌言
不如殺之便自是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至元壬午十二
月八日召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
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
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天祥
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
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
又使諭之曰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為
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
死麥述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即為絕筆自贊
繫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

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揚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為南北鄉南再拜而就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門晝閉藉兵馬司得天祥所為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有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和應為歌更置酒酹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賀至有十二士者收葬於都城外祁天祥既弟璧不倚勢近利自錄賜所入盡以帶族姻鄉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為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云

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即上書乞

斬董宋臣者至　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釁鼓死豈希合苟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夢炎疾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疾之可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　其脫京口走真揚脫真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為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踈闊議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丘節婦周氏傳

周氏濮州鄄城縣人父母無子惟一女擇壻得古今節度使憲之子源於其州者而贅之於家幸不源蚤世周氏年二十有五痛傒其父母托子壻以老而老更以為累已不能忍負父母重負所天即日白父母曰大人惟一女是以嫁不離家重不幸所天者棄之有如遂負大人者非人子有如負所天者子非人有二丈夫子嶽八歲矣巖三歲矣願終養大人如未嫁時教二子而下報所天焉父母義之曰吾老而獨汝少而寡甥幼而孤天下窮民有四而三聚於吾門吾女能汝即吾無子而有子吾壻死為不死矣周氏奉父母如其夫亡志時父母亡寡為獨焉教二子日以長父母見之如見其孫然父母終既為之終喪州尹徐其聞而義之以礼致之州府親酌酒而饋之奉輿而備之鼓歌舞鼓吹以送之歸而榮之州人嘖嘖嘆息咨皆曰此吾州節孝婦也皆相與踵門稱慶而拜之尹以聞復其家毋或使豈有所與州人

相羨又曰此節孝之報也然後嶽以錄事湖州歷官浙東宣慰司都事杭州路治中巖亦嘗為湖州路掾周氏從子歷覽湖山之勝嶠嘗海陸之珍年八十有一終有孫曰翁甫其官公弼某官公佐嘗娶於其鄉今為浙西憲掾撫二兒諸孫如己子於是丘氏世有孝子慈孫為節婦貞母之報云嗚呼方此母守志自誓時從不負此心耳敢望有子能以祿養又敢望以孫能以名聞哉而子以祿養矣孫以名聞矣此天報之也贊曰余讀衛詩凱風傷七子以其孝不能慰其母心又傷七子已壯母去威乎亡遠所謂嫁而就木有可悲者如周氏方二十五年願孩提豈可侍天道遠又可必邪嗚呼難矣

中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門人　蕭洵　德瑜校正
番易　費震　振遠編次

題贊

題泣麟圖

按春秋魯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穀梁曰引取之也釋者曰麟為孔子來魯引而取之公羊氏曰大之也以為春秋撥亂反正之應與文成致麟會然其間載孔子稱孰為來者二稱吾道窮者一且記反袂拭面涕沾袍之事此秘書監何澄所畫圖蓋本此意而畫有君筆廬陵劉岳申謹拜稽首而為之贊曰

甲齋集卷上四

詩首關雎其應麟趾詩亡而後春秋終矣于嗟麟兮奈何至此春秋文成關雎盈耳游夏二子未知述作如何大野有麏而角聖曰麟也然後取之俯仰感慨斯焉取斯鳳兮吾已麟也吾窮吾窮吾已此始此終昔者此麟何為而紋今者此麟何為而獲聖老于行麟繫而羈志氣之感內怨孔悲怨喪予祝予莫知我哀知我罪我孰為來哉庶幾以使聖人復起萬世君臣萬世父子

題宋高宗御書酒德頌後

當建紹間而暇為翰墨之娛車攻之吉日可書也六月采芑可書也如此宋不為建紹矣此不書而書酒德頌諸葛亮有言此臣之所未解者也

益國周文忠公贊

此宋南渡之司馬其公論之在天下不如在官者其所居為綠野不如為闕若此千萬間之廣廈所以不如一丘一壑之盡也

題胡剛簡考功印紙後

右剛簡胡公考功印紙一卷得不與出身已來文字同時追毀若瑞平追復贈官朝奉當由至元初卷上送官今不知在亡矣大德丙午余客洪洋時縉雲鄭公潛昭提舉江右三山王澧翁適劉公館中胡楊自立以此卷屬余求公一言遂并得王詩語各有意去之二十五年自立之子奎會復求書其後謹按剛簡當宋寶慶乙酉上書言濟邸事稱周公殺蔡叔而封蔡仲此周之所以長齊桓公殺子糾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皆絕其世此齊之所以亂不旋踵則天之所以殺唐子孫幾盡又引申生得請其廢為鄒謂濟王不幸事異蔡叔子糾元吉宜厚其追贈褒崇錄用其子孫歲時致其祭祀使濟王之冤如戾太子之得以

由齋集卷十四

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謚而不敢語極況竊此宋三百年理義之所漸摩涵養者也於乎遠矣反覆此書有味其言故時著之卷末昔先祖成教先生與剛簡同年以詩賦子鄉名次適相先然宋嘉定丙子也至順改元八月朔旦攜家諸孫劉岳申拜手謹書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手帖 和州名子昂字仲謙安成東江人

右宋丞相張魏公與劉和州往復手帖尚見當時宰相識度之遠英雄等策之良君子有考焉和州當兵興而課辦最嚴邊防而寬民力民不知擾而寇不敢入境敵不敢窺邊蓋閫長材非承平循良小吏也嘗以江淮十五事獻書秦檜檜不能用以十二策與防江三司獻虞雍公公亟稱賞嘗夜移海陵城外橫江數十萬艘燒陰沙積米三十餘萬石先是金人諜欲藉舟與糧至是失色遂奪其飲馬長江之成算雍公嘆服

切中事機及高宗巡幸建康魏公起長沙為留守首以書招之倉卒應辦敗之和州如一切豫備魏公深嘉其功而甚器其材力薦之上以有和州之命仍留之建康以為首尾和應駕還臨安而後赴和州當創殘之餘守禦備至憂勤盡瘁以疾不起魏公痛恨深悲之嗟夫南渡事會之可惜人材之不幸多矣至如和州曾不及大用賫志以沒向微魏公此帖幾無有知和州者又安知其材畧如此吾鄉安成多故家多鉅公名士和州六世孫讓而能不失舊物於是宋亡元興又六十年矣而忠賢邪佞之在人心者猶如當未聞有得秦丞相書者寳藏之如是者又何也讓之父為漢川之父為淳泉皆和州賢子孫去時至元六年庚辰五月廿八日劉岳申書

題李御史監察畫像贊 時為東昌憲司史贊

有象其冠何峩不遜有容者巽何善不疑彼溪于慝匪我仇之此司子

于德匪我讎之昔也臨事如承大祭今也臨祭國之大事於皇大社祀有常典御史涖之羣工無憚彼都人士繪其冠服望之儼然式如金玉帝命我公總此南邦執其憲度以壹紛麗嗟彌遠人千載奇逢孰知我公視此德容

題文丞相真

死忘其元生受其滕宋亡誰謚宋史誰筆當日秣陵不可第七萬古廬陵進士第一

題文丞相拜羅氏百歲母圖

文丞相以咸淳癸酉二月朔日率里中士奉幣載酒升堂拜新安羅氏百歲母母答拜諸孫皆拜奉觴壽母母酹酢賓諸孫從執爵禮成丞相為留三日賦詩題壁鄉人好事列為圖繪於是宋亡元興又六十八年矣後生誦其詩玩其圖者猶如當日至有得其臨本爭執之以為至寶者想見當日旗旌騎從之都賓從雜遝之衆筆墨淋漓之樂詩成觴壽酒酣樂作何如其盛也閭里見之而老老幼幼人人歆羨四方傳之而子子孫孫家家誦說計丞相奉兩國宦遊海陸之珍家山魚筍之美其聲名文物衣冠禮樂又有在鍾鳴鼎食之外者再踰年而丞相出師江上入衛京畿明年宋亡既身京口亡命淮海走閩閩潰走粵粵沈向徼謝陽蹉跌以幽燕獄市為枕席而安之即此紙流落復有能寳藏之如今日所觀者乎母蕭氏生宋淳熙甲午為承務郎致仕羅公士友生母終壽於宋亡之歲百有三歲云五孫為五桂其四曰晰字存史宋開慶己未與丞相仲氏同年官至廣東提刑

司幹官諸孫學孟有士行有文采與余游視余此圖求余題其後時至元六年後庚辰六月望日里後學劉岳申謹題

題須溪先生真贊

其清足以洗一世之衆濁其新足以去千古之重陳昔之見者尚不足以得其真今之誇者徒何足以望其塵嗚呼何年復見若人

題東坡書有感淡詩三章

聖經不刊坡書不磨中講之言猶可讀也

題趙學士子昂照夜白圖

曹將軍徽御遺餘風流文采丹青在衛夫人王右軍外天馬玉花又在凌烟功臣外然不能自道賴子美能以斯須盡之萬古不然良工心苦誰其知之松雪公兼有曹杜之長能自致不朽猶

區區著同時一二知者以記微意向微易碩道傳安知斯人為博古君子哉於是松雪苦心愈益可悲矣東野王君得此卷於天上人間之後寶而藏之嗚呼必有能為予美者

題程趙兩公手題馬圖

右程趙兩公手題馬圖一卷藏東野王氏時臨川吳先生與伯生易碩皆有懐兩公情見乎辭而先生録趙旂詩與卷中程詩意同尤可感今先生已脫屬而虞揭二君方入天駟振鬣長鳴萬馬俱喑為東野誦老驥千里投筆慨然

題唐君臣畫像

唐太宗 魏徵 李靖 郭子儀
狄仁傑 陸贄 顔真卿 裴度

觀此然後知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非異人不能識固宜英雄不敢仰眎若鄭魏公之嫵媚非是君不能見衛公之姿貌魁秀非是君不能用畫史獨著其君臣慶會有以也其六七人而逸其民名者二人必皆若是班者忠州避荒闔戸不使人識其面而與單騎免胄回鶻羅拜者並傳開元天子不識平原太守何如人而與卜南一人所至有生祠遐然中人而神觀遹爽外夷君長問其年貌者相先後槩有凌煙筆意又有紀傳替意友人李君仲元寶而藏之其將為良為忠修其可顧者乎

口谿集卷十四

五

題吳草廬真賛

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耄有不倦瀆無不告允矣君子是宜其服

跋周益公撰王駒父居士墓銘書翰

右宋故相益國周公銘居士王其墓所書與復某書居士曾孫璧寶藏遺墨也新余每伏讀未嘗不捲卷三歎也居士與丞相比隣誌稱把酒論文無虛日而以布衣終其身固已夫人道遠其校讎六籍百家淹貫群書尤不妄交遊鄉先生楊文節公稱為淮海文士詩人楊虞文以為有北窓風致謝尚書湯舍人劉袁州尤推重之其著書古史法家集皆可録而傳向微益國此銘雖孝子慈孫有不能之者矣太史公稱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不信哉抑居士可謂忘人之勢益國可謂忘其勢矣益國自書此銘而以登仕郎胡珂題其額柯亦居士其流亞者歟昔我先人與居士之子遠叔交遊敦深學兒時於侍側耳熟焉秘書歐陽公贊銘其墓今其嗣孫能自立不辱其先玄孫又能世其業於是君子之澤五世其昌矣璧字君玉其讀書之室曰稽隱子泰字與時延字與齡至正三年癸未七月既望里契家諸孫劉岳申謹書

申齋集卷十四

跋巽齋歐陽公撰遠叔王先生墓銘後

右鄉先賢著作歐陽公所撰王先生遠叔墓誌先生岳申先友也公以宋景定戊辰録建昌通判不赴由宣教郎轉奉議郎庚午以著作郎兼從正殿說書入謝兼權都官郎官七月還著作郎八月考試國子監出院兒官歸此銘作於辛未九月葬前距明年壬申正月公易簀前數月耳嗚呼向使先生之子不知乞銘於公即先生世美雖家藏百年手澤其誰知之其誰知之嗚呼先生可謂有子矣公為文章兼有歐蘇之

美此誌叙無美若繁而實不可殺稱先生可謂有而實不可得在公集中為變例多微意罕有識者先生能守先人敝廬上遡先大父晏子之心益推廣敬相賢德此意豈愧協律公與進士結主知與隱士君不受鄉袞薦而從居鄰從者此豈有為鄉校而致謗尚頗守窐過聽朋友費辭者誌者稱先生再被謗并載公所為辯謗者學廢俗婾志感也坡公有言有其實是辭其名者有後先生豈獨辭其名而且不辭其謗是足以有後矣岳申從先君子侍側聞先生躬行為多先生死先君子哭之慟謂岳申曰汝曹不復識王遠叔矣此誌從家藏刻本熟復令從先生之諸壁得覽公遺墨益增感涕念昔先君子之喪頻溪劉先

生命子將孫致奠命岳申曰爾父孝友忠信俯仰不愧怍汝知之乎爾父千里外為他人作孝子爾知之乎嗚呼岳申不孝於是愧先生之子多矣先生有孫又能以特村自樹立不辱其先此豈可與流俗人共語哉岳申不獲辭而竊附姓名以繼世好益著先友代有賢子孫以信文正世德云壁字君玉即誌可稱壁者有子可教公侯必復在其斯乎延祐戊午六月初伏上距公誌之四十八年里後學劉岳申頓首謹書

題百鴈圖

如此稻粱全無矰繳猶是江南水淺土薄

題彭小英家藏五馬圖

此良五馬少見其畫而況真者

題趙子昂竹

其偽然也有儒者之意其温然也有王孫之貴其頹然也有茅檐之味其儼然也有玉堂之氣清不寒高而不畏古之人與今之人瑞也嗚呼以嗜者尚其致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前集

門人　蕭洵　德瑜校正
番易　費震　振遠編次

雜著

策問三史

唐虞三代吐辭為經經不自名然自二典三謨伊訓說命無逸立政諸書七月文王公劉卷阿諸詩為千萬世經筵之祖後之談經有能近之者乎唐虞三代左右前後無不有史然謨典禹貢訓誥說命之為書二百四十二年筆削之為春秋為千萬世史館之祖後之修史有能近之者乎皇元開經筵以來天子日親儒臣朝夕不倦臣子得近清光其為啟沃陳善閉邪宜若易然也皇元設史館以來天子親督史臣務成信史臣子恪共乃事

其為紀錄為萬世法程宜若易然也或曰漢諸儒傳經至宋洛建大儒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矣宋視漢唐內無女色閹寺之禍外無強藩外戚之變經學不為無功而國勢不競積弱然歟否歟或曰漢司馬父子班氏父子相繼為史至宋歐陽公司馬公朱文公而史法經意庶無遺憾矣宋非無權臣而終畏清議外無朋黨而終尚氣節史筆不為無功而士論幾於大壞然歟方今學主程朱士用明經修行或曰時無甘露石渠同異之卞事異建公武鄉郎將之講經筵史館可為兼前代之德而無前代之失矣然歟否歟或曰修遼金史當如歐公之五代史脩宋史當如歐公之唐書以司馬遷班固之筆力而用司馬公朱文公之法程然歟否歟或曰經筵以養君德正君心與務與儒者章句訓詁不同當如禹皋益稷伊傅周召之為臣而後可也其道何繇或曰史館以法祖宗監前代為重公天下之是非定萬世之得失當如書春秋之制作而後可也其要安在諸君講於斯也熟矣必有以佐聖世者願悉聞其說

書崖山碑後

皇元混一天下盡有華夏蠻貊之地及至元乙亥命丞相伯顏下江南而後大統一越三年戊寅命元帥張公平崖山明年崖山平而後正統定議者以為元帥之功不在丞相下蓋是役也元帥親奉聖謨以大事付之而卒伐功成武烈者元帥也當將是江南已定崖山雖存焉能為有無然漢亡而章武興正統固臣以曹氏父子雄傑師武臣力終身不能得之廟祧而以閩位死此元帥所以功而蓋天下而名冠古今也惜也崖清而元帥已疾還朝而元帥不起官不至極品年不及中壽然元帥且死而如生死而有子萬不死於是天以不貲之功報之其子孫今翰林丞旨

蔡國公以忠清直亮歷事累朝御權倖誅姦宄討亂賊為時名相元功第一聖朝始贈其顯考官大師諡獻武爵淮陽王以報之其身後今東廣廉訪使以文學政事世濟其美為公卿王之間孫也因刻石崖山於先生所刻石之傍以記三爵諡以與南海相為無窮罔極且以彰示子孫嗚呼自古有大功德者無不報而報以賢子孫者為尤難散羊叔子峴山一碑使人墮淚而叔子無後尤可悲杜元凱自為二碑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而其子孫未見有能訪求其遺跡而顯揚之者孰若王有子為賢相有孫為名臣而天下稱頌之也哉嗚呼海可竭不可防而王之名不可滅張氏世萬子孫讀此碑者尚其念諸詩不云乎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中書參知政事耿公德政誦

上臨御之二載慎選中外執法大臣以肅清天下耿公文叔繇省臺歷揚

聲實擢為江西憲使于時憲長以亮直清疆董正憲綱其要使其下不可犯而公尤務靖共簡肅宣上德意益厚風憲大體要使姦回屏恭畏服其中心甚於誅伐戮辱實與憲長相濟以相成明年春參預江西大政當四方連歲兵興之後方數十里饑饉流亡之際綏和填撫慰止蒯救無一用其極凡而賦斂銷調之必不可緩器物儲蓄之必不可損多方以奉上裕下者必使肅而給從容而濟集公於是雖不動聲色而竭其心思亦云至矣然方其為憲府不必有所施張可以震動推拂而人畏之及其為省臣又不必有所建樹比於推陷廓清而人服之又明年夏擢為南臺侍御史如在憲府而益務大體正大綱使南紀為之肅然召為戶部尚書進為中書參政如在江西而密贊大猷議大政使天下為之晏然於是公去江西且逾數年矣而為士者思之曰公於士類

未嘗樹一私思而歸然下士之意真欲為國得人所以長養成就之者何其優且渥也為民者思之曰公於我民未嘗施一小惠而恤民愛國之心惟恐傷其國本所以休養生息之者何其備且到也若嘗執吏事以事公者每語及公始終及公退食當獨立之時又未嘗不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也嗟夫難矣公在南臺江西引領而望曰南臺領江南諸道公不我忘庶撫我乎公遺愛歌公威德者所在乎有之而皆相與屬筆於廬陵劉岳申曰是能言而能不以私相譽為悅者宜求必得余辭不獲則士民合辭以清夫為政而不可以一事書者皆善政也為政而不驚世駭俗者無所為而為之政也是故得神武不殺之意而奉行之者可以為天子賢執法得財成輔相尤右民之意而擴充之者可以為天子賢宰相惠斯二者惟公有賢在國家宜著旗常勒金石以傳不朽在天下宜善頌禱求歌謠以無罔極雖得惭吉甫才之與人敢揮備辭以乖彝好乃為詩以誦之其詞曰聖人在上天下無妄君子在位庶人不議惟茲江右自昔民勞饑饉疾癘仍歲厲遭惟皇仁聖爰命臺臣由憲而省曰惟吉人其人伊何文叔耿公道不干譽義不計功柔有豹虎公如祥麟百獸率舞易暴為仁變為鷹鸇公如威鳳群鳥畢隨以一服衆衆佐臺綱不競不絿公預政本不剛不柔惟公德威威在不殺惟公聽明明在不察知公之廉莫如天地天地知之甚於官吏好公之賢莫如鬼神鬼神好之甚於士民士曰休哉載謀載惟何以遺之我有好詞民曰樂哉載興載寢何以謚之我有美銘維此雅文自彼天孫濯以河漢晞以朝暾大江沄沄天下訢訢孰以久聞不在斯文

書黃彌高所藏其先孝友故牘

巽齋先生和為里巷趙德善教子每食輒詩歸以奉其母趙有賢妻日置饌二而致其一於其家日先生之母食矣先生樂為盡會友有十趙氏歲時以請者先生不傾竟以趙氏三子卒業成名及客郡齋家報母病馳歸則母僕陛良久已甦矣即為書郡齋云計守道食頃正母陛僕時也母陛僕於家而子安食於外守道尚可為人子乎自今雖步尚可離膝下乎時郡守吉心江公也先生天性孝友少孫事母終身孺慕以為常事兄如父愛兄子如子為文章由衷聲聲竭無有人心者亦於焉變尤樂道人之善不啻如己有如里巷黃和卿孝友一事先生以其發於真心足助政俗凡一再言之先後郡守郡為給榜歲時置饋和卿拜受其饋以奉其母而藏

其榜於家里巷竟不可一見又得葉氏終娶盲女事實以告先生而聞于郡郡守為附郡志世易代遷其子發始從故牘得先生當日創狀郡守書判案題跋其孫仰使以示余余惟此書不待跋而傳而和卿有可傳者二非此書則世無知者余不可不傳之蓋和卿之孝可能其不求人知不可能也志不沒人之善尤不可能也和卿有鄰人之孝而無鄰人之旌門復賦使有旌若後和卿必不受之矣何以知之以其愿郡榜知之榜里巷猶不欲而況樹宅里者乎此和卿與鄰人異者也雖韓公後生猶將許之若葉氏子有劉庭式之名而無庭式之名位使無和卿則雖郡有先生足為拔而無由信於先生與郡守又何以聞於今知卿能使鄉鄰不知有鄰人而知有劉庭

式已有善惟恐人知人有善惟恐人不知是心也非無所為而為之者乎此宜先生所深與也此事在孝友之外余故揭而出之以為世勸而亦先生本志也和卿死今三世矣三世有寶藏此書者難矣又求發揮者愈難矣此又不可不書者也嗟夫為善何負於人哉是可以勸矣仰字彌高後先生書之五十一年里後學

箴

廬陵劉高仲邂逅蘇呂齡淮海之上風神秀甚論辨偉然覽元學士為竟居仁書時習朋來四字慨我無聞因述聖訓箴以自厲云

學以進德難在始入習爲數飛如鷹學習所貴習者由外契中由生入熟理到深融昔與我二今我為一學苟在我動罔不吉是故講習易繋之兌以言乎說無出其外於乎時習是謂日新後時廢日天之棄

右時習

學有始終斆為學半惟知與仁聖以一貫明德新民均謂之學以後民述孰云先覺盡人物性乃盡其性有道無教豈天之命朋爾遠來均我受中朋之不來學亦罔終我日邁矣而月隨之聖有明訓欽哉惟時

右朋來

銘

廬陵高生名齋自得求銘於廬陵劉子乃為之銘曰

民皆有道不可使知所以君子必自得之禹皐伊萊不在堯湯周公上聖非待文王篤物有嚴及身匪遥故曰顔子非樂簞瓢素行者四而遂境三自得吾樂人自不堪九夷可居孰曰陋邦而況陳蔡又況宋匡於乎小子自求自起師友父兄理不能與銘汝自名我銘汝思汝自得矣何以銘為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陳定宇先生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

（元）陳櫟撰

年表一卷

清康熙陳嘉基刻本

定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陳櫟撰。櫟有書傳纂疏、已著錄。是集爲其族孫嘉基所刊。凡文十五卷、詩及詩餘一卷。別集一卷則附錄序記誌狀之類。櫟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學。集中如澄潭贊曰、惟千載心、秋月寒水、儒釋同處、我聞朱子。附會齋居感興詩句、以強合於禪、未免自生瑕纇、異乎朱子之所傳。然集中諸文、大抵皆醇正質實、不涉詭誕。如深衣考之類、雖未必盡合古制、而援據考證、究與空談說經者有閒。惟詩作擊壤集派、多不入格。顧嗣立元詩選中所稱笑渠莊笏看山色、容我扶筇聽水聲。柳枝水酒一溪月、豆子雨開千嶂煙諸句。皆沙中金屑、不能數數遇之也。

新安陳定宇先生文集

珠谿德馨堂藏版

序

往余讀唐荆川稗編見所採三正說中有元儒陳定宇先生辯折九峰蔡氏之誤疏通證明識見卓偉歎千年不决之疑藉是以定常欲購其遺書不可得後閱司冦徐公新刻朱元人五經解始得先生尚書蔡氏集傳纂疏讀之今歲先

生族孫毅軒刊先生文集將成來邸門請序於余余於先生書慕之篤喜其集成足以嘉惠後學不揣蕪陋爲叙先生問學之源流

以諗於世之讀書稽古者蓋自考亭夫子歿後羣弟子本師説以翼經傳原原本本枝分派別如宗族譜系灼然可考雖其旁流末

葉必以維閩之學爲宗無有離經叛道之患勉齋黃氏潛庵輔氏其傳最廣婺源滕德粹璘生考亭之鄉親承教澤與黃輔諸君子

菡先生出滕氏門私淑朱子自其少時學已正矣比長丁宋元鼎革科舉廢益發憤專力講求聖賢之遺書墜言毅然以仔肩斯道

自任潛心研玩具得六經
肯綮隱居譔著垂數十年
晩登浙江賢書不就禮部
試授徒終老年逾大耋無
宦仕之牽無歲月之閒齒

日益高學日益博宜其纂
述富論議精也其所著四
書發明禮記集義讀易編
讀詩記爾雅釋六典撮要
春秋三傳節註資治通鑑

精節增廣通畧論孟訓蒙
口義書解折衷等凡十餘
種大者有關性命之學次
亦爲經生津筏多裨補焉
其尙書纂疏一本蔡氏而

論泰誓武成駁蔡氏不取
月之說證之左傳孟子後
漢書陳寵傳又證以前漢
律曆志幾及千言抨擊不
少假借張敷言史伯璿趙

洿熊朋來更起迭唱而後
世人曉然于商周之改時
月無可疑者夫疏蔡傳而
攻蔡近於入室操戈而不
知考亭固力持改月之說

特未詳引博證耳然則先
生實朱子之功臣而亦蔡
氏之諍子也他所考辨亦
往往精確可採集中文字
簡質明快無庖言蔓詞先

生嘗自言曰櫟一得之愚
往往附見或有發前人未
發者寔未嘗出朱子窠臼
外吁可以知先生所得矣
朱子之道天開日朗諸儒

承學累傳变暢厥旨譬之
繁星附麗芒寒色正更千
百年誰得以塵壒障掩自
明初宋景濂方希直之發
儒林宗派劃焉嶄絕論世

者每爲興慨今獲讀先生文集而追憶其曩時師友講貫傳授之辛勤不且如摳衣捧几于鉛槧間乎毅軒贒而有文以表章其家

先集爲汲汲是亦可以風天下已先生字壽翁別號東皐老人學者稱定宇先生

旹

康熙乙亥孟冬虞山翁叔元拜叙

序

自紫陽朱子倡明絕學以扶持世教摒黜羣言新安之名儒相繼迭出遂盛傳於天下而有功朱子者則定宇陳先生爲尤鉅當夫朱陸詆訾標榜各立兩家之學如方枘員鑿之不相入於是有尊朱者有畔朱者有陽尊朱而陰遠者支

離鹵莽立說以愚天下先生慨然憤發懼羣儒之背於聖人而亂朱子統緒乃著書數十餘萬言使朱子之學煥然如日星之揭於中天也謂非豪傑之士歟揭文安公爲先生志墓盛稱先生有功朱子而引江西吳草廬爲顛頓嗚呼江西之學往往曲護其鄉人

若艸廬吳氏所謂陽尊朱而陰違者也亦惡得與先生同稱乎哉觀草廬之序象山語錄有云今之口談先生必慕先生者比比也

吳序三

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則草廬之為象山樹幟也至矣而其送陳洪範序曰朱子之教人也

必先之以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

吳序四

師之為教一也是又為兩可調停之說也於是篁墩之道一編姚江之朱子晚年定論書由此而起則艸廬固朱子罪人也若定宇

憲章朱子力黜百家甚非
州廬之比其言曰諸經四
書一是以朱子為宗又曰
櫟一得之愚間有羼前人
未發者實未嘗出朱子㮣

的外蓋先生出常甫黃公
之門常甫之學出自萬菊
滕公而滕之先璘珙二伯
仲皆為朱子高弟其淵源
固有本矣而同時所與游

者胡雲峰胡廷湖曹弘齋
汪古逸諸子相與切磋砥
礪以進於醇故其所著四
書發明中庸論孟口義書
解析衷尚書纂疏讀易編

讀詩記禮記詳解禮記集
義春秋三傳節註爾雅釋
六典撮要諸書皆能羽翼
六經津梁傳註弘齋以文
公功臣目之不亦宜乎雖

然其人傳其學傳而其書則有不盡傳者自吾門人倪道川朱楓林諸先生沒後卷帙散亡百不存一近者崑山徐司寇刻先儒經

吳序七

解僅載其尚書纂疏一書余幸生於其鄉亦嘗多方購覓竟不可得後學之士又烏得辭其過乎今者先生族孫毅軒刊其文集行

世余授而讀之窮微闡幽根究理奧固不徒以文顯而以載道傳則讀吾集者用以治身治世經緯鴻猷可也寧止如操觚家言揚

吳序八

葩摛藻漱六藝之芳潤而已吾願與毅軒旁搜博采盡得先生之遺書而傳之使紫陽之教不墜于天下是亦表彰吾道之公心也

豈草廬諸君子曲護其鄉人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康熙丙子仲春上浣同郡後學吳苑謹序并書

序

文者載道之言彰教輔治之書也道藉文而著教賴文而宣播之僻壤垂之奕禩俾觀者有所折衷興起又足以補政治所不逮文盍可忽乎哉自世之爲文者以浮華誇誕相矜尚而于性命精微之旨天人理數之宗輒

囁嚅閣筆弗能道此無他由於學之不得其傳故志未立識未廣徒以軟靡柔媚之習欺世取榮而文之汪洋恣肆兀傲偉奇者又浸淫於奥僻險怪而不自知則雖寓意若南華峭拔若諸子腴勁若秦漢纖穠若六朝神明變化若唐宋大家苟其立意敷詞

未能盡合聖人。揆之載道彰教輔治。或有餘憾。猶未可爲宇宙大文也。況卑陋不及古人。而欲以文自雄。侈言不朽。難矣。夫天地之道。備於羣聖。而孔子集其成。孔子之道。傳於七十子。闡於漢以下諸儒。而朱子集其成。學者生明備之後。讀書稽古。其弗思繼

往開來。續微言申大義則已。否則莫若以文。文又躬行之所以見端而前聖後賢。越千百世。而心與心所由相質者也。嗚呼。文盍可忽乎哉。朱子殁後五十三載而元儒陳定宇先生生于歙之休寧。七年通進士業。十有五年。由爲人師。旋受學於五城黃常甫

先生。久而得朱子之傳。宋德既衰。科舉業廢。先生館於江潭。慷慨發憤。日事著書。與雙湖雲峰諸先生。質疑辨難。所著四書發明論語中庸口義書解折衷禮記詳解諸書。羽翼經傳。爲集註階梯。而於中庸挈擇善固執著用力之方。於深衣制度不敢曲從朱

子。尤發先儒之蘊。其他雲萍小錄。洎種種序記書傳論說銘贊策表詩賦諸篇。圖書曆象氣盈朔虛陰陽五行之說。他人所囁嚅勿道者。莫不探微極奧。曲暢旁通。一書之中。體用咸備。巨細畢舉。即古聖王所以修已治人處常濟變。大經大法。憂世覺民之情

亦略具矣。至其文章博而不煩清而不刻才法雙御脉度凝整無意於修詞而經史之氣穆然粹然年踰八十猶勤勤不少倦。覩古之健以文鳴於時者其裨益奚若哉。族孫嘉基懼其寖遠寖佚也鏤之梓問序於余。余亦惟推本先生立言大旨遡稽授受淵

源。以見學者精研典籍必思前有以明先王之教。上有以佐當朝之治。遠承昔聖相傳之道。下啟來兹聿紹之微。而後可以成不朽之業。而無憾。然則自宋季歷元迄明中葉遲遲二三百年間紫陽之學綿延一綫俾繼起若文清虛齋文成諸公得以信古傳

述者先生之功其可泯耶。甚矣文章所繫之重也今者聖賢之道昌矣寡昧如余猶得叨

恩侍從仰聽

聖天子徇齊睿智紹精一執中之傳。嘉與

學士大夫講明道德措諸政教措諸治術。一切禮樂兵刑度量數制典章

文物炳炳麟麟凡以總壹海內整齊萬民也不亦考三王俟百世而不謬不惑乎哉。於是時而恪守先人遺冊非惟守之又校正之刊播之走數千里達京師就質於大人宿儒以惠來學臣道也子道也讀是編者其亦憬然於浮誇險怪之不可以行遠。而進

求夫窮理正心居敬存誠之要。則於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事。均有賴焉而後作爲文章。庶幾張皇幽眇。魯鄒濂洛之風。永永其不墜矣乎。昔

康熙乙亥秋八月同邑後學戴綏謹識

序

昔揭文安公嘗論陳定宇先生比之吳文清以謂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學者四面歸之故其道達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然則先生之學誠不媿於聖人之徒而其始之奮乎深山而信從乎天下蓋亦難矣哉假令其書不傳其所自得者固不因以加損於毫末而其表章朱氏墮黜百家之深心後世莫由知也夫自迄今數百歲先生之書所謂折衷口義纂疏者若滅若沒其他論說見於後儒之採摭者亦僅矣其聲光懿灼即無論考亭覲文

清果何如歟嗟乎學聖人之學而其傳之或盛或不盛豈亦不能無所憑藉而然歟然先生爲學之大指備見於史今但得其書而讀之天下之信從者將益堅以視昔日奮乎深山之中難易固不同也休寧陳子毅軒偕弟書崖者繫先生族孫裒遺集而重刊之爲十七卷天下獲讀先生之書

有日矣予觀世教之衰士大夫篤意詞章而僤言義理之學旁搜博集誇簡册之富而其邑之先賢及其父祖之所撰述或鈌焉若此者皆徇末而昧本者也陳子可謂知所本矣其使先生之學復行於天下足與文清僉垂以信揭公之論者必賴此舉也夫

昔

康熙乙亥孟秋同邑後學戴有祺謹識

序

余家休寧之雙溪。去十五里。曰陳村。爲先儒定宇陳先生故宅。余六歲先君訓曰。不遠有九里三賢爲陳倪朱某先生。小子誌之。及年十二。游庠序應試。舟過陳村。憩碩儒坊表瞻拜祠堂。徘徊景仰。不能去。歸以告先君。先君爰檢示范聯陽方伯所刻休陽

理學先賢傳。及縣誌。訓曰邑自宋元以來科目不乏人。今皆無傳。可傳者。惟此明道傳經諸君子耳。孺子勉之。嗣是讀大全。每至新安陳氏說。見解必正。與朱子論後先發明。竊喜同郡得朱子。同邑得陳子。私淑有藉也。迄癸丑。與汪啓我吳徵仲施虹玉諸同志。講學紫陽還古書院。討論切劘。期

躬行心得于先儒之書。辨晰毫芒。務得其至是以不畔于聖賢之指歸。于是知吾鄉理學諸儒。有以經學勝者。有以經濟事業著者。有以氣節重者。而其殫精理要。羽翼朱子所未發。足以裨益後學。使得傳授之正。不徒沾沾于訓詁家言者。必以先生爲稱首。嗚呼。其用心已勤。著述已盛矣。戊午

上公車。舟宿先生祠前。月下曾賦詩曰。紫陽心法著新安。自得先生緒未殘。百世纂修成集傳。一生行跡寄儒冠。祠前明月含溪樹。舟畔輕風響急湍。梓里非遥勤仰止。誰傳絕業嗣登壇。旋館選爵京卿。乙丑補垣職。啓事初。即以　勅修先賢祠宇請而叙歷代大儒。關道統之傳者。推列先生奉

僉旨通行于是先生族子若孫煥新先生祠宇以及門倪朱兩公配。余爲文記之。然而先生之遺書尚未廣播也。余讀禮家居。偶購得增廣通畧及寫本文集二種與吾友陳子宿峯訂序而刊傳繼以宿峯出守東萊未遑也。茲穀軒得書崖本。勇于剞劂校訂精工。使先生詩文與立身出處大槩天

下後世。皆得共見。穀軒洵不愧穀矣。陳氏何多賢哉。抑先生自敘詩曰。四書與書記羣玉之墦墺。三者尚行世。豈曰小補與。是先生精神在三書。今者書傳已刻于崑山。而四書發明禮記集義尚未得見。表章之責。非望之後賢而誰望歟。嗟乎余于先生私淑五十年。僅得列名入

告。而先生立德立言不朽之大節。不能望萬分之一。溪有負先君之庭訓。今于其集之行也。追而敘之。余滋愧余滋勉矣。

康熙丙子季夏邑後學汪晉徵謹識

叙

聖天子崇儒重道特允科臣請修葺宋元以來理學名賢祠宇而我定宇公與焉誠盛典也獨是公布衣弗顯教授生徒以老其志紫陽之志以上接濂洛關中之傳視諸儒遇蓋艱而心較苦凡發明六經四子羽翼道統者蓋不知幾百千萬言矣後人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而有不流連慨慕願爲橫經之弟子負杖之及門乎顧世遠言湮公所論著分見於大全諸書者雖家絃戶誦其彙爲新安陳氏之學然文集散佚蒐輯維艱考古之士未嘗不爲公太息也家弟書崖積三十年之力旁羅博采凡公殘膏賸馥罔不搜討靡遺可謂勤矣而又身居三吳文獻之邦往來鄒魯賢聖之地與當世淹洽之儒句斟而字酌爲誠完璧也予一見踴躍亟登梨棗書崖曰闡揚先業兄志猶弟志也尚敢私爲枕中秘耶而予因之有感矣曩者崇禎乙亥予祖維則公與書崖祖三色公同刊定宇公通略迄今甲戌又一週矣而定宇公文集適殺青於今日殆有時焉非偶然也世之閱斯集者一以見予兄弟仰副

皇朝崇儒重道之至意一以見以道自任者初雖弗顯久乃自彰正不必獻賦若相如載筆若枚皐始稱爲作者也謹叙

時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四月上澣族孫嘉基百拜書

請修先賢祠宇疏

吏科汪晉徵　題爲請

勅修先賢祠宇事臣惟六經之道得孔孟而大彰孔孟之道得先賢而益著故欲崇聖道必表彰先賢而正學愈明也我

皇上聰明天縱德盛化神尊重

先師典禮自有史册以來無以復加諸如錄恤周公之子孫查叙周惇頤之世襲頒給白鹿洞書院之書額皆所以崇重先儒振興文治臣愚以爲歷代大儒關係道統之傳者如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楊時眞

德秀許衡陳櫟薛瑄胡居仁羅欽順願憲成高攀龍輩以及諸弟子淵源一派或生長之鄉或遊宦之地類皆有力學讀書之所樂慕前徽建爲祠宇設位置田春秋致祀其載各省通誌班班可考第歲久年湮其有生徒誦習者尚庶猶然仍舊其無師儒肄業者棟宇支致摧傾恭惟我

皇上聖治日隆文命四敷各省學宮以及孟廟仲廟莫不煥然一新而歷代大儒祠宇頗猶有傾頹勿飭揆於

盛世文治之隆豈非所宜急飭者乎且自力聖賢之學外而經世治民內而修己正心其餘以及詩歌文詞皆必資乎誦習而後人才蔚起可以備國家之用先賢祠宇學人誦習之區也關係教化寔非淺鮮

皇上聖學淵源猶且

講筵勿輟千古道統治統萃於

一人是景運方隆正學昌明之日矣乞

勅各省巡撫督學諸臣查所屬先賢讀書之處動用無礙錢糧重加修葺着所在官司歲時親臨鼓舞生儒講習其中清理祭田以資香火務使其儒輩出勿得視爲具文於以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道由此弁代乞

睿鑒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部覆

禮部　題爲請

勅修先賢祠宇事禮科抄出吏科汪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吏科汪　條奏疏稱歷代大儒關係道統之傳者如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楊時眞德秀許衡陳櫟薛瑄胡居仁羅欽順願憲成高攀龍諸賢皆有讀書之所後人景慕前徽建爲祠宇設位置田春秋祭祀第歲久年湮祠宇傾頹弗飭

請

勅各省巡撫督學諸臣查所屬先賢讀書之處動用無礙錢糧重加修葺鼓舞生儒講習其中清理祭田以資膏火務使貧儒輩出勿得視爲具文等因前來查歷代大儒如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楊時眞德秀許衡陳櫟薛瑄胡居仁羅欽順顧憲成高攀龍輩於讀書之所建爲祠宇今

皇上崇重先賢鼓勵後學無不極其周至如歷代大儒讀書之所有傾頹者理應修葺但名省錢糧俱繫正額並無無礙錢糧相應請

勅下各直省督撫學臣查明所屬先賢讀書之所有傾頹者設法修葺令該地方官鼓舞儒生講習查周惇頤程顥程頤朱熹之裔雖授爲五經博士並無給與祭田今所請清理祭田之處無庸議奉

旨依議

康熙二十六年　月　日

元史本傳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爲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熹氏之說復明於世延祐初詔立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强之試中選遂不復赴

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度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學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之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銘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定宇先生年表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壬子春三月二十七日寅時先生生
於休寧五城距朱夫子之卒纔五十三年
寶祐元年癸丑先生二歲
二年甲寅先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闕輟成誦
三年乙卯先生四歲
四年丙辰先生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十一月初四日
先生祖士俊公卒年七十五
五年丁巳先生六歲
六年戊午先生七歲通進士業自七歲至十四歲侍其父

復之公讀書公教之靡所不至
開慶元年己未先生八歲
景定元年庚申先生九歲
二年辛酉先生十歲
三年壬戌先生十一歲
四年癸亥先生十二歲
五年甲子先生十三歲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先生十四歲
二年丙寅先生十五歲出爲人師於圓圓山九月十九日
先生之祖妣吳氏卒年八十

三年丁卯先生十六歲館湖干始受學於五城黃常甫先
生久而得朱子之傳
四年戊辰先生十七歲
五年己巳先生十八歲
六年庚午先生十九歲館於鄉族
七年辛未先生二十歲
八年壬申先生二十一歲
九年癸酉先生二十二歲始就方州試以書經與待補選
十年甲戌先生二十三歲赴江東漕試以病不果二月廻
婦於廸溪朱氏

少帝德祐元年乙亥先生二十四歲館於江潭而科舉廢
於是慨然發憤惟以著書立言爲務是歲先生父以五
城鼓數驚因挈家還陳邨
二年丙子先生二十五歲館於詹溪程氏
益王景炎元年丁丑先生二十六歲仍館詹溪程氏
衛王祥興元年戊寅先生二十七歲仍館詹溪程氏
二年己卯先生二十八歲仍館詹溪程氏五月十一日未
時子照生
三年庚辰先生二十九歲仍館詹溪程氏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先生三十歲仍館詹溪程氏

十九年壬午先生三十一歲仍館詹溪程氏
二十年癸未先生三十二歲仍館詹溪程氏
二十一年甲申先生三十三歲五月二十一日寅時子勲
生
二十二年乙酉先生三十四歲
二十三年丙戌先生三十五歲秋述深衣說
二十四年丁亥先生三十六歲二月二十九日先生之考
復之公卒年七十七
二十五年戊子先生三十七歲二月書深衣說跋
二十六年己丑先生三十八歲

二十七年庚寅先生三十九歲
二十八年辛卯先生四十歲館里中畢梧山氏六月和方
虛谷上南行詩
二十九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
三十年癸巳先生四十二歲
三十一年甲午先生四十三歲二月二十八日先生之妣
江氏卒年七十五治喪不作佛事守曾祖遺言也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先生四十四歲二月上丁日曹弘齋
爲先生作論語口義序
二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遊郡庠道過長林橋因謁曹弘
齋。
大德元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
二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
三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七月立秋日論語口義成有序
四年庚子先生四十九歲八月二十一日先生以雲萍小
錄呈曹弘齋弘齋爲先生作深衣說跋
五年辛丑先生五十歲
六年壬寅先生五十一歲
七年癸卯先生五十二歲館於江潭葉氏十二月五日書
解折衷成有序

八年甲辰先生五十三歲仍館江潭秋七月二十七日中
庸口義成有序
九年乙巳先生五十四歲
十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
十一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先生五十七歲
二年己酉先生五十八歲館藻口汪恕齋氏
三年庚戌先生五十九歲仍館藻口始解禮記五月十七
日作增廣通略跋
四年辛亥先生六十歲在藻口不戒於火書籍悉燼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夏五月十一日禮記
集義詳解成有序
二年癸丑先生六十二歲
延祐元年甲寅先生六十三歲在瑠溪館是年頒行科舉
先生赴浙江鄉試以書經登陳潤祖榜第十六名
二年乙卯先生六十四歲春二月上許左丞書秋八月以
書附嶺南黃淸夫上秦國公李道復求學職
三年丙辰先生六十五歲冬編書經蔡傳纂疏成
四年丁巳先生六十六歲在瑠溪館編四書發明作朝陽
樓記

五年戊午先生六十七歲在瑠溪館
六年己未先生六十八歲在瑠溪館
七年庚申先生六十九歲在瑠溪館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先生七十歲春考評婺源院試卷
二年壬戌先生七十一歲
三年癸亥先生七十二歲在瑠溪館六月作勤有堂記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先生七十三歲在瑠溪館
二年乙丑先生七十四歲在瑠溪館
三年丙寅先生七十五歲在瑠溪館六月朔胡容齋秀先
生作四書發明序

四年丁卯先生七十六歲在瑠溪館正月著作書經蔡傳
纂疏序古邢張子禹命工刊行閏九月考評鄱川會友
吟盟課
致和元年戊辰九月改天曆元年先生七十七歲在瑠溪
館
明宗天曆二年己巳先生七十八歲在瑠溪館
文宗至順元年庚午先生七十九歲在家塾
二年辛未先生八十歲夏四月建安梅軒蔡氏刊行禮記
集義
三年壬申先生八十一歲在家塾

順宗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八十二歲在家塾
二年甲戌先生八十三歲春二月十四日卒後五日配朱
氏亦卒年七十有九是月癸未子照勳奉二柩合葬所
居後山先壠之旁從治命也

訂刻定宇先生文集紀言

先生集家藏已久已巳歲與宿峰姪謀梓禾中會宿峰入宮都門中輟未果今毅軒兄獨肩其任于兩人夙志爲之頓慨宿峰名士鑛

校書如埽落葉言非一日之功也毅軒兄志在表章先賢迅於成書予與兩兒鴻鑣鳴鑾窮日夜之力手不停披以襄斯舉或不致魚魯莫辨有損全書聲價鴻鑣字叔蒼別字鶴軒鳴鑾字與蒼別字翔菴

家爾韜公博學汲古精研百氏而先生文集尤其生平所篤嗜兹毅軒兄承先人志命梓工而剞劂之可謂繼述維

事

先生文無佶傑怨誹之音亦無紛華靡麗之態沈心靜玩道脈出焉正不似時流一味剽竊摹擬也

詩家拳拘抽青媲白先生詩初視朴拙久乃道氣迎人長洲顧俠君刻元百家詩集極愛先生笑梟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節聽水聲及柳枝木濺一溪月豆子雨開千嶂煙之句莫謂百代而下無知己也

先生著述有四書發明論孟訓蒙口義書傳纂疏書解折衷讀易編百一易略讀詩記禮記集成六典撮要三傳節註諸書其書傳纂疏東海先生已刻入經解中與百一易略虞山錢遵王家有抄本益豐城劍光當不終沉埋也

中星考河圖洛書辨閏辨原抄最冗且多訛句今中星考從唐荊川先生稗編節本河圖洛書及閏兩辨從先師黃雋莊先生家藏約本庶讀者易於入目無讀而難盡之憂先師諱樞順治丁酉孝廉武進廣文

先生中式卷第一場經疑二道書義一道第二場誥一道第三場策一道試官評云文理詳盡非苟作者詔平通策極有發明殊異他作集中未及詳載故爲拈出

元仁宗延祐七年五月明經書院聘先生爲文衡經義共一百一十九卷易義共四十三卷書義共七十卷詩義共

二十一卷記義共二十五卷春秋共八十卷古賦共若干卷先生一一評定不爽毫忽士論翕然稱之今集中抵載總計及燕山八景賦評其全評當倣三衢文會例另刻行世三衢文會者江浙閩私課延祐六年刻於郡江者也

先生弱冠時代族人清孫作戀還有無化君三句題文有有曰聖人勉天下不自私之心所以致養者無不足聖人勉天下不自已之機所以致治者無不可遂爲麗澤文盟之冠記此以作先生佚事

先生闢邪說甚嚴而李慈菴星洲寺僧有記若非援儒入墨實誘墨歸儒也觀其立論不離倫紀與後佛者霄壤矣

先生序跋諸作每誌年月今不敢妄删者使人知先生著述之先後耳

先生爲朱門世嫡每有著論非紫陽不稱蓋私淑心傳確然不虛也

先生歷代蒙求最便初學門人朱楓林學士采之爲小四書先王父三邑公曾刻入通略後茲不更載小四書者一爲方較峰名物蒙求一爲程勿齋性理字訓一爲黃成性史學提要其一卽先生歷代蒙求

先生與門人倪道川批點學庸或問於朱子答問之中揭一言以表其旨趣之歸信爲後學津梁崇禎丁丑同邑汪

無瑕曾剞劂行世距今將六十年矣予弟旭林秋岡有志重梓家塾中又多一種佳書也 旭林名昱 秋岡名杲

秀水朱竹垞太史家藏宋元文集最夥聞是集之刻甚遠觜字[illegible]爲作序太史爲文恪公曾孫家學淵源早年又能研究六藝之旨於諸儒註疏皆務窮其指歸宜於是集有針芥之合也

昂考家乘先生有曾孫曰盤字自新早從朱楓林趙東山遊以制業受知於郡守守名觀閣之同姓靖難兵起守倡義師自新公實贊之金川失守同守被逮亦先生貽傳正學洏染使然也 盤一作鑿又以字行號倅竹先生

宛陵劉石隱精六書摹古金石刻名動公卿間適從長安來以斯集屬其蕆成至句讎字勘則予叔爾彰予姪呂齋任其勞焉 爾彰名元烇 呂齋名鴻緒

族孫　昂書崖志于雲間之涌石山房

陳定宇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書解折衷自序

尚書蔡氏集傳纂疏自序

論語訓蒙口義自序

中庸口義自序

禮記集義自序

詩經句解序

百一易略序

老子節註序

莊子節註序

批點古文序

太極圖說序

增廣歷代通略後序

兩都賦纂釋序

自得樓詩序

卷之二　序

送金赫翁赴都序

送林先生序

送趙子用遊京師序

汪溪金氏族譜序

送葉謙甫往淮序

贈黃秋江序

送朱季裕北上序

送曹仁仲為饒州路學錄詩序

送吳玄菴序

送汪存耕之建寧醫教序

錢塘沈教諭送行詩卷序

送唐長孺赴平江學錄序

送黃季眞入閩用書序

送彭矮翁序

送吳甥命文序

送張靜山序

楊萬谷公侯契券圖序

送楊叔昭序

送余公亮赴忠城同知序

送休寧教諭孫有常序

送朱君赴臨官州陰陽教授序

送汪聽翁序

贈醫士程堯叟序

送程仲本再往長樂侍親序
送王爾道江寧教官序
送地理蔣季常序
卷之三　跋
跋汪古逸續硯譜
太隱吟使汪公挽詩跋
時思堂記跋
吳端翁詩跋
跋朱兆軒所藏朱文公帖
跋宋復齋由皆窺寘四十首

徐氏族譜跋
跋張晉心哭墓詩文
跋無瑕子古性錄
跋東坡中山松醪賦
程松谷孝經衍義跋
跋朱草庭程文
跋汪季滋所藏四皓觀泉圖
跋批點周禮訂義
跋韓昌黎畫圖
跋汪子磐詩
書孔明出師表後
書蘭亭記後
字訓註解跋
書拜與京和雲山翁所作風月二竹卷後
題觀奕圖
卷之四　考　辨　論
中星考
河圖洛書辨
羅問辨
辨素問疑由

論減役
論詩歌辭音律
論地羅四卦
卷之五　說
孔門傳授圖說
陸敬仁友名字說
江楚望改生活說
和韵說
得與山房說
畢仲永靜軒說

傳神說
平世閦人說
寔卿字說
霞齋說
子馨字說
族姪孫子敬子襄字說
族孫存心字說
歙縣吳戎子元字說
戴則翁字說
張元玉玠字說
金伯明字說
趙了用字說
槐堂程叔周字說
高琠仲溫名字說
程持敬兄弟字說
古杭杜彥和字說
任時仲字說
程仲本字說
戴彥成字說
戴叔承字說

叔明字說
族孫宇成與祝辭
月嶼衍義
卷之六　說
深衣說
卷之七　答問
共四十一條
卷之八　隨錄
共三十三則
卷之九　傳　行狀　墓誌　祭文
通守陳公傳
處士南山戴君行狀
友山處士程公行狀
恕齋居士汪公墓誌銘
廣東淘金副使滄洲金公墓誌銘
桐岡先生金公墓誌銘
汪主靜先生墓誌銘
傅岩處士汪公孺人吳氏墓誌銘
青可墓表
卷之十　書

上許左丞相書
上泰國公書
上憲路教抱甕先生書
上張郡守書
賀鄧祭酒書
與胡雙湖書
答胡雙湖書
又答胡雙湖書
答胡雲峰請考評書
答胡玉湖請考評書

答王仲儀書
答胡雲峰書
與張純思書
與汪竹溪書
答朱澄潭書
與汪古逸書
答吳萬頃書
答曹弘齋書
與呂存方書
答金滄洲書
答汪竹溪書
與緫學居教授書
與吳子靜書
與吳龍徵書
與子勳
答吳仲文甥 凡十四首
與梅屋叔
與春塘叔
復寔鄉姪
與高田叔翁 凡三首

與黃求心
與金滄洲
與中澤程氏
答考水胡磐溪
謝送巷
謝履硯巾幣
謝星源王正山豬肝及酒
代達汪靜卿
答黃叔玉
寄鄭時菴

答鄭時菴
答李泰宇
與戴廷芳
答汪景初教諭
代金赫翁答李澄
又
與汪季澄
答汪爵憲
與程補仲
慰曹濟之

答汪古逸
慰程前村
慰友史父
慰戴時啟
慰胡濟鼎
慰曹弘齋

卷之十一 啟 疏 文

發解謝路總管張公啟
答黃求心賀發解啟
代竹所賀吳教諭南窗發解啟
賀吳竹所授本邑教諭啟
寄馮伯田先生啟
寄呂教授求移籍啟
謝曹弘齋撰族譜序啟
賀金滄洲六十啟
賀山泉汪氏娶溪南吳氏女啟
復樣兄賀生女啟
賀趙巽齋生曾孫啟
賀吳南窗授婺源州同知啟
賀汪溪金清叟孫成婚啟

賀古巖嫁女啟
賀吳子節娶冢婦啟
答呂竹窗納幣啟
賀汪覺翁授府判啟
楊學正啟
趙學錄啟
謝逆羅啟
約族人營高山祖塋疏
修築貯水塘疏
新塘嶺施水菴疏

星洲寺疏
心田菴上元疏
休寧縣重修文公祠上梁文
卷之十二　記　銘　贊　賦
謙齋記
養心堂記
朝陽樓記
等慈菴記
星洲寺記
借壽菴記

洪氏閱實堂銘
書燈銘
家傳祖研銘
敬齋銘
處善齋銘
族譜贊
畫馬贊
孤竹贊
米爾章自號蓮舟贊
澄潭贊

扇贊
和不求人贊
和五六公不求人贊
婺源李復初字贊
庭芳字贊
程與京艸蟲手卷贊
夏若文藻贊
風雩亭賦
太藉賦
梅花十人賦

春先亭賦
大禹惜寸陰賦
黃山宮賦
漢林賦
燕山八景賦
卷之十三　試文　講義
賀立太子表
賀瑞芝表
道不欲雜論
九五福一曰壽論

擬唐處士陽城除諫議大夫誥
忠恕經疑一道
文行經疑一道
爲師經疑一道
小學大學經疑一道
關詩開禮釋疑一道
危微精一書義一道
經史時務策一道
大學之道全章講義
天命之謂性三句講義

好名之人一節講義
子貢問爲仁一鄉之善士兩章講義
卷之十四　考評　祭文　祝文
明經書院文會考評
燕山八景賦考評
彭川會友吟關評
丁祭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文
丁祭顏子兗國公文
丁祭曾子沂國公文
丁祭子思成國公文
丁祭孟子鄒國公文
祭越國汪公文
祭曹弘齋文
祭胡雙湖文
祭倪元甫文
先妣[illegible]人祭文
外舅[illegible]祭文
小祥祭文
大祥祭文
祭社祝文

正旦拜祭祝文
春社祝文
秋會祝文
歲祭祝文
藤溪社迎新祝文
卷之十五　陳氏譜略
陳氏本始
前代知陳人
始祖商山府君
本房先世事略

稿州通判
雜識
雲萍小錄
卷之十六 詩 詩餘
五言古詩二十三首
七言古詩九首
五言律詩三十二首
五言排律三首
七言律詩八十四首
七言絕句二十首

詩餘十六首
別集目錄
胡容齋四書發明序
曹弘齋四書發明序
曹弘齋淚永說跋
龍廬陵增廣通略序
胡雙湖與先生書
又與書
胡雲峰與先生書
又與書

胡雲峰與先生書求考評
再與書
王仲儀與先生書
胡玉湖與先生書
曹弘齋答先生書
胡玉湖又與先生書
又答先生書
張純愚與先生書
又答先生書
黃求心賀先生發解啟

馮伯思復先生啟
又復啟
曹弘齋復先生啟
定宇先生墓誌銘 揭學士傒斯撰
定宇先生行狀 同郡汪炎昶撰
定宇先生贊 新安太守金旂作
湖揭學士撰先生墓銘啟 門人倪士毅代先生子明仲作
勸有堂記 門人朱學士升撰
定宇先生祠堂記 同邑程宮詹敏政撰
理學名儒坊傳 同邑范方伯淶書
目錄終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一

族孫嘉基毅軒訂

序

書解折衷自序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亦能讀此書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是爲三墳此三皇書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是爲五典此五帝書也至孔子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去三墳五典所定者二帝三王書凡百篇焉豈三墳五典簡編脫落而不可通邪抑孔子所見但始於唐虞也今不可考矣及秦坑焚禍作百篇之書無敢

藏者漢孝文時聞濟南有伏生勝能讀之生時年九十餘欲名之不能行詔晁錯往受生又老不能正言其女傳言教晁以意屬讀所得僅二十餘篇耳先是孔子遠孫有犯秦禁密藏竹簡書於其家壁中者至漢景帝子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又於壁中得尚書數十篇皆蝌蚪書後世遂目出於孔壁者爲古文出於伏生者爲今文合古今文共五十八篇即今行於世者是也外四十二篇自此時已亾矣篇各有序或曰孔子作然序多與經戾非孔子作也自孔壁初藏時已有此序百序共爲一篇武帝詔孔安國傳書安國始分序各冠每篇之首即今所謂小序而亾書四十

二篇之名尚賴小序可見焉三皇五帝之書自孔子時而已失二帝三王之書遭厄秦氏而不全今所存五十八篇學者可不知其旨哉書體有六典謨訓誥誓命是也今篇名元有此六字者固不待言矣其無此六字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無逸立政訓體也盤庚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誥體也胤征誓體也君陳君牙呂刑命體也雖其間不無簡編之殘脫字語之舛訛然上自堯舜之盛下逮東周之初二千餘年之事猶賴此可考焉兼諸經之體多已見於書中舜皋之賡歌五子之歌三百篇祖也周官六卿太平六典之綱也洪範之古用二可以見易之用舜典皋

謨之五禮可以該禮之名自虞迄周二千年之史筆在焉下逮周平王秦穆公正與春秋接矣諸經各得其一體而書具諸經之全體[illegible]治經而不盡心於此非知本者予幼習此經老矣猶心醉焉諸家之解充棟汗牛啄啄心心既爲異的蔡氏受朱子付託情親訂僅三篇朱子說書稱通其可通毋强通其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撮朱子大旨及

諸家之得經本意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語錄所載及他可採之說與夫未盡之蘊皆列於是惟以正大明白爲主一毫穿鑿奇異悉去之噫講繹如斯縝密而至此亦勞矣爾小子其尚懋之舊嘗述尚書大旨纂成書解折衷屢欲序之未遑也大德癸卯十二月五日始取大旨略改冠於篇端云

尚書蔡氏集傳纂疏自序 凡例附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

治於道之中許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吉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泰定四年丁卯正月望日

一標題此書云尚書蔡氏集傳法朱子刊伊川易傳標目周易程氏傳傳經也首卷有朱子訂定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無四字紀實也

一今采朱子語錄不書錄者姓名法近思錄也併在纂疏內依趙氏四書纂疏例也然語錄必居諸說之前尊先師也

一朱子語錄發明此傳而不可無者載之傳意已明無俟云云及非說本章經旨者皆不泛載務謹嚴也

一一部尚書朱子於闕疑諄諄言之今遇可疑處姑略

存舊說然後明云當闕疑焉

論語訓蒙口義自序

讀四書之序必以大學爲先然綱三目八布在十有一章初學未有許大心胸包羅貫穿也論語或一二句三數句爲一章照應簡易啟發童蒙宜莫先焉朱子集註渾然猶經初學豈未易悟坊本句解率多膚外又或爲初學語豈爲可哉櫟沉潛四書三十年餘授徒以來可讀集註者固授之雖遇童牛鈍者困於口說乃順本文推本意句釋筆之其於集註涵者發演者約略者鄭章旨必揭務簡而明日積月累以成編號名論語訓蒙口義自集註外朱

子之語錄黃氏之通釋趙氏之纂疏洎餘諸儒之講學可及者咸采之廣漢張氏說亦間取焉棣一得之愚往往附見或有發前人未發者實未嘗出朱子窠臼外丙申春廣之弘齋曹先生一見可之畀之序勉之刊賴同志助之歷四年始成自揆晩生權質僭踰罪抑不過施之初學俾爲讀集註階梯非敢爲長成言也昔程子傳易猶曰只說得七分而況晩生又況爲個蒙計哉棣數年來又有讀易編書解拆衷詩句解春秋三傳節註增廣通畧批點古文之類嗣是有進尚致漸出與朋友商之觀者其毋以小兒學問只論語哉大德巳亥立秋日

中庸口義自序

程子曰中庸一書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言）中散爲萬事（指其中說許多事如達道達德九經祭祀鬼神之類皆是）末復合爲一理（指無聲無臭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其言約而盡發朱子分爲三十三章而復截爲三大段其言曰首章子思推本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言以明之也（以性情言之曰中和以德行言之曰中庸其實一也此是一大段）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十二章明道之費用丁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爲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況所以明費而隱之義也此又是一大段）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承上章言誠明言天道人道二十二章至三十二章分言天道人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言其所至其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歸以終一篇之意自人而入于天也此又是一大段）朱子之區別亦已精矣至其揭一誠字以爲一書之樞紐則或問詳焉尤學者所當熟復而貫通者也朱子又嘗曰中庸之書難讀初學者未要理會中間多說無形如鬼神如天地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今按說下學處少而其中說下學處則甚切如二十章擇善固執一條及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條是也且朱子亦嘗於序文提出允執厥中以記大舜精一之言以見道統之相

傳不外乎此矣學者試以此提此以爲用力之方而以誠之一言貫之復如朱子所分之三大段以區別之則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者理皆見其爲實理中散爲萬事者事皆見其爲實事而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者的爲實學而非虛言矣其下學處雖少而皆提綱挈領切要之言其上達處雖多而亦豈渙散無統玄渺不可究詰之論哉愚每患從學者未嘗精通夫大學語孟之三書而遽欲及夫中庸之書援以朱子之章句或問往往難入不得已紬繹朱子之意而句解之復述讀此書之大畧於此云

大德八年甲辰七月二十有七日

禮記集義自序 凡例附

楙自少讀禮記多有未究頗習朱子大學中庸竊有聞焉卽其所已聞推其所未究不無所得未浹洽也大德丙午始見衞氏集說乃得因衆說之紛紜而折衷去取之至大德庚戌始融會諸說句爲之解一得之愚亦見其中昔朱子爲詩傳不及載諸家姓氏當時如張宣公亦未然之今安知無譏宣公之說以見尤者然銷鎔百家錯之自已亦安能逐字逐句一一標題以自取破碎斷爛之弊哉乃若所采成段必不可不書氏名者已謹書之矣名之曰禮記集義詳解云皇慶元年壬子歲五月十有一日

一儒家以大學爲門庭中庸爲閫奧入其門庭造其閫奧由是而讀戴記之四十七篇大本立矣宜無難者大學中庸固自程子朱子而後拔之四十九篇之中尊之四庫數萬籤之上然宋仁宗天聖五年丁卯王堯臣之及第也賜以中庸篇寶元元年戊寅呂溱之及第也賜以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豈非已開四書之端乎

一聞之先輩古禮記以月令冠經端或謂毋不敬一言得禮經之要旨遂移曲禮冠之范氏 祖禹 因論詩三百而言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一鄭氏 玄康成 之註禮也當其妙處辭簡意明其所未悉缺之未爲失也乃遇解不通者必强改之請某字如某字如宿離不貸忒總其怒改離爲儷改總爲經之類是也只從本字自有證據理甚的當何可輕易必如大學親民之爲新民命也之爲慢也始爲當耳然鄭所改亦有當從者今諸解者又必盡非之而轟翻之又不可也姑舉其畧以聽明者自擇焉

一此編成多取之者或謂不合爲句解人將以幼學書視之勉令全段書經文而成段解於初欲從之旣而重改作兼句解多省字成段解增字必多世豈無具眼者試一開卷當自見之豈但有益於讀此經者以此經應舉決科者亦未必無補云

詩經句解序

詩部分有三曰風曰雅曰頌所以作風雅頌之體亦有三曰賦曰比曰興詩有六義此之謂也風則有十五國風雅則有大小雅頌則三頌也風有正有變周南召南正風也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之風變風也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 十六篇 正小雅也

自六月至何草不黃三十八篇變小雅也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正大雅也自民勞至召旻十三篇變大雅也三頌周頌魯頌商頌也風風也民俗歌謠之詩也雅正也朝廷燕饗朝會樂歌之詩也頌美也宗廟祭祀樂歌之詩也直陳其事曰賦以彼喻此曰比託物興辭曰興六義之名如此而已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小夫賤隸或出於婦人女子乃人聲自然之音自古有之賡衢之謠是也今見於書如舜皋賡起明良之歌即虞詩也五子之歌則夏詩也商詩多亡今商頌五篇乃未盡亡者外此風雅二經皆周詩也二南繫周召已有進而爲雅之漸見周之所以盛王黍

離不復爲雅乃降而儕於列國之風見周之所以衰王詩降爲國風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以詩爲教自古已然舜命夔教胄子曰詩言志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是也至孔子刪詩爲三百篇始列於六經而尤以爲教人之先務視他經尤諄諄焉曰興於詩曰誦詩三百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謂子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他日過庭所聞亦先問學詩乎子所雅言詩亦必在書禮之先而提綱挈領教人以讀詩之法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以詩雖三百篇之多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者頌美善之詩可以感發吾之善心譏刺惡之詩可以懲創吾之逸志皆所以正吾心而使無邪思也學者識比興賦之體以讀風雅頌之詩而一以無邪之思爲主焉則詩之一經可學矣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詩序傳於世今考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傅會繆妄淺陋常多有根據而得詩意者常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爲宏所作明矣諸序本自合爲一編至毛氏爲詩訓傳始引序入經分置各篇之首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有不通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附合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

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爲一編序說之可信者取之其繆妄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非聞正大之旨至矣盡矣今述文公之傳爲句解以授幼學又以序與詩異處不便觀覽乃依毛氏序列各篇之首但高下其行以別之庶使序之得失開卷了然而詩之意義易於推尋云

百一易略自序

六經莫先於易亦莫難於易初讀易而遽欲通易之旨尤戛戛乎其難哉孔子教人之常言惟詩也書也禮也於易未始一言及之其自言則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易之難學可見矣今欲使其略知蹊徑姑述百分之一焉

老子節註序

道德經亦後人尊此書之名耳觀屈原之離騷詞人尊之爲經則可見矣老子之言道德與六經孔孟之言道德不同所以韓文公曰道其所道德其所德非吾所謂道德也今姑以老子之說讀老子耳蓋老子之學愛說道體而不的見夫道之體欲窮道原而不精擇夫道之原其論道本於無頗似周子無極之說其論不欲以靜頗似周子無欲故靜之說而實不免乎有病也無不與有合體不與用貫故其論有弊而其學終不行學者未精透六經語孟周程朱子之學而欲讀老莊自是難事只如老子體道無源一篇若非精透周子之太極圖說亦安能燭老子之非識老子之趣哉

莊子節註序

愚謂莊子多寓言寓言者寄寓於事物與人而言也故凡所言之事與物未必眞有此事物所言之人與其人之所言未必眞有此人此言虛誕奇論可喜可嘆可怪可愕讀者惟以意會之

批點古文序

或曰今選古文卽以李斯上秦皇逐客書次於楚辭其文雖美如其人何曰不可以其人廢其文也且以離騷壓卷以忠臣爲萬世勸也以此書次之以姦臣爲萬世戒也勸戒昭然讀古人而齊明此豈無小補云

太極圖說序

此篇周子所自著太極圖說道學之精語也不特道理淵永文亦簡重正大粹然聖經賢傳之文焉今選古文而終之以太極西銘二篇豈無意者蓋文章道理實非二致欲學者由韓柳歐蘇詞章之文進而粹之以周程張朱理學之文也以道理深其淵源以詞章壯其氣骨文於是乎無弊矣此愚銓次之深意也

增廣歷代通略後序

通略者通鑑之大略也所纂記者皆前朝歷代之事皆古也初不曾記今之事或以古今通略名之殊不可解

宋史講義呂氏中所著議論多詳明文辭亦條達然成於理宗朝猶有隱避而不盡言者今可無忌矣遂采其善補其缺多述平昔所考訂與所聞於父師者而申之以管蠡之見焉理度二朝無史可據今姑闕之金事廷芳胡雙峯先生雖略述亦以未見其史不敢輕筆悉以俟後之君子云至

大三年庚戌歲仲夏十七日夏至

兩都賦纂釋序

律賦鑿之以人惟古賦鳴其天科目次場有賦以古不以禮丕休哉辭鑠賦之祖降是舍漢何適矣孟堅兩都有餘亦無窮焉漢賦舍班又何適矣寅科諸省取賦僉謂湖廣較優得非天馬歌出禮樂志然班書故敵銀峰金君尚絅盡一生精力纂釋二賦既沒二十年其嗣子謀刊之屬董君季眞求予序予退步也奚僭之敢季眞曰予知科文事宜其無讓予方與季眞研書經精義不遑他及浮生半日安能盡尚絅平生所熟乎然其條疏有序歸宿有所學者賦者能以尚絅之熟班賦爲監則幾矣遂書以弁其首

自得樓詩序

自得之說何昉乎其始昉於鄒孟氏衆莊氏乎自得之則居之安其論正得人之得而非自得其得其論奇趣若異歸則同也中齋趙君自營壽藏搆樓其側扁曰自得欲予詩之予未讀樂章未可詩也請辭或曰不得韵語序之奚而不可遂勉强一言夫道可受而不可傳中必自得外至斯能受否則如珠玉授無指而責其不吾愛如之何其可也是故必有胷中之丘壑而後能得丘壑之丘壑有胷中之風月而後能得風月之風月中齋閒靜淡遠君子也閑閑中之今古希物外之神仙將優哉游哉以適其天年始欲自得之者乎自得之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非人所能與亦非人所能窺萬象滿前一天領受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供吾受用無盡藏彼不能自得之者我自我物自物雖建齊雲落星之樓則以目力所極疆界之吾懼萬象之偃蹇驕負隨也中齋宜謂淺造自得之者矣萬象皆實處以受之孟氏所謂自得而居之安不特今日爲然將俛仰於宇宙其安居也何莫不然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者端在是矣若得人之得者安得不九萬里而風斯在下乎自得主人以爲何如當必曰予之言可謂得予之所自得者於是乎書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一　終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二

族孫嘉基毅軒訂

序

送金赫翁赴都序

金赫翁舟行如都衆餞之如望李元禮班景倩俱有美心僕尾衆後有所感有所敬焉道里遼絕古稱燕北越南禹貢荆達冀江河水不通未免捨舟逾洛後代開汴達淮猶以爲難厥今越趍燕始半萬里乃舟行直達易古人所難莊生謂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如適半萬里不知聚糧當用幾月翁今覩光欲行即行咄嗟而辦服

食百需俱可捆載又易裹人子所難僕前冬將會試抵杭不能行其難如是今翁易易也如是此僕所以有所感也翁十數年前當蓋正莆田學自以年未高謝不欲爲其篤志可尚先塈慨滌雕開端以此翁今年近强仕資英偉才超卓膺仕此正其時皤然此行鵰搏也孰禦使鄧禹寇恂就郡文學安有高冠雲臺豐功乎左太冲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金張與許史七葉珥漢貂翁之生稟於天者厚植於地者高乃山上松也不屑小用之期老其才以副大用前之不輕用難人所易今之將大用又易人所難僕之有所敬不在茲歟不在茲歟翁行矣祗承新命錦還綵侍焫指日事耳僕又當望車塵以賀

送林先生序并詩

三山林先生以雄文奥學來教於吾州其於文無所不能能無所不工士友所得多見者其闈文講篇圖文如盤走珠坂轉丸妙得止齋之胎骨也講篇如空中樓閣中象妙得晦菴之精髓也文之雄學之奥者爲之也賴其所作成者亦衆矣獨樸之就經也後始見函丈先生頗異之再見三見先生深與之益月書季攷之文試其二卷僅四先生盡賞之三置之魁列焉略去等威口講指畫斤堊針芥相見之道言未既先生笑謂曰吾橫經今三年而餘行將溪

山賊歸矣臨別問言于毋斷絲聞之惕然念方以得師爲幸遽捨我去將若何退謀之友將相與言之府借留先生或曰子不愛林先生乎曰否曰先生臺閣中人物郡博士豈足久淹哉賢公卿在上位比肩知先生者如麻留而塞與去而通孰愛孰不愛也因釋然曰願先生之留而久其教者我輩之私也爲先生之去而宏其施者衆人之公也尚何疑且先生初號孤山意使盧公更之曰岩居安揣其意豈不曰孤山和靖處士所居也純乎隱者也若巖居則其義有二一丘一壑岩穴焉居隱也三揖三吐岩廊焉居不終隱也淮南小山之招隱士也始之曰桂樹叢生兮山

之幽攀桂兮聊淹留招隱者而使之隱也終之曰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招隱者而使之出也先生自此升矣毋岩穴是居而岩廊是居爾其雄文奧學以黼黻皇猷玉王度則邦家之柱石也願先生毋忽嗟言言之不足系之詩曰

芹宮三載坐毡寒多士誅誅頼訂頑人物眞如古和靖乾坤有此太孤山端居好在岩廊上雅志毋徒丘壑間倘綏征鞍尚旬月入城重得唱陽關

送趙子用遊京師序

古聖賢立德立功立言學者雖於簡編中得之閉戶而可見四海隱几而可知古代然未若遠遊宇內親歷古人遺

跡而追見其當年以應簡編所云勝夫想像前古者之為得也是故因豐水觀河洛而見禹之功績講業齊魯而觀夫子之遺風可尚久矣馬存贈盖邦式序名為子長遊採太史公所遊不過江南而止耳轍于由上韓魏公書自謂過秦漢故都觀終南嵩華顧黃河奔流想見古人之豪雋至京師仰觀宮闕城池之壯麗富人於人見歐陽公方求見韓公焉其所謂京師乃指汴梁之京京以北未嘗遊也瞻今得見今日之天下乃從開闢以來未嘗有之混一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所照臨之疆域萃海內之大賢名公星羅林立於衆大之都詎止於歐韓二數公而已趙君子

用任公子也其華宗先正指不勝僂余素敬之昭見所與字說中辭不得獲今將賦盡均之遠遊觀光京師索贈言於予辭不獲因念余二十載前當赴會試止或尼之遂不果行因得肆其力於諸經今因見有斯遊如伏櫪老驥猶志在千里不能不躍躍歆羨之子用於儒學外兼吏道爵書不過遊戲於斯亦可見其多材藝也名公鉅卿必將望其蹤而既盼鵰鶚之云

汪溪金氏族譜序

汪溪在休邑西南二十里許實吾鄉入邑道上有金氏世居于斯三百年矣其族先達若進士剛說請學于朱子直

道從仕不負師門鄉郡若宋孫賢勿齋高弟見幾挂冠華命屢召不起自後奕世以明經間傳舉應貢及由諸科進者繩繩接武然隱居有節義出仕有治行不徒志肥耳靑紫而已豈非所謂能世其家者耶余家與金氏村壤相接世有婚媾嘗遊先君先叔于家整模範數年故余又得交其群彥於群彥中與清甫尤為莫逆清甫一日出家譜相示其先與予之先皆睦州楙盧之人也其始祖傳道公唐廣明元年避巢亂遷新安休寧與余始祖焯公播遷同時為考二家先世後世踪跡繼業上下數百年符合又如左契因與清甫言曰君家一世遷杉坑四世遷梅結九世遷

今汪溪于家一世遷雨山二世遷鶴溪後世改名陳村君家始祖樂善行義鄉人德之成聚名金鄉余家始祖積德累仁沒葬雨山鄉人神而祠之君家自十三世有明說公以進士題科甲相傳於今益著余家九世有尚忠公兄弟以進士題科甲相傳於今不衰則二家戶有詩書人有德業何莫非始祖之垂裕矣胡康侯嘗述祖德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予與清甫思承祖德盍各勉之

送葉謙甫推官序

葉氏曰題曰夢與嘗稱近代立功不朽未之敢許石林水

心以詞章著立言似可許而不許蘇末也從朱子游曰賀孫味道師友淵源所自由濂泝洙其殆庶幾乎吾妹壻葉兒應宗號曰敬齋其兄了人有漁市小從子游迺以周程朱子淵源之學其入也有階門其進也有實地余心愛之忽聞吾門來告別訊其奚適則曰假館旁近十有餘年於茲汩沒錢穀叔樂歲游古舒見知於路總管梅花主人耶律公泊路傳梅先生鄱陽老儒鄭耕岩諸公今其舊交必不乏人將求書為先叔故交斯先叔遺跡猶中取以作當有合焉巧先生一言壯其行余嘆然興之諗之曰此郡文獻流風想猶昔者吾族祖應城尉爾倅二公皆游學茲郡相繼擢第因得開淮鄉上友多質直好義倶歡娟輕浮氣習使滅我數年當與予偕遊惜予老矣徒目送予之行摩而已予於敬齋所謂有過成莊無不及焉無如梅花主人梅鄉二先生者當必能為予兆道主人矣不妨出吾序以求印可予其必也親師取友力學以紹前脩本朱道性理之粹發石林水心詞章之華外之補來者是有命焉任之可也無心則論域如千里有心則千里如論域子其行乎昔已往來古舒者如織則後有新得因風時以寄我

贈黃秋江序

予嘗居五城與黃君清夫家一舍而近知其事親孝交友

信性嗜秋江釣月於今三四十年矣近年來聞其受知當路聲動朝野未詳也延祐乙卯冬十月清夫歸自京師過予寓館出鉅帙命辨題名作自平章泰國公而下賢卿大夫新進士詩文咸在雅雅奇奇爺嵩兼敗描畫隱趣殆無遺恨清夫謂予盍序之予辭以山林老病之士不敢僭清夫曰鄉古雖多鄉曲名士未之有借重不嫌遠取信莫如近予毋逆其言良是卻何說之辭因勉之曰大倫有五君親居其二士君子出處道二一當貫于一耕釣隱處者事出而顯者於耕與釣始或身之中每心之終不得身之者多矣沮溺之耕志和之釣借于隱處其往不來意者自撥

其才自行其志於以養其親及敬其親之遺體爲華野之
耕磻溪之釣則始身爲之臂膊而改卜而載不終隱也愚
所謂貫于一者也然既而得君則此身君之身矣如阿衡
雖將告歸姬公雖請明農心制願隱不得遂已清夫素志
乎秋江釣月然以霄歸衙以理測數遠遊帶大觀結知大
臣者數年雖欲覓一絲風於見底江上而不可得釣月之
號發成虛設泰國公嘗欲以詞翰薦之力以養母辭歸又
將築釣耕山房與母偕隱自此以後之歲月釣將與釣耕
將與耕以給甘旨愛日不足于三四十年東間清夫之孝
于親今與信而有徵宜乎集賢大學士上聞於朝將表厥

宅里也泰國公以當世大臣乃肯下友一士圖其秋谷耕
雲與秋江釣月四詩且序之以雲月平分爲約以訪之渺
莽之際爲揭此盛德事古今寡二司徒劉公且欲乞鑑湖
一曲以從公後期三人相視而笑予謂二公全德大才方
忠於聖君乃顯而欲隱清夫築室終養方孝於其親隱而
不願顯雖有此約未必可踐若予者以六十之年方名薦
書南人舉子六十餘人多得觀光用賓獨予抵杭以病而
尼是天欲隱之也且家與清夫近緩步當車二日可至淸
夫他旃山房將落成旌表將自天而下予當斗酒隻雞升
堂拜母奉觴爲壽二公所不得踐約者予與予亦得踐之
必當與逆於心相視而笑

送朱季蒔北上序

昔東坡歷八州督叔黨必侍親行人多稱之今古譙朱公
亦督八州有佳公子七人季蒔其季也公牧吾徽季蒔實
侍行公至清燒滋溪見底之江至仁樂三十六峯之山何
待辭貴士友至自城府者多稱季蒔不容口樂交善士嘗
談古易僕心敬之未識也延祐七禩三月朔季蒔自星源
過文公祠而回邂逅始一見溫厚謙抑人品於小坡無不
及焉臨分出星源所得送北上序若詩徵僕贈言僕何言
哉蓋於是有所感焉矣竊謂界之厚存乎天自厚以不負

天所畀存乎人流南大卿之孫八州督之子世德所鍾清
淑所鍾以詩禮之味洗紈袴之習天之所畀厚矣譬之百
尺之松不生澗底而生山上其干雲蔽日不難也所以自
厚不以負乎天者其必由學乎季蒔以方二十有五之年
聖塗云遠蕪茲無垠盍從於學加之意吾友雲峯胡君相
與談易以能謙且篤頌季蒔此其所已得者如乾之學問
兌之講習此其所益當加勉者敏其至徽近三年未嘗半
武稱州邑今乃特爲拜文公祠一行不日北上過古兗望
孔林必特往拜焉自是爲觀之觀光用賓晉之書曰三接
所謂不嗇而蓏從者也譬之山上之松沐雨露飽風霜益

加封培時來而棟柱明堂又奚難哉若僕者延祐初元之秋北行有其楔矣貧病尼之乃澗底松也天之所畀不厚其尚何言吾故曰盍於是有媿賤澀矣遂次第其言以贈

送曹仁仲爲饒州路學錄詩序

山川以人物重尚矣人物之重足爲世瑞自古以靈芝方之吾邑之勝有芝山以靈芝生於山得名番郡之芝山亦然番之芝山香人牙頰自半山稱賞劉詩始鍾芝山之奇者爲人物先以吾邑者吾邑人物它未暇及姑以曹氏言曹氏自南唐時遷自青州登正科者自屯田公矩至弘齋先生爲六公今番郡學錄曹君仁仲其同宗也方屯田公

之校黃告先塋也前一夕靈芝生塚上邑以實上聞里名孝芝坊標瑞芝皆以此匪直山曰芝山而已仁仲謹獨山長之賢嗣煥文講書之蜀孫煥文與秋厓方公遊其耕鋤堂秋厓詩之書窓前竹石秋厓來飲其家又詩之仁仲能世其家今之往錄番學也交遊以詩餞者若干人委予爲之序予因告之曰居是邦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宜聖言也由友一鄉善士至友天下善士又尚論古之人鄒孟言也勢有貴賤道無貴賤時有古今道無古今番爲江東名郡仕焉者自郡而邑而學多名卿鉅人仁仲其謹事之鍾番胡芝山之奇人物彬彬古今何限今之士林鴻碩仁仲何但當友之尚論古人辞光相接略言之如四洪公忠定趙公碧梧馬公道德忠烈事業文章焜耀後先仁仲當求其遺文覩其餘風景慕之景伯衛卿於新安 洪适 弘齋實肄於碧梧師友淵源未遠也尊賢友仁斯友尚論貫貴賤古今而一之不徒爲階庭之芝而直爲鳴世之芝庶吾邑之芝山與番之芝山相望相高方爲不虛此行豈徒曰杖藜携酒看芝山而已耶

送吳多庵序

郡縣學外天下初惟四書院今書院遍東南皆是矣繼往聖絕學開程佀朱張其師友淵源派的傳真者皆當爲

創書院以勸教化淑多士儒技當起所宗誰何高流於釋畢雜於數河源泛濫而委瀦淆否吾不欲言之矣若尹子彥明之和靖書院真所謂派之的傳之真萬萬當爲創書院者也今吾友玄菴吳君將東書長於浙東贈言總之曰子知尹子乎其在程門班於謝范楊游其言曰伊川先生明行皆是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知伊川者莫如尹子易傳既成不輕付臨終始以授彥明伊川所深屬望亦莫如尹子朱子語孟集註其采取且多最先者亦莫如尹子抑尹子提爲學要旨以示人有曰學者學爲人也西山真文忠公嘗并唐陽子宋石子之言揭以示長沙學者略曰

近世言學可信者凡三言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醫世之淺為人之切則尹子學為人之言又進乎二子矣愚因真公說而紬繹之竊謂三子之言若三而實一忠孝者人所以為忠臣孝子也仁義者人之道所以立也學為忠孝學為仁義即所以學為人也人參天地而為三才顱圓趾方者人之形仁義禮智者人之性父子至朋友者人之倫聖人人之極賢人人之次凡人其人之形學之得其道則凡人未有不可希賢人聖人者聖賢者人之鑑六經四書者化凡人為賢人聖人之仙方十七史治鑑者人所以鑑妍醜之明鏡也學於和靖書院

者盍於尹子之言不徒苟知之必允蹈之學聖人賢人以求無愧於為人然後為無負於尹子之訓否則形雖具而性不存倫不盡孟子云異於禽獸者幾希吾為此懼矣抑又聞近世名公方秋崖有辭官人二字而為言者曰人而不官者有之官而不人者多矣書院之士學優而仕不官庸何傷學古而入官則左右必當惟其人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官而不人可乎尹子學為人之言與愚申尹子之意豈徒可為和靖書院之多士告將可通為天下學者告抑又有說師者人之模範也模模範範自無愧於為人是誠在師和靖之師若友其交勉之哉

送江存耕之建寧醫序

學自道喪以來與鄒繇起經傳外惟醫書可信醫術不可無此先正范公所以窮願為良醫達願為良相而張宛丘藥戒亦曰此醫國之說豈止於醫疾哉蓋以仁心行仁術活人之功亞於醫國相天下惟儒者深知之族庖未必知也同邑存耕汪君簪纓之家儒書外旁通醫書前是為殷勸官醫提領御史以茂材異等薦今茲擬授職教建寧將行錢詩盈卷欲僕序卷首僕於汪君未有半面雅何可僭而契家呂君添之又訓可辭僕雖未識汪君然其家世其為人知之熟矣君之大父[illegible]定至年以明數記貢於鄉

明年擢進士高科從仕外蕃本究默識存方寸地遺子孫耕之君秀山公之孫月溪公之子研究數篇未竟陳修疆獻貢在君為君脩禮耕之以至本仁聚之夫仁在乎熟之而已耕之至於熟是種是蓘必有豐年有秋之道天若昭昭畀不爽也君耕祖父所存之寸地未已也爾與君子孫又將耕君所存之寸地耕之無盡仁之活人及物亦無盡而仁將不可勝用矣存之年踰艾未肯俯甲仕登方發軔未知所也良相醫國時來則為縱或不在君之身必將在君子孫今茲之行模範學徒相與各耕其方寸之地仁心流行仁術擴充詎止為一技方之劑之醫而已也樣國文公

朱先生終身不忘父母邦姓名之上必書新安身建心徵
所居標紫陽二字兹鄉闕常在目歟今建安黃君宪尊祠先
生君往謁先生拜先生之神洋洋如在視君乃父母邦邑
于嚴助家稚第也其必陰鑒默喜之若稍暇必將遊武夷
泛九曲訪大隱屏諸勝竟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于浮雲閣
舒卷雲出雨乾坤二詩必深有所感發領會於心者建安
名儒蘗征林立君試由此卷呈之豈無首肯僕斯言者乎
是爲序

錢塘沈教諭送行詩卷序

古杭山水甲東南自東坡倅且守於斯履屐所經賦詠所

及流峙勝境益改人觀聽香人牙頰鍾奇毓秀生其間者
亦多奇偉傑出他郡人物鮮能或之先坡公同時郡人沈
公存中與公遊考訂博洽匪直筆談可傳不朽是方會粹
亦蘇沈鈐稱與陸忠州遊戲集方似今教諭沈君立之以
古杭名流擬皋比吾邑其有中派耶僕嘗略見其詩清麗
秀拔自愧老嫺莫至邑邪不得多雋永之近傳燕湖尹浦
文叙立之詩亦謂其藻思橫發綺語燦映旁采與論知其
師範嚴講篇暢諸生經口講指畫率多陶成今代若至將
携琴書歸訪孤山梅花交游諸名士惜其去與餞以詩俾
僕冒序卷端僕聞鄧高密使不遇光武亦不免爲文學掾

況近歲名卿自此而飛騰遐茂者何限沈君行矣萬里官
途發軔助此弭節未渠央尚使後之續郡乘若登載君氏
名與存中公趾美有芳是則吾儕之望也已若其勉旃它
年其無忘今兹之同遊哉

送唐長孺赴平江學錄序

鄉友平江學錄唐長孺書來將以夏五問道所由寄贈言
於余余論之曰錄於僕泮教官爲第二員古蘇阜繁於江
南爲二郡分于儿師道參任之其若爲稱此書生家法舍
孔孟而它求非忠告也敢摭一二章以告居是邦也事大夫
之賢友士之仁者以友一郡一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

古之人聖賢修古子但聞之于何言哉然勢有貴賤道無
貴賤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子之此行無遠以師自好盡兼
以取友自力事之云乎師之謂也豈但曰友之云乎凝香
燕寢大府元僚皆極一時之選綰銅章遙皋比必多君子
中其賢者嚴憚以成吾德何可忽鍾茂苑笠澤英氣彬彬
林立老成何限雋秀亦何限友其仁者切磋以輔吾仁又
何可忽道在焉不以貴賤分也子前是訓導鄉校直成一
鄉任子弟郡侯僚佐賢子孫多執經所友鄉國善士衆矣
遊漸遠友漸多國士天下士將盡友之然未也盡而友古
之人泰伯季子皆以讓稱季鷹天隨高風清絕文正范公

近代名卿第一流石湖冠冕佩玉之詩文首陽陸而出之皆所當神交於千百載上者其與乎聖門師友淵源者又有焉曰吳公吉儷吳人也其祠朱子祀之和靖尹焞嘗寓虎丘今寺祠之子游孔門文學林彥明程門高弟不待贅予之此行謁二公祠瞻六公像當致高山景行之思以平昔所聞於鄉先師朱子者參之二公與蘇之士友精講而實踐之道在焉不以古今分也子行矣余他無以賜子矣吳江垂虹橋天下奇觀松江四腮鱸天下奇味子也觀其觀味其味凡與他俊游必多有詩焉第蘇州而後諸公吟未盡之物色分留遺子者將盡發之好風東來時以寄我

送董季真入閩刊書序

先知爲知大公爲仁何謂也番陽深山董公三十年前嘗宗蔡氏書傳輯朱子語錄增諸家注解間以己見發明之書成藏于家其嗣子季真謀刊以廣其傳予二十年前亦嘗編書解折衷宗朱蔡宋諸家附己見大略相類第不盡載蔡傳於前耳星源雙湖胡公見予所編季真聞之轉索焉將命下一乎以相去遠相見難未之發也雙湖教勉自成蔡傳纂註至商書而雙湖不祿意遂息季真乃肯以其先君子全書過教予始竭精疲神會合以成一書季真不遠二百餘里來見爲行之謀甚堅爲留旬有五日臨行索贈言予謂深山成此書若先知科目之與表章風厲者豈如寶公饑以奎聚頌知文運哉亦如荀卿所謂千載必返古之常弟子勉學天不忘以理知之耳先知爲知深山以之私小其見者未必不幸家有學鉢秘之以謀進取季真乃能上以成父志廣以惠同志孝子也仁人也史遷於談班固於彪不必遠引以賢之近卽蔡氏事九峯成傳久軒以行世焉視之奚以異大公爲仁季真以之如予者於先知之知既輸深山一籌於大公之仁何忍與季真二致乎其行書以遺之是書行豈徒與深山賀與自賀將與天下學者賀

送彭矮仙序

矮何病哉矮若病也矮而僊不病矣矮可病哉江西彭子挾地理之學以游而矮於形天實矮之也彭子疑人之矮之也以矮仙自命予謂氣質有清濁粹駁而智愚賢不肖以分形之長若短不論也顱圓趾方四肢百骸長者此全形短者亦此全形也健順五常百行萬善長者此全性短者亦此全性也使短者而形性有一不具矮誠病矣今俱不然矮何病哉所貴乎人在求盡其性踐其形耳能盡性以踐形形雖矮不失爲聖賢性不盡形不踐形雖長不救其爲愚不肖是故堯長舜短文王長周公短其所以爲聖

昔之嘆以比今茲尤有可重歎者官差祗伩户服役縣庭家須其一分隷主簿廳役莫賤於斯年垂及强仕乃伈伈俔俔辱於斯恐下負所學對甥氏不覺重嘆此之故予解之曰甥無歎知已不在多盧谷方公餘干胡公弘齋曹公三公國士天下士皆於甥加賞識傳曰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世蕃無契券三公者否則知我愈希我斯愈貴人不識自有天公知甥無嘆凡吏于上蕃民之役非以役民自一命以上其佐司其造諸其鉠掌不知旬月幾奔命勞殆有於甥且弗躬弗親不可得今甥役户勾稽聽差簡靜出責蚨僞解事者自有籍不過剖假館所得判壁腹以辦此猶愈於脫牛胡待穿犢舟作先後馬塵而不能者可貴可賤之寶良不在外昔之士牧豕飼牛猶府爲之執使至此非天乎長官如我常人必將於士類且降旨必親役甥然後慨哉甥行矣毋重吳仲文唱斯言仰天大笑長揖而去

送張靜山序

苟卿有言雩而雨何也曰猶不雩而雨也役益疑所與雨守人苟雨雖不祈亦雨耳吁有是哉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行天地此心是爲仁心理也性也天生五穀以生斯人此理之常或有旱水溢者數之變數雖變理可斡回之不忍人之丁斯旱而誠以禱諸天將以理性之常回氣數之

一也不聞以是優堯文劣舜周公也古之短小而以賢智稱者良多長大而愚不肖者尤不少使長大即爲魁梧短小直爲寢陋則曾交巨無霸賢於孫叔敖晏嬰矣夫然矮何病哉彭子以方壯之年而閼於禮辨於古容貌詞氣實德之符雖地學非余所知然觀其見知之多則有異已雖然仙六經不道也蓋自秦漢方技家始役之所謂仙猶儒家之所謂上智大賢也換凡而仙猶變化氣質使不肖而賢愚而智也莊老嘗有言曰有方爲之換凡骨來學晦菴新甚曰伯拆言聖賢之書乃換凡骨之仙方也地理家與儒家若異然地以理言理無二理則當無以異兼通儒學始精通地理之學地理之學郭景純第一租也景純之忠義學識文章姑觀其對王敦注爾雅之文豈骎骎朕朕於地理乎哉予或不畀恐古而力行諸則由仙孔凡骨然後仙人枯骨枯骨者歸復於土而使其子若孫公卿將相源源焉庸非仙乎余故曰矮而仙矮何病哉

送吳甥仲文序

吳甥彬仲文料絕佩史種學績文每有唔入予凤器之今年二十有九每來見輒悵歎今茲尤甚予怪之則曰世業本無多家益落假館不能免知我者希所遇輒不滿意進既不得芹吾君退又不足拔吾親且不獲從容艾吾從髀

變也延祐二年乙卯糴價踴甚夏大水未幾便旱予居田
里萬目柴胥不忍其至斯極也發源張君靜山道法素高
尚嘗吾里予亟延之協誠以禱於牒一行陰官駿奔雲隨
爐烟以興雷應令尺而震郎得雨猶未洽夜四鼓雨大作
建缾翻盆者踰二晝焦卷回生潤溪增流倚陡而辭發谿
丙倫我以吾誠資君之法君以其法協吾之誠此昔儕性
中之仁也以吾仁心感通造化生物之心如契券關鑰耳
況今調元贊化端有其人傅岩之霖奠自敵乃心出謹調
不雩亦雨哉荀卿以性爲惡者也爲此詩宜無足怪張君
其遂書以贈公里多先覺盍出之當有印斯言者

禓萬谷公侯契券圖序

唐國師禓筠松洪部景純術爲人卜地立能蘆永氏子孫
之人德其仁呼爲禓救貧三數百年于茲此名尚炙人口
與人耳也國師遠孫叔昭君號萬谷世其學以遊予聞其
爲士大夫卜筐城扯聆湛未得一試日一日盡圖之標目
公侯契券出以示予謂予序之予披閱歷觀如古杭江浙
國之下瀚井鄱陽耀知州之上仙壇休陽金國舍之匣寶
明珠槐堂提舉閣之生于蟠鳳宣城湯提舉之居林琵琶
西里程發仕之佃了負荷餘卜曾判丞之明湖飛雁古歙
吳州判之鄭村壽域爭奇競秀其餘饒于財之家所卜無
慮二三十所遠數之不能終是皆將如陶士行之督八州
羊叔子之登三事非如竇人望救於國師者東坡所謂如
持左契夏諺所謂如執券取償其是也乎一念之仁心心
相傳身祖耳孫其歸一揆予聞鄒谷之秀生春噓之者鄒
子律也萬谷之心如鄒子之律鄒谷之谷其仁一本萬谷
之谷其仁萬殊一本萬殊萬殊一本貫以此仁萬谷皆春
宇內住城散在千萬山谷者何限萬谷以黑囊用青囊祕
如鄒子律一吹爲人撰南春之弱是有得續續圖誌累牘
聯編而以示予予將爲君特賀不一賀噫披圖索驥昔人
或爲按圖索地後人識焉地不愛寶德人遇焉

送楊叔昭序

地有理尚矣地理二字昉於易繫辭地理之說於堯則昉於
郭景純而大明於近世儒家者流有疑之若司馬文正得
文節諸公是也有信之者朱文公蔡西山是也文節答文
公書有曰郭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卓然然豈不前知其故
而遂善其先人之窀穸乎呼有是哉忠義者臣子事君之
理也能死易死得其理難忠義以死如三代之龍逄比干
萇弘漢之李固杜喬唐之張巡顏杲卿之徒皆是也獨甚
純乎龍逄以下豈皆不善其先人之窀穸而然乎景純死
得其理臣子之責塞矣郭氏有此賢子孫郭氏之榮大矣

區區富貴云乎哉故論禍福之大者莫大乎生子孫之賢不肖而富貴利達貧賤憂戚次之朱文公理學宗師亦信地之有理地之有理文公肯信之乎謂地理之可疑至誠無可極知地理之可信至蘇菴而定然地之有理如之非親守之擇親知之矣不守之苟且以求合遷就以課利雖知猶不知爾中庸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故知之而貴乎守之也柯叔聰居喪師行松之後世其家學予交之有年予思吳越之人養生務繁華送死殊忽略親之遺骸率投界水火與委之於壑何異叔聰能盡所見參稽左訂以求真是之歸予所以不能忘古者欲其知此理而必守之也守之云何必持守所學不苟且不遷就之謂也於其行書以爲贈

送余公亮赴恩城同知序

心友余公亮行赴恩城多賢古者朋友情如予欲默得乎官無高卑及親一釜而樂否則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也恩城地雖遠然有志則萬里咫尺無心則咫尺萬里公亮年方壯志方鋭遠不足云第不能奉版輿就養耳白雲之思切則青雲之路輕或謂忠孝不兩全予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始不可兩全公亮行矣至彼之餘以誠告當路早謀寧親當路非人子乎我體傳門之心以爲心當路必能體我陟岵之心以爲心歸有日矣年當壽耀日有短長一念及此三釜三公奚足校哉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休寧教諭孫有常序

宛陵孫君有常以徽省檄來教吾邑予選適識之語未竟別去然邑庠諸生稱君善不容口予以是敬君今三年矣官滿將歸來拳拳予友吳正夫求予贈言其亦有以敬予也予忍斷不一言教官非他官比慶曆間州縣始立學舍有學未有官往往命承有文學者兼之其後始專官以教日士學必付之南廊老儒若橫經郡泮其選尤重必黃甲登南省前名雖優平等上舍泊一任回試教官中者始畀

之守倅待以上客六曹不能班其選重故其教行理勢然也今例革選宜郡博士且視皆選任殊輕况邑庠乎然任是官者當思稱千里百里師儒之重何可不自重哉孫君教吾邑良知自重由是陞擢遠大詎可量乎或翱翔侯泮間能自重其道以自重其官也必矣自重其道安在曰不由君名若字聞彰厥有常昉見虞朝克用常人纔見周世夫子曰聖人吾人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有恒者斯可矣朱子云有常者之於聖人高下懸絶然未有不自有常而能至於聖者聖門進學具有科級聖朝進人亦具有科級聖途云遠發軔自有常始仕途云遠發軔不自教官始乎

行矣孫君君家莘老仲益文章聲名赫赫若昨日尚其美
者不於君是望其將疇望

送朱君赴鹽官州陰陽教授序

九流之說昉自漢劉歆儒家者流陰陽家者流其二也歆
說行世漢儒陰陽自陰陽儒自儒嗟乎曷不折諸聖賢之
言乎夫子贊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一陰
一陽者道也朱子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折衷以聖賢之言儒家可貫通陰陽
家第偏於陰陽家者不能貫通於儒家耳聖朝崇重儒道
不以本遺末于諸路府州設陰陽教授以典司之予友朱

君勳莅鹽官州陰陽教授將行序焉贈言予竊謂君家文
公之易本義四書註釋太極圖解講貫五行陰陽太極之
理至矣盡矣君於家學亦云精熟矣本也由本以該末以
之教焉技焉陰陽事耳豈與儒於陰陽家者流之學而已乎
吾郡中全方君方知鹽官州中全之學親傳虛谷之學虛
谷之學心傳文公之學予於虛谷為莫逆交聞此久矣予
於中全契家兄弟也君抵鹽官其爲我寄聲先生以此質
之必將首肯於斯言

送汪驟翁序

同邑汪驟翁名存正其族距吾里不過長亭予昔識之今
茲忽來告曰存正少習儒書弱冠曾為童子師不幸喪所
天弗獲已改業遠遊初傳浙川謝君躡虛學繼傳章貢曾
君地理學遂以卜地談天消日之術行當道諸公往往青
盼之嘗參校陰陽諸書編一覽曆同業多傳焉前兩載遊
秋浦淮壖今將再往願先生贈一言壯其行予見其謙勤
勤其辭諄諄遂詰其言如前繼誌之曰予之名若字其本
諸孟軻氏胷中正瞭焉之云乎人與物接其神在目神之
君在心心天君目天官也胷中蓋指心之天君言心正則
神精而眸不正者反是予所存之心果正眸子之瞭亦宜
地理家書曰青囊經又有所謂黑囊黑囊者何則眸子也

心為一身主宰萬事根本心君正眸子明一以貫之黑囊
匪在是之青囊而已以之察天以之肩日壹是皆以瞭焉
之序予爲本一覽之編亦瞭焉之餘光何覽耳予由予
之外貌觀予之中心卽予之中心印予之外貌以吾子之
異變達諸公之青眼宜哉宜哉抑予又有說聞之晉師曠
曰人少年勤學如日出之光中年勤學如日中之明曉年
勤學如炳燭之照吾子少也習儒今中年耳以胷中之正
眸子之瞭如許何恐當卓午之天不溫尋舊業以充拓其
性天乎師曠辭者也其言尚然瞭然之眸者聞斯言當不
待辭之終而躍然惕然汲汲然自力矣予年八十有

一使僅如朱子之七十有一實聖之七十有三其及爲予
發斯言乎予也其毋忽於予言

贈醫士程堯叟序

昔范文正公嘗曰達則願爲良相窮則願爲良醫博哉斯
言人所共聞也伊川先生嘗曰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
解壽斯民淵哉斯言人所罕誦也予竊謂醫家書肇於三
皇之初而愈行於萬世之後小則通閉解結大則立痿蘇
羸其則起死回生爲人司性命者醫也誤人性命者亦醫
也賢良不良之分禍福天淵焉自非賢明智慧之資未易
語此也吾新人翁公學佗徐文伯龐安常之徒所以聞見

於古而寥寥于今也噫醫良醫信不多見而自古暨今良
相尤不多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遠矣蕭曹丙魏房杜姚
宋亦相之良者是皆有丹可壽斯民其餘時來則爲之相
肉食無遠謀者比比皆是既無丹可以壽民仁壽甚者反
使生靈爲血爲肉爲達不能爲良相反有愧於窮而爲良
醫以此方彼孰得孰失又何窮達之足校哉今星源大醫
程君堯叟以其世傳之醫學行於士大夫間有年矣予始
識之歙邑吳君濟川館中稍久頗稔其人察脈精用藥審
非族庖若比其知於諸公也亦宜濟川士人方禮聘之使
主其壽安藥室期俾遠近之人舉無札瘥疵癘而咸躋乎

壽安之域不私其身爲堯民之叟將使民吾同胞皆得熙
熙爲堯時叟焉醫之良如此挾吾道之丹而不得壽斯民
者當有愧色予羨良相乎良相羨乎辱徵予言敢援文
正伊川之語演之以爲贈堯叟以爲如何

送程仲本再往長樂作館序

節卿大尹程公之嗣子拉仲本其年甫伊川作顏子好學
論之年夏開歸自廣東來從予遊先後僅五旬耳其欲講
之使有成然不能然之使速化其資不爲鈍而其心則甚
勤立志良可嘉而求效似太急汲汲然欲一日讀二三日
之書一日見數日之效而其序不當然也秋來家間呼之

來作又將有數千里之行求予餞行序予前所爲字說盡
之矣又奚以序爲第論堅予不恐終怒然抑將何以爲予
謀哉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敢
擬之以語子循序漸進則夫子無欲速之意也學如耕焉
昔聞程子有心如穀種之語是種也由浸而播而蒔而耘
而糞而雍而獲曰至之時熟矣一節不謹鹵莽而種必鹵
莽而收安有不循序不待時而速成之理乎予之務學愚
敏以欲速爲戒予之還倚也從容贊決宜丞法陶令賦歸
來的俾淵明專美晉宋間詩不云乎式遄其歸是也尊公
之遠官想致以歸速爲勸予性素樸直老不能改一速字

意反而心真知我罪我惟賢周拜裁之

送王彌道江寧教官序

今世儒者之學當深探其淵源以紹正派然後時出其緒餘以援巍科必志於為百世之士匪直徼一時之榮而已吾友王君彌道將江寧教官告余行不鄙求贈言余謂同門同志莫如君有八百里之行三四年之別自當一言奚以求為教官非他官比聖道賴人才成否關焉從昔以來所甚重而在我尤當自重慶曆以來州縣皆立學學皆設教官試而後除又必甲科舍優方得除州郡坐次通守之下即教授六曹未能或之先也教邑序曰主學必南廊老儒始得為之其重之也如是近年以來多借徑於斯牽補架漏選任不如前之重任之若亦鮮知自重深思之胡得然教授任千里師儒之寄教諭亦任百里師儒之寄若崗可不知所自重乎自重如之何曰深根源以紹正派是也聖道統緒綿綿迄今羲黃堯舜以來群聖賢之道統于孟氏而千載之下周程三子續孟氏之絕學紹之者又朱子彌道之少也從吾先人游先人生嘉定辛未距朱子沒纔十餘年耳去朱子之時若此其未遠吾休陽距文公闕里也若此其近先人授徒非朱子之書不讀余自少授讀唯當彌道少余十一年耳師友淵源朋友麗澤于今五十餘年彌道年益長親師取友益多前是教諭番學時屢論學於處谷方先生得其宗旨納交孫元京諸君頗共切磋如是者指不勝僂所謂深根原以紹正派曾有為之教諭番學未幾教諭古歙今茲之行似鄧仲華之二焉矣甚感焉不樂余曰君行也建業六朝文獻之地臺察府縣之名公卿大夫布列焉必有知君者君教焉於斯廸之以根原之學而出其緒餘之文以之援巍科仕明時將彬彬輩出若徒爭一韵之奇競一字之巧於風雲月露間纖微一時之榮而不可言百世之士不特君不當以是望江寧士余亦不敢以是望君也吾行矣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此聖師所以授將朱氏若君所沃聞力行余言贅矣

送地理游季常序

地有理尚矣聖人作易俯察地理知以地理為人尋牛眠馬鬣而不本於理焉乎可世之挾是以行者類不能以地理自然而於天理之全體大用惝然者甚夥是故不能深明天理者未必能深造地理也發之游氏世精於斯其先字務德若汪孫首繼行世名公亟稱之矣不待贅其裔孫沖古與予相慕而未相識然固其人友於弘齋曹先生先生稱之不容口其人益可想見今茲有客來訪吉彰其名季常其字者挾吾契家古逸汪公書以前乃沖古命子古

逸高弟也望其肩暖覩其進趨聆其談吐覘其官次究然一儒者舍假館亦以家學行族庖寧有是乎因已興之起拱而請贈言予行年八十雖不知老之將至而於暴純之學未有聞津雖欲言不知所以言一再辭請益力因問其年甫餘三十正習予野所謂如日出之光者喜其年之富力之强遂悉交之淺而深言之天下無二理也不可因館之舍而遂併吾學舍之也盍於家學外加意于聖賢之理學昔朱夫子蔡西山推深于理也故有味于其言而發明乎其書子能因其已聞已習而深求其所未聞未習于理之全體大用以黑囊奄有包羅之本此以用夫青囊深燭

天理以深造地理眼底且無全牛族庖者其不辟易百舍避子乎又況程夫子之門定夫公之學與上蔡和靖龜山諸公並稱其所論學而在務本朱子既采之于後而尤標之于首舉一節可以槩其餘此非游氏先哲乎子更能學其學以深求其所務之本逆君嘗者自崖而返矣子必勉之子歸以吾斯言告古逸公亦未必不以爲然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三

族孫嘉基毅軒訂

跋

跋汪古逸硯譜

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皆斯言斷硯譜其歷彼乎蘇翰林易簡錄羅小川顧志所傳聞也有未審而異辭固宜唐中合積譜分發源目所爲然未必親履硯坑所謂耳有未審而異辭亦宜正復淺游研山記親見宜審矣然有未審何也家居坑所遠一一游耳雖親見亦能盡究其精詳見於此見於異辭見所聞所傳聞乎後之人讀所

傳所聞之說而謂盡其精詳可乎此古逸汪君續硯譜所以作也君歙溪公之後庭開本貞又館溪頭數年距坑可十里又多得諸義山程君之說程君世家溪頭洞究研材所自出研質所以與君又與之不一游歷目覩其言庭聞既真親見復當宜乎今譜盡究研之精詳又盡訂前人之疎舛也見貴親又貴久貴同貴達程君世家於斯汪君數年館於斯是謂久二君又偕行致察各精互指各盡是謂同二君皆識見高明論議精審一說出一筆再非勝勝苟且者比是謂達兼是四者而有之宜克臻茲吁厥惟難哉聖賢格物致知之學一一能如譜斯研則何書不可讀

何事不可學何理不可窮哉抑又謂研石也證之譜絶佳之品難得如許亦石中玉也然研貴適用匪直供玩好而已刷絲羅紋星若犇等信奇矣苟適用無此可也縱有此懼豪奪潛竊珍藏不敢用無益也是以識之貴適乎處此亦貴乎達也梅郡守堯臣詩曰蛮頭龍尾研切勿苦求精謂達巳愚敢斷之曰察研不可以不精用研勿過求于精義山傳古逸意索跋僕生無田食一破研烏知其精詳讀若譜貽然若發蒙不可無以報遂書

跋五城黃氏族譜

予生於右族與求心諸兄爲同隊魚而求心獨爲出群鶴

生遊晩猶幸及見諸先生如黃提幹公雷龍司戸公雷復制幹公雷利主學公山問棠賓識若草隐先生習孫則吾先師也漕元公雷昌則父行而嘗參諸爲耆也人徒見一時儒風之盛冠甲吾邑豈知其泉有源珍木有根未有無所自而偶然者若黃氏以儒擢科始于寺丞公何寺丞之學得之庭聞而印正於表伯叔父椒華儔竹洲徹二先公寺丞不特以所學淑其宗且淑其甥洺水内翰程公珌碼東坡有曰秤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非得諸父兄之教諸師友之講磨則源不正流派必差吾族自陳村遷五城數世矣有從曾祖父應城尉雷擢科從祖父

福倅應龍纘乃叔世科福倅弟貢元應午亦領鄉薦黃陳二家之父兄子弟往往交切互磋重婚叠媾所謂父兄之教詔師友之講磨吾兩得之棣也不肖寔亦内得之父外得之師旁得之友年廿有四始侍親自五城歸陳村於是有與求心諸兄龂龂一合而遂或別數年而見講磨疏矣升日久徹於焉幸與同志如主静義所存方兄已不及見及見者惟求心求志與余三人耳外乎此非界籍則驕吝可與談此者其幾乎希矣予亦天其或者啓誘其衷使得續學緒文於則又識其緒籍手願也未敢必也求心編緝華譜諸老平生大槩咸在令予序之予不得以固陋辭謹

次第其說而歸之致其景仰因寓其感慨云

太醫院使汪公挽詩跋

古以醫名世必稱秦越人淳于意華然未始大遭遇見莫克有終惟岐伯對黃帝巫咸事帝堯以醫術侍聖天子而二人榮寵後世未有儷者焉今太醫院使大司徒徽國汪公擅越人淳于之學而有岐伯巫咸之遭王聖躬陶和氣功在社稷福被生靈官極一品國建土公明哲保身榮寵莫二賢關阂艮太守孝誠天至奉事惟謹杭俗之薤于水火雖相因京仰遠不免國艮卓見超俗獨不之忍求名街得吉卜于臨安縣之下俞村于西總管於公父子有通家

好鬪甦期已逼亟躬挽紼不遑賡爲徵此章聞而挽輩若僅三十有八人得詩以篇計者五十有一昔太史論李將軍謂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今公之葬聞者咸挽而哀之何居得非以聖人之身非徒一人之身乃百萬億蒼生之身也公以醫衛聖人之身功在三朝如岐伯對黃帝之問著書而示法萬世巫咸醫帝堯之身陶和而雍熙黎民是百萬億蒼生皆於公乎受賜吾儕皆百萬億蒼生之中一民也其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也宜哉吾友觀萬旣序于前書矣于西東傳孫爲後跋遂不復辭

時思堂記跋

祖考遠矣一氣流傳在子孫之身主宰此身上以承旣往下以開方來者在子孫之心心所感通思是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禮之寓思者禮之本時有久近地有遠近無時無地而不思不但雨露霜降報本反始以時思之而已譬之木爲木之根餘枝葉歷時旣久不復在矣而木之氣流傳于果果之生意鍾聚于仁斯果也斯仁也所以繼爲木之生生者在是也果猶子孫之身仁猶子孫之心歟東平張氏爲中原望族望譜繩繩縷緜宇宙間今新安總管容齋先生來牧吾州容德恢恢涵育民庶一日出二钜軸問隙其曰吾親墓傍建堂以奉蒸嘗稱曰時思有年矣此諸名士記若詩也子爲我跋之某辭不獲命復於公曰公之身祖考之氣也公之心之思所以感通祖考而福于雲仍者也公雖宦游四方去東平先塋千數百里公之心之思無頃忘焉則時思之堂雖遠在千數百里外時思之心寔近在方寸間方寸之心卽堂也是時思之堂隨寓而在也今日宦游異日之歸朝無一時不思春秋之祭祀無一時不表其思堂卽心而在矣旣出身以佐聖天子功成名遂奉身歸祖鄕拜於斯堂公之心上慰祖考之心祖考之心用釋乎公之心昔人晝錦之堂寧不遜公出一頭地哉公家世之詳具見記詩中此不贅

跋朱北軒所藏朱文公帖

文公遺墨獲見屢矣公之大本大原在所著書其餘事在筆札天分卓絶無往不高游戲于斯上逼魏晉學者于公之大本原精之熟之則于公遺墨必不但以筆札視之眞若儼公在前矣於惓於吾仲尼子方況於其遺墨乎朱北軒所藏公此帖屬余跋之余自少體仰公之學老而彌勤今年七十有一憶昔過公一年矣竊沾管蠡之見以致高山景行之思北軒然之否北軒侍郞公曾孫草齋家發源侍郞家休寧地之相去若此其不遠也昔楊修闕西人楊雄蜀人風牛馬不相及修猶謂雄爲吾家子雲北軒豈不

可曰吾家文公手其寶藏公帖也罔宜

吳端翁詩跋 名範

汴之治至元祐而極學問詩文亦至元祐而極學問造極程氏是已詩文造極蘇黃陳氏是已學問未暇論論詩文元祐二三公同時詩人文士莫不願登其門收名定價一經賞識至今望之殆若神仙中人蘇文定宰績溪將吾邑吳端翁先生登其門因文定而見文忠遂交後山又見知無爲子楊公 傑 序其詩纔百三十字字字燦若驪珠端翁遂得與於元祐文獻之傳盛哉端翁終身布衣知之者鮮幸遇二蘇楊公於生前又幸遇虛谷方公于身後方公于

詩評所作可存於端翁詩稱重之摘選之豈偶然者端翁七世孫[illegible]仲文予甥也予早年得見端翁詩而敬慕之中年閱虛谷語與予契券惜端翁詩零落居多今存不能十一耳予竊謂吾邑詩人當以端翁爲稱首次焉者吾宗漫翁 名文 質大宜和間游太學亦以詩鳴端翁詩中有與陳可大罰蔚詩可大即漫翁之父九公丕也自後時文盛而詩絕響迨朴卑停而詩復興吾邑以詩見知虛谷者有孫元京愛賞出於罕見後寒不免過情元京殁虛谷簡曹弘齋始有吳華孫枯之評吳謂式賢孫即元京又于元京詩有枯章瘁句曰木之滿之評然後其論始公若端翁之詩典正而無式賢之華豐碩而無元京之枯者歟吳甥持端翁詩請予跋之予年七十有二閱詩文不少矣遂據其詩之僅存者略評而跋之以諗朋友之公正者惜不能起虛谷而質之云

跋朱復齋山居雜興四十首

復齋朱君余與別於辛亥之冬年已六十有一其嗜吟如嗜炙今又加四年矣忽寄書及詩報哭兄哭女哭妻憂患頻仍而山居雜興四十詩則優游怡怡如未始有憂患者其嗜吟猶昨日也書中拳拳丐予品題之予方郎蔡氏書傳纂疏附注廣其未及未發者于詩殊未暇也勉賦五言

十二韻書卷後而歸之

詩章發乎情惟在止禮義然亦忌酸澀萎却剛大氣紫陽見心翁三酒巷履淚疑其憂患餘靈君其憔悴寄我四十詩四時分四類行洲維與篇篇新無二致不見酸澀辭一是皆詠意若未始有憂出人歲頭地倘未善自寬寧能樂夫趣借義圖大閑文章豈小技笑彼拘儒儒自縛動頭顱老矣爲天民優游聊卒歲

徐氏族譜跋

徐與秦俱伯翳後秦以嬴徐以徐而偃王廟食於太末之支孫龍丘今爲衢州西安縣民多姓徐氏繼守茲土者

三衢人皆自謂假王後遇廟隙剥率撤而新之徐氏蕃衍詎止于衢其以德緒信矣今徐君伯英之先府君月溪翁自謂其先世由括蒼而寓杭又由杭而依吳氏女兄於吾邑之五城余少也獲識之茲讀雪砡江君所叙徐氏家乘譜括蒼上世之支派罔因遷徙失亡今所知僅高曾而上余按括蒼與三衢接壤衢之東南距處之遂昌界僅百餘里其先世之居括蒼者自三衢而來必矣抑予又他有感焉山谷先生詩曰白屋可能無孺子黄堂不是欠陳蕃陳徐之交尚矣我族祖福倅公之登壬辰第也實出徐公元杰榜下徐蕃之交又有此二公焉福倅嫡長孫義所見之

熟徒講習也月溪之賢則伯英又與予族姪月卿同戀徐陳之交庶濟其美月卿屬伯英言於予題其譜予何忍終辭竊謂陳為虞舜後徐為假王後俱以盛德百世祀者也兩家子弟其尚以德交相懋哉

跋張晉心哭墓詩文

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又豈有無祖之父哉人生於父父生于祖祖生于遠祖故曰人本乎祖自大父以上至始祖皆祖也吾身之于父若祖雖有遠近之分一氣流傳百世一身耳祖父之體魄[illegible]於野土祖父流傳之氣寔在吾身乃至斲丘木以治其身或斲之貨之以利其身而視祖父之丘墓壙土為朽骨為與吾身相秦越斯人也不學無識故耳豺獺之不若殺觸松之鹿之獸之不若非人矣我為人之子孫而伐祖父之墓木天理[illegible]將必生不孝子孫以伐吾墓木且又甚焉恐將如所謂不得[illegible]敵家為若是者將無木可伐焉吁不忍盡言矣貨墓木者為不孝買人墓木者為不恕我利人墓木而買之人亦將利我家墓木而買之天下之惡一也知惡之而推如公之恕者不為也退思及此其忍買諸予伐墓木若有禁世有不畏法則此說窮伐墓木者必有[illegible]世有不畏鬼者則此說窮以天理感之良心之宜[illegible]尚不知戒是化為禽獸化為

是[illegible]惟人心天理之從吾庶如之何也已讀德與張公晉心哭墓詩文哀其祖迪功少府之墓木遭子孫赭之無餘而以言辭泣血告之其意良可悲也謂予名寄聲求予題予何言哉姑彷彿義長公四菩[illegible]問記意以天理感惡之為耳外此何知焉抑予聞朱文公居建陽墓[illegible]發源於族子之伐其墓木者其人[illegible]告邑宰曰某當有罪矣編修久不歸省墓廬非罪乎宰以此言復於公公聞之曰某之罪也復于宰請釋之既歸展墓豎夫騶翁之事晉心所當警省而效法之也其於予之身歲時必率群從以掃松楸護視惟謹積孝誠哀思以感動之俾從追咎其既往為其

與以空言晤之者相百矣敢竊取坡公意以爲晉心族人告而証以朱子事爲普心告普心苟然之其有復于我

跋無礙子古性錄

學莫貴乎通通之反則爲礙學至於無礙則通矣通則情可約性可達而古性純乎無礙矣無礙子早則師孔孟中嗜佛老一日出古性錄鉅篇示余余亟展啜誦知其欲融儒老佛而通之期於性天之周流無礙如孔顏之所謂樂老莊之所謂超然逍遥游佛氏之所謂觀自在云者此意良可嘉夸放其翺行則又往往以桃笙方牀梅花紙帳之單栖自約自遠視世之溺其情梏其性蔽錮于利欲膠漆

盆中者超出萬萬茲其所謂通而無礙者歟然古性之云云則必純乎洙泗鄒嶧之淵源而後通萬世而無弊無礙于五十之年今方過五其于學傳而將返之約老成定見安知其不爲横渠之晚逃佛老而終師孔孟也哉余方有望焉則又當泚筆以俟

跋東坡中山松醪賦

天生坡公如生千歲之松本欲使之棟明堂桂清廟也神宗欲用而未及宣仁用之而未終乃卒厄於群小元祐八年癸酉六月以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定州古中山國也公自此遂收軔蹟不復升而貶竄顛躋以死矣是何異燧棟梁大材使效爝火小用而卒將煨燼泯滅也哉公制松醪而賦之蓋托物以自傷非徒區區於一松而已也吾嘗謂棟梁之材與麴糵之醴古人皆以諭輔臣事業公如此松進不得爲棟梁退乃收薄用酒醴是醴也同上不得爲傅說中不得爲曹參下亦不得爲周瑜勁節瀟味益所謂終然不可口者坡公性氣殆酷似之無怪其在熙豐不容於熙豐在元祐不容于元祐也公以癸酉十月至定紹聖元年甲戌六月自定安置惠州十月至惠二年乙亥公在惠四年丁丑閏二月再安置昌化六月過海七月過昌化公留定七八月耳計此賦必作於紹聖元年五

月以前今觀公自書此賦後題云紹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書是又乙亥歲在惠所書也不特坡公進退亨窮判于此時即宋一代之理亂興亡盧實判於此時公賦有曰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後四年果入海豈先知耶抑語讖也耶後必此時爲元符爲崇寧宣和靖康三十三四年而有丙午丁未之禍矣公雖不占然識者見諸賢之受禍如此豈不能逆知其必然耶自此紹聖乙亥凡見第四乙亥而後宋再亡蓋一百八十一年自紹聖乙亥距大德八年甲辰是二百一十年大德七年癸卯予館窩江潭葉君家有坡公手書此賦紆廻黑背繡之遠望如真字體端

重猶繁如覩正人君子之容使人愛玩諷誦不能自已越明年二月又飲此賦之旁遂想坡公當時之所傷感併述吾曹今日之所追感者而爲之跋嗟夫此二百以上年大賢之奇文妙畫也猶歎夫人爲我寶之

程松谷孝經衍義跋 名思道

文公集註謂孟子每事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性善以理言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也公著小學書立敎明倫敬身列於前而實立敎實明倫實敬身備載於後必質之聖賢往行以實前言深意與孟子同今吾友發源松谷程君孝經衍義載經文五孝而采堯舜禹湯文武之孝以次

及於歷代明君賢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著其行事以實之庶幾人知仁孝非徒空言聖賢的有實事而不憚於取法也此意古矣與孟子朱子之意其歸一揆者也文公旣成孝經刊誤又欲援取他書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而未之及勉齋黃公嘗緝公志編之松谷想未之見而所采有暗合者尹和靖謂伊川躬行皆是易其作易傳只是因而寫成耳松谷予同門友也丙寅丁卯間松谷學於草廬黃先生之門時服其先君子之服予日睹其書衛恤二字於扇蔬食終三年平生心敬心服之今讀其從孫之跋謂松谷嘗刲股救親親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於墓有虎食吠犬事予爲松谷心友今甫聞之松谷不言而躬行尤可敬也松谷此編發明士之孝拳拳有望於吾黨之士謂講之明則知之眞知之眞則行之力固然矣愚猶謂知之旣至行猶當力降而庶人之孝人雖庶也行則士也詩云嫠爾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庶人能孝非庶人而有士行乎庶人未嘗學問天性之美自能行之士嘗學問必能考聖賢之成法而或有愧於庶人之孝行且不可以名人矧可以名士乎愚尚欲松谷采吳文忠公孝友堂記不知孝者不論知孝而不知友非孝妻子具而孝衰于親異姓婦人入門而戕同氣之愛以成其親世之犯此者尤可痛也

由此類推凡虧行辱親等以次著之庶有益乎松谷長余五年今行年七十有七矣夫婦偕老賢子孫滿前且見曾孫若干人矣一家一宗蒸蒸仁孝抑又生理優裕于前人間全福幾備膺之天之報仁孝君子端不誣也松谷此編以實躬行發實議論盍刊布之使家得置一通講明躬行之其于興仁興孝之風豈無小補云

跋朱草庭程文

默軒朱君彙其先君子草庭先生程文若干篇求諸名公序之亦徵於予予勉强應命于今十有六年已失之再徵于予予文稾數帖辛亥所寓不戒于火皆歸煨燼不可復

識默軒委予重作言諄諄不置嗟乎亦奚以如羽斯輕之
言爲哉曩歲所云大畧謂科目傳法重困英雄草庭以寶
祐癸丑入賢關泊舍成法解褐于咸淳甲戌戰藝數十場
歷二十有二年甫教授始蕪湯命華矣時科目未興其意
感慨如是而止今科目聿興悉更傳變題不嶄章文不綺
靡一是皆以明經爲本士能精於四書爲與雅不雅異文
字摘題郎可第草庭家學淵源自岐山先生理學來岐山
之學草庭善繼之章善始一第草庭之學善繼之者獨不
在默軒及群從及諸孫乎會且咄嗟而第與草庭後先相
輝映此君家夯內物果禁後由草庭之學是區區者不余

畀乎若夫草庭之作氣所謂省監程文簡而無倣等篇膾
炙人口其美不待贊晦庵跋李白詩謂今人動輒作詩何
曾夢見太白脚板耶予于草庭程文亦云

跋汪季登所藏四皓觀泉圖

昔人碑四皓廟謂其避秦知亾安劉知存拒高祖命知退
應孝惠聘知進稱其知進退存亾不失其正合易文言所
云若今亾好古君子示四皓觀泉圖有玩於四大老風清
邈凝寘泉意悠然然世釆芝商山特數易卦皆坎凡十
六卦取象於泉惟蒙爲然大賢之出處進退當法易之蒙
泉時止而止合斯泉之坎止時行而行合斯泉之流行退
而處體蒙以育德出而進體蒙以果行四皓之觀泉其出
處進退於泉允符於洗心之經非惟知乾道之進退存亾
亦有得于蒙泉之流行坎止其愛觀斯泉也固宜由泉汪
先生如泉及物當化矣未盡其用家藏此卷以示孫曾深
意豈有在時焉未遇體蒙泉以育德時之達也體蒙泉以
果行不果于忘世而果於濟世蓋如四皓之觀泉以審出
處之誼乎拳拳忠愛願與堦庭蘭玉共勉焉謹書卷後而
歸之

跋批點周禮訂義

泰定甲子六月七日敘求寄示禮訂首冊余細觀而深喜

之承接以點校自後屢借屢換凡三載始足點校亦始畢
此本刊刻甚拙而多異接之理而可是正者固多以意會
若亦不無亦稷下諸儒有言曰學問如何說點書又聞前
輩有言曰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由前一說言之余
固不敢以學問自居由後一說言之余亦不敢以纖塵自
必敏求其明鑒而恕待之

跋韓昌黎畫圖

昌黎韓公之筱遷宇闕陽也行至京兆府藍田縣藍關即
今地關示姪孫湘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
前者而者繪爲圖出嶺直雪橫擁人馬行其間俱有

畏寘淩兢狀觀之令人悽然公學正識卓守堅論嚴欲水火佛骨忤憲宗意謫爲此行而雪霏霏僕痡馬瘏亦良苦矣公鐵石心肝當自忘其昔姪孫相遠來追送之湘即公兄子老成之長子也公祭老成文曰兄而子得其成有恩于湘深矣示以詩欲托以死可嗟也已余謂公之堅貞節操有似屈平之放逐憔悴斷冰積雪與蘇武之出使絕域齧雪餐氈其於湘也譬昔有春生之仁湘之于公也今茲有秋肅之義其精貫天人行絕今古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當懦立而薄寬焉又怪夫後來好事因此詩所云傅會謂湘有仙術開頃刻花于牡丹上現前詩二句按唐史及韓

行錄湘字北渚擢長慶三年進士第官至大理丞不聞其好仙也朱公此詩畧無花上當現詩句意觀者其無惑于無稽之言

跋汪子磐詩

予不及識汪定齋而識之文字嘗魁郡舉鄉賢關登南省一是皆以窮經爲本而爲官樣程文以範後進者定齋之子復心承詩禮之傳以明經浚其淵源而卷波瀾入于詩予讀虛谷方先生所謂瀛洲吟稿序知之復心之子子磐詩尤瀟灑其本本源源可知也予族姪定父持其稿示予欲予一言夫贊頌子磐定父盡之矣余何容言雖然愛莫助之何可以老生常譚僉自疑沮昔朱子復程允夫書深欲其以語孟三百篇爲作詩本源子磐於經必所素通盍更以祖父所精通者爲法則由淵源而波瀾其于詩特餘事耳豈止爲今詩人之詩而已哉觀于海者難爲水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六經詩文之海也子磐登海雲亭之詩曰靈若不自多嗟哉彼河伯則亦既自知之予言贅矣

書孔明出師表後

周公作周禮以冢宰統宮寺宮府一體也前漢此意猶有存者如鄧通文帝弄臣丞相申屠嘉得召而欲斬之宣帝以後體統浸衰迄曹之權重于宰相後漢令以宦寺入宮府

不一體故也孔明深識治體故惓惓及此其後孔明既沒所舉忠賢蔣琬費禕董允相繼秉政皆能確守此意後主猶賴以存諸賢皆沒陳祗進而嬖倖黃皓用事後主遂亡惟不能遵宮府一體之戒以至于此哀哉東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朱子曰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坐見其數盃後每歎孔明出師表有味於此篇尊尚如此豈苟然哉

書蘭亭記後

王逸少東晉人才之傑出者也一時宗尚老莊清談無實獨論建議時務且嘗沮桓溫請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

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爲誕妄盍闢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字訓註解跋

番陽程蒙齋小學字訓朱子曰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爲注釋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吾邑程徽庵循以爲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爲其條百八十餘且自加註釋愚嘗謂幼學未可貪多能熟大爾雅而通之此進聖途第一步由此漸進始可久徽菴視介軒所釋精淡初學恐未易及舊徒嘗見釋之一是以明白爲貴使童習者一見了然其于性理入門不爲無助雖有倚者

未廣也延祐乙巳春介軒從子季奕來見謂閒之松峰環君字訓至徽庵而大備惜未之見予因盡出之相與籌燈細玩信其爲宇宙間精妙之書季奕謀會梓板行此意甚佳遂舉以授之又問之吾友黃次心有愛徽庵初刊之路汝時無異竹洲論說其孫刊之家塾始自增入即今所授本也其說甚少亦無所悖姑仍其舊觀者宜知之云

書程與京祖雲山翁所作風月二竹卷後

雲君妙處余不能制老筆著古於矮紙一枝一節閒想見其玉戛擊金鎖碎全勢則亦頗知之與京示其祖雲山翁風月墨竹二幅謂翁游戲于此落人間者不少而家無一筆藏焉乃今質肅質肅公權邦彥閒孫割所愛還以畀和璧歸趙青氊復王不足言矣予謂文與可蘇長公竹非不高然實之不如實此何也此尊先祖遺筆也爲人閒孫欲見其祖不可得見其祖筆墨之一二玉立長身宛如見其祖然嗟夫與京其永寶之哉

題觀奕圖

王質觀奕而斧柯爛有味乎其觀之也或爲之圖或踏之木或勒之石使千百年後有朱扑若從賓聯江君得見此紙精神聚于枰局木石發其風致行役匆遽中把玩不忍釋使予有柯其不爛者幾希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四

族孫嘉基毅軒訂

考辨論

中星考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候之必於正南午位則同而其象與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略而後漸詳一也堯典以中氣月令以月本而不專以中氣二也歲差三也昏刻之難定四也夫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員如彈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繞也如轉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隱半見隨天而旋爲

天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天爲不及一度積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與天會故占天者於節氣初昏之時候其星中於正午之位以審作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詳略不同爾不必拘於南面聽治視時授事之說今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以爲準亦其遺法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爲便爾是故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做此而推他皆可見堯典中星惟虛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分候除而未之月令又參而求之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曆分至中星不得相對則之先儒曰堯時位於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故此天地闔貞元會合之運曠數千載而一遇者也月令觀堯典則漸詳矣其果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

之堯典中星總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濶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推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爲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定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略然賓出日餞納日夏至致日行之雖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必閏之以日中日永日短宵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

昏參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
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
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
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尚豈有呂令昏仲
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
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
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曆齊同其昏明
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
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
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

定宇先生文集卷四　三

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
以昏明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爾永嘉陳氏亦曰月
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說言之則
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為盡舉月本也求之歲差之說尤
所當知而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
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於四分而有餘
歲日於四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
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
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沖之隋張冑
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為百年皇極

曆酌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
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
漢四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叅之大衍曆及近世景
祐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叙會天曆者又謂
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定之而
歲之必差可知矣況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
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
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强而昏明之刻乃
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
沒必有遲速難準之異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異難

定宇先生文集卷四　四

矣故且是說也一行常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月蝕衝
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
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衝雖近於密而水有清濁壺有
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疾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
相差或至三度懸蔽曆書至此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以
昏旦求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定矣而又病
於水也壺也塵也以至於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
刻之差也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曆家有曆書有渾儀
且世掌天官從事專且久而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
徒據諸經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圖窮之天乃欲定千古

中星之同異信難矣故革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曆必一改惟不免於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曆可膠固守之則何取於治曆何足以明時哉由是言之則呂令上距堯將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不能不異者不特難辨亦不必辨也抑又有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

宿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曰俛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

河圖洛書辨

夫圖書何物也易範之原也圖數十故易有天一至地十之文書數九故範有初一至次九之疇此說自漢以來未之有改也獨劉牧自出意見無所祖述姿從而易置之先儒辨之非不明也今人盡排諸儒之說而力仍劉牧之謬何歟詳今人立說之由必因見河圖之火數南水數北木數東金數西適與後天之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者合遂從而皆索之又見圖書聖人則之之文以爲圖書皆爲易之原此聖人字乃指羲文謂夫子不應說易而及範不應舍文王而及禹也遂揭大傳之說爲之主而以先天後天之相配者證成之其論亦巧矣然不可以洛書先河圖也遂不得不易置之雖有諸儒之說亦盡排之而不顧而吾就其說推之有大不可者一有不可通者六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夫子之十翼因卦以發易之餘蘊凡可以推廣證驗者皆及之非拘拘於卦畫而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云者亦泛言聖人之作易範其原皆出於天而非出於人蓋因易而推說及範非專指易也詳

範此處上文知定吉凶成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豈易中亦有龜之法乎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亦泛言蓍龜圖書之類耳又如以卜筮者尚其占與易並列之一皆易中亦有卜之法乎易有蓍策而無龜卜則河圖而未及洛書今夫子因蓍策而泛及龜卜因河圖之易而泛及洛書之範庸何傷乎又況先儒明言書亦可以爲易圖亦可以爲範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是河圖固易之原而洛書亦未始不可與易合也今人但以河圖洛書與先天後天之易有可相分配也何不可之有亦何必

易置圖書而後爲慨乎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至而行鬼神也晦翁以爲此一節夫子發明河圖之數也今人亦易置之是以此爲發明洛書數矣如此則是羲本河圖以畫卦夫子反無一言發明之而獨累數十言發明洛書之數毋乃論易而昧其原乎孔安國謂龍馬負圖出於河羲本之以畫卦神龜負書出於洛禹本之以敘疇此說與大傳之說未見其相悖前漢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晦翁豈輕詆之未易此言也劉歆經緯表裏之說甚精且妙班固不過述之豈飾爲經緯之說乎十爲圖九爲書自關子明邵堯夫朱晦翁蔡西山諸儒言之詳辯之精確乎不可

易也劉牧之說托言於希夷亦猶麻衣道者自附於希夷之類耳豈足信乎不特此也晦翁慶元丁巳春書閣皂山河圖洛書後云因讀大戴禮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一八之語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爲洛書久矣是又九爲洛書之一大證驗也今人其亦闕之乎凡今人之爲說易置圖書乃其受病之根也大不可者一也伏羲之則河圖以作易蓋虛其中之五與十而不用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五六七八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若夫先天八卦

圓圖之方位不過以八卦橫圖中分而圓之耳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以其自然之序言之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卽此橫圖中分而員之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南而東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西而北是也此乃三爻之圓圖若又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之圓圖則可以知六陽六陰之消長天根月窟之往來啟蒙所列諸圖莫妙於此其所以畫先天八卦之圓圖亦以見六十四卦之圓圖之所從出且亦以對後天八卦之圓圖耳非必伏羲之有意於則河圖以爲此圖也使伏羲之畫卦作易不過如今人之說規規然則九數之洛書句

加生受以爲圖不亦淺乎此其不通者一也自康節以來皆謂十數爲員者爲河圖九數爲方者爲洛書今人易置之乃以十數者爲方九數皆爲員殊不知河圖有四方而無四隅其體所以員洛書有四方而且有四隅其體所以方但河圖虛中而不用其數偶體雖員而用則方洛書用中以爲主其數奇體雖方而用則員今人專以十數者爲方九數者爲員豈不見古詩之云乎安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無角則員而行有角則方而止此特文義之小小者耳從來畫圖書者於洛書則列四奇於四方列四偶於四隅而方之體自見今乃規而員之於河圖則列一六二七

三八四九相得之數於四方而缺其四隅而負之體自形
今乃以陰陽變化等字補而方之是不顧理數之是非而
惟傅會於筆墨之牽補耳此其不通者二也自諸儒以來
皆謂河圖爲體洛書爲用今人雖易置之而體用之說不
易然謂河圖數四十五體數之書數五十五用數竊謂體
數無乏之理用數無盈之理體若全體之謂不全豈可以
言體是體數不可乏也若用數或可乏之耳體以立其常用
以達其變體數贏者其常也用數乏者其變也大衍之數
五十非體數贏乎其用四十有九非用數之乏乎譬之人有
四體不可缺一是體不可不全也及其用是四體也手既

定宇先生文集卷四　九

持足或可以不必履足既擾手或可以不必持是用可以
不必拘於全也今人既易置圖書故不得不以體數乏餘
四十五之少用數贏餘五十五之多耳此其不通者三也
自諸儒以來皆以河圖爲相生之五行洛書爲相克之五
行今人相生相克之說不殊但易置圖書遂謂伏羲則其
相克者以爲先天之易文王則其相生者以爲後天之易
竊謂先天未入用後天始入用耳先天立其體後天達其
用先天皆其常後天通其變有體而後有用有常而後有
變有相生之五行而後有相克之五行無緣伏羲反取相
克者以爲先天之易文王反取相生者以爲後天之易何

先後體用常變之顛錯乎羲本河圖之相生以作易故易
明言生生之謂易天一至地十易明列之未嘗及相克之
五行也禹本洛書之相克者以作範而六府明言水火金
木土五行相克之序惟禹書之外此未之見也此又一大
證驗也今人惟易置圖書故其誤也如此此其不通者四
也五位相得啟蒙釋之甚明不過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
五十之五位相得未及乎畫卦也今人取以分配乃謂震
巽相得而東乾兌相得而西而於坎則謂自得而北也於
離則謂自得而南也於坤艮則又橫貫於中何經皆言相
得而今人乃杜撰自得之說此其不通者五也九數之洛

定宇先生文集卷四　十

書戴九右七六八其足也今人取以配先天之卦位九居
上與戴九合七居右與右七合而六居下是移右足之六
而居履一之地八居左是移左足之八而居左三之位毋
乃進退改移之不均乎此其不通者六也凡今人所辛苦
而僅得之者雖不無奇巧之可喜而多有牽合之可非不
若不必易置圖書不必獨出洪範但謂後天之卦位適與
河圖之數合先天之卦位以四象言亦與洛書之數依稀
自合者以見圖書與易經緯表裏吻合之妙如此乃先儒
所未提撥者則其有功於圖書與易亦不小矣何必犯此
大不韙顛倒集諸儒大成之晦翁乎羲則圖作易禹則書

作範此圖書正說也圖亦可爲範書亦可爲易與夫今人分配等說此圖書衍說也今人因衍說之一二可通者而遂廢正說之無往不通者其失之遠矣易有地十何說而謂羲之易非出於十數之圖乎疇無次十何說而謂禹之範非出於九數之書乎古今道理之秘自蔡翁出何敢不驗何幽不闡矣劉牧生乎蔡翁之前而爲此論無責也今人生乎蔡翁之後而爲此論欲免其責難矣故今人之說推其有前之一不可是以有後之六不通使賈長沙聞之寧不又曰可爲痛哭者一可爲長太息者六哉

置閏辨

置閏之法大約以一歲之氣盈朔虛言之至於一月之氣盈朔虛一日之氣盈朔虛或者略言焉殊不知積分以爲日積日以爲月此一月一日之氣盈朔虛皆不可得而略也月每三十日歲得三百六十日以歲數均之氣節分至所由生以月分之朔望弦晦所由生也日一歲而與天會月一月而與日會則是月一歲之間十二會也以月之會約歲之數故歲有十二月節一節之數以三十日約之而有餘此氣之盈也一會之數以三十日約之而不足此朔之虛也日與天會而過三百六十日月與日會而不及三百六十合之而一歲之閏生焉是故積月成歲積日成月在

皆爲日在天爲度而日者積餘而成之度者積分而成之此古閏法之大略也請詳言之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一度九百四十分度之一者二百三十五分也周天之度以分計之得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以此數析爲二十四爲一歲之間二十四氣每一氣得一萬四千三百五分六釐以日之九百四十分計之得十五日餘二百五分六釐二毫又以餘分分入十五日之中每一日得零數十三分七釐八絲三忽是爲一日之氣盈也積六十有八日得九百三十二分一釐六毫此兩月之間近乎盈了一日所欠者七分八釐三毫是爲每月

之氣盈一歲之間所盈五日零餘分二百三十五月每日行十三度九分度之七其十三度九分度之七計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積月之行以分言之該一日行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六分三釐以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計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以此均作三十分每九百四十分中間虛了四百四十一分不能成一日將所虛四百四十一分分入三十日之中每一日虛一十四分七釐是爲一日之朔虛也積六十三日總虛九百二十六分一絲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只欠十三分九釐而已此兩月之間近乎虛了一日是爲每月之朔虛一歲之間所

虛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合一歲之氣盈朔虛得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之外多三日一百二分五歲再閏之外欠四日六百二十三分八歲三閏欠一日五百二十一分十一歲四閏多一日五百二十一分十四歲五閏多四日六百二十三分十七歲六閏多七日七百二十五分十九歲七閏得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若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不成矣故帝堯之有天下也孜孜以閏法爲羲和告而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旨甚深矣夫

論素問祝由

按素問移精變氣論古之治病惟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註云移謂移易變謂改變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新校正本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也謂以祝由爲南方神似祝融轉爲祝由因爲缺文碍理以祝爲說亦於理不通書泰誓篇曰祝降時喪孔氏註祝斷也今以祝訓斷謂當斷絕其受病之由是矣引書註以釋素問頗自爲得一醫者問何不然之謂醫家自有祝由科如後世廟祝之類以祝爲禱祝詛祝之祝其義若通然禱祝詛祝自是素問之大禁如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註云志意邪則好祈禱又曰是祈禱禱祝何所施於醫療之際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古人疾病行禱五祀乃臣子迫切之至情豈醫家事耶借使有祝由科如符水之類亦是愚知者之所爲妄引祝說病由之何以文其好僞耶註素問者不容啟此等之謬妄何足信哉祝斷受病之由正與上文移精變氣相照應轉移自己之精神變改其所感受陰陽風雨寒暑之六氣而斷絕其受病之由則其病自已如病由於寒則斷其寒而使之溫由於熱則斷其熱而涼之祝斷其由所謂拔其本塞其源意義豈不顯然明白乎

論滅沒

古者以中氣所盈之日爲沒沒分皆整者爲滅開元曆以中分所盈爲沒朔分所虛爲滅綜終歲沒分謂之策餘終歲滅分謂之用差皆歸於揲扐存於內後掛也愚謂月得三十日歲得三百六十日以歲數均之氣節分至所由生以月分之朔望弦晦所由生日一歲而與天會月一月而與日會則是月一歲而十二會也以月之會約歲之數故歲有十二節一節之數以三十日約之而有餘爲氣盈一會之數以三十日約之而不足爲朔虛其盈積而成沒其

虛盡而成滅而一月之閏生焉一歲之沒率積五日而有餘一歲之滅亦率積五日而有餘以三百六十約之則沒者日與天會而過三百六十之數也滅者月與日會而不及三百六十之數也合之而一歲之閏生焉是故積月成歲積日成月在曆爲日在天爲度而日者積餘成之度者積分成之治曆者莫先於詞曰法也日法既調然後日月會合可得而審氣朔盈虛可得而定大抵六十三日逢滅六十九日逢沒東坡韓公碑詩云滅沒倒影不可望不過只作過綿字用耳謂韓子文章道德之尊滅沒于日月倒影之上不可得而仰望耳與曆所謂滅沒不相關也

論詩歌聲音律

樂之生成純乎天雖以出於帝世者望後世也夫樂由天作者也所謂天者何也樂之生原於人心之天而樂之成協於造化之天也本於性情則謂之詩詩實出於人心之天歌此聲也皆其發舒而不容已者而合之度數則謂之律律爲生氣之元造化生生不窮之天寓焉由斯而播於音則樂之生也斯成矣詩出於心聲動之天而律根乎候氣萌動之天皆自然而然非人爲之使然故曰天也此有虞以樂教命后夔所以純乎天而獨盡善也後世亦知樂原八音而出協於律矣奈之何所謂詩者已不古而所以求之律者尤非古其想望虞帝之樂以爲何如也班固志漢禮樂而援虞廷命夔之辭同爲知所宗者然帝世純乎天之樂則豈漢之敢望哉愚觀詩爲樂之所由生而歌與聲形焉律爲樂之所自成而音諧焉當時之詩如上而喜起明良之歌下而九功之歌庶爾之詩皆是也而其詳不可得聞已當時之律則律度量衡之同六律五聲八音之聞如是而止其詳亦不可得聞已然樂生於詩之天而成於律之天則命夔之辭精密該備萬世之下言樂者其誰能外之帝世之人心志一於正理之天詩之吟詠性情皆天也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而既形矣言之不足不

容不永歌之歌永而下也亦有自然之節其聲亦有高下清濁之殊而宮商角徵羽之聲依永之永而形焉故歌聲之長而濁皆爲宮以次而清且短則爲商也角也徵也羽也斯時也歌者詩之歌聲者歌之聲此樂所由生而本之性情之天者未可以樂言也必由人聲而播於樂聲散於金石土革木之音斯可以樂言矣然叶人聲而定之和豈人力所能與於斯曰是有精之度數之律焉乃聲氣之元而純乎造化之天者也律之起自伏羲黃帝以來尚矣以陰陽分則陽律陰呂以陽統陰言則均之爲律律雖十二也然黃鍾一律實爲律本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吹之而氣和候

之乃竅寘以定黃鍾之長三分損一隔八取之律娶妻呂生子生生不窮有十二律俱定焉是黃鍾者陽生之始陽氣之動為聲氣之元而下生上生乎十二律者也雖有十二律之不同實一黃鍾而已未和以律則為依永之聲既和以律則為成文不亂之聲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大不過宮小不過羽長短清濁無毫髮差由是以此五聲被之八音音無不諧而樂無不成矣聲之未和以律則原於人心聲詩之天聲之既和以律則協於造化聲氣之天此舜樂之生成所為純乎天也此韶所以盡善而魯論一書夫子所以於韶三致意也

迨華純矣樂備於周六詩之教六律六同之奏見於周官其得命夔遺意則不與有華俱往也詩亡春秋作而樂始壞賴孔子興詩成樂之教使雅頌得所而後樂復正正之未幾而摯齊干楚繚樂又非矣漢興詞無意於樂不可為祖大風之歌孝武秋風之辭悲壯慷慨視古詩已有愧況房中之楚聲樂府之淫靡抑又可知詩既如此律尤非矣張蒼雖云定律實補綴未詳也孝武置協律都官以李延年為都尉頗皆所樂然未達音律之原律豈如是其易協哉元帝以知律自命劉歆京房研精孟堅漢志皆歆手出也而律終莫之定詩非古之詩降而為武李陵又降而建安七子而詩之歌與聲不可和於律律非古之律晉氏以下求之金石之尺梁隋以來參之累黍之數尺之互有短長也黍之地力不齊而大小難準也而律不定終不可諧於音遂使生成純乎天之樂與重華一去而不可復得皆徒以重君子懷古之嘆而已愚故曰難以出於帝世者望之後世也抑又疑之劉歆之補後漢志也謂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窮然則易律一也易之陰陽如環無端而律之相生窮於仲呂何也意者易以道陰陽故終則有始律以陽統陰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歟易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皆不得也律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而已

易無不備則十二律六十調無過黃鍾一聲而已故仲呂有十二律之窮及生而得八寸七分為角而以為變律之目而不成黃鍾之正聲若黃鍾正聲則常為君而不復為眾律役焉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為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為吁詩本於性情而為中和之聲律稽之度數而為中和之音則樂其天矣誰謂帝世之樂果不可復也哉

論地羅四卦

地羅二十四向十二支即日月所會之十二辰維其定向未視切也倍之為二十四十干戊己居中央土不可列於

方隅只得但取八干而以艮巽坤乾補其四隅合於後天八卦之齊乎巽居巽於東南致役乎坤居坤於西南戰乎乾居乾於西北成言乎艮居艮於東北可謂巧而當矣問是卯即震午即離兌即酉坎即子何必從子午卯酉四支之古而以震離兌坎易之乎至於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兌納丁皆有定位而坎納戊離納己無定位蓋六卦之陰陽即坎離中爻之周流朱降朱子之注參同契曾言之矣今有謂坎納癸申辰震納庚亥未離納壬寅戌兌納丁巳丑恐未必然也若夫五行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火木陽也金水陰也水陰根陽天一生之故也火陽根陰地二生之故也今有謂天一生水水爲陽故從天壬癸之水屬焉壬癸之水可自爲陽否乎地二生火火爲陰故從天丙丁之火屬焉丙丁之火可自爲陰否乎後天以陰可易乃以巽爲陰坎爲陽艮爲陰坤爲陽巽陰坎陽當然也謂艮爲陰坤爲陽乾陽物也坤可爲陽乾亦陰物也耶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五

族孫嘉基毅軒訂

說

孔門傳授圖說

孔門弟子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世傳七十二賢史記有七十七人）今不能盡列之姑記以十哲冠於首曾氏父子次於後姓名見論語中而可稱者又次於後凡二十五人夫單傳聖道者曾子而不在十哲之列則知十哲世俗論耳兼乃孔子思從在陳蔡者而列此十人非謂十人之外無可與班者也曾參乃黙之子時尚幼小未及從於陳蔡故不在十人之列歟顏子爲孔門高弟第一人惜其早世其學無傳其餘弟子雖多授徒然不免愈遠而愈失其眞也獨曾子之傳最得其宗今曾子之格言見于論語其著述成書見于大學可攷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見於中庸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學見七篇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雖有公孫丑萬章之徒然觀其難疑問答見于七篇中者率皆淺陋不足以與于斯道之傳也孟子之門氣質稍純正者惟一樂正子克然僅在善信之中尚未免有從子放之失韓昌黎所謂軻死不傳信矣直至宋周程氏出而千載不傳之絕學後繩繩至今云

陸敬仁友名字說

天台陸君敬其名仁友其字侍親來吾邑與呂君安貞交闘東阜一變陳樓名誘安貞爲求字說未之得而歸歸踰二年千里寄書安貞拳拳求之不置予雖老懶恐不爲一言予聞之安貞陸君年英姿資純敏好學篤取友嘗予味其名若字包涵闊緊甚大且重非泛焉名字比胡可率易言敬百聖相傳心法也始於堯典列聖諸大賢傳此一敬諸經論孟諄諄此一敬一心主宰萬事根本此乎聖學成始成終此乎在君之親命之以敬自一稱此名敢不盡其寔而一毫一息不敬乎仁之一字始見于虺誥至洙泗之

教莫大于求仁包四德冠四端天尊爵人安宅寔在此仁孔門傳授心法莫要于答顏子者次告仲弓告樊遲始明以敬教之居處恭執事敬敬也出門使民如賓如祭敬也克己復禮雖乾道未易能然恭敬之心禮也復禮之禮中有敬焉仁爲心德心本具仁一而私欲二之無私欲而有其德即仁矣若何而能無私欲必也敬乎動靜表裏一敬自持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敬則不仁求仁必持敬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然爲仁雖由己而輔仁不能不資乎人故曰以友輔仁又曰友其士之仁者必友士之仁始能輔我以爲仁然必我有此仁始能友士之仁否則我有愧於仁仁者之友胡可與我友哉陸君誠能內持敬以求仁外取友以輔仁一聞人以仁友呼我我必自反焉必用力爲仁友不亦宜乎余雖未面陸君不知其人視其友由安貞可以知陸君焉開天曆己巳浙江鄉闈三十一路共二十有八名而天台占其五其人皆英俊陸君皆得交之鍾天台之英亦固應爾天台上應台纏非他名山比鍾奇育秀必非凡人孫與公所謂仍羽人于丹丘羽人仙也君家放翁寄朱子詩曰有方爲子換凡骨來讀晦翁新著書蓋謂文公書即換凡骨之仙方也君盡告所交之五君不求仙于仙而求仙于文公書出而瑞世爲人中之麟爲朝陽

之鳳使應台纏之山益因人而加重不尤偉乎君之名若字敬與仁之全體大用盡在文公所著書中予也言輕借曰不足取信君家放翁嘗欺君哉仁友其勉旃

江楚望淡生活說

發源楚望予江君爲詩稿曰淡生活旋轉求予一言予未識其人未見其詩于何言哉辭不可得乃摺予詩二章謂嘗一臠可知餘味爲求言復諄諄不置予何得無言哉今淡生活香山居士語也今去吟獨淡詩病不淡耳淡奚病哉東坡淡則聽心平足故樂貴淡張籍學古淡是故詩尤貴淡然淡而非槁無餘味之謂也一毫牽強不可謂淡少

不出乎自然不可謂淡外臞而內腴形枯而神澤斯爲淡矣昔人論審取其中邊皆甜予今論詩非取其中邊皆淡也能以理爲主以氣爲輔以興趣品格爲高以渾然天成爲妙其殆庶幾乎老子曰味無味恭透斯言淡生活當長一格抑聞君之曾大父字子大與朱文公王雙谿游皆愛重之以詩唱酬不知子大硯二公斯知子大矣抑又聞子之淡生活古修江君名之其琅玕閣豎取叢祠龜陰歸之學官又雲峯胡君名之記之不知楚望子視二公斯知楚望子矣竇井泉有源珍木有根子之詩根源安在曰子大杜子美北審言孫乎能以此自懋淡生活又當長一格

和詩說

詩歌有唱和尚矣自舜作歌皐陶賡歌始春秋時賦詩必答然不過賦古人詩耳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即賡也答也降而李陵蘇武詩體雖變唱答則同又降而至盛唐詩體又變唱答不變杜韓諸集班班可考然有和意不和韻尚有古意又降而白樂天元微之之徒則和韻矣全失古意然如車斜家花韻尚可押愈降愈下以至於今波頹風靡翁所厭惡詩非詩韻非韻險韻俗韻獨腳韻往往而是詩之天趣絲毫無有豈詩也哉和韻詩前輩多非之韓陵陽不喜和人韻楊誠齋深言和韻之獘見於答徐賡書其言深切痛快此等議論後生想耳未聞亦意不到率謂見人有詩即當和韻耳近有一等無知之徒效人爲園亭若干詠題扁蹈襲而俗辭語鄙俚而謬且以和韻強人無知者又爲之先和而宛轉以求乎其意之者亦紛紛用其韻一是皆不知而妄作何等詩乎遲之先民裴廸之於王輞川韓昌黎之于劉虢州蘇長公之于文洋州楊誠齋之于何蔡林少者十餘詠多者五十詠只取和其題意並無和韻之例後生亦嘗攷之乎問者爲轉求者應之者率皆冥冥不知其非以爲當然可謂嘆今書此示初學

得與山房說

余與得與汪君生同年學同志聞名而神交識面而心契二十年前乎今雖余亦以德宇呼君也今年春君過余偶談及此亦有以德宇代名者秋七月君忽緘得與山房記諗予謂本取孟氏思則得之天所與我之意四方朋友見呼以德宇者殊非所以扁山房本指而且徵予一言意者君憑聞孟公之警座蝨我子夏之小冠故以是別之與姑舍是試相與繹軻書之蘊所謂思則得之者接心之官言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介耳目心官之三者言推廣言之則如大學序所云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中

廟或問所云天之與我者無一理不備亦無不可者大哉心乎兼五常具萬善位天地育萬物總不出方寸間神而明之全于思乎在是天之所以與人者莫大乎此心人求得天之所與者莫大乎立此心若爲立之思爲耳齒克思之則天之與我者可以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耳目之小者詎能奪之放而不思則天之與我者雖得之必失之大者不立必役于形而耳目得以奪之矣如之何勿思天之與我者雖同而氣質有昏明粹駁之分則所以與人者因之而不同君氣清而質粹天所以與君者過凡庸遠甚君少也嘗馳聲爲文價非無得也今年過强仕乃肯斂其英銳

其庭卓乎以孟氏爲標的將大有得于天之與我者完足合也如之何勿思先立其大者以致思于心而無徒駐于耳目溫然而仁天地之春不必吹鄒子之律也肅然而義宇宙之秋不必賦宋玉之悲也發會而禮與亨俱通不必聚漢廷之訟攸敘而智與貞俱固不必遡家令之變也以溺心以朱子發憤永刊落之句自勵毋徒矜巧乎文章則程子玩物喪志之言自警毋徒務洽乎記問則庶不至于文不至于勝質殆不惟上得天之與而且遠得天之傳允若茲惜不令韓昌黎見之耳是則區區下交之望已君本求予題詠予不天有陟屺痛賦詩前賢有明戒嗚呼敢勉爲君說之得與主人寧不曰是皆老生之常譚吾山房又焉用予重下註腳

畢仲永靜軒說

友人畢仲永諱曰晟仲毅兄之游吳門過錢塘也出先生餞行詩于虛谷方公公和韻餞之且賜以字說時永壽借不偕行不得與此焉今永壽贊書所稱以靜軒願借賤字一言以指南之予曰表名以永扁軒以靜其本先聖仁者靜壽之旨予請廣其說夫子以動靜樂壽分屬知者仁者蓋以世之賢人君子資性有此二等知者精明之意多仁者渾厚之意多動靜以體段言樂壽以效驗言故也然安

于義理靜而常覺常有仁而不知者定而能應寂中涵感豈有終靜而不動者靜而有常固有壽理然仁者不憂樂天知命豈有仁而不自樂者夫子分仁知而各言學者當合仁知而兼體所以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朱子武夷精舍之仁知堂詩亦曰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程朱二先生皆合仁知兼言特當岐而二之哉予之昔先大父梧山翁尊先君子親竹翁種德累仁予宜益培之合洙泗言仁程朱論仁洞其精微寔諸踐履知及之仁能守之內無私心外皆當理全體而不息焉進學以知爲先務成德以仁爲要歸中庸曰有德者必得其壽非

必之降年之天而必之方寸之天萬物靜觀率皆自得靜極而動樂與人同培累世所種之德而獲之飫之萬里鵬程指扶有日豈偏于靜而忘世者將壽域在玆樂地即在玆先聖先師亦無間于斯言

傳神說贈婺源王勝甫

藝之精者為能使造化出乎吾手孝之純者欲常使親在吾目意豈易與俗人言哉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古人百殊千人千異一物各具之極皆自萬物總體之極出焉此造化之造化也而精于傳神者一心即鏡照之於內兩眼亦鏡照之于外得之心寫之綃素無異于鏡鏡其人始也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今道也天也自吾手出非吾手之造化而何故曰藝之精者為能使造化出乎吾手勝甫以之今夫人寓形宇內有盡而子孫之心無盡他年親日遠日忽所賴以傳遠者神是已子孫常遠事若見之如親常在目中可也不逮事者亦可于此識其形容雖不逮事猶逮事也若稍有吾乎居間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又或誌其人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嗟夫此于外人且然況子孫之於親乎子孫欲見之而不可得今得見所傳神則世美思于心世傳荷于身敢孅而不致虔乎故曰孝之純者欲常使親在吾目孝子慈孫以之

人生壯老容隨年換自記其顏北在其身貴未在子孫世有不珍襲先世之容張以驅禽雀獲禾黍者有拥其絹用糊厨者有什婢以紉履者斯人也不有其先若此沒身難矣而況能有子孫乎因書之以為世戒

平世閑人說

石泉吳子自號名世閑人予謂之曰閑人其佳名世難稱曷不曰平世閑人石泉題之徵予說予辭不獲忝之曰漫為清世一閑人康節詩也老景清閑如啖蔗東坡詩也自一命以上即不得閑幸遇平世本不當閑生平世為閑人老景也斯可然老不得閑往往而是予之年已垂及康永

入暮英之年乃能永其心實其身一毫外物莫能攖之當東坡所云之老景為康節所云之閑人為擾當平世顧為子不可得也予年少亦嘗一命今老矣前日事姑付春夢婆一笑中復哉游亂聊以卒歲逍遙而樂消其清閑與其為平世貴人而不閑孰若為平世閑人而無辱以當貴乎石泉欣歸大笑曰子言良然

賓卿字說

子族貢元公之曾孫允頎而淳少從予學弱冠請字字以賓卿既請說今甫免焉之自務允以來名允者多矣略舉之若田若崔若孔若嚴若錫若修律若沈以迫南渡李皆

名光或顯而不稱其名或隱而能完其名人品不同而名
字稱德業符契如司馬公聞于耳可警于心者公之字是
也易曰篤實輝光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光爲實用實爲
光體尚矣書之華章本于允塞底至齊信發于用昭明大
學之誠于中形於外中庸之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樂記
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皆是意也溫公之字君實實爲
篤實允實無愧於其字者朱子贊其遺像曰篤學力行淸
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上十字實也下六字光也惟
其有篤學力行淸修有德之實宜其有言與功烈之光功
烈之有光于當時兀赫相業是也其有言光于萬世通鑑

二百五十四卷・百三百六十二年行事是也顏子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實卿乎聞實卿之稱警
于心而慕實字之實吾家康潭地記之所云云雖隱域公
以親叔弟于前福倅公以親姪弟于後貢元公以福倅親
弟貢于次舉俱未足以契券地記之言于能刻勵力學慕
其茂實藝其英發如溫公之德言功烈光于一時萬世者
亦人所爲耳契券地記之言安知其不在于乎嗟夫實卿
其尚懋之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自批云尋常字說無許多字此欲詳盡固不得而略也
試味之中有不緊切閑字否

震齋說

易自案至節可取以名齋者十七八卦稱齋以震於同邑
蘇公舜舉見之震卦德爲動于卦象爲雷遠取于物爲龍
取・索得男爲主器之長于卦爻辭及象傳辭參取之惟
于能求之及大象傳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用易以
切己省察其義大矣哉然又覆玩繹全卦之深意非徒尚
雷・六四□夫發方修其身省其過也卦辭與初九爻辭皆
曰虩虩・□恐懼貌夫子傳之曰恐致福也震一陽動于
二陰之下有亨道焉所以有亨道者以恐懼可致福耳矣
于淺意從才能動而恐懼當如中庸所謂恐懼乎其所

不聞致靜存而省察之工夫徵以修省致動時省察之工夫
此動靜無違于啟之中也是・謂養正惟長近之恐懼卽
是也卽仰近于數也此不同爾式之天聽待聞雷之震驚
始恐懼修省也故莊周之書寓言十九然下易有得曰易
以道陰陽先儒深取之又有曰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
上句乃靜中涵動龍之見震之龍也下句乃動中涵靜雷
之聲震之雷也二者精微借以證震卦之義淵乎旨哉蕺
公有得于震而善用之吾宗弗齋翁爲之記善矣公之孫
庭芳君慕祖之齋而新之錄記文示余欲余下一轉語敢
繹此說以補先儒與記之所未備援濂溪養心亭說例題

之曰震齋說

子馨字說

松莊趙君五嗣與竇氏五桂同第五賢郎自幼以芳爲名未字也不鄙下問于予僭字之曰子馨申之以說焉周書明德惟馨昔賢曰惟吾德馨馨者芳香之氣味德者芳香之本根遐願子馨講學以明夫善躬行心得以成其身則芳馨之德欽之不出乎方寸芳馨之發揚之彌滿乎六合行將王道理最大半部論語之相業將來則爲之矣以多遜爲哉予之所期望于子若甚大子必勉之

族姪孫子教子襄字說

族兄八府君二孫長曰賈年踰弱冠次曰贊年亦幾弱冠矣字猶闕斷未定決於予予曰命名初意與本詩之與賈本書之讀贊皦日然今字賈以子敬字贊以子襄可乎行曰常送申其說告之賈而愈賈欽敬之不息贊而愈贊輔贊之不息也潛心文王于何求之曰小心翼翼之敬而已敬爲百聖相傳心法能緝以修其敬熙以克其明于無不敬而知所止焉他日用之則行起心上之經綸其能爲臣止于敬必矣皋之陳謨禹𢍰忠嘉大禹主張國論以可績許之皋明道不計功惟思贊贊以襄成治道焉耳能思皋之思他日用之則行輔贊襄哉之成功雖致君舜上可

也府君之祖貢元公與親兄福停公同習詩經領薦鄉郡登上春官爲志以逝距今三世矣一經相傳赫赫如昨日學二子誠能博求之經史子集反而約之思無邪之經提二雅詩經之學以擬取魏科亦分內事昔春秋時有陳敬仲曾孫于有子襄皆古君子苟能敬如敬仲聞大勇如子襄君今而思古焉是亦古君子也奚必多讓彼曰古之人古之人立志如此不寧惟余之望亦而祖府君之望尤貢元公之望

族孫存心字說

族孫良祖從予游請字予字之曰存心拱而請其義予曰

孟子謂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仁義之心即良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欲無愧于爲人在乎存此仁義之良心而不敢放耳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操存字與存乎人之存字類此合仁字與放其良心之放字類存放之幾不可不謹也始也操之而後存及存之之熟不待操而常存而但所以存方寸地留與汝諸孫耕者定在此能存良心學成見諸用起心上之經綸雖莫大事業皆由此焉克之亶㒰其存此良心以印而祖之心哉

歙縣吳戎子元字說

戎其名若與午之世有之今歙邑吳君亦以戎名而字子

元徵說于予予曰王濬仲不足名也予請大之元戎十乘
詠于詩戎之于元意應取此古人文武全才出將入相非
如世叔備只是將學古入官卜乘先行亦分內事耳元大
也亦仁也文王作易曰元亨本取義于大孔子贊易曰元
善之長體仁長人始取義于仁大凡仁元之義盡矣辛惡
其曰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元戎統數萬衆民
命因命寄爲非仁易以了元魁乎哉今日之人苐出翁所
以本此仁推己之人相出將所以實此仁于元勉乎哉果
力足以當帥爲將不愧斯在下

敬則翁字說

問道路皐蔽君望族也元式其名則翁其字世業儒以明
經發從祖桂聲替京庠伯兄爲昭武樵溪書院長前教授
上饒兆亦山當委則翁爲郡庠掌書觀其家肄命爾其賢
可知年踰強仕矣猶不自足寓說于予予味君之名若字
其本諸周書之式和民則乎式敬也民則也者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之則也可從容教自唐虞已然敬敷五教在寬
與式和民則協而同旨式即敬也和即寬也父子有親
父子之則君臣有義君臣之則凡人倫所當然皆謂之則
式以致其敬和以全其寬式敬以爲本和寬以將之民則
其易和順于道德之意乎由和民則而盡性以致于命焉
精微而見天則究極而順帝則皆性分內事希賢聖事則
翁其懋之我能式敬以和民則人必將于君子乎是效是
則則翁其懋之味其說而踐其實將必大有可敬者豈但
如石屏戴式之以詩鳴于一時而已哉

張元玉玠字說

郡城張君玠明善張先生之曾孫也其家世之詳具見于
虛谷方公所爲張先生誌銘中十世儒家今以儒備吏尚
留吾邑至正庚午孟秋下旬偶爾將去以予于其伯父仲
文公間十年辛序交游之款不鄙命訂其字謂小字元之
自幼已然然兄弟四五人字之下一字皆玉字兄字伯玉

長弟已字仲玉今欲易字與兄弟協恐人相呼已慣不若
從可若何予曰元字不必易但易之爲玉字足矣元玉喜
拱請其說謹按許氏說文玠大圭也周書稱奉玠王又按
爾雅亦云玠大圭長尺二寸而詩書通作介圭介大也毛
尚曰錫爾介圭韓奕曰以其介圭說者謂諸侯之封圭說
之汲合瑞也今字元玉元大也與介義同元之訓大自文
王系易始元亨在上辭不過曰大通夫子贊易始以元善
之長體仁長人發易之蘊焉小戴記稱古君子于玉比德
願吾元玉於溫潤而澤仁也以下心潛而身體之玉其德
以玉其身行已立身粹然無瑕公卿輔相將來爲之自漢

慕昔以降由刀筆秉鈞衡者比比皆是矧君本儒雅子弟雖如申伯受珍圭之錫韓侯以介圭入覲亦非分外物修其在已俟其在天元王何損焉昔秦予初字太虛後改字少游人但曰少游不復呼秦太虛葸吏之有尚呼元之者由吾此說相示一笑必改呼元玉元玉云君歸以北呈尊伯父亦當以吾言爲然

全伯明字說

邑全兒若愚尚書忠肅公之八世孫也生三歲而孤大父建教育之以今名更其乳名旣冠朋友字之曰伯明玄戰君游之歲始從予游敍字說其勤忿之曰橫渠張子有

言有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天地之性存焉何謂反之變化氣質是也天地之性本無不善氣質之性不能皆善清者智濁者愚智卽明也能力學以變化之如中庸之自倍其功則雖愚必明矣若愚而變化其氣質其性希賢乎所謂若愚卽顏子之如愚也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見終其間聖言獨處洞然夫子初以如愚言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則終由之由卽行也宜終以不愚許之然顏子初不以明睿自居也迨受循循之誨博以文以致其知約以禮以力乎行知行合進旣竭吾才見聖道之卓立與始之瞻忽大不同已見到聖人之地步但欲從末由未能到聖人之地步耳字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程子顏好何學論所謂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可以功張子善反之之功焉伯明年富力强可以積學有行顏子以如愚得之如參也亦竟以魯得之矧若愚魯而非眞愚魯乎果能自今以始善學顏曾則子思顏曾乎顏曾只予予伯明苟然予言其必勉之

趙子用字說

霖而蕃生淸殺相業用液作之寔在高宗夫人幼學壯行有[illegible]公有用用之則行不能自見于用用之體在我用之機在君孔孟之道用之可宙城中而天下奈時君不能

用之故曰苟有用我者[illegible]用之者雖孔孟不能以日用見學者于趙君霖其名翻翻佳公子也妙齡秀發有志于學過迺得遇于[illegible]以予可字我願說諸予曰左氏謂雨三日以往爲霖霖之爲用其雅不知許家爾單用霖而予益更之曰子用何如君欣然予之請其說遂忿之曰氏而字如一滴秋霖自一莖芭蕉上聽秋霖奚用贅以液作霖雨霖乃心沃啟心傳說一方寸心霖雨之源所自由浹洽以沃君心霖雨之流所自先由沃君而澤民霖雨之流所宜澤大霖也天下無細體之用體安在曰在已之心所以開啟己心者其必由學乎六經學字開端于說命

傅說惟自學以啟己心全體既立故能副其學以沃君心
以澤天下大用斯行君今年甫踰冠如日方升會學將奚
事或問朱子傅說亦讀書否答曰不讀書如何有說命三
篇之文君盍於此多讀書以培其學勉學務以啟其心由
科目以奮其身用汝之輔翼在此予嘗昔道書記以冀論
于天下非君當家不能乎願力勉旃謹謂華蓋介其齋而

程堂程叔固字說

某有程公之從孫莊高字叔固徵說於予按莊生道
遙遊篇有大椿者莊與壽字標彰始有壽字故能若是
之高是也竊思其名之行不過足于而順其壽取入于

春秋意升叔固其字恰有深意敢據大易魯論及先儒之
論發揮之以塞雅命可乎乾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大傳
九卦曰恆德之固也朱子本義曰貞者知正之所在而
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常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是也
余謂貞固恆可守有常其壽之基本歟劉開叔固以相固
莊孫能敏而好學妙齡方十有四距古者入大學之年亦
既邁只宜希先聖之志于學以自力志之者朱子謂念念
在是而為之不厭也持守堅定不可搖奪是謂志志為氣
帥三軍之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守之不固志或可奪不得
謂之志矣先聖十五志學初一進經十五年至三十而立

朱子謂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持守堅固卓
然有立固之效驗至是純熟自無改初年之志也懇願叔
固念師親友下十餘年堅守工夫至六十自先不相戊子
己丑之年也雖其指在亦分內事參內物其好多遜
莊生所謂能若是之壽自不待言而可知老生亦嘗用于
固守者惜時不早遂中嘗頹遂而老邁矣今稿項黃馘亦
齊八十有□甘心于無所可用若叔固其以我為戒而及
時以懋之哉

高瑛中璽名字說

北溪有寄公名之孫其先也王瑛之名之曰瑛年

戊戌予友方以學不怠其師王君爾道余友也
將赴江寧教官來別余因言曰方氏之子方從吾游今茲
之別有依依不忍舍意盍即其名若字惠一言勉進之余
遂為之言曰昔陳君舉有言古之人抑于取名而工于制
行後之人反是其取名也工其制行也拙余以其言深歎
世之人動以玉瑞璜珪璋等自命名工矣于稽其行果玉
與果璠璵珪璧與今夫瑛美石之似玉者也予之親以似
玉之瑛命予非誇也非拙也自抑而不自夸也詩不云乎
淑其如玉亦稱其人之似玉人欲爾以是名孫蓋望孫自
似玉而勉勉進于如真玉而溫潤于其工于制行以副

之望乎聘義之論玉曰溫潤而澤仁也于玉比德以仁冠
之其意深而涵今參之樂記之言春作仁也洎與文忠公
之言曰溫然而仁天地之春其仁也包四德冠四端心德
之全人道之大如春之冠四時而貫四時若也于其用力
于洙泗之言仁匪直如玉之溫必如其溫潤而澤之仁處
已待人溫然一春則子之進乎學進乎德未易可量將與
洙泗同人揖讓周旋其間夫然後方無愧而祖之所名孫
與友之所以字乎若余老矣行年七十有六矣星翁有許
余年過九十者或庶幾其言世乳淡之演有氣白如虹書
及貫天者必于也

程持敬字說

程君與京命其子曰紹開慕所以持敬字之或謂與名似
不應予曰奚有不應也紹開求德言申之以敬哉奚而不
應也與京曰先生盍說諸使小子終身受持何幸如焉予
因念之曰商周老臣懇懇以敬格君必進以法祖父訓其
子師訓其生何可不然易丁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乎也今
乎其名凜若大父之臨其上敢不敬乎持之之方于朱子
蓋之從事于斯是日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靜而敬動
必敬可也表能敬裏必敬可也窮爲良賢可人性命達爲
良相廼上以爲生民立命此而祖以承所兢兢然者尚念

厥紹敢不敬乎子之八世祖克菴公愛尊德性齋銘乎子
朱子尊德性即持敬之大本大原也深念及此敢不敬乎
次子曰繼祖字懋敬繼即紹也勉于敬即所謂持敬也而
兄弟無二祖亦無二敬也嗟乎二子其尚敬之哉慎與曰
此老生之常談

古杭杜彥和字說

杜君仲禮字彥和其先世大明人南遷寓古杭多年所矣
予初識之見其色溫如其言纔如舉動從容志趣純篤心
敬之一日拱而徵字說于予　予嘉而益堅予愛其質之
近道志之向學也欲因以贈之緣于成遂不終辭夫禮之

體嚴而用貴于和禮勝則離固以和爲貴和勝則易流又
以和而不流爲貴是故必以禮節之有子之言中正不偏
蓋嗣之夫子者也何以言之夫子傳易履和而至履以和
行履禮也禮貴于和也又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曰辨曰定非和之節歟天秩有禮自君有庸必要
歸何寅協恭和衷和也寅恭節也書易參詳其歸
一揆耳予之有方近二十以如許純粹之資質又超然欲
拔出于舊習外苟求名師賢友琢之磨之始以十年方強
仕所進何可量爾予之先大丈箇濟而字汝舟若志乎商
相事業者當志以沒豈無望于後之人若作和羹鹽梅顯

梅彦和勉之如和羹不偏于作鹹亦不偏于作酸即不倚於一偏禮而和和而節之理也他日果能學成行修時來即爲辟如如晦之相貞觀祁公之相慶曆善繼乎大父之志而光大之亦分內事何讓焉予以爲愿之言乎非也愿聞之先儒先儒聞之夫子有子夫子聞之天

任時仲字說

同邑任君士敏時仲其字求說於余雖未有半面雅然聞其人於吾友宋君道源知其好學不厭者也遂爲之說

任得姓甚古證之左氏傳自滕薛朝魯知薛姓任暨季任

爲任君處守以辭変孟氏則又以爲姓矣自茲代有顯人而人物莫盛於眉山之任孜字遵聖弟伋字師中皆舉進士與老泉東坡厚遵聖學問氣節名埒老蘇令平泉有遺愛子伯雨爲右正言力攻章蔡直聲鏗鍧宇宙謚忠敏忠敏子象先中詞科申先中書舍人師中知瀘州東坡嘗贈之詩曰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可尚也已今咊時仲之名若字其本諸說命乎敏有二義有天資之明敏有學力之勤敏敏而好學以天資言務時敏以學力言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孔文子性敏而能好學夫子所以美之子敏于學而

不時是學而不時習非敏也傳說所以爲君言之于說命時敏是務專力於敏又無時而不敏如顏之服膺而不憎如曾之日省而傳習不至如求之今女畫賜之億學顯息乾健無時而不息行乎之自强不息者能與時以偕行是又今之任師中十年不厭而萬卷讀破者也聞君之一宗多聞人其希遵聖之伯仲忠敏之父祖子孫安知他日吾宗陽之任不踰美眉山之任乎昔楊修謂楊雄爲吾家子雲予亦宜曰吾家遵聖師中伯而也當家有先哲舍是將誰希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下十年不厭之工夫以之舉士務內物也他日雖致與諸任商乎時仲其勉旃

程仲本字說

延棠大尹程公之令子祖先字仲芳廣東廉訪僉事詹公爲之更曰仲本當矣仲本以方十有八之年侍親遠游今歸而再往也道過寓舘徵字說于予予於其大父信齋公以來託世契恐不爲一言以發詹公深意而玉成之歟按朱子于本立道生註曰本猶根也凡物本未有不培根本而能生生而遂其枝葉華實者柳子種樹傳盡之不及者根拳土易過之者爪膚搖本皆非也韓子亦曰溉其根將食其實人之于學也何莫不然性之未發爲大本情之已發爲達道必涵養大本以致中方能行達道以致和理性

倩不先立其本可乎物有本末致誠正修以明明德本也齊治平以親民用也國家天下之事業不先於身心以立其本可乎語所謂孝弟爲仁之本孟所謂事親事之本守身守之本體立而後用行皆自本根之立者始予錄呼植之名問仲本之字當歸爲公美意援須而力勉之先篤學以立本體它日待時以達功用廻教甫南南畇洛水諸公而躋其世科亦學者分內事耳距止趾祖父之美而已昔伊川之著顏子所好何學論也非正如予之今年年十有八予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必勉之予往拜爲公其由先說爲我論教焉

戴彥成字說

節齋先生潛元戴公之次孫子楹字彥成需字說於予謹所本本蘇長公三槐堂銘遂綴葺投之封植之功必世乃成東坡爲王氏作槐言也十年之計種以木百年之計種以德王晉公植槐雖稱未定種德耳晉公植之魏公眾成之植德於前成功于後功之成德之符歟重節符中之苗裔種德數世矣節幹公奮于前潛元公紹于後德浮於功留以遺後之人中庸曰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天下無倖成之事而有倖成之功乎必魏公始能成晉公之植則夫成祖父數世之植者非彥成之責而誰之責也老泉曰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必有所由自余亦曰功之成雖自於植之日必勉其所以成

戴叔永字說

節齋先生潛元戴公第三孫子載字叔永族姪寔卿爲其塾師爲之求字說勉爲之誌曰

人情莫不欲壽書曰貧富能訓惟以永年永年壽也富矣何所用教之必教之則全仗好德之天以遐齡延其降命之天是則永年存乎天所以永年存乎人然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而于三代爲唐虞則謂年爲載子之名取唐虞淺意將有在唐虞之世民躋壽永後世莫及焉何世不可

爲唐虞子其梁堯舜之道一旦獲用則致君堯舜之上自躋仁壽而躋民于仁壽亦分內事耳陶靖節自謂羲皇上人予豈不可自謂唐虞上人乎進以永年能加于是叔永勉之

叔明字說

予東書來曰恕齋汪公之門者二年公之次孫德馨甫五歲警敏可愛已知尊師予甚異之別一十有三載爲至治二年其年與季楊通習六經之年待予甥仲文爲其塾師字之叔明求字說予不得辭也公之門至治馨香至明德惟馨姪公猶用也意寓大理精微有味乎其言哉至治之

馨超黍稷之馨明德之馨達於至治之馨明德之馨體也
至治之馨用也自堯以降舉聖猶曰明德況希賢之上可
不務求以明德乎猶孫叔明乎之年方十有七志于大學
正見其時齒於大學致力焉格致以啟明德之端誠正脩
以盡明德之實加以數年由應時需幸遂至治之時胡貲
至治之治體立而用行雖公豈欺我哉

族孫字成與祝辭

族孫善從予游六年將冠其尊人字之曰成與謂予爲
之祝予惟古重冠禮必有祝辭載之儀禮班班可考朱
子家禮之所遵遺制所由定焉之祝辭焉今始加元服敢

說之曰
冠而字之以敬其名焉之祝辭儀禮是程族兄孫善字曰
成與磐磐有稱成有因而昔進光既冠聚見諸鄉惟韓成
忠誨朋以人之成冠爲成人在始與善元服始加謹始忠
乎勉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古之祝辭亦于焉是力所謂善
否此其一初慎所與哉觀乾與爲徒一陰陽謂道繼之者
善繼不成性君子道鮮君子成德成之定難成之持難于
所與乎開而道性善堯舜是稱與人爲善惟舜爲能舜何
人哉有爲亦若是由希賢希聖漸爲成矣然欲與善在於
心是夫於心未去善將不吾與又欲與善必堅存是念是
念不存誰與我爲善成當大成豈特小成毋以成自居將
起文子愈稱慎所與成我其朝夕兢兢

月僊衍義

鄉友吳君冑其名月潭其居月冑其號儆一轉語於予予
曰君二子石菴衍衛家者流而道法是好有意內丹之術
者務究伯陽之書以月之晦朔弦望爲丹爐之火候益月
則一大證據也其說曰乾坤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
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皆乾坤以人身言之
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終始皆
在其間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爐鼎與乾坤位

乎上下而坎離升降于其間水也汞也青龍也精也皆屬
乎坎火也鉛也白虎也氣也皆居乎離然則坎離其丹藥
與納甲之法乾爲望坤爲晦震納庚爲月之生明而兌納
丁爲上弦巽納辛爲月之生魄而艮納丙爲下弦如橐籥
鼓鞴之用者也月以五日爲一節六節爲一周初三日第
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于西方
之庚地初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蓋受二陽之光
而昏見于南方之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正望之時
全受日光而昏見于東方之甲地此自坤而息由震兌而
滿于乾前半月也至十六日則第四節之始矣始生下一

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沒于西方辛地焉二十二日第五
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于南方丙
地焉三十日爲第六節之中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于東
北之壬地焉此自乾而消歷巽艮而盡于坤後半月也此
藥鼎丹藥所資以爲一月之火候者與前月之六節既盡
而繼于後月則長子繼父復生震卦而震一兌二以極于
乾三巽四艮五以極于坤六循環無端而火候與月相爲
無窮每月之朔震始用事焉日月陰陽交感之初于是加
修煉之功焉修煉之要安在鼎器歌所謂陰在上陽下奔
乃其妙訣也夫陽上陰下者衆人之所同陰上陽下者無

人之所獨煉其氣而易反下奔養其精而陰反上躍所謂
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者也坎離水火鉛汞龍虎雖互
換有異名究只精氣二者而已其法以神運精氣要歸于
以火烹水以水滅火凝結而成丹焉夫是之謂內丹內丹
成者長生久視後天而老可也其技亦云妙矣諺之吾易
坤下乾上天地不交之否乾下坤上天地交之泰陰上陽
下而成丹與坤上乾下而爲泰一也果能致中和則吾身
之天地自位吾身之萬物自育其吾聖賢之鼎丹與月不
在月吾之方寸虛靈即月也鼎不在鼎吾之巽而耳目聰
明即鼎也進乎技矣此非愚言也鼎谿空同道士鄒訴者

也月鼎欲知空同道士乎其問諸軒轅彌明

深衣說

族孫嘉基毅軒訂

深衣

古者衣與裳殊所以别上下也惟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簡便有法被體深邃故曰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言古者雖泛言之然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虞時已有之其古可知矣應規矩繩權衡言深衣之法象也詳見下文

短無見膚長無被土

此言長短之中也短而見膚則褻矣長而被土則汙矣故以及踝爲準裳之下齊止於踝則既不見膚亦不被土而長短得中矣人之身長短不齊不可以一定拘故不言長若干尺寸而以此二句酌其中也

續衽鉤邊

按鄭氏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鄭氏所注曲裾今不詳爲何狀後世求鉤邊於裳十二幅之外闊别用布一幅綴而垂之裳之右旁朱子初年家禮亦有曲裾一條蓋以此也後自悟其非謂連續裳旁合而縫之無前後幅之分即爲續衽左右交鉤再覆縫之即爲鉤邊其說詳見楊氏附註家禮中今皆遵用是固然矣然又按藍田呂氏之釋此句曰衽者衣裳之旁幅也王藻所謂衽當旁是也衣之旁幅下殺裳之旁幅上殺上下之衽相續而中曲以是小要取名焉故曰鉤邊愚嘗即呂氏說而深考之以爲深得記禮者之本意蓋衣裳之上下相續他衣不然惟深衣爲然此乃深衣之大節何可沒而不言苟續衽鉤邊但依前說訓之是一篇中竟無一字及衣裳之相續也人何由而知之乎兼衽

乃衣襟之稱如曰欲衽曰左衽可見非特裳旁爲衽也衽指衣裳之旁兩幅而言旁兩幅既上下相續則其中諸幅之上下相續不言可知矣又衣下殺而裳上殺則上下皆濶而腰獨狹其形自彎曲如鉤焉續上衣下裳之衽而如鉤形于兩邊以此釋續衽鉤邊不亦理明而辭順乎且著書立言必有體統有次第故記此篇者先以應規矩繩權衡言此衣法象之詳次以無膚被土言此衣長短之中又次以續衽鉤邊言此衣上下連續之形又次以要縫半下言此衣腰闊下齊濶狹之宜是此數句先言深衣之大體然後方以次及其他之節用也

所謂要縫正是接上文續衽二字而言蓋指上下連續之縫耳不然所謂縫者何縫乎不應不言衣裳之相續而遽及裳旁之緣腳記禮者恐不如是其捨體而先細碎也

又按今士友所服深衣多于裳旁左袷之末裁爲圓形此得非因曲袷之說以是爲鉤邊乎夫曲袷之本說自別用一幅垂于十二正幅之外非就裳之正幅而圓其袷也且下齊如權衡以平爲貴今圓其袷不平甚甚爲且圓其袷於義何取不圓之于義何缺乎古圖及朱子家禮圖其袷並與他衣同截然方整即無圓其旁之形

此乃世俗謬誤之尤者不可不革也

楊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上或殺而下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交

篇韻衽字注衽裳際也韻略衽衣襟也際謂邊也畔也裳際曰衽指裳旁幅之制盡矣當矣

要縫半下

縫即衣裳相接續之縫也要縫謂衣裳相續之縫正當腰也半下謂要縫之濶半于下齊之濶也深衣之袪袪謂袖口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爲七尺二寸玉藻曰深衣三袪蓋謂腰濶七尺二寸三倍于袪圍之二尺四寸也要七尺二寸下齊倍之則爲一丈四尺四寸是要縫半于下齊下齊倍于要縫也如是則腰狹而貼體下寬而行便且雅觀而儀肅矣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

袼當腋之縫也今俗呼爲掛肩袼之濶狹以可以運肘爲度玉藻曰袂可以回肘是也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

袂之長短以能反而屈之及于肘爲度家禮爲袂用布一幅附注謂不當拘以一幅是矣布幅有濶狹一幅屈

之不及肘則增之可也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此言繫大帶高下之中也髀股骨也安大帶處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掩脅骨只當脅下髀上無骨處腰中是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此言下裳之法象也前後通十二幅以應一歲十有二月之象則天數也曾文清公深衣詩曰皇天分四時寸尺不少爽欽取者邊幅從也歲一周得此義矣

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

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敬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此一節詳言深衣之法象以終篇首應規矩繩權衡之意也袂圜謂胡下此以應規之圓家禮謂袂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之以至袂口則是袂本不殺獨袂口殺也呂氏謂袂有侈者朝服是也有端者玄端素端是也有圓者內殺于袷外殺于袪中則胡下深衣是也是袂本內殺袂口外殺也深考之呂說爲優兼袂本內亦殺

之則半規之圓形方成而袷與兩縫之間其形之彎曲如鈎尤爲自然而規切且便于著而雅於觀也袷領也領交於胸其勢自方此以應矩之方負繩及踝謂衣背與裳中幅之縫一直相當如負一繩以至脚踝也此以應繩之直下齊裳下緝也齊一無長短之參差此以應權衡之平行舉手註謂揖讓欲行者舉手以爲容儀如規之圓也蓋必舉手始見其圓若垂手則不見其圓矣繩直在背故曰負矩方在胸故曰抱如月負陰抱陽蓋取坤六二直方之義以互相發明也五法規矩繩權衡也要之不過方圓平直四者耳曰聖人服之曰先王貴之蓋以衣之中衆義備焉正所謂先王之法服也學者捨是將何服哉誠能服其服思其義踐其實則善矣故上衣下裳有乾坤定貴賤位之義焉思其義而上安于上下安於下可也裳十二幅又有四時十二月之義焉思其義而其仁如春其禮如夏其義如秋其智如冬其發舒如開物之寅其斂藏如閉物之戌之類可也應規矩繩權衡有方圓平直之義焉思其義而智則圓行則方直其內平其心可也布且白有質之義緣或繢或青有文之義焉思其義而文質彬彬可也衣之長短廁長短之中袷與帶之高下廁高下之中緣之大小文素廁

大小文素之中思其義而隨時取中以適時措之宜可也是衣也無一節而無法亦無一節而無義又在乎服之者能稱猶而長耳

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此言深衣之用文武皆可也可以擯相即可以爲文之一端也可以治軍旅即所謂可以爲武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衣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來吊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

母死深衣縞總以趍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此又可見深衣之用其廣如此有非止乎記者之四言也

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麻冕用三十升布爲之則細密難成深衣用十五升布則非極細矣其制完且其費輕故曰完且弗費也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有位於朝有職于祭自有朝祭之服除朝祭外皆可以服深衣則深衣爲朝祭服之次者也庶人無位則深衣其盛服矣無次矣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偁者存以多餝爲孝故髧彼兩髦盡孺子之餝以致孺子之慕焉況大父母父母俱存卽世所謂重慶者安可以不盡餝乎故純以繢繢画文錦之類也具父母則純以青有所殺也變而通之大父母存而父母沒者亦惟當純以青而已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故孤子則純以素可也注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爲孤矣意此注爲三十以上而已終喪者言非爲三十以上正居喪者言也家禮唯曰黑緣略無分別意者酌青素之中而通用之然全不合記禮者之言有所未安今世俗具慶則純青永感則純黑蓋卽記與家禮之說而參酌用之然純黑終不合于經文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純袂餝袖口也緣餝裳下齊也純邊餝衣裳側邊旁幅也三者之純各寸半雖袷廣二寸其文見于玉藻與此互相備也袷獨廣于三處者衣必振領如綱必提綱領緣非大無以別于他緣綱大目小之義也此所謂寸皆用尺之寸此邊謂爲衣裳側邊旁幅則鉤邊之邊意益明

愚於丙戌秋述深衣說蓋卽鄭注及諸家說而參取之丁亥春始得見玉山曹念齋易之深衣圖解因以其圖參之禮記注之圖然後方知先儒幅數前後多寡之未

當與世俗圖裾之說之所由起也蓋上衣一幅綴下裳三幅以一統三有四時統十二月之象雖於講說可觀而經於服著不便衽領衫所以可只用四幅者以其裾衽而狹故也如猾子道服其裾纏凋則必不可只用四幅須于面前各攙一幅矣今深衣下裳之凋如許而衣之前面其可只用衽領衫之幅數乎況禮記古註前面之深衣圖上衣之制已攙一幅是通衣前後用六幅也又註之三禮圖古朝祭之服未有衣前不攙一幅者況經文唯曰裳十有二幅耳未嘗有衣四幅之明文也其所以不言衣之幅數者蓋以此衣唯裳之幅數與其他

朝祭服裳用正幅如帷者不同故不容不特言之若上衣則與他朝祭服同可不必言也今上衣之制欲遵用記註古圖之幅數前後通立幅此一說也裳十二幅先儒惟喜以一幅衣統二幅裳之說故以六幅在後六幅在前後之六幅平鋪相連而前之六幅兩裾相掩是前以三幅當後六幅濶狹不均莫此爲甚其勢不容不反捲向前而腰半齊倍之形不復可見矣記註圖及曹氏圖皆以四幅在後四幅在前（前圖四幅只有邊一裾可見左裾一邊爲右所掩不可）見是前以八幅相掩而當後之四幅卽十二幅而三分之旁衣一時連裳二幅前後濶狹均勻整齊而腰半齊

倍之形瞭然自見其與衆人所製大不侔矣今下裳之制欲遵用二圖之前八幅後四幅此又一說也若圓裾之誤蓋出于禮記圖下之注其說謂裳下圓其形如鉤恐其下垂而不齊也此過慮之論也今縫人裁衣凡裾之用正幅者皆下下末微裁起其角恐四裾垂下故也若深衣之裳不用正幅交解裁之狹頭皆在上濶頭皆在下數幅相連其角自起決無四裾垂下不平之弊亦何必輕動刀剪裁令微起乎且記圖之註雖云爾而其圖之裾初不如今世俗之圓其裾角也他如家禮如曹氏之圖莫不僉如他衣之裾僉未有圓裾角之形且其

爲說不過慮其裾下垂不齊耳今試不圓之如鉤果下垂而不齊乎今裁圓之反上攣而不齊耳世俗之圓其裾角下形何取于義何當于則何本乎注禮記圖若誤認鉤邊不善立言以致誤後學于無窮深可惜也大帶之制曹氏考之爲詳玉藻曰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云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裨卽今帶旁之小緣也紐大帶兩耳也末大帶兩耳下之直垂到地者也大夫緣大帶之兩耳及末士則不得緣兩耳但緣其末而已士接大夫之下乃有位之士如上士中士下士云若非儒生之士也下文云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則今之居學校爲儒生者惟當遵用縞帶之制純白而不緣方爲當耳今世或有緣兩耳者是僭大夫之制也又或有通背後盡緣之者是僭諸侯免辟之制也皆然妄作亦獨何哉至若裁衣之法當以各人之身爲準古尺今尺指尺皆有所不可泥亦有所不必泥若先量其腰之濶自左袵至右袵尺寸若干然後以之定袪袂之濶狹用三分腰圍之一以爲袪以合于深衣三袪之制又以之定下齊之濶狹倍腰圍之濶以爲齊以合于要縫半下之制此濶狹之準也自腰以上量之以至于袷以酌衣之短長自腰以下量之以至于踝以酌裳之短

長此長短之準也此其大略也問愚說若未必不曰衣用四幅裳以三幅上綴衣之一幅未嘗不可服也殊不知今之服是者懵不知其制度往往只擬縫人所製不復過而問焉縫人往往以意那融何嘗合法所以差可著耳若十二幅勻分無分毫濶狹之殊乃欲以後幅半鋪之六當前面相掩之六其不可著如愚前言之獘必矣然亦多習而不察耳上衣之前二幅則太狹下裳之後六幅則太濶後不貼服而前大迫窄此獘之必至者就若愚今所考之濶狹得宜均勻齊整不背于經不戾于古乎又未必不曰衣四其幅裳倒其角之類衆多然

也今不然則不入俗矣殊不知深衣古聖人之法服也今服是服將求合於今乎將求合于古乎天下事當論是否不當論同異苟其是也雖異何病有眞見者將必同之其無眞見者之安于謬誤矣與吾嵌哉又未必不曰學文公之學而深衣不用文公之說奈何殊不知文公家禮成于初年未幾爲一童行竊之終身不及見以故終身不及改是以未嘗爲學者道之至文公葬日始有錄之以來會葬者文公季子敬之者然後此書復出此說見于黃君當陳君淳之語錄今載之楊氏附注家禮中非不明也文公諸書終身脩改後來定本其中有

與初年所著全無一語同者使家禮不失公及改之豈終于此而已乎今必據家禮以爲[illegible]曲裾之添布一幅黑緣之略無分別上衣之長僅與身不齊非不明載于家禮也今何爲不遵用之乎愚竊只求爲眞是之歸者學文公而不敢泥未定之書以學文公也且前說之云云皆有所因述無一字出于臆說者極知不遵無所逃罪先覺君子幸察而教之至元戊子三月櫟又書

族孫嘉基穀軒訂

答問

問性理二字如何解。以下計十一條係與先生之甥吳仲文問說

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所賦所受不過此理而已理道理也然道字大綱包涵說理字就道字中分析精細說如言文理條理是也在物爲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具于人之一性故程子曰性即理也性中之理何物也就其大者言之仁義禮智是也故朱子大學序曰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觀此言可見矣天下之理此

四者足以該之。天下道理千般萬樣皆自此四者出耳故言道理之學者兼著性理二字言之言性不言理則不知性中實具此理性爲何物乎未免如荀楊之言性矣以理言性則可見天下無不善之理則無不善之性可知矣言理不言性則但知理之散在萬物而不知理之具于一性是理自理我自我與吾性有何交涉哉知在物爲理又知在之謂性則物我貫內外合矣以理言性則性非氣稟食色之性就性求理則理即吾仁義禮智之實天下無性外之理亦不于性外而求理此物我一理之妙而合內外之道也以此言性理其庶幾乎

問楊誠齋易傳大槩如何。

曰誠齋本文士因學文而求道于經學性理終非本色其作易傳用二十餘年之工力亦勤矣嘗發家人以下數卦質之晦翁晦翁答之無一字可否不過曰蒙示易傳之秘益見其立說之巧白首之深非筆舌所能既於易經本義雖無所得而亦不至於陸象山惑人誤人之深故略之而不答也然楊中以是書合程子易並行名曰程楊二先生易傳實不當也近年時文家用楊傳者甚多文極奇說極巧段段節節用古事引證使人喜動人心目處固在此而故窮經考者有識者之罪薄亦在此劣易昔亦喜觀所以

讀易編一書並朱本義程語錄因附程傳王弼註節齋蔡氏說而楊傳之可喜不可棄者亦存之乃自家意見作如此隨處及見星源胡雙湖本義附錄纂註其規模正與我合但求本經周易其所見之解多我所見者不及其傳耳至於楊傳雙湖無半字及之可見楊傳足以聳動文士之觀聽而不足以使窮經之士心服也吾甥年富力强不厭于博楊傳亦觀之取其可喜者而缺其牽合者如世之外行觀易者以爲易盡于程楊則不可如雙湖之全然棄去亦不可楊傳附于作易之本義不合其推廣敷演易中之義亦多有之不可誣也博觀約取是在吾甥

問呂成公傳義朱子不以爲然

答曰小東萊先生呂公祖謙字伯恭乃大東萊先生本中字居仁之姪孫好天資少年登科未幾中詞科爲嚴州教授遇南軒張公守嚴州始折節學周程之學又與朱子交游樂善好義與朱張講切磋甚至其博議一書乃初年之作而意不過以之教後生作時文爲議論而已其於議左氏多巧說未得盡爲正論不特朱子不取之成公晚年亦自甚悔之非之戒學者勿看以爲誤人此說見于成公文集中乃答學者之問劣弱嘗摘抄此二帖說得甚穩當而好世人知成公者甚淺往往以此文爲成公之學盡在是矣非也近年作時文者多讀之固不可無然極好者不過數十篇多在前半冊後半冊劣矣劣身嘗選之他日邦申言其目也

問乾淳大儒南軒東萊不及文公處及所以不同處如何

答曰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則南軒又次則東萊朱子建炎庚戌生張紹興癸丑生呂紹興丁巳生趙氏再造天生三賢宇宙間之關氣也以天資論東萊最高以文章論東萊文差高古以學問論則朱集諸儒之大成南軒固不及東萊遠不及矣所以然者有二說一則張呂之年不及下壽而朱子年七十一一則呂之學幼年頗雜朱子嘗謂伯恭之學自史入看粗了眼所以後來看道理不精細南軒固不雜亦不粗然比文公終較低一籌使二公而天假之年豈止如今日之所覩哉南軒有壽稍可以及文公東萊有壽恐終未能及文公也然二公寔文公至交畏友其生也文公敬之服之其歿也文公痛之惜之今見文公語錄文集中斑斑可考

問西山讀書記北溪字義勿齋字訓三書孰爲尤精

答曰北溪陳公淳字安卿漳州人朱子守漳州謂人曰某守漳獨喜爲吾道得一陳安卿耳此公在朱門秀出于儕輩字義一書玲瓏精透最好啟發初學性理之子弟而其極至處雖八十老翁老師宿儒不能易焉西山真公德秀字景元後改字希元建寧府人戊戌生生二十三年而朱子歿不及登朱門而學朱學甚精博初登科後中詞科多與朱門高弟交游於周程張朱之學升堂入室非誠齋之徒可比真儒者不可以文士目之也平生著述甚富有學問文章政事又非徒如北溪之有學問而已也讀書記一書既博且精凡諸經諸子諸史諸儒之書之所當讀當講者皆在焉乃有載籍以來奇偉未嘗有之書也學者果有志于學檢其書可以統宗會元闖百聖而不慙俟百世而

不惑徵庵程公若庸字達原吾邑汊口人于朱學甚用工近年吾邑前輩之可心服者此其尤也增廣字訓一書乃因程端蒙之字訓而充之亦甚好會聚前輩之議論而間出已意以折衷之但以之啟蒙後進則不如字義之活而易看要之此三書皆不可不看而讀書記尤博大精微可以該彼二書而彼二書不能該此一書也論來許多道理二公之編集議論皆不甚相遠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吾輩自求而自入身精看熟考之如入大山巨海奇貨異寶隨取隨足今從問人曰某處有寶某處好寶多未遽見其有得也方壺答擇其先君事狀末云某之看性理自西山讀書記入

問孫眞人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山谷云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心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此解亦未盡如何

答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二句妙甚其妙意全在兩箇而字上膽當大然全要心小濟之智當圓然全要行方濟之人要希賢希聖如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及程子云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別人做此膽欲大也小心翼翼行事君之小心此心欲小也膽大而心不小則是世之粗心大膽人矣智者周流無滯有似

於水此智欲圓也立身行已將嚴方正如所謂簡而廉廉乃廉隅方整之謂此行欲方也智圓而行不方則是世之乖猾無行檢人矣膽大而心能小則志雖高而心每下其膽大者始不至于粗智圓而行能方則智識圓轉而大閑不踰其智圓者始不流于狡山谷解膽欲大一句誠說不盡自學者之未用言如二程年十四五時便慨然欲學聖人自已用言如孟子當大任而不動心皆膽欲大也心小說得近之亦未盡凡謙恭不敢自大皆是心小所以程子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

問元微之作于厚厝之謝康樂陶元亮習之白樂天此說如何

答曰謝康樂當運得多之後襲封康樂公以放蕩不檢束遭禍柳子厚陷伾文之黨亦牽貶死以之並說亦自有是陶元亮忠義曠達優游樂易以自樂天比之亦似之但優游樂易相似而論其至到處樂天不能及淵明也謝柳細論亦自不同陶白所遭之時亦不同也元公之論亦過求其不必如此立論姑置之

問黃山谷陳後山之詩如何

答曰黃陳自是艱苦了詩所以言志詠性情何在乎此學者偽于下筆之容易則不可不以黃陳艱束之不要偏向

從一邊去自帶眼珠認取各人好處而學之戒其苦澁太
枯淡處勿學可也
問程子云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張南軒云此
程子晩年語人始知爲善一句尤難下
答曰今人多崇神祠淫俗之弊極矣略不用力于人道之
所宜(此便是爲不善)而徒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便是泥事神)所以去神
祠而後人爲善也必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然後始能用
力于人道之所宜如吾家不燒香作福則心心念念只當
理會理之當爲者他人家無一舉動不泥鬼神少留道理
當爲底事皆放下了世之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做賊的也
去求神許福以保其無狀逭非泥事神故全爲不善
問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云凡詩之
言善者至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觀此言蓋謂詩
之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者讀美善之詩觀其善以
爲勸而善心有所感發讀刺惡之詩觀其惡以爲戒
而逸志有所懲創皆欲正吾心而使之無邪思此文
公之說也呂成公讀詩記此章之下取王氏之說曰
思無邪一出于正叅中間後一條有云詩人以無邪
之思作之學者以無邪之思讀之則惜懲創之意隱
然自見于言外蓋謂作詩者讀詩者兩皆無邪思此

成公之說也文公集讀呂東萊詩記有云孔子之稱
思無邪也蓋謂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
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
人所思皆無邪也又詩記序中亦有不滿之意其他
指摘言之不一而足叔無伋乎後人之議論矣方秋
崖云孔子刪詩何取乎刪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
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刪之埼亭諸詩所謂言之則汚
口書之則汚簡讀之不敢以訓諸子師不敢以訓
諸從岳意其決在刪列何以言之記禮左氏諸書所
引逸詩其辭皆雅正夫子猶刪之則淪三綱斁九法
如埼亭諸詩刪之火也秦火之經漢儒亂之火于秦
者不能盡泯而孔子所刪之詩猶傳習熟于口耳者
猶在亡者不可復始取其在者以足之此漢儒之罪
也王魯齋詩說云竊謂桑中溱洧并淫奔者自爲之
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者有羞惡之心故形于
歌詠以刺譏其醜穢如今之鄙俚如雞如令連篇累
牘形容狎邪之淫僻所不至昊仲文曰爲善而發于
歌詠則令聞皆彰爲惡而發于歌詠則遺臭錙遠所
以讀詩者因詩之善惡而有感發懲創之心也自古
淫亂之人未有不殺身亡家者也聖人所以著之于

經者使後世爲惡者知雖暗室深閨之所爲亦無隱而不顯聖人既存之以示萬世後人讀之豈不可以爲戒如麀聚之醜牝晨之商則其可醜可惡之尤者使聖人刪之則後世之昏淫穢亂于奧戶紉屏之間自謂隱密其誰知之將肆于爲惡而愈無忌憚矣聖人存之將以扶植天命民彝其關世教而存鑒戒又況詩人之用心忠厚或有不能刺而不詆其詞紆餘而不迫含蓄而不露舒徐而不切委蛇而不直往往取夫草木禽魚寓意焉是人之惡固深矣其刺之欲白而後默而不欲盡言之使人逆其意而讀之意在

言外是設刺之中有忠厚之意也孔子曰放鄭聲而存鄭風淫奔之詩皆行是若存之所以見風俗而垂鑒戒絕其聲于樂以爲法而存其詞于詩以爲戒二者並行而不相悖

答曰此言皆謂東萊之論瞎了一部詩眼虛谷亦是存本說故爲能並存之賢甥已看得是無可疑矣　詩者樂之章以其言辭播而爲樂雅鄭本詩也播之樂則爲樂

問虛谷云詩所以言性情理物淡勝麗楊柳依依雨雪霏霏謝安石謂不如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予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無下文可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讀全篇可乎似欠分曉

答曰理勝物淡勝麗六字最好不特詩如此文亦當如此淡與麗應理與物應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論其分數淡味則當以淡與理爲主物與麗爲賓謝安石之說記得見世說所載問兄以故風露安丹流麗綺靡之獘方公予謂之下欠標撥分明關雎一句無下文可乎是謂有物之麗不可無理之淡也天載二句不讀全篇可乎是有理之淡不可無物之麗

問三山老人胡舜陟文有云孫子曰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光武之破尋邑衝其中堅

李光弼破史思明兵擊其最堅處因其亂也亂則堅易擊堅破則衆潰矣竊謂二事不當作如此說如何

答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此兵家常法也至或有攻堅者則擒賊先擒王之意又活法也光武昆陽之戰乃是以心擊衆以精銳擊驕惰尋邑戒諸營不許動獨以所部當光武故光武直衝其中堅可以破之光弼之戰值思明劉賊狂敵故以死戰決勝問何方最堅命白志忠當之又問何方最堅命當復當之待大將旗三至其地則萬衆齊又古今戰陣之最好看者此一戰也不問其孰爲至堅各命猛將當之而況與之戰其敗必矣戰之方殷彼此

方因憊而萬衆齊奮出彼不意故摧堅陷强此又一活機括所以取勝非因彼之亂也胡舜陟之論未爲的當不必泥亦不足辨

問秋崖集曹弘齋以爲奇巧異峭欠尊重典刑倔語尺牘驕矜施謫其論如何

答曰秋崖亦近年之高才腴文議論策皆高其集中散文勝四六與詩散文好但太攸作欠古氣詩五言律無一句可取七言律多起得稍俊對聯全欠精妥絕句間有好者四六多不合法亦多有高人處不可一例非之弘齋言此似亦太過如默齋之後生拘拘步武性如有秋崖者非也

全然鄙斥之亦非也采其好處戒其偏處亦何不可蹈常襲腐之資斷斷學他不得溫純造詣之見又不屑學近年名公如劉後村李梅亭劉須溪皆有好處亦有不滿人處當隨其所長而取之則皆爲我用權度在胸中難以言盡

問謝疊山文蕭師謙謂其本領宏潤而波瀾瀚逸初欲彷彿東坡其究定似葉水心陳同甫竊謂水心同甫全不同水心鍊字鑄辭極其奇俊同甫跌蕩豪邁之溫潤氣疊山有東坡同甫之雄偉與水心無相似處如何

答曰水心辭勝同甫氣勝于理皆欠不足深法疊山文不

多見大槩謝公才氣高故所言所行亦卓然不群葦說拘贅而不的當前輩謂鎔鑄百氏而已今如何說某只似某人而不似某人不必如此多方比擬

問虛谷五方吳辨云別頭首選見忌權臣後游人者翹村之賓其誰落第移怨他人駁放之策與沸縉紳

又云親家舍沙門生反噬殞闇其事

答曰方公壬戌別院省元但道忌之謂是呂師之客翹村之賓謂庚午中號藥坊賈之愛客庚之子亦赴別院省試不中故尤忌方而方之富時喧傳謂將有駁放方公之事親家舍沙謂程淳祖羅甫遷鍾山門生謂黃斯覺方公守

睦時黃乃簿下士以杯酒間失歡附程而攻方方北行乃此人之嗾而攻方公也

問高祖之父當如何稱

答曰前年冬會曹弘齋於邑亦問及此槩謂程伊川文集中曾論此只當就始祖數起爲第一世次爲二世推以次而下又引禮始祖二世三世以至于無窮吾竊以爲士庶人之家不比王者與諸侯王者則的有始祖諸侯則以始封之君爲始祖自難的指定可以奉爲此如經傳所云皆是合身推上去如云四世而緦五世袒免四世謂同高祖五世謂同高祖之父又左傳載孔子家事弗父何正考父

處扗註僉是自孔子數上去或六世七世僉不是自上數下高祖爲四世祖（然既有高祖字可呼不必呼四世祖）高祖之父爲五世祖高祖之祖爲六世祖其當從伊川有此說惟從其的當者決不可隨聲附和而不考究

問潔淨精微四字

答曰經解說諸經惟易與詩最當詩真是溫柔敦厚易真是潔淨精微二字自不待言潔淨二字要人體會朱子易贊曰理定既定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此潔淨之意味也朱子語錄謂說易當如燈籠光明潔淨常恨燈籠不合有柱與罩子若能合柱與罩子俱光尤妙觀此

可見前輩觀易方能會得筆難盡也

問司馬溫公不信風水欲焚其書禁絕其術然乎而未遑也程子惟五患見虞邑誠公傷誠齋羅鶴林近年文敬所方虛谷俱不之信而朱文公語錄載公一日因談地理曰程子謂擇草木茂盛處則非不擇地矣呂伯恭謂只就平地上胡亂便要塟不知此理固不可知有其理而故意不信尤不可是文公又深信之蔡西山酷喜此說舂陵之行卒塟此葉水心曰朱元晦聽蔡季通預卜塟穴門人裹糧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曹弘齋曰朱文公論山陵以越士不如留陽今而言驗西山自營其家冢墓指時計效亦復奇中則有此事有此理未可以范脉視之也曹公亦深信之豈惟世俗迷溺而不可解文公爲排異扶正之大儒其好尚亦自不同如此則其書術果能焚禁乎曹氏四墓一低山二心田三尖山四楓林葬師爲言幾將必貴貴必盛越三世而第進士者曰璵知遂州四世而第者三人曰夬徽州倅曰文蔚州□□曰及官至主簿六世而第者一人曰從軍器監簿又十世而弘齋也尊舅十一世祖晧之塟神潭也記云女生尚書男做侍郎其及公第

二子倪入大學爲前序孫嘉會繼入大學嘉謨廸功郎嘉言咸淳宇會孫選入太學省華將仕郎巽入太學爲前序倅信陽府孝孫垕上舍應城尉行篤太學上舍慶勉正科福州倅應午鄉貢進士雖侍郎之言未應其後亦畧驗矣女生尚書寔爲前傅甲公之第四子與女四娘適外里程少傅默生尚書文簡公大昌操行如此葬亦不多得善葬者還餘源派者流長惟能古方寸之地故能盛抔土之言並表于前取償于後天不違而葬師之口以發之耳至謂朱蔡之言驗則三代以來有郭景純之術治莫盛德莫加歷年

莫遠使有國者不修政事以延無窮之基惟泥于此禍可勝言漢之封侯者多起于塚埋豈其祖父墓基之乎

答曰風水之說自司馬溫公之後闢之者多玉髓真經一書乃蔡季通發揮真是奇偉此人文公之畏友文公必因他說動了嘗云吾爲晦翁卜一地不過出身後三公吾家自卜之地當出生前衛府然後之爲宰執者將來則爲何必拘拘盡出于地楊誠齋最不信此其春雨亭記及尺牘中數篇說得極當可信虛谷作孫君山經序亦妙皆可攷俗人風水之誤嘗謂且數風水之說有之地有定而求者

無窮僥倖假好地者皆識盡安得青山頭尚有好風水者乎若要埋人家已埋之迹此心可謂嘗有與發之理深思熟慮證古傷今只什之不足信可也但是一說可愛可慮世俗關風水之說深入藏網誰能竭破尚不之信今吾儕却自見得破矣但恐既歸三尺土子孫或有禍患泥于枯骨從而爲之誦讚者不能爲身後之防但自存方寸之地以辨己窮之天感格得孝子慈孫不如此無理庶幾可免然亦不必慮此在世上一日則做一日好人讀一日好書死後萬事皆空自有死而不朽者不在朽骨上近得胡濬菴先生集內有與羅生尚志一帖極好今錄于此其叙秋旅想與尊幼吉徙向張成來取書知傳老嫂大儒甚竭力六舅母葬事頁荷留意須吾甥自往水北一帶三二十里間尋士厚水深如溫公說足矣如得地却可詠弟卜之已戒張成準備鞍馬此書到便下手尋地世間人未有不死者死未有不葬者何患無地禮記云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爲不云擇陰陽向背也九經十七史老舅却曾涉獵並不說許天留貴由葬地吕子云長平四十萬人死非葬時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葬時俱當六合此說甚善俗儒不讀書不見古人議論溺于陰陽之書背孔孟之道戒之愼之若不從吾言勿踐吾門勿受吾教切切不一　濬菴妻

劉氏提刑之女隨夫貶簡肅嶺十五年先後而死濬菴最移靈衡州未得歸此可嘆乃甥乃擇地而葬擇地卜地只是聖賢家法不是今日人家法家見濬菴長子想其年幼在羅甥下未甚立事試齋他的公說躬行學問文章大略擬之若曹氏地記之驗及吾家陳潭地記之說不過相傳如此恐其中或帶一半虛無捻合往往如右氏之論過後附補粧撰耳

問羅鄂州爾雅翼其議論大率枝帶葉如何

答曰此書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喬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自爲之好處多不是嘗編一

節本

問朱子云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其實勝似皇極經
世書如何
答曰此一節亦可疑經世書乃人間奇偉之書康節問學
盡在此惜吾輩有識不透處亦定有不必拘泥處擊壤集
乃道其平生快活之興趣康節之餘事也天根月窟一詩
乃一部詩中第一首而一中造化心上經綸之聯尤之賢
甥以爲如何
問曾茶山問胡文定公曰孔子何故不闢老子答曰
以其說未定故彬謂文定此說未當前輩謂老子書

後人託爲之然以德報怨之語見于老子矣如何
答曰孔子嘗問禮於老聃說見禮記曾子問篇觀其答語
于禮之纖悉常變皆子細而老子書有云禮者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可見是爲書非眞老聃作也以德報怨是當時
世俗有此近厚之言後來有老子書亦及此耳不必以
有此句疑其爲孔子時已有此書也
問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朱子云艾
美好也程文簡公考古編孫季昭示兒編皆云艾字
偏考載籍並無美好之說曲禮鄉頌荀子皆訓艾爲
老孟子艾字解不通陳晋之改少艾爲少女不經之

甚孟子之意即妻子具而孝衰于親之義少艾之少
上聲如夜未艾之艾言少時慕父母及知好色則慕
父母之心少衰減此說亦通然謂載籍皆無美好之
說楚辭九歌云竦長劍兮擁幼艾非以艾爲美好
乎要知此理處非大道理所關文公之解是矣程孫
二說亦不可廢如何
答曰此說俱嘗闢之終不能逃朱子之訓有楚詞可徵但
以上下文通例之俱是實字慕父母慕少艾慕妻子慕君
一樣文勢安得第二句獨爲慕父母之心略衰矣況此等
亦小小文義卓指初不在此若欲講論不略細微則只據

朱子之說足矣程孫之說亦通存而知之可也
問少儀曰毋訾衣服成器朱子曰訾思也思此則疾
貧饒雙峯曰訾只當是毀之之義所謂成事不說俾
人衣服器用初成不可訾毀之如何
答曰訾讀爲茲訓爲思謂思此則疾貧此鄭氏註想朱子
據此言之饒說儘通訾茲二音音紫則當從饒說音茲則
訓爲貨財亦通訾貲通用前漢書景帝紀訾算十以上司
馬相如以訾爲郎後漢張楷謂樊英以不訾之身怒萬乘
之主皆是以訾作貲字用已之衣服成器毋之以爲貨財
如王制不鬻于市之意一說也見他人衣服成器不可使

計算其所見亦一說也後一說頗說得尋常輕薄人之態
出吾每每見人如此此一句無甚緊要既無先儒一定不
可易之說不如兩存而闕之　此句孔疏及諸家多略之
惟有嚴陵方性夫慤輔漢卿廣一家說方曰衣服以致飾
成器以致用苟極麗盲之容侈生於此說近乎好奇然不
分曉得非皆有之道乎然古之亦何害特以此蔽之也
位乎不服自餙綵至器用自潤亦杜撰無證據無義味
問弘齋淩彝易深衣說謂魏靖齋克恩字徽日始製
深衣賜紫陽生靖齋乃尊德由精于九經疏義是必
合法又謂讀文公家禮有未為然者而不察一仰成

於縫人曹公答謂魏所製者合法矣乃後來縫人轉
相做效遂至失真而不合法竊謂文公家禮深衣一
段元不合法靖齋依文公所言以製使家禮不失文
公及改之意終于此而已乎是皆後儒之責非縫人
之責也其論為的當如何
答曰淡齋定未為的此意縫之于中久矣未嘗說出今因
賢甥問吾去年抄衛氏禮記集說于深衣一篇自謂考究
詳且精務舒贅說多不抄內有楊慈湖一段可謂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若呂氏小學取名之說亦祖述鄭氏玉藻篇
註非呂氏創為之說但鄭註深衣合糊可笑　楊慈湖曰

衽別見前長無被土此言其縫也續衽鈎邊此言其衡也
自旁而數之衽若其端也古之衽今之襟也深衣屬裳則
當續衣之衽使之長與裳齊也上狹下廣其邊如鉤言其
旁曲也于禮為衽玉藻曰衽當旁此之謂也鄭康成誤釋之
頗達誤從之以幅為衽郭璞註方言亦謂衽為襟　方氏
曰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右二家之說已成二十
餘年後方見之與鄙見不謀而合
問鮑魯齋若天原發微先論太極由太極有二氣故
動靜靜動之說次之虛谷云動靜若舉周子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若對言之陰陽有對待有流行而

理則無形所以動靜者陰陽之氣為之也謂太極會
動靜有動靜則可謂太極便是動靜則不可黃勉齋
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動
靜陰陽也氣也所以圖解曰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
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蔡季通嘗言答子所乘之機如
何下得恁地好朱子微笑批事又引蔡季通動而生
陽以上更不容言此十字尤清論陰陽而求其端于
動靜之前論天地而求所以然于天地之外此皆不
容言也靜動者舉一歲流行若觀之而見其動根于
靜偏之言也有十月之坤而後十一月之復然坤非

無陽天之生意未嘗絶也九月十月而薺麥蒜生早梅水仙花發萬木葉落一葉之本各有一芽枯而非死此乃元貫四德貞中有元春貫四時冬中有春第風霜之凛冽者在外萬物于玆歸根復命以避肅殺龍蛇螻蟻蛙黽燕鶯以蟄全生則暖在土中井泉不竭則陽在地底雖靜極而未嘗無動也以此觀之則王弼天地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存之語不攻而自破矣決當去之鮑云朱子謂王輔嗣說與濂溪同朱子已說過亦未可少先生皆以爲老氏諸論然乎哉盧谷云王弼曰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

非對動者也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矣故回斷斷然非之曰此老氏之說也易乾卦之象傳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朱子曰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靜伏藏在內又曰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又曰天地之心別無可做只是生物而已又引碩果不食而爲說曰到冬將若無生意矣不知此時却又收斂在下每實各具生理便見生生不窮之意朱子明言天地之心與生生不窮之意如此而弼乃云

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則是死殺了天地之心未寔草子之在地中者凍至死乎既無凍死之理則是有生生之意有生生之意則是天地以生爲心其謂以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存矣當一筆勾去盧谷又云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曰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故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此就事先論動靜次論靜動也卽通復復通四字之異名也但

先論動靜次論靜動其歸于坤也意其必有所主鮑答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朱子曰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靜是收斂歸本體處雲龍謂此與下段通復之意同人能主靜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則動無不中其節矣詳味此條歸重貞字上朱子曰正者貞之體也謂之體則體用一原之體萬象森然已具之時又曰貞者誠之復也謂之復卽寔理歸藏在內如成之者性萬物各正性命是也其寂然不動之時卽感而遂通之元貞之後是利是動極而將靜之時而貞之體卽自利中來故曰利貞者性情

也貞之前便是元是靜極而將動之時而貞之體即
由元而見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然則貞也者其
居動極而靜之終靜極而動之始乎動靜之間以貞
居之程子以正固二字釋之正即純粹至善固則凝
定有守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
者此之謂也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立人極焉此時此際無欲故靜而仁義中正粲然畢
具于內此所謂誠之復而性之貞也果而確至正而
明達以之酧酢萬變而一天下之動則動自定中發
矣非所謂元亨誠之通乎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

而常失之于動愚按衆人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蓋于貞固上欠下工夫又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
本之于靜愚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聖人所
以于貞靜之地而加之意焉彬謂勉齋所謂太極不
是會動靜底動靜陰陽也氣也二句有病當云動靜
陰陽也氣也所以能一動一靜一陰一陽者太極之
理爲之也竊謂朱子謂王弼說復與濂溪同必非朱
子之言王弼與說仁義猶桀紂與宗周朱之說而
又取王弼之說是猶進老莊而憲章桀紂也其學不
純正虛谷提出通復復通四字亦誤如何

谷曰吾初在郡於石梅林許見天原發微閱其目錄太極
下偏註云元名沖漠書笑曰如此不可知何年改今名太
極乎徐闕之見其擬取義論亦有不可少處亦不易得惜
未見其全集難爲剖判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
之機也太極如人動靜如馬馬之由入往來人乘之則如
此語錄中嘗說矣細味之自見勉齋鮑語之非甥所指摘
皆是元亨利貞天道也仁義禮智人性也周子變禮智爲
中正仁屬元義屬利中屬亨正屬貞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主乎義與正之靜以行乎仁與中之動蓋體天
道以爲用工之地非是于貞上下工夫也天道人性混言

而無別不可也大傑鮑之語不精徙近遠而無歸宿虛谷
切磋之一一皆是他不肯遽服義又甥辨以憑之甦迷處
因全非稍服者亦近贅如甥所指貞之後是利一段欠精
妥當云貞之已然是利是動極而將靜之時貞之體即自
利中來貞之將然是元是靜極而將動之時貞之用寔于
元中見是貞居動極而靜之終靜極而動之始此艮所以
爲終萬物始萬物者也甥引周子動而無動至靜而無靜
朱解文公之注竟贅矣聖賢先哲所說移一步換一形有
南北相遼而可引爲者有只隔一兩步而不可引證者必
能致廣大而盡精微始玲瓏精透殆難乎其人也虛老其

庶幾乎

問發微有辨方篇虛谷云辨方者謂造化以北方爲首朔易二名龜蛇二物俱具二義人身二腎以明冬至子半前半月屬舊年後半月屬新年分一月而二之亦見前段七節之意回謂徒事之學稱楊子實若多而參以邵子陰陽之間之見然考之先天圖萬化生于子復卦之下惟震之一畫見天地心靜不終靜靜爲動根動靜靜動間不容髮執事謂合王周程邵數說觀之是也然王弼與正義不是吾儒學問終可疑又云冬至子半前半月屬舊年後半月屬新年夜半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明日因而衍爲玄武龜蛇之說又謂正而固爲貞有二義是也然堯典朔易二字與東作南訛西成爲是一義若謂西北方爲域豈非詩所謂城彼朔方今云靈武曰朔方在長安之西北凡燕代長城以北皆謂之朔漢北方之首爲朔首刻華東平府人爲朔賓吉註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可知也蔡九峯曰朔方北荒之地今分西北爲朔恐未安謂朔易爲二義以配固貞亦未安朔指地之方所易指事之更易非二義也伊川嘗解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

生于子謂陽初生之方也乎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成今歲之終又慮來年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故曰朔易此解極佳方以所言易以事言終始二字尤佳鮑答云以地理方所言之則曰北方曰朔方以包涵義理爲言則變文曰朔易堯典三方皆言東西南獨不言北而曰朔易三方皆言平秩而獨此言平在蔡九峯解朔字謂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義矣又解易字謂冬月歲事已畢除舊布新所當改易之事月令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程子又曰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朔易二字分爲二義尤明白玄有兩有冥釋者謂乾貞一德而固冥二爲謂冥當爲北固當爲中正與朔易相爲對待者也此正因兩義龜蛇兩物人身兩腎皆謂得于北方朔易之象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兩義在先天圖本一坤卦在此乾以九二之奇下入于坤六二之耦于是成坎之象兩合爲一一又分而有陰陽而皆生化化變爲十百千萬之不齊者不離乎坎精之兩彪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前是靜靜前是陰所以顯微截然界斷言之造化以東方爲始如夏時首寅正論也以北方爲始如周殷首子丑又

推本窮原之論亦可通但謂朔易爲二名非也又引太玄罔冥尤非伏羲畫卦未嘗名之曰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易之名始于周然周易之名雖始于文王之彖卦而朔易之義先見于帝堯之授時其曰東作卽易所謂萬物出乎震南訛卽易相見乎離西成卽說言乎兌朔易卽勞乎坎成言乎艮西成二時農事之成也艮之成四時歲事之成也文公解易曰變易交易朔易卽今歲之終來歲之始終始之間有交易之義歲事將畢除舊更新有變易之義朔以方言易以人事言方公盡之尚復肆辯鮑所主者

在玄乃孝慮玄黑色也老子多言玄取幽昧幽深之義揚雄言玄亦取幽闇之義易言天地玄黃以色言今以之名其書有何道理只太玄之名便自可笑楊雄學不識性仕于新莽朱子書曰莽大夫楊雄死其人其學可知鮑寄讀楊雄王弼京房可見其學不純未言坎卦亦替一兩奇耦之語尤謬

答曰北方終其陰而又始其陽如艮終萬物始萬物是朔之一字自具二義不是朔之與易二字分具二義也不言北而言朔如月晦而復朔有終而復初之義禮運或云皆從其初或云皆從其朔朔卽初也可見朔字自具二義易字亦自具二義易今歲之終爲來歲之始凡兩年交界間所當變易之事是也

問盧谷云地者靜而不動之物故朱子詩曰隤然千古存鄭註考靈曜地有四遊升降之說竊所未諭關洛諸儒僉不言及日行南陸則短行北陸則長南而北則短而漸長北而南則長而漸短日有黃道是也緯書所傳恐當商略又按四游之說許見爾雅疏釋天第八末云或據理是實或構虛不經似微詆鄭註惟張横渠亦有升降之說仁宗朝太史局著景祐新書論天體則去四遊升降之說鮑答云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修短日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

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又曰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非四遊之說乎朱子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東西南北皆然又以大盆盛水以虛器浮其中驗之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于水上蹉過東方萬里則遠去西方萬里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緩出沒之所爲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鮑又謂天包地外浮之以水盧谷云此語體認未至程子曰地於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未聞地之附乎水也五行謂天一生水而

土者水之查滓以成地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苟如此則天形之內水居一半也有天然後有地有天地然後有五行地固不能敵天之大水亦不當過地之多以意推之天形之内皆氣運轉其南北兩輪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于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爾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

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又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弄椀珠者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當以此說爲是如何

答曰此條所說良是見拐之學識進處可喜四遊之說半昔不信之朱子語錄此條可疑非定說也末所引二條却是定說所疑水浮地之說端的是如此不必說有撐之者說綱維是說居無事而披拂是莊子之論巳及此造化之機緘必有主宰之者但地端的至靜不動無水浮而移動之理饒老大槩好奇喜異易曉易見者不信必尋難曉難見者廬翁之說皆穩當横渠縱偶及四遊亦何足憑吾儕所信理而已矣多有雜書引孔子之言可盡信乎只禮記中載孔子之言吾所不信者多横渠之學其所著述雖西銘極精粹正蒙中間有極好處亦有不可信處不如二程之精粹者多其可疑者多是門人記録之訛

問發微有歲會續者元會運世之說也廬谷云劉道原通鑑外紀謂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邵子一元開闢却只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彼何太脩此何太短且一元十二會二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蓋以一歲始終十二月測之亦以一日一夜十二時觀之以一

歲三百六十日推十二月自子至午始陽用事向春當治自午至子始陰用事而秋常亂專以氣數論亦有此理然人氣數又繫人君轉移得正人或當亂而亦治氣數不可泥也若論氣數而無經劃彌綸輔相財成天地之人則生民之絶久矣其所謂第三會始開物至戌會閉物人物消盡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半爲黑暗晦昧之時誰得之目擊而以意揣摩之恐未必然也故程子不肯學邵子之數彬謂自子至巳爲息數自午至亥爲消數何可于此分先天後天此鮑之妄說朱子語錄云堯舜時在午今在未看來天

地今古大氣數極盛時已過了且其愈降愈下不能
及古治之盛康節之說與道原不合盧谷又述鮑氏
之妄說云京房卦氣楊子因之爲太玄邵子因之爲
經世可不以爲然盧谷又云前朝曆必書坎震離兌
與夫群公卿大夫之名于曆中七十二候亦書之今
曆皆去之惟于一月之首書六候亦不失爲曆焦氏
易林今傳于世一卦變六十三卦四千九十六占其
辭甚華然京房得之以殺身楊子又以艱深文淺易
爲太玄亦終至于敗名京房病在于泥數而昧理揚
雄病在學老氏之靜而不知動邵子高妙開物閉物

之說存之可也不亦小待天地乎詩云冬至子之半
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則冬至節上
一月中陽已復矣六月七分之說必謂更滿中孚一
卦六爻而後陽復如此則康節詩不可用也凡得中
一有滯凝則道理不容不問
答曰鮑道原之說不知何所本似茫然無統紀邵子元會
運世之說當可據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三十運一運有
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
日有十二時大則爲元會運世小則爲歲月日時其有統
紀朱子語錄中亦屢提撥甚是其說但謂寅開物戌閉物

至戌亥會則人物亦消盡是以天地造化爲有終窮紀極
矣記蔡西山有一段及此或問戌閉物以後如何曰消極
爲復息無有終窮之理此說則是天地又重開闢一番今
亦未見得確是如此自堯舜至今不過三千六百餘年未
申酉戌尚有四個一萬八千年一治一亂相因多少番覆
且寬心存此說在胸中信之可也不盡信亦可也半明白
半黑暗如日半治半亂半好半不好云耳前朝曆必書坎
離震兌群公卿大夫之名此正李淳風之說群公卿大夫
似是杜撰觀鶴山喜太玄譏之朱子語錄甚笑推之拙真
是不可行之書

問虛谷云道之大原出于天此董子語疑尚有病是
太極也未有天先有道既有天道在天中及有地道
在地中至于有人有物則道亦不離人物之中故曰
一物各具一太極邵子曰太極已見氣也亦有病則
大極有迹矣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則是先有天而後
有道矣原本也宜同道者天之原而天之形象氣數
萬物道之末也器也彬謂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
從道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道之大綱是日用
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若須是就日
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之意親切若就此措

原來歷不是人事上剗地有個道理如此其根原皆
自天來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此語似無可疵如何
答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此語自穩當包涵無盡道理無可
瑕疵也文公嘗引以解中庸首三句觀子思自源頭說下
來率性之謂道原於天命之謂性豈不是道之大原出于
天不必引太極生兩儀然後道出于天是下一截說話大
當予道又是推上去上一截說話兩不相妨邵子此何可
略已見氣固非未見氣亦不好

問發微天極備引周子曰太極北辰也虛谷曰苟
如此則太極有此北辰之可指涉於物矣涉于氣矣

周子無極太極恐未有此北辰也彼謂以北辰為天
極則可謂太極為北辰則不可如何

答曰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如何生兩儀天地如何是北辰
生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如何自北辰而生使
尚施北辰不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運轉不
停而以南北極為樞兩頭如椿局定不動以斡旋十二辰
二十八宿之運動者也如磨然亦如射糖盤子然謂磨齒
之數百路射糖盤子之百數十黑點自內之磨心與盤中
椿子而生可乎

問虛谷云西山夜氣箴亦是偏見本是戒在席之欲
參之孟子本旨則全失之旦氣晝氣夜氣著以為旦
晝梏亡太甚則雖有夜氣亦不足存人須於旦晝應
酬之際省察克治為善而不為惡然後暮夜休息又
加存養而其氣愈全又足以為平旦清明之助乃若
小人終日為非而望其於昏夜收拾悔艾則本然之
良已流蕩忘返多矣一榻偃臥身心雖逸其何以救
之故西山婦翁楊生辨所作為不然有已發若理為
說以明之如何

答曰孟子正言朱子盡之西山豈不曉而每為是箴甚正
為沈緬酒色之人荒耽色慾于昏夜者故特出已意發孟

子意外之意而於孟子本旨寔互相備而無相妨也楊王
方三公之論皆執孟子本意以非之過矣西山大學衍義
中亦載此箴以獻理宗但截去後數語自砭處甚以自王
者王其君若芹其上明謂於孟子本旨若相違而寔相成凡
孟子本旨皆該括備盡可謂疏水不住無點滴滲漏不須
立說

問大衍之數

答曰天一至地十共五十五河圖之全書也取其中之天
五乘地十而衍之為五十是五數大而衍之此大衍之數
也只當如此說按朱子語錄問大衍之數曰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只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衛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皆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于一成于十十衍之而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皆不同本義此說其自謂却分曉按本義云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其說不過如此文公自謂分曉者皆若上三說之費力也語錄又云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取那天五地十衍出只個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

求卦底愚謂河圖全數五十五而大衍只用五十於全數中除却五便是五十此說自直截但全解太衍字不通內五數以五乘十爲五十此本義之說極精當但若云大乘數則妙云大衍數亦欠通竊以爲河圖全數皆自內五數而生一得五成六二得五成七三得五成八四得五成九五得五成十是內五數者乃一二三四生數之極而六七八九十成數之本也宜其以此中宮之數而衍之至十五十數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一數小衍之成十五個一大衍之成五十如此則五十五中挑五數以爲大衍之本衍之成五十以爲大衍之成如此說然後方周備細密有

精有理有味有據康節云陽數一衍之爲十陰數二衍之爲十二此說證吾之說極妙

問虛谷云左右順逆四字以意爲之解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只先天一圓圖盡之不必如邵子所說巳生之卦未生之卦反爲人纏繞也易中往字有二義有巳往方往巳往之往皆諸往而知來者實來則易往[illegible]之往利有攸往不閒往教與數往者順是逆[illegible]數往字是往是順自亥逆數至子是來是逆此說如何

答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三句在天地定

位至八卦相錯之下是結上五句乾南坤北者天地定位也離東坎西者水火不相射也兌東南對艮西北山澤通氣也巽西南對震東北雷風相薄也此正是伏羲八卦之位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亦不過如此即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之位也起震而離而兌而乾數巳生之卦也故曰數往者順起巽而坎而艮而坤推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者逆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序皆是逆數[illegible]易逆數也邵子如此說朱子解易亦同極爲明白平正順易何下見其纏繞也往對來言正是巳往對未來不比單言往者如利有攸往單言往如此何謂之方往之往

自子順數至亥且做是數往者順由一陽至六陽六陽至一陰又自一陰至六陰可以如此言有情有理自亥逆數至子是知來者逆何必自亥逆數至子將來作何用無情無理又如何解下文易逆數也四字全推不去方公此說不可行也由乾方生兌由兌方生離由離方生震生巽坎艮坤皆是未生之卦皆是逆推今先天圓圖中分六十四卦為兩段左邊由一陽而六陽震離兌乾皆是巳生之卦此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却倒了故曰數往者順數巳生之卦為順如自今日而說昨日前日此之謂數往右邊由一陰而六陰巽坎艮坤皆是未生之卦其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却不倒故曰知來者逆推未生之卦為逆如今日而逆說明日後日此之謂知來作如此說則解得易逆數也分明此四字又是總說六十四卦横圖之序也如方公之說不特自亥逆數至子用不著易逆數也尤用不著不惟易只是逆數自亥至子全不順數自子至亥乎只以本義六十四卦横圖及圓圖觀之便可見矣蔡節齋曰巳往者數之而巳未來則當有以知之順者騐也驗其舊迹逆者迎也迎之于未形如逆料之逆　按古註韓氏及繫辭精義中張横渠尹彦明呂與叔及楊誠齋此五家解數往知來逆數三句只泛泛說占易之事全不兼上文天地定

位以下解之如今鍾學古之徒筭命知未來事之類甚淺近全不及先天圓圖横圖　此知來者逆與極數知來之謂占全不同知來之謂占是說占卦將事韓張之徒之說只說得極數知來之謂占渾同說了殊不知此三句是結斷自天地定位以下五句也方公謂性理看得好處自不可及杜撰如此樣者又可笑

問虛谷云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乎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又曰復卦非天地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與周子邵子之說各不同周子於坤上說靜專言靜也邵子以坤復二卦言靜動兼于一動一靜之間也程子謂動之端言天地之心尤有功于學者第靜非對動王弼之說不然也寂然至無尤不然也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又大不然也如謂動息地中則生意絕滅龍蛇蟄而身亦死乎草木落而根亦槁乎天地以生物為心惟恐其不生也故陽氣潛乎地中震雷伏于地下皆生物之心也彬謂人心是有心之心天地是無心之心明道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答曰謂天地無心乎天地却無作爲惟以生生萬物爲心是不可以無心言也謂之有心乎却又不比人心有思慮有計較雖以生物爲心而寔大化流行自然生生只做得無心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動之端乃可以見天地之心此二句切寔無心之心四字精妙更說不去矣　靜極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所發見也程子之說最切

問盧谷云北辰天樞前向運轉乃專言北斗何也朱子云北辰無星在北極星內一度有半爲天地之樞軸從古人以北極爲北辰使果然則一星可也石申謂有五星而說事又云六星當從朱文公說修改求

歸至當鮑氏云極中也至中四面星辰環向至北而極故曰北極北極之外又胡爲有北辰乎朱子云北辰是那極星邊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者是也恐人認北辰不得所以就其旁取以小星以爲表識而謂之極星爾人能認得極星則知北辰之所在矣以其居中故曰北極以王國譬之帝都即北極也天子即北辰也大一有常居若即天子所履之位也名雖異而端居其中一人而已即此說可以破衆說之混淆北辰與北斗大不同北辰自是天之一星以爲萬化之樞紐北斗乃是天之七星以爲四時標準北辰在

紫宮中天極之內一度有半爲天心不動北斗七星晉史謂太微之北日與斗建常相推移于上自是不同北辰君天心而握樞紐北斗爲帝車而運轉乎中央傳曰北辰大辰天心也辰居天心而衆星拱北斗爲天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一南一北而萬物之死生分一歲十二十辰而建指之以爲日月星辰之佐使而北辰則居中無爲也

答曰朱子論語集註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此語明的可從以北極解北辰以天之樞中言之無北辰北極之分也以其在北而居中爲標準故曰極北與南對樞軸相當故

此曰北極而彼曰南極以其在中宮大極星處其最中而不動處則正無星而爲天樞故曰北辰指在北辰邊一星爲記認故曰極星即天官書所謂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是也故北辰即北極也不必分爲二若北斗則自是北斗與北極了不相關蘭谿范氏乃作合斗方公却取之以北斗釋北辰自是紕繆斗杓所建以言北極北辰亦不免乎紛紛不瑩潔也斗之魁亦曰天樞名雖與北辰之天樞同而實不同北辰之天樞乃三百六十五度三辰五緯十二次二十八宿之樞紐若斗魁不過斗之樞斗決不當以斗之樞來混北辰之天樞也　文公語錄數

條既宗道未在語錄內傳如北辰章自好看內亦有蔡季
通問難一條問得難曉答亦不分曉末句幾賦不得姑闕
之

問虛谷云七日來復正是自午至子七月而陽復聖
人崇陽抑陰故于夏至不言京房六日七分之說以
爲曆法則誠巧矣除四卦分二十四氣節餘六十卦
多得六日七分恐伏羲文王周公之易無是也六日
七分而冬至陽復其餘皆六日七分而交一卦恐于
易道無相干漢上獨取之有漢上易圖兩大冊其
中卦氣圖可改似當著論以明其不然譬之參同契

借易以言曆而於易本指不切也

答曰六日七分之說當傳得李溉一圖兼虛谷易說十篇
中一篇專論此其非之七日來復只當從朱子說所謂六
日七分者是于六十四卦中摘出震離兌坎四卦分當春
夏秋冬每卦六爻四六二十四爻分爲一年二十四氣震
之初九爲立春六二爲雨水六三爲驚蟄九四爲春分六
五爲清明上六爲穀雨離初立夏離上大暑兌坎倣此外
六十卦有六六三百六十爻一爻當一日一卦當六日然
一歲定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三百六十日外
有五日四分日之一無安頓處故以一日分爲八十分五
日該四百分又四分日之一該二十分通計五百零三個
時有四百二十分遂以一卦主六日零七分七分者八十
分日之七也積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後六
十四卦一周焉（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整是三百六旬零五日四分日之一）強以私意
將全易來或去或取將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來碎
分強附于六十卦有何意味以吾觀之此等算得天地間
自可無也况于說易尤不必分毫又之且說曆法誠不用
六日七分之說于曆何關京房以是占災異亦如漢儒以
洪範五行占災異耳此漢儒之蔽聖賢本無是也漢上乃
朱震字子發說易爲主此可厭可薄以卦氣配十二月復

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外皆攀說六日七
分方公以爲巧愚未見其巧也秖見其牽合穿鑿無稽無
根爾吾平生學問是是非非無依違苟且當排闢者必嚴
排闢也

問發微有觀象篇者以日月星辰爲四象也虛谷云
似與朱子所載邵子畫卦次序老陽少陽老陰少陰
不同四象之初只是陰陽老少揲蓍則有七八九六
在天爲陰陽老少在地爲剛柔太少而陰陽太少不
止日月星辰在一歲則春夏秋冬暖熱寒涼在一日
則子午卯酉只晝夜前後不識畫卦次序不識陰

陽老少四象但兩儀只是一陰一陽兩個儀兩畫是
也象者擬左陽右陰畫在地上耳
答曰四象正名正字只是兩儀生四象爲祖下一畫爲兩儀一分爲二也加中一畫爲四象二分爲四也又加上一畫爲八卦四分爲八也邵子爲經世衍易圖又與本旨不同于下一畫易分爲二指爲兩儀者註其處曰動靜于中一畫易分爲四指爲四象者註其處曰陰陽剛柔于上一畫易分爲八指爲八卦者註其處曰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在右邊陰陽上少剛少柔太剛太柔在左邊剛柔上蓋以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兩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以變也靜者爲地地剛柔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而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只可于經世之四象與易之四象定不同易之四象在兩儀上易只于老陽老陰少陽少陰陽即剛也陰即柔也易中有言剛柔處不過陽剛陰柔而已經世天之四象地之四象在易之四象上正爲八卦處以八卦分爲天之四象地之四象此又別一說也略本乎易而實不泥乎易蓋邵子所見以之推天地造化萬物萬事之變化他自淺有得于此後學只姑據其說以觀之其作用推測之妙不能知也四象本說只當以伏羲畫卦之圖孔子解易之說及揲蓍求卦之數爲本若敷演之說如邵子天地之四象自是形象之象與尋常說天象物象通一卦爲大象分六爻爲小象之類與易本旨之四象不可混同爲說也鮑氏全書吾所未見不知他本說如何據方公闢之之說似只及日月星辰天之四象而不及水火土石地之四象于易之四象固不合于經世之四象亦舉一而廢一鮑若只及天之四象而不及地之四象則又是一件大差錯雖方公亦有闕遺也 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

天之日即地之火天之月即地之水天之星即地之石天之辰即地之土日月與水火合自不必說天星與地必化爲石辰爲天壤天上日月星之外皆爲辰地下水火石之外皆爲土天壤者天之上也水火土石包了五行石包金土包木此邵子之微意若以土生金土蓄育草木論則土自包金木亦好

問陳同父抱膝齋葉本心題詩二首曰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往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辭纔拔隨聲已塞耶問今人但抱膝沉吟思長嘆儒者所不傳群士欲楚剛識何致因筆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

松栢有後凋內痾淺淺息仰視冥冥翰幼嬰前僻消要字未的當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後山

答曰抱膝隆中高吟梁甫諸葛武侯事也同甫以武侯自擬故以名齋亦嘗求詩于朱子朱子正與辨王霸答書云若于此有得即是一篇不押韵無音律底好詩竟不爲作水心此詩後一截氣指同父同父嘗兩下天獄其一是人以大辟罪四誣之其一是自以酒狂爲僭妄事爲人所告古無這般豪傑亦不足言也

問虛谷云程懷古珌之文之四六今曉華或得而議之曹弘齋云洛水文尊重局量大好處極高乃其天才之不可及處而極不好處不少多有容易塌颯處彬謂洛水文有無體製者嘗見其文有一節云乾坤列而道闢聖賢出而道明器鉅者其辭宏量淺者其詞薄才偽而言卑德厚而古淳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寔貫斷斷不誣其可握而長之哉

答曰先人嘗雜錄洛水詩文全集未之見見其撰許兵部墓誌銘可推之極懷古之建寧道卿文云程珌學無師承文無淵度此八字良是其天資高筆端儁俱無根本力量淺所說六句欠操撥分曉純粹然逐句看亦自是議論嘗記其海棠古風意亦佳但辭多俗

問饒雙峯有功于朱學有發明極好處亦有拘處其大可怪入閩但過邵武守邀講尚書人心惟危至允執厥中一節发改朱子之言以非朱子殆不可曉

答曰饒氏四書講議內多有好處亦多有可非處如朱子補大學格物致知章渠發明其意甚精密末一段却既朱說改其文似是兩人所爲吾嘗疑其人有心疾清明在躬時說得好其非改朱子之說乃心疾發作時不然何故如此紕繆自相背馳晚年自號饒聖人真心恙矣

問虛谷詩云琬透義爻未晝前今將天即古時天囘容其庶亦其庶輒死不傳焉不傳積貫羅傷詩未削賴舊微婉史筆編經周有卌民彝在豈爲與亡有變還虛谷自注云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然洛濂至朱文公七君子從祀孔庭乃得其傳則文公之後未可知也顏子雖不仕大夫之家一瓢恐窮以得聖道未可以來世無斯人夫子謂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當周之未亡而爲此語有興必有亡所不諱也有物必有則豈以興亡而改哉知乎此則近世不平之事文宴詩落涙癡悲傷將不復變而雅乎一代未修之史弑奪專權之大惡權姦宦寺戚里女謁相與亡國之大罪將終于不明乎以斯道之不傳而復傳者

觀之則有志之君子亦不必熱中扼腕爲是臯皇然
也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卽此意詩第
三句莫測其意
答曰八句只第三句意脩回容其度指顏子亦其庶似是
自謂然又不當得如此莫是回容其度本回也其度乎屢
空下亦其度本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亦一其庶也再
三玩味自注之語謂顏恐窮以得聖道未可以來世爲無
斯人與其自有担當之意前所料當已得之愚按盧谷至
元庚寅辛卯間嘗作理度德三帝紀又作一二百大賢大
不肯傳以爲後世修史者張本不致是非混淆理宗十六

相庚寅年已哉其度宗三相葉江馬亦已成史彌遠鄭淸
之丁大全賈似道皆論其罪程訥齋馬碧梧二公婉其辭
回護之亦只書履歷如羅鄂州之志新安先賢與西山魏
鶴山洪平齋趙昌甫劉漫塘趙澗泉方秋厓諸賢發揚不
容泯景獻傳濟王傳及徐元杰以下六傳朱文公別爲一
傳許書其事件于後而裒集其門人次序之江西二陸四
明四先生爲一傳而收舉二陸文集與文公出處以摘其
非榮木心傳敘舉其文集之畔道謗文公者與之辯劉後
村傳舉其詩文之病而使讀者皆附傳後此詩大率以後
之顏回自居以繼孟氏絕學自任近世詩之不古果能振

之史之未作果能作之其意不逃所自註矣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八

隨錄

共三十三則　　族孫嘉基毅軒訂

學者規模貴大工夫貴密規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則狹隘而無以受道之廣大工夫不密而規模徒大則疎略而無以造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間架大矣而無門無壁是何等屋宇而雕繪飾僅好而間架卑陋又何足取

學者少年不可十分英發如王弼注易固自不是然亦不易借二十四歲而死晉時人只一句說得好便見稱于世

其清虛無寔也如此

陳安卿當爲朱門第一人看道理不差其文字純正明暢黃直卿李方子多有差處

方虛谷自稱子方子此習於世俗而不考古人之過也取何休公羊傳注一看則不敢下矣爲趙共作翠伃題詠序稱其人爲子趙子他亦何敢當朱文公只稱子周子子張子子程子別稱何人

江事天頭有見識但平生有一件不是見土木偶並溺之程子謂凡有人形者皆當敬之豈可如此能不信他便好了

與西山之學自詞章成後方用力于性理

關尹子書乃三國六朝以後人託爲之竊老莊之近似而雜之以術數之小巧者其說亦有可喜者有一節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老警乎少壯之說他書之所罕言人之老也智慮有昏老之漸豈可恃其年高而忽少壯之言哉師老成此爲少者言之警少壯此爲老者言之

江古心江東漕司勸農文有云良農竭力盡分勝如士大夫文說虛行此語深可玩

人之病痛無限只如呂成公所謂彼之所雖爲而不足我之誠守一而有餘又如孔子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要說先覺破他

程文簡公泰之大昌窮經考古之學極高乃姪正惠公從元卓之文因吾官至同知樞密

胡季隨學于朱子讀孟子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一句朱子問如何解季隨以所見對朱子以爲非且謂其讀書疎莽季隨苦思成疾久之亦不必如此且丟下在此別去理會或可因彼而明此

世俗相襲稱朱子爲文公先生繆甚文公自是謚下面如何添得先生字稱晦菴先生可也

今人多是外有餘而內全無虛驕輕剽若此者不可學其高于我者當學之溫良恭儉讓都要學切不可謂能動筆便自負大抵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

士不可以不弘毅作下工夫說虛谷把作氣質說誤矣

今人多就皮膚枝葉上用工雖曹弘齋亦然後來于本原上用工終不甚深厚此公天資高虛谷又是一樣宏濶之高弘齋于時文一邊見滋味深陳了翁窮天地間純剛至正之氣躬行過于致知作詩似非當行

弘齋每歸休寧其族人爭相留款公曰喫無錢之酒食害有益之光陰遂亟去

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勿齋者甚少此公才質鈍只是勤其文字頗絮須學問精到絮煩得好

范彌發（名起發休寧自號凡山老人著井觀絮說多不足取姑摘其中二條于此）曰古者有兩子我太史公曰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夺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同辭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作家語）王肅（証家語）為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恒爭寵屆從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弟至于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傳論與左氏備載顛末今子我身歿族夺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薄于予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于孔猛孔猛受誤于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于子我之名歟班固以文直事核（[illegible]）許之在愚其敢輕訾然倘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柳子厚漁翁詩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南城童宗說音註欸音襖乃音靄新安孫汶頭音擁亦無異說今按玉篇類篇廣韻集韻欸從矣從欠倚亥反相應聲也乃襖亥反（定宇之語本旨）聲也皆無從靄音者丈簡程公演繁露謂舟人于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今徽嚴間舟行猶聞其如此若然則倚亥襖亥二反正似舟人相欸之聲又何必于篇韻外特創二音而後為得耶

方虛谷文云學者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康而東嘉臨川撫州郡陸象山撫州又象山之門人慈湖楊簡敬仲四明人四明明州慶元府也陳亮同甫婺州永康人葉水心溫州人溫州郡學東嘉水心雖非同甫門人然亦與之游從同甫之墓水心銘之有云我覺于覺誠洪河洛黃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象山之學定流為禪專以覺悟訓學者以我之覺則子之覺而詆斥濂溪周子伊洛程子之學有

禪家呵佛罵祖意黄榦字直卿李公識字敬子皆朱子門人上足能守朱子之學而不爲象山所移者也其餘同門亦間有爲所移者矣水心自建康帥罷歸不復出大肆力于碑銘記文四方甚重之陳篔窗名耆卿字壽老吳荊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爲文雖奔走其後而追之終莫能繼此見乾淳間有此樣學問文章皆不以正理爲主者也

所謂稚然而來老化而去天地間萬形皆自無而變爲有自有而化爲無物之稚者自無變有而來物之老者自有化無而去來生也至而伸也去死也返而歸也此八字括

盡人物死生始終之理

莊叅之爲貞圖不恃人意不能使人一見了然其所指出亦爲名徒添出後來者愈使惑亂可無

夸堅志乃容齋洪景盧邁又號野處謚文敏公借以演史筆虛誕荒幻明明如此今謂莊列爲虛誕荒幻而廢之可乎此二字出列子夸堅聞而志之一句謂未嘗見其事而記之耳夸堅即左傳中所謂庭堅即皐陶也凡三十二志趙與時賓退錄述其序意甚詳說夸堅二字亦一序今坊中所刊廬四五卷後面多有益于人不盡荒誕惜無本子

弘齋文字中屢用軼字嘗面問之云濫字之意問所從來云見人用之却不言何人按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乃車相踰過之意未見濫字之訓既未知所本不如勿用想按軼字亦疊轍三音莊子奔軼絕塵揚子河東賦軼五帝之遐迹王褒有軼才東坡始皇扶蘇論軼白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洪光弼皓中和堂記今天子紹開中興遠軼孝宣皆超過之義所謂土然而嶠恐只是塊然而處之意颯然而休恐只是韓文其去也颯休之意乃是以死字定字作活字處字用之然大奇矣不可爲法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江古心之愛友文字有好議論借無全篇純粹者其學不自朱子來是其天資高後來濟濟

迂僻如註杜詩多說得迂晦教人費力解說可怒其人好怪文喪七年不除以此釣名

楊誠齋亦間氣所生何可輕議其詩文有無限好語亦有不愜人意處文過奇帶輕相處蓋自莊子來

程文簡公易老通言光宗喜老子此書投合光宗其强合處節去其單解老子處自好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後能作文必講學然後能明理講學當于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六經非大儒不能盡通初學且先通一經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不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

看四書第一經然後讀官様典雅程文以則傚之又求之
古文以助其文氣曉其文法雖大儒教人亦不過如此而
已

論孟集註只在熟讀精思貫穿透徹而已先且要記得一
部四書在我胷中不靠印本提一段首句便衝口念得下
面細字然後却問自得之妙所謂自得之妙在各人自得
矣不容聲難以語人也

黄山谷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
隨世所能傑出倚筆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
予嘗欲随欣然意會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
給與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
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
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喜穿鑿者弃
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程斗山雪詩云良哉鹽已舍九添勝當無如得李愬誠齋
雖嘗借李愬言牛尾貍然恐不可只作如此用之又古詩
云欲騎揚州鶴不食武昌魚揚州猶可上武昌不可居對
巧意未粹吾甥仲文詩云雨添新水半篙綠風減殘花幾
片紅工而妥梅花詩云淡勻姑射仙人貌清奪林甫庭士

魂奪字未妥當改作返

嘗讀胡餘學作壽慶樓記云文字頗絜然却自好大凡作
文字如裝戲然先且說一片冷語又將將說一段可笑之
話使人笑末說一段大可笑者使人笑不休又曰此記出
弘齋後只將仁者壽積善餘慶兩句來反覆議論竟無一
字相犯難得

張益州畫像記謂公暨暨公來于于暨暨武毅貌軍旅容
也玉藻篇戎容暨暨老泉用暨暨字本玉藻文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九

族孫嘉基毅軒訂

傳　行狀　墓誌　墓表

通守陳公傳

公諱慶勉字志閎世家休寧之陳邨曾祖嘉閒始遷五城祖仁傑父克紹皆不仕叔父唯宇斯傳溪春秋紹興壬子冠鄉舉乙卯再貢丙辰擢第調徳安府應城尉而卒士論惜之公生于淳熙癸卯甲子年甫二十有二以詩經貢于鄉五試春官紹定五年壬辰徐公元杰榜擢丙科年已五十矣授廬州舒城尉六年癸巳四月之任端平元年甲午

全子才孟珙等師入河南謂中原可指日復制府諉公董餉汴京米以石計者萬有五千載以舟百自合淝部舟至京口支裝涉湖而江又泝河而淮北過徐泗南過盱眙歷濠梁抵壽春交卸之日斗升無虧駭風濤危嶮犇萬死而得一生未幾敵決瀧關水灌二家淮智瑄軍故智事有大謬不然者矣公亦匹馬南還與吏士皆饑疲采野瓜柿梨棗代食卒而得還尉于斯者前後凡幾人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乃獨丁此時吁危矣哉卒公在任日常率士卒焉前三歲捕獲強盜兩火共二十有一人解上司正典刑勞績章章他如相視山寨數十處救之備禦有方邊民從入堡安集凡此皆鋒鏑之士所深避不敢為者非公文武才全疇克爾此豈內地行呼唱衙緣俸之尉云乎哉端平三年丙申秩滿次授嘉興府華亭縣浦東監鹽場嘉熙三年己亥十一月之任次年庚子遭雨泥淖鹹壞久防鹽課虧額遭吏亭罰俸百指俗將日羅以度諸幣一緡僅得米二升有半居官調食于衆隸亦其窮至此未幾大疫且大饑亭戶四百五十有奇死且逃之餘僅存百九十貧不聊生煎辦無力坐是課大虧所辦十不及二三庾臺初索公印歷荷庵織察公廉勤無可致力無可歸咎陳于朝令公解見任別注一等合入差遣奉旨特依公遂離任別注淳祐

元年辛丑十二月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饑荒疫疾公適丁之所幸庾臺知公朝廷知公遂得善去不然殆哉然公之在任也先是姦民萬元輔者以亭蕩三萬畝冒獻于御馬院公親詣庾臺徐陳源委利病乞奏于朝石鄉孝淳備以公言敷奏得旨以元蕩還亭戶石公令公代撰碑頌以垂不朽焉饑疫而課虧于一時非公之過蕩復而課辦于悠久乃公之功公于官何負哉石公夫焉公歿文奏令公再歸焉公力也公嘗上馬公書有曰淮甸之俗汴海東之疫饑皆百年所無之事而其任鹺曾則當之任鹺苟則當之豈骨相寒苦而然耶嗟乎可嘆也已仕途萬里出門郎

全陽天欲他公之智樂公之仁未必非福自是而後三四任以前之畏塗視之差可以言順境矣三攝韶州推官淳祐五年乙巳七月之任先是獲盜賞典屢陳未行左司徐公榜下士孤寒無援爲言于朝七年丁未正月準吏部符下奏旨轉儒林郎改次等合入官赴部注籍四月始離任方公之在任也以劄子言二事于部使者其一言寺院之弊其一言州兵之單有曰有寺院則有住持近年以來僧不以戒行任住持惟以奔競爭住持耳官因常住之多寡立爲醋息之定額利醋息之入開告訐之門大率常住有千緡之入則醋息收千緡之半今日僧請增輸則乙可攙

甲之處明日許其小過則丁可設丙之處是官與僧同盜常住也某仕于韶如湍溪英石諸州多所經歷每到寺院東倒西傾未嘗有一榻可臥一竈可炊者弊所由盜常住歸于郡守之囊槖寺院壞于客僧之住持聽其壞頹離任僧理名曰視聖而廢墜至此嚴危邪之陋風豈太平之盛觀爲人臣子忍辱視之今宜較奏之乞委本路監司覺察有常住抖處只許衣鉢相傳不許客僧鑽緣請住有處于此上下同以贓論庶士僧不至視寺院如傳舍寺院不至終廢棄如弁髦其于祝萬年壽豈爲無補言兵事有曰廣東諸郡多與章貢郴桂隣溪峒縱橫曠乎由沒相挺而

起遂至震驚始畏張皇而卒至滋蔓兵不足故也昔儂智高之禍可鑒矣一二年來如韶有九千之擾章貢有寧都之擾懲之于前則宜防之于後兼將安出曰填補官兵措置民兵是也何謂填補官兵諸郡官兵有名無實欲行招補奈招之易而養之難姑以韶一郡言之郡計匱乏何以辦此本郡雖無生財之道而有出息之計竊見江浙郡縣全藉課而獨不行于廣南民擅榷酤之利者日以富官非從之給者日以貧倘許官自設法與江浙一體施行官酤界外不妨民酤則酒息可助招補矣又竊見廣南隣郡官自鬻鹽今本郡有寄椿省錢萬緡倘借此數以充官鬻本

柄與鄰郡一體施行而于官鬻界外不妨鈔家則鹽息可助補矣又切見本州有萬緡解庫歲有出息約二千緡倘許以此出息亦充衣糧費則解息可助招補矣合此三者以資招補于民無損于兵有養闕額補以强壯老弱代以子弟委監司以檄元額飭郡守以嚴覈汰則前禁庶幾可革何謂措置民兵以兩浙勇兩淮萬弩手皆民兵也二廣竟爲渠土士鄉民稍所以處流民置兵籍猶有可議者試以韶一郡言之附占戶絕之田無時無訟不闢不耕之地不棄相望凡若此者倘自朝廷行下官不許滿盡行根括摘爲官田捐其畝步以處江上之流民而徙耕之所過州

孫畢行資給爲之家廬貧以牛種復以租役家籍一強壯
爲牛年軍春夏耕耘秋冬教閱自縣而一郡郡而一路籍
田可處萬家則得萬人爲兵矣今江上流民動以萬計與
其使耕于沙州聚爭于不足之區孰若使耕于二廣散處
于有餘之地與其使冒涉嶮之危以資敵之向導孰若使
爲樂土之兵以備吾之緩急大率若淮之萬弩手以出
息養州兵以爲緩急城守之備以閑田養民以爲緩急調
教之備二者官無養兵之費而坐獲養兵之利不猶愈于
捋手無策乎凡此皆言言允當鑿鑿可行苟目前以冀終
史若耶詞及此詔守張公貴洪與公有日九詔俗得訟牒

繁與有積年不決者陳其書謊之項燭姦摘僞如見肺肝
吏服其公民懷其惠今茲班赴臨發之日吏民依依不忍
釋觀此及後蕭漕之舉公公無負于詔可知矣淳祐八年
戊申赴班俟授鄂州蒲圻丞赴見闕十一月之任政事之
暇時與趙宰侯尉爲文酒之會有足樂者湖北漕蕭公逢
辰舉公有曰陳某性資純悫學問老成擢第二十年安貧
守道凋曲江推官二廣屬郡貨寶所聚仕于彼者誰蔡酌
泉之操獨能載月而歸一塞自苦茲貳政蒲圻率職輔令
門清如水邑民歎服頗有清靜無欲之化當職得之親見
初非溢美自非公之聲實相符前後一操豈易得此于漕

使故十一年辛亥五月督歸五授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兼南外宗正簿十二年壬子十二月之任三山大
郡也節度大府也外宗簿亦例士也公從仮簿領于斯禮
賢優悠不必有赫赫之功而後見也南外宗正趙公汝佺
福建提刑胡公穎知福州陳公助交章舉公最後知福州
陸公德輿舉公有曰陳其真資樸茂莅事恪勤佐幕兩年
老成舉勤信不誣矣寶祐二年乙卯三月督歸六授刑湖
南轉運司主管文字四年丙辰七月之任時趙公葵家居
于源鄉褒程公元鳳以書爲公先容趙公首見公即有老
成持重之褒自是日倍重之方漕使章公青孫之赴召而

去皆使洪公燾之未來也有旨命公攝印并朝廷知公有
素俊輒寄之以此消兵與雰屯行哺招糴給運者至嘗以
減糴數申朝省且以書言之程相偷度牒發仕誥雖傳程
公復書有寃心職業之稱與裁減誥數即縮減糴數也此
於事理當減而求減者也繼有旨湖和糴二十萬石寶慶
前二郡乞蠲免公恐上江四郡紛紛援例所糴數將于何
敷之別白利病曲盡其至陳於朝省五年丁巳九月省劄
行下明言湖南運漕陳宜義申述詳明極可嘉尚已劄下
全道永寶慶日下照數糴足札付湖南轉運司嚴督之省
劄褒嘉夫豈易得此于事理不當免而不免者也六年戊

午八月漕司貢闈試士史漕若之委公董試且俾飭考官命題立說主于正大公體承惟謹是舉取士允穆輿言公有力焉九月出院暫歸開慶元年己未于堂求倅時有帶朝職始得倅之旨援外宗籍以請得通判武岡軍暫何籍闕何文暫于大信若也未幾賈宜闕奏舉府楊季衡暫見任于大信有旨令下兩任改暫公念改暫則闕愈遠又恐宜司再辟人則此闕終爲有力者所奪不得已改注福州倅景定元年庚申某月也公嘗簽判是州去思在人將以字制前治先聲所勝士民鼓舞嗟乎豈謂遽以二年辛酉二月七日謝世而去之乎公自少貧嗜書叔侄弟兄自爲

師友與應璉八治經雖不同而學術淵源則同過庭聞詩出于父命遂與貢元公同習詩亦同以詩經擅場屋蹁冠領薦士林艷之次春南宮宜昭義問之題已屢擬之而竟下第公不怨勝己及求益力又後十許二十有七年始第則已老矣奇福州縣之職直三十年非無功非有過而仕止于是使假我數年終滿倅之任官雖亦止此是家素單寒公謹畏自持終始冰蘖沒之日困畝不盈百人多以老止貧爲公惜是皆俗見孔子非萬世仕者之法乎爲委吏必會計當爲乘田必牛羊蕃壯長盡其職分所當爲而已矣使後日不爲魯司寇孔子之爲孔子自若也何損

于公自歷官職分必盡有功無過賞不酬勞班改宜宰邑晚節官通守皆天也公何媿哉譬之于物早近巨細時節分量一聽于天菊之香晚不羨梅之先春學鳩之搶榆不羨雲鵬之搏扶吾方以壽考安貧爲公幸而不以老寠爲公惜識者當有取于斯言術轉自趙功至宣義以官年少拘礙不得上附二親公嘗恨之造親亦不足多恨公爲文長于論事有陸宣公之風五七四六皆典重純雅惜遺逸者多耳櫟于公爲族姪孫郎公與詩詞唱酬六五公同叔之會孫不忍公之泯沒無傳也隨所見聞追而爲之傳外是有前平追得書者誌附見焉公母弟貢元公諱應午字

志可以詩經領甲午鄉舉復會當代于東都止習言經東題也主意謂賢君欲振動天下之積弱必自吾身之振動者先之所以必東其駕以東諸侯之習氣彙錄備終篇稱是至今膾炙人口垂死到而不得試竟以癸丑殁公家爾中叢稿之公遺文中有和姪程止夫姪句曰一種名駒日千里蛟駿良驥會發到文場接歉幹稍未得後見文洞于城涼同辦與莫兢孚良豪傑士伯尚港兩宜採属以馬擬之哉見子若孫之尚可見前輩之遺風焉此則先叔父字德之丙午先貢而歸字甫降爲一房者皆以見公一家文學之盛又以見勉族侄之規盛德事之一端云恭

定元年春二月二日戊午櫟謹書

處士南山戴君行狀

皇慶壬子同邑桐岡金公聘予爲塾師其戴氏外孫蘭庭芳時方十歲從游三年聲譽嶷然冀予器之謂必成立後十四年泰定乙丑面以其先君子南山君行實爲託禮辭之旣而專書以事狀來請之勤勤予對其二甥晟之漸讀漸涕零哽咽不能書默誦終篇嗟夫尚忍言之哉謹按事狀摭實書之君諱祀字南山姓戴氏世占名族于徽之休寧上世居邑之熊國從袁之宜春南唐保大間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上柱國諱安始遷邑東

由山鄉之孫阜里君爲其十四世孫葬在黃墩小練原高祖諱靖從事郎婺州蘭溪主簿二子次諱術一建康府知錄曾祖也妣金氏祖諱梓江東漕貢辟康司幹官妣吳氏邑守竹洲公儆之孫女繼寇氏考諱發甫號壺齋偕師弗齋陳公宜孫妣吳氏伯父諱元凱武學登科授成忠郎池州司幹辦公事世母朱氏侍郎公晞顏孫女年九十有一矣尚健壽者如斯夫君生以至元甲申十二月十六日亥時歿以大德癸卯正月十一日戌時得年僅二十歲之短如斯理有不可測者後六年乙酉十一月十五日葬于鄉之遐富原君幼穎悟五歲而讀書十二能文鄉先達弗齋

陳公巽齋曾公皆賞之賦詩有後勁人句友梅吳公資深次中孫公嚴有取焉君之從叔父貞定公采爲蘭言如此君娶金氏武門君斯寧簡公季孫女同舍桐岡公愈夏女也一子是爲蘭庭君歿後二十五日始生方在母腹族之人幸其女窺覦將爲後及生男也覬者落托宿疾頓痛親舒養視問閒爲藥其長而有立也越三年丙午壺齋亦歿于是寡孫零丁無所于依外大父哀之挈以歸翁之維之撫之有之天地父母之恩不啻也君季氏良佐君相臣實總家事桐岡公爲門高以先賢鴻溝之肯家隸藉稱入移戶從自由山而里仁以便翰應少長俾學師教之又爲卜築

剏於凡所以內成者無所不用其至延祐丙辰桐岡不幸亦逝賴諸舅不先志念不少殊歲己未蘭年十七始贅于歙由泉之汪氏祥和吉國程公元鳳之孫甥也外舅公元河發同爲甥與外氏定扶植之曾期明年汪氏孀婦起甥館與閨送超歸祖廬依叔父以居泰定乙丑吉定曩銀吏提舉汪公顯元歸以孫女家事甫粗定開□□君涕念君片言隻字不復存一日伯舅提督公伯賢過君所贈程徵卷詩于插架中以授蘭曰而父手澤也蘭驚泣拜受發藏以生不識父今得見詩若書何哀幸歟金氏每謂蘭言君仁孝天至念母食每寡必深探所欲時進旨甘不忘須臾

雖倒如孺兒之不能去乳母也考晩嬰疾寡出又門戶事
殷君實藥于内幹蠱于外所遺餘力亦無不滿親意嘗自
言曰二親年未六十吾方幾冠天或者鑒吾孝親之心庶
幾親康寧則反哺之日長也金氏年十九歸君悉罄奩藏
買田如干畝二年而寡又三年而舅姑繼没于是挈子依
母家每遇展墓烝嘗時必挈之以歸銜哀茹苦不遑寧居
者二十年吁亦可憐也已今年春甫爲子畢娶自今以始
子其得時定省婦其得供珍饈乎天道好還固宜爾也遐
富原之地祖產也初未知可葬與否自君歿金氏切切謀
卜葬宵兆于夢謂茲吉地得識葬師其言悉符良佐教子

足之義識者其半以完斯美且從吏所爲之其地去家可
十里鍾秀萃美瀠縈環抱遂舉以葬斯役也桐岡公實主
之金氏又捐羅山貲在右前後得之無遺將構屋墓傍捐
田設淨侶以慶香燈期世世無怠也良佐之生母范氏事
震齋日久簡以不逮事大父母於所愛宜加之意擇先壠
上腴五之一助奴文以養自戊申迄今不少怠此義之交
相感應者皆可尚也庭芳病日不識父而心切于報父不
忍有美而弗傳將求文銘諸遂道以圖不亡之計又以父
之不年而未仕也恐不當得銘援昌黎韓子銘處士盧君
于陵例以請今之昌黎而强委承爲此因報親之大者乎

竊謂又有大者焉天生大賢有始厄而終昌者趙文子杜
祁公皆遺腹子皆能光其宗而昌大之匪直著親之美而
已王逢原鄉居實皆能詩文而早世逢原無子居實未之
有考人所貴有子有賢子耳謂有文爲不朽有子爲不死
不死則必不朽矣仁者不必壽數也仁者必有後理也由
此觀之理未始不可測也子能表父父傳父美孝矣能賢
其身昌其宗光大者庭芳年未志學予其知人之隻
眼者已知之後十餘年果印予言今年甫二十有二正晉
子野所謂日出之光自日出而日中以暨衰焉明明未央
寬以數十次若久大德業其何可量文子祁公嘗參而三

吾言曾有印于前而不印于後者勗哉庭芳茲豈非先君
子所深望于子者謹狀

友山處士程公行狀

公諱泳字元游號友山世居休寧藤溪之會里高祖諱某
尚書文簡公大昌母弟也曾祖訓字律下侍客正惠公卓爲
從弟始遷居中宅祖諱以豐父諱用中又遷居汪圻下溪
之傍即田爲宅里人呼爲田裏君數世種德積學韜光潛
耐五年乙巳寅始生公公自幼神采英拔應對爽俊從塾
師往往奇于所出書行頗稱楷法習程文錚錚有聲書之
所誦夜夢多誦之至數十句不誤夜夜而然其例于書可

驗也持所業端正于鄉先達屢遭賞異衆謂父祖不擁委
社于公運文筒正惠世科當不遠不數年科目廢矣公不
但文墨超邁世事尤練悉清幹有餘少與兄耀山公友愛
天至協力幹蠱率以用譽年二十有四丁父艱自是與門
戶接郡保邑大夫侍史胥徒恭謹和厚稱明果公正實兼
之事會難處一出言人無能與者彷彿王彥方陳仲弓之
風丙子夏群小逞謀害公僮僕君子神明扶持宗黨助順
鼠輩飈以磔然疇昔所藏羽化不復完公勉躬既用力訓
子世其家不數年物力幾復舊遊郡邑若為倉庫官歷數
年時方難為生是業又落公勉躬節適如初不數年又幾

復其初方將含飴弄孫陝敵佚老而公辭世矣實大德甲
辰某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不為不壽而人無識不識皆惜
之者以公德人也公所以為德人何也請索言之公事親
孝少喪母事繼母如生母事兄愉與兄競爽怡怡切偲乎
生無間言處家整奴僕輩肅然待族學聘經師教諸子群
從附焉者不與校處鄉和遜老者甚恭接少者略不倨待
下焉者亦甚得體父外姻盡道公內同邑處士求適先生
范公孫女也求適子司戶公卒二子方幼公為謀屋于所
居傍遷而近焉扶持之成立之但力是視求適公世業家
聲賴此不墜公力也待塾師恭而有禮不豐不儉終始十

數年如一日周禮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揆公平生於是
六者無一不備謂之德人非乎且資性忠厚耻言人過聞
人述里巷鄙褻事嘿不對一辭兢兢提謹無一髮可指可
議或言其家今頹剝如許應之曰吾寧要如許其不難懶
勿取其覆轍焉之視公一言一行悉皆可為世範太上首
立德次功次言功言皆德乎出德在己功在天公雖不逢
無功可述然處家處鄉是亦為政復何憾焉嗚呼世不復
有斯人矣公之將化也得疾踰歲聞兩月愈矣閉半歲摘
稿後風疾之又疾歸山覺之曰兄某不起矣只在明日訓
子姪媳皆忽私盡孝等辭言言切當至明日起坐索水

盥漱如平日略不亂怡然而逝觀此亦聞見中所無公之
內范氏少公一歲其歿也以戊申某月某日後公五歲二
子椿楚皆學成行立一女適同邑趙某孫男幾人孫女幾
人卜地于范公博村故君之𡑞斯地也行人素云可公素
聞之未吉臨歿微及之范君表侄張德無所師欲義遂公
內范君女兒也力辭不受必附中庭以辭議遂定椿楚將
以年月日襄事謂燦曰先人日月有時將葬矣欲刻志羨
道必先以狀計當今大手筆莫如先生敢以請燦曰聞之
沈隱侯鄭有道漢末匹夫北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
石台輔時無麗藻泛乃有碑無文審如斯言則士傳世在

有德不在其位文傳世在有文不在有碑僕于公自年十二得陪硏席繼爲八年甚師與公交前後四十年公知僕心僕知公志且文簡公毋檏六世祖之親姪女也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老壯嘗以是語王砅僕之于公亦略似爲乃不復辭謹狀

恕齋居士汪公墓誌銘

士君子立身行世修天爵而人爵從者誠可尚天爵修而人爵不我從爾何傷與其得人爵而有愧孰若德行立而無人爵之爲安知此者可以論恕齋居士汪公矣公德行人也姓汪氏諱士龍字潛叟恕齋其自號曾祖諱蕤祖諱

繹考諱穌世居休寧之芳塘四世祖始遷藻潭實上祖質庵某也家嘗中否公少力學壯爲通儒不拘拘章句之末實能明體適用貫窮理盡性開物成務而一之外嚴而內寬貌成而心慈肅恭勤儉再振其家而張大之古以六德六行興賢不敢遽公以全六德然强恕近仁由忠爲恕實爲有之若孝友姻睦任恤之六行以全許公可也事二親盡歡每以微養不得爲終生恨孝矣爲兄善其弟弟殁爲從子仲老自幼偶同居育之誨之成人爲之娶畀之田别居之友之推也待族黨是以和爲本雖好尚微不同者終心服而歸于同睦內族也以婣外親言之覘一事可見其大者公娶霓湖提幹朱公孫女娶之五六年迎外姑與奉養之視之謹事之恭歷十有六年享年七十有三而疾不起爲斂葬禮有過無不及不寧惟是外姑之孫思義年甫十二偕侍祖母俱來撫養成立之爲之婚娶畀之田以祖計者百有五十石之屋瑜陸七齋之三間今表姪之子亦克家焉姪如爾當爲之好客賢士過從必禮遇之實能以賢知賢撰甚師必譚以才其子君孫可謂能任于友也已至于愛眾尤繫繫可得問急者無倦于求假貸者每輟其愈之設處施而其尤樂施捨里之巨于豎上資于袛也必紀之途泥而與者之捐財學工石之凡數里以便來久

他杠梁之役循路之築指不勝屢又于本都創處田塌堤田所須而殺日皆上成之風裂毀甲潰凶不須欲成兩岸易新甲數歲今堅久之哀費皆用之家十不逮一二一方是之而後止平生與物無競語音詩書不誇不奢惟敦朴實實不成游鼓稱中之家他雖事平生不掛口否故曰公德行人也以鄉三物之六行許之其誰敢汝討人有德行知許而實與不及之此權衡人物者之責公何愧焉惜公不用于世而施于家若鄉故其實可見學如是使得進而用世其所謂適用之學其所建明論止如今所觀而已皆焉從波征五談見飛鳥路盡有毒爲的矣爲少學之欽

民下澤鄉稱善人由是而言進之不如退也出之不如處
也信矣近世以來汪其姓而遜焉者宜莫如畫繡之相君
然汪黃金稱公論弗之許極人爵而觀何公無人爵而安
之爲得哉元貞初元乙未公革故居而鼎新之至大辛亥
厄于王恭元之火尺椽無遺僦廷祐乙卯于舊先志所欲
爲肯堂肯構而勢不易宏壯有加焉公生于淳祐乙巳正
月二十有三日之子時沒于皇慶壬子十有一月二十有
四日之酉時享年六十有八壽幾古稀豈易得者至治壬
戌正月初四日之子時與孺人朱氏合葬江家丘去家纔
百舉步而天得之佳城尤不易得天所以報善人也子男

一人仲孫孫男二人德秀從睿公之善所鍾訓所成皆賢
敏謹愿見者不問而知其爲恕齋之子若孫也尤天所以
報善人也某受知于公也深公待遇之也亦至已酉冬至
亥公以墓師賓之墓之五年泰定丙寅秋七月既望仲孫
不以事狀俾誌銘公墓某也何敢以固陋辭銘曰終身何
行惟恕一言何但終身稱後淵泉樂哉斯丘偕老之阡如
公昭昭胥寧心得

廣東渤金副使淦洲金公墓誌銘

至德癸亥七月六日副使君卒于汪溪里第其孤天驥天
澤告訃于哭于外次乃往吊之孤將襄事集其族彥商確
葬銘僉曰知爾父無如陳壽翁先生盍謁諸先生皆無辭
得銘爾父其聽矣孤述以告余執述獻欲因嘆與君童年
契誼自首久要君竟先余歸矣余何忍銘君哉君諱玉相
字揚甫姓金氏按家乘得厚道公自婺源遷休寧杉坑者
其第一世祖也諱自杉坑遷居者其第四世祖也松青
自梅結遷汪溪者其第九世祖也松青孫宜遠即倫孫
因子學錄忠忠孫茶提舉振虎振虎實君父也母吳氏
君生有美質自幼即知務學誦習不休迨長究明經旨于
制科文字能指摘瑕疵故鄉閭治舉業者悉就裁正然君
所自爲文則以琢追刻削枝葉雕至辭美殊不合于時俗

變而文思不振一第其家藝能無講說一世憤鬱放爲
詩歌鏗鏘可入吟咏自是絕意場屋惟督行紅曰吾終金湖
人也搢紳大夫有知君者在當路遂以儒才薦辟授廣東
湖金副使抗激笑曰官雖卑猶不廢吾職耳況廣東佳山
水經稱長公欣賞嘗言入廣奇游冠絕平生今可行吾志
也及蒞任政有常課易足官以閑皮無事二載閒亭副與
丞尉成僚然自得行役潮州界韓祠有作文人曹弘齋稱
爲絕唱一旦忽歸故鄉兩致仕歸與族老宿觴笑傲
積累籍讀有金湖集有古風詞韻遺族令將生寶孫丁巳
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七娶俞里程氏子男二人長即天

驥炎卿天澤以泰定甲子十二月三日奉柩葬于果子市
丑未向予惟君有才行至老不獲一試及出乃得所謂漫
郎散秩又無所發洩信有幸之匪由人也銘曰壯而曳輪
于時逍遥滄洲吟嘯以嬉老而稅駕于時逍遥滄洲吟嘯
以嬉天不昌君之時而惟昌君之詩吾今以爲君悲而弗
以爲君悲

桐岡先生金公墓誌銘

桐岡金公葬三四原之六年嗣子甫庚語其友陳櫟曰先
墓羨道之石未立大懼有美弗傳于其爲我圖之予辭不
獲敢摭實以書謹按公平生立身行己與家齊後樂仁義

之善敦孝友睦婣之行世居休寧邑西四十里之洲陽千
曾大父文炎冠邃璿溪大父修和廸功郎嚴州戶曹參軍
父革由右庠擢第授成忠郎主武岡軍新寧縣簿歷世積
善鍾秀于公公諱應鳳字朝陽桐岡號也生淳祐丁未九
月之二十五日自幼警敏穜學績文簿公入學家事不遑
理時公年甫十二三即幹蠱用斧務學理家兩致其力簿
公借徑翰略本深孔學書公熟庭聞以書經預計偕勝貢
闈津津慷慨以功名自許未幾而鼎命遷科目停經綸
志大時弗遂矣簿公宦湖湘公與弟竹所公諧應貫於親
宦遊家事不暇遑而同公兩家儉勤自立始終不懈頫癸

巳夏簿公年垂八十始捐館先疇祀初俗難不害合籍劃
繼述一身兼之人以爲難公弗自謂能也簿公副丁嶽公
竭力順事奉母楊氏以孺慕聞二親俱年高而終甚竜孚
惟謹纍所一崇道觀一釋佛剎皆捐田穀其徒俾事焚修
仁孝于親州里稱之弟竹所公友愛天至平生無絲毫間
言簿公卒同爨二十年下子遂始析業公曾大父之與
弟兄析業分當四取一寸辭多受少取七之一義遜也今
猶先疇皆公力寧混同由中湯溝巧會大父立德曾孫能
之以友立言端可模楷當世擇師教子孫甚力扁書堂曰
一經前貢士胡雙湖記之長嗣之仕古荊爲把都兒民戶

副總管也賦詩遠其行期以公諱廉勤莅以留總家山子
之能仕父教之忠信矣之官之月門公計敎是奔喪夫家
二千里十有一月而至木欲移孝爲忠弗獲竟其忠還遂
其孝子何媿公之教故族黨行合是話之以和長少欣欣
然當偷間初邑屏良難公爲長姊館袞家旁左提右挈之
越十有六年完復而返袁氏外孫蘭生而已孤公鞠之家
教之成之幾爲令器餘姻戚緩急可勉之力者悉無靳親
友或夭水逆行不忤心以相從公不恐坐視力調劑之或
代輸束矢鈞金或捐産亂券爲寡孤公矣湖雲同儕歎如
初綿有王彥方陳仲弓餘風待人儉約者是鄉公平世俗驕

矜循私態無幾微見于顏面不怒而威聽姻也任恤也片
言細行筆不勝書周官以六行興賢能孟氏以樂仁義之
善爲脩天爵而人爵從之當公盛年使將焉之逢世科誼
足多遜然林泉自樂于鄉是亦爲政于家付功名于子孫
亦足以稱善人傳不朽矣何必身預賓興列人爵而後快
哉公三娶先二汪氏今黃氏子男四人長南庚次南仲後
竹所次南呂次南周二女長適汪安次適戴祀季適黃瑞
與宜爵孫男五人霆霖隨祖觀祖謙祖禺祖孫女一人公
嘗自云諸孫之母有四人吾家家庭惟見雍睦如一母然
予嘗封曰某先生身脩家齊儀刑肅雍其孰能與于斯矣

夫此可以觀公之家政矣公之善行卓卓如此公發于延
祐丙辰七月之十二日享年七十卒于丁巳之某月某日
鄉曰于秋里曰和化原曰三用墓之形曰匣裏明珠朱子
嘗與此狀人心有曰珠藏澤自媚是方寸之心田與匣中
之明珠蓋異名而同體皆自公之心得之樑也素與公游
知公莫我詳無溢美無諛辭所以報知己也文成延祐戊
午七月某日
銘曰揆厥八極徐孫欲孤崎嶇以蟻石方之孤豈若林宗
戊務與徒有道一碑芳菲于古嵓嵓樹翁不爵而爵道行
家鄉善樂行教淵哉公心澤媚珠存埋玉匣珠方寸本根
明之無盡兮心爲田孫曾繩繩兮守琢周世世生賢子兮
朋斯阡

汪主靜先生墓誌銘

士君子卓然有志于成立者多本于家學相承有以見之
矣故其所行遂足以稱世否則違非有所成學之餘其本
而卑竟克成厥志也者幾希先生諱溶字萬頃號主靜姓
汪氏丰神秀偉卓犖異常四歲時誦賓授大學章句即成
誦八歲已涉獵經史及其長也發憤聖賢涵濡玩索爲文
落筆驚人十六七歲時遂與當時有志之士講道于平山
堂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涵然融釋處知所持守只是

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氣習更變飾于不及
處脫然有自得氣象同志稱其人品甚高于少時已聞其
爲有道之士深欲負笈以從值祖母氏多難而已迨今猶
以未獲及門爲歉爲歎先生趙國公後江南望族世居休
方塘爲祖諱伯通仕宋判福州政聲嘖然曾祖諱邦昌祖
諱思悠仕宜議郎父騰垬老于文學隱德立古家政巨細
皆俾理之不以勸先生先生以故得專于學其成之者違
矣叔父從能仕宋蘇州判弟恕補太學生季弟猶分巡江
浙以廉善見稱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不以勢合利交
年十九領鄉薦屢試禮部下第以景佑元年務除職偶丁

吳太夫人艱服闋遂授湖州安吉教諭于是先生之爲教
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匪徒從事乎文章博極古今辨
傳註之得失逹琴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閫奧推攷禮樂制
作刑政因革之文使學者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
每月朔日升堂召諸生環立講求斯道之要嘗謂古道修
明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工展轉沉溺發于淫佚不存然
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日朝諸儒復振遂得斯道晦
而復明吾州近幸翼之胡公教授海澤尚新人之耳目爾
諸生天資雖適塞不齊必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妙使
高遠者不落于荒忽循守者不流于滯固其功用豈不大

哉諸生因而奮發前哲潛玩而服行之大小翕然歸仰尊
稱爲主靜先生湖州士夫莫不曰前有翼之後有主靜時
位雖不同立教有先後若符節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
人之淺深致効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也時邇臣以先生
薦于國學而議者以主靜之學陸學也非朱子之學也遂
寢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
然哉咸淳改元賈相尋權誤國竟爾歸丘園以償夙志矣
人金氏先公數年卒先生生于紹定辛卯以大德甲辰卒
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歲先生存日嘗謂子曰耄者薉也
欲人之不得見之謂也古之善葬法者莫如郭景純楊不

逆爲其父之葬地以免子孫斫頭之禍觀胡澹菴楊誠齋
諸公之言其不足信也明矣脫有不諱但求水深土厚足
可以爲朽骨之永宅予因棠國學生也是冬吉日將奉先
生柩與夫人合葬于黟縣黃陂中洲之旁坐亥向丙是用
先生之孔思慤公銘也榮其是情告予以表銘先生墓櫟
也淺陋先生之見與予合而先生之行高出人一等故敢
志諸氏誌周子之前而學爲之序先生女四人所適皆名
族程梅溪張官舍朱鍹生曾孫余竹程壽卿是也孫男曰
杰曰顯有學有守咸有德士也嗚呼如先生者克成先志
啟佑後人真所謂豪傑之士也天下國家其可役斯人也

長銘曰汪衢江南乾沒其辭克世其武中選文揚品節淵
學德教器含奕奕榮丘中洲同旁公安于斯我悼曷忘

傅省處士汪公孺人吳氏墓誌銘

黟于新安爲縣人淳俗古素稱小桃源隱君子樂居之宜
傅省處士汪公之先世自宣之旌德徙而家焉初居黟之
芳川五世祖遷古舒父諱省舒遷縣道番陽以事爲驗迹
回環終定居黟之傅省承先志也公汪姓諱元宇元善自
汪氏能無見張乎子孫中代有顯人越國其尤彰彰者書
紳相若玉堂少師泊黃陂翰建官指不勝僂獨公家數世
以隱德稱曾祖諱某父諱某妣張氏以開慶己未夏四月

二十有二日生公于番陽公甫歲哭母五歲始侍父還歙家縣依然蒼翠不剪數世積善鄉人不忍戕也公事繼母李氏以孝聞是李三人公居次以友于稱弱不好弄長篤學研經史習賦詞庠序試多頴出鄉先生亟稱之謂將擢此一第而時命蹇矣歲乙亥丁父艱哀毁終制十吉安府貢學額罷豈自弱冠立身行人宜是以古為師銘座右有曰謹提行事恪問養神接物和柔理家儉勤終身力踐之累世鄉稱善人公培之益崇重義輕利非其道一介不取鄉閭哥急無倦于周官六行曰孝友曰睦婣曰任恤實謂克介鄉人愛敬府閭成疏至有望門息訟者有王彥方之

風自幼迄老無一字入官府以故丙子軍變群小竊發肆暴鄰公所居鄉賴公安堵先是公勤躬節用闢田十頃而鑿撲師十其子旅以學道以安僉謂公無媿于履德公焉公娶吳氏性行淑溫事舅姑孝處娣姒族姻和待下慈婦德母儀實兼之人謂公之拓業興宗內助之力居多俾男詩書飭女桑麻內外肅然家法為邑里最至大巳酉夏四月十有三日公無疾與家人訣怡然而逝享年五十有一自此吳氏綜理家務十有六年節適合宜家不墜益裕真與公媲德合美雖伯鸞之孟光淵明之翟氏無足多遜生于景定辛酉秋八月十有六日沒以泰定甲子春三月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子男二某某女二人某某子婿也孫男四人向學頴敏二子淚以二親寵參未卜為欵甲子冬求雙師指牛眠吉地在分水之原其地與二從弟共之議探籌決所歸一拈而得地旁近四若山皆翁孫堡完若神授天相然實公為善之報亦二子孝感也合塟自婣公以來木之有收謹遵之以乙丑歲春二月十有六日襄事念公潛德如許有美弗傳不仁而不可為也四年冬丁卯十二月遂以行實介輯師倪君誠甫郡陳其誌銘之某辭公善于倪君也久今茲又讀事狀紀實不誣其何可辭然聞君子有二道出與處也汪氏之出而顯者如前所舉二公書

繡金韓汪黃堂以行李伯紀簡詞取譏出而媿乾若處而安出者雖工處者易持尚矣古桃源隱者潔身不仕半山以有父子無君臣少之今小桃源公家居數世隱亦如之公之令子篤志勵諸子以學彬彬向成立未有久隱而不顯者昌黎韓子有言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頴谐庭闈玉力學待時以印斯言址書繡玉堂之美而無其疵使人曰傳若處士濟川和羹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不亦遠有耿光乎銘越明年戊辰春正月望始克譔誌而銘諸銘曰小桃源霞蒸川原分水隱君阡配同穴翁嬰澤永固安慶綿延

青阡墓表

葬書非惟無益于人反深貽禍于人葬書非惟不靈于人亦未嘗靈于巳郭景純以後之人迷于其說何其甚不幸也景純忠于晉朝爲王敦所殺然初焉爲不道者其祖父之葬地而庇子孫免斫頭之禍乎自卜葬地後竟淪没于大江必自謀如此何靈于人使葬術果可信也葬師紛紛曾無與其家者不過栖栖人門以禍福怵人誘人肆爲欺誑而已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昔之賢者謂死不害于人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蓋欲擇無用不毛之地以不妨人之耕植未始欲擇吉地爲後人利達富貴計也愚人

惑于葬師見其家富貴其家宦達必推其先某地出之此地遂有名于時名之以某美形盛之久必衰其衰也子孫鼓此地以售于人貪者捐其重貲圖之圖之未得訟而爭者何限幸而得之藥以葬焉此其有名之地遂如傳舍更代寄宿不保其家之久而不衰也衰則子孫又以售于人而後之寄宿者又來居于斯矣然後知不食之地果爲朽骨之永宅而有名之地不保其不爲貴勢所奪也葬有中道如楊王孫之裸葬固非矣過之者堰金自銘標所有以示盜或記之碑以示子孫又過爲牢固以防之子孫貧而自發者不少爲盜所發者尤多發之必斵之未有不敗者

發者貴者必受禍夫始買者亦豈遭經厚葬之不特爲身禍其貽禍于人若此反不如裸葬之不及者爲無禍也昔之厚葬莫如秦皇始不免項籍之發亦不免牧羊之燭薄葬莫如五季周太祖愁唐十八陵之無不發掘也遂紙衣瓦器以葬孰爲自禍孰爲自全乎泥葬書以求福而不顧子孫之衰微而賣之以取禍與厚葬以自取發掘暴骨之禍者其爲愚蔽一也蘇文忠公詩曰是處青山可埋骨達哉言乎吾女兄適古墩吳氏其舅執敬公蔚義好古君子也姊婿諱惟深字子靜與先姊同生于淳祐乙酉二子長日昌先卒次日彬不惟無力可圖風水亦雅不信風水葬

其父母兒于所居之後山既接當世先生君子各爲誌銘復請母舅表其墓其家世之詳履行之懿誌銘具矣今惟記生殁葬之歲月昌生于淳祐壬申殁于至大辛亥享年四十歲子靜殁于延祐甲寅享年六十有六歲泰定乙丑正月葬父子同穴先姊殁于泰定丙寅享年七十有八歲竟以是年八月祔葬冢相去一二尺許皆坐申向寅將取娩詩有可二字扁小亭于傍先取溪濱白石砌其冢擇石之稍大而匀者成吾可二字于其上焉若稽古先賢之不信風水者夥矣章章者猶有司馬文正公次有澹菴胡公繼有誠齋楊公胡楊二公之言比之司馬公尤爲深切著

明楊公之說見于答朱侍講書答羅妙省先幹書與春雨亭記問其文集可卽不暇詳述恐尤下胡公之言有惑胡公乞皆老伶遠貶海外其配沒于家公書祀羅坳尚志合葬于洑同擇葬地只于水北一帶家山取其土厚水深足矣世人未有不死死未有不葬何患無地九經十七史老身皆不須金不說富貴由葬地俗儒不讀書不見古人之議論溺于陰陽家說背孔孟之學戒之愼之若不從吾言勿践吾門勿受吾教深甚之于羅生戒其泥風水尚恐其信風水不免危言痛鍼砭之豈如予之哭生從身不信風水與予之定見吻合無間不待戒諭之費辭豈不加于游

甚之羅生一等于逆高而為之者常前之云云高見遊議者寧幾人見而怒之者必多不其與而出之也茂至順二年辛未歲廿月望日東阜□陳櫟撰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十

族孫嘉基毅軒訂

書

上許左丞相書

延祐二年正月吉日學生新安陳櫟謹齋沐裁書拜獻於左丞相公先生鈞座前櫟聞之周公歿百世無善治孟子沒千載無眞儒無善治聖賢之道不行無眞儒聖賢之道不明道不行而猶明焉以其講明見諸推行道猶有可行之日道不行而併不明焉則人心昧昧乎莫知所之而道終無可行之時所謂百世無善治者如漢之蕭曹丙魏唐

之房杜姚宋非不可佐天子相天下而事業終有愧於古所謂千載無眞儒者漢儒莫如董仲舒然言正心而不及誠意唐儒莫如韓退之然言誠意而不及格物致知是以雖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于萬世故孟子而後能爲往聖繼絕學而任傳道之責于萬世者曰近世之周子程子而集周程子之大成者有宋子焉朱子之學初明于東南而未明于西北恭惟先正魯齋先生鍾乾坤之間氣于覃懷而挺生眞所謂豪傑之士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者也首宗朱子心會身行遭時得君倡鳴道學上而啟沃乎聖主次而啟廸乎儲皇又次而作成乎

賢士大夫其有功於斯道大矣以不世之眞儒佐聖世之
善治道不特明于斯世且將行于斯世矣天不慭遺眚志
以往善繼善述有先生焉孔孟周程之嗣子未聞其家學
繩繩如先生之繼先正者天獨厚于先生天其無望于先
生乎聖主繼興緝熙聖學開文明之運爲科舉之行贊皇
猷定科條豈足以朱子之學風勵海宇以經明行修責望
多士先生之功居多視勞從衡黌焉南來江浙省闈弱爲
董督豈足以寬厚加惠多士先生之功又居多政務洋溢
豈久外藩不日召還又踊相業使道之未盡行于先正者
益行于先生繼孟子之眞儒成周公之善治天下蒼生不

于先生乎望將誰望哉此不特天下蒼生之所望聖天子
之望也而寔天之望也有如燦者新安之晚學也生文公
之鄉讀文公之書少知留心老尤篤志學校縣府舉之以
貢齋試偶爾從作近歲爲十一月門賀賀北來將待同行
赴都會試豈謂命成洽途中到此之初卽已伏枕是以
雖欲首拜先範之門而不可得至十二月初六日衆皆舟
行病寒獨尼之今療病理由寥期限已迫勞已不能前進
亂固之光則惟有退而守先正之道以傳學者而已然不
一拜下風望大賢之威儀聞一言以自壯則是將虛此生
全虛此行也竊惟文公闕里乃古建古歙二周二州儒士

素盛于東南寔賴父兄師友之教耳濡目染有素而然所
謂魯無君子于斯焉取斯者年來老成凋謝後學荒唐寖不
如前良可慨嘆而又任庠序之教責者多非其人又所謂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今茲鄉舉猶幸古歙掛名者有魯
兩生不至大爲文公羞焉燦二十年來畧有編纂不敢一
毫不純進乎朱子又或就其門纂中而發明之于論孟有
口義于易有讀易編于書有書解折衷于詩有述傳句解
于禮記有集義句解于史有增廣通略之類貧不能刊惟
所刊論孟口義一書而已殆難先儒之書以模範子孫之
華躋自弱冠以來不能一日舍筆耕而食殆及人若終有

限爲區區之愚不無望于先生先生矜其貧病而遺之歸
乎抑命其許之待後舉而赴都選試乎亦唯命其或造就
之任紫陽書院山長或任徽州路學學正使得以朱子之
學廸後進以續紫陽之燈乎亦唯命領先生歸相望天下
總先正以明此道于天下後也不敢亦可略助明時使斯
道略明于朱子之鄉者于得威嚴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上秦國公書

延祐二年八月吉日學生鄉貢進士新安陳櫟謹齋沐裁
書百拜獻于平章大丞相秦國公鈞座前　櫟江南一寒士
望翹材館遠在九霄上安敢輕以書瀆右猶昔黎韓于亦

嘗以鄉貢進士上書光範之門以此例之或者其可又以黄清夫相門之客櫟之良友也託其貢書似非無因而前是用忘其微賤瀆冒洪鈞首祈相度天覽略垂覽焉櫟聞之類公没百世無善治亞聖往千載無真儒無善治聖賢之道不行無真儒聖賢之道不明漢唐以來往往坐此恭惟誠公大賢間世遭時得君可謂繼亞聖之真儒致盛公之善治遠方寒士雖不能盡知輔相大業然海宇蒼生沐浴于深仁厚澤中豈非聖賢之道得公而行乎科舉宏開昭晰然以朱文公之學揭日月而行之天經人理復浸灌士心聞多于公建白豈非聖賢之道賴公而明歟櫟也幸

際斯時嘗與士類前歲應江浙鄉試偶在道中結友買舟期應會試不既至古杭行有日矣倏痼遺疾衆行獨留療經逾年甫得痊愈試期已過度難奔趨然亦不敢擅自歸也告狀杭州路錄事司勘會移關始克還家每繹舊聞以待學者幾獲親書坊所刊會試程文內有科缺程試該載聖旨內一欵如櫟等不曾會試病患來遲之人亦許得與來進竟言遠布信如四時猶獻盛哉其激厲作成之大造也櫟生于前壬子歲犬馬之齒于今六十有五矣群材皆春蔭木尚稿豈造化之有偏特未有聞于鈞前者耳櫟也生朱文公之鄉學朱文公之學自少有志至老彌勤發揮先儒之所未盡言諸經發揮雖假館授徒不能一日捨此以食然其及人終不爲多仰蒙鈞慈欽遇已降聖旨縣年六十以上例除櫟一泮水近闕使得及此已老未衰之年以平生所聞于朱文公者與諸生講明而躬行之作養成材以待選舉或使道路明于鄉郡則未沒之年皆盛載之日也謹託清夫爲聲傳福惟閣公垂憐焉干冒威尊恐懼無已櫟再拜

上馮路教抱甕先生書

五月吉日學生成德齋生陳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申呈于路教翰林先生某聞盧陵有言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所

謂人師者何也非童子之命之師也非一卷之書之師也非家有塾黨有庠之師也道高一時名重一世家傳文獻淵源之學身任人物權衡之責夫是之謂人師之人也生而時焉之不同不可師也時同而地焉之不近不易師也其時同其地近而其勢分之大相遼絕難欲師之而不得師也若夫經師者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儒以方寸之天君對方策之聖賢一開編而可得也奚其難今夫求馬必于冀北求木必於鄧林求學問文章必于鄒魯也漢之淵雲宋之范黃皆以蜀珍推天下今先生寔以之今夫后稷之孫猶能稼伯禽之兒無奪禮其所耳濡目染者有素也

是以論其世也故衣冠之家有閥閱豈惟衣冠哉學問文章也亦然聞先生家自鴻碩先生以來世傳學問之燈世擅文章之録則先生真學問文章家之有閥閱者也而又刻苦以世其傳沉酣以飽其蘊腹萬卷書足萬里路以老其得此正櫟所謂道高一時名重一世家傳文獻淵源之懿身任人物權衡之責者非乎櫟也以時論則幸與先生並世而生以地論則先生適來教于吾州以勢分論則先生師也櫟亦可儕弟子列者也以人師之難遭而幸其機之適遭不求師之將何時哉此櫟之所以來也抑又聞先覺者教人後覺者教于人教于人者而不遇名師儒是求

珠玉於鶉衣而怨其不吾予也教人者而不得才子弟是投珠玉于無指而責其不吾授也故後覺之心每患名師儒之難遭而先覺之心亦患才子弟之難得昔薛公奎至成都得范景仁曰吾落得一偉人朱文公至臨漳曰其來漳州獨爲吾道得一陳安卿耳前輩之喜得才子弟甚于後輩之幸遇名師儒也櫟也生五歲而讀書十歲而能文十五歲而儕爲舉子師始也科舉之法行于時文之外知有窮理之學不屑于時文而已也繼也科舉之法廢于吟咏之外猶不變乎窮理之學不專于吟咏而已也今也學不前人年不後人悠悠蹉跎進寸退尺犬馬之齒已三十有七矣先生倘以爲可教而辱教之雖不敢自詭于顏門之顏陳亦必不敢叛去爲韓門之籍湜也此又櫟之所以來也抑又聞先正鴻碩先生之春秋通解胡文定嘗採取之櫟願學焉而未之見也吾有欲讀書不能得而爲人傭書以讀之者又有欲傳龔氏易而挾餅代食以求傳者櫟也竊有志焉先生倘矜其立志之勤而慨然肯以家傳之學傳之是又將因人師而得經師也此又櫟之所以來也惟研是田無税可役其來也寔興乎衆人之來是以先陳此書叙其所以來之意惟先生其幸教之于賓師嚴憚恐懼已

上張郡守書

延祐元年正月吉日路學成德齋生陳櫟謹齋沐獻書於總管大學士相公尊先生台座前櫟嘗讀昌黎鄆州溪堂詩知東平爲山東巨鎮久矣近歲以來中原文獻萃于東平表表奇偉有先生爲先生把麾始就以德行文章爲政事有古人風今之士大夫無是也嘗恨不得以拜下風廉頑立懦殆無何而先生爲吾郡來矣某一介賤學附籍郡庠累重家貧假館苟活每一至泮宮裹糧倩僕良不爲易茲聞先生下車方新士民胥慶前日欲拜而不得者今何幸將得而拜之所以勇于一行爲吾郡士民賀亦以自賀異

將鳴其私焉某生朱子之鄉學朱子之學性齋理髓嚅嚌迄今竊嘗編述發明朱子之說爲論孟口義編書解析衷詩述傳句解禮記集義句解等書續研探討捨朱子之書不好也幸遇聖朝肇新科舉一以朱子之書風勵多士旣生平生所學庶幾少可自見學校公舉以充職員某也雖愚何敢自棄因冝聞之踴躍以期無負聖天子教養拔擢之盛心奈何極貧無資莫能自致學校體例諸生年六十以上者給以月糧某犬馬之齒六十有三矣例當有請前是以窮寓羈繫未之敢請今玆幸遇先生學道愛人之賢帥苟不仰首一鳴復何時哉倘蒙指揮學校給以三五月耆儒糧米使得少助往來之費寔拜生成之賜不淺鮮也某平生編述僅刋口義一書字細紙惡不便台覽冒昧請獻一部或可以是之舍人爲耳又有感于溪堂之詩曰謂吾公父兄違公令吾郡士民以之又曰公無數遣此邪是麻先生以之干冒威尊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賀鄧祭酒書

七月吉日契家學生陳櫟謹齋沐裁書百拜中賀相公匪石先生鈞座前某自别先生亦旣累載聞先生得時行道超遷不一遷亦當修辭賁書特賀不一賀竟隨衆人之猶舉者以萬里寄書恐遭洪喬之浮沉也今玆乃敢傍尺幾齎丈函以遐便極的保無石頭驛事惟先生垂聽焉先生自蔗車而翰苑自翰苑而祭酒固古今儒者之至榮寔今日儒臣之尤重自建祭酒以來貴莫重于今日而先生身任之甚盛甚休多賀多賀竊惟祭酒之名其來尚矣古者主有盛饌賓推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故以祭酒稱昉自荀卿爲齊三老稱祭酒焉漢之侍中魏之散騎常侍功高者並爲祭酒其名重矣而猶未也漢置博士十二人推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謂之博士祭酒官漸重矣而猶未也晉咸寧中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國子之名見于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則國子祭酒卽成周之師氏保氏其官又重矣而猶未也齊建元中置國學祭酒有改國子學爲國子監仍置祭酒而唐因之又改祭酒爲大司成未幾復舊領國子學太學並祭酒一人專掌監學之政且令儒君受業爲說經講說必以儒學優重者爲之其官愈重矣方之今日則彼猶未也恭惟先生世擅蜀珍望隆時棟備君子所教之五而備範賢閫爲推天下尊達之三而兼儀朝著焉愚前所謂古今儒者之至榮亶其然矣所謂見當今儒臣之尤重果何謂也太學國子祭酒前朝有是官矣重是選矣爲太學生國子生之宗師而已矣其于啟沃上心贊襄聖學未之及

也欽惟聖天子聰明天縱緝熙月將俾祭酒之臣進陪講讀發明帝王心傳之懿講貫修齊治平之本于以紹道學於既往開太平于方今皆責之于祭酒是合經筵賢關爲一官而委重于先生愚故曰見今日儒臣之尤重莫謂此也此蓋即唐朝儲君受業之意而充廣之非近世太學國子祭酒專任學政之比也先生何以稱此尤重之任哉愚知之矣不出先生前所提調校刊之書而已矣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與文忠公大學衍義一書儒臣啟發聖學之根本龜鑑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先生平昔所有志而未得行者今得行其所志不在此書其將焉在

上而啟沃下而訓誨竊料必已熟講乎此矣愚竊不能忘言者亦欲先生之知其知我心也贊襄聖學其本體也佐興聖治其功用也有本無用非學也以昔壽俊爲祖段臣愚將大有望于先生爲近江東僉事部公會朝議及先生三日一進講積誠感動研精數碟可謂致君澤民千載一遇矣近世明經窮講義必推廣經義以達于治道不徒容談道理而已東南民力連治之利若病先生之所熟知昔成爲一道之冠是不得專爲今雖未沛天下之霖雨將行行爲陰滋潛潤本于沃心昔唐命儲君受業所以預培他日治平之根基今茲俾贊襄聖學可以立見當世治平之

效驗豈直教雨沾濡于館下諸生而已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此尊先正覺民生先正之有志而未酬者善繼其志而酬之不在先生乎先正之所以期望于後之人者其不在茲乎愚此書之賀寔爲先正賀爲天下賀寧惟大學國子諸生賀而已北望賢關與星同拱惟先生鑒而恕之不備

與胡雙湖書

啟蒙通釋中揲著五四爲奇九八爲耦處初學者或不能通昔嘗思之五去一而爲四九亦去一而爲八固也然四何爲而爲奇哉意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其而後爲

一年者一其四時一年之象也此四時所以爲奇者兩其四時爲兩年之象也此八所以爲耦先生通釋中意必以易曉而未之及愚謂揭若明白爲後學言之耶高明以爲何如

答胡雙湖書

三代以後年數易差有甲子哀定以前年數皆差史與時古保但多牴牾恐難一一以稽古爲定通略說克明俊德處以爲修齊治平此說出于溫公朱子述之耳不意此乃已見到此今見稽古中可考大學宗經之說出真西山和義其第一章即載克典一章說秦但變升降處其說出尹

起筆綱目發明此外雖不無纂述今亦難一一盡述此其
大者却不可掩爲已有論明帝崇儒之虛美不足益召佛
之實禍此教抑之大過愚謂不過虛美耳渠之崇儒先儒
于富之教之章已略及之未是十分美事畢竟邪正不兩
立既有召佛入中國之大過則雖有崇儒十分好處不足
言矣序文未作終必須作向有一族翁見道略謂當春秋
戰國時說及孔孟後來未及增此先生發要如已及之甚
好如未也請添入然後以一大議論包括之意欲謂三代
以上治與道合經與史合三代以下治與道分經與史分
朱子謂呂伯恭不合先看史館了眼只當先看經此後世

經與史分故也二帝三皇時治統與道統合聖賢達而在
上道明且行此時經即史史即經也帝王往矣治統與道
統分道統寄于孔孟窮而在下之聖賢道雖明不行矣是
後經自經史自史也史雖有司馬遷班固以降諸人及司
馬公通鑑其畔于經者多有之今吾輩纂要通略之作提
起伏羲爲道統之祖而又提撥克明俊德親九族章以修
齊爲治平根本自可以斷盡三千年君德相業以經之道
斷史之治史即經也且可爲宋三百年事張本將述周程
張朱以俟他日續下筆又何看史粗了眼之患哉先生苟
不下此筆某明年當爲之大拂一片議論以洗近年一種
鄙薄道學謂與晉人清談同科之謬論先生鑒此意否

又答雙湖書

癸巳之冬先辱謙翰隨即齋沐修答未知其得達矣否今
年夏書坊之所有刋易本數亟不論錢買之研朱焚香每
一展玩則一景仰方此梅邊細讀見梅見易如獲見君面
謙翰復翩其飛墜矣亟爲展誦乃知巳未柔詒午夏方欲
紫石穫一以不隨浮沉爲幸一以寄書難達爲嘆也以多
問寡抑損勤渠某也何人可以承此此蓋執事學愈高心
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耳附注詩傳此一段大事前歲聞
有此舉甚以未得一閱緒餘爲歎繼而似山玉甫二丈相

見問皆謂左右釋詩多有可疑讀詩之功不逮周易因叩
其說皆謂如崇墉言言不當訓爲言議之類他却不能悉
今讀來教誠有此說某切謂文公於六經惟易詩將筆成
書自謂易被前輩說得道理多了恐翻這窠臼不轉至于
詩無復遺恨後有楊子雲者必好之其訓釋亦云當矣今
欲附語錄纂諸家述已意但存他說以互相發明或發其
餘意之未盡者足矣不必過求異也今承來示謂詩解見
勝數段去復注其旁云不暇錄惜乎某不得親見其說徒
以條教大略及所問于人者想像蠡測而管窺之當于何
許而考核其真是之所在哉牛羊牓字之删引易成其非

証之極當崇墉言言之言引于時言言証之恐未當于時
乃虛字又有于時語語相連其爲言語無疑崇墉乃定字
以上下文閑閑連連安安及下一節茀茀仡仡文意稍詳
之此不過言其高大之貌耳不如只依文公說爲當此等
連字據古人出口叶韻爲是耳兼古字多通用兩言言各
自爲一義不相妨也不顯不時等不字只依傳說以爲豈
不顯豈不時似不可易大率詩人之詞緩反其詞以逆其
意而讀之味在言外後來人多如此下不字今人開口亦
多如此直訓爲不顯未見其得履帝武敏歆此乃古事之
荒遠可怪難明者先儒釋之大槩有兩說毛注則謂姜嫄

躡帝嚳之步武鄭箋則謂姜嫄履大帝之指拇毛說似近
鄭說似怪然惟其怪也不由人道忽爾有娠是以三棄之
而卒收之遂名曰棄使只如毛說閟宮高禖夫明婦隨由
此有子此乃事理之常復何怪何棄乎文公取鄭說非好
怪也蓋以神聖之生異于常人容或有之如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之類耳故取鄭說冠于前以蘇張二說訂于後考
究至此他亦說不去矣今存毛嚴之說以互相發明亦自
不妨但不可必是此說而疑于前說也要之如此等處姑
存而勿論可也縱巧爲之說亦有何稽據愚之見左右于
易不十分自立說其附巳見者不過十之一二耳今釋詩

亦須如此前輩之說灼然未盡未明而我之說灼然穩當
明白者則出之不然不如其已不必過于求奇以來云云
也淶聞入閩之期巳的恐一刊印後改正便難幸留有熊
先生老成宿儒相與參訂必無輕易如見熊公後千慮之
得備與之符顯左右勇于刪削只存其穩當者稍涉奇異
不契公論則棄去之使正大光明爲無纖瑕之拱璧與本
義附錄纂註久遠並行不亦善之善者乎未板行間巳聞
興談一板行後使果有受人指點處悔之何及大槩朋友
間樂美服義者少嫉姤背非者多某平生無他能顚酷于
樂善耳以左右下問之虛心純實無僞知其必能服善故

敢直以所聞所見爲告若夫嫉姤背非萬萬無之但懼或
有之不免也外承寄示易辨疑及戒懸揭虛陰實之謬左
右謂與佛老異端之學何異愚直謂此與兒童之見何異
耳闢之甚不難但盡矣一部易中說虛實處而與之辨能
如此詳明的當則非精熟于羲經者不能也正論日揭與
說冰消盡美盡善敬嘆不暇某受賜宏矣某十二日午方
得解初九所患胃外批索較甚急且又聞道存歸期在十
五日恐逕此便欲寄艮難是以亟亟匆遽治復只提一時
愚見遂之真失覶縷恐殊爲勝何日。拜下風少罄所蘊
未見惟厚自珍嗇伏于台照不宜

答胡雲峰請考評書

昨賓賜行僭厓略數行字以請茲領教纍三復知待與刑大槩人之作文自是者多服義者少非純不服義也亦多有自知不明而不知巳之爲非知人不明而不知人之爲是者彼有一等私小之見横乎胷中耻巳之失惟恐勝巳者又不論也此所以易于召鬨也二三先生納之鬨中亦既解命矣鉅軼六識以繳付來使前數名外其餘不欲嚴于去取要亦無以大相遠其雜揉之以附于後惟命其裁斷不使太泛亦惟命至于銓次之間某管蠡之見豈敢自以爲是不契尊意處聽自高下置之更惟命秉卓然之

見以持公論之衡鎮宣畏之辭而立吾道之幟不能不于先生有望焉經疑前六篇定欲作者主名知其文不知其人亦理所不可也其餘諸經古賦俱乞于後便中寵示全榜批教姓字卷上多撰他名或代名不可以爲據敢乞拜意玉湖相公先生尊賜皆出雲峰之吹噓感戢感戢巳修謝書并及之矣回仲儀郡博一緘併此附去䝉指呈達爲荷楮短心悠未究仲儀惟高明鑒之未見間更望珍嗇以壽斯文不宣備

答胡玉湖請考評書

共自一二十年來側聞執事先生允協輿情丕承先志以明經一脉俗學士類佐淛人文振蘇甚休由是歸心門墻積日如髮第未獲一拜下風常用悒悒以爲此生欠事邇者今者合友以文巨帙累重謗以銓次嘗解托雲峰先生力爲辭之雲峰不特不善爲我辭且句引先生賜之劄翰汗見乎晁勉被賞不敢辭矣甫得竣事謹以授之秦網望賜台電一臨之末知能極高見契公論否耳竊惟先生于土比潤與湖俱清拔起斯文是亦爲政後擧不過一再秋風逆請文公丁卯之氣數機關所繫未必不由于斯樑也敢以爲賀至于樹其防之癖衣之以疊雪之醒解羞塞之間低之以松明之紅此意厚甚下拜之餘附此以謝未知

何時掬湖中玻璃玉以洗昏花以快披覩臨楮不任拳拳

答王仲儀書

樑去歲閏琴書寓考川川泳雲飛良深健羨今春方以未詢屢辭爲欠而雲錦天落矣三返五復何快慰如之明經課評荷雲峰玉湖二公舉以見諉老病荒疎懼不任此方控辭間執事又從而慫慂之亦既黽勉拜命矣或以召鬨公能爲之解嘲否也貴州鬢上如林得諸公又從而鼓舞之其宰去秋庚申之耻而逆文公丁卯之運近在後秋轉瞬見之耳全在雲峰老師與吾仲儀老友領袖後進以爲文公闕里增光區區不能望焉何時得握手劇談以豁愁

恩

答胡雲峰書

近齋心价者捧至教字披誦方知有八月半之翰而未領隨即虔答索及四書發明四小帙附齋心回便拜呈今不知已到未此月望賓賜方遞示前翰連張累紙詳縝謙厚雖得賜下而聽何以過之快甚慰甚賜報諸作姓名明經人才之盛足見師友淵源敬嘆久之王葵初聞其名矣董季真以乃翁所編蔡傳附錄纂疏來竭力與刪定補註內其葵初批字刪除處見其學識不凡因附書達葵初不蒙一字之答想是季真匿之其說甚長他日有會晤緣當及

之拜問本義二條寫去之後隨即悟文言乾九二夫子問有乾德中正語已悔所疑之過今蒙詳教頓覺豁然以程子中無不正及未濟九二證之了然矣朱子曰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此亦易不可為典要之一知正例而不知變例固不可也惕厲亦是至疑蒙批教詳明尤幸尤幸朱子曰無疑處却要有疑又要無疑使我之有疑得以無疑者先覺之賜也感刻感刻賜報本義通釋外侔皆不一既未板行又難盡借又賜報四書通旨之著前倍將謂未成書以今尊諭覩之書成矣坊中四種附錄為最纂疏多不滿人意集註依樣畫葫蘆而已不堪視覽故不得已而有發明之編今蒙批諭詳纂疏集成多有差謬可謂先得我心又報集成外添得數家亦難得也大學有盧玉溪通義最不易想亦在一家之內若夫北溪之學庸講義陸坦之木鐘集纂疏已略取之但未盡善爾前佰微拜觀通旨數十板以見規模大槩賜教為幸所望所望

與張純愚書

某嘗讀龍溪諸誌銘及碧梧所為龍溪誌銘知德與之張甲天下又嘗讀伯東伯大之程文知其文可示法天下未識其後人若宗人也二三年來偶于胡兄許見穎叔字說因知有純愚猶未悉繼于地理楊兄許見葉氏牧隱吟卷

作者無慮百人獨純愚一說超然傑出亟遜之敬服焉然猶未悉然料此必德與之張也詳識之心意謂何當得見斯人而交之今年携書此來與二程君交歡談及牧隱說二程曰是吾鄉中雲人所作發而蘭叟此來又及之蘭叟方曰純愚本德與人乃從而占籍于婺源耳愚然後方自喜聞弦之能賞音而所料果不謬也知蘭叟將有考川三徑拜會之期遂于臨岐咒之為寄聲于純愚先生非不欲書未敢書也蘭叟再至則有寄聲且曰欲寄以書以冗未及何踰未得升請已傾確心某何修而辱先生先施之哉夫然前後之不敢書者始敢書矣所以有牧隱說之云云

者莫如老泉所謂亦欲挽事之知其知我也若夫不肖則
以何者求知于挽事哉某自少頗知經之當學今老矣夫
爲之者六十有一矣而經猶未易明也嘗謂反反平平之
詩俗下應酬之文儒家事業豈止乎此而一堅苦蓋盡疲
精神于此常心非之問考川有明經書院可教事者雲峰
胡丈挽事與爲篠其必皆注意于此而定能稱乎此多賀
多賀徒羨徒羨庚寅識雲峰于鄞城今二十有三年無由
再見請談次得一唯名問與君幸甚某三十年學作俗下
應酬之詩若文去秋東屛不戒于火俱燬焉不足惜有一
習疏道路乃因雙湖胡丈所刊史纂通要而再訂正者無

他本亦燬焉書解折衷詩述傳句解禮記集義何解語孟
口義等未審何時得就以北面求印正于先生乎所抄先
生發隱圖予亦燬矣先生窮微臻奧是惟無出出必超過
似此者何限嘗一欲想仝問因風可賜教一二否願也不
敢必也問先生之年于二程君皆不能記因筆不妨批教
拳拳及此者亦老泉張益州畫像記之意也冒昧奉書不
覺纚纚惟爲明鑒之不備

與汪竹溪書

不得水雪相看忽忽兩載向嘗以惡詩附某星似惟凡累
與今猶愧之近雖以故友雙溪之役以往返匆遽竟莫能

一造竹所然嘗步吾縣溪之潮獨仰寸心未嘗不與此水
俱浙流而上也某介恃宇宙標度僭有稟恕惟某斯文
北斗吾道春風一字後人今之山子某敢僭以此爲左右
讀其純粹典雅處某之門若亦既數載善教善交之聲藉
甚先生其亦聞之倘聞之而未的不知其人視其友足矣
某決不敢誤先生之舉人使先生誤族之擇師也某今以
此干大造者將得伯樂一顧卞和一睨以贊其決耳倘沭
士雖如某受賜

答朱澄瀾書

億今春俯倚杖掃松撤道經得綺因獲下識荊之辭雖老

成典型存見淸夢然以無謂不敢數動閽人詎料辱怨
賜誨示乃以諸令孫彬彬玉立特有西席之招非老先生
乾先曾大父竪窗之世契受召棠之甘而念戎李之苦何
以得此翻重以告族多方吹噓左提而右挈之某也又奚
說之辭唯勉拜命牖首凌兢謹此占辭伏于尊照

與汪古逸書

今春領台翰詳審殊甚而持書人去急匆匆僅拜答數字
不能道所蘊之萬一當緘去四書考與一小帙惜所刊不
免有誤字不便台覽想能以意會之不審合尊意否耳答
書初準擬暇時從容作之而匆匆無寧日便鴻無我過者

迄今不能如願愧甚愧甚茲恃契厚僭有欲言同邑梢雲吳兄萬頃嗣副使公子也屏山先生大尹之孫松所都巡之子篤志學問詩文俱工有令子年方志學欲從明師以玉成之某素與萬頃託交以此見詢亦聞先生大名非一年矣小生遂力以先生爲薦茲拜此紙以達其意萬頃亦自作先生書藉望曲從其情慨然諾之不特萬頃賢父子飽領誨益小生亦可時時請益萬頃且有容小生論其似增之美意若得償此願以慰生平未得會晤之懷尤幸也亟亟拜字一生常苦匆忙有王半山之歎先生一笑而察之恕之幸甚

答吳萬頃書

嚮昔之歲輒抵鄭公鄉辱賜設引僕輩急歸不果拜命迄今愧之繼以惡詩道謝又辱寵和突過黃初壓倒元白不足以言之也自後無謂不復嗣音悠悠迄今常切景仰斗山忽出台翰所論敬悉小生與古逸汪交書不一而未之一識此丈壬戌生好學好問朋儕罕見其比分心服之茲體台意作一書達之申之以台翰可謂知已又復篤教古逸必皤然應聘也自行之日必自酌之得宜小生不敢出位而言也匆匆拜復不能治擇言語來使鵠立不可稽之故耳伏祈台恕不具備

答曹弘齋書

某去臘三緘蒙賚而辱綱答之一是謙先十七日先拜領十六早尊翰至次月初九日尊翰始至整肅披誦一一知侍溪以所代懇蒙允諾務至[illegible]以爲新哉方願佳符而首翰又翻其天落矣亟展亟讀且審壽履康勝何喜慰如之行狀示教仰荷重勤真是無一節不包括無一字不研覃馬遷史筆韓柳文法允謂兼之非老于文學其誰能爲只如姿貌凝重意度粹夸八字已是畫出一梧山翁矣良工心獨苦老杜所謂苦卽先生所謂勞也必其隻眼而後能覺之已卽援覩竹君感慰之深口莫宣述但令先代發謝

聽候三虞之後專修書以陳悃悰其晨副仲煒亦附此引忱惟先生鑒之適盧谷書謹領僕遣枕僕併發纔有報章專當中納劉生適亦至矣卽令下手春丁以前恐難得使勢只可如此行拜者之後以麥本拜呈也畫之一教真如再提而面命之感激何可云喻

與呂存方書

司馬公有言某與景仁鎮范兄弟也但姓異耳余于存方亦云少而客壯而疎勢也跡雖疎情則密義也戊戌十一月初十日訪存方偶值其先尊佰大祥建齋在次日整辦怨遂中存方力留之不容其去樽酒細論不以冗奪待我之

義豈不益了此可見而余竊有愧焉先君與先舅伯交與是莫逆其故人雅爺也乃没不及哭祥始及拜記曰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吊得無近之乎一語識愧存方其教之乎異姓連雁行少時同隊魚膠投情最密梗泛迂因疎下榻匆忙際論文應接餘幽逞負父執來拜廻辭除

答金滄洲書

櫟憶去秋道鳴珂暫轄盍自後避坐稽庚之懶不書不而然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未嘗暫違也昨辱覩方先生枉顧道美意出華緘何修而得斯于滄洲欣幸無斁櫟雖耗侯之門先君先叔俱嘗游焉不肖何人俾繼此躅雖出

觀萬愛念之意汲引之勤然自非滄洲義娥其觀人之眼溟渤其容人之量亦安能于總總客處中知有所謂陳櫟者又詎肯下故人下客之子而期以愛必非愛也哉櫟行四方得此于人蓋寡此正願擇所從而未之得者矧重以觀萬稱道箕雲之高不容口此而不從其將奚從以此言之聞命即拜請不謂宜然自今客他方則可在父母之邦則未可見主人館我今五載略無間言義合投辭然後拜命及力辭之而主人苦留之形留神馳殆兩浹旬進退維谷將如之何方欲修不能拜命之報卑候何觀爲到館歲人申納而觀萬又此來矣苦辭求决而主人終苦留不放

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昨雖屢啟此詩今乖掣其事乃爾舟近蓬萊風輒引之分也夫還珠淚垂可勝淒斷負覩爲滄洲二先生之淚知非意也勢也事會無極豈必終無効騙策之期哉肅此修謝萬冀赦原治報昏卑臨楮懇汗伏于窮照

答汪竹溪書

某早歲侍松坡老師坐知群從多典刑嶺雲隔之尚欠立雪不圖今遠貽音書庇賤姓名誰誤聽於胡嶺雲不能隔之耶趣蒼髯觀梅花與有德色令孫森森立竹方就師模如其迂疎拾遲見及不由介紹特達相知樂莫樂兮岡已

心許劉重以朱丈昆季之慫恿乎然某于梧山賢周魯託世契依劉巳十餘年矩旋不告而去之戀戀綈袍尚有餘意坐是欲造拜命而未之可謝薦賓桂正晉子野所謂好學如日出之陽者投受緣法天荷相之少緩歲年安知暫睽之不終合今日之不輕去河南氏者卽他日之不輕去浮溪翁者也別楮不敢瀆謹壁歸之記室瞭入萬幸命小阮提領郎卿不及另幅聲謝附此引忱惟是有辜嚴命非意也勢也伏告窮照不備

與婺學晉教授書　名約字存博

某頓首加拜謹呈路教提舉月汀先生師席某隆冬逆旅

獲瞻師模語未終別去鵠退孀居天乎人也何尤扶傲而歸過郡城不敢以藍縷見意謂繼必可以從容請教豈期三載竟隨得舉非先生鑒之以日星之明容之以江海之寬其也寧免于戾徵泮積獎如蠕先生以嚴正公廉一洗之昔榜然而不足令需乎其有餘惜也欽此經綸整頓之手僅施之一教學而未大用也雖然嘉聞美譽無翼而飛豈無能以轉聞者先生自此升矣預此多賀某散材也自度無所可用惟致力先儒之書發其未盡發之蘊以爲不朽而已去冬編蔡書傳附錄增註已成已與番陽一董兄謀刊之剞劂矣見編四書章句集註發明亦將過半未得

求印正于先生殊以爲恨也干冒師嚴無任戰汗願從之至

與吳子靜書

久不奉問惟有錚仰中間嘗得頒僞不及一字辭謝簡慢之咎奚以自文然無心之感爲成乃感之真不言之說爲究乃覺之至節辰歲事云暮伏想合宅尊人之奉均受福祉荒涼四壁度表饋歲之意者寸片遣前渺徵意全仲文好學有進深可爲喜吾儕人家但如山谷所謂勿令書種斷絕其成功則天也如肯見過不必以歲暮爲嫌

與吳執敬書

其進聯宗家公遨嬉處緬想高風無謂而書爲以爲恭贊也因以不敢謀度明辭必鑒此衷仲文來知尊履壽康曩切贊喜去冬之杪辱令似柱山上舍盟書有收錄兒曹雅意雖乏便未及令其避輿然已心領悟有老成典刑必覆蔑訓誨之也區區本意欲令長稚一出仲文之意以爲長稚故疾恐或不免有發將不如令小姪勲孫領命此子雖教之十數年然未嘗出離仲文以爲可而某不敢必其可也所恃者先生以吞家祖行提携綱維之但令仲合孫相與習何適務何去其不足不及處不以客待之而以孫敎之則庶乎其可先君之孫即先生之孫也衒沐以先君

之故施及其子孫俾得由此漸漸稍慣可以悠遠藉庇某也未沒之年無非感恩圖報之日也並字惟兒曹而已哉末由拜侍敢乞厚自珍嗇齊登上壽臨楮不任拳拳

與子勲

我本未欲遣汝由得過楼會故如此汝須是自卓立自爭氣自求長進自做取成人不可如前日悠悠見笑于人今幸遇親家洗敬老師重厚典刑可以親炙取法姊夫于靜先生博淹修潔可以質問請益好文字好說話隨手錄取歸日要觀仲文非特益友莚足爲汝師來之言一一謹守之不可忘遵之按渠之言而力行之永永無失今受人

子弟之托須是且以教人爲急自巳事且放緩然教人讀即是我讀教人做文字即是如我自做教人解書即是我自解教人熟而記得即是我自熟自記得教人便是自學如此力行不特人有長進我亦自有長進又教人讀書今雖不必與人盡解然我却不可不自曉得須是毎日隨人所上之書逐段自檢解看得曉得不可徒讀其句讀而不曉其道理如和尚念經也毎日早起盥櫛除登厠外莫恣出一步不可與人閑說一句惹是非待學生必正色端莊如此决不遭侮夏楚人家多不樂此不宜施須是勤而有常謹審而不敢輕易能守得勤與謹二字萬萬無失言語

要簡而當從容而分明故不要誇張姿誕學生事業與主人商量各人其一日程而日日謹守之

答吳仲文甥九十四首

近與曹公交信報中全由示乃舅八十老人嘆未章及弘齋弘齋和一篇併寧文欲抄示以匆匆未果次第再信索之得之當錄去也弘齋石假山詩曾見之因戲成一首大意謂木山可言假石非假也一卷石之多卷石即山之具體而微者且天下大小無定在莊生云秋毫爲大而泰山爲小使有提鵬背而上九萬之上其下視泰山亦卷石耳假義有二有眞假之假有假借之假凡有形于天地間而爲人所受用觀玩者皆假我也名俗有偈云百年借汝閑觀孫仲益嘗拈掇以爲尺牘見之註中雖泰岱齊魯青未了者辨嘗之人亦不敢認爲眞巳物自羲黃以來泰岱亦幾換山主人矣爽鳩氏不能終古常樂之也今德父爲今季子知在德不在山石小山巳物而不認爲巳物不過假借之以適吾之樂其德自可以不朽縱渠夜半有力者不討也以此竟成古句一首不曾帶歸匆匆亦記不全未及錄去又恐中間或者不察以爲含譏遂不欲發要之不過說正當道理末段嘗說得德父好處出矣吾甥以爲何如賢甥之說後篇五峯九峰之說不爲佳不如前篇告文自

有意潑潑不放不必爲俗人遷就也如何如何令弟處留下杜詩選半冊乃律詩堅索以見示近見劉須溪杜詩註杜詩本平易易解而劉批反艱深其辭却解不得可怪見之否然亦間有好處有暇欲盡註之但不知有力可成否耳

石假山詩曰木山可言假石山何假爲一卷石即具山體山之小者逞怪奇若謂卷石不是山撮土與地有二與秋毫爲大泰山小大小定在誰究之倘騎鵬背高九萬下視泰岱應有玆吾謂假字有二義以假借言將有意人生宇宙間形軀百年偶凡所受用莫非假欲專一

緐毋乃薇田廬山園併貨寶借以關觀了玆世倏來忽去或終身氣聚有之散斯棄身從義軻吳項辛泰岱幾換山主人芳林槃土艮岳石力爲兒戲堪笑嗤泰岱眞山青未了齊魯亦難認爲眞爽鳩雖樂豈長樂但視爲假常欣欣廷陵德翁今季子小山已物呼假耳元和在德不在山德意不朽山意閑適吾人樂聊爾假不妨夜半有力者

又

弘齋雜作晉見內有吾輩所自能見到者有舊已而得之者其能廣人見聞者亦不少近見答一書甚詳甚敦篤末

書一絕云孫曾羁立淡㽵歷年歲珠聯寅卯辰或抱或携猶不可老天照覷這閒人聽福眞樂可羨也觀虛谷將死五律之可憐過之萬萬矣恕齋講義于朱學儒不差亦無大過人者皆不肯所能知能言當擺錄之後便歸納

又

承索放翁詩見遺去其詩甚典雅工博極好學南渡後乾淳以來詩人如此公者不可及矣承和詩昔將園行應圓物但以古心傳古人好周易二字不過周家所作之易三易經卦皆八連山是易也歸藏商易也今之易周易也伏羲之易惟有卦名而無辭自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方有今之易經孔子作十翼乃易之傳耳易交易也變易也交易爲體變易爲用朱文公論之詳矣虛谷桐江續集有先後天吟百首多好惟其中說丹易一首不是以此爲周泥大不是此不知何人好奇之論而虛谷誤信用之耳

又

承錄示齊先生端翁正詩序及摘聯穠盛摘聯俱精絕詩壇律起結小不滿人意而兩聯絕佳舊傳金詩數篇豪壯工巧兼有之但不似蘇黃一輩之渾厚耳諒于中原文獻之正脈有難以一槩論者歟論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楊尚書名傑字次公號無爲子其名見于坡詩

呂成公文鑑選其詩文近傳其爲婺源胡氏作綵衣堂記此詩序高于記相去十餘年筆力之進如許可敬畏近示周了翁餘學後升講篇詳明不可及何其中有云孟子謂伯夷太公爲歸于文斯淵來無終之證蓋此引證失之巧矣齊魯聯况毅齋高弟名與龍寶新而辰文房易義過省許許山屋名月卿以易知別究所各齊晴問易圖一書恐非山屋山屋文學不顯此看易圖亦恐未如許精到界果其名想是初年清明有别之時但得齊齋發問之書一觀方板分曉否則尋此本義所列諸圖及蔡節齋易傳後所說參看只好然此書中亦多有從許而欠下語精妥處

亦恐其誤處大勢自好

又

稱姪拔所惠字已悉偷及孟義諸篇者誰乎甥傳自相爲知已可也近日光姪至見記解必欲借曲禮上下去已付之所編述甚欲以傳知已裒廣其傳但在發去若見體早了換不失蓬元本夫之則拔本塞源抱恨無窮矣高作一册遣下環秀亭賦撓方公秀亭記之條意辭甚明暢多景軒記末因以箴之可取望遠樓記雖得之心境記然亦不當用全善三石說自盧谷于佛閣記來亦住適老圖記模寫工意趣住新無之法從弘齋南山道院記來以適老人

之餘年餘年只可自古不宜犯之于記當作高年記社文甚佳無甥形矣幾以克人形也克人二字當改作發其得心亭記月齋記石假山記扣菴記全善勉旃勉旃

又

前遣去孟子口義看後于盛意如何人回試一二語及之老舅初十日歸十一日便下手解禮記今早本先祀午後讀之至曉亦了却內則一篇四日共十七版高作一昳筆力大是長進喃喃適前輩不止日前所犂見第一篇賦意有所細逝漸漸看至中間漸入蔗境老夫當避路但勝是麗勝淡辭勝理年漸高必漸老他日不患不成霜降水涸

未可即遣回當選寫數篇節以示人云吾家亦有此宅相也老舅不能如山谷爲一賢甥殆過三洪師川遠矣開春晴得好過我少欵但恨無可以款曹者閔仲叔厨冀相過惟飲水相視而已恐不免此爾矦所學亮

又

人至首詢椿杜消息知俱歸選各遂緣侍甚喜讀所惠字承尊祖老先生以次僉納福老姊康健尤慰近來無以遣日擬作禮記句解已畢十二篇見在內則日無寸暇此爲骨朽後生活他日當與賢甥細商之亦自憐其自苦不能閑也念之否適甥所問至孟子首章仁義義字之疑昨歲

所成孟子口義已及之矣不可不傳之吾甥先遣前册去自謂稍能得朱老之意望作急抄之换後册去有一後序內尊及早作而止吾甥勉哉放之宅曰看也此無他菜他本爲告而珍之

又

伏承椿萱重慶之賜毋乃如文帝賜宏武以愧其心耶兼尊孃安人貴念如許何必稱復講此却則不恭受則重愧感激之餘繼以嘆服也侍遊千萬爲道謝意前日所發示文字点此歸納此一宗文字虛谷遠矣以下諸人之作何敢望其爲分一盧谷之作切于小桃源尤切于今日進士

之難之弊末由作序者與本人之名有于段且前純述志
隱子之言後方爲之作歌正用送李愿序家數番陽張仲
良一絕句亦可取廬山干伋歐公賦盤谷兩山韓子歌險
語奇文世常有高風清節士無多隱然有諷誡意下此而
作者倘當于志字立議論諸人皆無發明得志字有力者
匹夫不可奪志也若志立得定灼見世當隱而隱其說二
徵九辟雖千徵萬辟亦不可奪吾之志方足以稱志隱之
名若販賣雲谿邀射虛名如盧藏用之終南捷徑李渤之
少室索價此而謂之隱豈知隱耶恐所謂程先者亦不過
借此爲虛聲耳設有貴可求仕有媒可進仕未保其不奪

志也以此箴之或可奪其膏肓

又

胡仲虎四書通庭芳委校之且令是否之好處儘有但鷄
子討骨頭處甚多最先不以祝本爲定本大不是文公適
孫鑑庚三經領題祝氏附錄云後以先公晚年絕筆所更
定而刊之與國者爲據今乃不信其親孫之言而信外人
之言只看中庸首一節斷語諸本與祝本疎密天地懸隔
乃隱而不言而專以孱攻爲德之爲言得也得于心而不
失一節來辨謂得于心而不失爲定本而非行道而有得
于心之說得于心何必加以而不失得于心是得何物不

此據德云據德是道得于心而不失乃是因據字而下不
失字耳似此之類不少只是穩辨數年前與之交信信皆
具存云云

又

前日不曾戒甥一事夏秋之交最難將理將理之法第一
要不多飲水不特冷水不可飲雖熱湯亦不宜多飲如遇
小渴不如忍之忍之而慣自不思飲如遇大渴不得已而
索水不若只漱去煩熱略略嚥些入胃斷不宜引滿大吸
快意一時以貽日後脾寒瀉痢之患也渴時閉口卷舌捶
上牙之內自然有津液來俟滿口細細嚥之自不渴此學

仙妙法

又

照病且頓勲亦不用心皆不可望能傳吾學者其吾甥乎
冬末上來罕帶取紙筆文字當傳者作急了之若悠悠半
年僅傳一二何時是了近日某借人朱子語錄昨日一日
抄一十二板不過循循寫未嘗汲汲也十詩甚感但稍幾
過情自家甥甥只貴用寔意不要如此啟事甚爱帖工緻
起八字妙但宮居二字不好吾甥好學好問故一髮不貸
如此甥所作比近時所見又進矣可喜可喜勉之勉之

又

承惠字甚喜所言吾言允當可謂愛之之深使其能一一
謹守則吾何慮之有哉動兒既見之後仍類苦口戒飭之
姊夫家姊以自家子姪待之有不是直戒切之尤所願望
見之只令在中門外不必令入中門一步此一作不妨以
客禮待之也見令其傍子去參諸尊長但見二令叔祖不
可無傍又不好下只得下眷姪孫三字如何所當見之眷
家前輩望一一引之進見教其不及扶其不至包其不能
是所願望舉業一件今日相尚不做舉業往往只理會作
詩真箇詩不易作箇不可不作想子弟漸長此等亦漸作
得箇詩口義之類皆所當習然詩且當作絕句先五後七

未要便作律詩做絕句三兩月見蹊徑方可問津于律向
來老成而能作得詩成者自少兒初學乎先易後難漸進
法也敷孫守畫未成不可寫本見付去黃字顏字令摹以
授同聽某小年寫錄太早致終身寫字不好難教學今三
上有六年未嘗為學生寫一幅本不過摹本而已日間不
可一刻放過燈下只宜立定程限讀日間書每般讀幾遍
讀足便就睡子弟精神有限不可徒久坐而貽晰後損其
明日之精神無益也

又

初九得家報方知邑中有公移到來賢甥宜與說作此寬
家有何難蓋其子學于吾者五歲今反以德為怨乎昔有
假薄命不偶動遭反噬以為芝蘭而滋植之變為荊棘以
為鸞鳳而卵翼之化為梟獍者往往而是孝友睦婣人之
行也令叔一房上而事父母次而待兄弟族人外而待師
友于此四字如何天理人倫有是乎況吾家獲罪損人福
乎自吾叔最增人福甥其問學之若十分難言望勿吝一
行面盡其委折尤好

又

此間之事亦是宅中房下一項大變折得一番大禍近聞
大履升屋彈而吹此妖也伸者病此怪猶奇疾也此無

興而病遂愈覺非破財折災乎甥宜以顧處適以待天者
之定於此事物變之不變者在心得吾所望于甥者甚遠
宜以公平正大為心不可一毫效彼也回宅時千萬過吾
家詳細言之塞上翁曰安知非福乎尊祖厚德所以待吾
甥一房者不薄其前以賂我之意其好客而前之然後方
贊其決吾于甥所關繫付托非小事甥切宜克己自寬以
慰老懷吾于此當拭目以觀甥之遠業初聞必不平以吾
君子之事觀之以理遣之未有不平者相愛之深慮其因
此饑寒或生疾也切望自愛

與梅巖叔

某有小事仰瀆尊聽近日與可叔面言要割税入做戸此若出于嚴言則付之勿言若或果有此意乞賜一言力止之做戸惟其無税錢所以可與學中打捱若纔有貫百錢税便爲所牽持矣五城省七兄嘗笑黄麟哥謂先祖通判做一世官不肯受親戚族人一文税錢寄附見得一介秕矣儒戸而受人税錢今日但見小利未覩他日之大害耳此可謂名言若夫包納本戸一二百文税則尤利之小者使是貼之以七十分亦不願受此小利以貽他時之大害割來易割去難某人之事可鑒也可戒也謹以直覆千賜以仁人之一言瑣瑣冒瀆恐悚恐悚伏乞尊亮

與春塘叔

日昨領尊翰爲曹學録求贈行詩序引嘗匆匆奉答殊愧草率繼而思得其説舊筆一揮而成議論頗精切不可移之它郡它人節節照映句句工寄字字稱量知良工心獨苦者其惟吾叔與二三知心乎番陽名士如林所謂作文變可張子布須貴可以出手不然是辱吾叔亦自辱吾鄉貢進上也諸公贈行詩章亦宜彼此互相指摘推敲不至貽芝山羞爲僕劣叙行年七十有三老矣其言雖苦而味頗腴開者當不罪之秋崖耕餘堂詩録示以爲記尊翰亦以爲記非也此詩恐不可出以示人内有諸人讀書不如雖又云者也之乎助何事談序鄙俚似非其得意之作後一首可以出手必元自有真蹟矣以某之再寫爲哉此説不及奉命非慵也叙引稿寫是似過尊目以授曹君

復寔卿姪 名光

近日作答信後某日高一哥來方知所寄還程松谷文字挾以自隨將歸後送還之未幾到與可處今必歸矣見錢程君可大所求之文到敏求兄處遺像記頗自謙鄙意道理亦寔是如此輓章不爲好却見畫其家世平生履歷及塋地亦一字不可移用于它人所贈言則不可言序序必送人行乃可言矣史與夏放皆謂之序恐無此體例也夏

放放亂道汝何人敢大言無當將與鄉大夫上之司徒初見郎施之非之不振來取也此人乙卯生邑市無人鬭推此等無狀無識之物可哀也哉今亦死矣康節云遥知處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此物足以當此漫及之可發一笑賢姪看後或有所見不妨見喻亦望報公論以爲如何明年賢姪所寓棗宅多好書半年數月後可以遂旅借看亦一大好事預以此賀吾姪歳見好文字必抄或摘每歳必進得一兩書嘗自笑與老婦言之今年又買得一件書田矣自到瑞溪後便不能及于西墅舊亦頗有好文字仞自江陵回得文公儀禮全書七十册嘗發意欲抄取一

部纔亦成悠悠今年老眼昏花不能償此願遂爲終身之恨亦謾及之言此者勵吾侄可爲之時勿蹉過也

與高四叔翁

去年發源胡雙湖數相勉將蔡氏書傳編附錄纂疏勉從其言成得三分之一繼而海口董養晦又挾雙湖書來欲借所編采入其叔父董溪山所編中以不見溪山所編拒之不發今夏養晦之來携乃叔所編四冊見示遂亦發數篇授之盖溪山之子季真將携入閩板行甚堅彼中已有刊主矣近季真貽書盡發全書共十一冊來議以刪定但其所編多汎濫不切自家議論充迓使人不滿其書先已

經王蔡初及雙湖刪之矣癸初丙午生好見識遂因其已刪者丙扁刪之泰誓以後者與董相參以節將畢却將蔡編參取自堯典以至微子合爲一編蓋此原有書解折衷故成之頗不甚費力近以十餘篇與高一哥錄取一本爲底本高一哥亦自錄一本不審畧曾見之否如未見則高一哥解盟時必可携歸共看也今吾此書覺無餘蘊矣老來自苦東坡所謂頗利胥朽後人眼目亦自憐也因有餘巡偶及之餘當後便切冀心亮

又

蔡傳纂成亦闕盈一部此名亦大言無當到何處詞之集大成仞與約爸名而刊爲改乃父之序文外面書癸之語亦商量寫定刊後一切反之今刊者却是元序何等猱談仞爲用半年之力授以成本之時震哥亦彼拐先生耳至彼必自刊乃父名予對以未必其然我之忠厚不遠後生之明了遠矣此不緊要也思渭其中有猶切而遺去者無限是其慊愜之辭易其搭當之語往往有之參吾說以畀新安胡氏者五十許條雙湖在必不容其如此內他人名字差錯者不少字畫差錯無限初授之本外添熊氏之說無一而是禹貢中有大亂道之語由南而竄址等是也與禹貢初無毫髮干涉徒爾大言以見其博此子不識妄加

去取令人憒悶不得爲完書也已改定成六卷近日方畢非一紙所能盡其詳自述一刊蔡傳本末當携歸與高一哥一觀想恰及次之

又

十五日迫曉僮來領惠字已悉處夏書已有茲不發盡發商周書去並之罪不在刊點不紐名以刊而在妄刪節割裂使看不得有遺恨中間胡雙湖寔無一字凡新安胡氏引者皆吾人之說也雙湖至公平使其在也必不肯如此並亦不敢如此因筆及之仔細將此本與刊本點檢便可見術筆不能盡也字說明早方成亟亟書去餘需嗣便心

亮爲荷

與黃求心

不面不書忽忽數載兒姪輩來往幸得略聞起居然終恨不得親承傳約之爲快也去冬聞今歲㩀琴書爲汪溪游其壽當易于孟釋堂兩各逸縈候聞一兩月一見倘蒙倜外甥吳仲文過我謂特欲造函丈進拜遂拜此字以聞近兒此甥乃某女兄之第二子自少頗篤志于學數年前館于欲因得見弘齋先生甚蒙稱賞同其一敘頗期待不薄繼嘗以其詩藁呈虛谷先生亦蒙其賜一跋期待尤不薄試一印之可知今歲先定向某一館以意見不合力去之

偶見過聞梅結有一館未有人試爲一詢之偶一言而合初不知其詳及其至也乃又有不愜其意者年來吾道凋兒而此甥之尼又甚爲亦嘗多方開解之順而安之可也某于兄長託深契故略及之兄長有可提撕警誨之者幸勿吝渴呂來歲仍館于長子滄洲全丈暇時當必有此行㫄同自杭回滄洲必見之兄長得暇與偕行一游亦好但主人諳外蹤迹不欲假如何倫閑先一省見亦不敢落後也備盡只此切丐寧照

與金滄洲

久不瞥孟多村燕鴻近聞台候術術違和天相吉人想已平復茲有少稟外甥吳仲文後一輩行之可望者方曹二公皆稱許之今歲爲梅結游某自愧其輕于一言此甥素聞先生斯文北斗吾道東風意欲下荊州之拜遂拜此字爲之先容有可賜提撕者乞勿吝其詳見求心信中茲不贅桐岡自杭回車從當必過此又可飽聆誨益也乏楮修字不謹伏于恕督

與中澤程氏

去冬爾邑卻獲聆語豺狼不關麟鸞受誣從爲左右嘆憤歲如之何別後敢處何以之便不及書每切馳情最是失禮鐸兒是季令姪兒季其不以海誨答我者幾希茲有白

事未言先慚昨歲兩爲塾師兩家聽納竟皆爲反覆若所謀遂誓不復言此事今茲有言恐尊兄亦笑之厭之矣然亦見見超凡庸當亦察某非故欲相誤特爲人所誤耳今姓名光宇庭卿戊子生從小習業頗疏于某學識頗正筆端亦俊性行甚純字畫儘楷現亦習應舉之文近寄經疑十篇加之淬礪儘可應試兄能見聽置之西塾令姪令嗣不爲無裨某非如王氏有譽兒癖知心之前不嫌其面也

答考水胡盤溪　代子酉

此貢案絨特屢答翰光艷飛動與二二寶而三三珍感感某前日以墳尾細故不獲已又修字爲記室賣發未二斯夕而

素使突如其前晉帖翩然而下矣其何以當之某材作穠線恩受言縣上有七十歲之親遠為二千里之役中山所謂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有味斯言趙超久之家嚴肸勉之行君親之命俱有不容違者遠方敢為行計避左里之險道出九江不獲稟違政此自訟詎圖沍雲郁穆叢珍嘉而貺之禮意勤鄭也如許御之不恭受之有愧與其不恭也寧愧登嘉勉其何以肯之外辱甯蹄謂賜虞祖楫庠之馬似復晉歸其不欲明言御之耶禮記所云如斯受賜竊見何敢不拜

謝送韮

某近者卜葬先君遇蒙尊慈柴篤契誼遠賜貲臨茫張交好乃今見之先君有知銜茹必矣况于其孤其何敢忘日欲躬走伻墻以謝迂臨之辱恐勞起居以故不敢輕率是以餘墨卿以代面謝伏乞容照不具

謝襪褵巾幣

某昨者讀揚好事慚愧善歌曾微拍調之過雲遽賜縑緗之疊雪讀所惠翰知雅意已先于未將以迹觀之則似磚之拋玉之引也念舊恤貧煦濡而濡沫之在左右為盛德事其如老生之不遑祗受何一拂拭一步履無非銘篆恩私時也亟此占酧言不盡謝何時聲盡悉留面既

謝星源王正山豬肉及酒

栖殘臘邊六花誤約孤負燈花如此㒳樽何青州從事與公子彭生攜手同行惠而好我從事曰相與入醉鄉可乎彭生曰吾平生吐出肝腸豈口豕交之哉二子辯不已某捫腹而謂之曰此中空洞無物能容卿等數百人願借前箸爲之二子曰善竟歸心腹

代蓮汀靜軒

某昨效龍公之入城勤陳蕃之下榻攝春風者深矣揖別言歸一步一感渴教借宿尊仰方新待賜之椰露青賓春之梅綻白乘咸臨之吉利逗開泰之亨嘉此其時也仁者之靜與松羅俱凝定仁者之壽與椒柏俱延長歌擷澗芹以將此領惟尊慈不以其輔賁而翕受之則百斯幸以序附此致意而下引誠惟均等祈尊恕

答黃叔王

某不見叔度鄙吝久生又得山谷刀筆鄙吝亦掃而空矣梅蘤展玩疎花與有德色某茲蒙親惹以寒家增累特貽慶言且有珍貺此何足掛齒牙者君家山谷卿小德詩曰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涯解若潛夫論何方無外家此兒之育適可似之敢借此詩歌之以謝短帋占酬不敢先施統祈親照

寄鄭時菴

其非西都下與君為莫逆交真與姓兄弟也共游時乃坐
他咒不克躬餞迄今愧之痒痒言歸念欲即詣鄭公鄉以
訊近履寔沈祟之尚未脫然坐是力不逮心非意也勢也
即辰春和景淑寅想棠侍豈觀婉容愉色昔人所謂壽觴
舉慈顏和者不得專美矣徒羡徒羡少需暇館可以奔趨
即容問師潭遂伏謁堦下以宛所懷也不腆芹菜少寓寸
誠一笑領之幸甚

答鄭時菴

其春間虔貞一箋隨冰齋答緘傍蚓遐方棠賓是惭未幾

鋼鋼大帥所絶緞寸尺漢滿擬同轅可卜邑廛之拜詎意
德星之聚竟成參辰之不相比也政茲尚仰劃掃海函蒼
餘情條燦然十從事之內燕山非夢居然喚醒命鄉連床
易得之半萬里外握手論心乃艱于纔三舍間今之羈羈
牟于人前之會聚相之者其天乎背惟龍事宇宙一巷時
止時行與道默契止者暫也行者分內事也先為聘棟樑
桶或以次收焉予日望之焉用俟多箴寵賜克叙衙㝉想
賢不恭勉拜雅命之辱緬想德門佩輝倏然水晶宮中好
海梅燕潛却無朕采蔹款羨未見惟劫毖底梨錦捌之邀
以牋殊綸不宜備

答李恭宇

其茲承一扎遠錫多儀紫雪天之英劉楨光泉之赤鯉鹿
山麥岐之秀意見李璞之真有芴可拄耶莫倒持否無波
相及者如乾沒何

與戴廷芳

家台翰緘示隱府判先生往華感激感激怨怨未暇載賡
姑少俟之前日曾逅季登學正背面寔欲附課稱還寔細
姪已背罷聽非聰携至總管宅則知入長卜今早開已同
轅矣茲最附夫轉為左右償得猶示此姪不至沉浮多感
多感屢許以盧谷續詩寵賀尚未示下得終假惠之幸甚

不敢污損當珍藏以歸奎府也

答汪宗初教諭

近得桑梓別來僕兩閱月茲領妙墨如接賠言深寒一事
將兩生不肯行寔以年未及格亦理當然非有他謂也荷
再諭及見假誘掖之盛心寔感侍其尊翁在邑見心則以
其尊翁亦在邑未敢聞斯行之所遣總管書敬爾十此歸
歸拔之如有令兩生行之意倘當具年甲籍貫以聞丑軒
之文幾忘之矣近有目疾不欲苦思以甚之俟有所思則
綴緝呈似不其

代金赫翁答季潑

伏辱誨示以先人襄事特加問勞足見篤敘之高誼釗切
知感彼時自合走報蓋以路遠且春雪連作不欲重勞是
以欲報而不果今謹翰拳拳雖親辱執紼亦不是過謹拜
此以謝鳴謙之辱不遑它及切乞穷照

又

春首沿例墻屋履端之慶禮也既而冗奪至于後時令旦
親稱觴致椿松之祝尤禮所當然又以冗不克造前于是
簡慢之咎愈不可宥矣過期之餘甫能攄溪毛以見區區
公其謂某何如人哉謹拜此以鳴其所以然亦首罪之一
端也惟舜悲鑒其隻影而貫之則百斯幸矣

與汪季涇

不佞蒞論一驛許聆鑒敬區區亦以無謂不敢穷遡于忱
則不以書問疏數為恭慢也茲特寬度僭有察責此月朔
日承本縣文書為路學儒人不陪拜事勾喚且罰紋小生
自甲辰秋丁及甲寅五月拜朔十五年間外皆嘗前往諸
學官寬恕今忽例遭勾罰此必學司家因是上梅先生未
必注意及小生也茲拜梅先生一書恕之書中辭語婉曲
當蒙矜體茲不揆為高明瀆如遣乞願指左右為遞上如
不欲自發去則備半付與兒石蒼蒙正兒二老兒次弟煥
一見為投之亦可萬乞必為投達不至沉浮寬為至幸瑣
瀆非恃契愛不敢及此不遠晤當得面謝伏乞亮
照不具

答汪稱隱

比者不揆蚓竅蠅聲謹布俗官左詠過辱寫謙郭重以謝
此忝以謝為哉前輩謂進之難不若退之難至以致銘出
能綠魚入都自愉其樂可想也今者先生全節而退高矣
先年而退尤高也高之故樂聞其詩而和之此矣以謝為
哉取于造物也廉故造物之報之也豐取之不盡故享之
亦不盡先正定齊翁不盡取之留以遺公而公又不盡取
之留以遺二季位不滿其德天之與平陽氏豈可涯涘也

哉某不肖方年六十有三可以進而自棄不進先生嘗廻
顧之期望之負甚知已矣竊自愧今忽忽七十有五矣猶
不免傍人籬落是亦不可以已乎何當得從此轉從公子
山之巔水之涯以領倒病懷也末繇省謁惟冀厚自珍護
以蹐上壽以儀鄉邦謹拜此以謝先辱伏楮拳拳不宣

與程材仲

某昨日棠偕書招致之為一二日之留敘十四年之別歆
羨之錫予之賢見季之于故舊得之矣老拙無以當之如
愧何捋別言歸彈指頃忽忽數月減戢未來央也而諭命
為進名銜嘗以嚴陵項君松山對歸之次日適會之于族

叔與可家與之言適值其將經過鄉里之的便遂以隻字
爲之先容或卽偕之歷覽以訂所擬或與之約而需后期
一聽裁酌此丈游諸公間多敬信之昔年予丙之堂親三
田松山與焉去年之葬丙赤丘松山寔焉以賢昆季之高
一見之餘必自能賞識之何待愚言之贅哉以奉孝慈親
之心適召地師之至似亦有緣法焉未見願清心養氣以
節多福令兄處不及別字稟不殊此松山行速率搭拜此
殊愧草武惟高明恕鑒之不宣

慰曹濟之

某頓首拜申慰濟之教授學士尊契家兄大孝某近三月

間抵邑詢尊祖老師近履知無恙方以爲喜留宿數日而
未歸未幾忽有風傳老師計音者驚呼惶惑驚者恐其眞
也惑者疑其非眞也未幾吳觀萬歸自邑方知其傳眞矣
嗚呼平昔泰山北斗之仰今其已矣恭惟老師判簿先生
乾坤間氣海宇偉人方爲程文關緊了之口而觀之氣及
爲師儒炳紫陽之燈而傳其心全節無瑕上壽有永何可
微者二賢嗣之先沒數也仰預先孔子卒雖先聖不能免
也六賢孫之善繼理也了思續道脈之傳賢昆季所當勉
也某自聞計音卽已設念調辱老師之知自丙申迄今二
十年平生無知己知己惟老師一人耳苟字親往以哭以

吊于心安乎卽與觀萬商之擬以少暇同觀萬黃求心尉
葉有之適而慰有日五月又抵邑則聞諸菊存先生謂昆
季或它出恐小生輩之行或參商不相值盍尼斯行小生
思之有如覆山所言於心終有打不過者無以寓意謹致
蒭酒之敬撰一貧文以寫孝孝惟兄爲焚白焉萬幸令弟
諸兄長一一呼名尤幸諸兄荷祖父道脈之傳而尊兄承
重之貴尤重惟節哀順變以遠者大者自期至望至望悉
非字托菊存轉呈伏乞台照

答汪古逸

某自上冬復書後今春有傳先生今茂誘琴匯嚮者爲之

其喜在也若爲其有拜識之機也忽又傳先生遺辭矣三
年之變若爲之人戚戚也若想其何哉二十四年前初夢
之痛也又恐因此未必遂拜識之願也叟老病必不能徑
前則欲附一書以慰採便無從迄今耿耿戴兄廷芳連日
出外家調其居距所館可十里可附書正欲今早作書而
昨曉節燈時領先生所賜誨翰矣感且愧甚竊惟壽考太
孺人年垂及百籍登高壽雖未知垂滿的自年以尊年六
十六叫大孺壽數可以想見人間世寧有以六十六之子
而行卒發百歲之親乎老哭于先生厚矣生也有涯數必
有盡今日之變可無憾矣先生于禮已在不毀與惟哀麻

之間嘗體丹氏之心爲心丹氏之心豈欲垂白之子致毀
過哀以戚我冥冥之懷乎先生念及此可以酌居喪之禮
矣先生知及仁守何待愚言欲抑服于家思親之仁也今
過卒哭之期以勢而赴館亦交友之信也交友不信亦在
非孝之科先生處之是矣又何待愚言然猶不能忘言者
蓋欲先生因愚言而寬旋中之懷耳

慰程簡卿

近董季真行嘗附答書方掛滿楚耀江照磨至又序寄聲
將命書想未達今想已達矣照磨未發言先生近罹吉宦
太夫人之戚某聞之驚愕失聲徐問太夫人之年則上壽

九十年登九十百千萬億人中誰能有之以先生年六十
有七而上有母在百千萬億中人又誰有之天之厚太夫
人至矣厚公尤至矣自他人觀之足可無憾公孝誠天至
新罹此變恐不能堪然爲之禮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
身以衰麻在身言雖少不及親然不毀言則已過之願酌其
中而處焉向者畢梧山之母徐生于文公夢奠之年年九
十三而沒梧山甲申生年已六十九乃母初病時丁寧梧
山云我年九十以上已大幸汝年垂七十宜爲我自愛汝
若過于哭泣我冥冥中亦不懽喜汝宜深戒之想太夫人
之見亦必如此禮書公所自悉吉之假贅敢援梧山之母

之言以爲公告某久客梧山門此語實親見聞亦嘗爲禮
前輩云爲人叢中一人難性理文章爲人叢中一公若放
無一人望公爲太夫人自愛爲吾道自愛俟州里以孝後
學某三十六而喪父四十二而喪母家貧不能養欲養親
不待以公之家甘旨必不缺且親享高爵卿相之禮死對
照磨畧言之不覺涕泗橫流也願公鑒此而自覺爲至懇
至懇

慰友喪父

其久不交書則亦有以中間闊絶事有何憂戚而未詳兹
命廷芳方深知之始敢度修此紙首惟鑒察某比者不意

慶門内變有尊翁府君之戚寄君横舟老師之嫡嗣聞名
久矣而未及識於癸酉歲爲之文嘗得伏讀之甲戌混補
回途得參親之人物頎然玉立今猶隱隱心目間不謂纔
微識顏而遽仙遊也料爲人後者爲之子執事罹此與所
天同哀悰何以堪然又聞之在禮有不言而事行言而事
行身親之而後行之分況不免任人子弟之託乎此其不
可爲一槩之哀也明矣執事熟知禮意何待愚言想二處
之期已近之或過之矣願以遠者自期此區區下交之所
望于心契者老衰道阻不及面慰而以書惟孝子仁恕察
之兹因廷芳回附此以寬哀懷叙卒不具再拜申慰

慰戴將歛

比者不謂慶門凶變尊翁堂鎔大卿老先生奄棄明時始者風聞疑而未信夫以尊先太師後學山斗昭代蓍龜縱不爲衛武之九十入相亦何妨如伏勝之期頤傳經乃今天不憖遺奪此大老使後生于何而考德將超於何而就問識與不識皆爲流涕矧足下純孝天至其何以堪然有一說可以舒足下之深悲老子有言死而不忘者壽不忘何也死且不朽之謂也古有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老先生德爲人師言爲世範著書立言部使者已轉而上聞只待將垂諸千古不朽倘父天命之壽與臧文仲身沒言

立之奇相埒于無窮亦相如之身死而以封禪書獻使者遺之萬萬世矣人罔絲仲淹曰此道學淵源將續以遠者夫者自此益進修之恐崇扶持先生之翁著書章永傳其親曾以一至之哀自任于爲何如其不能僭越以慰以期倘足下抑哀順變不鄙其愚而幸聽之豈今翁所慰惟一辦一慟于以哀死而常生顧影自憐寸心遙瞻祗又隨尊鼎惟高明恕而察之不宣

慰胡濟興

者茲者不意慶門凶變壽母太安人奄棄榮養執事孝誠天至愛敬兩全考叔之羹將有待而遺茂宗之餉將有待而寄一旦遽遭此變何以堪諸自茲以往返轄而寄何在臥冰而魚分肥甚爲哀慕哀可想見自耳茲聞傷悼曷勝即欲一詣總帷以哭以唁家事如蜩螗應不遑外奔內馳日不暇給忽忽歲此徒怪令君負此疏之弗獲又隻字之復務繼寬度不皆遇之過獨有以亡心乎是用辨此以代面慰更望節哀順變勉進饘粥以顯揚自期是所願望令是季翰學令季不累別狀意不此殊統祈亮照

慰曾弘齋

某不修箋啟殆將經年非於師門簡慢也不欲無謂徒瀆尊聽近此月初吳揚過邑郡會仲玉學正知次令嗣希文

抱恙問何症得胃弱不納食某雖不敢言固已竊憂之無從問訊日徯平復之音忽耗瓜之四日竹將寄聲見報而希文竟不起矣驚駭痛悼無以爲懷有是哉慶門之凶變一至此哉先生與判闈安人俱以八十之高年而罹此創置之大故其又何以爲懷昔人爲荀士行吉越騎哭設天下痛心何況人間父子者乎自聞此變即欲奉慰然亦無說以寬先生之憂恐亦以重先生之戚耳要之人稟受有宜二五之氣數或厚或薄或長或短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亦惟順天而已莊生曰孰使我至此者非天乎況希文懿行與學高文妙其種種由人又且諸耶俱從不惟悳

其家而且世其學而又有孫竹立矣年登五十有五已不為天如東坡所謂人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此兩言者希文足以當之所使人不滿者以八十之親而繼哭五六十之子則為逆耳此為理之所不可解要亦數之不可逃先生高明有素處常達變必有可以自寬自釋者何待愚言天下禍變亦要人當夫子萬世宗師早哭伯魚使有子思為之孫亦待曾子而成就之先生今茲事體不啻于宜聖數等乎願先生順天所命加慎眠食以躋登伏生高年以上之壽是所願望茲因便風附此拜慰不覺覼縷惟尊慈鑒之不備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族孫嘉基毅軒訂

啟疏文

發解謝路總管張公啟 并辭會試

學生陳某啟右某伏蒙須給省府解據叨中鄉試第一十六名者伏以鳳詔天頒初試紫薇之省鵠袍星列兆分丹桂之枝若僥倖然有綱維是竊惟科目久行於歷代弊端莫甚於邇年經穿鑿而不根文浮華而過實士鮮學問爲奚取於若人世茂事功衆遂疑于吾道誰謂昊天之不復必待聖人而後行洪惟我皇作新多士舉祖宗欲舉之典

豈惟發第以夾科善誨守本善之心教以明經而脩行鳶魚飛躍鵰鶚橫翔戰藝江浙之歸闈餘三十路登名賢能於天府纔廿八人自笑衰頹敢併英彥如某者簞粟舊業種铍寒宗心繹四書何待今日腸搜千卷已迫暮年本無一毫欲進之心忽際千載難逢之會庠序不令其知覺名遂報於廉車縣路遂見之施行據例申於省戶無僕而挈子以往之與而行陸以還暨櫻櫟之散材勞桑榆之曉景艱辛萬狀病足甫瘳驚忝一名驚心愈甚單薄攸緩敢言覲上國之光羞澀空囊何以涉脩途之阻頹顏已老揚意徙逢加孟德頭風之忽纏似王式邊地之將作茲蒙敦禮

亦既優隆分今膳學之資倣古續食之意然𤸃病之匆遺具載漢書難俊造之同升有慙國士況衆人方勞於競進而小鳥獨倦於知還是惟不聞當家見憫知感知自以謝以辭玆蓋伏遇總管大叅相公先生政比龔黃名齊召杜規迂能軾之貴肺特出於邦郊俯憐䵷黻之窮忍不垂于江水豈忍下上之厄苦願申大府以保全偷沐矜存曷勝欣幸莫敢不隨其未沒之尚欣玆尚在之心雖不能如晁董公孫芹君父而廣千言之對或可以紹周程朱氏模範子以綿一脉之傳感德深深脩辭祗淺謹奉啓事躬詣台階塵瀆伏惟台慈俯垂鑒念不宣

答黃求心賀發解啟

眷契弟陳某右某啟伏以試紫薇省汲戰千二百人之場分丹桂枝濫滿一十六相之數未謝切磋之益先催慶問之貽衮衮過情圭復增愧恭惟府博翰林求心先生江右望族紫陽碩儒州陛科闈之世科早宜青氈之穩織季考月書之都選纔占東鹹以頻頻此行偶魚漏於網中南鼎節鴻賓於漠外執何長道蘊而倍收貲數豈比冒文聲而徒竊虛名因傳末交亦與後榜忝爲吾徒而增喜愈令于墨以騰緘君寶景仁有如同氣而異姓王楊貞尚何當在位以彈冠好切于心如出其口不覺何辭之過遂忘執禮之恭其壯志已厭衰暮諸白迓既行而中悔留之予而道征旅館之題欲塗鳥本心可見文卷之成雙奩自同志所知何不可髮而雷發于中衣雖從掛而日遁其上初殊若其後略如之蔑脊委食葉之從容騁渴驥奔泉之迅速使力皆盡復吉不分末必痛頓之陳[illegible]遂遠舉首之巨十今亦幸矣何如爲然汗顏浹背之府至越南向衛病當隨指裂腐之後繇燕北而從今兄尚爲愛我寧不樂推薦科日得保餘年其誤諾子以光識州題晁董公孫之對而與先生兩宗族問賢用從朱氏之書推謝鼎務鑑融榮幸謹本啟事申謝伏惟台慈俯垂鑒察謹啟

代竹所賀吳教諭丙首發解啟

伏以司泮宮而發解歸去來兮謁吏部而超遷自此拜矣[illegible]初同於鎡錡信增輝於鄉交祈游從翔棠造就恭惟州來季子之裔紫陽闕里之英衛元亮之南窗卓然素志仰退之之北斗賴此群心起長泉壑之常兼教桑梓之郡望近乎上青飫聲遠播於金臺又豫舉此乎兩州凡新鳳府若十載處士星照少微之閣既青榮之分光嚴灘月流于陵之臺復詩囊之守缙紳士凡三爲矣天池其一飛乎難墨綬雖朱幡徒發勞人之嘆必粉省必黃閣始究負倨之功庶幾可文學之鄉元侯遠紹若敵國之大司馬敢遊

輿頌豈曰私言其樸樕微材蒻藹何本實三牛之厚被倚
一見而垂情久聚客星因東書而來訪蒙庇宗老益倚廡
之懷慚孤金鑄而倏去倏來伏王成而善終善始豈無他
人不如同姓非徒藉提挈于今茲先收棟梁次拾榆榛殆
將賴憫憐于他日其諸贊慶罔既數數

賀吳竹所授本邑教諭啟

伏以花縣比子男之國有序有庠木鐸振文明之邦善教
善論劉須蕘薇之省譽馳芹藻之濱位雖淹于三年歆已
騰于萬口恭惟儒林先覺侯泮名流華胄遷遷世不乏于
季子竹香細細其何可無此君推經笥之素充美筆鋒之

鼓鋭圓交飽陳君宗讀之名盤走珠蒲籥齒瑩從出門斧
竹汗流而衆縫其後多驂在前洛浙紫陽四書之源漫鄂
蕭陵之聖之濱業講舊齊之會聲在衆楚之間盡自此而
積飛而不可爭躍逆茲受知于當路遂蹤報于家山高蔭
倫殿雲之聲送涂彤同月之指皋比肆展新青衿多由舊
內矜麈尾重揮昔絳帳宏爲今絳帳翔初新于品式位育
今冠裳于奴雖槐學珪攸始身章方禍金紫所甚更素
嘆角之橫而換部從冬之立鵠觀聽雖若模範偉然許聽
積經之籍而向見于席之塵隨新幾士習不德蠡測之學
大振家聲蕊芬馬翁之許無其簡安素於相說忙渥僻

成四六之節辭畧寫萬一于趦事先生自此升矣將收爲
明堂之棟梁小子其何述焉更願紹中林之蘭蕙鋪棻罔
極惆悵徒增

寄馮伯田先生啟

伏以清新庾開府久慕詩聲聰明大馮公今瞻道貌不得
拜於席下殆虛生于世間謹修函丈之恭聊紓方寸之悃
恭惟路教察判秀石先生儒林老宿喬木故家由爲石以
來接東魯淵源之正自蚕叢而出稟西洲流時之英文章
鎮于東南學問根乎家世紛若麒麟煊耀海市以誰存論
然蛟龍夠鯑靈光之獨在莫施所蘊大肆厥詞平生幾于

篇近不府西江之派挽回數百歲直達追唐世之豪萬戶
可經三公歷盡妙哉吟卷長流天地之間榮其聲光若引
星辰之上聿致案椽言觀泮芹遂令萬仞之屏盡識二南
之範天開幸會人願作成向若味先生之詩僅得諸虞谷
之序芬芳一齊何如列鼎之全珍清冷半瓢敦愈飲河之
充量今願竊有請也不識可得見乎某硯鉄未穿鬢霜已
染假鄒君之館餘二十年補齊泮之員才三兩載幸入大
聖爐錘之造略聞中原文獻之傳塤篪之吹式和金石之
音復振子由之爲陳教適復遇坡老之來文潛之事黃門
要亦爲長公之客倘與其進敢疎所傳

寄呂教授求移籍啟

伏以效顏淵之潛心素知尊於聖道如子春之傷足恐或及于齋規謹攄拙訥之辭仰致圓融之懇竊惟州縣立學雖有遠近之殊國家待儒初無彼此之異惟自墮于困頓難常寄于奔波必將適百里而宿舂糧始能每一月而陪釋菜貧寧辦此病復謂何如某者少也不如老之將至禿筆可笑久如韓子之頭童鬝鵠見髮復類叔向之壯凡名久掛于學校身樂就于鉉模業在其人事難由己無東家蹇驢之可借惟南阮犢鼻之自懸與其默默而遭謫訶詭若拳拳而聲傳請謁殿稍近姑願附于邑庠醫痔嘗容

再遷于鄴津胥莫蛾子之時胥豈終隱于之思裴別在邇年辰多傳例如金同舍藥同舍之有蒿蒙陽先生鮑先生之見從引援以言委曉爲已自非明喜交師之在上龍卷疲癃弟子之不中茲蓋伏遇允矣儒宗蔚然壽俊鍾奇廟早傳道學于一燈擢秀橋門振文辭于六館屢超津木書來富山縉紳白鹿之遺規翩適紫陽之闕里遂令礦質亦果鑄爐今茲憂病而受貧幾若自疎而自外然異世能啟洙泗之堯舜而唐虞難化唐虞之其究豈通之云予亦心親而已倘許其便寧來所傳某敢不鏤骨銘肝誓思報德德加覆載不負甄陶豈必朝夕于旁有楚猶在齊也誓將

心目常見于儒復于與馬君君有懷應府問既

謝曹弘齋撰族譜序啟

伏以旅泠如永名德舊爐之派文華於家價增敬帝之金車降錫類之仁辱取敬宗之義榮實均于同派感豈獨于私衷竊惟本支所貴于有圖文行豈容于無紀故族譜法明允自先世而已傳然事狀效歐常亦後人之當務不量輕率略效編摩非印正于名公難將示于來者因朝適門而弁首豈期閉戶而造車茲蓋伏遇某允矣儒宗蔚然壽俊爲貞元之朝士不愧初心開正始之遺音樂傳謊進致令征史復遂依歸每不早于操銘詎敢云于領恭竭卑比

而家乘提撕摩尼而許對床因此汗牛之書俾遂窺豹之觀乃知家乘正續三編爰篤宗祊已先一著自厚萬蘼庇本根之愛因與草木同臭殊之微不容溢辭增輝塞族衆永過矣慰藻若何拈策第之村仍使其知本乎禮悼決引之悠邈勉以不懈乎天燕石意識珠璣辭溢其啟不當加刻勵期稱獎題不亢身爲亢宗湯若綿力薄材之彈自成已以成物侈哉姬齊膚理之語感刻何窮鏞茲圖既

賀余滄洲六十啟

某竊伏遇某辰有殊常慶六十花甲從頭富十又新八千椿年後指延于齊永誦觴英遙抑揚以承吞與其結于諸

洲歡聲更殷于京兆族茂而衍蟀蟋競饒戲綵之重重春
歸而櫻筍來且樂傾盃之乾艶芹贄良胗先頌瓜瓞

賀山泉汪氏娶溪南吳氏女啟

蘭階喜瀹梅實吉臨在戶三星光照山泉之下盈門百兩
來從溪水之南召不果于鳧鷖誠略行于燕賀廷陵禮樂
已先傳世世之芳內翰文章定承紹奇句之譽甚慚鞴贊
所冀莞存

復孫兄賀生女啟

非之甥館幸親炙于譚私茲辱華博許蓮貽于谷扎剝封
莊誦臣凡愧斧乃以瑀盧遂符熊夢既殷勤而慶賜復璋

璧以寵頒下拜用章中纖感戢彭澤歷憶之語雖則云然
茶山少登之吟寧無可笑敢茲展謝尚冀矜諒

賀趙巽齋生曾孫啟

恭審于門善積謝砌瑞垂託橘頌之曾枝孫又生于袁當
義之豐本高蓬見玄三日氣見于食牛飛月標見于時鳩
其芽盈有恭相悅惟多釆彼香芹列諸幽格即中燕雀之
賀用慶鴛鸞之句爺九袠望百齡頗稱鶴由上壽誇一門
榮五世想含飴之間顏膺事雖有斐辭難盡

賀吳南窗授婺源州同知啟 名夢炎

辭蒙花封疏恩芝檢牧文公之闕里風行千分北彦章之

鄉州城郭丕冠民方歌于來蘇公暫賦于閑居共初[illegible]
照尤深相悅謹脩尺牘用表寸衷衣錦何殊本新安郡之
類故把麾甚樂紹汪南守之治乎

賀汪溪金滿文孫成婚啟

發以震于成婚冢婦協吉自延陵之華得禰小無猜龍滄
洲之門孫二美允合花燭[illegible]桃葉條蔡[illegible]存子賀已
幾于後至傳芳占鳳昌必應于先占鮮賀莫慚莞存斯幸

賀古墩嫁女啟

玉愛之歸及時桃華正灼金屏之開有目睿得將門甥帥
則以速姻宜于林而變慶夫以月上之宜室何殊靈照之

任家選釆鷹之仙想沸歡聲于韓土得乘龍之婿應多喜
色于吳門寓發茶香徵榮莞榮

賀吳于靜娶冢婦啟

恭審二陽之月三星在天詩詠摽梅屬長子之主器禮嚴
釆蘩迎爾相以承宗向平之畢債將新婦賀之稱賀敢後
施有初鮮巽羽先鳴有嬀達青姜宗婦道迨殊于臣道吳
氏世生季子今人何遜于古人期望頗遠涵容是幸

答呂竹窗納幣啟

忘號子猷之竹市隱甚高居同謝安之墩山棲自適好允
諧于二姓盟寶定于一言伏承魚書之雲絢鴛錦之霞明

味叶蘭金榮袁殷玉帝閫教洪嚴甚定成令子之達材處默嫁具蕭然敢援昔人之佳話權謝不恪撰叙未央

賀汪覺翁授府判啓

恭審芝檢榮膺竹符分佐江西地千里推吉水爲名州斗南公一人狂高材而衡判物書星躍喜氣雲蒸賀敢後于常倫分況居于世契莫將尺楮交釆半芹以斯道覺斯民志本同伊尹之志佐天子相天下當期新伯産之堂對預深渥涵容是幸

楊學正啓

載道森十翁紀濟美龜山積詩派下西江齊芳誠要喜正

茲道首之備在嘆貞元朝上之士多浸仕而不擇官分數爲府爲正

趙學録啓

大雅不群英材蓋激濟逾入黌之酉派公子翻翻壯觀犀水之新州人物表表前緒冲十翁著始領補乎儒流發軔仕途弼節鄉校

謝趙録啓

久辱包兵特時鄭案奸訂蛻白既誇藝行之卒半沒含黄雅稱樁廬之纖居外家此何以報之愛公子之無鵰罔合踽踽于湯禹非吏部之左手安得斯行[illegible]之器鬱

言不盡謝

約族人葺爲山祖墓疏

伏以人本乎祖年代遠而易忘精至于神祠墓存而可攷惟我陳氏實系他宗粤從唐末之時來自嚴陵之郡居藤溪里歷世熾昌藝嘉善鄉一方戶號爲潁川之始祠號爲山之府君廟貌雖嚴丘墳漸圯夫以總總林林之里社尚致敬于鷄豚豈有繩繩蟄蟄之子孫乃不如于豺獺雖歲年之已久然地里之非遥今當大德甲辰議就季春穀雨敷青蚨之現鏹標白蝶之寓錢因葺賦牛之岡睹遺像洋洋如在度生下馬之敬規吾宗世世常興凡預茲行請題于後

脩築貯水塘疏

伏以後鴻𪉅之波兆漲應孫黃鵠灌韓潤之畝脩築須須青蚨惟茲延充塘素爲荒歲備中因廢弛久莫支吾是以當炎官火傘之張欲救禾苗焦卷此乃類海洋尾閭之泄惟見泉脉乾枯枉怨天時坐失地利今將效覺浮圖之起發其可令巧媳婦之炊空則協衆心規增傳築加壁圍白日之隱隱儲水瀧綠鴨之粼粼帶爲銅成有備無患凡今西田費之戶即他時承利之田詳具于前幸題于左希名其作若雨興工行見一新豫如茨成如京後利定應十倍

新塘頭施水菴疏

伏以一間佛屋與白雲分幾盞義漿如甘露美惟此新塘
爲實爲古路頭宜建亭憩足力之疲勞待施水潤舌根之
枯渴雖略經始誰與成終證盟耕晉陀觀音質慈悲而無
愧圓覺提檀那施主信福祿之有歸

星洲寺疏

伏以屋化石而羅洲渚寺已半于千年木經火而飛烟埃
工欲施于一旦夫豈小力量能成大規模將悉恐月斧風
斤盡與新寶坊金地頂禮搖心發菩提化筆大壽而特
書景福已至而益至認祖師西來意象教莊嚴符莊子南

華經鵬程奮迅勤拳誦波羅密報答結歡喜緣乾靜專坤
動闢實上祝聖神萬萬之年華去故將取新豈但死前從
三三之衆

心田菴上元疏

伏以珠緯躔十二宮萬民司命璧月明三五夜一歲上元
當天官賜福之辰正人世奏星之日受籙者乘菰而問符
有生者期至于長生災曜伏吉宿臨幹神機于道域俯禮
耕隣義種分善果于心田祈壽華年請書初度謹疏

休寧重修文公祠上梁文

兒郎偉紫陽羽翼洙泗功在十哲丹節鼓舞寰區祠新一

日實有大氣數豈曰小規模況新安公文公之邦而海寧
古于男之境棟而宇尸而祝久附朱芹之宮而斯劉風斯
擁幾爲茂草之地致巖巖之貌像乃棲棲于廊廡俯而拜
仰而瞻只爲稱聖朝表章之意莫慰群儒鄉慕之誠惟
我宦岩和公管領上流提綱學校念黌宮闕文事崇肯視
爲弁髦凡啟門與講堂既復還于舊貫功宜以次而及心
宜有感而同歆論遷祠字爲百世之師不過十人日俊髦
私大役告肯堂孔子之宅大學在新民[illegible]覺新衡之覺以
勝夫月不日暈飛絕宮亦非過而與衆願爲出力名非同
于[illegible]不負先可後之但幼久請于公書亦[illegible]從大夫之

後須待制作日[illegible][illegible]及今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初有拜樂
徒尙存切之深書而久[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日下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下徵役俾書芳于講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起臘脩而奉肯之容必嚮朝夕討論究研精覃思之經行
見衆子來風雩之會不負先生立天地之心氣象一新敢
辭六偉

兒郎偉抛梁東又從大學尸庭中修致[illegible][illegible]公補傳治下
起佐國成功

兒郎偉抛梁西洙泗言仁賴指迷大于文章只[illegible]狗仲尼
日月發[illegible][illegible]

兒郎偉拋梁南軻書叅近匪虛談事功不下平洪水氣象
端如聳太山

兒郎偉拋梁北學門中聽臻閫閾愼獨工夫入聖塗篤恭
效驗扶人極

兒郎偉拋梁上文公詩傳方祟何正聲全只在吟哦小序
不令爲礙障

兒郎偉拋梁下本義爲書寶無價夢見編曾三絕人奏成
說到七分者

伏願上梁之後士知尊仰人副作成孔道期于大明朱書
加之渥究橫秋風而薦鶚化北海以搏鵬從茲徒以一身
受皇恩以全家食天祿豬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族孫嘉基毅軒訂

記　銘　贊　賦

謙齋記

謙之象見於易謙之說見於書伏羲畫卦於艮下坤上名之曰謙未有辭也人未知謙之益也伯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雖非論易謙之益明於此文王爲彖辭始曰謙亨周公爲爻辭始於謙上三爻皆言利餘六十三卦則六爻未有純吉利而不凶悔吝者夫子爲彖傳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純用伯益之辭之意不過以虧代損以盈代滿而謙之益於是大明謂非書之說以贊易之象可乎同邑謝君益字謙甫儒家稚弟以儒習吏退食燕坐之書室扁曰謙謁記於予予辭謝久之請不懈則諗之曰謙之理具見易與書中先儒發明無餘蘊何用後學重下註脚君其齋伏羲之卦伯益之贊於齋壁而潛心焉漢名鄉自鄉侯而下多由吏進身君能心謙之理而充之無一念不謙無一事不謙今日之習爲吏謙之卑而不可踰也他日之由吏以進身謙之尊而光也全受謙之亨吉利而無他卦爻凶悔吝受益孰大於是謙人道也益謙天道也人道盡天道見矣謙甫以此爲予之言乎非也予聞之

先儒先儒闢之伏羲伯益文王周公孔子伏羲伯益文王周公孔子闢之天

養心堂記

養心之義於軻書屢見養心二字於寡欲言特見周子究極孟子所未言至矣發源王君澤遠揭二字稱其堂求辭徵記於予予學素殊重以存菴胡公不一言之勉爲之言竊謂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周子不欲學者但至寡欲而止故以大賢以上之無欲望之無欲故靜而包涵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遂究極說非可泛責之學者也孟子欲學者之養心必自寡欲始故以寡欲而心存望之存即養也心爲

性之郛郭欲爲心之蟊賊養心不自寡欲始不可也孟子本章辭不待贅竊謂寡欲養心在大學誠意正心盡心知性在大學屬致知格物非知性盡心以致其知誤認人欲爲天理者有矣其於欲也雖欲勉強以寡之東窒而西流朝薙而暮茁求寡其欲戛戛乎其難哉必知性盡心以致其知則見善既明用心必剛更加誠意正心之功庶幾欲可得而寡矣勉勉循循而不自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未必不由此而進者點雪不容於紅爐冰澌自釋於旭日非寡焉而猶留其根也蟬脫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是心也始焉操之而後存今焉不待操而自存矣堂不在堂此心即堂非高明正大之堂入蘊奧猶荒之宇是由孟之寡進周之無於以養心其至矣乎既以復王君且以自勵云

朝陽樓記

朝陽樓予西金侯之所創也其先君子桐岡公捐館之一月侯聞訃自江陵官所奔歸水陸三千里以十有一月而達又二月即其祖宅之東可爲樓三間高明宏敞不二三月竣事亟爲之者何承先志也其名若何標先宇也祖居西澗澗之東可一樓其地數十弓犬牙入隣壤樓幾無地起兩世數十稔欲之未得侯歸大義交相感接北甫完書

所云若考作室肯構者此樓之所創也朝陽之云見於卷阿桐岡公字實本諸此自稚號甦齋類字鮮克知樓繇然宅東大明東升樓先受日公之音容日遠日忘登斯樓也旦旦寅賓思親而不得見見朝陽如見其親焉揭而彰之示不忘親此樓之所名也澗之西瀕澗舊有亭侯興新之夾澗有梅盆增植之取其遵先大父主簿公之舊扁曰春先者扁之主簿公逮四學登上第春先事業受用未盡遺以遺後之人侯不忘祖訓復揭以期子姪朝陽之樓不忘父也春先之亭不忘祖也雖一樓一亭而倫紀關焉斯亭一澗隔之欲登樓由宅門度壽安之橋百摩武不趄始克

蔎乃横一橋屋其上爲舟形以通之扁曰横舟雖狀形紀實亦不無意云

等慈菴記

休寧於新安爲縣縣之南有黄原原有等慈菴菴之僧有碧菴上人承寧以其出倫紀人而其事關倫紀可尚也已菴肇基唐貞觀間寶臨溪方與寺支流久爲祝聖道場燈燈相傳宗風克振今菴主心菴崇上人碧菴師也碧菴率溪何氏先世宗博公昂爲時名卿其後仕者相踵父原清文學世其家享年六十有二母程氏合美姚德享年八十有四碧菴生宦儒家十有三歲出家等慈二十六而祝

髮附方輿南說籍身出家心不忘家也蕩蕩之本根蓁莪之生育切切於哀苦心劬躬節累分積買田十畝以兄次子本中紀孝嗜學可託也祝之收所入承爲香費又買田入菴之常住而其徒爲奉先世祀畝數亦如之僧俗表裏期交爲悠久其用心亦密矣自大德九年秋九月肇此謀至十年春正官有旨僧續置田土許歸併元籍中甫克立文冊謂竟其志詎知中有不然志猶未竟延祐元年春閏三月不戒於火廢燼巧二年夏午慨施重構規模視前益崇以做衆緣所不逮倒缽囊足之又自建鍾樓於門之東稍妥何氏神主其下前所云禱其徒爲奉先者始有定所又懼久而易泯也將鐫之石而屬筆於予奉先之田皆詳諸碑陰庶竟其志吁其用心亦遠矣予謂竊凡佛所宮一是皆祝萬壽爲本尊君也君身所自立也鮮聞以報親爲務如碧菴若親身所自出也謂事關倫紀非與北面儒家說也而實亦佛家說按四十二章經有人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親二親最神也旨哉言乎儒佛有異教教以孝無二理天典民彝人豈外哉然不於他寺若菴乎見僅見諸等慈何以故碧菴儒家子故耳昔墨者夷之葬其親厚孟氏質之引儒道以對先儒謂其援儒而入于墨予謂非儒家子濡染倫紀之教不能因墨而通於儒碧菴何宗博

之裔其號名儒行也亦宜予故曰以出倫紀人而事關倫紀可尚不可尚哉表而出之非徒爲學佛者勸亦使儒名墨行者愧矣事勒堅珉世謂不朽然石可泐碑可仆其文章不可磨文豈不等于石矣乎若予者非老于文學且自貶於時其能壽於石以垂不朽乎抑昔東坡與維琳同生寄之詩曰與君皆丙子今予於碧菴有鍚白同壬子之宿緣此遂不復辭云延祐五年六月十日

星洲寺記

星洲寺以地名名寺也溪南涯數鉅石怪奇突兀旱不涸露潦不瀕浸寺門面之村距約百舉武當闢地之右天之

星也箴之春秋傳部子說地理書靡不合金華仙人之許尤
切曰星宮若地化爲寶坊是也今寺獨擅此勝非得地歟
寺始創於唐太宗貞觀十年丙申立公開山僧也三代而
下最稱太平未有及貞觀者此寺之建首逢此時非得時
歟始建迄今六百八十有九年丙而堂構代不乏人寺僧
一榮自咸淳癸酉祝髮勵躬節用爲寺出力三門經堂土
地神祠鼎新爲之佛殿鐘樓則蠱壞而葺之他如塑繪坊
鏤鑿藥甃砌等殆不勝書亦既完美延祐甲寅不幸於火
僅存藏殿寢堂又能硬着脊梁心弗退轉經始于乙卯陸
續於累年佛殿重簷厥費頗夥創已囊罄已田用賞于成

塑像制器稱種漸備用鈔以錠者千計持鉢所獲者居什
之一其徒大椿則剏鐘樓示應則創齋廳皆與有勞焉所
未有爲者亦既規度且將不怠於素今夫千金子萬石君
世豈無之一再傳之或三四傳王承福不免歎爲墟則李
師道欲贖其所賃矣今寺隨毀隨創金地清淨木天高明
赫奕如昔何以故有人如榮公與其徒若干非得人歟昔
溫彥博與馬周俱告太宗曰願常如貞觀初則善矣易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人焉則地以人重時以人來苟非
其人地猷是佛再恐不免鐵爐步之嘆矣榮公繼往開來
燈燈相續當得其人則此寺當如貞觀初豈非善之善者
乎又況寺將柴成國家改元方新重逢今之泰定卽如初
逢古之貞觀也榮公將匹休立公焉抑榮公所可書又不
止是撥己田若干畝入常住濟其徒洋於碑陰慈也榮公
本藏溪汪氏二親益長于創居一區于墓傍近墓田亦若
干畝屋則往來居之他日付其徒繼守焉又孝也孝于其
親亦四十二章經所教也事關倫紀尤所宜書予幼家丘
城經寺門望茶烟熟矣今委紀之俾續後游繪金華仙書
吟山入座之願庶不爲寺中生客榮公者叢林老宿嘗爲
都綱云

積壽菴記

獄石門靜軒吾宗也構菴於所擬壽藏許稱曰積壽速生
中大概得古始末微記於予予槩括圖色書之公幼嘗學
長益淹該嘗爲克紹眞裘歷江湖持門戶露宿風餐鮮有
寧日宜其蠱於先時此新石庫增卿閣壯觀望狩珪璋氣
發空覺朗可涯涘乃能祭老氏知足知止之戒超出世之
沉游不休者其於先世塞事孜孜不能忘固異乎漫不警
省若斯術是聽而但苟簡尤異乎覬覦榮達者膚學陰陽
而陷因循夫誇其爽地是其實祖若考若妣之吉兆壹是
逢之不寧惟是公配程氏嬈他偕老亦預獲擬藏雙劍之
所于戴邨流抱峙環朝揖天造地獻者名積村寔自天何

以證之公效傳脩期可容表聖自營葬室由經始迄就緒動削不吉此豈偶然哉識所以名菴之義則曰天其鑒我夫婦方寸契造化而錫以齊眉朋壽乎按詩曰眉壽以表壽征今取其辭與其義此公所願也又以田三百畝永入菴中贍守菴人戒子孫無違辭祈詳田畝勒碑陰此公所慮也予謂公仁孝人也仁莫大於愛親孝莫大於宴事以報親公於祖考妣允爲仁孝之子孫天必生仁孝人以爲公子孫此理昭昭可信不誣公所心得躬行子孫將是則是效謹守先業又可大爲公夫若婦齊眉朋壽此福之在其身者隻婣之慶如羊叔子之登三事閩士衛之拜八州此福之在子孫者不待必之天而必之此心之天朱子曰天即理也以理知天公之所願必遂其所慮者必無心即天也天豈遠哉公名一德靜軒號也又號梅窗生前丙辰今年六十有五配生前庚申今年六十有一其壽方隆未艾云

洪氏閑雲堂銘

水泉而雲坎象所其雲爲而體而爲雲用末而之雲似閑其閑既由之雲閑也其閑即雲降而學非忘世而齊雲歸學非狥世君雲其心坐閑雲堂休時閑閑與雲行藏

書燈銘

義所讀書榮命予銘之因書其壁銘曰

雪中螢燈月下照屋昔人無燈如許勤讀今我有燈舜舜熒熒不顯其光用晦而明非雪而照不月而曜陋彼囊螢徒千其爛敢有不勤鑛沉更潑燭好雄聽洞聖賢心

家傳祖硏銘

族姪孫贊子襄捧其高祖十九省元所留付侄研求子銘謹序而銘之

吾祖通州公以詩經擢鄉舉官終三山倅貢元公公其親弟也亦以是經冠鄉舉復會諸侯于東都至駕言徂東之題其文至今爲多人口所誦自東其駕以東諸侯之駕者

謂之絕妙好辭非歟將赴南宮不幸賫志以逝不生用一龍是佳研東坡所謂無田食研者用之不盡留以遺後之人有二仲孫學紹祖鉢文傳祖燈迨其玄孫亦好學不倦狥歟美哉食祖田而不墜有能四五傳而繼絕者豈非世之所鮮有乎余甚嘉之言之不足申之以銘

銘曰無田食研東坡有言高祖一研五世寶珍學鉢文燈繼絕善繼永古寶之欽于世世

敬齋銘

三衢徐府君婿楊龜山之門吾陽明吾程公實師之星源王抽齋受朱文公之門明吾之孫可菴實

師之今斂齋君名時敏以斂名齋者明善之六世
孫可菴之曾孫也父雲巖以斂名符之後志道挾
德依仁而遊於藝精工醫術斂齋繼之儒家罔閼
穹崇如是誰能或之先以儒術醫此業岐黃之得
而已世居鯱德與之程郵雲巖始還發之中不斂
齋今寓歙城予未之識族姪寶卿與之秘轉為求
予一言餘示黃聲甫所為明善堂銘且云斯堂也
程去華實記之予於諸公師友淵源問之久矣遂
為作斂齋銘云
程朱之學上泝孔孟南塘獨得其傳也正斂齋之先實師

徐王儒學承承彙世昭彰雲巖繼之志道游藝道至斂齋
雖專方技六經學字始見傳若遜斂與陳三義相參學自
遜入濟之以斂豈徒謙退汲汲勉進勤彼不已允懷不失
修若乃來來若乃精顏實若虛進未見止拳拳服膺脗合
乎此豈惟儒學醫學亦然真積力久甚宜精專匪直良醫
可達良相以斂啟沃時來毋讓

處善齋銘

邑居劉長卿以處善齋記文為求予文予聞之有
感于元一記儒不正略云善之所在先知所擇而
後安所處知行之學自有次第紫陽闕里講貫已
熟劉君于行處用力不患不知所擇矣余不復架
屋上之屋也餘皆閑言語緊要只此十數句而已
餘人之作皆可無也余為作一銘
銘曰安于處善天人策語先師語註亦嘗採取善雖本生
未易審處處且未易安尤難遠處之云乎止有不去不先
明善善在何許明善伊何必自學始學以明善見善明矣
擇善處為故士得已居之而安純熟力爾元善之長曰仁
是巳終當處仁為安宅去明善其初處仁而止處善而仁
皆斷純至處仁而安希聖地位忠愛良翁謏吾所止作此
銘詩詩其勖只

族譜贊

九族之云於堯典釋者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歐陽文忠取斯說朱子疑之昔齊晏子不隱君
之賜因稱是也世之譜族尚矣未聞兼譜異姓之
親今伯英為高曾世譜乃辭吳王三氏皆有紀焉
其存九族厚彝倫之義尤為敬為贊
馬韓徐州姆則徐土族著摺若班以縷紅吉人伊何錢塘
徽甫親光用賓奉母視女月孫命子日伯英甫字紹箕裘
余仕孔脩奉祭若代敬宗尊祖自流泝源江湖條四昭穆
益逊塗人胥視取則歐蘇事親乘譜次圖懿親若姑若母

卓哉伯英親仁好古九族義明由玆惇叙奕奕雲仍繼志繩武拭目華編薑云小補

畫馬贊

驍靑其質能文在脊匪㴲洼產胡爾神特冠帶緋衣懿何人斯勒履揭裳徐引長羈豈伊僕臣職典天廐馭馬于里敬供萬壽龍馬不世良御應星妙寫天眞何代丹靑

孤竹贊

見墨竹二軸其一孤竹上有贊云稍山老人題孤竹君其一雙竹上有題云淸獻公雙竹吟因和其韻

竹竹孤竹國君此其遺族獨立亭亭與誰同緣龍想單吟鳳難雙宿應契特立獨行者之心不動群趨旋進者之目千畝不見其有餘一竿不見其不足竹竹似爲介士不見親厚之凉凉如儒君子斐然有文之郁郁月來影自伴環玕風至聲能戛珠玉特操何假于依附高節了無所阿曲嗟彼朋邪之徒豈不有愧於孤竹

米澗亭自號道舟贊

異哉道乎生華峰頭飄十丈花爲一葉舟廣千萬斛太一之傳既無盡風采餘波流吾道正派紹孟者周愛蓮誰同心今與倖身艘心柁聖涯是游由濂溯洙勿虛勿浮風月無邊穆穆融融良不偶然來從吾游須中有兒子領以不

澄潭贊

長汀聖公上人號澄潭今年夏丘避適𨵡其頂相惜怨怨未及交箭鋒機玆承寄聲需余爲下一轉語思韓之于文暢柳之于浩初皆爲下筆今亦何忍答以不語禪乎因爲澄潭贊寄之

贊曰傳燈要妙作游心源有澄斯潭淵淵其淵禪定有素湛然止水如珠在盤盤定珠慧澄不在潭而在心珠現水月中寂照空虛惟千載心秋月寒水𤍠釋同處我聞朱子

扇贊

昔張無垢紙扇三年自誇其儉我將告旁人無好事我無大錢一裴閱世可希此賢

和不求人贊

不求人贊曾大父唱之通判和之唱者不可得見矣幸得見和者而知曾大父之肯爲此贊也曾孫不肖想像先世意而續之癸亥十月初四日晡

時欣

痾癢切身借誰搔之斵木爲手且體依稀天賦厥騷苦刺背負一搔一快勝呼醜婦䪨髻落金釵兮截盤金盤思麻姑仙爪兮豈不利太麻頑鈍若此手兮太居士女借名李

衛家兮木奴以命汝意雖不求人兮未免求木奴之指眈
若反學以自撿兮吾于求諸已

和五六公不求人贊

梓人揮斤刻木成指雖乏識纖可侍君子搔我痾癢及我脊膂爾力所至不仁者止我有胃腸只可養氣我有詩書只可適志予美亡此誰侍巾櫛隱婦之功須有爾爾尒予相親俾不求人無忝名義

婺源李復初字贊

婺源李復初兄舘寓頗相近淳雅可敬然過從亦踈丁未冬十月將來告別索字說并索予念坡額名說老泉自爲

之晦菴冠子說辭屏山爲之非父非師誰其僭之敢請贅言予曰說之不可也贊之可贊之曰人同此性生同此初性者安焉奚以復爲聖降而賢復焉不免復之奚在曰在明善明善爲知復之路行窮曰精一思曰明誠聖門善復莫如顏子不遠之復能復于禮孔傅以文約之于先又約以禮行之次焉以復其初不於强聖沙濟水淸塵磨鏡淨復初字說亦淵之從入百聖域守二字符

庭芳字贊

族兄蘭字庭芳實坡公之曾孫遯齋公之孫杞山公之子好學不倦翩翩佳公子也嘗從予遊屢以其字求說寓謂名二子說老泉爲之文公冠子祝辭屏山爲之予不欲僭以贊易說辭美之之中寓勉之之意云

騷集衆芳首蘭是稱昔人謂蘭宜生階庭託根幽深無人自媚欲秘其香風不汝秘根培愈固芽茁愈新培根安在連席帶經揚於王庭自家庭始侍中裔孫流芳無已

程與京草蟲手卷贊

艸卉昆蟲造化生成精微奇妙豈力所能一以貫之實大巧流行爰有良工妙奪造化若艸若蟲過筆非畫小巧云乎哉天機精賓無貿錙仁主人手卷積陳能事摧場由藏

于密實行無心淡然任天真寫法天巧不彫琢薦鋤耘采芥苗萬我在中北芥蒔方紫綸須膺待其于霙麥亦苦花草謂四美蝶泊有情蜂如有蘇蕊容陰雜可寄乎蜻蜓蜘蛛昂首若寄奴所驚蚱蜢折背蛺蝶戶竄遇之將穿以行我嗣丹于庭艸交翠觀生物氣象謂同自家意思張于厚聞驢鳴亦謂如此又聞詩家以爲爲與今諸艸諸蟲生意津津勿殺小視之同大化無限體仁主人一披覽之養得中生物之仁

夏君文彙贊

文氣所形尤貫道器氣為豪放道更精詣集義生無餒配

道義道氣合一文響天地

風雩亭賦

判縣先生創風雩亭弘齋曹先生記之至矣盡矣然昔張宣公風雩亭詩之餘意猶有可言者里晚學陳櫟敢發宣公未盡言之蘊而賦之

雲屋趙公風雩有亭家世琴鶴其風最清不此焉以爲足上沂沂水之曾慕彼舞雩之風適樂意之春容觀點也之所懷與三子兮不同龍見而雩壇壝聿崇爰有茂樹蔭蔚可蒙當春和氣風景恬融見天理之流行欲無芥乎其中風來自天風之者人淡蕩適至偶披其襟風此春風宇宙

吾心宜聖師之所與獨喟然其貴吾點也雖狂其心不泯春風無窮千古常新坐風雩以乘風諒何古兮何今大儒先生椽筆作記窮深發微已詣其至兮後賦之毋乃或贅辨不厭明敢獻所疑點之見處深契聖師行有不掩以狂稱識既曰與之曷又狂之始超由于由求卒僅儕于牧皮昔于張于已慮及茲初新亭鑑之亭特繫風雩之詞謂詩點心之所造當究顏氏之深工防外誘務發恭波私意之脫落斯樂意之內充兮究顏氏深又安在非在乎他克巳復禮點見處之雖高惜行處之未實使徒慕其氣象而未知所用力寧不荒于遐高孜有體而用虛必以克復之學補曾點之所無克去巳私復乎天理匪從見此地位必實致其踐履偷私欲之蟬蛻得春融乎理趣逆顏樂之不改庶風雩之無弊惟雲屋公卓哉先覺豈惟風曾點之風蓋以樂顏子之樂亭扁翠侍克巳睎顏翠不于其蛾于其山侍不于其人于其繼不復陽臺云夢與入蒼翠之間巳克兮禮復欲淨兮理純儼儀刑之相對爲樂山靜壽之仁人吹面而受和風披予襟兮欣欣臨風雩兮長嘯如吸鶴而鼓琴

木貓賦

惟木貓之爲器兮非有取于象形設機械以得鼠兮配貓

功而借名嘉哉貓之字蒙貴兮實依人以寢處豈貓之偏可愛兮見鼠之深可怒鼠罪不可勝數兮大罪在害夫吾書聖賢所以心天地命生民兮多蠹蝕而無餘外齧汞與毀器兮穿穴倉而盜內雖僂指以盡其惡兮惟良貓漸可殲其族奈良貓兮難畜兮食不可以無魚或鈍庸而不捕兮遂就設夫穽機外匣板以四周兮柱焚峙而梁横懸重木其若砧兮下發蹙夫蹤跡妙在分毫之活繫兮微有觸而轟擊鼠冥行而誤入兮危機動而微命畢間響而再設兮或一夕獲倚之三四策奇勳其若茲兮名木貓其奚慚然我以機心爲彼械兮彼亦因機械而觸夫機心海鷗

之閒雅而然猶然豈黠鼠之不能初用之多中兮再三用之則否毋乃指禍穽以相告語兮儘機張而餌誘木柮莽懸而詰朝兮群黠跳梁于外而不入其中得非機械之有窮兮豈若良貓之有常功或者因貓之難畜兮遂抑貓而揚此使木之貓果能盡用兮則貓可以盡死忠彼不捕之罷鈍兮豈不可易夫鄙嘽譬之因埅庸人之失職兮乃遂併衆君子而舍旃也耶

梅花主人賦

古舒牧伯耶律相公禀受閒氣生于遼東鍾毓乎瓖地靈所鍾期梁棟乎宇宙榜一軒兮以松松之所友允矣梅花

以擧龍之鬱鬱盟玉葩之橫斜與素兒爲主人免其羈孤於天涯擾清吟之千首盡發舒其英華梅見詩書寶秀是取公取其花豈同兒女惟此梅之眞實與商鼎以和羹何以有雨肥之紅綻花乃實之所由生三冬閉寒萬木韜精獨此花之先春耿冰雪而惟馨似君子之特立殊弱植之彫零公取其花乃待其實豈作牧之能奄行作相而爰立森萬松于軒外棟明堂而崗屹摘梅實以調鼎益權輿于今日欽大忠於一州豈獨私乎舒民寄語灊岳與皖公汝安能久留此梅花之主人

春先亭賦

溪山種德與梅俱深亭扁春先延竹淸吟吟不足而酣賞烙疎影以頻對顧茅亭兮儀曹娩蘭亭兮山陰有善繼之賢孫念大父之手植每見此而敬恭忍等之於枯枿冀紅葩之有實取白賁之無色儼若而手公槐匪直同于鄉棘一枝具一乾坤陽動根于太極俄彼有唐幾歷風霜貌肖蕙花惟愛六郎豈知愛梅臨風一躁廣平一賦不忘若壽年方廿五秀發華滋見巳卓然挺特不疑陪立樹花厭厭醉夜笑彼江總何哉佞射術此孤根陽回凝閉偶點宮額豈屑街髻見魏徵兮嫵媚鄙令德兮溫柔宜聽角之悲壯任吹笛於高樓當高齋之索笑興成蹊之不言仁權輿于

徵斂謬生意之存存玉堂何嘉竹籬何怒貫榮悴于一理悟窮達而默悟玉質兮盼倩遠邇兮鴛燕日遠樹兮干迴翔翅卷兮百遍暨作相於開元搜杷梓與棫柞鼎和傳說之羹籠儲梁公之藥贊化調元燠寒時若接詔使而謀默辭墻宴而疾託嚴如斯梅逢冬不瘦力能斡乎造化香不隨乎變衰衆木方搞槎枝獨妍早占魁于春覲忠司冬之競權特立萬物之表覺在群蒙之先嗟茉美之與元輿賦豔葩之歌瓊豈若公之賦梅大音希聲而鳴自然之天刻之屏間妙擣奇絕廊廟之姿豈淹巖穴振七葉之貂蟬將上知之早結覲我侚之如斯不愧文貞公之節旣增光

於大父尤景行乎先哲想後山翁神遊而喜之曰子孫德
興萬物氣吐實與梅兮同素相將來兮則爲轉皇圖兮發
固

大禹惜寸陰賦

昔者聞之乾道行健一息萬里君子法乾自强不已自古
列聖罔有不勤堯乾乾舜業業所以爲聖人舜之稱禹以
克勤于邦耳克勤于邦之實寔且惜乎寸陰惟聖希天固
自强以法行健之運惟賢希聖所以有惜乎分陰之心賢
哉陶侃學學不息以勤自勵朝暮運甓俯視寸陰之移寶
有同乎尺璧紛紛學者不知自惜惜青春之不再恐悠悠

度夫白日嗟夫見寸陰而猶競此聖人之所以爲聖等光
陰之隙駒此愚人之所以爲愚

黃山堂賦

維大好之山水昔專美於新安大好中之尤者乾有大于
黃山特占歙之西北高登日而摩天四下俯之蒼翠三十
六之峰巒上凌極之絕巘下無底之湲潭既自悉于布水
亦紅浴于砂泉信山靈之都會嘗此煉乎神丹峰標名之
冬與事猶迹而猶存日谷成與浮丘更昭揭大軒轅命名
六六之內此與左右爲一黃帝二仙以嘗游宜妹山以黃
而永傳欲識山之真面目實必混履夫巉巖凡宜遊于此
者惟閒暇而遐觀擇郡治之勝地搆高堂之數間納遠翠
於軒楹數天際之列巘凭闌干而俯仰若再上于雲端自
高躅之既揖何山不乞于人寰孰以此山當三皇之世來
神聖之蹤擧錄皇而帝與王霸孰能迴世運之濤瀾聽新
安之古郡欲醇古而弗薄鮮囂訟之理筆多虔塞其衍冠
以静重而涖之將以治分非静惟宇民之良牧又觀風之
大賢登斯堂而送目見太古之山如見太古之人爲彼甚
公之明黃老猶遐堂見合於曹參何如黃山之在望常若
把黃帝與群仙法黃山之作鎮仁心静而常淳涵法黃山
之與實仁漸濡而稱停蘇優成刑之静對造萬古以無古

存古意於胸中心見山而常安噫嘻蓐古而今時間焉之
返今而古理可因然當望黃山而無愧于黃帝坐見太古
淳風之挽還

漢林賦

予聞周南之詠六州王矣予德化有源修身刑家感所賴
及江漢之混宜識漢之游人泳推廣而遠兵謂德廣之所
及能遠化乎遊予相有家保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荷統道
乎正道何可外文德之純文所以文德亦不已德所及
其周兮之德之純其本體維南兮喬木德化兮膏沐喬木
兮參天森森兮休麗留果漢濱之木質兮綠葉林自有不

林之林兮種德未茂而根深彼儒林與書林非異林木之可見矣所種之林林兮蔚盛德之符驗吳君本市隱兮當璧焉而山棲今又舍山棲而市隱兮此林隨此身之所之十年計種以木兮百年計種之以德德愈廣而林愈茂兮身所至卽江漢之域

燕山八景賦

粤自昔之京師稱爲衆大之區今大業之覆齊豈亘古之所無建皇都于燕山信廣大而超卓稽載籍之所傳跨毫殷與京洛仰景致之佳絶彈況頌而難窮味綺名之有八恍莫揩其形容仙凡隔于苑墻遠深而瓊其島天未綴夫

春陽花命長而鮮好池雖仍于古稱太液甃其佳色與景秋而最宜涼飈生夫鄰碧瀉爲瓊玉之漿幾萬斛之珠滴歲釀萬壽之觴横漪江之下垂愛一壺之天成金知出于誰鑄待夕陽之照出色黄明而白頻山屹峙于兌方帶花種而呼蝶市烘黄綿之襖天現白玉之屏津趨北與燕南嗚呼兎而澄潋銀蟾蝀之高臥玉猊貌其如活軒轅裔之蓟封而飛門而河翻妙勝蘆皐之瀑高出龍門之灘史弯紀夫居庸名列三關之一山雖皴而萬壁翠欲滴于一色是爲八景之略覼其詳之未知彼瀟湘與鳳翔亦人題之照如兹偏方兮下國景何一二而數衆大古莫擬之豈八

景而但已山水自于醜北景清淑之所鍾地廣漠而深厚極域闢之宏傑合官府兮市里暨民物之富庶兢非可觀之景顧觀光之猶未將究極而論之竹在德不在景山川以人而重德與景而悠永毫殷京洛之區兮覩昔而依然謂愚言之不信何一盛而莫有如宋下想像夫亭唐藕子覩見夫處境雖鋪張恐涉于虛無知初詠未得其要領也

族孫嘉基毅軒訂

試文　講義

賀立太子表

伏以青宮肇建天方耀於前星黃屋鈞居人益瞻於北極慶綿宗社壽溢寰區中賀臣聞宗子維城大所以固邦本震男主器重可以繫群心以聰明睿知之君得恭敬溫文之嗣重明麗正天下之化由之一有元良萬國之貞以此揭延緜盡幸逢斯今恭惟皇帝陛下道極高明計定悠久反緒而屢覩周業而匹休李鎣其根笑唐基之未大親勝

愛為主鬯位堅臣幸備邦榮屬分省寄祀棲罔暁想歡洽於奉承鷺序班晨龜阻陪於舞蹈

賀瑞芝表

伏以聖皇御極物睹兌秋造化發祥芝彰賁治特產龐庬之域將開孔道之符夫豈偶然必有召此中賀臣聞世珍靈草品與凡芝漢作房歌備為揚於九廟唐生陝府尚煩示于百僚豈如臨炤之初負兆聲名之盛發巖于淑胄了之地瑞應于祀素王之庭卓冠古今歎傳遠邇欽惟皇帝陛下天資睿知帝學緝熙接統緒于千齡道能傳道苗之延於三秀和以召和臣某幸際休徵得睹壽氣必大書于

信史寧可俞堯舜之星期永壽於斯文豈但遊莊椿之齊

道不欲雜論

論曰聖人以一心貫道非深於道者未易知也夫道之體一而已矣而其用則散於萬殊雖萬殊也而實不外乎一本也天下無心外之道聖人之於道亦惟以一心貫之道之為殊不外乎一本聖人以一心貫道則一本可該乎萬殊以一本言無雜也以萬殊言亦不可以雜言也道本無雜可雜非道也而奚以不欲雜為哉莊生述仲尼答顏淵之問而以道不欲雜為言此殆莊生之寓言而非夫子之言也雖其末為要歸之論能究極于心欲以心之虛集道

之實若于一貫之旨有見者其命似為而實非也吾故曰非深于知道者未易言也請因莊生之言而辭之聖道其大矣乎天之道至誠無息其為物不貳也不貳者一也無雜也而為物自為之各得其所為不過于一中分造化雜為也而實一之散殊也亦未嘗雜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為殊之所以一本也為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一本之所以為殊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亦惟以一心貫通而以天之道獨以一心貫之孰謂聖人之于道而不以一心貫之乎聖人之道其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若紛然而雜揉也然聖人之心則惟渾然一理之貫通而已曷嘗有一毫之駁

雜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會于所以淺契於一唯也曾
子獨然契于一唯而兒顏子乎夫子于回終日與言博之
以文凡于斯道之萬殊無不言矣其以一心貫萬殊而歸
一於本者則博之之餘未嘗不約之以禮也人豈務博而
陷于支離分雜者若莊生述孔顏問答則異足矣顏子雖
王佐才志在爲邦然未嘗汲汲焉陋巷簞瓢終身自樂安
有之衛之行哉謂衛君年少行獨而輕其國或者曰衛君
剸暴也或曰剸暴方以啓衰之末年復因時顏子已不在
矣殆出公輒也吁周子之兒之前果可與談莊周之化蝶
哉使誠有之二君者一得罪于父一據國拒父得于三綱

大倫道之大本已絕矣論其行獨而輕用其國哉莊生之
說謂夫子欲止其行而首以道不欲雜言且謂雜則多目
憂而憂隘之甚夫是非夫子之言也聖人之一本故爲萬
殊以一心貫道之其萬殊者不外于一本一而萬萬而一
無所謂雜也亦且不必言不欲雜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何患其多何患其擾而又何憂
爲夫子博顏子以文而約之以禮博則廣之以萬殊而約
則貫之于一本也是眞夫子所以與顏子言者也今是言
也無乃莊生之于道略見其髣之一者反覆數千百言而
有攸當也未歸之于心齋而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不

求道于道而求道于心似矣若欲以心之虛集此道者則
實非也蓋道不外于心心之外無道道也心也本一也而
非二也豈道爲心外物必有假于集之而後有所得哉且
又先之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舍心之本而求之氣
之末何始言道之不欲雜而終焉之論求道如是其雜哉
過故曰非夫子之言也莊生爲是言似是而實非也豈
無所見而敢云爾哉噫聖道本無雜也而異端欲雜之莊
周之于聖道非愚者之不及殆智者之過也凡其書載夫
子之言與夫譏議夫子之言大率皆過于高荒之論無一
如啓論之可信可稽者是聖道本無雜而周欲雜之也夫

子嘗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且淺爲聖道害豈徒雜
之而已哉噫莊生非淺于聖道者宜其于聖道未易言而
反雜之也雜論

九五福一曰壽論

疇止于陽數之終故知慶尤備于聖人言立於陽數之始
當知年尤永于聖人夫福壽爲甚疇該聖人之全有此福
必首顯聖人之長有此壽也疇終於一書聖人之福固有
必俱有數始于一疇聖人之壽實有必久有乃知壽聖人
以享此全福者天也聖人之長享此壽乃所以全享此福
歟此箕疇至九而言福明疇必于一而言壽也且洪範之

疇有九而五福之疇居其九是福也萃於衆美而效之君
者也洛書之數至九而全聖人之福亦至五而全以此五
者之福總於五福之疇福者備也周全備于聖人矣然全
享此福必壽則可以長享此福宜箕子以一曰首明之謂
大生聖人豈偶然者天命長久是曰壽殤壽爲福之基天
所以壽聖人乃常以全福福聖人歛衆疇有所終固願聖
人之全得其福一疇有所始首願聖人之必得其壽必得
其壽始可以全得其福五福以壽爲先歟有旨哉詩發暢
厥旨蓋謂人生之福以備爲貴尤以久爲貴故叙疇中之
福至於五而全福以久爲貴故明福中之壽居于一之始

論福必先論壽其詒以得壽則有其基以得福歟何以言
之洛出書聖人則之洛書終於九數而洪範之則之也五
福終于九疇治天下之大法至此而全故享天下之大順
惟聖人爲能全之令不踰之聖人而誰歸然何莫非福也
聖人以一身備諸福亦何莫非所以享此福也而君子之
明疇必以壽居衆福之先安寧强爲是之次第者豈不以
五常理之備者也而非仁無以包之故言五常者必先于
仁五行氣之備者也而非水無以生之故言五行者必先
于水五福者福之備者也而非壽無以享之故言五福者
必先于壽夫之生聖人也不數洪厖碩大之氣悠遠久長

之數其逢之也猶不數聖人之身實洪碩之氣之所鍾固
宜其全享此福也聖人之生悠遠久長之數之所屬尤宜
其長享此壽也天將以多福福聖人則必以上壽壽聖人
故品第一定其疇而福皆該焉雖俯以定其倫而壽獨先
焉以多福歸聖人而先以上壽歸聖人得非福固足以該
夫壽壽則永可以享夫福其壽如山則其福如川其壽如
松則其福如茨壽等箕翼則福齊日變君子誠非强爲是
之次第者然則行葦不惟言介福景福也而必曰壽考維
祺甫田不惟言穀以介福也而必曰萬壽無疆詩人以壽
爲福基其與箕疇敍五福于衆疇之中而首曰壽於一疇

之終始者若亦相表裏者歟今夫從一而數九者洛書數
也始于一五行而終于九福者聖人則洛書之數也洪範
大法至是極備聖人治功至是成終于是備大順而享全
福亦可以無憾矣疇之九于斯而終福之五于斯而萃降
年有永壽之福也尤積有餘富之福也安靜無虞康寧之
福也樂善不倦而好德之福備修身以俟而考終之福備
此所謂五福也非聖人信不足以全享之矣然備于九疇
之終者爲福而歸大疇之始者爲壽人生天地中莫難備
者福人于衆福中尤難得者壽得此壽則衆福享之百年
而不難不得此壽則衆福享之一日而未易此當然之理

必至之符閱千古而不易焉所謂掖千齡而聖人生天之
所賦山川之所鍾靈寶天地間最高厚之氣最悠長之數
其超越等倫冠絕庸衆不但其然也常人如蟪蛄之不知
春秋其於諸福不過富利之幸遇耳學人之壽等龜鶴則
所以享此全福者何莫非安富尊榮之日凡人如朝菌之
不知晦朔則於諸福不過榮華之飄風耳聖人之壽邁椿
植則所以受此全福者何莫非修德敍倫之時聖人關天
地而出享有道之長蓋將與日月分齊光長於古而不老
者壽綿于千萬歲則千萬歲此福也壽歷于億萬年則億
萬年此福也壽延于無窮無極則此福亦無窮無極福以

壽而久壽爲福之基歟聽君子其以長享此壽頌聖人者
期將以全享此福歸聖人夫皆說乎莊周論之聖人無心
於福與壽天自有心于福壽乎聖人然聖人非隨之天而
已語曰仁者壽易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好德之中自有
有永之壽有餘之福焉古者曰之先壽之福皆出於好德
之福之外哉觀箕疇之論福者又當以是而求之昔嘗於
之矣九疇之序雖至五福而終五福之本實自皇極而出
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是也五福之斂本於皇極之建
然則皇極者五福之根本五福者皇極之效驗歟然箕子
之明壽不以他爲福之先而獨于壽推先焉抑又何也豈

非以天下無壽外之福然此壽則能享此福歟聖人者天
也則類聖人壽以全有此福君子之類參同符于天也洪
範九疇始于五行中于皇極終于五福武王之壽蓋與五
行相胚胎皇極相終始嘗必先知九齡見夢天之壽武王
實界之以五行正氣之永長而使之長爲皇極全體之宗
主者由是以此上壽基此全福富有四海身其康強富與
康寧之福也以壽享之也謂用明德高明令終好德考終
之福也無非壽享之也長有此壽以全有此福箕子明疇
之深意從于旨哉抑又有說福有基以壽爲之基位惟聖
人爲然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然斂時五福錫厥庶民

是福也聚之武王之一身而散之于古今萬億人之身蓋
一人有慶而兆民賴之耳君之壽即民之壽君之福即民
之福華封之祝祝聖人壽堯之仁壽如彼故堯之民多仁
壽而壽域開於唐則萬邦協和之福壽之餘發也德爲聖
人必得其壽舜上壽如許故舜之民多仁壽而壽域開于
虞則萬邦咸寧之福壽之餘慶也殿將建極斂福之武王
爲然猗歟休哉何莫爲壽域中之一民而頌聖人壽

擬唐處士陽城除諫議大夫誥

古者諫無專官上而爲相復於王以從諫下而爲工亦執
藝事以諫官無高卑人無貴賤皆以諫納忠漢以來有諫

大夫始以諫爲名則專以言爲責任亦重矣至我有唐有
拾遺有補闕又有諫議大夫其任固不尤重歟在廷之臣
或以選直或以序進未有以處士起家居是官者處士陽
城潛德弗耀化其鄉人大臣以爵名聞安有能淳其鄉而
不能正其君者是用擢爲諫議大夫官以諫且議爲名宜
直諫讜議以奉其職乎寵汝弼汝其懋哉毋蹈漢人所謂
處士純盜虛聲則予汝嘉

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
不遠同一忠恕也而聖人學者異焉先儒謂迹雖同
而心實異其論確矣然此但爲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于人者言之爾至若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
欲無加諸人則與勿施于人異矣使子貢果及此可
謂與聖人之心不異乎其猶有間乎毋牽補而對將
以觀深造焉

對夫子之道忠恕言聖人之道也動以天者也中庸違道
不遠之忠恕言學者之于道也動以人者也朱子集註曰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又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聖人
之道安而行之何待于盡己推己哉惟曾子能悟一貫于
一唯門人則不能矣曾子之答門人所以必借學者盡己
推己之目以著明之忠字在聖人爲誠恕字在聖人爲仁

聖人之道本不當以忠恕言也中庸所謂忠恕方是正言
學者之忠恕爾違猶去也朱子章句云如齊師違穀七里
之違言忠恕之去道不遠也所以指子于語之忠恕曰忠
者體恕者用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此與違道不
遠異者動以天爾皆非夫子之道忠恕自然而然以動以
天者言之中庸所謂忠恕勉而行之以勤以人者言之乎
先儒謂迹雖同而心實異迹之同者同以忠恕言也心之
異者動有天人之分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雖繼
忠恕違道不遠之後乃獨以恕言而不及乎忠蓋忠恕如
形與影不可相離單言恕則忠行乎其中矣所謂無忠做

恕不出必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耳至若子貢所謂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中庸之施諸己
而不願亦勿施于人辭若不異而夫子以爲非爾所及何
也此以仁言者也朱子嘗以對終身可行之恕章而辯之
曰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辭此所以爲仁與恕之別
全矣盡矣今明問惟即中庸之勿施于人與子貢之欲無
加諸人對言以示疑而不及夫子對子貢所謂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者毋乃欲竊承學者之所蘊歟聖門雖自顏子
以下穎悟莫如子貢子貢自謂何敢望回顏子于仁尙不
能無違于三月之後況子貢乎夫子明謂非爾所及則子

貢之不能及此可見矣使其晚年得聞性與天道之妙而
庶幾及焉亦恕乎之也非化之也愚敢斷之曰無加諸人
流出于心不待勉强自然行仁之事也其自曾子所謂夫
子之道忠恕動以天之道而爲者歟勿施于人以心度心
勉强行之强恕求仁之事也其自子思所謂忠恕違道不
遠動以人之道而推之者歟

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
先於文歟文先于行歟

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先文而後行弟子記夫子之教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先行而後文夫子之言所以教爲人

弟子者也集註於四教章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
也於行有餘力章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德行本也文藝
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與入德矣愚竊謂文行忠信
之文與君子博學于文博我以文之文同凡天地間事事
物物之理皆文也其所該甚廣大先文而後行其先博文
而後約禮先格物致知而後誠意正心脩身之意歟則以
學文之文不過指詩書六藝之文而言乃文藝之末耳其
所該不及文行之文之廣大矣蓋有感于時之爲人弟子
者徒事文藝之末而忽德行之本故欲其先孝弟等而後
文藝歟以爲學之大綱言則當先文而後行以文藝之輕

重言則當先行而後文意固各有攸在也

歷試卷

經疑

論語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記乃云記問之學
不足以爲人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師說又
云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其義如何毋隱

對師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不立也尚矣人生三事如一
三者何君父師也人非父不生非君無以治其生非師無
以善其生師道之重與君父等是師也本爲道成而上者
言也道成而上者有師藝成而下者亦因謂之師是殆師

其所師而非吾所謂師矣奈之何藝成而下者反知所師
而道成而上者乃或有愧于所謂師乎論語學記孟子之
言謂爲師者也以道成而上者言也師說之言謂相師者
也借藝成而下者言也爲師者不可有好爲師之心彼爲
師者而好爲師是未知温故知新始可以爲師而記問之
學猶不足爲師焉則方汲汲于義理之無窮而不暇沾沾
于記問之有限于師將有所不暇爲矣而何好之有彼從
師者而恥相師是未知巫醫樂工之猶知師藝成而下者
之猶不恥相師耳使知巫醫樂工之猶知有師藝成而下
者之不恥相師焉則方將因莫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

未攝于從師將有所不暇息矣而何恥之有請詳言之夫溫故知新與記問之學不同溫故知新者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也記問之學者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也天下之義理無窮學問之工夫何盡能溫故以無亡其所能而每知新以月知其所亡則所學日新而其應不窮始可以爲師矣夫子言此始僅可以爲師以明未溫故知新者之未可以爲師也若徒以記問爲學則拘于口耳之傳聞而無心思之新得以在我有限之記何以應學者無窮之求所以不足于爲人師也學記言此猶不足以爲師則大儒記問之學而無之者其不足以爲師又不言可知矣先儒可

以爲師一章而引學記之語以爲仁義互相發明有旨哉若夫孟氏以好爲師爲人患者亦以人之爲人師學問有餘人資于已不得已而應之耳若有好爲師之心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愚謂好爲師者是未知師道之爲尊師名之難稱者也彼知尊者始得可以爲師記問猶不足以爲師而我乃敢好爲師乎能知新而不復爲記問之學則雖不好爲師而人必將師之不能知新而但爲記問之學既不能爲記問之學焉則雖好爲師而不足師矣孔孟之時師道猶存猶未甚可慨也孰謂時俱愈降師愈微知尊愈氏之處唐者也時至中唐師道不存甚矣

獨一昌黎俗不顧俗唱師說以鳴人已蜀日已越雪之偷嘆其知有師者乎獨不思士大夫之族其自視何如其官自標致視巫醫樂工又何如今于身則恥師辱親彼之恥相師乃甘心遜而爲之以道成而上者自居而智反出藝成而下者之下以從師爲恥而不牛馬襟裾之恥以事師爲恥而不羊質虎皮之恥其恥殆終身不去矣巫醫樂工之師爲其徒者猶能如畏器之戶而親之師友淵源之師則泛泛乎如浮萍之相值于江湖可恥孰有大于是者是則韓子之所憂也是則師說之所以作也要知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以在我學問之有餘而應學者

之不足此公天下之用心耳孔子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學實同而道隆望重不待溫故而始知新爲不徒僅爲記問之學焉則以我覺覺後覺不私理義之同心使均得以定于心方且弘樂育之造尚安有好爲之患者若夫恥于相師則其恥自有矣爲師者何與爲師道者明吾人多吾人多則自近止而天下治爲孟子者何幸而下風而方謂耶

人生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而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脩身治人之道此爲學之序或有偶失其序豈是年

長奈何卽欲進而躐等于大學之事則肪過後學不
無勤苦難成之憂又欲退而俯循其小學之事則與
先生並行必不屑爲將命之童外而師友之講明內
而父兄之教詔使之入小學大學各得其宜何說而
可

由小學而進于大學尙矣或有其年寖長未由小學而進
進于大學者豈惟今日憂之先儒已憂之其說具于大學
或問可考也愚默視今日爲學之弊歷察古人爲學之宜
嘗因是而酌之曰年之寖長者遂進于大學不當以年之
已長而自居力補乎小學之缺遺年之方幼者方進于小

學必當以年之寖長者爲膠而力培乎大學之基本何也
小學所以培大學之基本大學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二者
之學相爲終始其序不可紊其功不可缺也久矣先儒之
序小學大學二書也必兼舉而互言之序小學則曰小學
之方灑掃應對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是因小學而要終于
大學也序大學則曰人生八歲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入
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身治人之道是因大學而原
始于小學也可見學大學者必由小學以爲之入門學小
學者當知大學以爲之標的初非截然爲二而不可以相

入也循序漸進固當然矣不幸偶失其序而年之寖長者
初未有小學之工夫遽自躐于大學之等非祇見其躐等
凌節終發望洋向若之嘆而已然則如之何亦惟尺璧寸
陰汲汲競辰分之小學以補前日未爲之功講明大學以
盡今日當爲之業敬以涵養敬以致知而復敬以力行讀
書次第爲學工程謹守先儒之遺訓而從事焉毋以年長
自居毋以俯就自恥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以學之則雖愚
必明雖柔必强也何勤苦難成之足憂哉能如此則將自
知長幼之有序而與先生並行非所患也亦不必拘于使
之爲將命之童而屑不屑不必論也吁此爲年之既長而

失其序者言之也若方幼者可以其幼而忽諸乎八歲而
後十五以前七八寒暑倏忽間耳苟不力加之培養漸與
之發明則一轉眄而十五矣總角丱兮突而弁兮後之視
此方幼者卽今之視夫寖長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天下無
不教之資惟在得所以善教之道幼學之士性情之實未
剖知能之良未遠培養其氣質之美第一義也開發其性
質之明第二義也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雖不
止爲小學言而于小學爲尤切何也孝弟忠信之質所以
涵培而豫養之者莫急于此時也陵犯虛僞之根潛伏于
此而不自知則少成若性待其長而責之以孝弟忠信難

矣若夫性資有敏有鈍鈍者姑謹守夫小學之法無以議爲也其稍敏者當隨其所見而開發之小學之書之外如語如孟如大學皆可以漸而誦習講明之使之先識其標的之所在待其長而精熟焉終身鑽仰而造詣焉而其基本則已此焉立矣夫如是庶不蹈躐長者之覆轍乎不然吾懼其及也嗟夫天下事履之而後知身自當爲而後驗達度意决皆非也而况相與論小學大學之宜乎爲學之變愚也三折股於此矣終不敢外先儒之說以對小學之序有曰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味哉斯言培其根指小學言也達其枝指大學言也譬之木焉方其始生枝雖未達而

根苟先培則異日上拂青雲下庇千人之技其本體皆具于此矣苟非培之爲深根爲蟠根異日欲望其枝之達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則大學綱三目八之全體大用其根基在于小學所關甚不小也審然也則今日之入耳出口僅皆誦焉者小學之教果在于此而已乎是果能培其根以待異日而達其枝乎內而父子外而師友其加之意焉

伯魚過庭聞詩聞禮孟子學孔子者也乃曰君子之不教子古者易子而教何耶

對古人之于子也有親傳之教有師傳之教親傳之教仁之至也師傳之教義之盡也亦仁之至也師傳之教蓋所以濟親傳之教而親傳之教亦所以助師傳之教所以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孔子之教伯魚也不以師傳廢親傳耳曷嘗以親傳廢師傳哉易子而教古法也亦孔氏家法也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之言未嘗悖于道也謂孟子之言教子異于孔子之所以教其子疑之過矣請詳陳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父子主恩責善朋友之道也而朋友以義合人倫有五而父子居其首朋友居其終焉而師不與非師不與也師也朋友之尊者也人生于三事之如一君父師是也天生時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是師也者上參乎君父之尊而下爲朋友之倫

中之最尊者也使君子必盡親教其子而不使之從師則師道不立而師可廢矣父子主恩而責善則義得以賊恩故易子而教之使主恩之仁全于已而以責善之義望之師茲道也所以濟此仁也以師傳之教託之師而或有當抽關啟鑰身率言傳者亦不容不以親傳之教諭其子焉此亦天理人情之至而不容已者三代之隆法教寖備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家之塾黨之庠術之序因之學必有師焉記曰生子十年出就外傳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外傳父之罪也未聞必親教其子也孔子之教伯魚也今特無以考其所從何師而其必從師可知矣不徒

證之他書只以過庭問詩禮一章證之自可知也若孔子自親教其子則詩禮之終始孔子自耳提而命口講而指畫其所以學未學了然心知之矣何待問其嘗學詩學禮乎陳亢又何爲而曰君子之遠其子乎吾故曰孟子之言未嘗悖于孔子也教子以親傳之教仁也教子以師傳之教義所以全此仁也伯夸之兒無奪席后稷之孫無惰積耳濡目染之化身率言傳之功自有不容以師傳廢親傳者豈盡以教之責付之師而純以姑息之愛禽犢之愛待其子哉不以一語教之而後爲合于君子之教子哉請詩之朱了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得一日教看大學此即

陳亢之問伯魚之對之意也敬之朱子第三子也今雖未知敬之所從何師然公之長子韓特命之遠親傳之教而求師傳之教不遠千里由建而婺以師小東萊先生呂成公焉可見文公教子之法矣其遣韓之婺也親書數千百言細大不捐詳曲必盡末復警數十語深切皆明終之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勉之勉之在此一行爲當以從成公師傳之教而盡黜黜于親傳之教乎吁孟子學孔子者也朱子學孔子孟子者也其于教子也仁之至義之盡也一而已矣而有二乎哉謹對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對心統性情者也執中則以精一而能性其情者也人心生于情欲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心之所發雖有情與性之殊能精且一而明誠之兼盡則性其情而情其性而無過不及之中在是矣此舜所以發明堯之一言以授禹也夫心之虛靈知覺其本一而已矣而其用之發則有人心道心之分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以人不能無情欲之私也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以人無不稟此性命之正也然情欲之動易危而不安性命之發易微而難著危者愈危則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不能勝人欲之私矣誠能精以致其明而察夫情與性之間而不雜一以致其誠以守夫

性情之正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道心之正足以宰制夫人心人心之發無不聽命于道心情之發皆性之正人心之動皆道心之純是所謂性其情者也雖不規規然求以執守夫中而動靜云爲之間自無過不及之差中道不期其合而自無不合矣聖人之所以爲聖自安然而行之而合于中焉其曰允執云者蓋聖人不自聖之盛心雖無待于執實自謙而謂之執云耳堯以是傳之舜惟曰允執其中而有餘舜以是傳之禹非加以微危精一則不足[illegible]大舜之聖不異于堯故堯之授舜惟止于一言禹入聖域而未優故舜之授禹不容不益之以三言歟此非道心之

外能有所謂中也自心之發于此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
自道心之形于事爲而無過不及者言之則曰中無二致
也惟心之發有情與性之分是以必貴于精一之功能性
其情而無過不及之差蓋無非精一之驗其執中也豈如
復爲執焉之賢拘拘持守而謂之執哉歷觀前聖之書繫
乎道統之傳者莫要乎三聖授受之言而脗合乎斯言者
有子思之中庸焉喜怒哀樂卽人心也率性謂道卽道心
也明善非惟精乎誠身非惟一乎君子時中又何異于執
中乎中之一言不特三聖傳心之要道百世相傳實不外
此中道焉允執厥中書以此始咸中有慶書以此終吁旨

哉
　問經史所載皆時務也讀虞書則知堯舜之務讀夏
商周之書則知禹湯文武周公之務讀史亦然至于
史則時與務靡然俱下何歟無乃知爲務以救時而
不知稽經以爲務歟欽惟皇上聖神冠倫嗣大歷服
祗若祖訓以科舉取士豈徒務以經術變前代設科
之陋而已蓋務得眞儒而用使風移俗易臻至治也
混一以來垂四十年並創因循至于今日官冗吏污
民困俗敝有矣欲致隆平當去太甚然則官冗不可
汰也當如漢光武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歟吏污不可

不懲也當如隋文帝使人遺以錢帛受者加罪歟民
困而爭訟相尚當如趙廣漢者鉤距求情痛繩以法
歟俗敝而奢侈無節但令如賈誼者太息于庶人帝
服倡優后飾歟自古一法立一弊生弊生則又爲之
法于是法如牛毛奸如蠭午時與務靡然俱下由此
故也然則使人何以無倖爵之心而不壅銓曹何以
使吏治黷貨之念而不干邦憲何以使民知遜悌何
以使俗知禮節古之治天下者經其爲而何務爲之
本知經之要明務之本逢今之時平天下猶運之掌
上耳魏徵論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封德彝非之曰

魏徵書生豈識時務徒不知教化乃時務也魏徵言
爲太宗納焉是以有貞觀之治嘗聞取法于上僅得
其中使皇元之治止如貞觀而不進于唐虞三代之
隆果有眞儒出焉將其心愧恥矣諸君欽聽明詔以
來念此至熟也其稽經以對副聖天子側席眞儒之
意
對恭惟皇上聰明天生緝熙聖學行聖祖神宗欲行未行
之宏舉新科舉一是以經學訓多士執事先生欽若明詔
發策鄉闈析經與史時與務而以官吏民俗四事貫穿其
史責眞儒之用焉大哉問也愚竊謂經所以載道而道非

有體無用之道也道之體必達于事之用史所以載事而事非有用無體之事也事之用必當本于道之體惟道能制乎時而今可返之古徒事則制于時惟見古復降于今清官冗滌吏汚化民囂移俗敝皆事也即所謂時務也惟以道之實行之則事無非實事有唐虞三代之得而無由漢迄隋之失矣請虞夏商周之昔則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知堯舜禹湯文武之務由今考之唐虞官百夏商倍周三百六十允釐百工皆責以實也官奚由冗九德及于簡廉三風列夫殉貨論遷逖其員亦皆謂以實也吏奚由汚囂訟雖循于猶非之頑囂不友

之凶必罪為皆警以實也民何患其囂禹之克儉文之卑服商俗之服美矜誇丕丁風移俗化以實也俗何患其敝唐虞三代聖人皆以道之實時務之中教化與焉有體有用稽之經者然也歲其為帝王之時乎自漢以下其見于史所載時務而已矣事多不本于道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徒知為務以救時而時卒不可救漢光武併省州縣減損吏員無可議者隋文患吏之汚使人遺以金帛而陷之罪自為欺而責人以廉豈為君之道趙廣漢為缿筩事例鉅發姦擿伏一時若可快終非循吏所為漢文帝恭儉朴素為天下先而庶人帝服倡優后飾猶有如賈生所云就

事故舉四事謂官冗不可不汰吏汚不可不懲民囂當去其訐俗敝當救其奢是皆以事言之而未及道之本也一法立一敝生一敝生而一法又立從非徒知時務而不知教化者為之乎時務事也教化道也不從時務之本必本之以教化之道于平天下乎何有上寬則民擾民擾則事務事務則官不得不冗既倖者爭奔競為愈冗矣豈不可擇其可汰者而汰之而嚴銓選之法歟然此猶事也必欲革其倖冒之心非得教化之道則不可徒知吏之道當重祿以養其廉而制官刑以警其貪或糾之者自犯之是漢人所謂姦法與盜法也必痛革此則汚吏庶可懲然此猶

事也必欲化其黷貨之心非得教化之道則不可冊筆當禁譁訐當懲今禁權豪亦嚴矣然或上下相蒙而囂訐未可變胡乃徒為其事而未務教化之道以生其遜讓之心歟服色之僭當禁奢靡之習當更如銷金珠翠嘗禁矣猶是為其文而僭奢未遠變胡乃徒為其事而未崇教化之道以使其自知有禮節之心歟事必本于道道必本于心惟在于正心以正人心而已今國家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唐虞以來之天下未是有也得其道以平天下豈猶運之掌耳治天下具于經而何經為之要其大學一書乎經言平天下務其要而何務為之本其絜矩乎朱子之論絜矩

有云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絜矩之大者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耳與人同好惡者用人之事也不專其利者用財之事也今輔相大臣皆皐夔周召其人參錯天下為邦伯皆龔黃召杜其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人允合平天下章之旨矣生財之道前世未及藏富于民而不從藏富于國得無尙有可恐者乎絜矩者平天下之要道正心者又絜矩之要道透格物致知之夢覺關而理無不明透誠意正心之善惡關而心無不正心之正即心之可以為矩者也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正四方而天下平矣官之冗吏之汚民之罷俗之敝一不變之易易耳魏徵以行仁義勸唐太宗而以當今為鬼為蜮者非封德彝是矣使微能以大學平天下之要道進其君則貞觀之治豈止如今之所覩而已不屑為貞觀而跡世于唐虞夏商周恐不無望于今之致君者謹對

大學之道全章

大學全章之經詳分之其節有七略分之其節有二前列三者之綱本末終始之說所以結之也後列八者之目本末厚薄之說又所以結之也明明德者大學之體新民者大學之用止至善者明德新民之準則自知止以至能得所以言止至善之次第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條目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條目物格知至則知所止誠意而下則得所止之序也凡此皆先儒之所已言亦學者之所通知辭不待贅矣愚嘗摘一本末之辭而味之物有本末之云以明德新民而分本末也本亂末治之云以身與家國天下而分本末也以明德新民分本末則明德為本而新民為末矣以身與家國天下分本末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為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末矣本者體之謂末者用之謂由本而末其體立而後用行之謂乎于三者之綱而論其體用必當極其所止以

為歸宿之地于八者之目而論其體用必當知其所始以為從入之塗何謂極其所止以為歸宿之地止于至善是也何謂知其所始以為從入之塗格物致知誠意是也明明德者明巳之明德新民之體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明明德之用也然明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以為歸宿之準則然後有以盡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使明德新民而不止於至善則所以脩己治人者終苟道也故必知其所止而漸進以求得其所止則明德新民之體用始無遺憾矣于三者之綱而論其體用必當極其所止以為歸宿之地此之謂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

明明德之事也大學之體所以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新民之事也大學之用所以行也身苟脩矣齊家以下舉而措之而已然身則未易脩也脩身之事有二關致知為夢覺關誠意為善惡關能格物以致知則為覺否則夢能誠意而意誠則為善否則惡透過此二關則知至而知以明意誠而行以達由是而進進不止心以是而正身以是而脩則體立矣家以是而齊國以是而治天下以是而平則用行矣其孰禦焉于八者之目而論其體用必當知其所始以為從入之塗此之謂也抑又嘗有味于明明德于天下者之辭以為篇首之言明明德與新民為對則大學之

體用猶二此言明明德于天下而新民在其中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明明德于天下其實大學之體用而一之者歟故大學一章之經十章之傳之綱領也篇首三言八者條目之綱領也要而言之則明德一言又三言之綱領而亦大學一書之綱領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請大學者其思之

天命之謂三句

此為中庸首章第一節雖有命性道教之分一以貫之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天以是理賦于人謂之命人受是理于心謂之性循是理而行之于身謂之道品節是理以善天下

謂之教天能與人以是性而不能使人皆全其性是故不可無聖人之教也天與人以性而人不能皆全其性何也以氣質之稟有不齊也人皆以此章所云為天地之生殊不知已兼氣質言之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人物氣以成形而理固賦焉所謂命也理何理也即太極之理流行而為元亨利貞者是也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天人非二理也人未受而為性則惟可以元亨利貞言而未有仁義禮智之名耳得天命之元在人性為仁得天命之亨在人性為禮得天命之利與貞在人性為義與智天所賦之命即為人所受之性此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率循也循其性之自然而行之於身即道也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仁民愛物仁之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于敬長尊賢義之道也循其禮與智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是非邪正之分別禮與智之道也率非用力之謂順其所受之性而行其所當行者耳此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使人皆全其天命之性而共由其率性之道則何待于教哉惟夫性道雖同而氣質有異太極動靜而為陰陽陰陽變合而為五行而人生焉太極之理已不能離乎二五之氣之中人稟太極之理以成性稟二五之氣以成形天地之性其能離乎氣質之中乎氣清質粹

之極者爲聖人故性焉安焉而氣質不能拘焉自聖人以降則氣有淸濁質有粹駁隨其分數之多寡而智愚賢不肖于是乎分賢智之于道不免于過愚不肖之于道不免於不及過不及皆差也其不能全天命之性一也斯人也何可無聖人之教哉聖人之道亦非外立一道以爲教也不過因人所率循之道而品節之以爲教使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耳辨親疎之殺而使各盡其情則仁之教立矣別貴賤之等而使各盡其分則義之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守而不失則禮之教得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別而不差則智之教明矣品節仁義禮智之道以爲仁義禮智之教使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今皆不拘于氣質不蔽于私欲而無過不及之差以復全其仁義禮智之性焉此所謂脩道之謂教也常人之性不免拘于氣質淸濁粹駁之雜故不能全其所受于天者而有待于敎聖人之性超然于氣質極淸極粹之表故其功能有助于天而爲天下以立教有降命之天不可無立教之聖人也如此夫聽此子思子之言也亦嘗知其所自來乎六經言性自湯誥始子思之言性實自湯誥出性字上帝降衷于下民以天賦之命言也于下民之三辭已畧見人所受之分矣若有恆性以人受之性言也若之一字已畧見率性之意

矣克綏厥猷惟后猷即率性之道而后之克綏厥猷即脩道之教也謂子思之言不自成湯來可乎下文所謂夫本之中性也達道之和道也自誠明謂之性性焉之聖無待于教而無人立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復焉之賢已不能無待于教而況愚不肖乎篇首之天命始乎言天篇末之上天之載終乎言天夫然後知道之大原出于天深矣乎

好名之人一節

觀人之法當於名實誠僞之間辨之慕其名而爲之者僞且非實爲而誠也故或矯情于其大而不覺露眞情于其小知此則可與語孟子此章矣夫讓千乘之國惟聖賢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能之者矣聖賢所以眞能若誠也實也故能表裏貫小大一于誠實而已其安然而讓千乘之國者也如此克勸其小物而不忽于其小也亦如此好名之人能之非出于誠實也徒出于一時之矯名下譽而勉強爲之耳非本能輕富貴之人也乃僞也惟其僞也故于大處雖勉强而于小處不覺發露是以千乘之大國能矯情脩飾以讓之而于一簞食豆羹之小不覺其情發露而較之其心蓋以爲千乘之國譽愛之間爲可繼之不止十目所視可已近可以盜名于一時遠可以賊名于千歲故爲之然名也非實也勉也非安也表也非裏也簞食豆羹

得失之際則倖矣必謂人何暇注目于斯焉所以不覺鄙吝之眞情實態乃發露于忽易不虞之地也蓋好名之僞不及僞爲于此焉之表而鄙吝之皷于中者反露焉忽之故也是以聖賢觀人之法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然後見其所安之實也蘇氏嘗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或曰是則然矣聖賢之眞能讓國者其于食羹之小之類亦克勤不忽焉有可證乎曰有堯舜泰伯能讓天下尚矣不待言矣眞能以國讓者其夷齊季札乎夷齊讓孤竹季札讓吳皆誠也非名也故夷齊則聞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之盟相視而嘻笑之卒能食薇而

餓焉季札則一劍之微心許徐君卒掛于其墓至于舍室而耕以食焉大者固純全于小得失亦何嘗滲漏乎是蓋彼表裏貫小大一于誠實者也其與好名之人僞于表而非誠于裏勉于大而不覺露于小者所以不可同年而語也或又曰人之度量相去甚遠有斗筲之量有江海之量好名之人能以國讓此江海之量者如鄧彪劉愷以國讓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者近之苟非其人則簞食豆羹見于色此斗筲之量者如羊斟之羊羹不與而敗華元劉殷之鵝炙不得而怨咸悅者近之蓋謂兩等人也奚必以是論哉曰斯意也廣漢張氏之說也然較之集註之說

則味不同矣且朱子答問嘗有曰苟非其人其人指其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其說章章明矣講學者其能深擇之否乎

子貢問爲仁一章一鄉之善士一章

人之大倫有五朋友居其一友也者所以輔仁所以責善者也師弟子云者其名雖不列于大倫然朋友之尊者爲師其幼者爲弟子皆朋友之屬也孔門之教莫大于求仁孟氏之教莫大乎性善子貢問爲仁而孔子以友士之仁答之孟子言性善而今以友士言之蓋以友所以輔仁所以責善欲資之以輔我之仁責我以善則不容不友其仁

者不友其善者也然取友之道安有限量哉勢有貴賤道無貴賤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孔子言友其士之仁者而必先之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豈非欲人之取友不當拘于勢之貴賤歟孟子言友天下之善士而必繼之曰又尚論古之人豈非欲人之取友不當限于時之古今歟孔子答問仁者多矣若克己若敬恕若先難後獲或直指全體或明示切要獨于此以事賢友仁言何也程子曰此爲仁之資也藝成而下者之工欲善其事猶必先利其器資有道成德之指乎欲爲仁而可獨學無友不資其爲仁之資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嘗有斯是邦也而無大夫之賢士之

仁者乎賢以事仁以德言非大夫賢而未仁士仁而不賢也大夫已仕而其仁已著于事業士未仕而其賢方蘊于德性故曰仁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必謂魯多君子故子賤得資取之而爲君子今以君子而待是邦也安有不友士之仁而能資之以輔我之仁者然使必于友上之仁而不知事其大夫之賢則取友之道狹矣事之爲言師之之謂也比之于友則有尊嚴敬事之意又加一等矣大夫之于我勢雖不同道無不同士之仁者固我爲仁之資也大夫之賢亦我爲仁之資也大夫之一言一行一政一教其德可師其行可法我能尊而事之資而取之則于士之

仁者有相觀而善之益于大夫之賢者有下觀而化之工而爲仁之助弘矣此孔子答子貢問仁之大意也孟子道性善朱子嘗謂學者能體會孟子之意則七篇之中無非性善之理誠哉是言孟子此章雖止取友言之然善之一言諄諄凡數言無非性善之意也人性本無不善也今曰一鄉之善士則以善蓋一鄉言一國天下之善士則以善蓋一國天下言以人性之皆善而此有蓋一鄉一國與天下之善豈其性獨與人異乎哉均此賦予之善者雖人性之所同能不失于賦予之善而充極之者則善士之所獨此所以有善士之名也然善士之善雖蓋乎一鄉一國與

天下也善士之心則未嘗自謂其善之足以蓋一鄉一國與天下也善士之善雖充其極善士之心則無紀極是以貴于取友也一鄉之善士易嘗謂其善蓋一鄉而不友一鄉之善士哉一國與天下之善士易嘗謂其善蓋一國與天下而不友一國天下之善士哉一鄉之善士而能好善不已資責善之益而不已則進進而爲一國之善士矣一國之善士而能好善不已資責善之益而不已則進進而爲天下之善士矣能爲天下之善士非自爾也以其能友一鄉一國與天下之善士故能兼一鄉一國與天下之善而爲我之善也士而能爲天下之善士性雖充其極矣而

其心則安所極哉使止于友天下之善士而不尚論古之人則取友之道猶未免于狹也古之人于我時雖不同道無不同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不可得見矣然古之人之德行事業言辭則載于書詠于詩未嘗不可于今之世而見古之人也人之好尚各以類合或曠百世而一心或同堂廡而異意何也有心中之善而後能取古人之善有方寸之古人而後能知方冊之古人我能爲天下之善士矣豈有誦詩讀書而不知古人之爲人者乎是以必論其當時行事之迹也行事之迹也者考其托之行事與詩書之載諸空言者合也是尚進而取

友也上進而取友者不徒取今人之善必等而上之而取古人之善也善無終窮取友以為我之善者亘今古而無窮至于此豈獨為一世之善士而已乎此孟子論友一章之大意也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族孫嘉基毅軒訂

考評　祭文　祝文

明經書院文會考評

考場屋之文易評課會之文難鈎稠戲藝不持寸鐵各專厮合一影無傳寸程風然作無浮步落而落耳莫知其所以落司衡鑑者出大府公差秉青銅鏡持玉界尺以辨妍媸多士多士僉弃應試高者信有之其不能記憶不得要領不善摘紛者往往十人而九考者且數十人有初考有覆考有主文衆智互參優劣易見落卷試者不得見賢者不怨勝己不肯亦不能尤人大要難今以文會友何書不可閱何師友不可資句鍛月磨大肆厥辭考評之責強諉之一夫且病者力屏俗慮臚簿叢與童生吾伊來客煩帀餘閒甚無幾合辯疑經義以卷計者三百五十若之何能以一夫之日盡之況司盟詞斜名鄉老儒尤未易出手小有謬誤困惟衆口難弁寧不負茲隆委乎辭之不獲窮日夜洗眼弁讀之沒川求珠鑿石求玉憂憂乎其難哉初讀賦既欏縮讀諸經義又懼何懼也懼無以塞責也最後讀諸經疑不覺驚喜過望焉擢乘連城頓獲三數恨貨不足酬之耳嘻夫此豈場屋寸晷之所能為哉何當刊之書肆

可爲天下作經疑者之式既以自賀且爲同舍獲歷覯之益賀而尤爲司盟司料二公賀云

燕山八景賦考評

燕山八景之名其昉于何時何人乎以瓊島太液二名觀之想起于中統以後黃氏賦所謂因內海以爲池即瓊島而爲圃者是也名出何人未之能詳意其倣瀟湘東陽爲翔古虞等處而標此名京師衆大之區凡山川疆域宮闕觀寺城池苑囿倉廩府庫天下之巨麗大觀咸在焉何徃非景何景非勝今以景標非七非九恰亦曰八想意其有所依倣也舊聞方公詩重行易水三關路爲欠燕山八景

詩求其詩無有及聞此賦題訪之久遊燕山之君子訊其說既未詳訪其圖亦不可得登高能賦親登覽而後能也然且雖能矧未嘗登覽而欲賦之不過想像焉耳宋玉想像而賦高唐乃述夢境本無實事徒作虛辭如畫鬼神孰從而究詰之今欲以虛辭賦實景識者徒據實景以非虛辭不待離婁子吹毛議之而知其不可矣昔東坡據孔宗翰南康八景圖而詩之後得親覽方知前詩未能道其萬一此不過謂按圖不如親見之的必不然也今夫八景一景自是一題乃合八景而總賦之親見尚難況臆度乎過眼諸作幾于遍閒雕虫刻分喙喙爭鳴想家家自謂升柘

宋之堂人人自謂入楊班之室矣一樣手段誰分賢劣者凡數卷謂超出耶無可點謂不逮耶無可疵實僅五名棄擲不可也前列亦不可也又復參校難得一題標字號效習間體者氣雄識高辭驍力贍惜收金臺爲金壺白璧之瑕端在乎此愚聞金壺夕照本曰道陵夕照劉太常此景詩曰陵前高樹樹前山山外秋天日向殘艸帶餘暉侵石馬水逢廻影下銀鞍平時只道難圖畫身後那知刼火寒今古行人欲廣路不堪回首重悲酸又聞宋待制褧賦燕山八景之六缺不載者二景自謂劍門飛雨道陵夕照懼涉悲慨不足以寫今日太平之盛以是觀之益知向陵

夏后皋菜之類不過以金壺替道陵二字而其地之勝景未如易也何得有以今臺弁其地而易之燕昭之臺安得今尚留遺跡如相如琴臺比乎況行指射且圖好說可不可也又按范公致能北征集有盧溝一首註云盧溝去燕山三十五里此河宋敏求謂之盧溝河即桑乾河也今謂之盧溝河詩曰艸艸輿梁枕水低坑此語則其時無今時之壯麗可知又燕賓館一首注云至之日適以重九伴使斫酒相勸西望諸山皆縞云初六日大雪黃石潮此詩方略得盧溝西山二景若落遊京師者必能如范公之辭章大家有賦力有考究方得諸景之實遂迷軟紅塵中實未

嘗著意觀覽殆究而漫曰吾嘗遊嘗見可不可也蹄跡累日不得已仍以此號爲冠如廣廈一區材木間架規模工夫實歷見屋中偶有窗壁不宛好處乃因此以次爲之屋完整者屢之何以登造者之觀瞻乎此公能服義而剪毀爲斯爲蕪瑕之壁矣其次復字號奇調擬騷良不易得非盡均之賦于固萬轉于的次曰角未易辨此按以爲次然後以次品第之極知爾論難詐公恕容爲幸甚

騶川會友吟盟考評

休陽求卓史陳撰伯小挑源君子笥嵒謂將興詩盟求一詩題俾委以考評弗不獲見今秋滿服有豐稔意遂以大

有年爲題以後命蔡爲今日之頌也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有年僅一書見于桓公之三年大有年僅一書見于宣公之十有六年公羊氏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僖有年亦足以當喜乎僖有年也何休注僖賴也若桓之行而元年水二年耗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不已于桓公微意已見至泰山孫氏著春秋發微始有紀異之說實自公羊之傳而發之耳伊川春秋傳遂明言之胡氏傳又申言之是固然也而不必泥也朱子效春秋爲通鑑綱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大統之世以大有年書前後一見于漢顯宗之永平九年後又見于唐太宗之貞觀四年亦以爲紀異可乎以是知大豐稔之祥自虞周盛時上數維修稔稍邦屢豐年以發曇大地間希闊之遇不常見也不常見而獲見心天地合民生之大君子安得不深喜而樂道之此蓋頌豐老杜之心不易與區區事从从乎平若者之也茲承不及吟盟一宗以篇計者二百三十有七披閱逾日惟重嘆嗟豈不欲體主盟君子之據心多拔其尤俯濟濟于一名之難得而況其餘乎詩以明言未易言也陸山陰得之曾文清曰律令合時方妥貼工夫深處却平夯今求妥貼平正者何寥寥

而紐鄙薤類若何爲命也與甲登次凡如千篇各見于後幸有當行詩翁如存卷別先生倘與同考評審訂之庶幾免于戾乎惟平心服義之君子恕察之泰定四年丁卯閏九月書于瑞溪寓館

丁祭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文

參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文宣立天地心太平爲世學校遍祀春秋牲幣春丁釋奠禮嚴故常教行淮甸烈烈榮光

丁祭顏子兗國公文

聖徒三千爲居其一惟吾顏子好學無匹簞在陋巷生為

鎮浚所兗國上公萬年春丁從祀公為之首謹云絕塵
躐若其後

丁祭曾子沂國公文

單傳聖道卓哉沂國省身則三貫道以一想當童冠從浴
乎沂沒逢聖明胙土享之從祀春丁公居其次有司告虔
籩豆之事

丁祭子思成國公文

大學戶庭始師曾子中庸閫奧卒光先祖玄聖聞孫道賴
以傳錫土郕國從祀萬年是祖是孫相為悠久齊明承祀
洋洋不朽

丁祭孟子鄒國公文

吳惟亞聖道繼闕里言必稱堯功不下禹生為鄒人沒封
鄒公謂沒不朽傳永無窮丁祀先聖四公並配公踵三公
丁乎如在

祭越國汪公文

惟公世鍾乳溪生京閭氣保鄉井也以仁歸有唐也以業
定宣歙府作牧六州宜其沒為明神而恩封八字也推吾
古歙公父母邦功德所覃厚於他方為鄉之外行祠相望
苦竹叢祠威靈孔彰有禱必應在上洋洋吾里為依多壽
而康含茲四民降之百祥衆心戴慕其何敢忘凡秋奉迎
歲有故常帥馭還遊爾界此疆成始成終豐年穰穰有牲
在俎有酒在觴七獻既備明德薦香我民報事今歲復歲
自今今欽于世世尙饗

祭曹弘齋文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五月戊申朔越十日丁巳契家姪陳
櫟謹以絜雞之奠致祭於判簿弘齋先生曹公之靈嗚呼
吾鄉鉅儒方公萬里嘗其亞之曰曹夫子三百餘年並裴
豈泛長有涵濡式克有此止齋之大麻菴之理萬選萬中
及游胄癸巳未別關以次名擬官題小誤暫屈芳躅戊辰
高科筮士方始便早十年明堂杞梓豈近踏華勾稽而止

此何足言吉郡爾爾倦仕養親闒踏嘉旨僕長紫陽爰淑
多士元祐全人無瑕可指方之方公節尤奇偉不爲公惜
翻為公慶學者宗師斯文統紀永棟孔堂顧何窮已忽乃
風俗公疾不起嗚呼失聲吾願已矣年開九袠壽算誰比
孫枝六人家聲演迤立言不朽名垂千祀知足不辱公無
憾只櫟也仰公昉自稚齒四十有五始獲望履一見賞識
極辭褒美昔人悔恨無一知己知己有公一爲己侈奉書
必答答書盈几徃徃去年諫奉尺紙一再留札疎此之以
念欲哭公香爰一綫點綮未前愧汗如洗除喪來前越人
可恥徐稚絮雞誠哀其非公乎如生莫饗應主嗚呼尙饗

祭胡雙湖文

嗚呼儒者明經莫難於易先生家學易乃世習易百十家不輕所宗啟蒙本義獨宗晦翁晦翁十八以易薦鄉先生亦然可覘家學晦翁著書以身之退先生著書以身之聲大肆其力發絕葺編附錄纂註海內廣傳玉齋秀父雙湖爲子啟蒙通釋並傳濟美景伯父子俱註左氏名傳書亡豈公家比又以餘力晦翁明詩雖未拜遺以易可知晦翁忠臣先生其一以儒明經功孰與匹方壽斯文栋孔子堂訃音忽傳有淚其滂嗚呼我侍先生自丁酉歲迄年以來罕得聚首泰山北斗心常瞻仰自京南歸書問屢傳近者

秋孟先生竭訪留僅七日莫淹歸鞅期以秋季爲我再來詩一月留方賦歸哉俾辱遺書賜一經紀忽忽奉答倚遊再至十月下旬輩君走价報公捐館臨没寄聲欲托以孫來我家其平生于人諾無敢宿吝恐來春之官古荆倚俟爲路方報匆靈輀漆之諾茲用掛劍表平生好將以薄奠嗚呼先生之壽垂及古希先生之書千古昭垂乾坤若毀人易方已名與易俱可無憾矣下見玉齋心事昭彰父子相繼爲儒文廟吾文不文爲先生心先生如生衷如欣欣尚饗

祭倪元甫文

昔倪公寬西漢名卿近倪公思詞科之英千乘名家久望吾邑濟而未躡世有隱德惟君之生鄉稱善人當躋上壽以庇族姻壽僅中年天不可必日月踰邁祥琴倏及君身雖去君家自昌北堂主婦成立諸耶久爵將耀天終可必君之家當振他日匆靈之微先岡問知庶饈欲奠已根後時蔬菜一觴率焉是愧寄哀斯文用開君意

先妣葳几祭文

維元貞二年大歲丙申六月戊戌朔越七日甲辰孤哀男樑暨媳婦朱氏孫炤姪孫勳嬰孫棋娘等謹以薄奠敬祭於先妣孺人汪氏之靈而言曰嗚呼哀哉甲午二月母棄

其兒二十七朔倏忽遐之世人處茲追薦凡幾悠悠癡兒乃止如此岡吾家法世不用僧子孫謹守不敢不行然念吾母一生行善可必道逢豕事追薦所以此等一切掃除惟極哀慕違越居諸奉親居鄉迨今無屋迫窄隘陋容膝不足以故几筵無所於安雖強安之衝突弗嚴擬于今秋建廬墓側不免先時几筵是撤高祖之墓考妣祔藏徐地可廬或云允藏先考存日謀居此地今焉卜居實承先志几筵更留能幾何時指日廬墓朝夕瞻依吾母陰相使郎就緒畢世守墳報親其庶撤几薄奠母舉斯觴附我祖考百世蒸嘗嗚呼哀哉尚饗

先考卒哭祭文

嗚呼父棄諸孤若昨日耳日月迅速百日倏臨以日辰言雖曰踰百此心哀慕則如初焉聞之儀禮古者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葬而三虞遂卒哭以此知百日卒哭士喪禮也今皆知百日卒哭之期而鮮察三月而葬始行卒哭之禮去古既遠古禮不明并一日矣吾父之生死爲吉人天賓相之宜得吉地三田之葬明年始宜厥今三月已逾雖未能襄事然將以下元後一日祇奉靈柩出殯新亭是亦酌古禮而權行之也蔬素一奠惟吾父鑒之尚饗

小祥祭文

嗚呼人子喪親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儀禮昭彰雖腰絰之猶在而首絰之已除蓋其除也以漸此古禮也去古既遠禮制不明其除之也以頓不以漸雖按小祥之期不復講練冠之禮惟遵爲而已矣恭惟杲卿稱善人備全衆善力行終身其生也道遂其化也亦道運理之必然者也日月迅速轉將期年時序雖遂哀慕罔極無況淪之于下奚假于薦援自臨之在上奚待於起昇蔬素一奠以表哀悰惟鑒之尚饗

大祥祭文

嗚呼某居喪中禮有感于戴記之言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爲之立中制節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又二十五月之外加禫服二月此禮家所以有二十七月之說也今諸孤遵先君之喪亦既二十七月矣雖猶不忍除而不能不除者實以幼妹之于歸故也古禮女二十而嫁遭大故則二十三而嫁幼妹年亦既二十有五摽梅及時可復緩乎此先君存日所切切于懷者今茲所以罷祭於祥除益欲盡先君未終之事也又有感於戴記之言曰與祭祀於主宗祭祀于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于此乎先君既沒爲神爲靈新宅祖宅俱安凡廷今郎禮記之古求古人制禮之意兩明道隅不審先君神靈其的在新

宅歟抑的在祖宅與此孝子求神所以不厭其備也所以既祭于祖宅雖蔬素之奠不一祭其表哀誠則惟一耳尊靈不昧其狡鑒之尚饗

祭社祝文

天下通祀實惟社稷古禮僅存此乃其一份榆壇壝何畏不然維稷之旋況我藤川詩歌載芟又逢春戊牲肥酒香告虔敢後所藉本意願大有年更祈神休福祉綿綿

正初拜墓祝文

猗惟善積餘慶種德流芳祖宗之積乎後既垂裕而愈昌後人之承乎前宜永久而不忘惟我高祖與妣同葬鬱鬱

住城數世相望前巨石之對峙於日月兮齊光子孫近乎
百人逮九世而無疆歲初拜掃厥有攸常醪薦將誠明德
薦香

春社祝文

時惟孟春雨露既濡履之怵惕遂焉是追恭惟祖宗流家
德享子孫綿綿先訓克守實藉餘慶宅宅田田四時祭祀
敢有不虔享于克誠粢盛蔬茹錫玆福祉春風和祭倘饗

秋嘗祝文

思翻白露秋祭曰嘗先祭後食獻豐年香苾惟祖宗締創
已久子孫所殖先疇田畝殆無一飯非先所遺秋必嘗新
何敢忽而啄黍稷資冶陽城從古無斁千秋徵福

臘祭祝文

古者歲祀在冬日蒸士庶報本此尤匪輕祖宗積德以有
今日殖身奉公何敢不力三時勤勞辛及歲終陰相默扶
賴吾祖宗粢潔牲肥薦玆祀事無怠其始欽于歲歲

藤溪社迎新祝文

歲且逢新歷之始遂迎景貺仰藉神庥玆衛上辛用昭
常祀牲酒既備誦祝謂何一歲之內一鄉之中願無水旱
無饑饉而農桑以登無災沴無疵癘而戶口以寧俾商而
繁俾求而遂俾謀而成俾作而利俾幼而慧俾學而明俾
士而達俾貧而富俾閭門之怡怡俾族黨之秩秩俾子孫
之繩繩俾福報之穰穰而神其長享

族孫嘉基穀軒訂

陳氏譜略

陳氏本始

記曰武王克商封舜之後於陳則陳虞帝之後也始封之君曰胡公滿自是以國爲氏咎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子孫爲齊卿因得其政其初卜辭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筮辭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必姜姓也春秋之末陳爲楚所并而姜姓之齊果爲陳所代陳成子之曾孫田大公和遂改姓田氏則仍陳姓而不改者其在陳國之子孫乎

前代姓陳人

自古姓陳人按史記所見書有陳杞完洪餘半萬年咸湯建後漢書有陳俊元龍忠寔紀寔蕃重二門志有陳登群矯震武晉書有陳寶覽頵壽儒林傳陳邵南史有陳武帝蒨先慶之昕鞠北史有陳建子康茂陵儒林傳陳奇隋書有陳孝意唐書有陳叔達子昂元禮陳夸行君賓京希烈少游宋朝有希夷先生陳摶江州義門陳旭龍古聚居一百年家二陳堯叟堯咨堯佐皆乎此而雜見他書與後乎先者不可勝紀今姑略之類出穎川汝南下邳廣陵東海河南六望世之狗譜其族姓往往強附于前代顯人以侈大之世代悠遠實不可詳今不取所以遊諸史陳姓人者欲見輩知前代吾姓有如許人耳吾家藤溪之始祖自桐廬而遷新安二郡皆揚州之所統則吾宗望由廣陵意其或然云

始祖爵山府君

始祖爵山府君諱禪唐僖宗時避廣明之亂自桐廬郡浙江而上至新安郡休寧之西曰藤溪里愛其爵山之清奇因家焉其後子孫益蕃一村無二姓故人稱是村曰陳村府君之始遷也泛宅浮家託于漁釣積德致義鄉稱善人

没葬於溪之南地曰爵山歲益久一方之民神之乃創廟塑像尸而祝之凡水旱必禱焉東作不祀府君不敢興西成不祀府君不敢食子孫之祀之有不如爵山之民之祀者鄉閭相衛之於京邑廣幾乃且皆大姓之且有廟食者矣程忠壯公是也有祭祭者矣孫王墓是也彼其生也或貴爲大將或南面稱孤沒而爲神固其所宜也若府君生無位于時託爲烟波之釣叟沒乃神于後永爲樹藝之田世世其亦盍興也已民報事分無忘其始自今分欽于世世爵山成應溪水紀府君之祠始應歇耳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府君爲虞之子孫其亦蒙盛德之餘澤

而百世祀者與
本房先世事略
先高祖之祖諱天寵字德承行第三娶金氏公勤儉慈愛
該博練達田疇甲一鄉紹興二十三年徵行經界公爲一
鄉首今簿書契券四至列公名者無數發廪遇凶必糶穀
之乾者凡可及人雖力足親發凉王公炎之初年客公塾
創一簡題曰待問王公遇事有不通者有可疑悉條列之
俟何公自而問焉按社籍紹興二十六年丙子陳弼政爲
社首記其年八十八公爲社首年必亞之三十二年壬午
公始率相傳謂公年七十餘信矣　高祖之父諱嘉謨字

少舉行第六娶同邑渭橋吳氏公以錫類恩授廸功郎能
世其學朱嘗見翁一帖答新淦李守乎之曰信臣其字何
適勁詞語與古曾祖以下之字皆不及焉　高祖諱有常
字朝美行第三娶渭橋吳氏中年納後房王氏杭人生先
曾祖公好善而文世濟其美其先也祖觀之曰保家之主
也遺文可見者僅祝文一篇今見祖籍中卒于淳熙五年
戊戌十有一月七日　高祖妣卒于紹熙四年癸丑九月
二十有七日王氏卒於紹熙五年甲寅六月二十有一日
前是族譜未用老泉蘇公條例故高祖以上享年幾某日
卒俱不備知可知者曾祖以下而已　曾祖諱伯全字全

叔行第六五娶渭橋吳氏公天性樂易於生業不屑爲祖
居叔氏居之曾祖妣山所藏當三鏤劍屋三重別居時里
之惡少曰樓八包者盜人之牛將屠之公執里役陳之邑
約榜敗其姦惡少懷爲持屠刀欲害公一忠僕曰陳箭奮
身衛公斃惡少於杖下卒全此僕罪僕稱管公嘗語人
吾遭此橫逆巾未嘗去首也先業爲始破自是家漸落居
亦僅傳數世之業蓬爲然公詩酒自娛不爲芥蔕善歌詞
且善墳之先考嘗以公詠火稱古詩教授于髫齡時今猶
記一詠曰一點若星聊傳薪過寰海來斯言似若借以自
喻且有望于後之人者嗜藏書分析遷徙散亡殆盡今猶

有存焉生于紹興二十二年壬午卒於淳祐元年辛丑二
月二日享年八十曾祖妣生於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卒于
嘉定十七年甲申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享年七十　先
祖諱慶大字七俊行第六八娶渭橋吳氏以姪女從姑自
祖妣以上三世則然矣三子長　先考次先叔諱履正字
德之次諱晉出繼歙潘氏先祖遺家中否將變通於既窮
曾祖妣命珥以買田以贏子錢鄉人朱氏子貸以乘桴桴
溧人道錢以爲有近族居鄉南五城當孔道欲依以開肆
紹定元年戊子祖妣又倒奩珥之餘相先祖遷焉力可買
屋且嘗有贏錢貸人買屋而已終僦屋以居開肆如韓伯

依售藥以謀什一曾祖晚年始就養故　曾祖　先祖
祖妣皆殁於五城葬返葬於周之義皆葬於陳郁從先志
也　祖妣慈惠斂明自幼知書孝經語孟皆誦甚熟且能
記歌行雜詞櫟之幼也未嘗學前祖妣已口授之孝經語
孟矣故櫟五歲已能背誦論語及歌行古文實祖妣之訓
也先祖生于淳熙九年壬寅卒于寶祐四年丙辰十有一
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五祖妣生于淳熙十年癸卯卒于咸
淳二年丙寅九月十有九日享年八十有四　先考諱極
長字復之晚年更諱源長從學者號之曰復齋行第五十
娶同邑旌城汪氏先產二男二女皆不育暨生櫟先考年

四十有二矣二女適吳從渥葉應宗先考之幼也遭家否
極篤志勤學年十七從諸叔游淮甸假館焉歸則先祖遷
矣家道落故終身假館凡六十年從游二百餘人父子兩
世從之比比櫟年七歲　先考則挾以自隨教之際不予
年十五已為饑所驅求父書以由年十六始講舉子業於
黃常甫先生因類先生點化之而父子自師友實為之本
也先考少習書外家諸舅有春秋學因改習春秋熟于春
秋三傳於左氏尤熟櫟每問事不休應口輒答某公某年
也櫟年未三十時嘗倣柳子非國語體作一書是非左氏
得以前數條質之先考先考謂曰汝未洞究春秋三傳因

始未可爲此歐陽公曰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汝其戒
之櫟聞言汗流亟取弃炎火至今不敢爲凡先考所以成
其子者類如此平生待人平直略無城府鄉稱善人先外
祖江公諱煒有學有文先母舅諱定老貧俊甚弱冠工舉
子業今其遺藁尚存不幸早世先考哭之極哀歲癸丑外
祖殁其將殁也先考往省之告之曰公不幸無孫今幸有
外孫某當奉公家祀詔外孫氣志公其勿以假甥爲感外
祖頷之故先考世必修外祀櫟奉令惟謹不以非廢禮
焉先考事親孝養祖妣也力不逮心辭薄以鈇甘旨爲饒
祖妣聞譽婉而其譏所謂啜菽飲水盡其歡者歲丙寅祖

妣殁已已謀葬事是年先叔以力不能辦欲緩之先考曰
葬親何事也吾當力爲節以辦此自買舟以往一切以爲
已任毫髮不以諉先叔卒襄事平生好傳藥方有疾或以
問必以已驗者教之不少靳多以取効既殁鄉人感小疾
者多追思之凡此皆一節一行之可紀者先是歲乙亥孔
道軍旅擾擾先考始挈家自五城歸祖里距先祖之遷五
十有八年天道六十年必復意者其有數乎始歸無所於
居借屋不容膝然先考安焉素耐勤苦年高矣視不昏綢
爲何虧日辛之前數日燈下猶蠅頭細書卒之前一日尚
自作客問時櫟館中澤見家問知先考小感寒亟走歸省

歸至先考已不能言矣實至元二十四年丁亥二月二十
九日申時也先考生於嘉定四年辛未十一月冬至日丑
時享年七十有七　先妣蚤多疾灼艾黃疸千壯脫爾閑
徙慈愛平直始終以之生於嘉定十三年庚辰五月十一
日申時歿於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年二月二十八日巳時享
年七十有五凡吾先世之事大略如此竪乎自始祖府君
十有八世而至傑他房有以儒學顯者而本房獨無有然
洪範五福貴不與焉數世以來壽皆入九十無下七十者
祖與妣偕老無再娶者父子皆親傳無親娶者皆稱善人
無一爲人所指者良可求於道自是士陳君之墓有儒學

而不顧安足計哉父自倚惑因上俗而其屋降是窮殊甚
然家雖窘而行頗皆以儒道家設供之不給而經狀史亦
之味矣敢然學安足當哉所人繼者以清蚤衰兒輩才下
志怠故隳其家業爲耳記曰其先無美而稱之是誣也
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
恥也遂因續編族譜而略述先考所以示兒輩使知予
家數世儒學之相繼庶幾其能善繼云吾家四世以來得
古意者又有一節　先曾祖平生不好佛故治命令先祖
日如我死喪葬其略參用古今禮毋切作佛事　先考
先叔所以喪　先祖　祖妣不作　所以葬　考　妣皆不

敢變爲大抵此說儒者知之者多而行之者寡不拔於俗
論則奪於婦人　先考之殁也眾亦皆見勉曰殺不齋佛
亦必鋪鐘應之曰升屋而號告曰某復此古家之舉鐘
也何佛家之有作鐘也何爲又有曰縱不爲佛事亦必
具饌或又應之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夙興夜寐無忝奈
何在此無家之實受生也以紙寓錢塡受生也何爲此不
有所以不背於禮論者也吳氏女兒明敏知書習聞家法
自與異論吾婦聞其父兒信佛甚亦化之無異論焉此不
背所以不奪於婦人者也昔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
洛中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近年同邑求進范公欽邑古梅

吳公之家皆能禁絕子大賢范吳當者人與敢非之吾家
三世不幸皆貧流俗不避曰是貧甚不能爲故立異耳嗟
乎安得家肥屋潤更敢古禮行之以一洗流俗之言哉又
嘗聞士友之言曰平昔非不知佛事不足爲古禮所當用
一旦不幸至于大故則族姻交以不孝責我雖欲不爲不
可得已嗟乎佛入中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供役郎劉
公叹之久矣孝也者其作佛事之謂與流俗之所謂不孝
也乃我之所謂孝也流俗之所謂孝也乃我之所謂不孝
也兒輩聽之不守家訓非吾子孫吾豈惟望爾之不敢變
哉將世世望子孫無變也傑謹書

福州通判

公諱慶勉字志問應城尉親兄之子也以詩經應甲子鄉舉紹定五年壬辰徐元杰榜第三甲出身調盧州舒城縣尉監浦東鹽場韶州推官鄂州蒲圻縣丞福州簽判兼西外宗寺簿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武岡軍通州不上換福州通判未上卒累官至宣議郎生於淳熙十年癸卯卒于景定二年辛酉享年七十有九公學正文粹誠而謹畏儉而廉勤樸猶及見之與貢元公應午兄弟自爲師友貢元公遂亦以詩經中甲午鄉舉四方從學者衆亦有平林之遺風其所授於人者皆其受于兄者也公擢第年已五十

及宦游溪愛知于信菴趙公葵于仕進澹如也以清白遺子孫六藝之學三世不墜其孫尙有聲士林云遺文不暇詳錄略見于後　凡有官入仕者二十二人　入大學者十人　請舉不中第入仕入官者七人

雜識

吾宗以儒學略自見者亦既書于前矣閭之方陳氏人物盛時村無二姓合族稅錢以貫計者一千三百有奇詩書者比屋各家之老遇風月良夜杯酒相叙飲罷步街上聽子弟絃誦聲自邨首至尾聲東西相震以是快愜爲樂事每歲秋賦終場可讀之卷以七十以故方解額窄辟退數舉無慮計偕者此外有齒有德而潛隱不耀如餘姚宰之曾祖至年餘九十漫翁謂鄉人號之曰佛者尤多有之顧愚之生也晚未及徧訪而備錄焉謹摭其猶存一條于此以俟同宗之君子凡先世之有一節一行一善言善事之可書以爲訓者各以所聞續錄之云

陳邨里名滕溪非也百川沸騰詩人所傷溪何取於騰哉洪野處士書爲滕溪亦非按吾里有山曰藤溪嶺舊多產青藤嶺繇然溪傍溪實達其麓故嶺曰藤坑溪曰藤溪信而有證又村名陳邨實以吾姓姓是邨也按是村吾宗未居之先實名洪邨洪其姓者居之今田地文簿洪村二字

墟址可見宗中舊居土人猶以洪村坎頭目之洪氏子孫後微爲隸愚之少也猶見一家今併此一家無之矣唐末以前以姓姓其村三四百年後子孫無噍類爲吾宗中否異姓有來居者而陳氏子孫終較多陳村之名亦永不磨噫昔爽鳩氏始居齊地而後太公因之太公之子孫固不能常如小白時其視爽鳩之影響不存者大有間矣同宗有志之君子盍亦勉自樹立張吾家聲以求稱此村之名也哉

雲萍小錄

陳櫟字壽翁小名隹老行第一三休寧縣千秋鄉之陳邨

生淳祐十二年壬子三月二十七日寅時曾祖諱慶大字
士俊考諱源長字復之妣同縣旌城汪氏繼室同鄉回溪
朱氏子男二人照字仲明巳卯五月十一日未時生行第
得一勲棣字仲成甲申五月二十一日寅時生行第得三
先叔之子棣早世無後先嫌石氏命勲後之一女許適吳
氏甥彬仲文家世居陳郊先六世祖諱寵郎淇野處士誌
伯曾祖母夫人墓所謂處士與之親兄也田產甲于秋一
鄉三傳至曾先祖家益落至紹定戊子先祖以從弟遷曾
一房居同鄉之五城當南五嶺孔道可開肆略謀生遷依
之故棣生于五城至乙亥歲笳鼓數驚而祖里稍僻靜先

君遂自五城遷居陳郊焉棣自七歲至十四歲侍先君遊
學年十五飢寒之餘爲童子師自此竟不能舍堅苦蹉跎
無從質正歲辛卯年四十矣辭和虛谷方公上南行詩偶
得轉聞于判簿弘齋先生曹公聞先生頌稱嘉之棣于先
生自少景慕不啻水之江星之斗也丙申二月入洋道過
長林橋門納謁拜館下先生欣然與進降傾年德如平生
歡自此相與借訓誨者甚至雖察父哲見之我愛良不足
過日丙申至庚子無歲不見無月不書愛之有加爲無替
也近秋了一再上謁其還也蒙力留之館中且云嗣歲確
佚老於家嗣春未必可會晤可不留一惜別乎因不敢辭

入夜縱談忽出一紙首題曰雲萍小錄乃叙述家世及平
生及賢子孫以賜教者也且令棣亦書世家以呈棣思之
雲萍小錄所以叙交好示久遠也非敢已不當書非稍有
可書不敢書雖今者先生忘年而下交之先世自唐末由
歙婺遷陳郊迄於今登科者一族凡六人而棣一派累世
不仕棣也自揆晚末上交何敢辭不足乎揚雲萍之至又
何敢辭然念先生謙恭之盛德出于真誠有如夫子之于
人常俯而就之者既忘其尊而以是先施之棣苟輕愛不
述以報則與頑實不靈也已因敢忘其卑而書以呈焉併
以呈希仁希文二兒長其無曰是子是錄多見其不知量

也則幸其幸甚大德庚子八月二十一日契家姪陳櫟百
拜謹呈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族孫嘉棊毅軒訂

五言古

自詠百七十韻

祖宗世積德。生我異群兒。憶當五歲前。教者祖父慈。未譏家孝宗先問蒙孝經。啓兒曰梅嶽。嶽母吾母姨。先父加之冠。專爲餘百芸。句讀熟繹論。微意啓冬初。冬仲大父殁。易給甫總髻。愛我拊我頂。聽我誦學而。琅琅盡鄉黨。繼誦尙忘疲。身翁謂之止。稱是天上駒。六歲所從怪。飯罷出遊嬉。謂我頑如石。不教專朴箠。七歲侍先父。三載臨溪淵。辛酉從仰黃。丘月學夜題。迎進待館山。小胥漸能爲。壬戌至甲子。隨侍東徂西。溪友四程英。才推一瑞。幸甚相切磋。受我溪桐臥。攤山謂有志。延我爲塾師。時聞風鼓吉。馬耳東風吹。先父督講經。授我孔壁書。謂幾後洙泗。門昌教令披。丙寅年十五。遂爲饑所驅。東書問周曲。生八人隨我教。不敢怠。夜繁遇鳴鷄。次年館溪下。老祖得提攜。誥趙草窗翁。許我文鮮疵。末書勉精在。君文教力追。是年瘞花黃。祖母服未除。先父不及試。族叔同族屋。一筆了三場。不適且白幾。庚午亦失解。氣益不萎。故鄉忠族館。族弟汙血駒。歷澤用其名。先資蕃……卷卷悉。許孫書巍巍。鉅公汪溪陽。文衡省監擇。氣象許宏闊。落意稱豈腴。詞壁在廣傷。亦當先列魁。此文與此批。見者誰敢非。自此有餘力。書外兼寄詩。小敵見必勝。翁賽避鋒鏃。癸酉書題難。立說及者希。考官勾龍戶幻龍霖子一批擬指示。御敎不數數。斷題無可疑。但分前後聖。不合獲省闈。次年赴混補。萬人場僉魁。二十三後生。難得人信諸。吳君託以卷。日中文總摛。非此三百篇。何以瞻其歸。璧流既問津。謂將濶步趨。豈意三百年。科目止於斯。屠龍成無用。羅鳳將何施。非雖舉業習。畢力不在茲。古文壯氣骨。性理窮精微。乙亥館江潭。諸友交見推。稍以覺吟哦。知啖蔗脚。我獨默其間。揽葉寒蟬如不得法。淺流尋源法。其涯風雅騷選。降唐宋星秋輝。凡諸大家數。一一加辨審。然詩有別才。天分終較卑。經骨與理髓。聖賢示我規。精力詩中盡。研乃一生。疑心不能兩。垂此昂彼必低。定見不退轉。江潭而傳溪。羅山踐前言。聘幣及吾廬。所幸有子姪。皆有受道資。一坐閱八年。膠漆久不渝。鷄其綱維力。數畝買山築。惟此八年中。哭父哀哭哀。終喪釆泮芹。泮師林名居。其人致敬見。我加稱舉。月書季考文。許我日衆。稍以破貧困。渉交答填應。繼此諸教官。見待略等夷。殿謂不我責。冢痛見宜尼。辛卯客稽山。一紀方別狀。厄職館渠口。書衣焚無餘。壬子否欲泰。嗅身陽周職

甲寅科詔頒髯魚均躍飛科停四十年壯哲已老蟄行年
六十二可喜亦可吁甲戌別西湖一舫重漣漪舒筆漫入
場誰識兀孤羆已過田光年老醜亦如之理精文亦熟髡
餅賢茗蘢游戲日中了跳出門限危吾友謂必中不答笑
支頤歸過窮節後風傳鷄欄飈走府米揭聽無乃兒揶揄
既而果尒中厠我嗌吹竽一朝省榜下初欲推病驅勸駕
者張侯自枉五馬車敦請上長林急下亦猗與下馬握手
語滿面春熙熙次日燕之泮蘼意追勤渠刻日再詣府餞
辭衣糧齋並謂不後先主有鼓盆悲行輒或使者止泥莫
陽陵約與官給送抗解姑姿踶謀之鄧與王（鄧善之司業王誠甫書吏）

云雅退何居進雖忍寞雖稱疾告鎮司坊正驗然否髡牒
還歸閒一一如所欺衆人皆笑嘲同榜有六人買舟浮泗
沂二黃林盧王張了最後訶五人俗是我不山獨嗟咨謂
公機難逢自棄與人殊彼如翔雲鴻我如墮泥鴟作序送
之行命兒饒解經得者惟黃張失亦恩不虛我倘與此試
一得如摘髭萬一或失爲橫經亦舉此然亦何足恨一笑
返釣磯念彼得馬者築府得無肌何如天爵尊玉返遺淑
縉青紫端月前老矣竟何裨退無治生計耕經培根基丹
鉛畢此生初志爲桑榆糠粃從自飫道義甘前肥詩非百
所長翹自有人奇亦嘗卽老夯爲和村家鹽謂讀陳君作

如兒上天梯和公上南行選刊尾瑣瑣（公上南行詩予皆和寄東齋弘齋）
送之方公公選五首刊于集吳明仲文會見刊本亦如岑高作得附杜拾遺終焉
小剏剛巨殳自有宜朱呂天地心源泳沿濂伊顯固日行
天與難氷釋浙坊本纂諸家斷是醇精駁後生爲所窮望
洋入無疑不用聖賢力天大難升窺不用朱子力海深測
以蠡十五已勵志究論精思綜錯研五十年熟考洞毫厘
不獲一時用遂欲百世垂四書精發明妙處繭抽絲如舉
標月指出彼黑暗迷纂疏及黃傳倪董編區區厭予以委
我搜羅加補苴成書付之刻謬妄剝支離附益諸異說秋
陽暴江海行且擬吾想羅以憤樂吾胡雙湖愛我志

失恐我有爲遂屬史纂家摘奇宋略摘最多亦欠如貫珠
此外所編述發揮因毛鄭詩記皆句釋記尤其思總十翼
與四傳二經究鱗義近攝六典要略如孔孟姬旦以夜繼
晷古文圈點批杜詩亦爲註鑿鑿皆有稽吳某皆不還髡
以爲已私五子節註評散落無依稀四書與書記群玉之
瑶與三者俗行世篋曰小補與無力可辨此有力將投誰
生者不我重歿也應我思利骨相後日東坡豈吾欺知更
沒爽者了却老頭皮開氣更誰鍾我亦自惜之當爲百世
士何但今布韋骨朽此心傳腐寧舛木俱從彼豕爲鼠臬
頭鬢鷄羅年忽及先聖七十加二春使其止于兆藉手見

先儒使不止於此天錫何敢辭三山林樂天談命當杭衙
許我八十六此言倘契緇教有最幼孫亦當挺梧枝到此
反其真大笑與世違

上白湛淵提學名琰字廷玉

東坡慕香山今古不並世幸今遺人師演遁香山翁湛乎
龍溪淵淵源入簡難匪直紹長慶殆將登社壇豈曰詩中
傑道脈紹先哲手提斯文柄模範示江浙侯泮發芹宮邑
校飛花封書院又凡幾於公繞有宗卓哉儒宗主非公誰
主汝教雨而覺徒行將需霖雨

次馮秀石遊水西詩韻

人生無東西所歷皆適志辦與容遊山便是仙行地謫仙
所經過景物猶無媸猿猱為利往寂寂誰肯至蜀珍非九
流水西亦名字人皆盡變靑古今摘一致文取意氣合年
忘少長與詩囊索高古理窮搜陶寫尾所宜微光絲纍
漸遺諸友武庫森一老雲先歸號皆大敵勇見陳小巫儒
安知馮長公非即李十二仗伏類仙斷高吟將撫劍般錄
指獨收將皆是變杳波古絕亞深扣關銜開闢如聽簫韶
鳳肯見嵩萃于時將花幾肩秧半詩幽尋客正閑勸
動爨得此花光日暮寫松陰身斤死山倚氣如玉野樵色
但癖假生席或爭作入合皆遊茶三得後聞雨廢莊能棋

乾遊可無詩分韻各有字是則第詩何必柳州記我雖
慙曾唯亦頗發顏門朗誦攻辭頻記此不然豈實多仲由
眼兼容象外意解陶辭已默然言必有醉辭和白雪調難
抽亂雲思恨不追清遊吟成祇自愧

和方虛谷上南行十二首

虛翁上南行定庚寅十二月詩也辛卯六月客有自曹
君初存許來者始傳而誦之絜長久要之義聚星過從
之勝後人不得與矣予前矣雖恨不獲親聆其一時談
塵之洋然而不與起亦可於此詩見其數兆之一二焉三
三先生中某所識者惟北山王先生茲敢不揣愚陋僭

賡元韻賦一十二首寫其平生抗鈔之私奉呈王先生
或可以轉聞于方曹二先生云

濟世為古航乃今猶野渡由此訪故人聊若涉覺步我傳
肥行作詩颯與蔡霽何當系詩舉一遊石頭路

右古航渡

又過分流岑行足聊休流品分良難感此朗分流大雅
久不作梁棟僻薪菊蝴為笑鵡鷳一是逍遙遊

右分流嶺

南山得宜平名字可千載世無死仙人花飄今定在家山
有此蓬何必踏瀛海下視白雲衣蒼狗須臾改

右過南山

騎背飲雙橋獨木寬法程如今過雙橋無復稍床帶橋外吏人稀飲徒常二更追詠承平事略此記西京

右過雙橋 舊官權酒或城十里始飲村醪雙橋酒稍佳今復無有

扁舟泛古皖昔常困北奇盤桓公詩中眼明再見之二孤悲飛來或乃巨靈移甚勿訛傳姑又須訂芟茲 其子二孤

右岑山渡

杏花留遠郡佳名昉唐代陶甜紅雨春芳菲誰不愛轉眼錢鏗步發問莫能對杏村無杏花趙村亦安在

右過杏邨

坂覓牛矢路公渡牛矢嶺遂令污穢地居然化清境今代曾子方陳三廷纈頸何時踞再展逍遥山路永

右過牛矢嶺

我未讀公詩久矣知葉有地非產此人人知此地否當與君子鄉俱傳千載後風聲閩春陽高節且堅守

右過葉有嶺

和方虛谷二首

後漢袁與楊世公五或四袞衣苟有愧不如安楚製我不識斯人聊復砥其世不有此翁賢安得賢主器

又

天壤一遍只見之夢寐中豈必真及門斯淑思無爽易說跪捧伯詩編夜燦紅終然欠參請小草依松風

寄曹弘齋

我不識弘齋識之文字間古風久蕭瑟一筆獨追還恨如東魯人未得登東山振衣不自勇路亦非阻艱

寄王教授

舊聞名博士得見未恨晚發揮紫陽論登峰造其獄仕得四十強現方九萬途北山勿移文秋桂芳風遠

送汪希道入都 并引

汪溪遠至汪希道當入瀚北海南道廉訪司照磨沿檄

勸洞霞縣案諸路或實若千七百餘人直其枉悉縱之幾以失出獲譴罷任逾餘十年今本心暨後辨明而歲月坐成蹉矣抑又聞之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希道家貧親老以八十餘歲之壽母將往徐下小官之寸祿以養之今將犯寒暑走萬里以求之豈得已哉可銓衡之諸貴人仁也廟也公也必將[illegible]君之本心恤君之不得已者之得除得歸也有日矣臨別賦古詩十八韻以餞

行行欲[illegible]若勞往觀國光衡途或淹滞一聯北風涼不仕餘十年養親循竿[illegible]將謁吏部選寸祿頗少償庶略助甘

肯贖其不逞將不仕果何因惡孽嘗翱翔驅馳海北南訊獄主慈祥誣誤附賊黨詰問加精詳活千七百人解縱還善良幾以失出譴寃竟雁盜藪久之天日開歲月坐荒荒濂溪范參文議獄俱慨慷殺人求媚人吾乃以寄蒼活千人有封君後必當昌安得當吾世而不蒙薦揚當路顧擊之豈艸癘北堂俾得早言歸爲養及壽康臨期重叮嚀白雲遲在望

次吳子靜韻 惟深

霜葉色偷韶風林聲借商秋清挾春煦君詩宜可方與羅十年夢栩栩延陵鄉富貴夾徐徐春秋去堂堂曾鄒二祖師身世猶遑遑吾道行何時魚目爭夜光

次韻子靜破靴

待漏靴滿霜履聲裝雙闕行映火城紅不用指殘月待趨彼何人步雅視亦潤登翔失意者斜斜履霜霜君其但同窮視何迹將發破靴不須恥此恥會可刷朝靴三尺脚穩向雲稱躡龍履上星辰押班晨賀雪

雙竹吟

有竹非凡物奇奇超絲綠昔者清獻公家園有雙竹雙竹比兄弟永歎嗟不足用念世之人訩訩相笑逐誰似孔懷讓誰似姜肱宿鴒原與鴈行人反愧禽畜萁豆同根生相煎如泣哭豈復念兄弟同氣出父族何如此二竿驚雷拂雲速雙清儼齊齊對立空洞腹恐君有此奇可使食無肉大勝雙頭蓮不減同穎穀惜不見明皇遊園感雙竹

文丞相

三百年社稷痛哉尤此公偷生皆負媿既殺節褒忠不屈夸其命罹殃廷杲同

題梅花詞 仰汪御史

詩書暨春秋於梅著其實捨是多言花後世富篇什花耿冰雪面實蘊乾坤仁獨步衆芳中允矣卷中人勿徒於其花名嬉花御史實調相君期天下歸仁宴

贈葉君詠

定山葉君與余同生于淳祐壬子君作其先君子游學五城余已識之既而君館東關余館葉村相距密邇交好不薄聞其有賢嗣尚未之識余子忽得其所贈言來徵余一言恐付之黙黙乎泰定三年丙寅月日至

放言易欲訥力行難欲敏孔訓朱子箋辭簡義淵永得森自有道言行俱當謹敏而濟以訥當言豈終黙取信在言前何待矜口吻君子慎樞機相可冠班笋君家顯與明前後作繩準發軔更警哲勉爲推桑榦

四美堂詩 爲悠山宗人作

壽富祿皆福豈是可言美意顧本何極分限貴知體嘗聞
魏中梁太倉一稊米天與限量我惟在此德耳德則仁而
壽德則富於義德則祿在中德則福順止德為衆美基如
堂必有址悠山吾宗秀厚德與山擬樂山壽如山由壽享
福祉福蓋不待言飢人望公夜稼為仕若奉鯤化程萬里
溢美公飫聞韓言述其理吾聞諸詩人其子子思子愛助
良時臣由甫已能樂

七言古

題春先亭

春先亭初成胡倚存篆宋公梅花賦於其上操管和宋

調成賦一篇今數年矣茲因散存題梅亭上復賦古何
賴鼎實咸薄芳英揚落千林時如補受命獨秀除松柏餘
木偃立疑枯槁忽此冰寒破若花先天下春梅獨早姿冰
質玉面嚴冷我見魏徵嫵媚好為花作賦宋廣平鐵石心
腸本堅貞到為乃作清麗語欲踵東信府徐陵間有此文
莫能得嘗見皮子加褒稱近世李君使交州得諸廢壁轉
達城未壯之年能賦此字秖珠璣粹綺綺老宋賞其善體
物比況合粹古群女競美做之賦梅花前作後進工摹擬
紫華乃有妖豔姿方之女子亦宜余我觀梅花如大賢天
地閉時全其天孕表獨立超衆甫高標孤絕無比肩孤竹

伯丁聖之猶聞風凜凜頑皆廉獨步戰國性善翁吹齊幾
為晉仲連衆醉獨醒湘纍屈苦節雪窖牧羝囚三國無儔
協武侯有晉徵士陶翁節作者七人梅花徒賦中物不勤
招呼頗有永保貞固語宋公得毋茲為四字符

寄鄭耕岩

丹江鄭君耕岩戊申歲託余妹婿葉子申詢其問號余
斫號奇似今九年矣延祐丙辰二月甲申客至自古舒
出一紙不省為何人寄久之方知耕岩也耕岩小充子
一謙侯叅同榜今耕岩索詩題其岩石椰陰卷並不容謾
因賦拆字體三十韻塞命

吾未老已多病耕身將遯矣焉用名藥由以降名若稱者
達本心非與情二言无悠分飾誠終南捷徑招箕穎隱而
其名妙不勝詩之衆嘴將驚薦君家子真當何平五侯霧
塞黃冥冥比何知時可軒轅官鼓舞頭呼不應遂使谷口
聞西京名彌淡古聲鏗鏘君其贊耶良錚錚幾載能舒以
道可名居高尚道芳聲時哉不同逢文明胡恐夜禍翁連
城鄭公鄉想多豪英仲容方奮青雲程曷不彈冠濯塵纓
天風再秋錫孤檄春浪紅漫翻飛輕幡然堯舜君與毗他
年身退當功成決然歸受辭恩榮明農若下相攜行世有
畫工傳耕青與今予卷雙合併

呈呂雲石提黎

在地爲石天爲星乾文爛然石之精一卷石山亦一體況茲盤石雲儵生歘爲膚寸彌天看作兜羅錦世界時時敷布吐芳心靉靆往巍相映帶相門出相世有人響司若課檜楫春起爲皇家壯柱石出雲爲而蘓民生

答汪靜齋

北辰所居環衆星動中閑靜義尤精浮溪先生賢孫子名齋以靜惟先生天地中間理最大理欲須當明限界無欲故靜希濂溪窗艸不除縑書帶且陪嗜學賢主人搜賜予卷懸先春起佐明時開壽域願在域中爲一民

黃山六開圖壁爲金子範作

自有宇宙有此山相傳黃帝嘗臍攀山以黃名端自此標由六六奇峰繚太古名山鎮吾欲遠踪三州里三百幾能多辨謝公屐費幾光陰幾跋涉何如圖向素壁間隨意臥遊仍坐觀俛仰之間如登峰嚼吞雲夢同寬閑容成浮丘古仙子得之爲賓軒轅主對山如接太古人勝與俗人相爾汝主人樂山希仁人識此名山面目真何山又復古於此三王之世傳斯今六六洞天何足數此六六峰甚奇古日臨佳客此亭中酌醴陶陶盡浮風

蠟梅

梅屋叔長示順安劉公蠟梅詩柚且令續貂伏讀敬發多矣謹賡韻拜呈

蜜蜂三生有花癖獵遍梅兄與礬弟釀花爲蠟蠟作花吐向梅梢真蠟成蠟梅有詠首蘓黃絕唱後人誰敢誠今代胡曾劉禹錫唱予和汝吟毫洗春風吹來王應鶴嘗冉知嗣元和體恍然生我梅香前有味如醍百花醴折花因復細端相山蘭腓臨薇露洗爲木如稿梅獨春太極初呈品彙抵此又梅中別出奇滴蠟緘封春信敵甄花又復論公詩真輩伏矣勤拜稽非花毋乃真蜜脾我將求古君臣禮蠟是負耶郑又非別花有眼眼幾脈

呈董掌書

董公仁義陳兩言基開漢劉四百年仲舒天人對三策格心正論千載傳公家家聲寒宇宙江右雲林推海口我黃岵刻志君覚晦翁新發盤澗叟以備飾吏固可人願推家學儁牛民豈惟近效著廉募行將大用垂朔紳

次韻呂周翁餞程景濂赴觀蓮門仲文呈之

春從飛書紅市繁皂槐更禪綠雲屯此將泮宮蓮萬柄一一生日七星根愛蓮長子振絕學道脈厥今還以瞻麗也稿亭景濂字一洗紅抗象瀏君大者錢塘十里湖小者齋外一泥盆看作六郎見何幾此曹毋乃迷禽門于非愛蓮

愛君子一寸膠凿一寸渾對此水光聪色靜如挹光霽醒
神魂高出太乙眞人舟坐祗太暑酷吏寃如使從于蓮景
濂見道猶隔痠塵昏景濂菓處在何許夫子自有圖書存
文公訓釋揭日月價重趙璧并魯璠池蓮窗草皆寓爾爾
書堂遺意與言我幾文公舊闕里派濂泝泗窮淵源君豈
不見后山叟何於六一稱嫡孫宗朱祖周在吾黨景濂當
作如是詩甥其星似呂先生何當桼請師模尊

夜歸織

東隣西舍織燈明萬籟無聲此獨聲我何安逸彼何苦亂
乳未終雞已鳴日似鰥魚因不寐安知我煖因彼成

五言律

和汪監察梅菴詩

問氣所鍾聚兼由積善餘身閑知地勝神動覺天隨自謂
幽居好人疑大用遲停溪家集裏盡與和諸詩

賡放翁有叟韻

有叟居東阜辛勤亦敷榛文燈空照古筆末不逢年我已
窮愁慣天無賦予全校讎與評議猶秉一朝權

壬辰十月初十日聞萬一叔以九月五日死于淮出
涕之餘賦此

邂逅遇所識歸來不奈愁勝聞前輩死轉覺此生浮世界
空花夢乾坤落葉秋追思貴交語今日淚空流予少居五城叔舞以昔語褂策之

枕上用予靜冬夜韻

夜今六十刻熟睡若爲謀髮禿已無本情恬忍莫愁樹雲
空憶李茶月幾驚周不寐集方感心期墮繆悠

古體

古禮荒亦久江南祀總淫金穰雖望歲木偶豈爲神不辯
幽明理無非莽賓心竟灘二壇記篤信竟無人

次韻俞崇節和乃翁飲酒詩

有酒身無事多君與翁斟老猶具慶予閒作太平人讓果

同初意燃萁異佇吟終身思籟而冨貴不如貧

孫次阜寄示呈方公三詩用韻奉寄

學海夢烟浪詩游無盡期誰非鑽蠹簡鮮有辨鷄碑力量
公誠到聲名後必垂孟張匪韓子定有不平平

又

在興彌明老可孫劉與侯年光弦外急景物卷中留商鼎
神[illegible]鏘推空赤壁興吟邊風韻似一詠一消愁

又

我與公相識俱當綠鬢初高談偕松倚指橋鬼腸塩往慨
悠悠別今方續續書箋馳當替盡自此不宜疎

次韻酒限

需首起沔唇初墜後絕倫勿毗雙玉酒邊滑蕩金身參家流生禍𫝹脉已泣神古人多惜禍惜禍始全眞

又

穿自三緘口從渠九醞觴道中臻樂地酒裏覓仙鄉勿以濁明在而云發出狂卿卿我自我渾醉兩相忘

次韻月卿侄藏曾祖硯

辛巽元賓硯傳爲子孫箴一生曾受用四世仍磨研玉露在山潤雲因不雨全文章無極盡餘澤及曾玄

邀新居有樵符門自樂巷無頹由勤屋不華十餘年

癸招樂未樵符舍未砌丁未春始克爲之乃足前十字成一律

自樂巷無頹由勤屋不華樵符今幾截藜徑只貧家廣世士皆是處時滋器爲門樵符復砌於我事何加

哭方壺谷先生 丁未歲正月十四日卒于京

日漠窺理窟身獨蹈詩壇偶得古稀少鼎全公不難槐柯千里刻椿算八旬資歸愛湖山好耶君作圖指

壽達觀 五月五日

初度天然巧端陽不後先長庚逢五五壽算視千千不羨宮衣賜勲循角黍筵安斯滿九節更可引高年

穿井

按官曆十二月某日宜穿井是日開日也且井宿直之吾家用工巧逢此日淡二丈餘而得水喜而賦之戊午歲作

井宿値開日逢茲應再難眞能九仞及頓覺百㽞寬地冷冬方煖水滿夏更寒子孫又孫子汲飲有餘歡

有賦假儒眞儒者今賦二首

儒克三才合其何以假爲仍矜麟作瑞已非虎爲皮氣見大巫索才非男子奇誰司人物柄斯辨勿遲歟

又

相同仲知已無害始信眞吾將關百聖才可廷千人卜泉

母爲小賢山猶未絕市和叫若眠靡上果何珍

挽畢觀竹三首

家與湖溪接人豪湖海間津遊淡水從宦到金陵蝶夢君千歲詩明一徑方將從從遊仙大理籍忽

又

相觀惟有竹竹外懶凝睇早掃倶雙竹高交第一泓容翁叫淺猶虛谷猶英潛知已遂能化公宜不復嗟

又

我添登門客悠悠十二年翩躚遊歷馬龍忍攀輪城近從先正神安蔭後人堅情表公福雨點不當塵

挽洪簿二首 名奎祖

歙城盧谷後猶幸有斯人學問師鄉老勾稽于邑民丹鉛
充度閣朱墨泥車輪壽僅幾重封遺文賴不泯

又

抱甕教多士于時識景星多年監判袂幾度聽橫經郡乘
椽揮筆男邦叧發硎賢郎專行狀不朽愼鐫銘

代石養蒙挽周醫教

遶登爲良相君今達以醫祖宗興自我杭歙造爲師一二陛
進鈺處三皇祀有基蒙成弃盛德誰不涕漣洏

寄吳子靜

君家吳季子炳炳著蘚經綸世譜絹白持身佾鬟青字能
脩逸少才更婉玄齡翰苑揮椽筆垂紳步帝庭

姜子西造朝陽樓

氣勢溥蒼穹樓高百尺雄屏維山聳翠鉦掛日升紅眞可
毆餘于竊如見乃翁胷中梓人傳相業在胸中

汪氏雲林堂

雲林朝市遠恐負一生豪不仕疑無義隱居何自高作霖
膚寸合搏厦斧斤操矜第湖川始超宗紹鳳毛

芸儲

芸壁書魚蠹爲防魚蠹書須將雙眼看匪直萬籤儲磊落
腹能載昏逃心悟除金根猶恐慢貪訓惜君諸

用韻贈別隆興劉君

糾宁挾翠寂西山簾轉晴未嘗前日識似有故人情醇比
周瑜酒和如傅說羹相逢還相別去去大忙生

賀金桐岡生日

七十古稀有公今尙一年君心安以樂家攻老而傳隱逸
雖三逕恩封自九天勳名付蘭砌閒適壽綿延

挽李高甫 郁門浮溪人

李愿隱盤谷占今名益垂箴能規家嗣贊自許男兒兩世
壽高甚八旬年近之外山埋玉處執紼總漣洏

又

庚癸濟民餒豈求榮于身大朝交止信初命報行仁嗟棻
戒持已思尊尼省親証知成永訣哀慟徹穹旻

又

李愿盤旋處名雖隱更張大才眞濟世小用僅征商斂欵
爲公弼息爭王彥方遺言遵古禮踰月卽謀藏

五言排律

經訓乃菑畬 試題

學用菑畬比精由粗乃成譬諸農父事訓以聖人經習戒
成紛白披毋舍穀靑情田加耨耨性地卽郊坰倘匪道耕

熟翻懈畝稷馨金根校讐誤詩禮愧趨庭

賀戴庭芳誕男

譙國家蔣應允圖消息氣掌圓珠的歷頭崢玉蹴响雛始
中元節貞元會合辰鳳儀先儹鶖駒駿必麒麟九畹芽初
茁一枝芳正新乾成來豈偶震索積方臻祖德潤彌浩孫
謀鏡更詵他年重坐席有日摺傳紳親疾含情悅賓沾分
果均此郎騰踏早郎罷向青春

挽郡城周醫教

姓與平原共相良醫亦良少曾宗孔孟長始世岐黃敉命
先宗祖仁心起療屣春林何足擬淳意足相方神效誰能

企陰功法可量飾建居肉肜殷首祀三皇復戶爲人計論
堂傾已歲枝宫成肖立道貌思淸揚剏始君無靳家城後
敢忌德高天必鑒位下我何傷竹野自標雅棣華相命吾
娟田今友愛斗粟古嗣慳何啻千人活行看五世昌崇莊
埋玉處泛者淚應滂

七言律

次金滄洲病中九日韻　丙辰

揆不能山孟萬年合如何合醉離邊雖云物物皆詩料誰
解時時與酒錢我輩何須多開闢菊花靑蘂劣芳鮮高公
勿藥將籌盍同泛金爽倒玉船

次滄洲喜督弓手韻

塵土弓刀未見癡紛紛刻木久難欺王恂時復揮椽筆樊
脅從渠飲斗卮絕異一兵新解甲併袪一竪好舒眉出群
老鶴雲天闊吹落光陰日日詩

江靜軒木假山

嘉祐集中知木山蝶矜盤屈小須髮三峯想隨虛無理一
記長流宇宙間磬軸逃魚今突兀豪酋蟲蟻久躋攀老泉
坡穎皆人傑占意蕭蕭力挽還

擬呈張郡守

中原文獻拔萬倫統粹鐘和自郢州金馬玉堂真學士花

屏綠帶古諸侯近焉始乾坤坤在遂紹曲江功業優守相
青鐙應可復蒙民有希見滄酣

與駙尉王長卿　名元

少府河汾夫子後小桃源裏日吟詩綿囊儹笥何皆好綵
筆雖懸威不施平易近民民父母壺茶待士士宗師體仁
本是長人志應滿槐陰會有時

與駙尉楊實海

錫珍從昔直乾坤三爾家聲尚可吉朱碧句稽今縱濬紫
淸凌迴創騰輕肩山真木秀東有彰邑甘棠恩永存鄉壞
書生今多閒何當一見賀文翁

奉答齋諭先生

皤鬢耳順過三年顧後瞻前愧昔賢自笑蹤鈐辭枉變誰云經筍頂奄便歸鄉漸覺交朋少爲客焉依行輩先多謝新詩遇期待悠悠歲月謾推遷

次劉知事和韵寮訪見寄詩韻　知事名德温

斯人磊砢更英多廉吾廉能志若何勁氣懾姦鋤故態丹心熬世起沈痾且添集上詩千首不愛車前印幾窠窠道將風烈在箕如清濟貫黃河

賀金子日[illegible]第二子　十一月十三日

天知谷合[illegible]第二雛今得得來家世孝忠爲命脈扶興清淑篤胚胎存心耕甫一犂地積德麥雲百尺臺三日食牛氣如許鉻蟬當復耿公台

和竹山月壺韻

我今想像賦高臺超出塵寰亦快哉人物風前臨玉樹朋儕月下倒金罍但疑夜棲白榆少豈必秋延丹桂來斟酌嫦娥同特好眠遲何惜與徘徊

次韻財王竹庾　竹庾精青烏之學

天地偌寬行路難何如不出戶庭間家雖棲屑多栽竹身却尋龍飽看山到處爲賓肴造次數竿誰主自蕭閑青囊囊取青蚨去歸說穿岩虎豹斑

上鄧善之提學

仲華不遇劉文叔所志願爲芹藻師苗裔今提江浙學風猶待相聖明時萬家夜月燈俱燭滿座春風物自熙教雨行將霑霖雨名歸當袖未應遲　仲華鄧禹也

上焦總管

棠陰前曾花武林馮熊展布蓋通淮東坡通守無爲守黃覇初臨尚再諧曾但州麾指皂蓋會當鄭鉉鑄黃金執先一郡後天下叁起西湖大作霖

上倪杭教　湖州人

湖學生平蘊蓄奇聲馳杭泮擁皐比定知遍授諸公賞曾但身爲儒名師洙泗淵源繼緒課湖山景物入歌詩家聲吾論中和極歸贊明時對禪儀

上浙西道廉訪使

去天萬里遠乘驄寄命司存肅政中廉吏霜清淇秋月訪民疾苦盎春風鎮浮德與吳山重鑒試明還浙水同攬轡何須外肅記秉鈞終屬黑頭公

和王宏翁韻二首　似山子

傳家有子端不死恍惚王充疑再生君擬詩聲如伯起我怪飲量似公榮相逢客裏自多感各在貧中更饒情了燥瞰琳如可作處寒冰雪眼雙明

又

馬與盧同熟與同年雖邁壯似成翁芫葉尙蕎不朝日松栢何嫌經朔風綱掣珊瑚瀉海底篙撑舴艋急流中吾言雖直不無意何惜乘時急用工

次汪稱隱府判退休言懷并序

士大夫仕而能致高矣七十而不得謝雖賜之几杖以安之然不得遂其高於心未必安也年及而致仕者猶其省不待年及而先焉者尤見其高今府判稱隱汪公去七十尙七八載能先告老且得遂焉上以褒表其親下以成立提携其孫若曾孫恐也傳其休官言志五詩

讀而高之而慕之遂僭續其韻奉賀五首

早歲先彈貢禹冠喜公早退謝身還三千水擊溟茫外七十車懸歷槪間自覺飲氷纔冷淡如何嘆薤鑑淸閑宜尼也發歸與嘆幸也許吾得定刪

又

公負文章錦繡心祇須蓮燭賜恩頻退歸期不慙先世大用姑將付後人陶菊一籬存晩節傳梅二季俟陽春文宗焉語席珍待趾美浮溪代出綸

又

逸軌超然遠市塵倶愁回首幾悲忻形同鶴髮不期合顏與鶴髮定自分對越心還昭若日舒徐迹似懶於雲易陳九卦稱而隱額手公能尊所聞

又

無事出門適意行忘機安得遣鷗驚笑渠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筇聽水聲萬百八塲惟日醉三千成刻幾春晴不拘年及方辭祿試援歐公自細評

又

竹馬翩翩緩放翁美哉異代與同風一門四世福良實萬戸千頃事亦容人自風波息上下我能味道窩邊中玄孫特見無雖吾十載曾孫花炬紅

和程行正遊普陀韻

棣兒詩問諸五咸黃提幹公謂大丞相詩翁先生程公事母至孝與黃公同肄業郡庠見其每日行朝供之餘必一歸奉母太晡又至此旣蘊詩胸中七十年矣兹蒙予澄致論遍示樞府俾王程君竊普陀大士爲母所禱一宗詩案如君訥齋從姪孫也孝行如此無愧家風良用起敬因和韻奉寄

侍母何須渡海滄詩翁純孝世持循普陀瞻望鄭花曉東野符同寸艸春寳錢寄光榮有極白虹玉德本無塵海中仙果千年實採獻知君已問津

晉文南王亮兄弟三人皆以伏人妃後復洛賞金持節鼓吹一時榮之東坡詩各續作從二人貴京兆不反一笑看山簪花郎鄭花龍音處北處有此大樹花見山谷山谷花詩注

題歙人程叔固字說後 及知常丞相吉母公曾孫

騷人橘頌說曾枝相國曾枝有此奇固守一貞能用易頌
業固始必與詩滔滔挽浪在還遊樂樹陰貴街進志學
有常致而力內堅永錫直傳誰

贈延芳立爲人南山公碑用高四叔祖韻

一生不被北山移爲信但登漢道碑揮染筆鋒推逸少雖
然文采是公家裝承承終身藥餘美彰彰世知阮兩
晚亦九日公然得所得問著經

送甲承仲遊姑蘇省親兼訪虛谷

承翁水藥仕蘇州玉鬪今茲省侍遊綠浪紅潤多篩樂満
風月一扁舟在家雖好聞非計行路是難謀自謀須念
椿萱頻候指歸期莫待近新秋

又

四海九州虛谷老見之不用覓階梯文書習微能求教世
契敦崇定指迷非過南經奈衡制是闕北斗御昌黎片言
隻字如相贈歸袖光芒萬丈霓

賀汪稱隱壽藏五首

少壯幾時俄已翁速如馬耳射春風槐庭絲袖三公貴尚
卑終歸一穴同生也有涯那免盡死而不朽豈無容地行
仙舍公誰是只合衣冠貯此中

又

自述公真善自知我生觀處能觀頤著英初過馬君定銘
筆早逢王獻之王仲豫爲作生前誌銘若腳家山真覺接回頭宦路
始經危先將不利後人好承宅修期畢自爲

又

栩栩蘧蘧夢不驚退藏於密漫經行壽藏名退密菴歸來松栢非
無行仙去芙蓉豈有城九卦三陳深易學萬家千戸擅詩
聲誰能得與公家似五世文庭震遠聲

又以下二首借韻自述

也知難久受吾廬自卜生墳去歲初五患但遵程子戒一
毫不泥郭君書相棺似趙貧非窮石椁如桓窖反疎死後
不忘方是壽太虛如室了空虛

又

自笑如能免罰能古稀過此竟無成此君辱與僊松友太
白尚分殘月明宮燕春巢嗟寄托老蚕作繭自經營率然
未覺摧頹甚青眼須因綠鬢橫

星鄧匪石名文原字善之庚申年五月分司自黟過婺源屢問賦別于子西園同遊丁溪口柯

郵渡

庭車兩度過山城攬轡澄清素志行學道愛人春坱北詰姦刑恭月分明貔貅欽戢知嚴律雞犬安恬免震驚甘雨隨車契天意政聲休洽聽歌聲

黄秋江母有孝節門之錫命贈之詩者盈軸索予賦一首

彌未亡人六十年恩光褒表節通天栢舟堅苦毋心遂蘭膝耳飴兒志專九門名端由柏重一絲風不被官纏事關倫紀非他比宜入新安郡乘編

丁亥元旦試筆

雨當元日奈何天甲子欣欣兩日前五十六翁成老境百

千萬輩望豐年瘦繙竹簡心星感飢擣薇根生接連我不自憐何憐彼燈花如笑恰爲然

辛亥元日

分歲杯醲已遣愁雞聲呼起攬衣裳椿年涙滴八千承花甲今逢六十周白首借春猶冉冉朱顏賜日悠悠曰耆指使將進從愁亦從愁一笑休

和東松菴岳王遺像詩韻

朱仙鎭上擁全兵蕩甲中原不足平棘手郾宛臯枉死檜菴遺像尚如生中興四將尤芳烈大節千秋擅令名可恨張循阿老檜却令同傳玷忠貞

賀張玘齋得第四孫并序

昔徐卿二雛少陵歌之穎叢第四孫東坡詩之今者恭審祖德深培孫枝又長在令嗣則爲徐卿之第二子在先生則爲穎濱之第四孫森森喬玉袞袞公侯良深健羨賦詩爲賀聊寫私忱

充閭瑞氣鬱葱葱喬玉孫珠現掌中第四孫今似蘇子無雙縏定嬈黄童編傳圯上家聲遠綱舉儒流祖德豐復泰臨徐陽用壯棟隆逵照曲江公

次光姪詩韻

誤予窮途計已疎擇棲所促匪岡梧酉申乞拾傳書屬庚

癸呼號汗血駒儒術淇身衛杜甫老農請學合樊須細思金亦何勞躍陶鑄從詣天地爐

次葉郎賀張仲白壽藏詩韻

應笑桃紫發蔡碑生前杯徵計謀私何如只付青烏卍未到門黄石時借箸待將陳八難羨輪直可須三斯内數另歷多餘暇安樂行窩儘賦詩

賀仲白兩旬得兩曾孫用葉郎韻

榜頌孫枝慶疊重河淸盛事有誰同客來且伴竹爲馬母教期吞膽尸能連觀太翁兩旬内會呼高祖廿年中壽過一百公家事前有張蒼後有公

次唐長孺兄見寄詩韻
海外馳神大九州何如弭節且徼丘非熊尚父既猶逆射
虎將軍竟不侯朋友倫中交有信山川阻處鬱相繆硯銘
世擅筆鋒鋭秋試朱衣定點頭 唐子西有硯銘
又
世路風波不足驚山林淡寂適吟情十洲三島果安在一
聖九賢能再生夜月明聯思菊枕春風轉盼臥桃笙蟠宮
有路君當往筆陣縱橫在此行
次鄧善之五月菊花詩韻 答呼蘭瀕
念前宋作墊巾猶滴滴圓黃點徑幽不待劈箋添醉興且

隨腰艾動騷愁金明猶辯一朝費花早看成五月秋浥露
擬英真菊否名同實匪暫淹留
吳甥爲程醉經求和孝隱堂詩
盧墓從來關大倫人心尚古理常新隱餘夫豈更求顯孝
外元非別有仁天地範圍大邪郭雲烟環遶近比齊須知
心醉六經士不是尋常橫目人
次韻所雨
相公湖上老詩仙一語纔聞便格天霢霂已蒙千畝雨霏
微方發一鑪烟潛逃象教小乘力好紀麟經大有年田野
歡聲入醉唱周詩宜見夢魚篇

雨數日不止又用前韻
莫是陽臺行雨仙未知尺以食爲天半簷碧已添清漲全
幅綠宜拖霧烟稻穗低頭收有日不如生耳恐無年憑誰
爲我箋天闕喜雨詩成若干篇
賀陳竹牖生孫 與令朝月日時同
幾日名駒產有媽中秋圓鏡始娥眉清鍾桂子初三月秀
挺桐孫第一枝舉世淡然如嚼蠟於家樂甚自含飴曾莊
生與父同甲不似今同日與時
木犀珠
若樹初開金粟明纍纍如貫耀人睛非生蚌殼圓還皎若

比龍涎馥更清分種元從天上落粉身今捻掌中輕莫言
合浦光常在斂袖歸囊夙有情
寄野邑胡伯翔 應禹
小純源本是仙官先輩風流想像中文富固將儀瑞鳳詩
窮那肯吊寒蟲半簷翻雨梅花落一夜陂塘春水雄若問
近來成底事箋詩註易夜燈紅
次野舒君濱韻
久語文章爲小技耶於詩律辨寬嚴巧思信斡無中有至
味須知淡處甜練帶索尖千里闊筆鋒抽月一同尖何時
拜看野峯巖桐火松窗斫半簷

呈徐學錄茂林 王山人與徐教同姓不同族

紫陽里得兩徐侯分據皋比共細譚古欲昔生宗北斗上
饒高士冠南州象山要旨期參攷鵞寺遺言願講求老幹
將收作樑棟茂林豈但竹君脩

次吳正夫賀余中鄉試韻 二首

聖代崇文科目興多魚飛躍一機新梗楠喜得賢能士樗
櫟何須老病人天地正交雖過泰丹車所至未逢春仕途
贏得無能往畢世甘爲艸莽臣

又

同志同儕序與遊迂疎未到學而優敢言才過千人後安

得詩雖將戶慶我貽北溪老淳郡君如李子重廷州年甫
六十云遲暮猶使爲公匪與頃

和愛山叔端午韻

方喜槐庭日影移曉雲雨忽濕紫泥路傳蒲酒滋顏面急
劍蘭湯浴瘦肥汨水恨長騷尚在綵符髮插髻難闔竹林
安得頻相聚坐對南山晚未歸

金子西新創朝陽樓 三首

忽構巍樓甲第傍鉅公報本意難忘無邊秋色千巖列不
斷溪聲萬壑長兩面玲瓏宜夜月心心精爽在朝陽有時
觀嘆憑欄久如見前人舊草堂

又

高敞崇樓面勢宏遙瞻東日上蓬瀛故人把袂春如海野
客論詩墨作城樓捲山光飛瀑布樽開戲外聽新鶯脩桐
會見餘遊寄過者皆與仰止情 子西尊人號桐岡

又

朝陽高豹錄觀題登此樓登臨欲得一面虛明先受日三
竿兒突欲攬天從暖倚子臥其下常若乃翁聯在前東望
扶桑如咫尺榮榭花與自年年

寄題滁花景周參軍

龍魚勞倚閣千年爽世生賢曾偶然吳楚姬公勤握髮遭

逢漢武作廷春風花鬘門墻走馬節鉞簡雜璧堅孫路
如子詩見何幾時重即五雲邊

答張叔黎

笑談飯欲覓封侯投我新詩甚叔狄不同夢中仍說夢當
于樓上更安樓學精要法斯文孔道妙須參太極周雲影
天光涵映處方塘活水看源頭

題洪氏西園隱微館 并引

洪君昭文袖詩過予謂其家有隱微之館旁闢西園好
事者多許之予謂隱微之義在本十中庸莫見莫顯之
旨何詩之者之不一言也昔君家文安公以小隱自命

彼不過謂得山林趣耳自君隱微之旨觀之益有得乎
聖門之理趣文安又讓一頭地矣敬演此義當必有印
可之者

隱微之義自渾然標揭中庸在目前更問西閣供獨樂肯隨北里漫爭妍窺人新綠深深隱背濕殘花朶朶眠小蹊若當超祖躍鳶魚飛躍總由天

出處

出處行藏豈偶然機緣盡處自應遷浮居桑下無三宿傳上臺邊偶四年外物未須多悵恨中稿幸已略流傳一時不得如吾願久遠相看不愧天

次韻備戶爾徵

翁征芝早發乎新實慮陵夺試予治聖學相傳千載遠君恩不屑爲山深露與文字流芳同野馬塵埃日猶使好是自韓勉其實不然何以服人心知我此詩無釋可寫姑以先蒙與仲文甥一觀但後一哉雖吾儕自勉之言恐或者不察又不樂聞不必轉以示人也

吳銳敬生曾孫應午

蜂亭喧傳閭里中古墩佳氣鬱葱葱一門四代孫生子傳口詞同誰似公會又復玄身易見仁而能壽道無窮客來莫訝出迎懶竹馬駸駸作放翁

次程鍾山所寄詩二首淳祈

雖關鷗盟蝶夢通不然何以見心同故人有感舊時雨後學因觀前輩風安得一團和氣老共浮百斛酒船中願公書勸歸來看鬱鬱無云只欲東

又

詩無斧鑿竟通仙慣閱興亡休問天文字藏山河注海功名蓋世悉炊烟大槐爲國從成夢短策看花屢易年我欲携琴孤棹訪皆前書帶已芊芊

易巾偶與子靜同日同樣同價戲成一首

與君同日換烏紗喚我頭童髮亦華難復曉來頻灑酒祇宜歸去日煎茶倒將嘗得詩中味徵矣會如足上靴貧不

儉期頓類儉屢將鞋角漫相誇

再用易巾韻

隨處那憑製漆紗豈其官樣必京華竹皮最古今莊覆椰子稱奇亦貯茶椰子可爲冠亦可爲茶甌見古詩禿髮已知頭似筆笑顏底用面如靴小冠正夏時方尚寂寞當王敢自誇

三用易巾韻

緇布如今儉用紗此升三十此非華尚玄何惜頻拖拂滑打須防自碰茶存古鮮能莽與甫趨蔣誰不笠和靴誤身儂已悔無及破帽多情莫謾誇

四用易巾韻

人情反覆薄如紗終歲淸愁鬢欲華先苦半生眞食蓼回
甘晩景異嘗茶無錢歲僅易新帽有線冬猶補破靴如此
兩窮詩作祟倚拈句字向人誇

五用易巾韻

月移簷影上窗紗恰讀新篇對月華和似我黃盆盌酒淸
於兎褐半甌茶金身漫說蓮生座汗脚何妨霜滿靴選佛
選官俱是幻詩名不朽待人誇

次子靜九日韻

艮辰行樂放遲暮知我踏風遠想不黃菊傲人籬一帶紅
萸入夢爾千簷衣裳暮染山雲白樓閣朝開客路秋俛仰

之間宿陵迹今年宜不去年伴

九日見流民又次子靜韻

節日登高眺八方奈何滿目竟荒荒觀渠蛾罔民頻徙感
我牛山淚數行樂土可依宜繾戀愁城無計轉悽傷黃花
似有撩人意一笑相携入醉鄕

呈曹弘齋 戊辰秋丁參臣入城別後寄之

麗公充貢入城香陪祀芹宮轉不違慮設行興推拄杖懶
持手版只虔衣前朝進士見高躅南極老人瞻遠輝亦步
亦趨我何幸飽聆淸論透精微

答樵陽地理熊心泉 應仁

只道尋龍解識眞豈知詩亦盡驚人胷無塵俗方名世心
有淵泉可潤身相地眼高江月午穿天句好野花春景純
以外誰兼此五字遊仙萬古新

用前韻答孫源許屏山 士元

未識蓉房面目眞名尊先肯寄塵人長吟月琢風追句想
見泉流山立身鼓劒一揮那復怪花瓢常在永如春神仙
孫子非凡骨況喜詩成字字新

次月卿侄韻三首

族祖當年負大名如今願子振家聲語非泣鬼未爲險義
必入神方見精三徑梧桐雲影翠一池荇藻夜痕淸蓉書

不少前賢累爲闡研朱字字評

又

爲族淸風振广詩攻當籬底採花時見山安得如彭澤述
道方將問具茨更爲先賢前聖學求爲伋婿外孫辭數聲
漁唱斜陽外定有人來說項斯

又

爲樹松筠培晩長萬君座上聖花香夜鏡得釣溪頭月隨
市提詩門外桑麻落詩篇秋更健紛披菊擘老仍黃年來
興地甚淳樸何日相携返故關

賀毅所生男 壬辰九月十日

六十年當天逸復祖孫恰遇兩壬辰只今有子萬事足尋
與當時一第均壽菊正花香未晚蟠桃遲實長常春此人
的是逢辰者曾祖青選付此人

次韻吳義夫營壽藏有引

義夫吳君預卜壽藏于先隴之旁不問陰陽拘忌賦詩
以祛諸郎之惑徵和于吾甥仲文仲文轉以示予予謂
葬書之惑人深矣吾翁之勸啟易欲兒曹之不惑難陰
陽拘忌自罔不問然未葬之前或既葬之後子孫惑于
浮言其若之何此等皆非人力之所能爲惟有面見先
人于地下留方寸地遺子孫耕于身後以天成天使其

自不至于此可也戊寅一章以當翁發高明其可之否
乎

置室預謀身後居宜信吾始從吾霱讓長覺世伊川說荷
怪迷人郭氏書何紀先頭斯已足但留寸地便堪爺何拘
白虎青龍從走稱爲山門故墟

題望遠樓

江天遙列遠山雲物相期日往還心遠本超雙目外身
高聊寄一欄間王孫芳草當前出遊子花驄到處閒欲遂
飛鴻忘久許從來俗慮盡行刪

園猿

是錄已先發藏所佩騎紛紛維翠微勿謂火攻爲下策略
同兵戰寓危機仁心誰去網三面殺氣似環城四圍乾豆
元來因報本充庖登但愛鮮肥

寄題唐叔重敬養堂名銓饒人吏作字

爲合經訓世其門賢聲公家發業孫驛騎寧舒聖路遠靈
臺肯受吏塵昏代耕踏鮮官中味敬養自怡堂上尊戴記
昔哉思帶辱守身須重過與璠

七言絕句

贈項松山夔州人精地理

龍陽風物擘山谷孫老遺言待可尋最高一翻新雨後山

南山北在君心

又

久客天涯不計年青烏妙術自仙傳景純去後唯君繼滿
室松風奏管絃

送梅岩浙游二首

誰識梅花岩下人香中堅坐十年春如今一出緣何決瘦
影橫斜致自新

又

古道雖行且試行感今吊古眼雙明乘閒一訪孤山老印
我寒香半點清

九月十八日立冬是夜大雷電繼以風雨

今日立冥行令新轟雷掣電駭人心天公想做開爐節電是火光雷鼓音

促織

翠羽迎風清夜幽催人機杼替人愁聲聲血縷有深意我唱新詩不勝秋

晚蟬

秋早梧桐颼颼風鳴蟬幾數樹陰中斜陽似假乘聲勢只是斜陽不久紅

秋後蠅

夏日營營逐案飛秋來引類欲何爲從教舉集秋瓜上落盡秋瓜能幾時

贈臨溪程玄玄子 名道真

同邑玄玄子程君精專修鍊兼善丹青伊川許日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可壽斯民此君之家學也君但當意于伊川所有之丹而可矣二十八字用寫此意

妙門深入造玄玄游戲丹青不足言吾道真丹紹程子週時端可壽元元

庚午歲七月讀離卦有感

日昃惟當鼓缶歌餘年不樂更如何時行則行止斯止隨處無非安樂窩

屢有傳予死者戲括二首

可笑人頻傳我死其如天自永吾生惟無可用故能壽豈苟然哉櫟字名

又

生也有涯終氣散死而不朽此心傳豈真無用大有用羽翼聖經或勉旃

壽汪盤隱 又號竹逸戊午四月二十九日

自是清和六月瑞莫留六葉吉稱觴延長氣象爲公親化日方長壽更長

又

竹溪六逸是前身岡帶深根保性真我謂大椿如竹茂八千歲月翁蓁蓁

又

樛標盤踞在花叢夭矯千松畫作龍一派濤聲鱗鬣動此若真箇有仙風

又

桃花千尺有江伶李白相逢意最親今日竹岡高逸在十洲三島屬斯人

壽惠山 壬戌四月十二日

金佛浴來先四日玉蟾誕處後三宵此為岳降生申日鶴
露添杯喜氣饒

又

清和時景看將半五福貫踈祝更全燕子日長方進進聯
方髮綠不知年

青子亭 植梅為亭故名以下二首為冬山宗人作

摽實和羹今鮮知爭吟水影月香詩假梅人陀公家有命
見成陰子滿枝

長分亭 風月分為亭故名

奇葩滿架月盈盈不是繁華態自輕寄語亭中讀書客春

光如許好開鶯

詩餘

浣溪沙 壽吉盤臣

珠隱群云必太行中交李恩遊遊芳今朝南極一星光
野處襟期尤曠達退藏滋味更悠長歌中元說壽而康

清平樂 寄惠山壬戌閏月十二日

惠山蒼翠遠與毗陵繞彼處揚泉標第二此更鍾奇毓異
年年初度浮觴醉餘新瀹茶香山下冰濡雪乳淡中滋
味悠長

又 壽楊齋四月二十八日

清和天氣三葉貫踏舉恰喜先生初度至近逆莫孫佳致
幾年人物彬彬文華璉實性均壽宿臨之在上龍溪支
脈常新

西江月 寄汪梅菴御史

御史乘驄剛直為中獨尊澄清先聲應播五羊城一道凜
然脩敬 巷外疏花破玉枝頭佳實調羹催歸不久秉鈞
衡當何勳公詩興

江城春 和[illegible]渝州

新曾[illegible]淡疫[illegible]溪溪一由青衫司馬緩來遊下
汝清[illegible]江心[illegible]間東吏好看[illegible]號見樽

前嵐有遺[illegible]聲步司[illegible]扶槃玉

又

庭[illegible]雲[illegible]新[illegible]移[illegible]詞入手可續歌想
是[illegible]成刻燭 牙籤[illegible]東黃[illegible]有時誇瞪足覺
來課[illegible]令[illegible]出

臨江仙 次月[illegible]賀生日韻

吾家英才當拔逆年來似曉足稀子古秀逸未曾老大
拍案起不覺[illegible] 高賢次孫欣得與[illegible]小住名宜
香分甲午月[illegible]各當傳祖[illegible]教養顧[illegible]學[illegible]

滿江紅 賀[illegible]生日十一月初十日

乾鵲鳴簷殷勤報生人生旦端巧遇迎長添線的堪稱鑽
律轉一陽葭已動復來七日梅初綻符纍經數迓新祺綿
高筭　萱春永斑衣絢蘭房煥琴聲衍盎一門和氣流霞
泛泛世濟忠貞貂珥七年登强仕鵬程茍正小春佳候啟
神仙閒遊戲

滿庭芳　送陳慤翁

標格冲夸聲名洋溢德人恭宇春融一團和氣還與伯淳
同成就燈窗弟子今陞擢論疇頻功彌冠典依稀貢禹應
聘教玉宮　公家梅澗老泉比歲晚聲振江東娟詵詵胄
子得坐春風自此先生升矣斑玉筍芳蒲仙龍充德星叢

圍宇宙和氣一團中

水調歌頭　賀汪覺翁受吉水州判

彤闈徵涼飆吹到勑書新定知鑿谷深處草木煥精神帝
念水紋底吉合得查闈吉士州政佐經綸婉婉幕中畫行
矣細敷陳　除書至春氣溢列朝紳志伊所志將以斯道
覺斯民家有青氈鈞軸振武接芳塵白隶浮溪筆畫錦記
逢辰

水調歌頭　壽余倉洲

天遣東萊呂丁巳瑞南州花侯芳壽如此生歲旋前修傳
指六旬踰一過眼流光兩世花甲又從頭浩氣塞天地吾

道付滄洲　日未恭宴初列九霞流府君偕老如願桂子
播芳獻孫賓賛張雙宿顏付詩書千卷此外復何求但願
延椿筭燕翼更貽謀

金菊對芙蓉　壽金桐岡九月二十五日

壽宿騰光壽香梟碧黔菀枝上梧桐記歲辭令旦門掛弧
逢今年東閣郎皆侍懷章綬拜捧金鍾桑華富貴眼前誰
似祝眉峯　秋光景物偏濃正堦前金菊巧對芙蓉愛
菊名壽容壽與公同醉蓉初瑩鏡脂面對天酒芳臉潮紅
何妨判飲與花雙醉醉似花容 金氏壽有芙蓉

滿庭芳　壽月溪怡山先生

僂指中秋房頭十日後庚玉兔初弦當年此際天恰生賢
自旦駿發至望清昧永翱勝覩圓高掛在碧梧山上清絕
緣生烟　綠中梧月炤天知心事殊親貂蟬綠衣無價寶
樂自無邊此去者希近也長生籙世世相傳慈萱劉金盃
滿泛梧月吸年年

滿江紅　送宋姓尤史滿歸

只說琳川精吏道恢恢餘地元來是深衣儒者將儒飾吏
傳世四書緒寶學待人一縣皆和氣及芳辰解賦歸來真
堪醉　看巳息心無愧壽鬢在蒼顏未符君家翁子 宋買臣
年當貴九十月終行錦還三千水擊搏鵬易豈有材如此

不超遷行知過

水調歌頭 壽朱子章

七十古稀有今喜見先生紫陽家學淵奧場屋舊家聲鶚薦西風早歲豹隱南山晚節天爵自尊榮桂子蘭孫擁前極老人星　杜陵老多酒債笑俗儒豈如壽富兼得熊掌與魚并八十老翁爲將九十武公爲相不足爲公稱觴簇與同文道重貌公卿

沁園春 壽張起泰四月十一日

首夏清和望前三夕天現壽星恰先庚三日釋迦浴佛後庚三日呂洞賓生慈佛神仙引前導後來作人間瑞世英

今者艾久提綱講道發蒔儒燈　金匱行覆香名天再遣留侯佐太平會榮封萬尺綸符黃石笄緺千歲經綸黃庭從赤松遊足知稚尚好待他年功已成如今且向壽星明處滿捧霞能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族孫璐基毅軒訂

別集

胡容齋四書發明序

予夙聞新安爲朱文公闕里學子必有能傳其學者由宋該郡間屬邑之士休寧陳君櫟字壽翁延祐甲寅科舉初興鄉試與選將會試以病不果行遂老于家得大肆其力於四書一以文公絕筆更定之本爲正而發明之儒學錄山陰王君汝錫爲之校正謂其所編能發宗旨精微而芟夔宇冗泛無切本語從華擇不精之弊造物尼之于前而

啟之于後不爲無意者嘗今秉章理學啟廸士心使盡得觀之而講習有助焉提調學校宣明教化予職分內事也將索而刊之以壽其傳其于世教亦豈小補哉泰定三年丙寅六月朔旦正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邢臺容齋胡元序

曹弘齋四書發明序

自朱文公四書行世學者童而習之或病其不能驟通也爲語孟句解取集註語裂而附之刊本如麻數十年比比然其體例類一於一章大旨闕焉休寧陳君壽翁爲論語訓蒙口義以示曹涇曰吾以是詔其子若童子生句釋之

章旨亦且不敢繁徵引衆也不敢求異一本文公之說深得壽翁于文字間欲裨久之恨未識其面一見心降亟讀之其于文公之說如李光弼代子儀軍營壘士卒旌幟無所更而氣象加精明焉壽翁于是爲文公忠臣矣集註外元有或問其後又有勉齋黃公通釋壽翁疏而貫之且不費辭是其可尙也已卷首學習者分二章聯以警語殊有理於上智下愚不移謂是只言氣質非言變化氣質大是肯綮他皆此類至山梁雌雉上下文一段能坦然明白通古之又可喜也予所見僅九篇窺豹一斑如此壽翁寶之從惟可以謂衆將白首紛如者亦爲之醒然深其一也安得併二十篇借抄一過用自省悅以授城南之讀元貞叅兆涒灘之歲春上丁里晚學曹涇拜手謹書

曹弘齋深衣說跋

發士白亭補直于歲幾公命舜充思來爲守始知服深衣益由特制賜紫陽先生深在列爲靜齋之先君子鶴山先生精于經是必合法自是同儕轉相倣慕人具一通學校期集用惟禰襈以爲簡便然習而不察一仰成于縫人行之且五十年丙子亦六十七歲矣其不察猶夫人也陳君壽翁以傳說見毅訂攷叙次若出于其自爲古而未嘗不本之先儒發其歸于經意本無背也其爲說字字研審其

大節目則曲裾圓袂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見燦然至于以二句十四字爲續衽鉤邊之訓詁似孟子說詩例比呂氏尤爲曉潔而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還本旨然微壽翁鄭意殆矣嗚呼玆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于讀書遇事乎心而玩索類爲長如此亦何繇之不可窮何理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豈特深衣一節也

大德庚子秋八月弘齋曹涇跋

龍廬陵增廣通略序

新安俞子懋氏典戎轄于禾川之上暇日由其鄉先生定宇陳氏所衍通略一帙以示予曰先生此書明白簡要將使學史者之初今徒諸梓以行于前予爲我序之夫惟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一書扶持人極有光諸史至矣備矣而朱文公通鑑綱目實紫夫司馬公之書且示夫書法焉二書行世渢若日星然而學者非假以年歲之積微辭奧旨亦難見其涯涘故今觀夫通略之編起于伏羲之世迄于宋祚之末其于歷代帝王之行事世系之源流人品之高下與夫治亂之跡脩短之運莫不撮其指要之語而繩貫之簡則不至于脫略易則不至于汎失使經架之書若可以探諸囊歷代之事若得以指諸掌于初學誠爲有補雖然陳先生者朱夫子里人也子懋與先生又同里而了

愁以文士即戎于吾邑當軍事從容之時而獨能致力于
史學使君臣之道得以淑諸人鄉先生之書得以傳于世
賢哉于愁之用心也吾邑有水窓先生劉爺友氏所撰綱
目書法若干卷有功于朱夫子昭昭矣其書行于海內六
十餘年鄉邑遭燬燼相學雲革以老病歸山不能為水
窗新其板籍收其亡書使得與新安諸書並行于世偕哉
今吳為于愁序之者適有以寄懸之恨云前福建等處儒
學提舉廬陵龍雲謹序

胡雙湖與先生書

日承易本狀隨領教答三復無厭垂報目疾作楚張琪損

讀一方妙甚某弗及知吳投謬作致使增刺愧以為也今
想洗光咸池之日月矣倘惟刊聴慰此拳拳所和敬存詩
大好末意正得朋友相與之道但苦眼目成莫敢其疑心
如何尚未附行也大成殿記難看文晦看出方妙後生難
與讀通釋貼出見教者五行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蓋以
質言形而下之謂之器是也非指器用之器言河圖言行
合者如一與六合乃水行之類洛書言位合者如一北九
南乃方位之類恐作者之意是如此分今後惠書告兒師
席二字其與先生為斯文至交只當以兄弟之情相與才
過一字便非所宜蒙也至禱至禱日來便會史要每作一

代看已分明却一二日內不肯下筆忽然得勢成又不難
必數日方成亦自莫曉倘惟有以警策之幸甚

又與書

某端肅加拜申定宇先生集賢尊契執事台座前某癸巳
冬師易拜書納交于執事甚罹歷明甲午仲夏甫得拜領
三月初六所賜還教拔味無慮十數爾題其後日予讀定
宇陳君所答書縫綣之情箴規之意匡救之心流動筆端
使人把玩不能去手余朋友交際多矣愛不忘規未有如
斯人也孔子曰益者三友今于定宇乎見之何當央此片
實抗于本星大雅之編考評叩擊求為真是之歸之為尤

央也姑識之倘猶他日宿此意于腹臆兩年矣今茲雅頌
已成所得爺多欲一撈是莫果前月半後賀運翁提舉望
齡堂僅餘一舍極謀前詣因循竟莫能遂頗不適之皆難
以自文奎壁麗天惟加額首某所作雅頌一是本義規模
集傳之下次以附錄又次纂註門又次愚謂區區不堪泥
毛鄭以來舊說只是因本來字義涵泳其旨意為之訓釋
如牛羊腓字之引易咸其腓訓之為足肚如宗廟言言引
于時言言訓為言議如有周不顯與不顯不承於乎不顯
之類皆只解作不顯意味似覺深長如履帝武敏歆意欲
本嚴氏旅毛氏之說附于後其間文義尚小有不同于嚴

氏此類尚多未易校質之得與經存亦頗以爲通暢㣲假
未能一一求教于執事以定其可否耳今央擬開正入閩
分付刊印彼中幸有熊先生者可以相訂決不敢輕易也
昨所賜高和寶爲絕暢第其不敢當甭不敢當耳留書辯
細賦詳審無毫髮遺恨眞可爲紫陽夫子忠臣亦可少見
吾易之有人矣賜虛陰寶之說尤爲謬妄何異老佛異端
之學某見亦作一辯以排之促無盃韓筆力摧陷廓清以
羽翼吾聖人之道耳謹此求教過符日後有未盡處更乞
爲之協力以濟尤妙尤幸某詩解見將去數段如不合律
意便乞逼以賜教無囘護無隱默是所望于吾定宇之賜

也即當改正不致誤矣忌諱惟先生首肯之立俟立俟等
十台炤某頓首再拜

胡雲峰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路教聘君老先生定宇函丈前月半間嘗奉
書相答且再四稱之侑敬毋致浮沉今未審已徹尊覽否
惟是草本濩廣不謹老先生恕之可也茲因族家遣人取
齋心問之已更濩矣老眼燈前愈覺昏花拜此彌覺老草
然有此的便坐失之又不可所是前書請教切下一一批
示求借老先生所著四書就付齋心以來尤幸尤幸或簡
褻重大權且教以縮學可緣某借閱爲通旨一書必欲得

老先生者附于諸家之列切乞勿外某翹跂之惟是年來
老成雕謝老先生斯文碩果某不得以時恭請是自棄也
去冬向族家託賚名闕往還不乏尚于因風賜教有一難其
不逮是以願望或者不賜鄙斥患然爲諸生一來尤所願
也臨楮不勝拳切菊花將謝伏于爲晚節自重伏乞尊悉

又與書

某伏自初夏辱奉翰念欲奉書以報之俾弗果實賜來其
爲謂此便最的解其歸也又奠之知以故凡欲言者鬱鬱
不得吐然而尊仰則不斯夕間也此月蔫承教墨謹畫一
拜復于左

一明經課文煩日蕃懸揭璧後逆朋覽來觀錄莫不嘖嘖
然稱嘆曰年將七十而所評諸卷自首迄尾蠅頭細字
批過何其眼力之老而明如此也是是非非無一字差
前前後後無一卷外何其心力之精且健如此也使鄉
試會試有考官如此何患無奇材者由耶公論如此非
某一人之私此等處止自用謙之一字不得某不敢也
一試賞名姓糗疑第一吳佯初鄉閒羅田人胡敬存高第
亦嘗從游于炳文第二名胡德弘其姪孫也向者所取
鄉試兩次魁選即其太是也第三名王鶚仲儀之子四
五六陳子文金從仍朱升第七胡仁壽某曾姪孫第八

名程興賢第九孫祖皆鄉間人第十王伯蕃懋與人第
十一俞闇此邦饒州老儒王葵初之甥去作饒有課試
卷子極多其司評此生生書易居魁亞其人可知矣今
先生批其一問云所見端的與區區寫註疏者不同二
問云非有所見不能合二章而一之于是知其所見與
先生略同私自以為喜王希旦俞明葵初饒州德興人
有易學摘編
一伯鄉所叙卷子某恐鄙見以為疑故有撥出此數卷之
說今乃并至合吾明有何可議者并觀陳子文及朱兄
經疑暨題亦可也前幸在郡津得觀諸兄之文擢其

失之太多今能頓瘳如此可喜可喜有王伯麒者云此
兄欲來訪果然尤幸尤幸
一所取真如稱上之掛過錄兩不差但經疑第一中有二
句云日時者自艮卦時止時行得之曰權者自巽以行
權得之某未免僭越為除去此二句蓋謂權者孟子意
自夫子而得可也若時中與時止時行皆夫子意雖是
小疵要必去此方為無瑕之玉況此篇無此二句文意
亦自足未審尊見以為何如乞報示為幸
一承下問曰本義乾九二剛健中正與是剛健得中誤筆
作中正如何某謹答曰凡言九五剛健中正六二柔順

中正者易之正例也乾九二剛健中正者變例也程子
曰中重于正正有不中中無不正本義蓋取諸此然又
非背程子意也爻之為九二者凡三十有二乾九二其
始也未濟九二其終也未濟云云非正也夫子曰中以
行正況乾六爻皆言聖人事九二龍德正中本義以剛
健中許之恐非誤也鄙見以為是否乞批教
一示下問曰九三爻下云云某謹答曰按義云九陽位爻
三陽位而剛不中在下之上九危地也此全是解厲之
一字蓋以三之地位言其有厲之象也乾本是剛之純
健之至九三居上下乾之間以剛居剛性體剛健所

以有乾乾而惕之象也二之象也三之位體如此而其
地位又如此故有乾乾之象有惕之象厲之象本義于
文只得總此二句而言之于惕若句絕正自不相關也
尊見以為是否乞批教
一煥文生從于先生一年體力倦甚兼有足疾尊翁所謂
聞道之不深信道之未篤者政為某發僭越作本義通
釋外常為啟蒙通義又為六爻反對論及二體相易論
凡五十八篇仿序六十篇但未得求正于有道常以為
恨年來老成彫謝與鄉有葵初與縣有先生不得以時
參請如之何如之何外又見四書纂疏及集成多有差

謬於是自習爲一書曰四書通旨較之集成又添得數
家幸不得先生發明編入一家倘有的便樂教幸幸如
沭不外乞示庸學咨以次請領也某至祝至祝

一秋高氣清倚蒙先生不賜鄙外特與降臨書堂某當深
衣率諸生立館下以聽文公玉山之講以聽象山白鹿
之講亦斯文一大幸也玉湖于先生之意甚拳拳特令
某拜此以請惟先生惠然肯來幸甚幸甚某下情不勝
顒俟之至

一某復以[illegible]某拜答此書欲謹而率蓋體倦
不覺其書之欹斜眼花不覺其字之大而老草也惟先

生矜而恕之尊藁已呈之玉壺仲儀皆同此附起居敬
問經諸生見某作此書有望先生俯臨之意皆預爲欣
躍惟先生惠然幸甚幸甚意方新伏望爲斯文自壽
幷千萬炤不備

一蒙問及族弟名字此弟小名清哥名酧父字清父少某
六年戊午生十一歲從某學七年而遇革命酧而斂讀
書亦稍多窮處亦稍寄倜行亦無可非弟兄中可與斯
事者也因下問仰見公好善求士之意故詳及之

胡雲峰與先生書求考評

某頓首拜復定宇先生尊右伏自體仁堂相與問答後不
貢起居者餘兩截聲明經小試乃沭書教諭之凡格每一
展玩如在春風中喜可知也此試應者甚衆可評實難其
人蓋能明一經者有之兼明諸經者甚不多見士林公論
皆以爲未有如老先生者庸是玉湖總管特令拜此申懇
切于晉聽蒙所發二十餘卷各有可疑不必嫌疑祁奚舉
子未有非之者況此小試不過友朋間相與琢磨有何疑
爲勿必以此爲嫌乞存此二十餘卷某自當銓次以附于
先生所評之中老子見此發去便乞過目仲春月末玉湖
自肯專紙以請以需其評定實賜而冀切于勿外未間伏
乞爲斯文珍重不備

再與書

某還者草草上狀深慶不謹先生非惟不督過之且辱勤
賜以回翰讀之再四愧感愧感惟是玉湖敬依之故胡辱
愛却如此且先生嘗爲辭經題品者再獨不能一爲明經
示教乎玉湖特狩拜書爲告爵聽敢考評畢又得再書以
謝某不勝喜幸奇至靑外去歲寶賜之來借以通譯爲愧不
如過沭賜之御覽某思之有二罪先是不能上求是正而
遠辱公傳道之一也及寶賜回偕將不及拜書請教二也
宇宙間未有之奇書斯言謂之戲之則可耳不敢當不敢
當鉄二板當俟後便印去某所望于老先生者其一字之

謬或一語之愆悉望指示一語問則一病瘳某非護疾忌
醫者楮有限伏乞尊悉不備

王仲儀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定宇國博同年丈去春承附問極感記存累
欲奉書不知郵便遂契闊如此近抵槃川知玉湖主人以
文字干薦鑑此先生餘事耳何多讓之有玉湖見邀拜緘
致懇使望斷筆去取次第之此理至公質諸聖賢而無疑
悠悠之談無足恤也何時展晤以罄瞻仰惟厚爲斯文自
壽不宣

胡玉湖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學士聘君定宇先生某竊慕大名無由恭覲
惟斯文先覺學者範模比以文會膺編上下考正家叔拜
字代仰拳拳矣隨準同教未沐慨然竊仿謙尊而彌光實
失仰高之初意惟見濟修集稿而問符之鑑容衡平之下
妍醜重輕孰能逃其毛髮銓哉天下士可也于此何讓焉
進退昭然以示矜式下賚清榮臨楮悚悚

曹弘齋答先生書

某七月十六日有狀後頗擬上丁可以堅摩謹伺之不倚
也蒸峰之作決無由共右者其評如何決賞爲以某七月
七日來館後整礪細讀會信筆數句贊之本欲以示兒輩
今不易一字僭起舉似其語因引知朱氏先泛引春
秋前後以開其端次就春秋評悉究竟以伸其說又次旁
次周禮以任其辨又次併就四代禮樂放鄭聲一併以餘
力及之以足其理遂以數句斷之既芟辭大呼而至論不
可破維春容大篇而一節一句一字不可刪學識高思
精筆健足以行世傳後蒸峰一題何足以瀆之某八月三
日得書因旅後詩寄于此仍示兒孫輩復之熟之以爲窮
經作文之法以上語可以表某敬服之真老泉曰亦欲甚
事之知其知我也舊有拙作今復此抄在手尚可是假兹
不能改諸待諸爲改節者亦何是與否耳一笑領之此

月十九日舍弟綫至賜所一宗專書一語義上六篇和詩
一并所患舍弟和詩承拜所讀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感喜何可名今書答如下
一語義之賜豈惟可以示諸孫受讀其與二兒亦得拭目
以開心胸于感前謝醫疾之封此頗由中咳前未能耳
一賤生之日所述賦俾其舍弟敢以過作日至肅厲和所
押字并示洛陽遊詩等字皆切本意而出人意表所界
舍弟者稱是當亷紀裝之式示人以爲榮華禮合用韻
爲謝茲且以報書爲至敬
一與點之作大意雖通而覺文字輕淺見褒良溢副當請

教
一盧谷集當從中全問冊數工費以報旌城君子亦未
至也巳上大畧答所問如此 中全盧谷長子也
就有懇某與執事生年爭不多自量所挾遠不逮而台翰
一用事師事父執之禮實恐折福謝告拔緘如雁行肩隨
可也某拜識若曉而相好有真不異平生至契區區性理
之僻曲謹之愚似于執事有偶同者似得窺班潊潤于文
字間又不異骨肉至好殖源明日不幸生衰俗所不勝者
識元紫芝也某豈任榮艷注寄之至歲事向晚除日巳前
音問盍且止此乎梧山先生台候清佳茲遂爲松蘿山中

貞元朝事獨員也欲羨敬羨茶次引伉不宜

胡玉湖又與先生書

雨中有客來前葉香滿袖徐出台緘見示再三復之如親
聆欬不翅也喜極感極我輩居文公鄉熟文公書自是
本分事今能從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皆家傳而人習之
斯道一大幸也我輩之喜又當何如某老矣欲出而應自
覺山林之味長功名之念冷欲不出則四十年之抑鬱今
幸一旦如此深恐有負明時綵之文體當一變庶可爲後
學矜式在先生與某輩恐有不能辭其責者何當再晤相
與細商之也呂黎所謂惟吾花君一人而巳者先生亦未

宜多遜承諭及舊年賞試常邀請石潭董丈來爲銓次董
丈名秀實年六十餘舊常代人入太學謂鄉舉前輩似此
甚不易得也全榜錄呈六百卷中僅取三十有九名而先
生所發至者巳中其四預賞者三耳小學亦復居亞有開
必先是足爲鄉試之識矣近者鄉間諸友以二文字來求
評某各爲作一篇謾録呈似蘭叟同千萬賜以台翰底慰
拳拳齋會後自當遣人報謝并送薦賞或者台車不吝一
來則如此來則又幸幸也天氣清和猶未甚熱不知執事
者以爲何如某脚氣發作拜字殊甚不謹餌中欲言何限
不能吐萬分之一春季題并拜呈泰既切乞倍加珍嗇以

需既擢不備

又答先生書

納文拜覆路教定宇鄉先生尊右前月十八日令嗣惠訪
袖示尊墨拔誦再三愛我敎我之意藹然于言辭之表欣
感可知令嗣粹然如玉縝有父風亹亹談論令人聽之忘
倦於是嘆歎某豚犬之不肖耳惟是得書之日某不在明
經比其歸也今早巳回綠侍以故不及拜答其過矣中間
一一處皆不能滿某之意某又過矣叢是二者而誅之某
何辭所恃者大度有容交情有舊恕以心必不坐以辠茲
侍尊愛僭有申覆令嗣留敝曲時嘗與舍姪子成乃尊玉

山云鄉先生寓處有兩館𢭏可闕也其間之甚喜于是遣兩姪孫詣下求推轂之賜姪孫一名宗學皆性純而敏屬年館于外其區區欲其朝夕得侍典刑讀書發明當月異而歲不同以是故拳拳焉惟鄉先生其進而造就之其幸甚幸甚發明其伏讀敬渠眞如文公先生之忠臣纂疏集成必得此然後可爲全書何時會聆咨其卒業焉尤幸尤幸發下拜此言不能盡乍寒伏祈爲斯文自重不備

張純愚與先生書

皇慶初元年七月下澣饒學番陽張某謹肅拜致書于定宇陳先生秘書學士足下某嘗謂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

必切慕之以神交爲不易逢也及讀陳正甫公責沈篇則知公不聞程伯淳大名終生抱愧翔孤陋如某莫能神交當世奇俊而又不自責沈諸梁可乎某德興吳囦之張氏也先忠定以來紫樞黃閣師節侯藩代不乏人自今視之鉄竇步誌耳丙累世所以勉努齋後惟在志節詞華不許僑居星源之中雲今三世矣郭外無田牀頭有易翁兄子方若孫少越繩準至于不肖承先世讀書緒業何敢少惰好不以非道去貧寧携琴爲學星源抵仙縣僅二百里朋友之客仙縣者不少而定宇先生天下士乃不相聞問甚哉僕之羞也近者蘭叟程君來訪閩書所首傳寄辭之勤

且辱稱道郤文其何如人家此齋錄哀痛不覺魂驚神悸而熱發赤其視足下之博雅好學謙恭待人魂死萬萬蘭叟太醫談足下文行猶未悉繼之希尹汪君碧雲舒君先後相過乃備道賢昆玉以斯文自任崇正闢邪貫穿經史于學有傳矣怡怡之間諒說藹藹之際自爲師友朝家舉道遠足下不得爲在山雲也聞有語解行世他所著述必不下鄭夾漈之二十略某何當羽身郎郎恭拜領納請問讀書作文關紐以豁吾塵襟哉爰自科舉廢士以詩爲習倘能由黃陳遡李杜上及選騷以達三百篇之旨則得風雅正傳豈不可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而多逐晚唐格調

尚務爲奇怪至不可以句奚有于涵泳之趣乎奚足以感良心懲逸志乎外是則或綴拾先儒陳言或自用己見或作像圖動稱著書將以釣名希爵而于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學茫無實得或又鈎章棘句藁寃踉頓耳等語作爲碑銘序記以能文辭自名而音吐之中不聞理致淺長後覺語言蝕人致吻有文句稍順者又只循將文彙自無所建明何以備胸中之經綸何益于後學有益後學之道無他開之以四書實之以六經諸子史續續而後略不以雜書蝕其聰明教以爲人必使爲天地所不可無之人教以爲文必使爲天地所不可無之文庶吾之積學及吾之所

以教學者斯無愧色要知志節爲先詞華爲後質相源流
奈世之可與言此者甚寡非足下其人不可也親戚雲石
昆仲今年托同窗討所得于左右必多適其由處與之參
差未得致緒論今者蘭叟便羽濡毫布此聊謝奇聲自叙
責沈之愧且恨不得之于神交也掛一漏萬底裏未罄老
大倘欲息吾黥補吾劓則拜函丈自有期若問某平生拙
作以不可傳俱不存篋且罷收拾數篇求教葉氏妝謊不
記一字矣何以言文章宗匠推許之也先生語解已列壁
患一本僅讀之汗出浹背令東屏先生大名已耳熟
之但未卜潮州之岸小兒數年前訪雲石厚止宿計必參

覿矣茶次草爲斥名

又答先生書

某昨辱程太醫傳自寄聲私心喜得此于素不相識之人
得欲奉書以志眞沈程丈行速繼托紫宅附達蘭叟再來
則某所附書未至假而群鴻鼓海之竹忽由衙裡手莊
誦筆畦羣徑宛見典刑喜而且驚驚獲大貝南金不翅也
雲石兄昆仲未記小生之先爲銀邑人耶伯東伯大吾兄
也族間之工時文如二兄若不少而共學共經能共志同
胞同舍作同年二兄之分然耳至不肖輩于眾楚越人牽
甫何所用哉然講明經學乃家庭夙訓未嘗不介介于懷

識有如來翰之云者吾鄉自式東姜介軒先生開其源式
東吳菊園先生貢士沈毅齋先生浚其流提幹許山屋先
生考亭山長朱小翁先生式東舜怡堂先生兄弟太常寺
簿汪溪陽先生主簿胡餘學先生數老先後相續不但文
辭古雅而以近思錄爲四子之階梯以四子爲六經之階
梯必使人人習之邇來雖有較競病弄平仄者彼自彼此
自此不相侔也所以自今考川胡康國指稼田劉桂舍聘
宿儒以主明經書院皆前輩之流風遺俗先生賜教有讀
易編書解折衷詩述傳句解禮記集義句解語孟口義富
矣哉計平生所得于經學其修發明經學甚精深冉杵餘

丹可仙然大某僭習書經然于諸經自幼聞之家庭及諸
老講明易由伊川論理外文公本義得宗旨矣後之解翼
毛雖以別求其緒科舉後比來人說易者多于是以名家
又不少要必于本易發得通貫乃可作文公素臣先生所
謂讀易編其節此乎抑別有見乎書解折衷只非易事先
生云書有當解者有不必解者有不可不解者因其解而
折衷之其見必的前是數年嘗與一老友商確欲作書解
提要如中星如閏法如地理如九疇在晢之言誥誥之旨
性命之蘊刑罰之數奈之侮過錯之自治風氣升降之分
帝王讓爭之別井田貢助更之漸俱要區別只禹貢地理難

于臆斷者頗多未嘗經涉看得明白何可擔當三江一條自不一其説况其他乎以是竟未脱稿先生折衷必有可傳者何時得一讀之爲快其尋常讀詩只尊朱子集句而鳥獸草木之名参之呂記及嚴氏耳外此則其何爲風何爲與何爲比先生所謂述傳句解應有得于言外若禮記非全經不過漢儒傅會之談

黄求心賀先生發解啟

春友翁黄某右某啟伏審較藝鄉闈登名天府聖天子新賢能之詔求江浙之真儒老先生應從秀之書肇新安之路事斯文增重吾道有光恭惟定宇先生省元卽會狀元

學海老龍詞林彪虎文霸光而復斂四十年抱負之需時道大明而寖昌三千字縱横之待對著書垂世之雅志講業淑人之盛心運際休明氣難掩抑精一危微之旨熟究三聖之淵源忠恕文行之疑大闡四書之閫奥誥詞溪厚答問精詳立餘于于下風中有可之高選泒視紛紛之韋編馳表表之名乘秋月而躋彝蟠高折廣寒佳趂春風而驟健馬飽看長安花聽令試御試之蜚聲爲大州冨州而掛色風雲之會日月以需某幼焉筆硯之同窗老矣雲泥之與路盲人上郡從俗眼之揶揄諸公登臺爲知心而欣忭然此特文章之小效從兹觀勳業之宏圖敢進規規相

期久遠聞太史奏有日呈雲色之祥看狀元歸副水打石田之讖惟深贊慶曷既敷宣

馮伯思復先生啟

安敢馮坦右坦啟竊以游纓帶之水尙欠掘不枉聖織之瑕首匯衡神龍負山公之啟許論披老之詩此意甚淸其禮則過恭惟齋長新恩出群孤鶴瑶世一路道綫有源處癡翁之歸里詩宗嫡派稱後山之故家月書非特占庠序之先且筆且數推鄉里之重物際不堪著眼塵談一笑掀髯壯安吾道之窮何羨此山之富蘊居求志藏氣待時喜聞佳句之驚人快覩盛名之傳世某老無蟻夢苦有蛩吟

吳蜀流離慣歷江山之萬里島郊寒瘦堪憐風月之一錢帝奥比金字宜覆瓿何須賸藥仰下孔筆之刪深愧閑醉徒費郢斤之斫眷言序謝需意定変謹具啟申謝伏惟董慈俯賜鑒念不宜謹啟

又復啟

伏以被命横經已蹈奸爲之戒摛文衒袖殆當溢美之辭重復以還珍藏惟謹恭惟新恩僉著識高由學博詞贍而氣宏經籍幾百家研究隱與精微之妙上下數千載洞明盛衰消長之幾猶懷不自滿之心尙欲廣下交之益陳安卿之居臨漳郡君實似之韋中立之行柳河東吾則豈敢

愈彰謙施倍覺震兢某冒據館堂有愧鴻石誦子虛之賦
徒嘆逸才贈美人之珠莫酬雅意匆匆摭謝貿貿矢詞伏
乞台炤

曹弘齋復先生啟

伏以短書雙燕偶倒入于文犀貝訊兼金遠單提于詩引
竅鳴蠅其已細玉抵鵲以何奢極佩謙衆猶抒撰謝恭惟
定宇先生大宗鴻衲耆俊休陽源深流長稱門閥雲霄之
句字定光發康文字德行之科早亢志于青氈郎研精于
貢卷造車合轍待旦枕戈莊鵬運以搏扶垂當立歲漢龍
與而設學是亦亭辰既不爲場屋綴緝之文因得肆禁寄

討論之力英詞稚雅餘力滂葩念昔先人沒而可祭于社
施于孫子文而擢第于官併賢書賢關之彥踰二十人自
一姓一村以來溢十九世匪但壯鵠吟之可誦何必瀧岡
表之能書吐以爲經簡而有法尚與偉于曉木使附語于
卷終豈薄領甲官敢向兩尚書丙與是彼佛經臧氏可在
諸先達之後塵封非愛踰瓊瑤報侈高文成于嚬笑足竈
秀口之奇華宗以爲褒稱惟覺汗顏之厚某納交差晚託
好甚真巳嚴什襲之藏肅效七襄之報讀后由先世之狀
允詞重光嘉子建七步之才倘蒙含垢

定宇先生墓誌銘

聖人之學至於新安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既沒天下學士
羣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戶爭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
子之說翳然以昏朱子沒五十有三年而陳先生櫟生於
新安生三歲祖母吳夫人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
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成焉人師二十三
而宋與科舉俱廢慨然發憤聖人之學涵濡玩索廢寢忘
食貫穿古今羅絡上下以有功於聖人莫盛於朱子懼諸
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
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
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方

是時惟江西吳先生澄以經學自任善著書稱陳先生
有功朱子凡江東人來受學盡遣而歸之陳先生然吳先
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
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居爲山間與木石爲伍不
出門戶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
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先生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字壽翁
其所居堂曰定宇之堂其自稱曰東阜老人唐之季其先
有諱禧者自桐廬辟地新安居休寧之西三十里藤溪之
上世多逌人顯士今姓其里曰陳村云曾大父諱伯全大
父諱慶大父諱源長以春秋教授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

度不以勢合不以利交四方來學諄諄善誘延祐賓興有司遍迫就試既與貢當赴春官稱疾固辭其學大抵以朱子爲歸其所嚴事曰黃常甫先生所與游曰方公同曹公涇以元統三季甲戌二月十有四日年八十三卒後五日配朱氏七十九亦卒皆無疾其卒也即初終之月又以是月癸未合葬所居之後先塋朱氏有賢行家政無鉅細皆身理之不以勸先生先生得專力於學亦其配之助也子男二照熙孫男三楚圻基勳圻先卒女一嫁程怡曾孫男一鑒明年其孤以其父之說汪君炎昶所爲狀介其門人朱燦請銘銘曰先生之學既博而約先生之行既專而靜

不爲利疚不爲名高啟門容山與道游遨其書孔留其後孔茂八窆菲壽與天地久

定宇先生行狀

先生姓陳氏諱櫟字壽翁定宇其自號也晚更號東阜老人其先蓋有嬀氏之苗裔居未避巢寇亂自桐廬遷新安者曰禧得地于休寧縣治西南三十里藤溪樂其山川風土之美家焉役藤縣南隔山廟食其地迄今人稱爲山府君享之其諱是爲始祖後子孫蕃衍至數千指在宋時登科及第入仕者代不乏人族益大以姓名村藤溪之名罕稱焉曾大父諱伯全大父諱慶大父諱源長皆不仕初大父天龍公因畸甲一鄉產及於曾橫羅肉礄以贍其業徙居鄉南五城逮考吞極未㮚而力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下雖之遺風德祐乙亥五城驛道軍馬經行遂挈家還陳郎先生自幼頴異不群族祖通守公慶勉有知人鑑淚期之方其髫齔能言母吳氏口授所記孝經論語若古文歌詩之類開輒成誦五歲入小學所業皆覆記不忘七歲能通經義比十有五即出而淑人自是刻意勵躬日勤於學文以益進同郡溪陽汪公復宋名進士嘗主省監文衡衆所推服晚年家居品題麗澤課試以先生所課魁四經二千餘卷老成抑居其下莫敢環疵皆猶

未易建也咸淳癸酉始從方州試以書經與符補選明年赴江東漕試厄於方不果與試而還又明年乙亥則科舉廢矣先生於是慨然發憤惟以著書立言爲務於書無所不讀讀則一一反覆研窮必領其要而後已然必以諸經爲本坐臥諷誦不輟至若朱子四書則貫穿出入尤所用意涵濡既久簡讀斯形于是語孟有口義書解有折衷讀易有編釋詩以句六典有撮要三傳有節註大小雅有釋于通鑑則約取其要於通略則增廣其未備大抵必以不倍先儒之說不失本文之意爲主其用心亦良苦矣延祐甲寅科舉興時年踰耳順無復進取意而遍迫于有

司之所推選甌勉一就江浙鄉試既試即歸未幾以中選當赴都郡侯勸駕親抵邑邪度不可辭即日上道至行省獲辭以疾而歸杜門著書如故越兩寒暑而四書發明成既而又編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其間發先儒未發之旨剖前輩未剖之疑不一而足閩坊購得其本皆刊行於世先生質實重厚剛毅鯁直其平日履操如玉無瑕居家處鄉雖温然和厚而莫不肅然敬憚於朋友不妄交不苟合然能內交至誠絕久弗渝爲文不事雕琢而波濤汗漫追配古作者人有所問無不即答答即無不詳備以是學者樂從之遊而先生亦能應接不倦各隨其資質而成就

之其爲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爲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黄公常甫遊黄公之學出于星溪藤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爲朱子高弟其流風餘韻之在是者得以優游而涵咏之故其所說經精深且醇正也是皆鄉先達方公回曹公涇皆號文場老于先生相與切磋甚爲二公所敬服曹公序其書語口義以文公忠臣稱之由今觀之世有纂疏集成輯釋皆爲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衆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註反爲所汩讀者益深病之及發明出而此弊始清謂之忠臣不亦宜乎炎昶於元統癸酉秋詣先生以所著述求是皆方庶强家若指教不一茲歲緒寫

別近方新盡求聞所未聞孰知不疾而逝嗟乎曩若未及古文之際視書生廉慎如貧疵風俗其不古逮今科舉既行儒風大振則前輩凋零已盡惟先生歸然學者方以爲有所師仰而天不憖遺竟止於是豈不重可痛哉論者以先生懷抱道德不出用於世援爲皆之然托遺經以立言開聖賢之大道大有補於世教而無愧於古人不可朽矣雖何足討哉以淳祐壬子三月二十七日實生五城殁以元統甲戌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配朱氏生于大族慈柔勤儉得於天性事上御下皆可爲法事無鉅細不以累先生而能充廣基業以昌其後可謂賢矣後先生殁之

五日亦不疾而逝享年七十有九益鳴而合世稀而偶稀皆前後甲戌二月其偕老如此人以爲罕見焉子男二人照勳孫男三人埜圻基女一人嫁邑士程怡勳圻皆先卒曾孫男一人堃先生遵守家法命治喪不用浮屠至於地理之說尤非所喜嘗自欲卜於所居後山先壟之側及是其孤從治命以□月癸未穿窆奉兩柩合葬以炎昶于先生久托姻亞受命哀痛敢辭委以狀先生之行將求天下之名能文者而請銘焉辭不獲敬爲之狀次其寔如右

云謹狀元統二年甲戌六月丁亥汪炎昶狀

定宇先生贊

於戲先生生於宋季長於元初幼則穎悟涉經獵書知楊墨之惑世傷佛老之異途心乃契乎周孔志擬接乎程朱古今貫穿理道涵濡遠宗虞夏邇述洙泗析體用之毫髪審經權之錙銖補先儒未補之闕論史臣既論之餘於戲先生剛而不混方而不迂豪而不放謹而不拘非泥古執滯之文士實天下正大之丈夫知徽州府事金石拜贊

謝揭學士撰定宇先生墓銘啟

伏以學師朱子先美未彰文配韓公豐碑有耀存亡均感遠邇歲稱竊惟心無古今跡有隱顯故雖心乎古學豈能使今人之悉知蓋由跡本隱居止須侍顯者之提拔況在

溪山之寒士尤資名世之鉅儒伯牙鼓琴非鍾子期之聽而能察左思作賦必皇甫謐之序而始傳因宜委流水之音因可貴洛陽之紙斯僅長于一技尤不泯於千年矧惟先子之存寔竭終身之力耕經獵史人皆推後進之範模著書立言志欲作先儒之羽翼雖已流傳而刊布詎能特達而品題恐嘉禾稂稗之同生則美玉碔砆其将辨既沒世不無遺恨在嗣子未獲良圖遂集同門博詢僉衆謂蘇長公之在宋不輕泛於銘文又謂柳公權之居唐尤貴重其書字乃憑良友之遠行特走京師而懇請此蓋伏遇監丞學士髮碩先生西江派遠北斗望隆一字袞褒燦若

分輝於五緯片言賜重粹乎致意于諸經扶雲漢以成章翻波瀾而入筆遂征藕約之力特榮一介之微不減匪劉乂之敢議無愧望蔡邕之可比推其餘潤表此新阡足發幽光永傳不朽某恭承嘉惠無忝所生逝者欣然端可慰逆家之痛謝誠率爾瞽緒有告剔之牢從知伏楮以懷慚本果詣門而展敬茲焉感佩莫究敷陳倪士毅代作

勤有堂記

先師陳先生淳祐壬子二十有四始自縣南五峨復居陳邨又幾二十年積累有餘之俸始成新居於阜東之下而扁其堂曰勤有取諸韓公示兒詩語以詔來昆也先生未

弱冠已蜚聲鄉校里老朱公楚材奇而器之妻以族女寔協心竭德以成其家政書田錢未歲之入也蠶績亦參之一焉是以先生既成其屋廬矣畢婚嫁長孫曾爲科第著述爲邑里儒者第一元統甲戌先生年八十三姒年七十九先後六日而卒未二十年淮兵起屋以燬壞歲丁未先生曾孫鑿從徒於鄉以前翰楊仲弘之子所書勤有堂記榜揭于新屋復先生之舊此其禮與也歟鑿謂朱升字勤三十年始有此室廬韓公詩也詩書勤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家堂銘者惑而弗稽幸爲記以昭之升事先生二十餘年誼莫重焉楚材公吾曾祖諸從也屬莫親焉宜記者

莫我若也嫛以其姚始居其家則率先生夫婦成家之效寔勤有之言以為告者宜亦莫此若也韓公二詩蓋當時士習昔人評之茲無庸論然以勤而有怠而廢不特犀齋二事為然第于二事中在吾儕亦不可不知所先後耳于其試之抑又有進于是若聖人繫易于豫之上六曰冥豫成有渝無咎于升之上六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先生必學有出于韓公詩語之外此升所得于先生者不可以不告也少陵贈王砅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曾祖母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于其勉之

定宇先生祠堂記

自徽國文公得河南兩夫子之傳斯道復明於天下及門之士厭飫其說蓋充然各有得焉顧未一再傳能不失真者則已寡矣定宇陳先生生文公之鄉蹶然起厭俗學之陋直以公為師其學之博蓋無理不窮卒歸于至約其行之篤蓋無事不核必底于大中然生當叔季未有能知其德若先生亦遯世無悶日以著述為樂由是文公之言後者彰晦者傳離之者一淆之者瑩學者有所恃而不畔於聖人先生之道雖不大顯于時然紹前啟後之功則有不可誣焉者矣先生家徽之休寧陳村故宅在焉族人以蕃衍四世孫甸居嗇貧始不能自存而為里人所據族孫

彥威毅然率甸之子洪白有司請復之知府事福山孫遇及巡按御史莆田陳叔紹相繼下令俾縣官出公帑歸地于陳而彥威又率族人佐初等鳩材募工建祠其中每歲正月二日合族人等奠獻禮復本先生意以八月一日祭始祖爾山府君率以配焉蓋于今三十年矣未有記之者彥威之孫縣學生榮具始末囑之敏政謝不敢當請益堅則瞿然以告曰於戲道未始一日亡于天下而人之獲聞斯道則有說焉自宣聖以博約之訓畀顏子以一貫之說告曾子而子思之明善誠身孟子之知言養氣後先立教如出一揆蓋知之真則其行也達行之力則其知也深兩者並進如環之循然後作聖之功可圖而道可幾也夫聖既遠百家肆出為世大蠹至程朱氏而後絕學以傳從事其遺書者蓋多以聞道自詭所謂知之真行之力者其孰可當其人耶是固有非末學所敢議而百世之下號文公世嫡則先生其人矣或乃以訓詁之儒疑先生是豈善論其世者哉彼訓詁者或夸多鬬靡而流于迂或強探力索而習于鑿或單詞隱語而入于怪間有一二之得亦所謂偶然之知爾先生之書具在竊伏窺之其言約而義精其文贍而味永非有聞于斯道而充然其若此哉不以真知為學而指訓詁者為知不以達道為志而推愿愨者為行

是何足與論先生而究斯道體用之大全也哉因先生以求文公溯河洛上窺洙泗國無愧于兩間固士之責亦先生所望于學者鄉邦小子尤不可不勉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以之又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陳氏以之祠成于[illegible]泰壬申之歲力多出彥威而榮與鰲能讀先生之書後當有聞于時者其追遠衛道之誠出流俗遠甚法當書之并初以下與有勞費者悉附名石陰邑後學程敏政撰

理學名儒坊傳

布衣陳櫟元儒字壽翁藤溪人三歲祖母吳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為人師致力于聖人之學貫穿古今羅絡上下所造精深醇正慨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讀易編讀詩記爾雅釋六典撮要三傳節註增廣通略諸書為人質寔重厚剛毅鯁直于朋友以敬合凡江東人受學者盡歸之稱定宇先生詳見郡誌儒林傳及揭文安侯所墓誌銘同邑後學范涞撰

[illegible]集十七卷終

跋定宇先生文集後

往余讀汪仁峯先生集謂元季明初之間吾郡典章文物之盛理學相傳之真他郡或未之過首推定宇先生為朱子世嫡為竊嘗思之當年休有定宇陳先生櫟道川倪先生士毅楓林朱先生升東山趙先生汸禮侍朱先生同平仲范先生準歙有弘齋曹先生涇師山鄭先生玉白雲唐先生仲實婺有雲峰胡先生炳文雙湖胡先生一桂黟南程先生文蒼峰汪先生叡祁有環谷汪先生克寬皆以幸生朱文公之鄉熟讀朱文公之書務必淑諸身心措諸事業先後百餘年間師友淵源名儒迭出故修飭制行皆知

渾金美玉有一亦自貴重於世矧其多乎是以當年文盛一郡有東南鄒魯之稱朱子世嫡之號洵不誣也然究其所以首推定宇先生為朱子世嫡者則以其發明四書集註無絲毫敢出朱子藩籬外所謂實用聖賢工夫故看得聖賢之意出實用朱子工夫故看得朱子之意出者也而諸家之說有畔於朱子者則刊而去之發闡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故大全輯釋諸書皆稱定宇先生為陳新安云尊之至也何俗儒不察猶以布衣未仕少之何其見之陋乎雖然人亦未見其著述之富耳五經并大傳不能盡通先生於書則有書解折衷纂

疏于詩有讀詩編于易有讀易記于禮有集義詳解于春
秋有三傳節註非涵濡貫徹而能羽翼經傳如是乎惜卷
帙散亡未盡傳於世耳然其爲說則已散見於五經大全
及文集中苟得其文集讀之而其著述大旨亦畧可識矣
故汪星溪先生獲傳於陳村者數十年手鈔先生文集與
同人閱有志圖梓而未逮及在庚午先生族孫子京博學
不倦欲謀之同志付梓已與余往復訂正矣適意陳子毅
軒勇於貧事一見書肆陳子綱解佳本即捐貲刻之以公
同好乎此可成吳公所以贊毅軒此舉有功於定宇先生
也予亦喜慰素懷更有厚望於吾郡焉當年稱東南鄒魯
者有定宇先生等十餘人今定宇東山識齋三先生文集
已梓行世其他如道川師山雲峰環谷諸先生遺書安得
賢者代刻而傳之乎且願讀其書者因文以覈其實即其
實而反諸身使前哲典章文物之盛理學相傳之眞復見
於後世則東南鄒魯之稱雖謂至今猶然可也是在吾學
東皐老人駿業以續朱子世嫡之傳者予不勝預爲吾郡
慶謹跋於先生集後以爲他年左券云

鄉後學施璜頓首拜跋

陳定宇先生文集跋

自庖犧氏乾坤二畫肇萬世文字之祖厥後六經四子炳
垂天壤凡君公卿士庶莫不崇奉率由他若騷賦詞章
名家代有雖其菁華燦采亦自蔚然可觀而究不足以法
傳者則以文乃載道之器學者苟於聖賢之道未聞文即
極工終若玉巵無當也新安篤生子朱子由周張二程上
接乎孔孟之統一生著述不下百餘萬言無一字一句非
闡發聖賢理道者故其爲文明如星日沛如江河屹如山
嶽堂堂正正顛撲不破逮子朱子没新安士大夫幸生其
鄉得聞緒論宋末明初名儒迭出一時競稱吾郡爲東南
鄒魯而吾邑陳定宇先生首推于朱子世嫡爲篤先生生
於子朱子之後甫五十有三年世遠而居近知眞而信篤
見當時人士沒溺于辭之學術駁雜問由之事功反覆辨
析不遺餘力一生著述亦不下百餘萬言亦無一字一句
非闡發子朱子理道者堂堂正正與子朱子先後一轍如
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讀易編讀詩記三傳節註
等書其有功於經傳不具論即其隨錄有云象山之學定
流爲禪專以覺悟爲學前賢詆斥濂溪伊洛有禪家呵佛
罵祖意則其與彼已使陳氏遺形而吾邑後起名爲宗朱
者尚有云儒者曰其學似禪辨者曰我於彝趾爲象山分

解者更有著述一編遺惑學人者藉非先生愍愍懇懇羽翼紫陽後之人雖欲問子朱子之說其孰從而求之況今之學者更不可問矣自未與子朱子之書樂姚江之便捷信其晚年定論一編反以爲朱之初尚不逮陸羅删季陳清瀾先生著有學蔀通辨考其年月糾其顚倒足破誕妄之奸然辨駁較多發明殊少則人猶未知子朱子之所以集諸儒大成而上接孔孟也逕年崑山徐司寇既刻先生尚書纂疏於經解中而先生族孫毅軒實居二公今又梓先生文集行世遂使千百世後之學者讀先生之文確然深信子朱子之所以當遵異端之所以當黜而由濂洛以遡洙泗無岐途無逕準則先生祖孫均有功於聖賢道統之傳顧不偉歟抑儀十三世祖仲翔公諱龍生宋咸淳乙丑少先生十四歲潛心子朱子之學元至大中爲青陽教諭崇祀名宦詳載郡邑志及家譜實受業於先生之門茲毅軒公又以先生文集見委跋尾而儀末學小子亦得掛名集中是又寒家祖孫之私幸不僅爲千百世學者幸而已也

同邑後學葉良儀頓首拜跋

葉跋二

跋

澍童年受業章句大全見所列先儒多新安姓氏　先君爲詳示其鄉里事蹟　定宇陳先生家在藤溪道川倪先生楓林朱先生皆在先生門墻而三人所居又俱在十里之內澍私心嚮慕無由過陳村倪村之間瞻拜先生祠墓挹其流風遺澤　晟私淑之從歲甲寅假館於梅溪密邇陳村求先生所著書十餘年不可得前歲偶獲先生文集數卷雖少慊夙願然如序所云易略及詩大旨書解折衷祭傳纂疏禮記集義詳解春秋三傳節注論語中庸口義四書發明古今通略諸書凡十餘萬言皆未獲一見大略散見於經書大全及問答序文之中而已今者先生族孫毅軒之賢刊成先生之遺書澍披讀而深讚歎焉益闡揚前徽嘉惠後學誠不朽之盛事也豈獨爲明家學而已予先生造道至深故言無枝葉窮理至極故語皆精粹凡後者研究性天融貫經傳其顯者辨析疑義折衷群言俾聖道明而異端息學者知所依歸繼往開來之功豈後世儒者所能及哉自朱子歿而聖賢大中至正之道蕪於訓詁之攙訛岐於陳陸之旨趣當禁錮摧殘之餘先生毅然以正學爲已任自謂沈酣四書三十餘年其發明大義、本章註及語類涵者發之衍者約之略者拓之諸說之叛者

吳跋一

芟而去之先生之致力亦云勤矣觀其論蔡傳之所不同辨別朱子之緒言軼事知其得諸常甫黃公德彝滕公之親承者淵源蓋弘遠矣通略所輯主乎簡要然槩括全史原本綱目而時有所去取其議論精當浚足開發識力嘗但爲初學之津梁而已也孔孟之傳得朱子而大明朱子之書得先生而益著先生爲紫陽之功臣蓋天下後世之公論也詎止草廬弘齋二先生之言哉晉

康熙乙亥季冬同邑後學吳承漸謹識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一）

（元）虞集撰

元至正五年撫州路儒學刻本（四庫進呈本）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虞集撰。集有平猺記、已著錄。此集凡分四編。曰在朝稾、曰應制稾、曰歸田稾、曰方外稾。其中詩稾又別名芝亭永言。據金華黃溍序、以是集為集手自編定。然其天藻詩序云、友人臨川李本伯宗輯舊詩、謂之芝亭永言。又賦謝李伯宗題云、至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稾二百餘篇錄之。而李序又云、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韓公徵先生文稾本、與先生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稾二十卷、應制稾六卷、歸田稾一十八卷、方外稾六卷。所言與今本正相合。又考道園遺稾前有至正己亥眉山楊椿序、以為集季子翁歸及其門人所編、與李本序合。蓋集母楊氏為衡陽守楊文中之女。楊椿即其外家後人、其言自當無誤、亦可證黃溍所云之不足據。是編為李所定無疑也。自元暨明、屢經刊雕、然皆從建本翻刻、亦閒有參錯不合。蓋多出後人竄改、要當以元本為正矣。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沓猥瑣、古法蕩然。理極數窮、無往不復。有元一代作者雲興、大德延祐以還、尤為極盛。而詞壇宿老、要必以集為大宗。此錄所收、雖不足盡集之著作、然菁華薈稡、已見大凡。迹其陶鑄羣材、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明人夸誕、動云元無文者、其殆未之詳檢乎。

此書為元季原刻舊藏正定梁蒼巖相國家乾隆時
經正定縣呈送者 四庫編輯者觀首葉梁氏藏書印
章及書面粘有正定縣呈送書籍短簽可資攷證藏
余家者數十年卷帙完好偶一展閱古意礴礴如對
昔賢可寶也

光緒乙亥修禊日竹潭謹記

此書得自書友王晋卿王君著有文祿堂訪書記記此書甚詳此書爲
孤本閲者得者寶之

雍虞公文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攷理實然也

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

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閒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

謹嚴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赫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

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毫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窮林葱蒨鬱蓊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

澹泊不為波濤譏刻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温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裒

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叙玄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為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為幸又髙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為之序

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

歐陽玄序

憲司牒文

皇帝聖旨裏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廉訪使太中牒皆謂文以載道匪尚空言制作之興有關時運三代遠矣兩漢猶爲近古八代之衰文益弊而道益晦唐昌黎韓愈以天挺之資出而名世後學仰之如泰山北斗欽惟

我

聖元匡宇先大治化休明時運之盛亘古所無而任制作之重亦必有其人焉伏覩前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虞集閥閱名家久居禁近以文章道德黼黻

皇猷後韓子而繼出者士論有所歸矣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前福建閩海道廉訪副使斡玉倫徒已嘗命有司鋟梓然字畫差小遺逸尚多撫州路乃本官寓間之地如蒙移文本路詳加編録大字刋行豈惟可以爲法後學實足以彰

國家制作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看詳學士虞通奉所著文章詞華典奥追唐韓柳之風體制精嚴紹宋歐蘇之作俾鋟諸梓以傳世實足模範於將來如准廉使太中所言允符公論爲此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正官提調選委名儒子細校讎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刋板施行先具依准牒司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

撫州路總管府

照驗故牒

至正五年五月　日牒書吏吉泰承

文集

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嘉議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郝

通議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的斤海牙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王

中順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脫脫

中順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

太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沙剌班

憲司牒文具錄如右切惟

監憲公嘉惠後學表章斯文

憲使憲副憲僉諸公道同志合相與署牒刻之

臨川郡學而

憲幕經歷東平司君執中知事河中張君允中

照磨保定崔君文翼協贊以成其美焉惟

賢人君子會合於一時俾

昭代文章永貽於百世猗歟盛哉

撫州路總管詹天麟經歷黃天覺謹識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目録

卷之一

賦

別知賦送袁伯長　古劍賦
畫枯木賦　木齋賦
東皐賦　客都賦

操

思魯琴操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　致樂堂詩
萬戸張公廟堂詩　題宋誠甫垂綸亭
題高彦敬青山白雲圖　題廉使李公蕙蘭室
趙忠簡公祠堂詩　賦衛節婦王夫人
題學易齋　環洲詩
水雲相看亭詩　題竹林七賢圖
題竹溪六逸圖　栢堂詩

卷之二

古詩五言

題趙千里出峽圖應　制
題滕昌祐蘆香睡鵝圖應　制
護草生竹間　高竹臨水上
月出古城東　書上京國子監壁
榆林對月　續秋日梨花詩
李老谷
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賦水木清華亭　詠貧士五首
又一首答舍弟見和　觀花有感

赤城館　賦金鴨燒香
退直　賦得井上桐
送吳子高　賦紅梅
新治亭　題儋耳東坡載酒堂
盜發亞父塚　題商德符學士畫
贈藝監小吏　題吳興趙公畫蘭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日出行
贈治冠者　贈當直蔡士明
寄陳衆仲助教上都作

題商德符華山圖
贈鐵菴道者二首
酬上清道士鈕陰何詩
題李溉之學士白雲平間
爲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題吹笛圖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送李彥方閏憲
題鄭秀才隱居
題朱郎竹木
詠史
賦蘇伯脩滋溪書堂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題彭澤陶氏家譜
步虛詞四首
答胡士恭二首
哀陳童子

卷之三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寄題曹元賓尚書臨流圖
清明山房詩
次韻范太朴見懷
玉隆留題
黄堂留題
記夢
次韻表兄陳溪山捺履二首
淳丘翁吟爲陳溪山壽
爲燮理溥化題陳宗紀所作龍眠山圖
和陳溪山韻
次韻陳溪山送蘭花
題張觀海所攜虛舟竹所二毛圖
送高獨峯東還
贈琛楚石
題東郊山房
爲黄氏賦大雅詩
登宜春南軒書院新閣
秋堂詩二首
題雪泉齋
題彭氏靜深堂
題秋山行旅圖
題馬竹所所藏九歌圖
贈喻仁本
題抗雲樓
足痛吟寄黄隱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宿紫極宮新樓
送會稽宰夏仲舒
題晝帶軒
歲寒吟
夢舊遊諸友
次韻陳溪山送摇扇
紀夢二首

送熊太古兼寄蘇伯脩參政
題金溪汪尉雲松巢畫卷
病後謝陳漢山及齋中諸友
賦神蛙
卷之四
古詩七言
題周怡畫唐玄宗出遊圖應　制
題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應　制
題羅漢圖應　制
題胡虔取水蕃部圖應　制
賦洛川老人九十、　題張令康門圖
題吳興公畫馬、　又、
湛湛行、
家兄孟脩父輸賦南還、
題吳興公墨竹、　玉印歌
題達兼善御史所藏墨竹、
題畫鶴、　題畫、
題曾景初僉司畫、　題柯敬仲畫、

白翎雀歌、　題繼志堂記後、
題柯敬仲畫、
題高彥敬趙子昂共畫一軸、
酬蕭侯送蒲萄、　題衮塵驛圖
送胡士則
江樓看劍歌書吳興公劍銘後
與劉翼之　題畫
空山歌
爲叚元溥題苕溪春曉圖
題柳塘野鴨圖、　題江山平遠圖、
題汪華玉所藏長江萬里圖
題盤車圖、　贈書隱
題韓幹畫馬、
題秦號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方壺畫山水歌、　示安民
陳所翁畫龍、　與族姪孫從善
射虎歌、
寄謝南雄楊太守送桃竹杖

送人遊廬山　題清露軒
題汪華玉所藏李息齋古木竹石圖
題趙伯高所藏楊補之松竹梅畫
書昔人出入西廂詩後
送程楚公子叔賓官海上
題柯敬仲竹　題柯敬仲松
題按弓圖　玄潭觀劍歌
題蘇東坡遊赤壁圖
題劉伯溫監憲所藏雪山圖

題劉光遠琴泉詩卷後
題游弘道所藏劉伯熙畫
謝王員外贈古銅帶鈎劒琫歌
天涯山歌為嶧山公賦
三鳳行贈海東之

卷之五

律詩五言

題王朏畫吳王納凉圖應　制
林皋亭

題吳興公長江疊嶂圖
節婦王夫人劉氏
次韻阿榮存初秋夜見寄
重過李老谷
香山寺　漫興
送張尚德　寄進士薩都剌天錫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題唐玄宗按樂圖　送長沙守
送趙仲禮編脩祀西嶽江瀆

代陳衆仲作
題宋雲舉太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題玉堂燕集圖　荅桂風子先生
寄陳衆仲　鄭谷圖
畫檜　李貞潛墨竹
為歐陽原功題宋好古竹
贈楊友直　寄曾東泉學士
題赤壁圖
題況有吾縣令贈行卷

送朱萬初廣東照磨、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賦陳以文竹雨山房二首、
試問堂前石五首、 代石答五首、
送魯子翬廉使之漢中、
立春夜試墨、 名酒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題宋乾道宸翰雲壑二字
寄忽承旨 寄三衢守馬九皋

題朱澤民山水圖 寄題汪道士草亭
黃敬延送竹本 聞鴈
題錢舜擧畫 題山水圖
題馬竹所所藏畫、 題[illegible]畫馬
送客北門登山木閣
次韻陳溪山二首 送人之劍閣倅、
寄山尚書、 正月十一日夜坐、
答易小雅送商陸根 足舊作出小東郭
次韻劉伯溫送王止善員外詩四首

暮春溪上作示涂鐸
用趙壎韻示次子延年
到寺 望巴山
賦天藻亭李中生二竹示幼子翁歸
夕照 題畫馬
題黃思謙所藏雪窓畫蘭
新作暖閣望陳溪山不至
寄吳宗師 挽胡伯恭
送憲史武子宣

賦奎章玄玉應 制、
正月十一日朝回即事、
贈別兵部崔郎中、
次韻鄧軒司徒足成 御題之句、
次韻李侍講東平王哀詩、
慶史顯甫治書父八十、
送國王朶兒只之遼東、
送陳碩、
送趙子期宣詔交阯 哭熊起之

卷之六
律詩七言
題白樂天重屏圖應制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代祀西嶽答三學士　題吳興公秋山圖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送莫京父廣憲經歷　遊何月湖山莊四首
次韻仲常弟委黃氏妹併示表姪譚元之及

黃氏諸甥
再示表姪譚元之
題太子少傅李野齋幽居圖
同歐陽原功待制宿齋宮賦
次韻蔡國公張淡庵香山寺
次韻國子監同官二首
次韻馬伯庸二首　題鰲峯石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馬伯庸韻二首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弟二首

贈寶神清歸茅山　題南野亭
送貢仲章學士奉祠嶽瀆
赤城阻雨
送宋誠甫大監祀天妃
獨石墜馬
雲州道中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王儀伯參政見和郊字韻詩復用韻叙謝
十月十六日李溉之學士宅賦

次韻馬伯庸尚書　送甘太史祀名山大川
梅庭詩爲李重山賦　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與陳衆仲讀王臨川遺事
玉堂讀卷
謝吳宗師送牡丹
和范德機從楊橋進士見寄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録事
贈別劉性粹中支渭興文舉二賢良
送羅朋友道擢第還崇仁

贈趙生、 贈昇龍觀主、
訪李真人不遇、 賦壺洲、
完哲篤下第歸蜀、
吳宗師夢余得山居因賦此詩、
次韻朱本初訪李溉之不遇
寄趙子敬平章、 故園生瑞竹四首
別國史院鰲峯石二首、
神鳳琴、 繼陶居士傳
謝張書巢送宣和爐石硯、

送蘇伯脩御史、 次韻柯玉文寄別
謝張書巢惠梅花、 再韻簡張書巢、
送王君實御史 寄答馬昂夫總管
與薩都剌進士
送歐陽原功謁告還瀏陽二首
送王師魯編脩祠南鎮
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到先塋為墓人書
八月十五日傷感 題煖翠亭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賦石竹
題朵兒只平章紫薇亭
賦碧筠堂 次韻吳宗師
寄來鶴亭主人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謝吳宗師送牡丹
題著色山圖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貳淮憲

城東觀杏花 送戈伯敬
題黃仲綱山居溪閣圖 送夏戒善

卷之七

律詩七言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中逵提點卷後
寄海南故將軍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莫歸
寄泉南三老人 次韻陳衆仲相壽
題戴逵圖四首 黄茅岡五首

題瑞竹
次韻覺明極遊華蓋山
與鄧公信　贈劉雲章兄弟
壽陳溪山　秋日遊北塔山三首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遊洛湖田舍
題范德機詩集後　與易昇
題徐孟俊屏山閣　與易晉
雪中次韻陳溪山　雪晴次韻陳溪山
寄陳奉常　荅陳溪山二首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己卯秋過清江憶范德機
宜春臺晚眺　送歐陽德器
送黃勉　書武進縣學記後
己卯臘八日雪　寄賀吳宗師七十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寄謝吳宗師三首
贈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寄題釆石觀瀾亭　寄胡栢友
贈楚石藏主　遊北塔山

送張仲華　酬李本黃鍾編文
荅黃鍾　重題環翠亭
荅馬竹所二首　送吳彤
冬至後次韻陳溪山　雪後有懷王玉玄
荅聶空山　寄吳宗師
荅吳宗師壽稀年詩二首
送海朝宗調官二首　寄趙之維廉使
拜歐陽公遺像　題致爽樓
題蘇東坡墨竹　寄曾學士

荅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寄貞居張先生　題孫寧金碧山水
臨川冲雲寺祝　聖壽
題掀篷圖　寄吳思可廉使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遊仙遊山
又自次韻　方壺作仙遊山圖
山木閣　題吳山夜景圖
荅錢翼之　次韻聶空山送杏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題薊門酒樓

即事　目疾偶成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荅盱江石門江秀才
夢吳宗師見訪
嘉平既望陳溪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
題馬竹所所藏捕魚圖
荅李本錄詩　壽陳溪山
畫鶴　二月七日雪
酬諸友編詩　送宋明仲
送胡士恭　題梅仙峯

挽楊母張氏節婦　贈趙伯高
卷之八　送朱孟章入京師
律詩七言
題劉伯温行卷　送于夢臣推官
次韻陳溪山紅梅　送揭子尚之京師
送吳志淳　謝陳溪山慶生朝
贈婁行所二首　題新喻吳氏浩然堂
費隱雙桂亭　寄楊臨川
題黃智仲詩卷　題楊臨川步鶴圖

留別楊臨川　書莊武公遺事後
贈艾友文之靜江　黃節婦詩
題謝安遊東山圖　送彭致中遊廬山
寄陳溪山　與易小雅
送太原郭誠還豫章灌園精舍讀書
題陳維新詩卷
憲副李顏帖木兒[illegible]甫行部過訪
仲秋二十一日雨後聞桂香東竹齋諸友
故人　止家人作衣

觀王繼學參政贈臨川艾庸詩有感
次韻荅楊臨川　春雲亭詩
陳立持所畫山水及酒饌來求詩法
與趙伯高論詩　孟莊
訪羅元德隱居　荅劉彝作
寄監郡敬齋　書新喻蕭母傳後
舟次臨川用趙壇韻、題王欽道活水源堂
宿周氏東齋聞鐃以和李本夜話賦此
兼唐　舟中書贈吳彤

秋昇閣
題揭北海蓬萊亭大湖石峯
題山雨亭
寫韻軒繼壁間昔人題
題林照磨松澗
題陳君瑋煙雨横塘二首
春日山行次韻　聽劉元彈琴
謝廬陵兩劉君　次韻劉桂隱
謝楊士弘為録居山稾

題河東李集賢偶詩後
題商德符畫
送秘書也速答兒大監載書歸成都
送陳繹思歸會稽讀書
御風亭　自題為危太朴作
送普從昇譯史調廣東
送成彥舉奏差遷湖南
古亭詩為張仲淵作　憲府栢瑞
憲府集後書與紀長之

觀耕詩為王可敏作　贈徐元度
送劉元補淮南漕司書吏
題高彥敬竹石　謝馬昂夫總管
謝董子道參政　賦唐氏瑞蘭有序
雙檜軒詩有序　謝劉伯溫
謝監縣曾元起　謝胡士則
酬綸文諸友　寄題李氏適軒
贈高文舉　送劉仲禮
寄題三益亭　次韻孟天暐

魯國趙公哀詞二首　廬陵范公挽詩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六韻
次韻杜德常博士萬歲山
次韻宋顯甫　題武子宣監試秋闈
送傅彥章之南昌學官
卷之九
絶句七言
題柯敬仲畫扇應　制
題燕文貴小景應　制
宴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宣和墨竹寒雀　上馬
題旵僉司所藏惠甄腐瓜行蟻圖
雙鴛圖　畫扇雀竹
畫扇柳蟬　畫雙蝶
商德符畫松　河梁泣別圖
題蒙古松壑書　捕魚圖
吳興公畫二首　雜寫七首
題柯敬仲雜畫十五首
題李溉之學士湖上諸亭十一首

題熊太古畫二首　柯敬仲竹樹古石
題汪華玉所藏吳興公蘭石四首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題趙師舜所藏蕙蘭圖
春妍帶雪圖　江村秋晚圖
題錢舜舉四季花木
題吳興公五龍圖
卷之十
絶句七言
題唐玄宗出遊圖應　制
題陳閎所畫中宗射鹿圖應　制
題韓幹畫馬應　制
題曹霸下槽馬圖應　制
題宋徽宗畫梨花青禽圖應　制
題趙千里小景圖應　制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三首
木芙蓉　水芙蓉
送四川憲使　曹將軍畫馬
舊屋　誰家

馬圖
留別叔父南山翁三首
題王母圖四首　題竹杏鸂鶒圖
閩州海棠　畫猿
記夢中詩三首
題周東陽爲南郭園林記後
題錢舜舉折枝芙蓉
題商德符溪山小景二首

賦故宋李忠襄公烏石渡舊隱
題吳興公畫馬　又
寄馬伯庸尚書
訪杜弘道不值道中偶成
聽雨　春雲
與趙子期趨閣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三首
題陳衆仲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院中獨坐

題歐陽原功家柯敬仲畫二首
題宋人詞後　題畫古木
桓州驛題壁　題吳興公幽蘭脩竹
題畫竹石二首　題吳興公竹石
酬張貴英送粽篇　題吳興公畫
送上當長　題畫馬二首
畫羅漢　題納涼圖
題畫　題趙子固雜畫
題李息齋竹　答吳宗師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壬申芝亭春帖子四首
華萼樓宴集圖　題吳興公墨竹
送趙虛一歸金陵
題吳興公春江聽雨圖
題柏舟堂
次韻杜德常秋日西山有感四首
題柯敬仲雜畫　題黃筌芙蓉乳狗圖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題著色山圖　題蘇東坡帖
題張彥輔小景　題李氏清溪精舍
題李氏浩然堂　聽雪軒
放鶴亭　臘日偶題
無題　與陳道士二首
題扇與周維翰　題宥相先李方

卷之十一
絶句七言
雪後偶成　自題

築室　題吳興公墨竹
題吳興公蘭石　題夢蟾圖
題唐五王出遊圖　題八駿圖
題射獵圖　題白玉蟾像
題大別山柏圖　答趙秉彝送地黃膏
酬張用鼎　題關尹問道圖
中秋前偶題四首　答曾子璽參政四首
題赤城站壁二首　又和韻
秋夜有作　玉龍圖

郭熙畫木　贈陳衆仲五首
贈閒白雲　無題
題亡弟嘉魚大夫詩後
書蘭亭後　虎圖
聞機杼　贈玉簪花　首
溪橋踏雪　答吳仲谷見寄三首
題范德機詩後　題文丞相詩後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題魏受禪碑　答吳景東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送文蜚英遊京師　和陳溪山
題樓攻媿織圖
送程以文兼簡揭曼碩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豈作
示弟及諸子姪寒食日作
寄成都孝純姪　寄吳門弟姪
寄子安民從子宣　留上方觀

題葵榴雞兒圖　題唐玄宗按舞圖
題昭君出塞圖　題遠塵樓
偶成　桂亭
田舍　題漢孝宣受貢圖
答饒心道四首　題約牖
別燮元溥　聞燮元溥除御史
寄蕭性淵巡檢　題趙子固墨梅
古檜　題劉夢良墨梅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和陳溪山櫻桃　留題龍門寺四首
題趙師舜所藏雪溪圖
題孫鶴圖　贈朱萬初四首
絶句　村中上元
墨梅四首　聞子規
天藻亭舍下生竹一枝
題吳興公所書出師表
東家四時詞　寄朱環溪二首
書趙宋諸名公墮淚碑後

題宋淵聖宸翰　題虎圖
題宣和御馬　和陳溪山三絶
喜雨寄都中官
書先參政與黃浮山賦紫薇再花遺墨後
題墨梅　種橘
江村漁樂圖　題荷篠圖
題醉翁亭圖　題原泉圖
題范德機墨跡　題商德符畫
題百牛圖　題孟浩然畫像

題袁誠夫所藏山水圖
跋劉光遠湘行藁後　洪厓橋二首
彭致中送松華　送夏大之還鄉
五弦琴詩二首

卷之十二

冊文　應　制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皇后祔廟冊文
皇后冊寶文　皇太后冊文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制誥　應　制
封宣聖夫人制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封太平王制　封營都王制
封營都王夫人制　封營國公制
封營國公夫人制　封寧朔王制
封寧朔王夫人制　封遼陽王制
封燕十怜知院祖明理制　祖母制
祖父制　趙平章加官封制
封悟理間八制　封鑑貧八制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封張眞君制
封大道教十一祖張眞人制
策問
廷試策問二應　制　會試策問二
卷之十三
祝文應　制
水陸會功德山文　水陸會緣起文
國醮青詞應　制　建壇詞
朝詞　三清

昊天　后土
醮星文應　制
太陽　太歲
歲后　金星
太陰　室宿
天罡　病符
大耗　土星
小吉　喪門
金星

醮星文應　制
元辰天罡　羅睺
室宿　小吉元辰
太陽　參宿
太衝元辰　太陽
斗宿　太陽
太白　軒轅
太陰　太歲
白虎　大耗

迎神　送神
醮星文應　制
迎神　太陽
太歲　歲后
勝光　土星
婁宿　病符
金神　災殺
喪門　五鬼
青龍　白虎

送神
醮星文應　制
迎神　太陽
太歲　天罡
小吉　功曹
歲星　羅睺
太陽　太衝
太白　熒惑
歲后　青龍

白虎　送神
金籙普天大醮青詞應　制
建齋詞　祈嗣密表
皇后保安密表　建壇
第一朝　第二朝
第三朝　第四朝
第五朝　第六朝
第七朝　第八朝
第九朝　解壇

設醮青詞應　制
三清　玉帝
星主　天皇
后土
醮星文應　制
迎神　天罡
羅睺　室宿
弔客　小吉
太陽　參宿

金神　太衝
太陽　斗宿
白虎　病符
太陽　太歲
青龍　歲后
送神
黃籙普天大醮青詞應　制
建壇　第一朝
第二朝　第三朝

第四朝　第五朝
第六朝　第七朝
第八朝　第九朝
解壇
設醮青詞應　制
三清　玉帝
后土　東極
風伯文　雨師文
皇后脩設黃籙大齋齋意

正薦文　孤魂榜
風伯文　雨師文
門帖
祈福保安齋詞應　制
長春宮齋意　青詞
崇眞宮齋意
上梁文應　制
集慶寺正殿小上梁文　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吾殿小上梁文
吾殿上梁文
卷之十四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謚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珉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謚議
翰林學士陳儼謚議
奏疏
開奎章閣奏疏

表箋
經筵謝恩表
親祀禮成中書省賀表
親祀禮成國子監賀表
即位太傅府賀表　元正中書省賀表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天壽聖節翰林國史院賀表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賀表
冊　皇后賀表

皇后受冊中書省賀箋
皇后受冊監脩國史府賀箋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賀登極表
代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講畢奏特加稾城董氏封贈表
謝恩表　謝箋

銘

奎章閣銘應　制　碁盤銘二首應　制
清獻室銘 有序　求志齋銘
益齋銘　新齋銘
中齋銘　陶硯銘
洮硯銘　硯銘
方齋銘　潭心銘
求思堂銘　虛白齋銘
方床銘　几銘
至齋銘 有序　止止齋銘 有序

紫薇堂硯銘　淡齋銘
義齋銘 有序　近思齋銘
永思堂銘　誠本齋銘
空同琴銘　愼齋銘 有序

卷之十五

頌

皇太子受寶頌 有序　郊祀慶成頌 有序
興學頌 有序

贊

趙平章畫像贊應　制
藴能羅漢圖贊應　制
趙中丞畫像贊應　制
韓晉公土星像贊應　制
吳宗師畫像贊應　制
御馬五雲驄圖贊應　制
瑞鶴贊應　制　梅邊贊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曾子畫像贊

奎章閣大學士忽公畫像贊
孫子寧畫像贊
故西夏相斡公畫像贊有序
天根子贊有序　謝靈運小像贊
吳興公畫陶淵明像贊
劉原父遺像贊　劉貢父遺像贊
先公遺像贊　自贊二首
孝女贊
吳興公書忠孝二表贊

諸葛武侯贊　劉伯溫畫像贊
李重山畫像贊　李君謨畫像贊
郝渊甫畫像贊　玄帝畫像贊
寧淵微先生畫像贊　靜明齋贊
橐駞贊　大象贊
黄羊尾毛筆贊有序

卷之十六

序

皇圖大訓序應　制　飲膳正要序應　制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應　制
經世大典序録應　制
藁城董氏世譜序
隴右王汪氏世家勳德序
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胡師遠詩集序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夏氏全史提要編序
晏氏家譜序　夏成善兆學賓昆序

卷之十七

序

周易玩辭序　易啓蒙類編序
鄭氏毛詩序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雲南志序
六義類要序　六書辨誤序
忠史序　戒子通錄序
禁扁序　唐音序
新刊杜工部詩類序　國朝風雅序
張師道文稾序　李景山詩集序
安敬仲文集序　貞觀政要集論序

卷之十八

序

飛龍亭詩集序

焦文靖公舜齋存稿序

曹文貞公漢泉漫稿序

葛生新采蜀詩序　易南甫詩序

劉桂隱存稿序　陳文肅公詩集序

李梅亭續類稿序　磵谷居愧稿序

曾撙齋緣督集序　熊萬初舊雨集序

漁樵問對序　劉應文文稿序

饒敬仲詩序　黃純宗遺詩序

韓明善文集序　楊隱齋詩集序

王茂實清溪山房詩集序

道園天藻詩稿序　李仲公文稿序

卷之十九

序

劉公伯溫學齋吟稿序

李重山甫廉使梅庭詩序

晫山詩集序　司執中西遊漫稿序

吳和叔詩序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高先生九十二歲壽詩序

詔使禱雨詩序

石文禮都司紀孝詩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笙鶴清音序

國子監題名序　謝堅白詩序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王紹文文集序

吳張高風圖序　洛陽楊氏族譜序

羅氏族譜序　黃氏復姓譜序

曲陽義士薛氏詩序　江閩奉使倡酬詩序

卷之二十

序

送江西省全平章詩序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送憲部張樂明還海東詩序
送李仲淵赴雲南廉使序
送達溥化兼善御史詩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送陳雲嶠省親詩序
送王在中編脩奉祠西嶽序
送韓守敬赴彰德經歷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詩序
送簡生赴孔林管勾詩序
送李擴序　送趙茂元序
送趙茂元歸浙序　送曾遠序
送進士劉楨序　送杜立歸西蜀序
送許世茂詩序　送熊太古序 有詩
送甘以禮詩序　樂吉愚詩往來序

卷之二十一

序

送危太朴序　送饒則明序
送黃叔剛赴太平文學序
送劉叔熙遠遊序　送李仲永遊孔林序
送楊拱辰序　送楊生序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　送國子生野里瞻省親序
送吳尚志序　送李棟序
送陳剛遊金陵序　送危晉序
送譚無咎序　送李和甫序
送文楨序　贈李本序

送樂安令張擇善序　送胡士則序
送洛敬先序　北庭散公宣撫江閩序
平陽王公宣撫江閩序　梅庭李公著明錄序
耿介應言豪序
書
請吳先生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答張率性書　答劉桂隱書
答熊萬初　答張友霖書

卷之二十二

記

奎章閣記應　制　御史臺記應　制
飛龍亭記應　制　鶴山書院記應　制
龍章寶閣記應　制　玉像閣記應　制
瑞州路新昌州重脩宣聖廟學記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奉元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臨江路重建宣聖廟學記
韶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卷之二十三

澧州路慈利州重脩宣聖廟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重脩宣聖廟學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興國路大冶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建昌路新城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撫州路宜黃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撫州路崇仁縣重建三皇廟記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集慶路卞將軍新廟記
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

卷之二十四

記

新脩東湖書院記　宗濂書院記

西山書院記　雲巖書院記
董澤書院記　藍山書院記
天門書院記　尼山書院記
張巖書院記　屏山書院記
瑞昌縣蔡氏義學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卷之二十五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新建遺書閣記
師氏尊經閣記
廣州路新會縣學觀海閣記
順德路魏宋二文貞公祠堂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王文公祠堂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重建高文忠公祠堂記
著存祠記　王先生祠堂記
著存閣記　馬清獻公墓亭記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撫州路儒學新建泮池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撫州路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雙溪義塾記

卷之二十六

記

江西憲司新門記　京畿漕運使善政記
廣東道三慰使都元帥僧家訥生祠記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江憲經歷司題名記　江西貢院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經歷司政紀堂記
搉茶運司記
撫州萬戶府重脩公宇記
處州萬戶府重建公宇記
崇仁縣重脩縣治記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襄陽路南平樓記　南康路重建譙樓記
韶州路總管府新脩門樓記
小孤山新脩一柱峯亭記
龍興路重建章江迎恩亭記
南康路學重建水鏡亭記
撫州路青雲亭記　撫州路羊角洞天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江西分憲張公旴江生祠記　篤孝堂記
撫州路三益亭記　南浦驛明遠堂記

卷之二十七

記

王氏山南隱居記　王氏忠孝堂記

善慶堂記　瑞鶴堂記

貞節堂記　誠存堂記

克復堂記　樂善堂記

天爵堂記　德符堂記

正心堂記　大本堂記

時中堂後記　思本堂記

誠全堂記　德星堂記

謹敎堂記　君子堂記

愛萱堂記　復本堂記

身志堂記　懷隱堂記

壽王堂記

卷之二十八

記

學齋記　靜齋記

東齋記　琴隱齋記

知還齋記　主靜齋記

思學齋記　學存齋記

敬齋記　致慤亭記

孝思亭記　琅然亭記

栢友亭記　環翠亭記

御風亭記　澹齋記

卷之二十九

記

雪山記　劉氏長安園池記

極高明樓記　環碧樓記

香雪道院記　寫韻軒記

興雲橋記　劉正奉塑記

廣西都元帥張公平猺記　思遠亭記

法海禪菴記　兩奇絕樓記

卷之三十

說

海樵說　平心說

剛齋說　敬齋說

尚志齋說　敬齋說

自得齋說
王氏子五歲哭女弟說
董鎔器之字說　李氏二子字說
李克畯字說　劉仲經字說
孟魯宗字說　蕭進字說
劉璨字說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卷之三十一

說
張允中字說　古泰字說

沙君美字說　丘岳字說
趙升字說　趙孟昌字說
趙孟頫字說　陳嘉穎字說
易晉字說　易升字說
李士潛字說　吳寶字說
黃翼字說　揭恭字說
吳煜字說　張升字說
董潤字說　書法說與劉元
蘇貧說贈易晉　篆刻說贈張紀

傳
王貞傳　李象賢傳
陳炤小傳　孟孝子傳
貞節夫人怯列牟氏傳　馬景道傳

卷之三十二

題跋
題 御書奎章閣記後
書哈剌拔都特授奎章閣捧案官 御書後
書吳學士所藏 御書織錦文後

跋 御筆除丑閭太府大監
書趙秘書景讓所撰知郡王公庚應亨墓碑後
跋陸友仁所摹金石款識
書孝節堂記後　書王氏草韻後
跋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書宋欽宗與大后手書後
書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書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書李清庵心遠堂卷後

書吳子行小篆卷後　書古劍銘後
跋和林志　題貞西山畫像
題王端明畫像　題大安閣圖
跋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書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跋王夫人貞節詩卷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題鮮于伯機小篆
跋鮮于伯機與嚴處士翰墨

跋吳興公書陰符經　跋陳信仲行卷二篇
跋魯子翬蔡酒試諸生聯句
書宋諸陵畫像後
跋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題陳彥和魁星圖
題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跋晉陽羅氏族譜圖　跋咬住學士孝友卷
書蕭氏官誥後　書仁本堂記後
跋朱文公與蔡季通書

跋義士卷　跋謝太傅中郎帖
題申屠子迪畫馬圖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
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跋蕭氏家事狀
書蕭存道平雲南詩卷後
題米南宮墨蹟
卷之三十三
題跋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跋黃山谷墨蹟　題紡績圖
題宋高宗書扇面　題約齋
跋王逸老草書　題吳興公墨竹
跋安生送行詩
跋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
仲兄弟唐和竹詩墨蹟
跋王贊善遺草　跋順庵銘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跋黄山谷書食時五觀
跋吳興公臨洛神賦　題王維輞川圖
題陳所翁龍　跋張栩孝義手卷
跋金壇李氏唐誥
跋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
跋朱文公與劉晦伯書
跋曾子暈所譔貞節叙
題歐陽原功待制瀟湘八景圖
書趙學士經筵奏議後

跋宋高宗御書　跋孟同知墓誌銘
跋諸公與曹士弘文　跋葉振卿趣禮會紀
跋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跋宋高宗臨顔魯公乞米帖
跋董温其官誥二首
跋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跋中書君墓表　書[illegible]仲禮字說後
卷之三十四
題跋　書王謐諭降表略後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跋劉資深墨莊　跋吳先生眞樂堂記
跋艾聖傳三絶碑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書范左司事後　題幹羅氏世譜
跋雙井黄氏家譜　跋曹氏通濟倉記
跋曾氏世譜　跋劉墨莊世譜
跋先丞相寨屋親帖
跋朱文公與黄商伯書

跋吳先生登新譙樓詩
重書黄子中澄陂堂記後
書先世手澤後　跋吳廉使可堂說
跋李有吾字通後
跋宋高宗賜岳飛御書
跋朱文公答陸文安公書
跋張魏公與劉和叔墨帖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跋黄思順醫說　跋張方先生傳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

卷之三十五

題跋

跋廉使李重山甫所藏吳興公臨禊帖

書高苑郝氏先塋碑後

跋司經歷贈行卷

跋夏大之所藏何潛齋書

跋夏大之所藏陰符經消息

書吳文正公所譔監郡塔不台禱雨記後

題傅路手卷

書袁誠夫征賦定考後

題蘇文忠公諸帖

書袁誠夫所著郭仁傑二子歸宗說後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又題　題岳飛墨跡

題曾歐二公帖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書臨川陳氏譜後

題范德機爲黃士一書一窗手卷

書婁章所藏先世政和勑後

跋鉛山呂萬戶作永感九思九哀等篇

爲從子旦題所藏予昔年在京寫叉當賦

題李重山所藏東坡墨蹟

書富州尹呂公介先世遺事後

跋東坡與子由二絕墨蹟

跋胡士會所藏楊東山告身曆子

跋吳文正公著皮富川公墓銘

跋胡忠簡公墨蹟

跋吳文正公題朱子寫陶詩與劉學古墨蹟

題李重山所藏巙子山墨蹟

題張魏公遺墨　跋司氏新阡表

跋商左山諸公所賦張運判歸隱詩

跋戴文舉詩集

跋吳興公所畫陶淵明像

跋丘貞所藏蔡君謨荔枝石刻碑譜

跋觀志能新樂府引　題孟天暐擬秦漢語後

卷之三十六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碑應制

大承天護聖寺碑應制

大龍翔集慶寺碑應制

大崇禧寺碑應制

太平興國禪寺碑應制

黄籙普度大醮碑應制

河圖仙壇碑應制

卷之三十七

碑

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應制

東嶽仁聖宫碑應制

大都路城隍廟碑應制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漢蘇君之碑

賀惠愍公廟碑應制

淮南憲武王廟堂碑應制

董忠宣公家廟碑

卷之三十八

碑

句容郡王世績碑應制

曹南王勳德碑應制

卷之三十九

碑

高昌王世勳碑應制

孫都思氏世勳碑　江西監憲劉公去思碑

江西省平章伯撒里公惠政碑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公去思碑

卷之四十

神道碑

賀忠愍公神道碑應制

楊襄愍公神道碑應制

張忠獻公神道碑應制

賈忠隱公神道碑應制

高莊僖公神道碑應制

卷之四十一

神道碑

高昌王神道碑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趙文惠公神道碑　焦文靖公神道碑
陳文肅公神道碑　楊襄敏公神道碑
張宣敏公神道碑　夏學士神道碑
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
彭城郡侯劉公神道碑
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管軍中千户劉侯神道碑
昔里哈剌襄靖公神道碑
立只里威忠惠公神道碑
江西省左丞史公神道碑
卷之四十三
神道碑
江西省參政董公神道碑
昭州知州秦公神道碑
天水郡侯秦公神道碑

懷孟路總管崔公神道碑
湖南憲副趙公神道碑
魏郡侯張公神道碑
順德路總管張公神道碑
靖州路達魯花赤魯公神道碑
卷之四十四
墓碑
嶺北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戸部尚書馬公墓碑　太原郡伯王公墓碑

平江路達魯花赤黄頭公墓碑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牟伯成先生墓碑
卷之四十五
先塋碑
蘇氏先塋碑　張氏先塋碑
楊氏先塋碑
蒙古拓拔公先塋碑　何氏先塋碑
李氏先塋碑　楊氏番禺塋域碑

桐鄉阡碑　河東李氏先塋碑
任氏先塋碑　河內李氏新塋碑銘

卷之四十六

墓誌銘

賀忠貞公墓誌銘　河中張君墓誌銘
中書平章張公墓誌銘
靖州路總管捏古台公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保定崔君墓誌銘
都漕運副使張公墓銘

吳提舉墓誌銘　揚州判墓誌銘
王宜之墓誌銘　胡彥明墓誌銘
高州判墓誌銘　戈明德墓誌銘

卷之四十七

墓誌銘

熊同知墓誌銘　黃直夫墓誌銘
雷則順墓誌銘　汪縣尹墓誌銘
新昌王縣尹墓誌銘　萬安王縣尹墓誌銘
趙照磨墓誌銘　曾巽初墓誌銘
周主簿墓誌銘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
皮榮墓誌銘　林彥栗墓誌銘
項鼎墓誌銘　葉謙父墓誌銘
王誠之墓誌銘　王公信墓誌銘
倪行簡墓誌銘　曹同知墓誌銘
黃縣尹墓誌銘　鮑君實墓誌銘
劉君疇墓誌銘　唐德卿墓誌銘

卷之四十八

熊與可墓誌銘　孫履常墓誌銘
吳仲谷墓誌銘　劉宗道墓誌銘
張直翁墓誌銘　朱環溪墓誌銘
袁仁仲墓誌銘　揭志道墓誌銘
文聖傳墓誌銘　傅氏德墓誌銘
婁太和墓誌銘　游汝義墓誌銘
黃東之墓誌銘
孝子談君節婦廖夫人墓誌銘

卷之四十九

墓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改葬銘　趙夫人墓誌銘
史母程夫人墓誌銘　楊母趙夫人墓誌銘
黃母林宜人墓誌銘　周母李孺人墓誌銘
鄧母田孺人墓誌銘　王母龔孺人墓誌銘
彭母汪孺人墓誌銘　祝母周孺人墓誌銘
黃孺人墓誌銘　李孺人墓誌銘
曾孺人墓誌銘　下殤女子墓誌銘

黃母詹宜人墓誌　羅母郭孺人墓誌銘
墓表
王伯益墓表　謝先生墓表
李仲華墓表
卷之五十
行狀
翰林承旨董公行狀
翰林學士臨川吳先生行狀
誄
謝先生誄
祭文
祭海神文應制　祭伍子胥文應制
祭袁學士文　祭潘博士文
祭吳先生文　祭孫履常文
祭董子道參政文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目錄終

賦

別知賦送袁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偃蹇以自窮逝斂裳以遐征兮抗九霄之雲風頫三辰之徘徊兮邈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倀倀兮亦踉蹌而在兹于嗟乎世德之浩浩兮恥謂人以不賢陳珮玉於交逵兮被徒輿以瑤環設厚顏之鬱沈兮孰敢即問乎津涯發疾呌于咽嗌兮衆披靡而莫支夫治倡之狐惑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返忌兮故意惟前聖之無閟兮老氏亦貴乎知希顧涼薄之多懲兮猶慷慨而尚辭余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余以不及兮又證余以其可余嘗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知其濩落兮子獨謂其固然庶久予以自輔兮克有聞以時行忽先我而南騖兮殆若爲乎余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渾渾兮春多浪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薄我賦兮非以病我于嗟兮昔之盛者何其多

古劒賦

吳季有劒占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伏匿兮歷世十百神物來兮精英上浮久乃識兮截截庚庚玉理仄兮質化光泯黝正黑兮匡視白日澹斂色兮遂入司金石水沕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兮勿褻勿試靈且威兮鬼目睒睒頭髮角鬈兮竊擬窺之自造慝兮靈怒發矣不容貸兮神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如山采衣翼兮長身好脩又正直兮稱晉容佩有加飾兮魚蟲珠繞雜文織兮虞子帝傍順降陟兮握奇中運援神職兮旋陽制陰物不忒兮辟卻百非五兵息兮大宇不劌完以爲德兮變窮乎傳慎無極兮

畫枯木賦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啣食兮骨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忽纖繹而神旋遺蹤壞於數有勤不毀之所全或堊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淵無雨以如晦況非規而能圓潛黝乎其既矣旋蓊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執春秋而論年噫吁嘻被草以毛膏慮用丹青爲流眩顛常注次獨何爲

託寂寞於無意而刻晝其不傳者邪

木齋賦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群木之閒謂之木齋余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

夫何碑砚以嵯峨兮據積水而鬱盤有梗楠與豫章兮翳松柏之丸丸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濯余纓於滄浪兮沐余髮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兮歎望之而彌高絓余驂而弗駝兮氣緜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芒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奉已兮退自脩乎茲室

東皐賦為趙德莊作

出東郭以騁望得逶迤之方皐窈窕脩筠之舍盤桓嘉樹之高秀野綠縟長渠翠濤界畦疃以分畫列藩籬乎周遭汎崇蘭於舊畹薦幽澗之新毛鳶魚樂兮天光雲影之動蕩虎豹蔚兮山輝川媚之藂陶結幽居以靜好不窺園以為遨或視明星而弋鴈或罾朋酒而烹羔其有棄敝屣於軒冕託遺響於歌騷者乎吁嗟惟麟黍稷在畿畛故封兮江海悵王孫兮不歸

載耘載耔載裳載衣忽十世其將遠挺三君而奮飛奉賢書以造廷並策名於常旂鸞翔鳳翽赫其有輝值炎精之既淪遂斂翮於熹微於穆李侯知德者稀中田有廬兮種瓜北山無蹊兮采薇悄悄隱憂兮顧懷戀戀菑畬兮疇依慨膺士之不憶懼俯仰之多違侃侃廣文特起無儔內有明賢之助外嬰憂患之酬二親高年一身百謀煦煦陽春英英涼秋屢專席於名郡常曳裾於諸侯觴詠不間於絲竹旨甘頻及於交遊積累之勤百祿是適婉婉子孫食德不偷嗟予少時迎于名門揮弦飛鴻垂綸遊鯤老至不知車懸身存夕草載露黯然銷魂訊故老於峯隅索屐跡於崖根秀娟娟兮既長鬱蒼蒼兮彌尊執辟世於醉鄉樂舒嘯於丘園晨光粲其盈庭鶴鳴聞于九天黍稌既豐華實載繁俎豆衣冠古而又文東皐之人其昔之桃源也邪

寄都統些

舟過土坊水濱老人言七十年前寄寓都統死事哀之為作此些

悲哉國殤孤軍無歸些千里投人不知其非些陰連圖生置我危機些奪我組練易以敗韋些猶率汜敵揮戈突圍些悲風蕭蕭白日無輝些力盡援絕縛以斷羈些壯而全之不堪罵譏些援首不辱流血鐵依些國亡誰爲魂委不飛些百年遺忠荒祠是依些古木摧傷鬼雄依稀些陰房積土冷燐睒微些里人來酹神靈不違些世遠不聞臨風寫哀些

思魯琴操

龜山之陰陰兮有雲垂天河目而海口兮將見其人望之彌尊兮即之彌親大音寥寥兮中信而眞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

國子祭酒魯公伯子翬父作味經堂自爲記以勗其子遠公賓命遠從子遊故賦此詩

維昔玄聖有子過庭學禮學詩詔之丁寧面墻之窒繇不知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覯于德容聽于德音詠歌周旋實悅我心邈乎千載聖往言在舍而不求匪罔斯殆畏友翬父窮經篤行既有諸躬思貽厥成既菑既畬俾稼之食既畋既漁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曰子遠來吾經在茲遠其味之始于虛羸甫匐來食茹草飲水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自我父師俛焉斯文老至不知煌煌靈芝如彼嘉玉薄言采之在彼中谷南陽之人來詹來言君子豈弟宜其後昆

致樂堂詩

致樂堂者集賢待制周君之所以奉母者也蜀郡虞集爲之賦詩曰

翼翼新堂有閫有房夫人來居既安既舒既好既寧。載煥載漬言闔于門以寫我誠。有齊其馬有伉其軒。爲子來者允貴且賢。貴容舒遲賢有令儀。爾因爾宗。先君之思。翁爾兄弟具于嘉旨。我飲我食先君之子。詩言溫柔禮言著存。我撫我惠。先君之孫樂哉誰氏。維周壽母疇克致茲周南仲子。君子善頌。文則多有。又永歌之。以導燕喜。

萬戶張公廟堂詩

大德辛丑昭勇大將軍河南征行萬戶鎭通州張公以其兵從征緬死之通人作廟以祀公三十年

聞朝之公卿大夫士能爲文章者莫不爲之制作
泰定丁卯公子御史亦俾予賦之集以爲征緬事
始末在朝諸君子則知之矣通州僻在江海之際
其人何自知之況久遠乎且不著夫狂夫首禍之
故
成宗皇帝聖明卒致其罪則公所以不肯墮其排陷
必甲胄以死之意亦終不白於通人之將來也故
稍原其始而道之庶其有考也詩曰
於赫
世皇丕用豪傑一定宇內櫜厥戈甲既久既安
成宗繼之祖功莫加道在守持狂夫興謀以動相國
曰昔
祖宗咸尙戰克萬方悉來史皆前能我獨無名曷徧
繼承蠢彼西南緊叢負固聚落八百各統女婦人強
善騎馬貝競豪豢豕于牢黃金飾槽取而有之富哥
足用赫乎功多以世智勇相臣以閫
天子曰嘻有是言哉汝其試之狂謀既售諫言不入
既賦軍實弓鉞仍戢餽饟啓行萬里騷然飢危蹈毒

未戰已捐番番名將 天子爪士鎭于江滸
天子所使狂夫忌之承制驅之詎思國謀徒逞厥私
將軍慨言死我臣職可陷者身不陷吾直見制鄙庸
豈我召兇心知無還況冀立功與其詭誣死彼狂手
孰與奮擊不喪吾守孤旅轉戰深入不回殺傷既多
身卒死之三軍失聲萬士喪氣孰明公心君門萬里
裹革東歸遙遙江壖部曲候迎悲風旆纚民懷其哀
士感其義虎奮鷹揚如見其至卜廟得吉東望際海
神來妥之有永無壞狂夫辱國
天子震怒立呼狂豎斬以大斧狂罪則誅死事奈何
褒封京榮百世不磨豈惟不磨元嗣御史既有兄弟
又多孫子奕奕勳門秩秩良材天之報忠豈有涯哉

題宋誠甫垂綸亭

岷源建高駛無游舸漢會其委安流滔滔矣有君子
垂綸其下雖不得魚意甚閒暇援藟引櫂至于中沱
蔭樹以休悠悠永歌逝波沄沄不轉維石樂茲忘憂
矣言不食烝然雲興風舉以高馳翔中天遺景九皋
木其落矣魚亦潛渚睠言夙好除于風雨風吹衣裳

彼爲栖栖行吟望予寔勞我思山有榛棘河有魴鯉豈其飲泉必泠之美君子冠純秩秩大經洞有濟酌可以濯纓

題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兩崖之間曾不容舠白雲悠悠與山俱高

趙忠簡公祠堂詩

皇元至順三年春解州聞喜縣學用禮部符祠其鄉先生故宋丞相趙忠簡公公六世孫國子博士賁翁求虞集作迎送神詩

山河邈悠宋國爲虛騎箕來歸懷此故都鳴梟在樹飢鼯在渚閟宮不存公食無所葦澤之陂有蒲與荇子孫具來式宴以歌瞻彼洛矣其水泱泱斯文在茲俾也可忘

秦檜既貶趙公於海南隨使人逼殺之公臨終從所寓寺僧索素帛一方書其上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以付寺僧而絕聞喜之葦澤公鄉也

賦衛節婦王夫人

汎汎淇水岸有嘉竹閭門嚴嚴樂爾貞獨汎汎淇流岸有松舟閭門閒閒樂爾貞幽汎汎淇右有室孔阜娟娟貞幽肅肅眉壽淇原有泉可濯可沿享薦勺尊樂爾高年高年樂止亦有孫子式歌衛風以告國史

題學易齋

學易君子愼其齋居動息有存起處是於奇偶玩畫方圓視圖書徬靜始夜根動初罔不在中日居月諸乃秉元化以時盈虛共惟玄聖啓我後覺載瞻巍巍魯林鬱如

環洲詩爲蔡天壁作

溪有清流環我中洲雜花鮮明芳草和柔詠有文君鳴有雎鳩采采游女保保良疇載泳載游在我中沚遡遡無端沿沿無止既采蘋藻亦有蘭芷觀彼嘉魚一日千里彼畎彼畝皆爲方田分爲雍丘我流璧旋星廻于天雲媚于川君子樂豈眉壽永年言命輕舟言載百壺駕我乘黃履我雙凫汎汎彭蠡至于匡廬詠歌以歸淸風載途

冰雪相看亭詩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百年于兹矣其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北憲司幹辦公事其父再舉江西轉運司進士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城東故地美竹萬箇作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冰雪相看信國公之子平遠宣慰之所題也有道信厚敦愿衣冠容氣翩翩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敬稼穡以服徵賦謹詩禮以保族姓無外騖無妄求弗變其父之志以老其身以長其子孫是以士君子稱焉夫元亨利貞之爲德猶春

夏秋冬以爲時也君子觀乎運序以自勵則合於時措之宜而不過焉方其以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之極則大亨春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以久非秋之利乎其在有道爲冬之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潔而不汙凜然相看不接於他物誠得勵貞之道也予聞而善之故爲之賦詩焉

挺挺直筠琴岡之陰豈無春陽匪今斯今高宜於天下蟠地深不易其節侃侃素心豈無膚敏白駒騤騤我獨考槃樂乎幽林堅冰在淵積雪在岑獨往不迴悠然行吟采采紫芝園綺是尋還求陶生撫我素琴邈乎古人副我夙欽

題竹林七賢圖

瞻彼脩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丘植表界壤翦茅宅幽梁度高巘臺隱中洲方床讀書異宮同休詠歌相間觴豆相求或蒔名藥或釣游鯈或蓺嘉植坐思遠遊濯纓微波看雲良疇逸而不放儼而自脩泰哉沮溺邈乎巢由按圖以觀永宜春秋孰若五君遺其故儔糟粕塵世高蹤莊周我懷古人邈而遠憂

安得揮弦以招湛浮

題竹溪六逸圖

悠悠逝川矯矯逸民攜書相從斂席水濱支頤負暄揮羽却塵躡屐遠道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觴載陳投我嘉賓含和茹醇優哉游哉及兹良辰山有鳴鳥郊有遊麟濟濟以寧我懷方人

栢堂詩

崇仁劉觀母熊有貞節觀作堂奉之翰林學士吳先生有記藝文監丞揭曼碩氏作頌朝賢多繼之

元統癸酉集歸自京師亦爲之賦焉
翼翼新堂深明高安嘉樹在庭維栢桓桓霜降露濡載寒載溫歲以序遷我有恒歡惟時壽母來居來言昔扶弱支今撫其繁先君之思永矢弗捐視此庭堅不忘以存肅肅令子敬共前聞婉婉有容郁郁有文宜其室家長其子孫燠日扶輿涼風進軒駕言忘憂遊息山園閑庋淳珍匜沉鬯芬樂時和豐具養無慾孰栖爾栢翩翩其鸞里人瞻之孝慈之門君子有言德風攸敦敢告司藝善培根原

題廉使單懷李文公叢蘭室
有猗叢蘭生彼南服遠于致之太行別谷君子作室左圖右書繡衣來歸欣然與居深根不搖緑葉長茂皇皇者華一年三秀誰其友之有檜有梅同我戶庭金石琅瑰君子尚德好是正直侃侃立言作我民福有秾維土有濯維泉君子樂只可以永年天子仁聖尊賢養老佩其嘉芳坐進斯道

贈黃鍾仲律編文還豫章
小學堂爲文不知其難風雲彌天月星載蘇白日悠悠忽焉歲寒逝水不回落木空山孰執其遺以玩其還嗟我故人不念其悔采荼薪樗勞爾于邁頃筐道傍置之以晼木歸有根水委于海多言數窮晚以爲戒雍容太平君子致之何必在躬與食其時石有薜荔澗有蕨薇餘生幾何求言弗違遐哉古先實勞我心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

古詩五言

題趙千里出峽圖應　制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
所憂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題滕昌祐穠香睡鵝圖應　制

蒼鵝惜毛羽宛宛臥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穠香花
穠香不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諼草生竹間

諼草生竹間翠色相綢繆美人欣有託君子故忘憂
昔聞有鳴鳳飲水來丹丘不食泉木實樂只淇園秋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彼貞女姿當此君子心
春陽不自媚夕露怱已深湘妃昔鼓瑟悵望蒼梧岑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軍騎各已息宮闕何穹窿
牧馬草上露吹沙沙際風帳中忽聞雁傳令彀雕弓

書上京國子監壁

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風無時發零雨每飄灑
炎光不到地蒲葵度長夏大化漠無宰豈必事陶冶
揚雄不曉事守道栖栖者玄經百無徵白髮設盈把

榆林對月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煌煌老角在昴畢
草樹風不起蛩螿絶啁唧天高露如霜客子衣盡白
羸驂齕餘棧嫠婦泣幽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沒
驛人告晨征曈曨曉光發

續秋日梨花詩

憶三十年前與元復初參政同賦秋日梨花元有句云朝食棗底梨暮看枝上花而忘其後句因續之云

朝食棗底梨暮看枝上花花開含實後霜風振長柯
遠水良可鑒彩雲亦易過念爾白於雪日暮當如何

李老谷

十轉山崦交九度沙磧溜始辭平漠曠稍接山木秀
老病晨行役愁霜得良覯秋嶺晚更妍寒花晝如繡
故園天如何朝陽炫霜柚

上京試院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轂儀羽集雲路寂寞就書閣老夫長鄭署為山望成岑織錦待盈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賦水木清華亭

中流泯蘭枻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陰游魚戀芳藻好鳥鳴幽岑為樂恐易老吾將脫朝簪

詠貧士五首

目昏畏附火枯坐寒牕中破衲若聚重虛豆兼冰祟病骨於此時浮屠屹撐空呼兒檢餘曆記日待春風

雖欣解凍近翻驚紀年窮貰酒欲自廣無錢似陶翁

其二

老骨寒不寐夜長況聞風心悸危欲折蹈蹐毀絮中鷄鳴當晨炊馬芻芻不充山童衣百鶉嗅之愧匆匆求火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苟遂牛馬性歸放春草豐

其三

歸蜀越關隴棧閣危登天適越河濟隔堰水丈尺間飢寒迫旦暮舟車討茫然東家有一叟欲去初不言早朝聽詔畢喚馬閭閻前童奴受宿戒向暇爭相先聞之嗔兒子我何為汝牽屨無千金賈吾足安暇健

其四

為政貴察色讀書在研覃司視既不明兩者無一堪尚不追吏責為師固宜慙聖世無棄物況茲久朝簪決去豈我志知止亦所諳頗聞南山下菊根浸寒潭灌餌千日期冰臚復清涵老馬果識道更服鹽車驂

其五

天風夕號怒霜日殊清妍探架得古書前日手所編

奈何視茫茫字若蠶蠋緣精意成寂寞惆悵還弃捐於惟仲尼衰清夢不復然小子未聞道何以卒歲年

又一首答舍弟見和

蜀侯昔罹憂嶺海萬死中詩書庶不泯焉忌祿位崇爾來五十年所以恒屢空涉世惟信道卓然立頹風漫仕非我能偶貧豈人窮深耕定有穫歸歎兩衰翁

觀花有感

插巾花樹枝酌酒花樹下風吹巾上塵花落手中斝清唱起相和毋遽且聊暇流光忽去人莫怪行樂者

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觀蕭騷山木高浩蕩壓路斷
魚龍喜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興倚杖衆雲散

賦金鴨燒香

黃金鑄爲鴨焚蘭夕殿中窈窕轉斜月逶迤動微風
綺席列珠樹華鐙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送直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疎條栖鵲寒衰蕙流螢冷
戀闕感時康懷歸覺宵永晨鐘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井氣曉爲霜交柯舞幽鏡墮葉響鳴璫
高巢翠羽下澄水玉蚪藏上人從定出行吟繞石床

送吳子高

懷寶獻京國悼亡還獨歸日落雲中樹風吹江上衣
湖靈羨鞋席織女石支機遠道多寂寞強飯勿相違

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
醉來紅袖近歌罷綵雲消揚州問何遜何似董嬌嬈

新冶亭

劉寬冶亭暮蕭條江南秋汎覽山河外張樂鳳凰丘
公子飛翠蓋美人回綵舟從茲至黃髮樂哉以忘憂

題儋耳東坡載酒堂

翳翳儋耳城歷歷桄榔樹百年遺故丘新堂設虞阼
清風海上至朝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覽德廣來下
甘辛熟桂酒羅列雜諸饌衎黎多孫子食飲祭先具
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除
鑿井得甘泉渴者恒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

海南從風雨水水況華滋鄉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
何必懷故都聊樂宜在茲星河度白鶴山月懸蛾眉
來晚去何速勞人千載思

盜發亞父塚 彭城有盜識寶氣於亞父塚上發之得一劍云

盜發亞父塚寶劍宵見之塚開寶氣盡獄吏書盜辭
盜言唯見寶寧知亞父誰項王不相信弟子遂輿尸
黃腸下深錮千歲復何爲大河繞城東落日在城西
過客立城下踟躕望安期

題商德符學士畫

方士好服食商山多㝠芝采之長松下濯以清澗漪
滄涼百里內秦皇都不知駕舟載男女築宮東海涯

贈藝監小史

廣術何迢迢榆槐蔭蔽之鼓鍾晨暮起車馬中間馳
此有獨居者閉戶教孫兒十歲學文史十五從吏師
丹青出天性落筆有令姿藝監取材伎小大無一遺
署兒筦庫下祿薄不足爲手持一束書求以慰母思
告兒勿薄吏公卿出自茲請看孟氏里軻母自有祠

題吳興趙公畫蘭

春風動蘭葉庭戶先陸離言收竹上露石角掛綠衣
車行不擇路芣苡何楚楚遊子懷忘歸徘徊歲云暮

送西臺治書伉公哲

陜郊得時雨生意始來復存者事稼穡還者葺墻屋
安知凋瘵餘政可致新福關除正廣術區井表深瀆
均齊定恒志忠厚保敦篤豈無憂丑士受仕在斂收
爲義苦多違好名常不足治書肅將指善類庶有勗

日出行

日出上城府日晏當還歸城門已擊柝出郭何爲休
下馬投館人空垣月當扉涼風振庭樹巢烏屢驚飛
起坐搔白髮忽如霜草稀周公不復夢仲尼故沾衣
老來有孺色傳聞唯食穀求之事已晚徘徊行道微

贈治冠者

車馬入陰巷言尋治冠師反關不受客高坐哦書詩
布衣不掩脛晝食甘藿藜冠成動經歲不售亦不辭
我少好文章把筆無不爲愧爾愛寂寞慎與當自茲

贈寫眞佟士明

佟郎居上京閱人如風花拈筆寫其似千歲留英華

邇來七十年將相紛在目來者有如此往者那可續
昔我初北遊面白鬢如鴉點染煩粉墨華星映丹霞
今如雪中松苦硬雜蒼白卻視當年容邈如不相識
不識當如何臨風且長歌黃雲接河漢白雲漫坡陀
乞身願歸老吳蜀山總好贈君千黛螺翠色秋可掃

寄陳衆仲助教上都作

學省足清晝詞垣藹晨秋美人隔河漢落月在高樓
持衣未成曲吹笛不勝愁還趨鳷鵲觀別製鷫鸘裘

題商德符華山圖

吉祠雲臺館行穿御階栢夕陰嵐氣深重碧照行客

獨訪張超谷漸覺巖險迫氷生玉井頭日射仙掌側

豈無鐵鎖懸翻身若飛鶻恐煩華陰令不奈昌黎伯

王事況有程車馬何忽忽流觀終南山周覽天府國

爾來十七年欲往不再得山河想遼悠傷殘轉蕭索

摩挲商老圖彷彿希夷宅高哉蓮華峯白雲滄秋色

贈鐵庵道者二首

昔遊雲臺觀山色上衣青松花春雨落栢葉秋露零

飢來煮白石睡起看黃庭人間忽已老莫問少微星

其二

海上別妻子山中求茯苓白虎戲玄渚蒼龍護黃扃

燒香招五老行廚庖六丁從子似非遠丹霞篸華星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殘雪松上落輕冰硯裏生爲詩過夜半敧枕到天明

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

題李溉之學士白雲半間

山中多白雲何由到城邑招之恐不來欲覽邈無跡

栖檐候晨光納牖作秋色用沖不爲盈常住寧若客

分張任蒼松散落還白石日照香爐峯月射仙掌側

有恩封一鄉與子當共食

爲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大茅千仞下結屋三四楹雲生戸牖潤鶴去海天平

坐上發長嘯人間聞玉笙斸苓春霧重煮朮晚烟輕

綠室噓丹氣蒼崖受日精棋遺伐木斧舄降引霓旌

九鼎金還就千齡樹不傾問誰解居此云是范長生

題吹笛圖

白雲悠悠去長松拔高丘匡坐吹笛人似是馬督郵

飛鴻遺哀響幽泉發春流文棨亦何有消揺以忘憂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甘君有良材於政無不宜白頭郡縣下尚覺非所施

奈何筦庫冗而可絀吏師豈直名吏師積學本書詩

高情抗浮雲廉節濯清漪君子安所遇固無喜慍辭

嗟我忝從官簪筆恒殿帷竟無國士薦徒稱故舊知

晚歲向田里藜杖相追隨尊酒以怡老未爲負明時

送李彥方閩憲

文監李公彥方出貳閩憲同朝羣公皆賦詩以爲

贈彥方屢擢臺職激揚之宜有不待予言者適有一事深有感於愚衷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晩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處中至于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贓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集臥病目告尤甚援筆書此云〻

七閩去天遠顛連苦無告牧人受深寄昧者覆爲暴犀象雜金貝饑渴劇飲膏大言相鄙夷發奪心自恔豈無循廉吏實病黑白撓聰明屬旒難聽瑩贇所到李侯金閩彥圓史擢僚校晨閣大夫奏夕理武夷棹君子愼脩職寧適豐廉稍蕉荔甘多毒蠱桂老堪茬所懷延平翁楊休似明道授受有源委精微足深討

言立聖如在袁正愚可造師匠久不與眞妄如枘鑿云何誚支離肆誕長究傲異言古所誅末學足深悼閩雖在海隅前閩此淵奧正誼從簡編良俗宜善導贈言不及它持此永爲好

題鄭秀才隱居

陶翁昔好菊荒徑不暇鋤素琴初無絃名酒亦屢虛雖有二三子薪水不讀書淒涼千載下高名將焉如不如鬼谷洞鄭子樂有餘種菊以爲田田中更爲廬善藥不二賈詠觴送居諸有子揮五絃涼風在庭除時來青田鶴亦出濠梁魚昨者遊京師侯門曳華裾奉檄忽一喜翩然告歸與芳蒲采甘露玉漿釀清醑老父坐堂上稚子具籃輿晨遊南山陲暮濯清水渠席間撫猗蘭房中詠關雎以此得高壽何必南陽居

題朱郎竹木

猗猗淇園竹結根盤石安枝幹相扶持風雨不可干其實鳳所食君子思保完恒恐聲影疏蕭條霜露寒金玉愼高節千載承清歡

詠史

軒后邈已遠漢武亦雄哉荒忽九州外百年過烟埃
變化庶長久臨海築層臺黃金靡鏤飾喬林摧斷栽
樂適竟先死孫卿殊未回不知作者意空令來者哀
春盤汝繁露馳道殷奔雷志氣昔所在風雲恒往來

賦蘇伯脩滋溪書堂

滋源恒伏流春雨川乃盈林疇廣敷潤草木俱繁榮
臨深見游儵仰喬有鳴鶯君子樂在斯喬居托令名
積學抱沈默時至有攸行抽簡啓史存采詩商頌并
禹穴追馬公湘江歌屈生紉蘭不盈握伐木有餘情
浩然欲浮海歸與還濯清方舟我爲楫白鬢愧垂纓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花發上陽春門闢未央曙城柝起羣栖流光散朝羽
息影須近檐結巢願當戶轆轤轉金井終日濯嘉樹

題彭澤陶氏家譜

百覺在戶牖五柳當門前燕去王謝宅人依墟里烟
述德尚千載人情猶昔年以安遺孫子高哉爲世賢

步虛詞

步虛長松下流響白雲間華星列朧火明月懸珮環

肅然降靈氣髣若愉妙顏竹宮淡清夜望拜久方還

其二

稽首望太霞離羅閶闔霄絪縕結沖氣要眇出空謠
前參千景精後引務猷收攝衣上會齋招搖事晨朝

其三

朱先出東海高臺近赫曦六龍獻陽燧大風傑金支
鍊丹軒轅鼎濯景崑崙池拜賜冰玉佩翱翔恣遨嬉

其四

學仙淮南王問道劉更生三年鍊神丹九載凌太清
日月作環珮雲霓爲旆旌回首召司命靈雨灑滄瀛

答胡士恭二首

王母昔賜我一雙白玉環懷之四萬年恒在胸臆間
偶因朝木公識之爲開顏忽然化黃鵠飲食崑崙山
漢武好神仙多欲心不閑所以至太液遂從白雲還

其二

鵬運候風信龍起從雲飛神物本無待感類相因依
高人服金丹質化識者希引睇貫霄漢倏忽歷九圍
駕言清秋鶴同承太陽輝何期老鍛翮素心竟成違

哀陳童子

南山有鳳雛飛來上林樹秪承朝陽輝不食秋夕露

琭零海氣盡壁毀月光曙巫陽不能招荔丹滿洲嶼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二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三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衡茅負晨旭有客至我門共披會稽圖山木盛繽紛

衆賢坐水次飛觴汎沄沄爽曠各有趣高閑知右軍

幽情付後覽陳迹感前欣悠悠千載來不異莫旦昏

採穴問神禹望海悲秦君逝者皆如斯死生固奚云

所以鼓瑟人思從童冠羣春服識新浴歸歟聊永言

撫卷不知老遐思在玆文東南極積水日暮多浮雲

寄題曹元賓尚書臨流圖

昔聞適炎服中道臨清漪漓漓蕩荒日悠悠動寒飈

來者何滔滔逝者不可追聖有川上歎晝夜固如斯

解纓手自濯浩蕩忘險夷高人今摩詰萬里同襟期

抽毫寫幽思帶雨更題詩三年及田里春河釋冰澌

舟楫繫野樹灌沐晞晨曦上堂喜懽集艱辛謝親慈

入室換野服登山采靈芝庶以永年壽豈惟療朝飢

開篋見舊物感慨深嗟之歲晚金石友看雲立多時

憐我不共看寄言令我知夜鳴蛩苦早去燕秋易衰

遠道不相覿加餐慰遐思

清明山房詩爲危太朴作

矯首望太淸正色蒼以玄𡺲嶮何歷歷日星高轉旋
游塵雜氛氣起滅尋丈間容光見擾擾孰與爲控摶
所以學仙者凌空怡妙顏質化入常寂凝暉托空山
據會觀往來生死何足患妙哉太朴子難爲世上言

次韻危太朴讀書山中見懷

得謝荷休澤消搖在巖阿結廬庇風雨樊圃拳藤蘿
塞坐古人書日夕猶詠歌追念少壯日玩愒亦已多

兢兢事補塞㭍此遲暮何美人百里內邈若隔山河
興懷貽好音縕藉三春花報言愼芳歲卷石崇巍峩

玉隆留題

仙眞治玆山重阜隱延廣沖奧元氣會運至法靈響
與世作司命神宇廓弘敞及門春雨來玄感副夙仰
摩挲晉時樹託身何蕭爽千載抱微息日月共來往
欲爲黃髮期日待紫芝長上天垂光彩月出江海上
故人不可待惆悵理歸鞅

黃堂留題

重館息塵鞅夜聞春雨聲溪水傍階長仙茅新綠生
曉氣動原野曠分見夷平神眞昔叅合觀泉宅幽貞
儼然師弟子歲來會秋淸遺民千載後高宴從簫笙
因嗟蚤好道晩歸濯冠纓矯首望遠海駕言羽翰成
神仙在平地崎嶇愧凡情太乙有移召中洲良可營

記夢

夢行衡廬間千仞過蒼壁崇高仰神明深廣下不測
雲雨蓄盤礴時至如欲出絪縕尚回旋揮霍忽奔逸
物怪匿巖穴僾若俟霹靂黑波汎高樹木葉走崩石

升身登玄閣縱觀龍變跡俯視九州野草木有輝澤
乃在風雨外手書素三尺揮毫極動盪落墨更沈鬱
圖成示坐人共笑不可得顧瞻以跼蹐恍惚增歎息
因之命肩輿出門聊有適大術何舒舒白鶴從數客
略經幽澗濵便上靑松側憑高望遠水變景蕩虛碧
拂石共客坐芳草藉尻膝忽然聞鐘聲睡覺北窓席

次韻袁兄陳溪山先生棧履三首

[illegible]頗憶蜀井西棧澗每易討
披心劖魚子束皮充彗掃澗工巧紉履文織象花草

輕鬆隔沮洳緩步得堅好長跪獻圯下會期後三早
知君貴踐履陟降恒有道憐我涉世深垂誡不待造
兢兢歷淵冰縮縮奉師保時行不違矩庶慊歲年老

其二

辯鳥還上方歸山採枯槁禁足結僧夏陳編謝探討
隱几或過晝凝塵遂忘掃行庭不見之誰或踐生草
寔由筋力衰無復馳走好前年當此時服召出城早
追度龍門水賜見沙磧道鼎湖忽踰年始克罷趨造
感君素履詠幽貞可長保蕃蕃茹芝人長歌豈知老

其三

六月乃屢雨良田不憂槁獨念桂林戍觸熱赴南討
道路備攘掠所過淨於掃縛人夜送軍吏卒何草草
蠻獠亦人類義利啓我好尋原可制亂機要貴及早
夜來送者還頗言暍橫道諸軍四面集同日約皆造
誰為飢渴謀性命安可保藜藿雖滿架對之令人老

浮丘公吟寄赤城陳道士入山有過為溪山
壽

浮丘生上古形神蓋不泯說詩秦漢間安知非斯人

世俗苦淺迫無能信眞淳雨雲不待族飛光越隙塵
豈知有道者千歲一息勻金精歷可鍊色重無磨磷
蒼蒼紫玄峰咫尺天北辰神明寂已定尊高此依因
握機稟元化同流溥無垠所以赤城子從師踐荊榛
三周日卻中志確神乃親廬閭王雲相旭陽射光新
稽首受餘噀骨換非昔民不遠恒在玆睠然願知津
先生早有聞為恭苦逡巡賤子請執御端覿駕飛麟

為燮理普化題陳宗紀所作龍眠山圖

燮侯起高科得邑舒水上民淳事稀簡田野甚爽曠

戰爭遺跡泯山水良足賞幽棲南昌尉英爽赤屋將
古仙家白雲美人化黃壤岩岩龍眠山一士獨可尚
高懷托千載妙畫極覆象向來讀書處春雨草木長
夷猶昔賢遠瑤席共來享彈琴坐終日微泉散清響
來者安可期徘徊以怊悵畫圖記彷彿聊以慰遐想

和陳溪山韻

幽人慎素履古道思獨往瞋目登高臺浮雲不足上
丹砂鍊仙骨沆瀣濯神爽遠懷澄江淨耿若孤月朗
河漢自傾注山川亟游想斂跡倦飛翼歸耕故時壤

好風從東來空谷感遺響　詔書爲逍遥郡府屬高
仰聊持東湖水往助敬亭賞

次韻陳溪山送蘭花

幽林有叢蘭青青秋不衰憐彼采藥人不識敷榮時
涼風動綠葉清露生華滋世傳神農經圖書竟空披
深根寄遠茹藉以瓊瑰詞同心求爲好豈但服食宜
先民昔有言所貴希見知舊聞絕行仙晩有童孺姿
南陽有黃華西山多紫芝度世未聞道咀嚼空莖枝
湛一保沖氣執御正不奇靈苗無助長無爲以怡

始信斷金利終古貞不移千載同一息敢忘君子期

題張觀海所攜虛舟竹所二毛圖

虛舟倚亭皐脩竹相因依水木有清華魚鳥淡忘歸
鷚羣晩色靜鶴羽傍林暉似是鑑湖曲幽棲掛朝衣
古道曰已遠昔人相見稀蒼茫寫雲霧蓬壺是邪非

送龍翔高獨峰東還

承詔寫宮榜馳使出丹闕黃金射江海光景眩日
月邇來垂十載感遇嗟白髮神靈在雲漢眇畝慨明
發祇園何潭潭夙志返超忽幽士住精舍諸妄久息

歇浩刧鑑止水高峰獨崔峯觀察勝願力知我心亢
亢清風不可執振錫出林樾

贈琛楚石

手攜北山雲却上西江水月明洲渚生葉落風不起
虛舟不移棹寒波釣金鯉銀河轉碧落北斗去天咫
龍吟匣中劍虎躍弦上矢殺機誰致當吹毛豈輕試
貝葉啓予函木榻脫雙履惟應勝壁觀悠悠度年歲

題東郊山房

秀挺東郊山雲氣常覆之林丘翳幽清流泉發芳滋

盤桓在中谷良疇湊清陂闢堂直岡景長年誦書詩
孝友夙所敦求道遠有師雅志尚端潔凡近諒難知
康樂昔賜履詠歌足遐思啓書訪前聞往跡無所遺
瞻彼南澗松深根連喬枝亭亭植高節鬱鬱含令姿
栽木不同泯悠哉副深期

爲黃氏賦大雅詩

岐山鬱嵯峨鳴鳥昔有聞周公盛制作經綸以彌文
朝士接燕饗勸勞兼賓軍肅雝述盛德工歌贊前勳
流蕩桑濮靡何由返咸雲陵肆輙有見吳季眞不羣

公子有古弦歷然宫徵分大雅忽有作青春日方殷
高堂以居之樂康永欣欣

登宜春南軒書院新閣與嚴伯咸經歷

玆郡多美泉小大各有神深潤浹温厚草木何光新
披圖閱名世顧乃仙佛人退偸寰外驁懷哉此良民
退之文旣遠泰伯學未醇昔我朱與張遺言存縉紳
東湖有新閣下臨南澗濵周眺忽已晩皎然仰空旻
虹梁亘溪流落日車馬塵曾丘閒叢祠鐘鼓嚴昏晨
江潭歎搖落名邦感宜春爲治古有道川原隨所因

華構相爲雄大雅竟誰陳移舟古峽口西望蒼嶙峋
浩蕩無與語逝波絶垂綸

秋堂詩二首爲吳彤作

閭巷多囂塵秋堂獨高深有子能讀書幽懷發長吟
天高風露下澗泉落危岑神仙絶飲食纖濁無留沈
所以聽夜誦共愛風滿林神清易以哀情長恐成淫
大冶昔有作九牧歸吉金熬樞下五石工成振鴻音
宣風萬物暢神祇肅有臨鳳鳥鳴岐山人文示來今
候蟲入床下嗟我苦勞心

清風拂高堂舊書忽已除上堂具甘旨下堂列琴書
垂紳夙夜至再拜問起居誦詩已三百習禮少壯餘
納交君子室執御長者車爲樂古之道誰能笑其迂

題雪泉齋

長河冱凝合微泉自温活蛟龍依以生抱困待春發
南雪不到地泉流常在山飛英散絶澗流澌響潺湲
融結各有方不息在無二觀玆保深長乃得養生理
濯尊驚寒冽春陽向熙怡君子遠莫致永言以相貽

賦彭氏靜深堂

君子憺無欲淵然事幽潛貞居觀物初天機引休恬
寂寂象愚朴容容無數厭聲動不知止謀思隨鉤箝
反息不及踵乘舟廖漸漸豈知本湛一不與利欲兼
圖書發聖緼受命乎不占戒慎保靈秀先機發微纖
進善取損益閑拧日惟嚴浩浩厚有積悠悠浸何淹
盈科以時行小人斬厲厲虛堂積雨霽光風草侵簾
空洞溥龍澤止水澄秋蟾善學在年富勇哉副退瞻

題秋山行旅圖

春夏農務急新凉自征游飯糗旣盈橐治絲亦催裘

升高踐白石降觀索輕舟試問將何之結客趨神州珠光照連乘寶劒珊瑚鉤乘馬垂首猶縱目上高丘策名羽林郎談笑覓封侯大行何崔嵬日暮推回輈古木多悲風長途使人愁羸驂見木末足倦霜雪稠谷口何人耕禾麻正盈疇出門不及里酒饌相綢繆壯者酣以歌期頎醉而休安知萬里事有此千歲憂

題馬竹所所藏九歌圖

屈子乆去國行吟山澤秋思君不復見婆娑感巫謳仰瞻貴神遠俯慨深篁幽衝波起浩蕩玄雲黯綢繆

初陽翳扶桑舞蒼蕩海漚渺渺君夫人遺玦在中洲壽夭乘陰陽孰知制命由慨然長太息悲歌寫離憂想象以惝怳開卷令人愁

贈喻仁本

早從中州遊希孟實豪傑穹窿如喬嶽培塿謝虬虢侃侃買燈疏英主動容色賢子塵黄壤感痛解朝玦朝遊長白春暮踏[redacted]亭月慨然得終身屢召不踐轍兵[redacted]關中飢特起救焚烈反袂傷道窮委頓成隕絶賦詩哭遺直好事為鑚碣爾來二十年江海髩如雪每與故人思遠道歎睽越忽逢喻先生江上倚舟檝父為濟南客山川頗能說共言中丞賢流水助嗚咽更出中丞書歲乆字不滅交誼貴乆要於焉見高節問君將何之束書向京國豈無同門士簪笏在周列觀人以其主論薦共持揭敢為禄仕勤聊以誦明哲古人不可期長風起天末

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岧嶢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以抗浮雲誰能顧塵囂擬峴有古臺遺碑亦蕭條

子固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頗懷見凌霄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寥

足痛吟寄費膺

足痛不履地匡坐畏長傲令人讀道書聊以釋幽抱脩身身不衰此事聞頗早涉世得憂患時至遂枯槁茅簷苦聽雨更愁妨穫稻分當長飢吟稚子忽吾惱盈約固不齊受命自云造東家種薯芋健步常為討況聞東海上旅生如瓜棗食之可不死所嗟在遠道親往未必能傷言亦非好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道路無險難征人故多傷窮愁一酌恩感舊忘他鄉九疑不能從二妃在瀟湘無以寫幽思吹笙為鳳凰

宿紫極宮新樓

野人入城府且就雲房宿東瞻蘇翁亭南望孺子屋相從總君子寒夜對明燭閱世如雲煙進道貴金玉取泉總持井烹茶武夷曲踈梅折高枝蕭閑對晨旭欲寄高軒人脩眉遠山緑

送會稽守進士夏仲善

會稽吾故鄉今喜得廉吏三仕彌固窮不愧親策士故鄉伊可懷西去廿餘世清流遠脩竹可想不可至知君垂朱紱吟嘯了公事還能探禹穴莽蒼思古始太守文字交僚佐足風致汎舟溪雪前列坐惠風次詩成可繕寫千里以相寄守進兼善也

題鄭同甫書帶草

六籍久將墜鄭君家多書韋編苦易絕掇拾收蠹魚幽草長春雨參差在庭除紉結可束素垂之仍有餘焉知廣文舍猶不如其居光風動交翠汗青羅綺疏熠燿照屋壁煙雲隨卷舒春夢不可長蟾輝墮簷虛故人舊題字使我增欷歔

歲寒吟

南昌昔將隱吳市遂不還茲土獨留跡丹氣留空山噓潤被草木含滋及蛸翾相望卅云遠雲中期妙顏

夢舊游諸友

三月三日午後隱几夢館閣諸舊游存没參坐陳梁仲舉孟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深思旅但不得見爾記得有詩六首其末句云萬死起俄忽

只是一思憶是孟浩然作為是白居易予曰殆是孟詩但不記得感動而覺是年夏聞陳亡

隱几暮春雨夢見舊知識瑰奇秦漢刻墨本在東壁論辯如平時翱翔增歎息就中東海生顏色殊不懌停盃不成飲執手道疇昔苦言孟浩然有句在胸臆萬死起俄忽只是一思憶

次韻陳溪山送搖扇

念我久坐雨貽詩遠來句遥知治寸田堤防固嚴闥憂樂無與懷蕩蕩羲黃人自信知者稀虛名非所親

南薰待披拂感此時物新無由奉言笑泥塗滯周輪
長箋豈手容招搖遺聞身受經浮丘伯老矣弟子申
何以答佳貺執御從後塵火傳思爲薪烹魚溉河濱

紀夢二首

夢見二三子被服皆古人雲漢盛履舃山河儼冠紳
言非世間辭虛音轉彌綸反思昔遺遠浩蕩不可陳
睡覺日在樹空壩餘凝塵

東南多名山衰病嗟遠道夢中涉空虛黃鵠爲先導
窮林冠晨霞遠水澹秋昊似在松喬間未覺黃綺老

飢渴非所憂清露在幽草

送豫章熊太古兼寄蘇伯脩參政

豫章有家學禮樂不見收爲養不擇祿凄涼向炎州
攬結桂樹枝誰爲王雪謀十年一再見我老君白頭
古劒光陸離繫以珊瑚鉤激昂文史間未愧班馬儔
蘇君天下士定價琳琅球江漢方渺然爲我觀素秋
長吟以相送明月在高樓

題金溪汪尉雲松巢畫卷

喬木多悲風罕枝安可居興懷有巢氏漠在遂古初

浮雲無定姿溶溶滿空虛脫身往從之一起千仞餘
冉冉愁絕思悠悠隨卷舒白鶴千載來徘徊向匡廬
乘蓋生紫煙捨此將焉如惟有南昌尉凌風一回車

病起謝陳溪山及齋中諸友

良夜聽春雨清晨對晴昊沈痾適去體行庭寫幽抱
鳴禽在嘉樹方池接生草扶策流水濱洒濯悅澤好
幼稚勝犁鋤勤苗慎相保歸還讀我書聖言事探討
親朋一時來藜藿爲行潦敬恭奉天明松喬不知老

賦神蛙

曹南吳生出神蛙相示玄石光潤其口目臂足儼
然如生脊有文點腹若容受蓋眞蛙也不知何自
而化石焉有博物者能辨之

貞女望歸夫穹窿化山骨飛揚洞中燕遇雨帖石窟
古時蟾蜍精千載得仙術噓吸服元氣縹緲值通息
形體雖尚存性情已非昔誤食至陰精返此太玄魄
無乃書契初科斗抱殘墨猶與筆硯交君子同几格
幽光感星宿靈氣生倏忽愼爾韞匱藏勿有蛟龍得
錫圭神禹時因之問河伯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四

古詩七言

題周怡臨韓幹所畫唐玄宗出遊圖應　制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芙蓉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
持殺伏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
古人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題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應　制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畫積靄總含雨氣
潤百谷正受川光溢天牙洲渚善狀迴滄江散落碣

石開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
將有適臨流不渡心爲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
濟諒非難

題羅漢圖應　制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雨龍還入軍持
水風衣拂着盤陀石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
鳥閒法雲還爲等慈起翛然飛錫無留難

題胡虔取水蕃部圖應　制

駝車度磧輾三日老馬跑沙泉水溢瓮盎盛滿不辭

勞徼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
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翕河昆蟲草木感餘
潤日獻醴泉甘露多

賦洛川老人九十

洛川老人年九十龐眉如畫身玉立錦袍金帶方烏
巾手挽強弓無決拾八月平原秋氣高聞有狡獸依
逢蒿清晨上馬薄暮返累騎毛血懸韉纍身是前朝
將家子生逢太平百無事都將英氣化高年何物小
兒堪指使太守上言朝有恩束帛養牛兼上尊洛川

老人過百歲尊讓爲歌傳子孫

題張令鹿門圖

張侯襄陽人深知襄陽樂十年官學懷襄陽故托毫
縑寫山郭老我不樂思蜀都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
六峯常對面水竹田廬還可圖欲往不能心懆懆忽
見新圖披山惱沙禽浦樹俱可人金潤石床爲誰好
向來耆舊皆英雄鴛言從之道焉從弄珠月冷識遊
女沈劒潭深知臥龍今月霜晴水清淺聞道扁舟足
迴轉何時古寺傍檀溪幾處殘碑在江峴呼膺臺高

秋草多養魚池中蓮芙波蜀嵩未必不如此我今不
遊奈老何張侯張侯早結屋莫待史唇爲君卜要看
壠上課兒耕好在魚梁白沙曲

題吳興公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儘有吮毫
人神駿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看
騂騮惟應馭氣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

又

百年弁乎却走馬立仗天閑常見畫蕭灘灘頭八十
翁却寫西來大宛者高蹄如鐵項如鉤風鬃蕭蕭首
猎秋常見貢來騎不得長嘶要蹴崑崙在

湛湛行

湛湛天宇玄以黝星白如銀垂近人牛斗散漫章亥
露大帳中野傍無鄰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
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爲婁鍵月中立

家兄孟脩父輸賦南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
在每憶中郎淚沾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
書存兒雖莞庫賓父蔭弟竊餘澤承君恩文章不如
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土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
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
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峨歸未得盤
盤先壠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
南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爲帽何采采明年乞身向
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題吳興公墨竹

吳興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篆籀法已
絶止有木葉雕蛟龍黃金錯刀交屈鐵太陰作雨山
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血吳興之竹
乃非竹吳興昔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
年照秋屋

玉印歌

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順
伯審定爲漢物求賦此詩

將軍驍從公主時甞忘刻玉爲文章珠襦已隨黃土
化此物還同今鴈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木葉茂

陵秋人生卑微何可忽碌碌姓名誰見收

題達兼善御史所藏墨竹

蜀道荒涼多古木質當千尺相因依小年慣見今白陵杜宇夜啼愁不歸老可常作陵州守古墨蛟龍多入手春雷每恐破壁去神鼎空令變化走丹丘越人不到蜀脩葉何以能縱橫內府人家爛熳寫使可見之心亦驚江南御史龍頭客暫別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篆籀文故作寒泉溜崖石

題畫鶴

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壁久微茫故物都非況城郭長鳴閑步貌閑暇解寫高情亦奇作田中芝草日應長石上松花晚猶落亦壁江深松月小白雲野迥秋霄寒群帝相從絳節朝八公許製黃金藥誤學塵網跡易迷移召中洲夢如昨借懸素壁憶眞侶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蕭臺絕栖泊

題畫

棠梨生竹間牽牛引蔓相因依晨華墜露天水碧斷

薜絡石斕斑衣鶺鴒踏枝歲將暮蟋蟀在戶人當歸蕭條落墨人間稀蕭條落墨人間稀

題旦景初僉司畫

旦公山堂城東南畫圖古檜何毿毿城中無山有山癖眞藉毫墨窮幽探旦公彈琴古檜下鬱鬱牕戶生晴嵐春風時來鶴鳴谷秋聲夜作龍吟潭

先皇畫坐群玉府內使趣召飛雙驂畢宏韋偃迥中秘營丘北苑開縢緘是時旦公主封卷一二文士相交參旦公歸來坐成想亦頗拈筆爲摉摘伯熙奉

詔每有作磵砢相並將無慚嗟予懷歸亦已久摩挲老目百不堪山中豈乏眞偃蹇可容白駮抽朝簪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爲陵州州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竹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丘生用文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丹丘爲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丘太守時來看山
雨每畫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煙色過重揮霍陰崖突
劒矛百年離亂亡故物散落江南誰復收新圖貿舊
枝葉脩使我不樂思昔侯碧雞祠前杜守呼玉女井
上叢篁幽棠梨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縈牽牛揚雄
無家不歸老蟏蛸蟋蟀寒相求丹丘先生東海客何
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英留
陵陁重複分細草山石縈紆生亂流眉山學官莫厭
冷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儻可得萬里欲上東

吳舟百花潭深濯新錦持報以比珊瑚鉤

白翎雀歌

爲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以爲樂平沙無樹托營
巢八月雪深黃草薄君不見舊時飛燕在昭陽沈沈
宮殿鎖鴛鴦芙蓉露冷秋宵永芍藥風暄春晝長

題李受益承旨作東平章萬戶繼志堂記後

將軍腰間黃金符父兄功成百戰餘太平不復事弓
馬秋雨高堂聞讀書門有喬松墓有草永言思之願
終保幕中賓客誰屬文東魯儒生國元老

題柯敬仲畫

磯頭風急潮水長蒹葭蒼蒼繫魚榜青山一髮是江
南白頭不歸神獨往幽篁繞屋茅覆簷木葉脫落秋
滿簾買魚沽酒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瞻子瞻文章
世稀有謫向江波動星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栖鶻驚
飛怒蛟吼圖中風景偶相似欣然揮酒春雲開子瞻
應是念鄉里還化江東孤鶴來

題高彥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爲戶
部楊顯之侍郎作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
木吳興爲補幽篁姸 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
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爲石趙公自
是眞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樓古誼兩相得慘淡
酬酢皆天眞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今
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

酬蕭侯送蒲萄

蕭侯昔致蒲萄苗山童不灌三日焦宛西上品復親
致手種緫南自澆水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薜

蕩培秋深雨足馬乳重舉囊石壓青霞漿是時蕭侯
當走馬來訪奚翁茅屋下酒酣舞劍傾一尊不信金
盤露如瀉

題奚塵驪圖

驊騮食粟石每既立仗歸來汗如洗脱覊展轉聊自
恣落花塵土隨身起君不見春雷起蟄龍欠伸霧擁
雲蒸九河水

送胡士則

胡君著書昔同舘長日擫床遲犀管功臣遺事動如

山小小聲名何足筭　明光殿裏初進書紫衫束帶
帽正烏　君玉歡甚侍臣賀殿下風暄花蕚舒是時
親賜蒲萄酒歛灔玉杯先入手承恩歸去洛西東共
嘆文明古稀有胡君名冠三十人傳　詔異官顏色
新寧辭闕下向田里得禄斗外緣爲親頗閑山寺近
官舍吟步長廊莫騎馬瀛州學士如堵墻新折琅玕
待君寫

江樓看劍歌書吳與公劍銘後

豫章高秋宴江閣乃出此劍相娛樂當時冶鑄絶精
英土蝕沙沈更銷鑠遺質所存如冷雷江光不與晝
光却神光内閟氣逾深識察誰能動冥漠等閑千年
不一試壯士酣歌謾揮霍嗟予衰朽雪滿顛空對涼
風起天末或言江中有蛟孽當煩仙人下寥廓吾故
臨風拂其鍔俾伏崖陰無敢作

與劉翼之

翼之劉忠肅公摯之後中書舍人震孫之孫也與
予爲世契家故爲書丞相文集卷首詩三章并賦
此

丞相昔遊泰山頂天風浩浩春晝永玉檢微茫不可
求但覺雲霞熱丹鼎白日入間如水流前代衣冠成
古丘悠悠憂患何足討直道十年橫素秋徂徠之松
數千尺東連海上暮煙碧中書偉人如玉立每向南
風望東北濁世公子何翩翩却憶匡廬還謫仙芙蓉
出水耀初日五色光新天爲妍我今僑居廬阜側西
視峩眉歸未得豈無雲錦晚相娛月落終懷雪山白
森森喬木魯東家河間禮樂更光華勿忘先世舊游
處吾秫爾馬膏其車

題畫

連昌宮裏古牆陰積雨過淶黃竹深老樹無枝交屈鐵立石有書名錯金吮毫池上寫幽鳥承恩春日風光好當時執戟今白頭却對蕭森倚秋昊

空山歌

高空之山龔公宅稚川作圖幾數尺秋天薄雲千仞表春雨喬林百年物憶昔侍郎鎮戍都將佐幕庭賓客趨錦官城外笳鼓發駟馬轎邊高蓋車先廬舊在小東郭丞相祠堂同寂寞嚴公或訪杜陵家退之亦到淮西嘆哉眉差我久不歸江水娛人秋日睥坐看蓬萊變桑海自古南城天下稱公子親迎陳氏館我初至撫摘弱冠看君揮翰甚風流豈想重逢鬢毛換君言中間一再來數見先公胸次開常花風雨必求友水竹園林持酒杯嗟子晚歲始能退寧有文章驚海內平生不受簡書畏故家高致君應取圖中山色積翠濃雖欲舍子將焉從蜀人相如最能賦行倚山木歌高空

為燮元溥題龍溪春曉圖

芙蓉山陽萬家邑石嶺巀嶭縈紆入溪水西行夜雨深連村桑柘春雲濕昔因荒迥少官府日莫拯鬼作人立自從置縣二百年稍有衣冠更俗習讀書進士比舍閒潤屋黃金亦家給山中白日浮雲多負耒因仍足車笠變侯世胄國勳舊射策君門恥沿襲朱衣作監列星宿遠人豈意高軒及援琴不鼓書牒稀彈鋏無魚賓客集繡衣使者停車見黃堂大夫下床揖登高望遠送飛鴻攬轡駸駸度原隰人言桐鄉人愛我我愛桐鄉重於邑畫圖千疊山木稠茇舍蕭條莫忘葺

題柳塘野鴨圖

江南水退秋光淺風柳參差萬絲捲鴛鴦在梁鳬在渚蕩蕩扁舟去家遠千艘轉海古長策白粲連江動秋色斷蒲折葦野水閒爛爛明星旦弋翠盤饗饈夜深寒玉色亭亭落月殘太液池頭黃鵠下夢中曾見畫中看

題江貫道江山平遠圖

江參去世二百年翰墨零落多無傳人間幾人寫山

水誰能意在揮毫前昨見石林舊家物春雷疊嶂初
破墨我和築詩頗豪放三者相望都突兀險危易好
平遠難如此千里數尺間高雲舒卷非散地麗日照
耀皆名山我持美脯酒一斗墨汁盈盤可濡首江生
精神作此山向山呼生當至否高秋銀漢天無雲帷
中冷然來夜分黃芽嶺頭華蓋頂畫我獨訪浮丘君

題汪華玉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横素波瀾不驚潦水
盡秋氣晶明絕煙霧征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旋總

堪賦孤村城市儼如蟻百丈牽江直如縷蕭蕭不棄
洞庭波歷歷晴川漢陽樹蒹葭宿雁天欲霜叢葦寒
鴉日云暮就中樓觀何王宮想見華年貯歌舞丹青
倒景駭靈怪粉黛含情怨幽阻青春游子憯忘歸白
日冷風帳中語人間遺跡何足留最惜精思墮塵土
郭熙平遠無散地小米蒼茫托天趣銛鋒鋋戟不破
墨刻畫晶熒昔誰苦渤海細書藝文草精絕戈波絕
画互南唐後主萬鴉圖點點最光動毛羽昔年曾見
今日昏雖復逢之亦難睹汪侯此卷出世家相示摩
挲極愁予杳啞犀軸見者稀謾見録餘情後來者

題盤車圖

大車轔轔牛駕軛西望大行雪千尺往時飛挽實長
安百兩仰關過阡陌亂流十里九屈曲水濺車箱沙
沒轂前和後應日云暮王事有程車下宿旂旐央央
昔臨洛東南會期出方嶽侯伯有位賦有差載幣瞻
迎來若若君不見海艘百萬乘天風京坻連雲多腐
紅　天子視朝大明宮千乘萬騎來何雄

贈費隱

東望雲林三十六間有仙人結茅屋清露零零采紫
芝白雲深深斸黃獨國初山下苦流離義士傾家救
世危百年孫子俱華髮誰解燈前說舊時　聖恩深
重絕征戰猶憶塞温貧瞑眩身着黃冠寫古方薄書
細書三十卷相從寂寞久者誰禹穴山頭一布衣蹻
如鴉羽額如雪跳入壺中夜不歸市人扣門呼不應
光影俱消聲色泯但言解隱不言無不道本無何所
隱我欲作丹須水金人間無藥不堪尋青霞如練還
相見華蓋衝天丈室深

題韓幹畫馬

韓生觀馬十二閑時寫一二傳人間坡翁嘗來伯時宅見此遺跡開衰顏前行如雲塵不動後者追風絕飛鞚昔人能事已何能始覺賞識非虛諷昔觀秘府韓絶少得見龍眠已驚倒使人讀書如見畫人中豈復生坡老五雲之中天上奇代產名駒天子騎神明尚韜後古見莫嘆韓生非畫師

題秦虢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貴人並鞚如輕鴻承恩特入華清宮道途先不止行客策蹇奔趨烏帽風吹囊墜地何足拾豈有篇章浪相及畫史當時妙墨傳光彩流動任情急君不見白頭拾遺徒步歸明眸皓齒事皆非朝天泥滑袖封事高閣雨餘宮漏稀

方方壺畫山水歌

方壺之山在海中世人欲見知無從壺中仙人閱昏濁縱筆手開三五峯亭亭兩箇老松樹萬壑千崖閱今古憶昔長從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畫山非不多不識眞山知奈何君看崑崙上丹穴芝泉玉

樹森森發東望方壺應不遠飛度九州如過電便從海上問金公莫待浮杯水淸淺

示安民

憶我髫歲離親側足自跋踄心惻惻中年祿廩不及養人羨淸華已驚愓歸來老病五年餘閔子謀食躬犂鉏蓬蒿羅生果蓏異蛛網微細仍縈紆星河江上客非遠況與良朋適我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愼拖樓轉

陳所翁畫龍

陳容生閩嶠之東骨氣生硬如老龍每拈禿筆掃風雨白寫其眞非畫工曾爲吾家作雙劒柔石波濤天下險巴山昨夜春水多素壁高垂戶長掩

與族姪孫從善

白頭喜見族諸孫淸門爲庶夫何言成都桑柘日已廢儘有遺書堪討論風花寒食江上路墟墓與衰衛一殘憐爾篤實可進學竭力孝敬思生存

射虎歌

州人布矢如蒿蓬半夜射殺南山雄捲皮帶雪送官

府割肉大嚼千夫同前日東家牛盡𩑈犬豕無遺人落膽不知世有李將軍擊鼓報神聲坎坎

寄謝南雄楊太守送桃竹杖

梓潼使君今南雄江心紫玉寄野翁扶持恐是蛟龍化騰躍似與猿猱同十年乞身不待老鄉人飲酒歌年豐君不見太乙之精在天上青藜滿地如蒿蓬

送人遊廬山

我愛江上之廬山山止不動江不還紫雲冠嶺危石古白鷗衝雨春波閑浩然始見潯陽浦太白欲托雲松間河嶽蕭條二子死神靈恍惚千年慳昔我尋春入幽竹有人抱甕開深關遂從鳥道陟高險一窺虎跡聽潺湲似聞餘甃開石壁恐是化入非人寰躋崖石櫃成異物錄叙召貢新多老鬟嗟我老病難再往羨子轅轢無留艱攬衣步出石頭渡解舟竟到星子灣沉吟三月烟草碧悵望千里楓林丹猿驚鶴怨歸好語水流花開亦妙顏束帶他年事朝請躡屐安得窮躋攀行矣此日不再得空山落日騎黃斑

題鍾生清露軒

江西諸侯好賓客彈鋏歸來無愧色學舍如舟安足居白髮秋風岸高幘經爾舍發還讀書上天繁露垂庭除河清有頌芝有曲爲我長歌傾玉壺

題汪華玉所藏李息齋古木竹石圖

帝城佛刹西南曲數仞高堂十尋木亦有幽篁春笋生顛倒橫斜亂寒玉空庭月落蛟龍舞阿閣雲開孔鸞宿大德年中最熙洽四海無虞年穀熟　聖人護念如慈雲粉金寫經五千軸吳興先生承詔起精藝東南遂空谷橫飆曲几擅清雅寄氣龍香散芬郁我時布衣初到京隨客來觀嗟不足棲遲至大到延祐墜緒遺經常見錄　聖明天子心廣大仁孝東宮協淵穆金殿朝回即薦賢鳴鳳高梧羅巖旭白頭寺主愛文學游龍流水來相續黃鸝遶樹鳩喚雨晴絲入戶階眠鹿中書右府尚多暇況復西清澹春服蒯丘李公年甚高親書賞鑑試拈秃南風堂上住多日好聽巖鐘赴僧粥枯梢長葉風雨來老可黃華俱眷屬揮毫相軋李河東共悼房山渺江陸曹南老筍亦有名揶揄先傾酒千斛蜀人仲淵不會盡倒帽長吟動

華屋褰予冷撰從諸公兀然坐颺若濤齧風雲月露
不計時聚散悲歡歲年促涇侯何處得此圖其長丈
餘高尺六松檜蒼茫轉樹腰鐵石差莪傍山腹昔人
不見今人老空憶臨風對森蠢後來把筆誰最能閣
下丹丘嘆幽獨今來見此會傷神況我茅簷揩病目
文章精彩寧復還天上華星光熠熠

題趙伯高所藏楊補之松竹梅畫

卉木何情同歲寒君子合并嗟獨難冰霜滿地風景
異清倘古節來毫端南渡衣冠憶初合花光藥葭總

蕭颯長身玉立古顏貌欲選踈英變殘蠟西都昔者
畫功臣良工健筆隨風塵尺書黃縑共來往誰見留
侯如婦人江上幽人有真迹俯仰興亡寫今昔丘園
偃蹇非不多獨想高懷淚沾臆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戈船將軍昔南下樓櫓衝波當草馬臨流橫槊昔爲
誰遷客騷人能賦者桂林近時蠻獠息營帳酬功頗
優暇伏波銅柱高差莪路險難兮莫相赫

送程楚公子叔賓官海上

世皇任使無南北楚公薦賢動江國當年臺閣多門
生冨有文華接賓客世家貴游少者佳秘書奉禮甚
可階青衫兜庫東海上極目天津思汎棲豫章得君
豈忘舊引之清波一掇手當花三月玉堂深共啓黃
封賜來酒

題柯敬仲墨竹

江心石上起煙霧隨意琅玕寫無數就中欲覓釣魚
竿濯足滄浪歲年暮君不見白緱天台鄭廣文前身
畫師今更聞詩看翡翠三株樹摘是蓬萊五色雲

題柯敬仲畫松

丹丘寫松臨石湖一樹偃蹇一樹枯長年偃蹇色深
憐枯者鐵石能相待令人最憶寒山子曾見松生此
山裏時來石上自閒吟解聽天風半空起

題按弓圖

朔風蕭蕭沙草枯避暑南還八月初貴人退食坐乎
蕪白日皎皎寒雲除左牽蒼鷹右韓盧手調繁弱矢
滿壺馬驕不受轡勒拘奚奴前執奔塵趨小者伏兔
大於菟上馬一擊將無餘養勇大發神氣舒徒御遶

合殺不虛首獻上殺富髦能連車載槖來徐徐大庖
賜燕日未晡蕭蕭笳鼓環周廬　天子萬壽臣歡娛
我昔扈從行兩都每欲賦此嗟才疎江村父老相攜
扶數尺茅簷觀畫圖

玄潭觀劍歌

新年風雨盡多晦解纜東辭白沙外玄潭觀中有古
劍倚棹求觀鬼神會陰崖中斷如截肪玄水泓渟受
前隘欲令開匣猶未敢惟恐雷霆走光怪至神不殺
跡已空藏器幽深欲何待孤篷歸坐燈影微客為高

歌聊一快鄰舟借具知有無擬掣實蛟斫春鱠

題蘇東坡遊赤壁圖

黃州江上霜月白蘇子泛舟攜二客虬龍虎豹木石
間玉宇瓊樓歸未得主家遺玦珊瑚鉤丹青一幅千
金酬惆悵圖窮見黃鶴白雲千載空悠悠

題劉伯溫監憲所藏雪山圖

我家成都雪山東公家張掖雪山北吳船誰載鄭虔
文起寫崑崙半天白張掖雪融草木長禾生隴畝多
牛羊烽火連營疑樓觀江海微茫秋練光著書東觀

夜如水太一燃藜照圖史從游冠帶文武備斐然四
郡良家子君不見黃河奔流百谷盈神禹疏鑿中州
平極天鳥道雲氣盡惟北有斗西長庚

題劉光遠琴泉詩卷後

長沙老人種桐梓手斲為琴度宮徵彈得流泉石上
聲只有巢由能洗耳當時誰與制此名前朝丞相賢
公子黃金不成白髮短聊以高情付山水公子飛仙
老人在目送歸鴻秋萬里老人有子前為壽願翁千
歲長如此已將朱神拂雲和更釀清泉設重几

題游弘道所藏劉伯熙畫

燕城建都將百年喬林往往遼金前宮中屏帳愛奇
古每托畫手馳風煙房山絕筆商山老內府人家跡
如掃畫苑今惟劉伯熙白髮承恩最偏好西山古寺
劫火餘斧斤所赦遺殘枯久經霜雪如鐵石膏沐雨
露還扶踈一夕畫帷侍清宴有　詔令熙寫谿縣編
圖形勝到巖壑直幹交柯每盈卷游侯緣從白當時
閒下庭前屢見之朝衣佐守南海上袖卷龍鬚雷雨
垂高堂風動海水立江獄驚奔鬼神泣禁直岩崖舉

巀嵲誰識行蹤露葉濕徂徠新甫何足擬邑丘正似
靑城山人間彈指千百歲丈夫與我俱蒼頹
謝王員外贈古銅帶鉤劒琫歌
古銅帶鉤屈鵝首綠玉沈沈世稀有古人佩劒之所
遺虛琫尚凝光射斗腰圍老去忘繫拘空服書紳重
有餘奇哉二物君子贈敢與礪砥同縈紆古者弦韋
皆有托視我斷金庶毋作徜徉偃蹇長在手神化翩
愁入寥廓劒能使我無邪心握之在太用在鐔利鈍
行藏兩無有一寸空閒通古今他日東行尋禹穴何
以酬之掇明月白雲滿地歸去來不待傍人三奉玦
天涯山歌爲崞山公賦
大鹵之虛山有崞疆晉名都古城郭
太帝親征西極還命總師干理鄯鄂三世專居二百
年公孫御史籌帷幄與言諫諍國體重抗論陵夷鄙
天下九衢塵土迷白晝萬里天風飛一鶚連山長城
下廿曠孤秀嶄巖自天落安車夷猶奉玉母咫尺天
涯下磅礴振河載華坤軸穩拥參歷井天梯鑿六合
高嵷窾空洞日月容光陰氣薄春臊翡翠擁煙霧杈

水芙蓉淬鋒鍔東游漫發華不注西行不到秦關空
尙芳宮闕何所有回首穹窿起龍漠天山舊音本雄
渾抓鳳一鳴冠阿閣蒼茫石鼓難爲聲野水寒雲不
振昨奉祀曾過軒轅臺俯仰高深歎今昨汾波橫出
衛黃流長感秋歌入寥廓卷石東南雖有閒安得儔
車徧丘壑元姚自是一世豪若比公詩少揮霍有
詔無容極幽賞黃木扶胥求海若前茅虎嶺建旌纛
後吹淩波雜簫籥馬飲淸泉榕樹陰鴈隨飛雪梅花
萼退食委蛇幕府淸明月懸空夜城柝橫槊高吟動
鬼神轉鈞妙手繭甚酌坐令刀劒化牛犢夾岸鯨鯢
貫蛟鼉閬風玄圃在天外玉振金聲爲誰作猎歌緩
帶有餘暇直道高情無宿諾百粤皆知白水心犀魚
莫特黃金槖 國家將相眞有人中外均勞正參錯
請開雲漢分天章歸理咸韶奏嘉樂老夫當與園綺
徙倚聽鈞天佇耕耰
三鳳行贈海東之
海東之兄弟三人如鳳凰胸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
入天門𨙸伯沖天季驚人一日四海皆知名東之之

文五朵雲見者眩晃生眊昏三進三已之了若耳不
聞二人得之喜未足云東之不愠乃可尊東書江上
見親君子之樂樂最眞君不見匡廬之山峭崒而
峨左界豫章諸川匯爲蠡爲番其陰千源浩浩于岷
沱山氣束鬱不得去上衝爲雲蓋直與天相摩爲雲
覆八極爲雨漲九河海東之汝能觀山以成德其進
蓋未可量也偶爾小詘奈爾何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五

律詩五言

題王朏畫吳王納涼圖應　制

雨過太湖上風生響屧廊紅綃拂几席白紵製衣裳
朱光淪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體長年樂未央

林皐亭

九月天氣肅鶴鳴在林陰使君甚好客來者總能吟
紅樹秋山近黃華夕露深鄰翁八九十有酒即相尋

題吳興八公長江疊嶂圖

昔者長江險能生白髮哀百年經濟盡一日畫圖開
僧寺依稀在漁舟浩蕩回蕭條數根樹時有海潮來

節婦王夫人劉氏

憶昔中丞在清淳古道存節高賢女第文託外諸孫
慈竹宜家慶柏楹表國恩燕秦欝相望美俗繫人門

次韻阿榮存初參議秋夜見寄

寓館城門夕高秋雨露繁天垂華蓋近月轉紫垣來
跡闊思良會淹留到不才深期謝安石揮塵敵風埃

重過李老谷

積雪擁柴門行人稍出村溪頭或過虎林末不聞猿
接棧迴山閣支橋就樹根驂車上重坂回首見朝暾

香山寺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牕當太白雪門俯九疑雲
伐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吾事轉紛紛

漫興

雨閣添衣潤風簾隱几高白頭更事少病目尚書勞
南客傳音信東家問酒醪江邊茅屋破歸揖若為操

送張尚德

尚德下第史館留之報可未下即斂裳而逝以此
送之

六月初聞雨官河潦水生江南歸宋玉稷下謝荀卿
鷗鷺青霄迥蒹葭白露盈都留詩興在來聽上林鶯

寄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深竹裏鼓篋古松間
夜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蕭爽地思爾珮珊珊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雲夢開七澤陪尾貫連山為政烟塵表吟詩松竹間
故人總華要令尹獨清閒文學偏宜老母愁鬢髮斑

題唐玄宗按樂圖

新度霓裳曲三年教得成鸞鴻渾不下飛燕若為輕
芍藥春亭暮芙蓉野水生梨園多白髮吹笛到天明

送長沙守

白髮長沙守循良又好文近辭金馬去遠有玉魚分
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嶽雲漢廷思賈誼一飯莫忘君

送趙仲禮編脩祀西嶽江瀆

西道祠官去東風入旆斜汾陰已歸鴈江水正飛花

歲事聞宜穀鄉人喜過家老來思故里欲寄使君車

代陳衆仲作

昔在泉州住將軍每見招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
池鴨穿荷葉溪魚上柳條禁城鐘鼓定車馬晚蕭蕭

題宋雲舉太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許氏姪從姑相承患難餘自傷還自誓同志復同居
白髮冰霜共丹心鐵石如有關名教重珍重太常書

題玉堂燕集圖

朝廷多暇日別館又青春薄醉猶催酒清歌況有人

玉堂金硯匣翠袖白綸巾老去渾無賴憑誰爲寫眞

答桂風子先生

深隱廬山裏題詩忽見存風高應跨虎月落更聽猿
酒熟邀留去丹成笑不言雲屛第九疊相與浴晨暾

寄陳衆仲

懸榻塵生席深居晝下帷齊眉安饋食擁髻近歌詩
藥裹須鍾乳書題憶荔支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鄭谷圖

道士徐太虛生紙畫山居林壑春烟裏桑麻夜雨餘

過橋九節杖連屋一床書似是子眞谷歸耕三月初

畫檜

茅山多古樹此檜更長生鸛鶴栖來穩蛟龍化得成
雲深還近戶月落似聞笙千載如相見蒼然故舊情

題李貞嶠墨竹

河東李學士隨意放洋州月落庭陰迥雲生谷口幽
江濤空渺渺筆墨更悠悠瀟灑西淸地令人憶舊游

爲少監歐陽原功題宋好古竹

幕中能寫竹作此雨瀟湘出石根還瘦臨溪影更長

玉斧犴子立一一鳳雛將日有長安使平安問老蒼

贈楊友直

雒陽楊友直字擬漢中郎畫若錐穿石垂如雨漏墻
舞花春女美醉草笑僧狂昨日濡都學煩君寫數行

寄曾東泉學士

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屧明月棹歌船
陪講長懷舊還朝獨後賢治平二三策早晩玉階前

題赤壁圖

過鶴生新夢攜魚憶舊游淸霜凋木葉落日湧江流

隱者時堪訪良田亦易求如何玉堂夜白髮不勝愁

題況肩吾縣令贈行卷

縣庭都禁謁紙許見諸生擾壤皆與學游民亦願耕
弦歌居室迥山水畫圖淸千載雲巖石能留令尹名

送宋蔦初之廣東照磨

聖主多淸暇臨池愛日長天章垂鳳彩雲氣動龍香
進諫慚簪筆爭書敢近床承恩君最早服玉向炎方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載筆趨芸閣探囊索緼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

識字頭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賦程以文竹雨山房二首

春雨過山竹幽泉繞舍鳴燕泥書帙晩魚浪釣絲晴
奉席從孫子連床總弟兄舊聞林下叟讀易到天明

其二

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間開綺席花底注山尊
累世書連屋頻年稻滿村上鄰淳朴地絕學欲重論

試問堂前石五首

試問堂前石來今幾十年衰顏空雨雪幽致自風煙
微醉寒堪倚孤吟靜更眠舊湖春水長誰繫釣魚船

其二

為問堂前石何年別太湖春風神不王夜月影長孤
不巾明堂柱空遺艮嶽圖頻思嘉種木歲晩與相扶

其三

為問堂前石何無藤蔓纏金蓮疑可致紫菊若為妍
舊夢遺波浪閒情閱歲年秖緣相識久親為濯清泉

其四

礪石久淪海女媧曾補天乾坤資鼓鑄霧雨護蒼然
浮劍龍隨化彎弓虎自全昔賢多賦此誰賦最流傳

其五

為問堂前石屢逢堂上人遠來嗟最久獨立與誰鄰
運甓勞車馬摩挲識鳳麟鑾車書吉日追琢到嶙峋

代石答五首

幸自憐頑鄙無勞問歲年嘗棄金作礪何暇玉生煙
眉黛無歸意毛群有叱眠涼州三百斛亦未酹醽船

其二

昔觀一柱觀還度幾重湖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

研窮鄭虔兒賦就草堂圖芝閣玄雲在危巢敢藉扶

其三

牛角何堪礪蝸涎謾自纏沈冥辟邪古蓋澀望夫妍
神物須清鑒靈根屬小年金輿曾共侍千載憶甘泉

其四

轉從寧論地存留亦信天露盤危欲折劫火不同然
雒下殘經斷岐陽數鼓全向無文字託寂寞竟誰傳

其五

去歲留詩別嗟哉白髮人冠依子夏製居切左丘鄰

執簡竟振鷺偕鏘鈴獲麟經須愁拔壤勿用詛嶙峋

送曾子肇廉使之漢中

封上領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吹濕雨木葉動春風
把酒臺上吾馳書成事豐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立春夜試墨

輕雪作春花飛來入鬢斜紫貂迎曉霧綠蟻炫晴霞
書詔頻趨閣思歸即借車幾時將稚子隨意踏江沙

名酒

名酒不可得幽花誰送來欲霜逢鬢髮夕照在樓臺
盡日山公醉何年庾信回喚人嗽玉笛移席坐蒼苔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揩筆寫琅玕清風入座寒蜀山空假楚海郡更盤桓
雲霧璣簫遠冰霜玉節完莫忘鄉里意持向曲江看

題宋乾道宸翰雲壑二字

昔者雲歸壑天章自九重日華常映鳳山氣盡成龍
俯仰遺陳跡高深儼德容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寄忽承旨

投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烟

歲熟無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寄三衢守馬九臯

聞道三衢守年豐郡事稀詩成花覆帽酒列錦成圍
鶴髮明春雪貂裘對夕暉扁舟應載客閒聽洞簫歸

題朱澤民山水圖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門見童子禹穴閟蛟精
高卧何人在幽情幾詠成杜陵空想像晚飯拖樓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飛白妙娉婷新題照草亭仙遺相鶴法客借換鵝經
霧雨歸懸黍風雲護伏苓遙知春晝永深坐養黃庭

黃敬延送竹本

分得瀟湘竹森森忽滿林香爐來曉色石檻借清陰
好共芝蘭長毋令草蔓侵清風月如晝老朽要長吟

聞雁

樓近煖雲濕夜深歸雁低聲音燈外盡羽翮月邊迷
冉冉白榆上悠悠黃竹西應逢穆王駿春草一長嘶

題錢舜舉畫

一樹花如雪清明客未歸坐看黃鳥並夢作綵雲飛

翠袖寒猶薄。羊車過絶稀。相如能作賦。月下卷春衣。

題山水圖

汎舟桑落浦望見香鑪峰野水常歆樹山雲不礙鍾
桃源攜客覓松徑與僧逢爲託荊關輩添予九節笻

題馬竹所所藏畫

老樹依江岸歸舟傍釣竿水花看晩淨風葉識天寒
鴈字來千里魚羹付一餐遠山青可隱日下是長安

題曹霸畫馬

將軍今爲庶畫馬寄高情聚立天風起長嘶沙草生

飛揚萬里意淩亂五星精日暮太行道悲哉長短行

送客北門晨登山木閣

晨登山木閣零雨紛於春溪水解留客梅花偏照人
林香知酒熟市遠覺民淳此地堪娛老惟愁度水頻

次韻陳溪山二首

移棹避殘暑開尊就夕陰冥鴻聊自逹幽草若爲吟
離索連三月棲遲共寸心遙憐溪上晩扶策獨臨深

其二

乘輿忽忘遠相思知幾何未便塵事少謾悔世緣多

朝食京芝菌秋衣製芰荷平生但隨運何地不蹉跎

送人之劒閣倅

往年登劒閣仗馬著春衫設險懷前賦磨崖覓舊鑱
鄉人遊雪界郡倅試氷銜歸道觀新政春江不挂帆

寄山尚書

竹色侵衣碧重簾雨氣深白鷺翻墨沼紫燕入書林
北海春尊側西山夕閣陰東曹公事少歌舞散黃金

正月十一夜坐

春雷晝初發夜雨遂沈沈晩得隱居趣靜知生物心

佛燈依坐近神鼓隔林深老病都無睡詩成聊自吟

答易小雅送商陸根

商陸經年覓春深幸見分劚同黃獨雪坐對白花雲
參术資芳澤芝蘭競宿薰道家空作脯寧與筍蔬群

足舊作出小東郭

問訊成都宅還過萬里橋鄰墻皂角樹官路綠楊條
部曲都無在茅茨忽見邀滄江沾白雪盡爲夢魂銷

次韻劉伯溫送王止善員外詩四首

集今春與止善員外約三月致仕同遊武夷既而

聞其偏舟江上遂不及與之別監察學齋公送以
七言律詩一章五言二章遠蒙録寄不勝慨然蓋
公之所賦所以激清風於古道發大雅於儒林止
善平生遂有見於久遠所繫亦大矣輒次韻四篇
追寄止善亦以頌公之盛德拙陋不工録呈愧悚
一笑幸甚

故人歸去甚清華公有新詩在小車天外秋聲先鴈
陣雲邊清夢過蜂衙未尋舊宅山陰竹更憶玄都觀
裏花擬叙別懷題紙尾日昏書字愧欹斜

公門無俗客相識已經年歸有廉皃送人知國士賢
詩隨官事少身與盛名全省署居清切何曾種秫田
衣冠懷故老翰墨送初筵老有詩囊在家從室磬懸
詎知清剡興不賦武夷篇千仞西山雪高情獨爾賢
攜詩山寺讀深夜接猿吟秋水銀河影春雲錦瑟音
尊前思北海世外愧南金萬穴堪尋否涼風起夕陰

暮春溪上作示淙鐸

久向山中住閒來上釣舟攜將青竹杖撑過白蘋洲
稚子休相覓襄翁更少留東風吹雨起移繫屋山頭

用趙瑱韻示次子延年

治生先務本爲學必成章念爾應門早無能韞匱藏
詩書家世重師友歲年長尚念鳴幽鶴輕毛戒妄翔

到寺

到寺無僧住鄰翁立暮雲喜逢新過客爲說故將軍
野水寒先涸殘鐘聵不聞欲知何代建然竹讀碑文

望巴山

巴嶺對秋屏依稀泰華形雙尖天際碧一色雨餘青
牙纛穿行栢旌幢接降靈南昌漢時尉招與步空庭

賦天蓀亭舍中生二竹示幼子翁歸二首

舍下生春筍兼旬丈尺高爲開鴛瓦脊放出鳳池毛
覆屋通雲氣衝樓樹節旄連年雙碧玉聊記一揮毫

其二

墓田雙瑞竹遠報謝鄉僧江上歸無日山中見未曾
簡村生屋壁玉氣近書燈茅屋秋風卷沖霄喜有徵

夕照

夕照散餘曛氤氳見物羣斗杓垂野迥空影界河分
會弁懷瞻洛樓船憶汜汾荒村閒草木隨地有浮雲

題畫馬

房家千里馬寫出度江時煙霧連城起風雲六月馳
尚方催進馭勇士不能騎苜蓿成秋草空寒太液池

題黃思謙所藏雪牕畫蘭

澧浦多芳草微風襲葉長墨雲開劒戟香澤近衣裳
書帶垂青簡怱珩委玉肪同心誰可並芝本產齋房

其二

手攬花鬘結化爲樓閣雲幽人移近坐天女散餘芬
九畹春光動三湘曉色分凌波送羅襪誰是鳳毛群

新作腏閣望陳溪山不至

白雲滿虛空春生一粟中明牕塵帖帖圓鼎氣濛濛
梅蕚猶緘綠椒花欲獻紅誰能共來往惟有太丘翁

寄吳宗師

花發上陽紅宮袍醉晚風題詩酬怨鶴寫信寄飛鴻
閶闔天光上蓬萊海氣中松聲一兩疊時寄看雲翁

胡伯恭令尹挽詩

二十南陵薄才名舅氏同千金劒客散一棹酒船空
朱紱犅循吏安輿已病翁神明盡今日歎惋謾群公

送憲史武子宣

建鄴多名勝前朝自汲來車書逢盛日簪紱見英才
撤棘秋闈散拈華書殿開脩能兼積孝令譽擬爲臺

賦金章玄玉應　制

禹貢收浮磬堯階望裔雲自天承雨露拔地起絪縕
擊拊聲音合衡從玉兆分巨鼇三島力威鳳九苞文
辨位資乾坎爲山塡幅負固知輿寶藏不假運神斤
書帙侵春潤香爐借宿薰煙光晴冉冉波影晝沄沄
融結緜元化發崇裿
聖君瑞於龜出洛重若鼎來汾柱立尊皇極盤安廣
帝勛詎云陳秘玩因願獻前聞

正月十一日朝回卽事

宮樹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道雲氣轉蓬萊
晝漏沈沈鼓晨尊灩灩盃香霏簾裏霧樂殷殿前雷
祥瑞儀曹奏珍淳尚食催舞庭分鷺序效獻過龍媒
融雪微生草輕風不動埃老人南極至王母上方回
玉色何多喜金華得重陪裁詩賀新雨西閤待門開

贈別兵部崔郎中

東騎來東海從軍護北門珠光連旭景玉氣達春溫
淵靜龍含德門嚴虎列屯從容參幄帳慷慨屬櫜鞬
拜表推黎獻趨朝謁至尊雲依溫室樹星入紫微垣

不道璠璵貴仍嬰党庫煩利行雖近市義守不窺園
眷遇忘身得危難欲手援懷邦維父母於國實甥婚
瑣瑣還羈靮原原致璧飧魯連名竟重箕子教應存
閒征從當日扶持自宿藩清宮風肅肅驂乘火焞焞
帝所爲郎重王家報禮敦暫伸桑梓敬未愛李桃繁
神閟秋期早康侯晝錫蕃九城思閣鳳六月待冥鯤

次韻筠軒司徒足成貝公所藏
英宗御題之句元題曰日光照吾民月色淸我心又
題琴曰至治之音

化國多長日高僧侍紫宸觀書從上相屬筆念生民
雲漢文章備風雷號令新惟應靑簡在能載古風淳
御翰龍池曉繙經鷲殿陰雲依淸靜葉月印妙明心
千載堂堂去諸天肅肅臨朱絃誰爲鼓至治有遺音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宇宙生奇變明良陷逆圖傳聞昏白晝悲憤結全區
治極機潛否恩深事失謨犯車仍斷軌壞戶竟傷樞
魑魅嫌明鏡強梁忌雅模甘心成首禍藉口肆群腴
隱忍危衝決憑陵善唯俞自天俟鈇鉞累月且簞壺

襄輦疑亡地招魂競出都笳鳴殘夕月馬償四交衢
所痛倉皇際將無古昔殊腹心何蠹蝕肘腋不支吾
列位多翹楚干城總豹貙詎言歸厄數不復頌貞符
天討公無赦皇心愛不姑報讎論婉變錫爵酹嗚呼
相業今如在民生實少痛誰能瓶璧玉惟有泣璣珠
執簡書群盜當關欠一夫馳奔嗟薄日沐浴正中途
決去思投闕違之或汎湖危知無復死恨不奮前誅
春雨煩究滁朝陽癀思蘇謳吟申感慨述作懼荒蕪
芒忽思離散君嵩起菀枯神還嵩嶽峻氣直斗杓孤
陟降
先皇側回翔造物徒英靈常會合瞻想豈虛無

慶史顯甫治書父八十

治世尊三壽高年見八朝羽儀參漢皓神觀邁周喬
柱下聲名遠壺中日月饒微酡霞灼灼新沐雪蕭蕭
地厚原初峻天全玉不琱一經傳令子貳憲肅群僚
佩稱時望英英樹國標繡衣兼綵服白日上青霄
上壽歸榮異推恩錫爵超紫深宗伯橐金重列侯腰
珍膳應恒從安車必見招乞言踰欒石報德稱瓊瑤

千歲庭來鳳群工韻合韶陳詩方懿頌擊壤比康謠

送國王桑而只之遼東

太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為位冠君公
奕世王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樂魯新宮
鹿幣金遺酎熊侯算失中河山仍鐵契寶玉右琱弓
投筆鄒枚秀揚旍筠縮雄塞雲依碣石涷雨灑遼東
戎器藂藏蠧賢書奏納同大夫勞勢御惇史采民風

送陳碩

莆田陳氏慶曆從官之孫白衆仲來京師予得友
焉其從子碩南歸賦此送之
六歲過閩郡書聲憶滿城目盲今子夏心醉昔延平
爾叔同游息吾文愧老成每分重席燒相對一燈明
遠海乘桴意高山伐木情願攜筇竹杖往看荔支生
辟掾青衫舊趨庭綵服輕爲言穿木榻亦未厭藜羹
寶琴留飛鴈蘭舟及囀鶯瑊懷湘渚贈綬向會稽迎
去去江雲濕飄飄島霧清重來知有意時我已歸耕

送南宮舍人趙子期宣詔交趾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闕陪臣已在郊

衣裳鴻羽漸千戚虎皮包𤽻霧衝風散瀧湍急雨捎
朱鳥鏡土室白雉下橧巢夜浦鮫停織陽岡荔折苞
初筵分豐爵後騎奏笳鐃諏日脩王貢秉時眂客庖
方言書仄理海錯藉青茅漢柱皆侵篆秦林樹拂梢
括囊無甚意故當戶有蠨蛸即見還英節無煩筮繇爻

哭熊昶之

居官常獨處論事每平心獄用春秋斷囊無暮夜金
家園聊伏臘江路足登臨名酒應常得幽人亦重尋
築堤行冉冉脩社坐深深環堵書連竹空林月照琴

四年差契闊千載入沈吟陶令餘瓶粟黔生正欽衾
孤兒承薄祿苦節奉遺音白髮秋多感青山夕已陰
敦龐猶可望虛偽庶能箴郡乘誰傳信來車失所欽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五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六

律詩七言

題白樂天重屏圖應　制

錦屏圍暖坐衰翁妻子相看笑語同翡翠鴛鴦元是
畫櫻桃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閒見
歲豐堯舜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偈白蓮風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毋遹聖躬勞天連閣道晨
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橐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騮銀鐙

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秪有揚雄賦最高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我到成都纔十日馳馬橋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主
意過家不留非我情鸕鷀輕棧下溪足鸚鵡小窗知
客名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代祀西嶽荅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三學士

紫禁沈沈曙色低奉祠聲使已肩齊承恩歸院迷煙
樹賜傳開闌踏雪泥蹀躞共憐騎苑馬委蛇不若聽
朝雞山川有事寧辭遠咫尺成都是國西

棧道年年舊摧巳將平易履崔嵬經行關輔圖中
見夢想鄉山馬上來諸葛精神明似日相如情思冷
於灰重思親舍猶南國願托江波去却回

題吳興公秋山圖

翁昔少年初畫山丹楓黃竹雜潺湲直疑積雨得深
潤不假浮雲相往還世外空青秋一色膽中遠黛曉
千鬟瀛洲雞犬同人境尚想翁歸向此間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雪後城陰五一坡寒梅疎竹共婆娑經行不覺蘇黃
遠點染還疑絲筆多蜀棧暖雲生野樹匡廬晴照落
江波商公已老高公死惆悵誰人奈汝何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使過池陽閘上曰好懷浩蕩爲君開江干維楫車馬
集亭上持盃風雨來通夜魚龍聽語竟明年鵷鷺憶
朝回九華秋色翠可食爲問謫仙安在哉

送莫京甫廣憲經歷

延春閣下承恩日是我經幃侍講時方擁青編臨綺
席遙看朱紱拜丹墀風微細草鳴珂珮日暖飛花近

鬢絲　上憶遠人常軫念莫言南海是天涯

遊何月湖尚書山莊四首

盛德高年陟泰階歸尋仙隱石樓開　園前引朱衣
吏每爲行吟綠逕苔夜色園林瓊圃樹秋香寒庭館石
湖梅誰家今有賢孫子黃菊高秋與客來
先君夙有登臨志老去無能共往還敢謂菊華憐寂
寞許教筇竹歷孱顏地高天近惟秋好雲淡風輕盡
日閒早晚滄翁酬素約更從几杖一躋攀
石梯一逕仙凡交過此先見蒼崖坳幽穿斗角潛蛟

窟危出雲根棲鳳巢題字百神驚澗底嘯歌飛籟越
林梢重吟仙伯石樓詠一解齊人山鬼嘲
黃姑仙崖置屋牢我躡飛磴如猿猱環山翠氣儼是滅
郭平地白雲皆海濤人頭關上走馬健仙掌金莖荊飛
隼高願得金丹換毛骨三淸八極共遊遨

次韻仲常弟弊黃氏妹併示表姪譚元之及
黃氏諸甥

寒泉涓涓山木秋予弟行役荒原頭忽聽諸甥哭慈
母浩將孫淚灑新丘山川神氣早晚復珠璧精光日

夜浮不惜衰年侍爾輩受成積德過岑樓

再示表姪譚元之

憶別高堂十五秋不堪俯仰雪盈頭翁時賠玉歌清渭子亞將車從太丘久矣孫懷成寂寞勗哉古學嬌虛浮每看舍第承咨辨如見從容月滿樓

題太子少傅翰林承　旨李野齋幽居圖

東蓋歸來托遠林魯山岩亭層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賓客時過共賜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于今披圖想見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與歐陽原功待　制久不相見今夜同宿齋宮拜東謝敬德脩撰

翠省初兼禁直稀故人同署却相違食餘苜蓿承朝日坐候棠梨過夕暉成均學東有棠梨樹日影至預則師生始散二十餘年矣喜奉祠秋寺燭定知催襆早朝衣今晨瘦馬經門巷想擁青綾尚掩扉

次韻蔡國公張澹菴香山寺

相國觀山負夙期　聖恩祇許暫相違句隨雲影留三宿心了泉聲絕百非閒士談空依寶樹野人耕雨

鷲山藏雙龍深護安禪處繞坐諸天近紫微

次韻國子監同官二首

坐隱烏皮髀肉消諸生應笑懶邊韶階前老馬隨秋草袖裏遺編俟早朝乞米西隣晨有粥留家南國暑無綃經明亦是歸耕好清夢無時萬里橋

學官南直禁垣陰假寓惟愁兩壁沉一曲鏡湖遺老事三年經幄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逾近草逕迎秋露轉深珍重鄉人居巷北時能來往和鳴琴

次韻馬伯庸貢監學　士見貽詩并柬曾子貞

學士蔡信臣彭允蹈待　制二首

禁廬曉直夾城西經筍龍光映壁奎繞閣浮雲飛野馬當階生苴決剸麕雷行已識天無妄風烈唯聞帝弟迷積寸識無補報每還冰署欲雞栖元作惧

奉御通宵虎帳西重光貫玉護文奎賜餘分食兼羔雉侍側專茵雜豹麝樂專易成團月怒吟清深入五雲迷上林更有高枝在彩鳳還來擇舊栖

題鼇峯石

鼇峯者玉堂前太湖石也前輩多賦詩今在劉伯

寧御史家伯寧乃中安學士子也

视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久憐翠色連臺地故技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等閑千尺接雲煙故家御史遺書在爲録[illegible]舊賦篇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馬伯庸韻二首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扶初筵養賢敢謂占頤象陳戒猶思誦抑篇既奏大韶兼吾美豈無后稷暨夔鮮願推餘澤均黎庶樂只邦基億萬年

劍履歸來帶玉瑤元臣促召不崇朝盍簪誠與朋求助納約須從牖向招御柳新條臨畫殿仙桃晚色上春潮校書敕寬揚雄老亦賦凌雲麗九霄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第二首

江梅應發去年叢叔也俄為畢竟空未來後去先康節苦離多會少子瞻窮近書時閱猶疑在舊學重思孰與同萬里相從憐季子白頭清淚夜總中

還京聞訃在秋餘老淚無多眼易枯丹旐到無煩入夢佳城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孫幼述德無聞愧老夫忍讀近緘成永訣為敦衰薄趣歸與

贈賞神清歸茅山

翩翩飛鶴自遼東又向茅山擬住冬啄食定依何處竹結巢應得古時松雲滿空山騎一虎月明秋水佩雙龍別來彷彿三千歲亦欲還栖第一峯

題南野亭

門外煙塵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澗魚游留客釣上林鶯囀把盃聽莫嗟韋曲花無賴留擅終南雨後青

送貢仲章學士奉祠嶽瀆

三十過從今六旬故人唯我兩吟身空懷作賦相為喜豈復升堂互拜親送別轉令嗟影獨思歸從此上心頻南湖春滿鷗波綠定擬乘槎往問津

赤城阻雨

人間伏日當蚤休道上馬車如水流神仙不愁風雨夕父老已知禾黍秋誰憐司馬久多病惟有杜康能解憂北溟之鵬六月息載我八極歌遠游

送宋誠甫大監祀天妃

使者受御大明殿候神海上非求仙廟前水生窖庚

亞帷中靈語風冷然麗牲有石載文字沈壁用繅求
淵泉賈生何可久不見海若率職君子還
觸石墜馬臥病家　恩予告先至上京寄李
溉之學士柯敬仲參書二首
翠幄臨都尚駐郊言瞻龍漠度荊茅雨餘草氣千原
合日下雲章五色交給札脩辭持玉筆賜藥充腹出
珍庖白頭感遇知何補阿閣清嚴接鳳巢
趨召顛隮歎目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須西域千金
劑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

春温摩挲蒼璧光於雪恩得參書寫樹根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雲中樓觀翠岩巍載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
出略無煙霧只風飄玉皇桉側當霄立王母池邊向
日朝却袖餘薰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塵消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蕭蕭戎馬昔升虛壯士吹笳慘不舒關外羽書三日
急道傍茅舍百年餘沙田雨足仍生黍河水冰消不
禁漁洛下賈生猶獻策平明立在玉階除

王儀伯參政見和郊字韻詩復用韻叙謝
龍游宮沼鳳遊郊通水明堂不翦茅緜蕝草儀三日
具大亨饗帝五雲交執輿已信神爲馬和鼎寧容祝
代庖八月凉風張樂地頌聲洋溢播雲巢
聖遠言湮感熱因河汾千載最知恩垂紳論道稱前
古束髮明經奉　至尊車騎身從游汗漫庭闈心在
視寒温朝回未覺歸途晚斗柄西移揭角根
十月十六日奎章奏對回至李溉之學士宅
宣　旨行香孔林桉上得佳紙因賦此詩并

得其鎮紙玉蟾
聖恩深念魯東家林木蕭條歲暮鴉丹詔先令脩古
廟彤廷即日遣皇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絢
海霞偶爲傳宣到書閣就床奪得玉蝦蟆
次韻馬伯庸尚書
鑾閣晨趨禁掖西暮衛騎馬及雞栖退朝每想花邊
散得句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齋居方丈有
蒸藜鳳池何似承明近又候文星共聚奎
送甘太史祀名山大川

太史名山閱秘經承恩衣繡許趨庭江頭飛蓋逢春
雨林下幽人識使星宣室夜深蓮燭絳石渠風暖竹
書青清朝盛典須成績最想遙歸駟馬駉

梅庭詩爲李重山賦

高人獨愛寒梅樹相對庭中作主人盥谷泉甘來素
饜長安日近接華纓瓊瑤比德懷新好鐵石爲心憶
老臣傳得朝紳詩總好揚州何遜乂逡巡

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鵠立候宫車風送飛花著白鬚水影漸移簾側

畔鶯聲祇在殿東隅近床擬進名臣傳載筆親題列
女圖太液雨餘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與陳衆仲讀王臨川遺事

霜筠雪竹鍾山寺最憶臨川舊所遊病骨荒陂秋澹
澹白頭遺恨思悠悠[illegible]歸雲海迷華屋[illegible]起星河近
綵舟欲托善公同到日松間石上試相求

玉堂讀卷

玉堂策士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坐移簾底
日宫壺馳賜殿頭春虞廷制作夔龍盛漢代文章董

賈酣書陂歲年偏感遇作歌天保答　皇仁

謝吳宗師送牡丹并簡伯庸尚書

輕風紫陌少塵沙忽見金盤送好花雲氣自隨仙掌
動天香不許世人誇青春有態當窻近白髮多情插
帽斜最憶尚書才思別解吟蝴蝶出東家

和范德機從揚携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鬟如絲田舍毎詢歸後
計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兩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
樹移還覓舊遊春欲暮揚携爲我道深期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録事

清江百尺石爲城太秀千峰積雨晴官府幾時書帙
靜漁舟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學士國多傳月
旦評頗有老懷煩録事到州爲問范先生

贈別劉性粹中支渭興文舉二賢良

昔人有欲問先天林下相期二十年已向塵埃成白
髮尚從燈火事青編獲麟遂訖春秋後鳴鳥猶聞禮
樂前春雨未來農事晩獨懷歸計在山田

送羅朋友道擢第還崇仁

重溪疊嶂竹交加曾著芒鞋踏白沙名勝多年嗟寂
寞文章此日羨才華青雲步武纔重見白屋詩書尚
幾家鄉邑相逢煩告語好敦忠信作生涯白沙交道居近之昔崇仁有同父尚書李公父舍人墳墓故宅在焉國朝六科崇仁舉進士第者惟家弟與友道才二人故云重見所以深期望於來者云

贈趙生

天門一日覲黃榜茅屋三年掩素扉湘帙蠹魚春雨
潤緗囊螢火夜光微夢遊朔雪留鴻跡思入南山望
鶴飛會倚宮牆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贈昇龍觀主

榻前親製先生號賜與江南謝舜咨太華雲開天使
下少微星動史官知龍飛滄海留珠樹虎臥丹房守
玉芝聖主無爲千萬壽更應築館候安期

訪李眞人不遇

退朝花底珮珊珊去訪眞人曉出關芳草欲迷行徑
古長松深護步廊閒蒼龍挾雨得瑤簡白鹿穿雲致
玉環如到天壇看月影定知清露滿人間

賦壺洲

傳聞海上有玄洲曾是安期舊所游千頃白雲都種
玉一盃弱水不勝舟魚龍夜護黃金鼎鸞鶴晨朝紫
綺裘波浪不驚星斗近步虛聲裏度清秋

完哲爲下第歸蜀

西郊長憶草堂吟塵外幽居更可尋奏賦上林春事
晚攜書舊隱巖華深濯錦江波紅灧灧浣花潭水碧
沈沈白頭未覺歸與暮待子重來獻好音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因賦此詩

夜來夢我山居好笑我平生豈有之野服許辭金殿
直俸錢足辦草堂貲安知蓬島非兜率不是匡廬定
武夷還有勝緣同晚歲至人無睡已多時

次韻朱本初訪李溉之學士不遇

城南城北暖塵飛伐木相求苦未歸吟到碧桃還細
雨行尋芳草又斜暉綺牕綵筆題詩偏斗帳沈香入
袖微共載小車勝上馬重遊莫待曉紅稀

寄趙子敬平章

聞道乘閒入翠微猶愁嵐氣濕人衣道傍野樹飛花
盡溪上春雲作雨歸故舊釣絲輕在手仙人棋局靜

忘機赤松曾許同千載擬向商湫傍鶴飛

故園生瑞竹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蒼筤獨出千叢裏翠節駢生數尺餘比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折莛已向靈氛決亦說能歸似兩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令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匹馬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匼匝孔明廟裏柏闌珊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

聞道故園生瑞竹山僧爲我重栽培百年雨露餘生息一日風雲幾往廻壠上枯桑烏萃止城東華表鶴歸來 聖恩若許歸田里千石清樽爲爾開

聞道故園生瑞竹吾家孫子好歸看佛祠竟日春陰覆先隴多年暮雨寒門戶凄凉嗟老病鄉關迢遞報平安重來愼勿勞余夢駟馬橋邊據馬鞍

別國史院鼇峰石二首

秋雨莓苔數尺身文章曾見百年人吁嗟一代興王盛付托諸公製作新垌野有詩皆在魯泰山無刻更先秦鳳麟一去無消息空使駑駘裮後塵

執戟揚郎久不遷頻年從幸到甘泉賜歸特許先三日作賦時令奏一篇翠勺娛人花帶露貂裘倚馬草檄煙殷勤爲謝堂前石何處來秋共月圓

神鳳琴

鳴鳥人間久不聞遺音欲托斷琴紋曾看土鼓歌朝日亦共陶尊醉夜分五色雲中迎太一九疑山下望湘君朱詩應被唐風譜早晚樓船或祀汾

繼陶居士傳

汲水滔滔蜀嶺高飛蓬千里棘心勞道問化虎作人語城上慈烏向子啼玉樹斷歌殘王氣朱門往事付鴻毛將軍莫歎今爲庶居士當年已繼陶

謝張書巢送宣和爐石硯

巢翁新得爐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璧復完知故物沈沙俄出認前朝毫翻夜雨天垂藻墨汎春冰地應潮恐召相如令草檄爲懷諸葛渡軍遙

送蘇伯脩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頓覺文星闕下稀病起可堪江露濕信還莫待葩花飛千年鳳鳥來阿閣萬里鱸魚出

鈞磯總道揚雄文最古君知頭白久思歸

次韻柯玉文寄別

避弋驚鴻過遠汀豢苔病鶴想華亭臨邛枉騎情都盡於越扁舟影更傳賓客莫詢温室樹君王猶問楚江萍重來賈傅非年少前席從容對夕廷

謝張書巢惠梅花

巢翁遠送梅花裍正在東風四日前紅萼無言餘舊雪白頭相見又新年喜從嘉樹來江雨憶共香杭上海船春夜不眠賓客醉只留孫鶴伴清妍

再用韻簡張書巢

豈無樽酒梅花側閣道長齋繡佛前方閣護雲宜暖日小車衝雪稱高年頻辭閣下金蓮炬但乞湖中罨畫船約取巢翁攜鶴去鬢毛同白不爭妍

送王君實御史

頓覺文星闕下稀旁人猶道此言非東風十日京城雪西道三春客子衣鶯滿輞川君定到鴿啼劍閣我思歸千花並繞圖書府相待承恩入紫微

寄答馬昂夫總管

白髮先朝舊夜官幾年南郡尚盤桓九華山裏詩題徧采石江頭酒量寬鴈到京城還日暮馬懷餘棧又春殘何時得共鳴皐鶴八月匡廬散羽翰

與薩都剌進士

當年薦士多材俊忽見新詩實失驚今日玉堂須倚馬幾時上苑共聽鶯賈生誰謂年猶少庾信空嘶老更成唯有臺中馬侍御金盤承露最多情

送歐陽原功謁告還瀏陽二首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游有道真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心似古人機獨敏用周當世德仍全雍祠已有蒼崖石欲托高文與代傳

曉奉新書進御床解纓隨見濯滄浪歸鴻不計江雲闊倦驥空懷野水長竹簟暑風寬夢遠茶煙清晝颺毛菊籃輿千里宜春道投老相求訪石霜

送王師魯編脩祠南鎮

山陰巖壑多塵跡王事能來況暮春太史好探神禹穴老夫先是會稽人海東日出雕闌近湖上風生白苧新若得梔樓同晚飯便從賀監卜為鄰

題東平王與盛熈明手卷

宋宣和手勑一通卷首題識四字我朝
英宗皇帝御書也　帝嘗以至治三年正月十五日
幸五華山臣有以此書獻者丞相拜住侍側就題
以賜之旣歸第曲先盛熈明寫金字佛書一帙贄
丞相丞相因以此卷貺之且語以其故至順三年
三月八日熈明屬歐陽玄記其事於左方

聖代御題前代勑小臣叨備史臣書事業久爲人土
苴文章猶作世璠璵海淪碣石圖空在墓築祁連計

已疎誰識全燕天所靳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岧嶤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華游霧引旌幢連閣
道風傳鐘鼓出城樓群臣頌德金爲刻萬壽稱觴玉
作流避暑醴泉涼氣早旋京應作大田秋

到先隴爲墓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因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許聲音
似客路疑將鬢髮親老長懷鄉里意孫多宜置墓
田旁治生自可依諸葛數頃膏腴八百桑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曉送出神州點點霜華入弊裘無復文章通紫
禁空餘涕淚灑淸秋苑中苜蓿煙光合塞外蒲萄露
氣浮最憶御前催草詔承恩回首幾星周

題暎翠亭

老去唯思臥白雲一亭萬竹喜初聞波回曉日鴛鴦
並沙散晴煙翡翠分把釣左泉歸衛女乘舟北渚望
湘君誰能獨采薇盈袖却道高寒思不羣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奉詔掄文秘殿西才華知合籍金閨思親浩蕩江波
遠戀闕遲回苑樹低望鶴樓前移綵鷁吟詩花底聽
黃鸝歸來尙覺春風早鳳字充庭玉筍齊

賦石竹

積雪初消萼綠華東風吹動絡綃霞能噓石氣千年
潤鶴過林陰一徑斜刻字欲尋金錯落析旌如織翠
交加綺窓坐對吹笙暇未覺人間歲月賒

題朶兒只平章紫微亭

右丞昔向東南住獨對南山賦紫微春雨乍收原上

牧晚晴仍見谷中歸好留杜牧爲賓客更覓園公共
葳蕤聞道新亭多雅興想持尊酒看清暉

賦碧筠堂

藹藹江東雨後雲碧筠堂上注芳尊眉山老去無賓
客潘水春生有子孫團扇晚涼留翠箔疎林纖月對
黄昏問誰吹得參差玉爲斸蒼苔向石根

次韻吴宗師

硯池滿貯薔薇水甖腹輕磨翡翠釵仙苑烟雲隨地
暖道山風日尚春佳巢筌夜夜鳴金屋飛舄時時步

玉階秖恐江頭花事晚謾勞車馬賦茅齋

寄來鶴亭主人

德清舊館何時到雨後春泉定滿池緑字久無弘景
信紫苔應長少霞碑數峰烟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
散絲海内交游多老去爲誰溪上放船遲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太行積雪都消盡船到舒州水正高江樹連城分野
色門生加豆薦溪毛尋原自去書山石問字誰能載
醴醪爲覓種椒張處士早收丹實待歸舠

予延祐己未秋南歸安慶城東有張教授與予
同舟從者得椒實數升至江右種皆成予復來
京師又十數年山中椒已無存者可爲求種秋
過江上行取之爾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畫橋冰泮動龍舟鴨緑粼粼出御溝使者旌旗穿柳
過人家鳧鴈傍溪浮桃花吹雨春臺繞江水平提夜
唱籌應有餘波方浩蕩不令歸楫恨淹留

謝吴宗師送牡丹

人人看盡洛陽花誰信堯夫小小車高閣每煩君賞
望西街還過伯淳家東風寒食炊烟散燕子空梁落
景斜最憶壽城坪上樹擕人秖向擔頭誇

題茗色山圖

江樹重重江水深楚王宫殿在山陰白雲窈窕生春
浦翠黛嬋娟對晚岑宋玉少時多諷詠江淹老去倦
登臨扁舟却上巴陵去閒聽孫猿月下吟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貳淮憲

淮南地沃偏宜麥況可扁舟弋鴈鳧此地正須能賦

客中臺新剖使君符山城過雨驚春盡野老扶藜到日晡行部若臨江岸闊煙波冉冉有漁夫

城東觀杏花

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早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舘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傳襄陽道歸騎西風擁鼓笳

送戈伯敬東訪伯循御史就遊京師

扁舟重訪瓊花舘使者還裝豸角冠定有薦書天上去豈無懷綬邸中看宮墻隔樹聞鶯囀朝路聽雞上馬鞍頻寄好音傳父老鄉人總解望長安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圖二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托筆墨懷幽居連雲一一列眉黛細雨往往逢樵漁鄰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我今居山不待晝獨念稚子扶犂鋤

閣前流水春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舟直過彭蠡澤把釣坐對香鑪岑雲中煙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詎與吟我欲芳蘭寄遠者日暮天際多輕陰

送夏成善

就學成均喜盛年臨風因得問羣賢日移梨樹留春詠風動槐陰近夏弦英冑本從公館事名家今試禮宮傳他季美曝茅簷書託聽科名自日邊

題龍興萬年宮鐵柱

老龍無意弄新波化作梟翁倚柱歌點石神方寧復得沉沙遺戟不堪磨汾陰鼎鑄千年出海底珊瑚百尺過誰在蓬萊期劫外下騎黃鵠一摩挲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六

律詩七言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申達提㸃卷後

十年七聘不還朝廷為飢民夜駕軺嘉樹百年誰忍伐生芻一束詎能招西州華屋交遊少北海清尊意氣消欲寫濟南名士傳泉聲山影晚蕭蕭

寄海南故將軍

海上風來五月秋晚涼應上木蘭舟金盤丹荔生南國玉椀清冰出北州狂客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

如鉤期門舊識將軍面從獵還披翠羽裘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暮歸

驕馬城南覓舊題飄蕭蓆帽碧雲低東風花柳過常曲落日兒童唱大堤繡閣豈無和玉髓錦囊還有鑄金蹄歸來吟轉樓頭月池冷芙蓉翡翠栖

寄泉南三老人

春城違海樹扶疎中有幽人八十餘庾信流傳江左賦伏生零落濟南書鄰翁社酒尊多酒弟子晨炊饌有魚前代衣冠今絕少故懷三老載安車

次韻答陳衆仲相壽

老牛無力服柴車道遠鞭驅未到家碩果當留霜後樹寒梅深辨雪中花青城萬里懷空谷滄海千年望大霞頼有良朋相慰藉釣竿隨分倚江沙

題戴笠圖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故時薇山中雨來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國多竹暑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掛巾石壁雲霧

濕沐髮池水朝陽晞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絺綌鄰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餐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

捨却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饒隨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圖玉帶垂朱綬此是先生戴笠圖

黃茅岡五首

仙游道士余岫雲爲予往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下黃茅岡一曲規作丹室喜而賦之不覺五首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清露尚餘丹㵎曰白雲今許草爲堂冬憑野燒開荒隴春托山雷導石床從此便爲千載計泂大先拜紫玄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江頭作隱居嶺上閑雲從曾領澗中流水聽開除刀耕火種從玆始雨笠風蓑便有餘自古詩人多會合浮丘老氏不愁予

石入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臨水種松須匼

匝就中作室要寬安洞經即日修真訣玉曰逢春浴舊丹却恐山中添故事題詩莫與世傳看

仙遊辦得茅千束華蓋須分屋數間微味玉經忘我老謾調金鼎勝於間龍雷變化從舒卷鶴露清寒自往還何似綺園諸老者採芝初不離南山

茅岡初劃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詔簡自題香案吏封章先報大茅君種成和露桃千樹借與摩霄鶴數群便是宸清真洞府不煩夢想託紛紜

題瑞竹

崇仁　監邑阿里仁甫美菊花盆中折竹揷之而生枝葉近年翰林學士薩公謙齋作御史時亦有此瑞朝之士大夫引寇萊公故事以爲徵名其堂曰瑞竹而詠歌之薩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所至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著壽今爲中朝老臣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孚于上下此竹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遂賦詩云

華盆揷竹忽生根枝葉青青向曉暾直節有生資地

力虛心無愧荷天恩薩公堂上今重見萊國祠前孰更論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節杖看淇園

次韻覺明極遊華蓋山

三峰古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岧朝步仍垂蒼玉珮登歌還引紫瓊簫千枝絳蠟連虹五色香雲高日飄頹有高人陪後乘輕清詩句似參寥

與鄧公信

公信吾契家賢弟比奉憲臺書幣存問衰朽于山中其還也無以爲餞賦此與之

幙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肅肅度江城派慚衰朽勞人
問豈有文章與世驚疏傳多年餘賜盡楊雄已老太
玄成憑君歸致慇懃謝擊壤田間荷
聖明
故人將命清嚴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重
客棠衣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近鄰家有
酒尊此邑故家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贈劉雲章漢章兄弟

拔萃東行好弟兄東書街袖見才英只愁困學珍來
問豈有奇聞外素誠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業匪
縱橫名卿自昔多君子珍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

西來羈客作南居來往風流猶不疎好句每容鄰曲
寫高情不解世間書溫溫中夜還丹鼎冉冉高仙畢
道車千歲相期真有約九天風露壽尊餘

秋日遊北塔山三首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樵斧
盡屋塵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搔頭可
釣魚九日懸崖多細菊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疎西人居者亦無餘眷壽道士松花
館秋覓山人柿葉書太史關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尚
烹魚何因得似先天叟洛下人家總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疎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杯那解
飲詩成大守尚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赤
鯉魚如此餘生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祖楪有松充采
斵靈光何敢放冉青風霆形氣皆豪發金石文章具
刻銘

天子萬年綏福祿曾孫孝者為明馨

遊洛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遊行尋田舍遂微流春賦鞦可遠鐘
鼓秋熟或來求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
船幽兒童不解憶鄉里老叟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寔嶔古栢兩同清京都高節鴻毛

遠南海眞仙鶴骨成遺藁飄零存梗槩孫兒疲弱賴
高情若無塵外知心友千古誰聞出世名

與易升

橫塘煙雨易東家翠竹涓涓映白沙絲筆偏題詩滿
卷緗簾長對樹交花往來二老隨天分爛熳三春感
物華却問綺園商嶺外曾無高詠到煙霞

題徐孟俊屛山閣

題詩遠寄屛山閣回首人間二十年西崦依然仙子
館東湖還載隱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消屋詩書歎

獨賢欲買一舟江海去遠看喬木翠參天

與易晉

詩成長是倩人書最愛東家織翠裾遠樹斷雲春雨
外華星明月晚涼初消窓柿葉題都徧短帽梅花畫
不如莫向墨池成久別鵝群還欲謝崇虛

雪中次韻陳溪山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鉛鼎微溫過半
夜玉經細詠却千炎江南冰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
柄回太華高人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雪晴次韻陳溪山

東風先散忽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日照花塼生淑
氣冰融硯沼漾晴暉銀瓶試載花枝弱玉膾新嘗菜
本肥尊酒欲爲君子壽除公誰是兩忘機

寄陳奉常

新廟工師謹駿奔奉常承　詔出脩門鑄金就徽揚
州貢觀樂應求季札論功德頌成諧鳳鳥文章篆定
刻瑶琨千年制作于今盛聲環猶慚荷宿恩

答陳溪山二首

暮春長日雨兼風買得江舡未及東出郭故人邀杜

老輒耕田父訝龐公謗從脩禊忘溪曲何用安車徧
洛中旦起紫芝行復長詠歸先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中茶香鑪火一時新千年嫩綠搖輕
暑數萼餘紅墜晚春坐憶雲林行道跡夢遊仙島意
生身連根分種如冰雪來向清池對玉眞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鵲能啣
子未許蹲鴟共瀹湯玉椀茶香分琴瑟瑛盤櫻顆間

煌煌然萁羹釜儷詩句更約鄭翁共佛床

已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清風東漢士百年高興盛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朵朵黃花夕露滋山水含暉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驅歎二毛太傅竟無豈室召拾遺空署華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百世文章基石高車過不留懸腹痛寒泉秋菊賦離騷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秋水繞渠三峽漲春雲垂雨大瀉來萬家香火細縕合四面峰巒紫翠堆最憶老藤陰覆地空中幾見異僧廻

廬陵歐陽德器遊京以所藏先世誥勑見原功於玉堂賦此以送之

兗公族子不離鄉封誥于今幾世藏恩數重懷全盛日標題猶是故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未覺輶車滯一方昭代治平多制作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勉

從師學道暫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晝吟梅萼座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晉成還再到求歌同向潤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吳人獨子游百里弦歌誰濟濟千年禮樂付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遙知憶故侯何事紫芝三秀地空聞踈雨過新秋

已卯臘八日雪爲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綿客舍尊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驚臘日機園晨出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爲翠幰憐帷有寒梅能老大獨將清艷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綿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溫存僵臥叟詞人解頌太平年剪雲爲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溫溫千歲熟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　聖恩錫宴在斯堂歲周二十逢熙洽年接期頤被寵光劍佩總從仙苑集簫韶還就洞庭張簪花當日今誰是試向雲箋閱舊章

耆德高年荷　聖恩幔亭如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
深隱園綺來朝只暫開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
護龍文山中七日陽初動逆禮三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壹

瓊妃剪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總鳴蒼玉
佩閒居能檢白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壽盃深雨
露前白髮舊時香案吏幾回七日是千年

寄謝吳宗師三首

撫郡玄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吳
公所和詩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廿年前
廬山中所賦其一則和天師所與詩其一則予在
一茅山羅山第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行大宗師囑
之云到臨川即以示予也忽後一歲一初又將北
遊賦此一百六十八字寄一初謝大宗師古道高
誼也

次韻吳先生

世外神丹起積痾牕塵坐見月明過侯生猶識遺[illegible]
[illegible]是甫空成鼓缶歌柱史通家今昔少番君分杞子

孫多淒涼遠寄懷賢咏譜入朱絃久未和

欠韻張太玄天師

白髮高居古道山蓬萊雲氣隱垂環尚方徧識前朝
寵特進仍先法後班桃李成蹊春日滿風雲繞坐晝
陰閒梅仙舊隱玄都館紫陌紅塵有客還

自和韻

荒陂野色帶餘曛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囿鳳麟千載
去玉階鵷鷺此時分誦詩自託浮丘伯垂問長勤大
隱君爲報黃茅岡曲舍簷端盡日宿浮雲

贈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
夢千古高情兩鬢絲羽客鑑空從有鑑故人詩後更
無詩懸崖仙骨堅如玉明月長歌覓紫芝

寄題宋石新造觀瀾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
起風雨春潮夜裏回尊俎誰陪賢太守文章莫愧昔
英材無邊李白登臨意更覓遺碑步紫苔

寄胡栢友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沈夜水神魚[illegible]
化霜落寒汀宿鴈留紅袖烏絲酬楚客畫屛銀燭看
吳鉤不知肯著枯藤杖采采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主謂饒心道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岧嶢古文獨許揚雄
識幽興誰爲杜甫邀伐木春聲生澗谷涉江秋影蕩
蘭苕散花如雨攜雙履解與高人話寂寥

同監邑大用遊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疇稍稔農民

喜官府多閑令佐賢黃菊不羞蓬鬢改淸尊一聽酒
盃延座中有客天邊去金榜春風待鴈傳

送張仲華縣丞調官京師

昔從時巡出緇山翠畦綠樹畫圖間驅車百折龍門
險載筆千峰虎豹間麥粉勸嘗銀縷熟粱炊持獻玉
漿還道傍父老應常好爲說鄕風一破顏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似山陰及武夷儘有千崖如疊
石但無一棹弄淸漪知君久有鄕關夢老我能無木
石思抱甕齊渠供玉食饋漿迨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牕閑草
木謾留車馬醫蒿蓬心寬易醉毋多酌事簡無私亦
屢空好得公田多稼地長年歌詠 聖恩中

酬李本黃鍾編文

氷生鐵硯不堪磨收錄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
少應酬長愧語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內外篇分豈
白訛只恐玄經終寂寞空煩彌月駐山阿

答黃鍾

少學文章慮每周鄕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

覺下筆流行稍自由血氣既衰尤帖帖神明自至但
休休聖賢端緖無岐逕篤信躬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爲李浩卿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曾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肅
肅露華如洗月團團莫疑窈窕園歌舞自愛空閑接
羽翰我憶舊書陰德事百年應長萬琅玕詩人謂慶元溥觀志能兩前進士也

答馬竹所二首

黃茅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帶笠不愁山雨

濕倚笻嘗聽澗泉流玉堂夜永空餘夢瓦甕春生欲
自浮豈料朝雲停翠竹能從幕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總留情爭看撒幘清風
起歸拜懸車白髮榮馬上詩成憐我老尊前花發爲
君清鳳池緩步春還近莫厭羹魚斫尾頳

送吳彤

山雨颼寒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的開生
面霜菊英英保令姿詩似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
心知重來宜及東風早華蓋茅岡長紫芝

冬至後次韻陳溪山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居絕往還彩筆曉題傳啓
意綠樽春汎換衰顏希夷睡足風雲外安樂吟餘水
竹閒共看往來閒日月紛紛塵事不相關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玄

三峰千仞玉穹廬后骨金筋守靜孤渺渺微陽丹建
地緜緜深息火生符瓊林撑柱虛明兔銀海奔吞黑
赤烏持酒相尋行迹斷人間無鶴到蓬壺

答吁江聶空山

老去文章亦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渠能
達對客揮毫我病蘇春雨解憐乾下情朝陽愛及屋
頭烏德星何日賢人聚膝上瑶環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白攜扶梅花照眼春常
健竹葉怡顏氣倍蘇復有新雛娛老鶴莫將舊事憶
華烏畫堂圍繞歌春雪蜀錦波瀾列海圖

寄吳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爲擊壤歌筆硯煙雲塵世
隔鶯花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
爛柯舊識浮丘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答吳宗師壽稀年詩三首

早接雲龍曉散華三年交信祝脩齡公從天上承恩
宴我向山中讀道經老兔辛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
秋翎蓬萊清淺人應識柱杖過頭弁會星

老子長生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尚方別賜三公
舄維嶽恒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
仙圖從遊童冠俱頭白幾度涼風詠舞雩

能歌能辯九爲章無限才情屬楚襄巫峽草生春易

曉渚宮花發日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日
少光把筆題詩亦聊爾坐中何用怪韋郎

送海朝宗經歷調官二首

館閣論思拜命新風雲近接屬車塵受釐宣室多清
夜奏賦甘泉是暮春雨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
來頻知君此日行吟思驄馬封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趨召迎新
雨對客停思倚暮煙染翰朝朝裁五色吟詩往往過
群賢故人若過揚開府莫說韋郎鬢颯然

寄趙之維廉使

會賜玄洲水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辨說誰爲
陸列守文章孰是韓濵瀲不驚天蕩蕩煙塵如洗月
團團故家文獻應催召拭日雲霄一羽翰

拜歐陽公遺像

知公難遇已當年況復瀧岡十世阡金石舊藏存劫
火丹青遺廟祀鄉賢終身未必慚韓愈作者誰將繼
馬遷鳴鳳不聞驚歲晏長懷清穎一茫然

題易小雅致爽樓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架層樓撫鬢鬟客至每留風燕
外詩成長在雨簾閒南階竹似兒孫長東老身同日
月閒若道神仙平地好便從南郭覓柴關

題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似
水峨眉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烏
雀栖二老何年重會面爲揮濃墨寫淒迷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燈

後天上群龍進講餘滿座賓朋尊有酒盈疇秔稻食
多魚趣裝未覺曹參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練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著隨野鶴潭相
稱行近沙鷗亦不驚江路滿船歌醉起爐煙攜袖憶
詩成秋風遊子偏愁予誰采芙蓉共晚晴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若著書久餐金液日清虛星辰欲動含精
劒雲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爲脩兵解石

篇餘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笈何因到隱居

題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宮中天積翠立芙蓉雲生金水三春柳露滴銀床五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崖人倦立從容舊時行處今堪畫煙雨樓臺晚更濃

臨川沖雲寺祝　聖詩

郭西寺門聳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白花過雨落松暝黃鳥隔溪鳴麥秋衰朽虛蒙[?]問海涯曾[?]發小山留為會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遊

題蜀人劉夢良效楊補之放蓮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却愛滄江野水邊放筆豈能無點綴拈蓮方欲鬪清姸最憐半面欹欹扇更笑輕身障舞筵君看上林千樹雪紛紛何處獨娟娟

寄吳恩可廉使

歲月將題傑閣成寄來三筆倚高情知公往比中丞重念我文慚吏部名王勃當年神所助江淹老去夢還驚尚懷曝日茅簷下解為黎人詠治平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昔同禁苑又經筵一別于今四五年太守政成梅嶺北老夫吟徹野雲邊愁來每看新題字夢裏猶懷舊奏篇頗欲仙茅扶病骨想能函致到臨川

遊仙遊山

仙遊亭子北門東樹木煙霞野逕通秋淨華峰千仞表春濃仙縣百花中昔人黃鶴何年去九日清尊此意同醉捻菊枝歸路晚莫令狂客惱山公

又自次韻

龍湫[?]山水小軒東桃子花開尋觀通熙節喜逢風雨外幽棲都付笑談中詩成綵筆從人寫醉後朱顏與衆同却怕有人知此樂杜將山水繫思公

題方壺作仙遊山圖

身在山中底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樹雲連屋一箇橫橋水滿湖門外從教車馬過鏡中不計稻粱儲等閒算遇尋師者指與雲端一翠藥[?]

山木閣一首送人之京師

山木閣東初日生梅花照溪人欲行玉杯在手山影入瓊精載道霜氣橫故人天上今白髮賤子山中常

倦耕憑君問訊金闕下群賢朝廻春日明

題趙伯高所藏高彥敬吳山夜景圖

吳越蒼茫咫尺間尚書能畫夜看山塵銷海市露初下雪積江沙潮始還座上賦詩誰絕唱夢中化鶴忽臨關高情已逐年華去秋樹寒波愧妙顏

答錢翼之

吳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徧寫千林柿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莫愁芽含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聶空山送杏

看徧生紅兩滿林筠籠遠致百丸金遙知過熟心先喜猶恐微酸齒不禁洗盞便憑催汎蟻封囊何必共來禽唯當種核成嘉樹花逐春壇坐鼓琴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彌天春雪積塵空花信今為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間九年金粟有餘豐愁吟野逕雲俱黑睡覺東窗日已紅幸自與公同此樂莫辭微醉注黃中

題薊門酒樓

予少年過此樓賦詩題曰蓮軒十八書薊人疑以為呂洞賓作護亂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塵寰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槁朽蘇氣似酒酣嬰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即事四月十六日

臥病丘園忽五年十官此日正朝天縣官攜詩邀相共野老扶藜拜不前帶拭文屏尚舊題畫明鶴愧初筵莫言小邑天光遠朝蓋靈芝五色鮮

目疾偶成二首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煙霧亦悠哉靜聽靈響空中發坐受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丘裁太清絕點誰能盡一瞬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烏巾百事無聞自在身權是玉皇香案吏今為華蓋洞天賓看花譏笑如煙霧落筆那能泣鬼神聞有紫芝新可食園公有約願為鄰

題柯敬仲畫古木竹篁

不見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葉葭霜露風連

海翡翠蘭若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
間傳前村深雪誰高臥亦有晴虹貫夜船

答盱江石門江秀才

石門山在盱江上聞似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
沒道林常見晚雲停鳥飛空界誰能賦龍負經函我
所銘此地卜鄰多逸興重來爲笏向幽亭

夢吳宗師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衰冠青山春日何須
覓高閣浮雲只共看野蔌不堪供乞筋新詩聊可助

盤桓當年亦趁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幾望陳溪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

野迴霜明月轉高寒花疎影立亭皐池冰下見蒼鱗
鬣風雲海東廻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去更
揮毫芳罇數客當晴昊無限清歡一縕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甕牖西南暖有餘頗有襟期俱老
大暑無塵滓涉清虛飢來進火烹仙术定起和丹較
道書憑仗白雲封谷口免教人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所藏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漁者縱橫網不疎養食盡供晨市
遠炊煙猶待晚歸餘已知漠漠浸冥冥盡洋洋郎
沼如萬里江湖春雨闊海鷗不去小舟虛

答李本録詩

老去逢春秖謾吟致煩錄示爲追尋玉堂天上成塵
夢茅舍山中稱野心萬里雲霄歸鴻盡孤村風雨落
花深文章傳世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

風動蕭蕭白髮疎高齋長日共淸虛聖雷過雨神功
外瑞靄垂雲壽域餘藉秋毋期天外友松肪更試祝
中書九秋華益通天極千載相隨兩鹿車

畫鶴

予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尚書自蜀攜至此邑以
爲珍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惋歎
今二十餘年集事姪浚儀趙德莊從好事者重購
得之欲集識其故而藏諸篋笥爲賦此

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崢嶸壓九皐鐵石闊身脩足
脛雪霜依骨淺翎毛通泉久失千年壁杜甫空吟一

世豪老去思鄉歸未得時時借看倚秋高

二月七日雪贈陳君章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翩雪滿舟病眼直驚翻玉樹吟身渾欲兒貂裘衝寒載酒攜佳客把酒題詩想舊遊得意長安却騎馬山空還憶醉翁不

酬諸友編詩

老去斯文付寂寥寒灰枯甲一遺蜩虛言自歎真何補好友相求不憚遙永夜煙埃煩數子破窗燈火每連宵書成明日尋梅去共看東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兼簡貳憲幹克莊

道南遺緒實天存徑寸神膠萬里渾路遠秋憑霜雁穩歲寒更覺縕袍溫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弱翰不堪酬使者遠來深愧考亭孫

送胡士恭

十年京國擅才華宰相頻招載後車太液蒼涼黃鵠羽玄都爛熳碧桃花三清風露仙人館萬里煙塵野老家拂拭舊題如隔世華星明漢望歸槎

題梅仙峯與彭致中

梅仙山上共神宮漢尉藏丹別有峯日下旂旛來碧落雨餘鐘磬出深松蓬萊秋近雲常接芝草春生手自封山木閣前閒柱杖解尋樵逕遠相從

挽楊母張氏節婦

忠憲名卿清門舊有姜采嬪節行高蘭佩早聞緣有結柏舟徵詠髮斯髦姑安孝養身偕老子奉慈恩學不遂麥樹里閭雖帶及史官直筆尚徵褒

賦贈趙伯高

龍沙冰井夏初融簪筆長隨避暑宮娥燭煙輕留賈誼銅盤露冷賜楊雄南村久病思求艾北客多情問轉蓬忽聽滿船歌白紵翻疑夕夢倚春鴻

送朱孟章之京師

魏科朱紱尚遂邑蒼龍得長年奉母慈萱室童來兩席苑上林幾見春春時嬌朝綬引雙鳥扇深翔作裁五色絲相送柴門風日若盡圖時作遺閒并別圖莫與故人知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七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八

律詩七言

題劉伯温行卷

監憲伯温劉公出示館閣諸君子送行詩文兩大卷其一自中臺出佐浙省時賦衆仲題其端有以見　朝廷選任之專職事之難者後一卷則自著廷持節江右之賦也伯循跋其左具言述作之暇道西北形勢古今之跡經覽之壯有重會講明之約一代文物之盛備見於斯何其盛哉竊感別欣遇又知監憲公深有得於大易智崇禮卑之旨庸述鄙懷敬答盛意不勝惓惓

西極山河轍迹通載馳江海視民風帝王漸被知今
遠秦漢經營歎昔雄憂國早聞生白髮濟時誰識信
丹衷斯文一綫通微顯隨地成能造化工

送撫州推官于夢臣改除吳興別駕

撫州那得似湖州千頃鷗波可放舟別駕老便公館
靜高門長憶故園幽綠陰青子人家曉古木蹤篁永
巷秋幾欲暫爲江海客百年耆舊記風流

次韻陳溪山紅梅

冰雪肌膚染絳雲歲寒林下對吟身先天氣至渾如
醉初日光疑轉更新白髮無能酬造化金丹有道駐
長春少年莫笑詩成處傾倒相歡志主賓

春曉紅生島嶼雲此中儘着兩閒身不愁花笑髮鬚
白誤說人傳句法新曲水徘徊天上日深杯斟酌自
家春繁英未落須頻到翠實金盤尚及賓

雪後孫根發暖雲栽培本自一人身紫薇遺意成千
古絳萼深期又一新忠厚敢忘嘉樹賦沖和思廣此
枝春若爲稱子循堪教三祝三加望大賓

來章末句有屬幼兒之意先生屢言先君手植紫薇于堂前賦詩屬望小子時人不之許也俯仰五十年委身田野莫稱先志感歎成賦

送揭子尚之京師

縣北之亭山水幽玉堂故人懷昔遊錦囊五色起雲
霧華袞一字驚林丘賢才洛下共青瑣久客襄陽成
白頭羊公之碑渴近出文章垂世何悠悠

送吳志淳

古道栖遲與世違高才誰可共襟期揮毫妙得中郎
法倚席長吟老杜詩澹澹春風湖水詠蕭蕭夜雨竹
枝辭明朝何處還能賦驄馬金溝結柳絲

謝陳溪山慶生朝

自笑青年說學仙衰容那復更芳妍詩書宴坐忘誅
食風雨長齋過禁烟有樂從教兒輩覺無言可與世
人傳高情惟是希夷叟長住蒼松白鶴邊

贈宴行所

三歲京華憶母歸一丘岑蔚感春暉瀧岡墓表非無

待瀧水哀吟恐自違疏食一簞嗟遠道送車千兩念
征衣中間名勝多知己屬筆何由到草扉
江上飛花已暮春朝中憶爾渡江人共看傳燭分新
火更與臨流祓舊塵使者獻書歸館閣尚書薦士到
絲綸手牛儘有光芒在緩步行聞接鳳麟

題新喩吳氏浩然堂

古木澄波月色新高亭攜手兩幽人畫圖樽俎猶清
夜屋壁金縢幾暮春白髮諸孫隨徑草寒泉一掬薦
溪蘋神交何必曾親到莫望高安一幅巾

孫引 書作

費隱雙桂亭

碧雲雙影樹童童除却仙經戶牖空一逕莓花三日
雨數聲黃鳥百花風年深不記栽桃客夜盡長留賈
樂翁幾度到來渾不語却依秋影數冥鴻

寄楊臨川

五月新涼似鑑湖吏民爭候使君車稻田雨足臨流
喜墨沼雲生對客書疲瘵遠人訴獨得文章列郡竟
誰如寓耕封內宜修敬老病衡茅禮節疎

題黃智仲詩卷繼變御史黎僉事詩後

彈鋏何妨發漸踈侯鯖猶食武昌魚故人江漢浮雲
盡歸鶴城樓落木初御史青春懷舊意郎官白首寄
來書解囊為說經行處歷歷晴川畫不如

題楊臨川步鸞圖

羣仙玉殿早朝回獨向空山步紫苔雪色羽毛千仞
下天門風露九重開碧梧空老人間寶瑤草元非世
上材真侶相求寥廓去徐行更待鳳凰來

留別楊臨川

山林十載便幽趣城府連朝謝故人前席謾言宣室

事小車且看洛陽春錦停紈扇清尊瓷醉插花枝白髮新人謳村頭農事急不辭鈴閣度江津

書莊武公遺事後

莊武勳名汗簡青替書錫爵自明廷時傳令德連三世家有高年過百齡胄嗣蒞官原問學封邦獻禮續儀刑周詢還奏澄清效袞職從容煥日星

送艾友文之靜江

桂林賓客舊多材鼉鼓逢逢夜宴開鄉里共推文學貴棘門爭識故人來幕中草檄很烽息座上吟詩鴈

字回為問伏波天柱遠文章何日刻蒼苔

黃節婦詩

集昔忝館閣四方孝子貞婦之事來上朝廷者率求詩文以表章之隨事發明時義既有所諷勸或所錄未甚備者猶推其類以著其姓稽紳樂善成風每盈卷軸不以辭為費也今觀雷尚書之諸孫長仁書其女弟適黃氏貞節事皆閨門變故而始終一德非其凡不足以知之非能文不足以發之集筆硯荒落長仁之子以此卷相示感而賦之

貞婦初年遘百艱每將忠厚對傷殘死生家世心無愧終始閨門義所安信有高風隨地化不勞華表與時看賢兄述德皆真實為報鄉人在史官

題謝安遊東山圖

太傅東山杖屨行總將憂患託高情獨尋窈窕開瑤席雙引娉婷韻玉笙春雨松間殘弈冷秋風江上暮塵生三分籌策煩勞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贈彭致中遊廬山

手持數節羅浮竹直到棲賢三峽橋錦繡煙雲隨鳳起珠璣淙瀑作龍跳陶潛菊徑須頻往李白松巢亦易招我與山人俱有約秋風更待海門潮

寄陳溪山

坦坦幽貞夏日清高槐千尺自秋聲華山雲外觀真逸洛社春中憶舊英雅論圖書酬太守靜容簪佩列諸生丹成有道傳中表歲把芙蓉奉壽觥

與易小雅

雨過橫塘早擊鮮西鄰宴罷到東園醉吟明月花枝

好坐對涼風桂樹繁玉雪氿甌留夕語銀絲分椀約
晨飧壽朋總憶城南老每採芝苓過遠村
送太原郭詵還豫章灌園精舍讀書
每思有道太原碑復憶南州孺子祠但得賢人千里
聚奚傷大樹一繩維生民憔悴依高節吾道銷沈繫
遠思誰向灌園棲隱地下帷觀象玩微辭
題陳維新詩卷
才子清華孰與羣古詩秋興浩如雲海中夜月珊瑚
樹江上春晴錦繡文溧水釣魚辛少府武夷放棹杜

徵君歷觀卷裏襟期士鳴鳳朝陽與世聞
憲副李顏帖木兒[redacted]甫行部過訪
六月驅馳使者車城南詢問野人居葦編猶記成均
舊玉筆親分尚醞餘師友道存風義重山林歲久禮
文疏但期荒隴霑霖雨課子躬耕理故書
仲秋二十一日雨後聞桂香柬竹齋諸友
曉來滿國桂枝香明歲秋闈第一場明月當樓天廣
大疾雷破樹雨淋浪鬼神幽邃稱雄辯草木欣榮被
歌光於易已古觀六四眞儒不數漢文章

故人
故人爲別十餘春夜夢相逢面目眞世外音書遺鴈
羽壁間圖畫潤龍鱗可憐白髮寒仍短待得黃花晚
更新誰有高才如屈宋九歌江上樂明神
止家人作衣
故人遺我布單衣寒暑相仍服不違地僻少塵攜濟
勿身閒遲破補紉稀樵漁總識循常好魚鳥相忘作
念非請看江頭木居士雲來雲去本何依
觀王繼學參政贈臨川艾廣詩有感
世儒退相淮南使羨爾華裾早及門授館終年供白
粲採囊一日試黃昏漢廷議禮諸生起魯壁藏書幾

簡存最憶蕭家雲氣重舞雩新服試春溫
次韻答揚臨川
歸與秋光晝寂高使君詩瘦桂宮袍東湖微雨生顏
色西日浮雲見羽毛橘柚園林誰共弈蒹葭洲渚或
容舠誰家此日尊無酒兩鶴翩翩過九皐
春雲亭詩
石上春雲向晚生隨風映日在簷楹每萏翡翠十年

潤芝草琅玕五色明鶴爲迎仙香冉冉鹿能留客靈盌盈深紅重碧長千斛細詠淸歌奉泰平

陳立持所畫山水及酒饌來求詩法詩法無之得與齋中朋友一餉之樂

拙跡生理歎袁翁食粥何妨甑屢空驚見殺雞供季路喜看載酒問揚雄畫圖乞與千山雪詩法傳來滿神風令子讀書誰得似高閒甘旨不憂窮

與趙伯高論詩

莫道幽人有意吟緣情生變苦推尋奇雲映日書成

字靈響盤空譜作音春風喈喈天廣大秋蛩唧唧雨陰沈性情平淡隨時見禮樂何曾數古今

孟莊

孟莊同世不同風縱使相逢亦不同豈以高明分彼此總於衰晚共豪雄奇才別出羲黃上大業難忘舜禹功無位無時千古逝誦言忌辯愧愚蒙

訪羅元德隱居

春溪回曲抱郊墟新見幽人水竹居車馬不知行樂池漁樵常近讀書餘一川風月閒來往終夕雲雷妙卷舒獨究塵編誰得似同遊爲記暮春初

答劉無作

南國隱者劉無作古木陰中戶不開惡客任攜袍組去化人又送飯盂來吟詩牕下猿供筆振錫林間虎臥苔二十七人尊宿字夜深相對語如雷

寄監郡敬齋

華蓋天風八月高使君於此重遊遨停雲每約松間鶴載月同登海上鼇人愛桐鄉留繾綣道傳栢府薦賢勞柴車已是輪生角那得黃花共濁醪

書新喻蕭母傳後

新喻蕭母有貞節　朝廷用曾參政子翬言旌表其門莆田陳旅博士爲之傳文甚奇子翬早學於蕭氏陳予友也先忠肅公與蕭正肅爲同朝故其家來求題云

桓桓蕭氏貞門表猶是前朝執政家恩詔傳言褒素履安輿垂淚對黃華賢孫能奉高年養遠俗寧知古道賒魯氏文情陳氏筆臨文三感一長嗟

舟次臨川用趙璩韻

文公經濟入精思陸子高明自得師投老幸依賢者
國興懷況在歲寒時為邦孰與從先進擇善誰將覺
後知十載郡樓遺訣語扁舟江上感君詩

題王欽道活水源堂

川上曾聞感聖衷尋源因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千門
啓山澤高深一氣通潤物已從時雨化濟川猶歎昔
人功野塘舊隱誰能住一勺清泠謝太空

宿周氏東齋聞饒以和李本夜話賦此

霜月高齋會二賢夜深清話極幽玄退藏莫測神明
化通變猶聞典禮傳五十年華思絕學二三良友信
遺編選鋒若欲驅殘臘晴昊梅英孰與先

荒唐

齊人野語楚荒唐野死幽囚綫護傷往往闕文誰復
及悠悠沒世詎能忘百年有道開新盛千古遺言發
耿光不有鳳麟同日至誰知信順見文章

舟中書贈吳彤

輕煙冉冉日曈曈好友相從一舸同白雪夜吟蘇武
慢清波晨動楚王雄天寒洲渚多嘉樹道遠江湖有

嘗嫌不是新知相啓發歸歟恐負菊花叢

秋屏閣

幾度秋屏眞謾與歲寒今日一凭欄西山廬阜連天
起彭蠡番陽學海寛久病詎能脩客禮舊游長感奉
親歡老身若借雲房宿臥起江山正面看

題揭北海蓬萊亭太湖石峯

海上飛來第一峯華星明月五雲中千年持載遺神
物九仞飛騰接太空不與興亡驚世換長隨山澤與
時通蒼茫獨立橫秋氣未許西山得比雄

題山雨亭

周遭城郭擁坡陀北海亭中逸興多木落秋風知地
迥水高春雨見帆過華簪列坐鸞年老翠袖深杯爲
客歌說與蓬萊千仞石誰能鳴鶴倚松蘿

寫韻軒繼壁間昔人題

翩翩仙子樂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脩眉塵鏡
掩牕中遺墨夜燈閒雪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淚
更斑何似浮雲相遇合窅然陳迹謾人間

題林照磨松澗

米翰豪傑早知機一日冥鴻向海飛風雨交游無舊
迹江山幕府有清輝秋空滄海蒹葭浦春晝堂堂錦
繡衣世外喬松中梁棟澗邊莫歎故人稀

題陳君璋煙雨横塘二首

陳君璋新園池亭得煙雨横塘舊扁表之本滴翠
陳氏之物我大父尚書公所書也尚書書此時已
九十年而君璋之父年且九十矣故賦詩及之

煙雨横塘識舊題尚書遺跡久淒迷幾回玉樹鶯聲
曉曾見雕梁燕子泥近水樓臺隨地起臨堦楊柳與

雲齊小車却憶堯夫老偏洛看花信馬蹄

舊扁横塘墨色新百年還屬百年人爭墩正爲名隨
謝隔世何妨姓共陳綺席閒鶯垂故舊金盤烹鯉亦
賓親蘭亭俯仰興懷地莫惜流觴對暮春

春日山行次韻

從來年老喜逢春宇宙中間自在身歸鬢還如柱下
史胸懷仍似洛中人春雷起處耕雲外曉雨晴時釣
水濱況復歸歟清晝永坐聽童子詠睢麟

聽劉元彈琴

劉元相訪竹齋清夜爲余援琴作長清飛佩等調
宛然二十餘年前聞諸四明袁公伯長父子及鄧
公善之之子慶長者不勝淒感道士張伯雨亦偏
善此相別亦二十年矣寥寥此音在天地間何可
斷絶賦詩寫懷書贈元云耳

寂寂虚堂月上遲劉郎爲我鼓冰絲秋聲在樹誰能
賦夕露沾衣有所思荷蕢過門良久矣乘桴浮海欲
何之呼童明發酬佳興三勺清泉饋石芝

謝廬陵兩劉君

扁舟已作渡江雲回首高年憶兩君坐客頗知韋刺

史詩人猶拜杜參軍總看玉樹當春晝長對青藜過
夜分他日聚星如可畫殷勤垂白更論文

次韻劉桂隱

懷哉歲暮扣重關置我高堂俎豆間遠道無窮緣已
老凡情不斷若爲閒徐行歷歷皆平地滿目青青是
好山莫怪丘園待春雨扁舟先愧逐雲還

謝楊士弘爲録居山詩稾

少日辭章浪得名歸歟樸學補餘生揚雄執戟能清

辭庾信淩雲愧老成游目山川誰妙識興懷河洛獨
高情殘編久棄知無用爲録幽泉絶澗聲
盡戟高門對碧岑公孫才思枉登臨少陵不盡山林
詠李子偏知雅頌音貞觀詩人同制作太平樂府入
沈吟明年何處聽鳴鳳春晝梧桐滿院陰

題河東李集賢倜詩後

集與昭德別二十有餘年相見淸江之上出故集
賢河東李士弘學士重遊舊詩蓋李自守郡至作
詩時已二十餘年今去李公賦詩時又幾三十年

矣俯仰感歎追和附卷末云
郡人長說使君行室有絃歌野有耕千丈沙堤春雨
漲滿船書畫晚峯晴重來城郭誰耆舊徧刻文章自
姓名我亦從遊今白髮每懷冠佩望蓬瀛

題商德符畫

每愛商公寫蜀山蒼崖直下竹林間錦城雨後江沙
白劍閣霜餘木葉殷何處揚雄池畫墨誰家杜甫月
臨關釣鼇海上天空闊待得仙槎一往還

送秘書也速答兒大監載書歸成都

連舸載書三十萬雪消春水上成都列仙歌舞成煙
霧廿將旌旗屬畫圖定有洪儒堪設醴豈無佳客共
投壺子雲白首歸無日獨抱遺編賜五湖

送陳繹思歸會稽讀書

右軍高致絶淸眞況復東床玉樹春上馬詩成誰共
語讀書燈迴互爲賓落花飛絮際歸思流水游龍接
暮塵無限當時觴詠意尚疑身是會稽人

御風亭

城陰百畝轉廻塘喬木參天翠柳長飛蓋曉迎花霧
氣臨池春動墨雲香衣霑清露芙蓉濕劍佩明河水
玉涼還向人間留妙蹟蘭亭列坐詠流觴

自題爲危太朴作

大地微塵海一漚取之無用棄無由日高睡覺還聞
鳥雨足歸來但牧牛冠帶衣裳明日月陶匏木石老
春秋何人寫此閒中意獨立晴空詠未休

送普從昇譯史調廣東

秋露垂珠枸杞叢海天火齊荔枝紅飛行萬里青驄
馬指顧千夫赤羽鴻虎帳夜傳文字寄鮫人春貢語

言通一門諸父吾親舊待爾歸
朝提奏同

送成彥舉奏差還湖南

莫憶幷州是故鄉江城十載簡飛霜賓鴻不及馳車
述語燕還迎舞袖長下瀨未休連舸餉觀風頻上奏
書囊雲開南嶽多來往應有高情聽九章

古亭詩爲張仲淵作

濟南名士古來多誰作新亭照水波百頃高荷秋興
闊一湖明月暮船過南州城上登臨賦北海尊前感

慨歌況有吹笙王子晉清風千里接鳴珂

憲府栢瑞

憲府清嚴翠栢高香烟霏霧起亭皐濃熏旭日新膏
沐細引春風近羽旄翩撤成文如錦繡丹青生色在
揮毫德星占應賢人聚濟濟清朝見髦

憲府集後書與紀長之

歲暮賓筵坐席深衰頹何足重爲欽有嚴佐史加遵
豆於粲升歌備瑟琴佇想虛煩求舊隱闕風實啓好
音心誠乎德合生民慶往昔誰容只在今

觀耕詩爲王可敬賦

昔歲春耕見夢中分軺此日歎民窮漸帷草色經行
路輟食棠陰問土風歸鴈相催知日近占魚猶願報
年豐他時緩步從青瑣寤寐毋忘稼穡功

贈徐元度

昔時三公丞相掾有賓客之道焉參決論議皆國
事也接之有禮行之有道是以君子信之也
國初爲丞相掾持文書論事可否職事有不得不
然者其後三公官備掾屬甚清簡時人尤貴之然

而禮貌輕重之間存乎其人矣毗陵徐君元度方
弱冠時學於吳中鄭明德氏文藝穎出識者有望
焉集於豫章見之則從事師垣出掾浙省而至於
斯也蓋二十有四年矣雍容有文進退以度識大
體不汨於流俗慎言敏行名實孚於上下鴻漸之
羽翙翙于天亦維其時也哉至正乙酉正月上吉
將爲外宰相報政於中若夫方物之獻貢賦之數
有司之常事也在元度優爲之矣　明良在上顧
惠遠人外將有問焉羣賢方以文學治道佐

明時當有知元度而進之者賦詩以送之
起家辟掾三公府拄笏西山度歲年故舊總懷天下
士風流更重幕中賢香烟滿袖遊絲夢春水如天上
計船三月看花鶴鸞裏題詩還向遠人傳

送劉元補淮南漕司書吏

江南大郡多凋瘵三月鶯花海上城使者自持清節
重書生遠去一舟輕圖書雲傍滄洲應翰墨風生碧
海鯨幕府從來賓客盛撫琴時自寄高情

題高彥敬竹石

疎篁幽草澗邊生碎玉參差若弟兄更待拂雲梢影
鳳何年臨海擊長鯨尚書鶴散今應詰子罍凌涼鶴
客卿風雨夜來家四壁龍吟徹曉聞書聲

謝馬昂夫總管

歲晏相看兩雪深一尊春酒故人心曾陪鴛鷺俱塵
迹晚托漁樵得共吟天上鳳毛還禁直人間鶴髮更
登臨畫圖三友題名字漢隸還須老筆陰

謝董子道參政

壽世門墻五十霜扁舟風雨渡滄浪少陵生理憑黃

閣孫子高亭歎豫章文學舊游成寂寞廟廷新刻更
琳琅惟應垂白江湖表北望風雲古栢蒼

賦唐氏瑞蘭

行丞相掾唐仲英事母至孝在臨川時太夫人嘗
藝蘭於亭中花繁茂累歲增盛異於常植君子有
以占其子孫之興也他日太夫人去世而蘭亦悴
而弗華三年而忽榮如太夫人在時仲英感歎如
見母之存焉郡人士咸以爲瑞相率爲歌詩以頌
太夫人之遺德而識天錫瑞以彰仲英後數年虞

集在豫章與仲英總賦一章云
唐氏慈親手種蘭三年憔悴復闌干爲懷婚服承顏
喜豈意空帷帶淚看手把栝棬春露重心知佩𤣥暮
天寒扶疎玉樹情何極長繞幽芳不忍看

雙檜軒詩

檜之爲木　仲尼嘗手植於魯天下後世莫不具
瞻焉學者之於聖人宜無所不學江右憲使廣懷
李公重山甫持剛方之節秉貞固之操乃樹雙檜
于家庭以自見蓋將景仰先聖於萬一也夫木之

為世用多矣大材成大器小材成小器椅桐梓漆則琴瑟之儲焉明堂清廟之棟梁非檜莫與也尚論聖人之所為識其大者豈非君子之志乎乃為之賦詩曰

素王舊植魯宮墻雙樹新陰接大行冰雪高寒今節操雲雷絫錯古文章河津此地營舟楫廊廟多年待棟梁會與羣龍近華蓋九天朝日正蒼涼

謝劉伯溫

世外高情與道謀欲令斵木出寒溝終身不敢窺韓

子病目誰能念左丘生晚見聞慚禮樂業荒文學感春秋未忘垂白從耕稼鳴鳥高梧詠不休

謝監縣曾元起

兩足時和縣事稀彈琴學道一練衣塵編得意常終卷匡坐思憂只掩扉壽毋平安充一喜古人高遠類多違文章於世真何補每過城南晚詠歸

謝胡士則

舊學都忘耄日侵故人千里忽相尋坐依敗壁看科斗手撥殘編墮白蟫五色逢來前日夢一牕風雨百年心羣賢列坐書連屋至樂無餘秖在今

酬吳彤暨諸友編文

知愧空言惜已衰煌煌三秀感靈芝山前雨過那堪記水面風來秪自怡遠使徵書傳感意良朋定錄副深期塵編盡淨遺虛几何補斯文與世知

寄題番陽李氏適軒

豫章出地已千尋仙李盤根接翠陰曲水橋分雲錦麗老人星見華堂深衣垂五采看春舞劒化雙龍聽夜吟借問高軒何所適一門眉壽里人欽

贈高文舉

志士猶思及物功尚施仁術簡書中湖江隨地宜秋色桃李成蹊任化工執轡幾時觀逐驥揮弦聊復送飛鴻塵編舊業應無厭八月明河九萬風

送劉仲禮遊湖

于今南斗聚文星博士空慚老復丁杜甫文章驚四海中郎字畫尚羣經才華酷似泉流峽書法親傳劒出硎欲看海門潮始壯高風鴻鵠舉空青

寄題三益亭錄呈仲義參謀

公府蒼松六百尋古梅脩竹共亭陰歲寒先覺冰霜重春永還知雨露深每得瓊瑰三益友同堅金石一生心坐令方丈凝香地千里嘉名起自今

次韻孟天暐典簿佐奉使行江西所賦

帝念蒼生不鄙夷任賢清問載旌馳山川猶覆車書會草木新春雨露私十道悠悠分楚粤四門穆穆出宣慈舉頭見日天光近老去無憂託啓期

題浙西憲郎武子宣監試秋闈

試官往往得鴻儒可以觀瀾在此書憲府優游從事後貢闈閒暇校文餘虹光西起游湖舫雲氣東隨問俗車古者八元宣在五復明還見謁 宸居

唐山詩有序

唐山在大都西山之麓於香山為近今江西僉憲完澤帖木兒澤卿先世之墓在焉蓋其五世祖達達兒國公自北庭事

太祖皇帝得寶璽而歸焉

天子以為天之所命以啓佑我 國家之瑞也因使掌之至於 列聖相承世守其官常侍禁近唐山之墓則當時所賜也

世祖皇帝建大都近臣舊族賜第多在內城西而僉憲家分地尤廣後漸為他氏所有亦弗較也以世臣侍宿衛元統中授尚冠奉御拜西臺監察御史召拜內御史聰明清敏深達治體知 國朝典故讀書有禮節直言于 朝百司憚之歷淮東江東僉憲而至於江右也前後五居憲府操如冰雪官愈成而志愈堅十數年間夙夜盡職風雨霜露不

能無松柏之思乃以唐山表其齋居而日與之對以見其不忘也虞集為之賦曰

皇都煙樹綫沙堤樓觀連山野色齊歲久麒麟依草卧春深驄馬過橋嘶豸冠頻見通霄漢螭璽猶聞照壁奎舊日風雲新雨露遙瞻居處見芳題

思頴詩為汴人許遂良作

去却閒隣頴水湄不知生世是秦時日中誰繼聲名盛世外都忘氣力衰三絕簡編終未濟一年晦朔幾明夷洛陽城裏看花客虛擲青春望伏羲

其二

東坡愛潁有西湖盡日扁舟載百壺雲破月來留諷詠風微波定照眉鬚醉翁吟罷門如水遺老歸歟德不孤千古一縣孫子遠釣竿何處拂珊瑚

次韻臨江阮謙仲有客子光陰詩卷

松高相對促誰歟好客扶携水竹居林下霧深猶隱豹池中雨過即生魚晨携詩卷當紅日夜聽琴音動碧虛海內交游総名勝凄然已是曉星如

飲阮謙仲宅次同行諸友韻

六月歸來下石瀧諸公促膝共輕㦸蕭雲故宅多喬木阮籍清尊對暮江方駕肯來良馬五尺書先寄鯉魚雙欲求歸隱何山曲雪竹霜鈞卧一窓

送傅彥章赴南昌教諭

有美雙林積善家翩翩棣蕚錦衣華綵舟仍載歸舟筆烏帽行簪上苑花湖曲濯纓魚在藻城陰拄笏鶩飛霞古來商野梅千樹翠實金盤薦白嘉

魯國趙公世延哀詞二首

西北聲名世御旌簪紳特起聖時熙百年憂患神明相世務頻煩志慮勞春雨歸舟江水定秋風遺劒雪山高東瞻松栢分茅重盛德終聞有顯褒

早歲江東按令儀中朝晚得近論思永懷王母傳經訓直保孫忠結主知經濟尚多遺策在勤勞空復大名垂每翻翰墨神交遠惆悵西州鼓吹悲

故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廬陵范公挽詩

名家積行子傳經夜接風雲對大廷一日文章驚海內九重恩錫賁郊坰春常天上新題字處士江南舊列星何事瀧岡遲有待翰林碑琰倚香亭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六韻

羣玉府中香滿袖凝春亭裏看花開緑雲近席微風動紅日當窓好客來西海珊瑚堦下長東家蝴蝶夢中回竹深每聽尚書履池暖時分太液盃鳳味浮煙金錯落鵝黎隨水白磑趣人間應得函封帖青李來

次韻杜德常博士萬歲山

綵閣沈沈便殿西頻年立此聽春鸝風搖翠岸新生柳雨浥銅池舊産芝玉几由來常咫尺衡門此日遂棲遲中生欲去柴車在杜甫長吟雲鬢垂墨沼遊魚翻宿藻畫檐飛燕罥晴絲山中竹簟涼如水應夢鈞天九奏時

次韻宋顯甫

御溝雪融三月初鳧鷖鴻鴈總來居蒲萄水綠可為酒楊柳條青堪貫魚迴運天河起箕尾氾濫雲海浮青徐舟前花落傍飛燕堤上風來濕舞裾翠輦時留金騕褭錦波不著玉芙蕖臨流宋玉偏能賦莫待東都更問予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九

絕句五言

題柯敬仲畫扇應　制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叢外廷無奏事殿閣自微風

題燕文貴小景應　制

行盡長松徑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燕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落日照大堤花間鬪馬嘶城頭鼓角起相送五門西

題宣和墨竹寒雀

洒墨寫琅玕深宮春晝閑蕭條數枝雪不似紇千山

上馬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秪好扶藜杖循籬看落花

題吳僉司所藏蒜頭腐瓜行螘圖

瓜腐來螻蟻梧生致鳳凰荒園空宿雨阿閣自春陽

題雙鵞圖

戢翼石梁陰秋風日夜深使君莫行野江水蕩人心

題畫扇雀竹

啄粟野田暮飛鳴亦求雌誰家江上雨發船歌竹枝

題畫扇柳蟬
不食遂終日長吟如老翁金盤九秋露玉樹一絲風
題畫雙蝶
舞罷庭花落池邊看睡見無端雙蛺蝶飛上綠羅裾
題商德符畫松
松根生茯苓松葉纏兔絲服之可長生歸哉南山陲
題河梁泣別圖
落葉滿長安秋風漢節還裁詩寄歸雁三月到天山
題蒙古松壑書
長風壑中來吹雨灑高竹憶昔曾見之終南跨黃犢

題捕魚圖
網罟日相從天寒澤國空釣竿長倚樹老却渭川翁
題吳興公畫二首
拂石叢竹間采蘭幽林下遊子憺忘歸何以遺遠者
松上一枝雪竹間千本蘭江濤嗟遠道風雨憶春寒
雜寫七首
韓子登華封縣令捐其階囂呼始得下亦不傷雅懷
與人善操舟先去令人愁今年水未落不見蓴鱸秋

狂罵人不怒徒然傷天和問君丹丘月當勝白蘋波
雲間陸士龍寧知千金貴文章倘有取論薦何足辭
長鋏一握雪昏目九重雲不爲成去計後鶴皆怨紛
夕望姑蘇月晨瞻太湖波金章還闕下隨意覓漁簑
貪祿戀君恩三年金馬門願於堯舜世頭白老人村
題柯敬仲雜畫十五首
北苑今仍在南宮奈老何青山解浮動端爲白雲多
雨過蒼苔石雲生野岸泉幽懷春冉冉稚子秀娟娟
鐵石餘生色冰霜作曉妍春雷明日起何處尚龍眠

雨過黃陵廟蒼梧雲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滿林秋
江上秋漠漠風雨晚蕭蕭千載誰相識惟應待老樵
昔過篔簹谷鈎衣石角斜擬尋龍作杖拾得上天槎
黃金千鎖甲琱玉六簾鈎雨深猿暮夢烟籠翡翠愁
娟娟生玉潤艷艷作金聲羽扇迎風定羊車過月明
峽口春雲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桃葉渡風急竹枝歌
蒼凉初出日黃落早知秋不遇采芝客寧知叢桂幽
明堂要梁棟大匠取脩直鬱屈崖石間秋風動蕭肅
平陸蒼龍起近山生遠烟前村三萬頃明日水平

蒼苔生石路翠竹自交加不惜青鞋濕臨流踏白沙
昨夜柔櫓去偶逢三尺枯山人不到海不識是珊瑚
瀟灑一枝新惟堪掃淨塵白雲在牕戸留作老僧隣

題李溉之學士湖上諸亭

烟蘿境

玉女乘烟霧松間笑碧蘿飛行了無跡明日送空歌

金潭雲日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雲行秖有琴高鯉時時或作群

漏舟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禦寇猶欲待泠風

紫霞滄洲

洞靑琴鳴澗洲前棹入雲樓尋雲谷叟同訪武夷君

秋水觀

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護晚風

無倪舟

三周華不注水影浸靑天不上銀河去空鳴擊楫還

紅雲島

日出海邊曙雲生島上紅綵舟移曲岸白塵對微風

蕭閒堂

受業蕭閒老令人憶稼軒高堂何處是湖曲長蘭孫

松關

黛色浮空表蒼鱗積雪邊雞鳴從此度掉臂向秋天

大千豪髮

善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覩還將一緒雲散作萬山雨

觀心

炯炯燈留室微微息若存仰探當月窟俯察識天根

題熊太古畫二首

路過秦時檜家留蜀道山長安都看徧回首入雲關
海內此亭古幽村春事多扁舟歸未得江上已生波

題柯敬仲竹樹古石

雲樹寒逾勁霜筠晚更脩玄雲動蒼石今我憶湖州

題汪華玉所藏吳興公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枝撑碧月孤鮫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
參差不可吹紉佩寄遠道遂令如石心歲晚永相好
抱玉下天河繞叢秋露多天寒翠袖薄日暮欲如何
翠袂倚岩𡾰來尋碧玉簫拂衣成歷刼遺迹暎寒潮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莫有遺實不食甯何傷東陵爲圃地何曾愛雪霜

題趙師舜所藏蘭蕙圖

衆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雖佩以間之春風接襟袂

題春妍帶雪圖

玉茗深宮裏春妍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題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踈林泊暮烟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鯿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海棠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眞一枝紅淚濕似憶故宮春

黃蜀葵

花萼五清晨鵝黃向日新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芙蓉

丹霞覆苑洲公子夜來游絳宴風露冷折花登綵舟

家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綠萼間素粧風雪裏不作少年顏

題吳興公五龍圖

虎韋畢千丈華陽春草多天閑五龍子隨意浴晴波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九

絶句七言

題唐玄宗出遊圖應　制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著宮袍去不回

題陳閎所畫中宗射鹿圖應　制

昭陵石馬立斜陽曾見騰驤出鹿場既射衝波誇獲雋故知英氣似前王

題韓幹畫馬應　制

開元沙苑蒺藜秋韓幹新圖總不收天廐真龍奇骨在故知臣甫賀驊騮

題曹霸下槽馬圖應　制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主恩深重知何報或者東封駕鼓車

題宋徽宗畫梨花青禽圖應　制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牕看春色蒺藜沙上騕褭飛何處人間作寒食

題趙千里小景圖應　制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殘雲野水三百年依舊松筠濕春雨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青越女白從此勞人寬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溟南斗低明年白日百花盡憶爾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壚玉雪濃簫中吹得鳳凰聲不及晴江轉柁鼓洗盞船頭沙鳥鳴

木芙蓉

九月襄王宴渚宮霓旌翠蓋度雲中滿汀山雨衣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水芙蓉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趨嚴召直承明侃侃論思歲未更國老不應持節去鄉人徒羨過家榮

錦溪園裏千尋竹夏日移床就綠陰烏帽綠衣邛竹
杖閒來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壁池復愁國史奉嚴祠離鄉游子歸仍
晩獨對東風惜鬢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況聞田不恨錦官非昔
日但尋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仙井山中玉數峯老去首丘天所
念未甘孫子秪東南

題曹將軍畫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踏鐵歸朝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
匹昭陵風雨夜聞嘶

舊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
沼更向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湍五月湍聲入座寒種樹已堪維馬
騎開軒即可把漁竿

題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賣茶貿馬濟時危鄉人喚芋肩觀
鬣解說前朝猶有誰

留別叔父南山翁三首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連州府君
之墓始見叔父南山翁翁與集同出太師雍國公
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
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禍福以助道故不能久
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爾

玉屏古栢與天齊使過于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

上西風江水鬢絲絲
玉灘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
在更將衰淚洒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廿澤須令孫子
憶故家今幾尚簪纓

題王母圖

瑶草春深晝日閒靈芝清露自怡顏變成吹徹參差
玉八駿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癡且妍侍恩無賴更蒙憐竊斷雷電天工

怒風雨落花紅滿川
黃竹遺墟白雲高空桑戴勝向晨啅茂陵多欲非仙
器枉賜金盤玉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金明水淨月娟娟請觀阿母神仙
籍名在龜山第幾篇
題竹石鸂鶒圖
蛺蝶飛來石竹叢羅襦曾識繡紋重荷花帶鳥銀屏
暖臥看牕閒唾碧茸
閬州海棠

閬州城南天下稀海棠參天鷓鴣飛百年高興付蕭
散老著西江何日歸
題畫捲
冷泉亭下呼常到巫峽舟中聽更愁老石枯藤還見
汝因懷經處思悠悠
記夢中詩三首
祝融君紫虛君李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滉瀁水中央向曾賜服玄洲
玉令結蘭屋玉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親題綵筆篆明虹玉樓臨海運天
碧待子扶桑鶴出籠
天腳漁磯返棹遲幾回石上候來期老翁巖下諳年
少總解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繞隔縣好添花竹又清時歸來未老柴車
在百里尋春定可期
題錢舜舉所畫折枝芙蓉
白髮多情憶劍南秋風溪上看春酣剪來一尺吳江

水擬比千花濯錦潭
題商德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劍閣崢嶸筆底開又向江南住三
載不為廬阜即天台
五老峰前屢往來紫雲如蓋蔭崔嵬十年京國頻看
畫最愛高僧坐石苔
題故宋李忠襄公 植 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碧蘿青春白日坐蹉跎試詢烏石江頭
水寧有微波接汨羅

題吳興公畫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天閑八尺龍

又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橋簾美人時共看堦前青草落花多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三月淮船當到家賜金盡賣買田舍坐對八公吟日斜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

雨浥輕塵道半乾朝回隨處借花看墻東千樹垂楊柳飛絮時來近馬鞍

聽雨

屏風圍坐鬢毿毿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

春雲

春雲漠漠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到御溝成久立起頭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趨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鼓橋千尺彩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待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勑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遲 聖主自觀新進策侍臣簪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不待冷風已灑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閑情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二首

涔陽日日水生波翠袖黃冠晚棹過珠樹月明花洞

鄉鳳袍春暖錦婆娑。
楚宮朝雨過江潭燕燕歸來試浴蠶庭下錦衣皆稚子臉中秀色是宜男

題宋人詞後

紹興間臨安士人賦西湖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秋千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思陵見而喜之恨其後疊第五句重攜殘酒嫌寒改曰重扶殘醉因歐陽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腔度之并繫以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堤楊柳舞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脱風蛟龍夜護玉壇古劍影長留明月中

桓州驛題壁

八月十五日得 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名還詔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秖有銀蟾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鐘鼓度中秋

題吳興公幽蘭脩竹

舊時長見揮毫處脩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苕水上鷗波千里看雲生

題畫竹石

井中墮却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鉤蒼龍過雨影在壁斷雲零落令人愁

篔簹谷中春事晚老鶴俛啄莓苔生長鳴亭亭雨氣濕舞羽翛翛山月明

題吳興公畫竹石

數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庚庚蒼石如人立恐有題名上紫苔

酬張書巢送蓀簾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紛塵埃滿袖歸來晚誰與柴門掃白雲

題吳興公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
外銅盤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參長紫苗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
表野有新田市有謠

題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首蓿秋風盡日閒白髮圉人曾豢
御長鳴知是憶關山
虢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鄉

澤新賜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著神通蒼龍浴罷軍持
水閒玩明珠似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堤綺牕只在畫橋西羊車薄暮過湖
曲鷺起鴛鴦不並棲

題畫

松帶蓬萊山上雲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
看唯有河東學劒翁

題趙子固山礬瑞香水仙叢蕙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
晚時時駐屐近微香

題李息齋墨竹

紫貂蚤解獵圍驂一棹吏猶雪滿簪山雨欲來春樹
暗盡將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答吳宗師

緜緜微息起黃庭仰望搏桑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

意手持楊許寫來經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裏寫韻軒繡簾層峯地月娟娟尋常鶴唳霜如
水書到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春帖子

秪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瀟田若荷　聖恩歸
去蚤東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黃庭留白
鶴偶隨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鬚髭負力都妨讀舊書兒子總堪供稼
穡故人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茂新儀如鸞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瑚
璉莫負深耕種玉人
題華蕚樓宴集圖
華蕚樓前翠輦來寧王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
道獨對霓裳進玉盃
爲歐陽原功題吳興公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老到瀟湘聽夜
雨定知芻獨向西窻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
宿可憐翡翠立多時
送趙虛一歸金陵
五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 上顧問集嘗至金
陵否集謹對曰嘗到又曰冶亭是汝所題往年八
九至其處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未種
時至也近臣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虛一所種也
上曰然又顧集曰已陛覲爲宮汝知之乎集對曰

臣奉 勑題榜賜之矣是日虛一來別歸江南即
告以 聖上不忘冶亭之意又三日吳大宗師賦
詩贈行董先生爲持卷來索賦因録所得 聖語
如上云
春明晝侍奎章閣 聖上從容問冶亭爲報仙都趙
真士新松好護萬年青
題吳興公春江聽雨圖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
區不余畀覩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翩翩歸鴈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
舍老去何年踏釣船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栢舟堂
白髮高堂晝露昏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
栢春雨深深荷主恩
次韻杜德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煙生
草從此頻傷八月來
百頃芙蓉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空遺玉座臨高

閣只有金仙住上方

閣上靈華生翡翠潭雲日色射金虬舊時更為迎風動此日闌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萬年枝甘泉罷草揚雄老滿鬢秋風不受吹

題柯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游。明璫翠佩不勝愁一鈎纖月清如水。吹笛何人共綵舟。

題黃筌芙蓉乳㺃圖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夜棲自有秋風動疎竹江南落月不須啼

西旅初聞効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騶虞麟趾同靈囿抱子花陰臥石苔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蹟也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

上眉尖明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筯殘粧臉肯為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鬭勝韶又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歎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祗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鬭茶龍井上花開陌上載嬋娟（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杭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煙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為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

根已無明鏡著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
老為題靈塔向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千
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
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
守居閣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為不知何人作其
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敘營妓三詩亦坡翁
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緣邪卷後多佳紙敬仲求

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吧羅但目
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
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書

題著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淩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
矣閒雲閒雨是耶非

題蘇東坡帖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召薪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
古憶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謾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度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
去楚王宮殿在尊城

題張彥輔小景

山下吳王避暑宮宮前浪起白蘋風抱琴響屧廊頭
去多是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宮花紫綺袍松雪落崖迴晚
擢海風吹月見秋毫

題李氏浩然亭

水滿青溪花滿叢浩然堂上看春風小車還過溪頭
去徧看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
寐滿山松竹夜如何

放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閒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真逸
到借令過海問安期

[illegible]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鎖等閒雙鎖靈飄蕭東家釀得黃精
酒說道淩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毿毿重覓新巢冷未堪爲報道人歸去
也杏花春雨在江南

無題

夏簟琅玕冷於水綠蘋蒸魚手操七西風歸燕杏梁
深根不身先貴人死

與陳道士二首

門外大風都不起牕前卷書淨於水匡廬道士上清

來吹笛數聲月明裏
門外大風吹樹倒牕下燒香禮黃老日午誦徹大洞
經白鶴隨人啄瑤草

題扇與周維翰

玉堂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
坐翠竹蒼松化日長

題蕭相先學方齋

坤二直方無待習歸求絜矩有餘師德星昔爲賢人
聚元季嘉名共一時

寄題廣心鍊師丹房

赫赫金丹一黍紅舊聞傳自紫陽翁逍遙山裏刀圭
許白日生翰九萬風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十

絶句七言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甕牖前頭畫不成未有樓臺供遠眺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陀遠似羊群或似鵝憶踏春泥看柳色馳裘貂帽渡冰河

自題

歸来江上一身輕野服初成拄杖行秖好白雲長作伴天台廬阜聽松聲長作伴一作鶴伴侶

菜室

溪頭菜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水暖白鷗渾不去泥深田父少相過

題吳興公墨竹

憶昔吳興寫竹枝滿堂賓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相對茶煙颺鬢絲

題吳興公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遺佩相思久莫待明年春蕨長

題夢蟾圖

炯炯孫蟾兩目寒莎蘿臺上濯神丹冰容映月初無質故許空巖夢覺看

題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御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似黃髮為期樂未央

題八駿圖

瑶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玉殿重来人世換蕭蕭首蓿漢宮城

題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蕭徒御圖中見猶想君庖賜滿車

日暮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饒飢負嵎何待要馮婦弱婦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搏桑積雪高海空天淨絶纖毫每看劍氣衝銀漢知是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栢圖
憑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
客千年一度此山來
答趙秉彝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甖致地黃昨日飲餘肌骨
暖解持書卷近晨光
酬張用鼎
老馬尚書賓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
晚不及觀君落筆時

題關尹問道圖
身隱何爲更著書區區關尹強留車周公制作成殘
闕嘆息何人問緒餘
中秋前偶題
一室蕭然絕敲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熱惱仍無
夢坐到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雞犬無聲曉氣寒童子擬謀朝一
食玉盃盛得露溥溥
一盃濃露滑如飴灌溉清涼可療飢畢力石田嗟已
曉空山何處采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偶答樵歌暮却還人影自行殘照
外雨雲先入翠微關
次韻答魯子翬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幾年搖落鏡中鬟高情誰與爲膏
沐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晨曦紈扇高堂兩鬢絲想見東南賓客
盛臨風釃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空巢聊寄一毛輕白雲千載悠悠

外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網開選掄更欲籍非才故人情厚慚衰
朽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怪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濕蓑衣天心月滿江心
定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詫芰衣多謝相如遠相
問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絶波形質不應猶有礙鼻端惟恨桂香多

題玉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水晶簾影挂空明紋綃剪得霓裳就却擁冰螭上太清

題郭熙畫木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鐵石柯記得玉堂春晝永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衆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唯慙薄德成虛辱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病消沈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故人遠訪閒相對共看流泉日日新

合禮文章體道心事天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游少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揚雖李生闔主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紬繹開牕東海䏻煙霏

子去聲光日巳高荒村那復重相遭盡屏甕牖消歆桃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入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遠山松樹子憑君洒雨洗埃塵

無題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窈窕吹簫度碧煙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師眉山奴詩後

瞻望眉山草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只託詩書論古親

晉家文章絶幻庬只餘詩句似西江十年愛斷遺書在風雨梧桐自一牕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泠消得鵝群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敬申所藏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草木低傳寫餘威千載
外空山藜藿尚淒淒

聞機杼

咿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游滿地月明涼似
水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徧閱詩篇未識名解道折花猶帶
露却愁春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萱萬花冠玉擅中園小冠不厭雙莖

嬾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莛出露叢素花高潔倚微風方田種得新秋
玉萬斛濃香屬老翁
天宮會弁若星流簪筆同朝八月秋一色尚方新切
玉含香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衝寒先到寄高情過橋不是尋常
客共聽空山裂帛聲

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護作草堂新過客全稀既有壓城關繫花三三
月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庵芜陂獨往策羸驂何如城北蕭閒
叟吟詠高齋從適參
翠竹如雲百里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遙知吟詠群賢
老清酒千壺薦膳羞

題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投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
處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
問矢死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總蘇醒七言內外黃庭
在歷歷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暾蓬萊宮闕啓千門晴虛無外來相
瓦塵影俱消湛若存
孫竹牕中舊席虛白雲不往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

息正值包羲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劒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豪傑事倐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猶有始皇金石刻李斯文字更嵯峨

答吳景來

崇仁邑士吳景來客投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寺

之海棠東坡所爲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枝莖尚復盛住山明月溪增普坡翁儁寓并錄所賦爲寄偶成三章答之并呈韓公克莊部使者云

淵山桃李種春風舊俗何妨總化工賴得主人渾不愛故容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蕚是鄉人人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還一見雨中月下爲誰春

昔登棧閣俯春濤紅蕚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鷓鴣春雨老江皐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島上紅雲二月花惟有舊時雙燕子經春猶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江外蹲鴟喜早凉高屐圖其歸別墅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日暮黃花醉短籬每嘆觀文循舊史不遠初志見新詩

寒陰結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銕石不知氷雪歲年深

送艾斐英遊京師并寄 國史諸公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常年空喫人間飯卿爲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知遠白蘋如雪鷺飛起耿耿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娛經歲晩一簞猶恐負時豐

幽幽出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

事適傍還見丈人耘
題樓攻媿織圖
我　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
總於大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
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令桑麻之效徧天下齊魯
尤盛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
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
上之大司農天下守令皆以繫銜矣前代郡縣所
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而今

罕爲之者撫圖須詩爲賦三章章四句
鄉里蠶桑不失時盡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衮應無
闕金玉餘音到蠶絲
吴越蠶桑日用多始終吟詠極婆娑工成繭館開琴
瑟宜薦房中備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列圖窮勸農十道先齊
魯百世興王衣被功
送程以文兼柬揭曼碩
樸學清忠㒂王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

愿侯僉容絕妄思
玉堂北[illegible]廷秋官健筆相遭白首寒莫怪討論成諍
論御床[illegible]家草篇看
故人不嫌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
笑詩成幾的向誰誇
題西郊草堂圖爲從子堂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遊賢子獨知懷土
念結廬爲擬草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畫橋邊寄皆儘有詩人

枉忍向園中看數椽
草堂存處即西郊已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
學不愁老杜不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債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
覺恐愁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牕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
事只憑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栖遲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

曲不堪夢覺聽啼鵑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宮城外是邪非百年墳塋惟孤姪因酌寒泉薦蕨薇

寄吳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山湖海去扁舟強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祿慶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忠

在扁舟有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關情雲房借宿最岑寂亦有隣舂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櫺坐到夜深誰是伴數枝梅蕚一銅缾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苗新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階端獨對雙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禁得許多寒

題葵榴雙鳧圖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水國不知炎暑近雙將文羽戲清潮

題唐玄宗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西内歸來還獨看梨園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爲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

月青草離離詠未休

題陳君璋遠麗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倚闌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閑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客各歸魚鳥散微風吹面鬢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床倚床自炷水沈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蒼筤共夜長

鷄骨新來怯曉寒東窓睡覺日三竿滿園深雪香如
纔塵几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色澄澄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冰肌玉骨便清
夢不爲吹笙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爲
國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煙花下追遊亦偶然看杏[illegible][illegible]春亦

去蕭蕭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悠旌斾馬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若是[illegible][illegible]邊還來
上從官誰是霍嫖姚

答饒心道四首

碧玉凄凉想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夜深霜秋冷絃中
折盡有遺音世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陰夏木掩柴扉寄傳秀句還應
滿世外高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
草金石臺荒想獨尋
塞坐詩書日昊歌陶公於此每婆娑匡廬雨過青如
舊只爲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爲表姪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洗墨春雲
濕恐有神魚起蟄雷
意識休將一管窺斂藏深密靜無私始終慎獨成天
德深信開天自處義

酬酢紛挐窘室廬老來漸覺就明虛羨君盛歲先知
約絕利尋源事廣居

別虞元溥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
長滿船明月幾時開

聞虞元溥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春雨春波舟一
葉題詩先到鳳凰臺

虞元溥除御史後寄蕭性淵巡檢

望仙亭長最清閑日日吟詩竹樹間長官新栽豸冠
去誰與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墨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不解嘲留與周南舊公
子歲寒聊寫兩三梢

古檜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疎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
遠千歲寒蛟作老人

題劉夢良墨梅

詩翁白髪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東
客開圖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消横接酒消盃晴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
興聽得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
得却作金丹火齊看

留龍門寺

自去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癡頑
甚無見無聞忘却歸

一榻東軒絶百非浴波紅日上當扉輕雷谷口作飛
雨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鵰雛短羽毛鎖籠三月未能高攜來聽法生公
石風竹雲松任所遨

枝閑雖久尚勞生数日山居實稱情香象度河姑且
置端然聽得落花聲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凰臺畔竹猗猗別出参差玉一枝閲盡雪霜心似
鐵高風惟許歲寒知

題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翎雪墮坳仙客不知猶是
晝每聽長唳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
化還作玄雲繞紫微

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　御床草野小臣春

夢短猶懷染翰侍君王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綬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
水釀作官壺徹底清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穀又勞人方床石鼎過淸
晝一縷山雲伴老身
絶句
城南尺五野人居六月淸凉八月如一色琅玕三百
箇總堪裁作殺靑書
村中上元

滿城簫鼓暮相催田父村酋醉未回野廟殘燈燒未
盡霏霏山雨逐人來
墨梅四首
繁華千樹倚晴空不比踈枝冷雪中只爲玉堂天最
近儘將才思付東風
老身如鐵心如水長與空山積雪期待得紅塵吹紫
陌群仙歸去已多時
綽約肌膚過絶塵摩挲銅狄是何人已看天上千年
雪不作人間一日春

門戶重重玉數枝娟娟靜好稱家兒舊時東閣多能
賦說與揚州何遜知
聞子規
花落故園聞子規春眠未起畫簾低當年五月居庸
道愁共行人聽亂啼
天藻亭舍下生竹枝
堂上不合生楓樹舍下何緣穿竹枝人間風日不到
處長養鳳毛當及時
題吳興公所書出師表

心許驅馳奉至難書成揮涕試師干臥龍庵裏閒風
月惟有幽人字字看
東家四時詞
臨流洗硯見長身白苧寬衣短葛巾紈扇自題新得
句水亭分送倚闌人
摩挲舊賜碾龍團紫磨無聲玉井寒鸚鵡不知誰是
客學人言語近闌干
澄波千頃擁高樓手折芙蓉月下還解憶高堂風露
冷衲衣先送碧雲山

賀雪宮門上表歸貂裘猶帶六花飛海南新送妝香
鳥轉覺清寒入翠幃

寄朱環溪二首

賢郎肯爲諸生出不厭闌干苜蓿盤爲有平安花竹
報齋居日日共清歡
高堂脩祀灌園翁白髮清尊見古風曾得遺文窺隱
德猶今視昔後人同

書晁宋諸公題隨淚碑詩後

峴首亭高故國詩卧龍無復更驅馳諸公盡向江南

老遺恨長慚墮淚碑

題宋淵聖宸翰

倉皇內禪計全疎貞幹其如積蠱餘不敢身先君父
死教封慈殿問安書

題虎圖

目鏡眈眈鎮坐隅高堂白晝走睢盱良工不寫凡毛
骨驚世文章歛若無

題宣和御馬

疑神駿褭晏朝回閑轡青驄照緑苔一日長安春事

老可能無意看花來

和陳溪山三絶

山深松竹俱成老溪迥蒲荷各自花隨分樂天無一
事擬求齊物度年華
枝有蒼苞實有梧何年鳴鳥下晴虛惟應長共希夷
叟日對朝陽浴海初
清渭終南路窈冥漁磯樵徑草還青山中雨足黃梅
落獨爲相求出戶庭

喜雨寄郡中諸官

仙馭東行應望霓吏民迎拜若雲齊到城慰渴三農

意喜雨亭成太守題

書先參政與黃溪山賦紫薇再花遺墨後

春服初成念子孫紫薇堂上列芳尊當時高興無人
會兄弟通家尚未存

題墨梅

霜月清江一棹過誰將長影照寒波浮雲日暮長安
遠莫羨宮妝掃翠蛾

種橘

庭前嘉樹種來遲霜實經年未壓枝寄語巴園好相
待商山更有一盤碁

題江村漁樂圖

江上青青列數峰千重樓觀楚王宮爲雲爲雨無朝
暮卧看常年屬釣翁

題荷蓧圖

道上相遭荷蓧翁殺鷄留宿甚從容如何不及乘桴
意更待重來果不逢

題醉翁亭圖

醉翁四十謾稱翁賓客相隨樂意同前引朱衣垂白
髮花開幽谷幾春風

題原泉圖

九天飛瀑下巖幽去作江河萬古流倚杖不知春雨
過青山如洗暮雲收

題范德機墨跡

凡骨蜕餘清似雪高情起處一絲輕玉堂只在人間
世田舍蕭閒愧後生

題商德符畫

曉陪劍履上嚴宸霜葉青紅日色新誰見江山烟霧
起行吟澤畔老靈均

題百牛圖

妙手精思畫百牛古來遺事總堪求一牛耕罷無消
息野水閑田不見收

題孟浩然畫像

風雪高堂破帽温七賢圖裏一人存昔時耆舊那堪
論獨釣槎頭最斷䰟

題袁誠夫所藏山水圖

十百相連屋處山雨雲時復到人間山中草木白寒
暑長與幽人相對閒

海外誰云更九州偶言從此泛扁舟乘論未必悠悠
者帶雨看潮散暮愁

跋劉光遠湘川行藁後

白露横江木葉秋故人相國况同舟賡歌自是當時
體不與漁人共暮愁

洪崖橋

澄江如練碧悠悠一色蘆花覆遠州無盡春天歸鴈

急月明寒影不曾流
橫橋攜手踏溪流無盡溪流意自幽天外浮雲飛𢾭
散柳陰猶有釣魚舟
彭致中送松花
幽人歲歲送松花指與吾人老已加欲學彭翁年八
百鼎盛金粉養黃芽
送龍興路儒學教授夏大之還鄉
禹憂洪水稷憂飢千古悠悠兩鬢絲誰與山隣同白
日浮雲流水赴幽期

應物紛紛與自高不知官服是何曹歸與者指遺開
遠莫憚登門弟子勞
五絃琴爲劉子雨賦
海上微風動五絃九疑蒼翠雨餘天仲尼昔日聞韶
地肉味都忘思惘然
錦瑟無端五十絃五音繁會亂春筵不知簡易高人
意目送歸鴻碧海天
題薛玄卿贈蔡伯禧詩卷後
憶昔西清侍禱祈上方清夜珮聲微山中衹共閒雲
住時見輕雷送雨歸
又
老薛揮毫送伯禧篇篇風致使人思蔡郎若有通章
草先達清臺外史知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十一

册文

明宗皇帝祔廟册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皆得以致其諱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謚欽惟

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俗生靈而慎動厥來蘇於傒載受甚定以奉迎已謹清

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丕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

明宗伏冀英靈俯回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后祔廟冊文

伏以繼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閟宮在邦家而有制丕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瓮吉剌氏懿德英皇相時至治[illegible]作新禮樂親孝祀之苾芬總攬權綱成化功之簡易實資中助丕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椒掖晨興守蘋薦歲時之即遠乃循縟典式贊鴻稱謹遣攝太尉某官　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莊靜懿聖皇后升祔　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于天饗於萬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秪服　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

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授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睠壼闈聿崇徽號　皇后瓮吉剌氏粵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事肆朕獲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既予力濟於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宮府具宜家邦與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嘻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雎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維
祖宗積累之勤奄有方夏 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
冲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
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於
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安尊太母之鴻名祗
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
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於萬
斯年介以景福永言思齊祚胤千億臣御名誠歡誠
忭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猗那皇明世纘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塗
言受率土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睠某主之
廟尚虛元嬪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
宣王妻幷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
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黌堂功言邈若於遺
閨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象稱其命鼎新之銘
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
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
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尤隆於尊屬
肆頒異數祗協彝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雝維則禮
重象服備赫奕於先朝息繹寵蒙適貧安於樂國爰
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於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彌崇

於戚畹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封太平主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豈維世胄
旣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沈鷙有謀英
銳無敵我 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定佐命之
虎臣賜券報功盟言啓籥更累朝而彌顯誠大歷之
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及淸宮而迎乘揣多壘之
在郊臨陳誓師咸服秦餅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用
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奠安之勢俾兼

司於將相俯拜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王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爲天下之安危皆眞食於王封今何歉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胙以土田禮冠絶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於戲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勳勞建太平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恒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愿慤溫厚而老

成卜以貴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亟居田觀以扶持嗟備著於勤勞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巡來次於近郊秋露又濡於宿草顧茲貴典未究深衷乃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量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期英爽承我休嘉

封營都王夫人制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永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宮府共與故舊之恩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於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勳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稱共其操遂起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克負勞勤屬靈褻而未釋傷雨露之逾深擁轄以歸壽惟頭矣追

予纘緒風雲千載之興獨爾親臣丘隴九原之隧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顧未究於予懷乃增疇於大邑於幾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於天下

封營國公夫人制

盡瘁以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妻某淑愼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貴

之節言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於舊
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歘歷治朝夙被
先皇之眷未及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
備循彝典具官某亦剛明而有守沈毅而善謀間與
衛於藩垣治軍實於幕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
廟謨望龍朔而奉遵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
旋參儲極之寮備踐清華具瞻台鼎徃填南服偶逢

草竊之弄兵召使北還猶馳禱帷而按堵不遺愛於
宵旰負知體之股肱久簡朕心方將柄用遽致憖遺
之誄實深耆艾之思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眞王加錫
賚卿始終於褒封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戲徃哉
璽冕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制

睠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
俾增耀於褘褕用齊華於主家具官某亦妻鐵理柔
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賛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

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
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寔爾世家之
舊歸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遂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渥迺睠廷臣之舊言膺柄用之
勞俾萃彝章特還卹典具官哈散秉資謹愿接物寬
容始緣宿衛之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闥蓋歷事
於五朝執政廟堂實首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
同協於和恭尚逸外藩遂將德意當恩京服備著翰

緌凡其登進之時率在阜殷之日久奉公於夙夜亦
良稱於股肱弗永終譽遽興遠慨秋霜在野莫追既
徃之悲旦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渥茲誠異數式慰遺
魂噫滄海非遙始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
之忠

封燕卜憐知院祖明里制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
後著恩之深者爵加而逾隆具官某忠而能恭勇而
知禮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袒

右鏇之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庸不及於當時懃
業乃興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戲古者尊城
重地莫逾於上谷賁諸幽壤名王遂賜於全封爾其
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母子有成人
之造異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飭躬慈而逮
下相其夫子每崇忠厚之風宜爾家人用啓功庸之
盛是以甫及再傳之後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

王並列於戲酬其舊邑欲遂舉於雲中咨爾臣工以
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以賁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
必有茅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
勞王師飛渡於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
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太兵
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爾一家兼備兩府故紀勳
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爵著之邦典於戲擁

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盟益昌世胄益崇忠
蓋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青瑣之封耆成者國之蓍龜
爰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
而指明果毅而詳慎早以袞鉞之胄儼然章布之風
始事

世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
幾而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推姦常依日月之光

不改冰霜之操游在政府蔚爲名臣嗟賢者之遘屯
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身罹機禍幾貽咎於當時汲
長孺而質悖文恥獨爲於君子暨予哉定嘉爾勤勞
審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殺以成仁
方圖報之在衷屢歷年而爲誤載念紫微之務實資
黃髮之詢是用建爾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
以勵相於國家於戲愼乃威儀亦爲具瞻於几几俾
之耆艾泰山庸作於巖巖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問八制

粤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内教爰錫嘉稱悟理間八
歷世勤脩一源不昧寳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
祇園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眞如之藴實契
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
行甞慧通應圓悟佑福國師

封鑑贇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贇八性
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弘宣於内典蚤有譽於諸方物
不累心舍奉己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餘
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
大辯總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寳公和尚制

朕丕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
祥迺睠眞如尤深簡注寳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
應器以垂機顯寂爾彰神縱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
蔭休行及於千年貌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
昔居潛邸恒仰寳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
承霤輯多寳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

若稽祀典宜錫賛書意尚鑑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
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眞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為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
上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睠兹大歷之在于懷昔異
人之輔世具官某俶以興運奮然來儀谷庸方篤於
睿思晤對即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蓍龜
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
於太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
濡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服齊
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宥密賛襄邦國之休遽脫屣
而弗留每當宁而永慨猶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
游俾極崇稱以表高致於戲陟降左右想陪
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恒佑萬年之皇祚尚紆玄覽
祇若寵章

封大道教十一祖張眞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
本緣名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于今兹

久張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惟新噫與天下而爲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太爾毋斁於真風

策問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
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揆今世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適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庭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

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

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脩禮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爲註疏立教者用之　國家設科取經

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援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其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蓄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

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　明詔脩庶政出粟與幣分行振貸恩德甚厚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　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漑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塡

淤湛潰齧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溢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十二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十三

祝文應　制

水陸會功德山文

我　國家　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累洽重熙多歷年所

今上皇帝濬哲文明篹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恭巳之誠思貫通乎上下海涵春育無間幽明雨順風調大同遐邇一　聖恩盛大茂以加矣而萬幾之暇猶垂念於隱微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邈勝脩法會式究淵衷乃脩水陸冥陽大齋于萬壽寺自三月一日啓建七日滿散乘法寶之威光成金心之願力播蓋香華種種妙饌齋儀梵唄一一圓成凡我佛子當自多生歷酬定業或以刀兵水火或以疾難饑荒沈迷五濁之惡塗未返一真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得勝妙之現前渴飢並獲於清涼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土祗奉明時回向菩提增崇

聖壽臣等洒稽首而作偈曰

聖上運大慈憫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

勇識妙蓮華諸大阿羅漢畢支迦五明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凡在虛空界敬禮等無二開闢諸方隅光明悉照耀乃至諸明哲往昔善持世四生及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佛力來赴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為智一切現苦業消滅無復續巍巍大功德皆由 聖心起我聞昔有人精實如須彌持施得福多恒河沙難喻我
皇勝妙因福報不思議視彼施寶者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衆各生慚愧感稽首贊吾
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悠久

水陸會緣起文

原夫一靈圓妙本不昧於昏迷歷劫無明遂有淪於流轉我佛與大憫念開方便門譬彼窮征遠道冥行荊棘之林我以慧炬照之則前進無殊於白晝又如往濟大川忽遇風濤之險我以慈航渡之則安行無異於陸途施平等於無方悉資拔度嗟幽沈之有苦尤切哀矜於是目連感定業而生悲觀音化面然而啓教十方諸佛共弘應供之名六道四生亦攝菩提之海大士仰承於佛勑道場肇建於當年孫峰接雲海之空明白日映江潭之澄澈神靈交會凡聖混融分八位上下之殊作萬劫圓通之施流傳既久證驗尤多我
今上皇帝與佛同心如天之覆念生成之類已在於鈞陶而冥邈之蹤尚迷於出沒迺鑒人天之意大脩水陸之儀爰命國師俾提法要迺以三月一日於大都萬壽寺脩建水陸無遮法會七晝夜上資善逝之恩光下拯孤魂之陰昧香積普熏於世界悉斷惡緣

妙蓮應現於池中悉離苦網咸來佛會共沐 帝恩逍遙極樂之鄉不墮輪迴之境同生仁壽域共報
聖明君乃說偈以贊曰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映如何累劫業識相因無明展轉生死攖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痼疾饑者令飽渴者與漿幽闇與明熱惱與涼況爾六道諸苦隨業藉佛恩何由自潔 聖皇在上運大仁心樹幡慧幢立功德林作此道場期七晝夜平等無礙均一高下光明圓滿如佛現前孤幽沈魂懽喜慶溢如是

勝因增崇聖壽億千萬年堅固悠久

國醮青詞應　制

建壇詞

荷天洪庥膺國大統肇惟元祀奉若明禋殊庭脩秘祝之嚴肅拜俟景光之集伏願璟紫垣之納陛闢黃道於叢霄天極旋樞日星昞曜后祇薦祉川岳閟珍用期泰定之民均被豐成之賜

朝詞

聖祚在躬肇啓改元之歲道宮脩禮丕昭荅貺之誠禱以再三鑑兹精一伏願乾元統御坤道順承時對春陽導本支之鬯達紀增神策保宗社之尊安遂以生成均陶動植

三清

荷天地之洪休晉承繼序奉祖宗之成憲思究彌綸期致達於丹誠惟謹資於玄教肅將蠲潔用極依歸伏願慶衍中朝仁儲大本休明啓佑百神受職以安寧福祚延洪萬世奉天而長久

昊天

入膺丕緒有命自天載省眇躬無疆惟恤啓淵衷之至實感貞觀於太虛伏念比屬盛時俄慨堅冰之早辯永懷讓德不忘暾日之初心廼正誼以廓清期與民而寧一用發憂兢之慮丕紓對越之恭伏願乾御陽剛坤成地道祖宗陟降同保佑於高明家國治平丕顯承於悠久

后土

集基命於眇沖始建初元之紀覽幅員之廣袤益思大業之興祗若寶圖誕敷金籙伏願玄功有造至德無爲道致謹於順承協成泰定物資生於厚載保合乾剛

醮星文應　制

太陽

赫赫太陽秉陽之精照臨天下逹我皇明克循克執永底隆平

太歲

翼翼昊倉龍集于巽維紀綱百神運行四時相我君道壽我皇基

歲后

於赫歲陽配于陰宮承于大君内治之宗以屯以成登我歲功

金星

奕奕長庚煌煌啓明王我兵事宜順其經弗僭弗忒邦家以寧

太陰

明明太陰配陽麗天主國之刑勿忒其躔以順以寧于以永年

室宿

惟乾之維是爲營室炳燿定中景命有翊廣開天門相我無斁

天剛

龍角在田帝車所持聖人之生次舍在斯攝提衆星萬壽是基

病符

歲德所紀王病有符視其祲祥傍射在隅於赫景命靈其祓除

大耗

歲有癘神耗之大者集于乾隅衝照辰舍乃譴祓除勿害純嘏

土星

煌煌塡星位于中宮行地無疆承天之功用集嘉福懿範是崇

小吉

鶉首之舍月后所臨東井洋洋景耀昭森扶我元懿萬福來歆

喪門

左扶丁符右接坤隅孰敢啓門當我吉居祈祓不祥以寧皇輿

金神

太白之精其神孔武翊我西南孰祓孰禦宜歆其祲勿閒多祜

元辰天剛

於惟聖皇受命于天斗車提綱龍見天田萬物振羨滅信是宜以介景福樂只萬年

羅睺

赫赫有威維天之首日月之行交道豐蔀烜兮照臨
景命先後克相有道天子萬壽

室宿

熒熒營室天之玄宮以藏以息肅肅雝雝乃瞻元台
惟茲是從錫福未央如定方中

小吉元辰

位南以西爰即于坤東井洋洋有溉其原肅肅中宮
景命柱垣元吉之福既昌以蕃

太陽

赫赫太陽日躔于乾順德維坤承暉弗忒昭光播和
若春載暄萬福來臨與天齊年

參宿

載瞻參墟明星煌煌乃占其書孝謹忠良肅肅中宮
景命溥將儷于聖明既壽永昌

太衝元辰

有嚴太衝維震之宮青陽載熙木德乃通時維天子
景命是逢尊之太和被之仁風

太陽

日之行天至尊以光誰其承之維青之陽煒煒煌煌
繼照四方星輝月輪永保無疆

斗宿

斗為天機日月魁芒酌量政事優進賢良於維聖子
元台是當錫福自天欣欣樂康

太陽

東望扶桑赫乎九芒下被萬物麗天為章泉賓西餞
靡朝弗忘錫我景福於昭輝煌

太白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掠於軒轅
古者以告敬恭用禁景福來報

軒轅

桼桼軒轅黃龍之體屬于內庭占者所紀長庚來干
非順之軌載榮載棲轉作多祉

太陰

占象于坎受陽以光配於大明流輝四方天清地寧
執道有常介我景福萬壽無疆

太歲

歲維昭陽辰在協洽神君所臨萬靈來合皇皇景祚
奉德秉法我將我享嘉佑斯答

白虎

於菟耽耽為兇之神為素為刑莫之敢嬰迎祭于西
為禮孔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大耗

滿盈之過神則害兮從而虛之孰可賴兮古歲之行
厥有恒所尚易其蠹毋我多瑕

迎神

肅肅靈臺三光下臨旨酒牲牢嘉幣吉金肅將祀事
罔敢不欽赫赫洋洋神其來歆

送神

靈臺有享神具來格其祥如雲其近如日嘉祉告成
景貺秩秩相我寶祚於萬千億

醮星文　應制

迎神

肅肅清臺曆象是司維天有神維地有祇安滌牲幣
以禱以祈歲祀奉迎靈其鑒之

太陽

出乎暘谷升乎扶桑麗于中天照臨下方愛而燠煦
畏而蒼涼感睨有禱降福穰穰

太歲

煌煌明堂歲君攸居位于鶉首殿乎坤閭東井洋洋
土德之基錫我嘉福順我禱祈

歲后

歲德至尊歲后配之黄裳元吉象服是宜理其内教
以佐無為沁園有禱卻除病菑

勝光

陰之始生實自于午於[illegible]為姤柔順斯主皇有懿戚
元辰麗焉是用禱祠惠我安痊

土星

中黄正氣維土之神神氣上騰煌煌向晨元辰有宫
其光來燭鑒于戚邸悉茲多福

婁宿

維主之生誕彌其月遡其元胎在魁之揭其宿維婁

光耀煒煒除我疢疢安康毋越

病符

六氣不齊庶疾乃生誰其司之有神孔明執其符
以佐歲行禱以嘉薦惠我安寧

金神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遇之
伊懋孰過享我忱禱毋敢陵越

災殺

沴氣所生曰能致災而以殺名不亦暴哉和以旅酹

柔以嘉脯順而好生永錫多祜

喪門

白馬素車人實忌之孰啓其門有神蒞之上帝好生
爾獨何爲攝而憯心安我感闓

五鬼

五氣之歸其名爲鬼紬而弗伸有繁厥類載以酒漿
道以車船既享而除勿爲禍愆

青龍

星有角尾其象維龍蜿蜿蜒蜒東方之宮木德司春
爲善爲仁永錫嘉祥百祿是臻

白虎

昴畢之上其象維虎有虓其武在西之宮金德是司
爲義爲刑尚斂其威美疢用寧

送神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刑斂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歆
以安以順神還厥遲福以時進

熙星文應　制

迎神

欽若昊天觀象知敬爰即靈臺秩祀惟謹大庖既享

大尊既盈神其格思來享克誠

太陽

東望扶桑赫曦來升群陰既伏萬國咸明朝實暘谷
彝禮斯在齋宮告誠綏祿萬載

太歲

煌煌歲君臨于端門有烜朱方歲德攸存當離之明
如日斯赫降爾嘉祥以輔有德

天剛

蒼龍之墟左爲天田祥較應龍景命所躔寔爲帝車
維剛是指揭我有道來錫繁祉

小吉

維鶉之首土德是毓是爲吉神厚德嘉福宮壹嚴嚴
景命所臨徽柔懿恭式薦其欽

功曹

寅爲人統其方析津肅肅青宮盛德維仁熀熀箕尾
保我景命克長克安以輔明聖

歲星

盛德至仁所主爲歲長養生成福祿攸係煌煌景光
臨照有方一人以寧萬國彌昌

羅睺

明離有神維南是司承其餘光剟戟孔威其威孔揚
其福亦厚來降來享作我嘉祐

太陽

明兩作離繼照四方赫其有煒照我青陽青陽有煒
百福來委俾熾俾昌以承天子

太衝

木德之盛次於震方至仁應規以佐青陽迺錫嘉福
以暢元氣帝后萬年本支百世

太白

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熚熚其煇輔日而行斂爾光芒
順爾軌度以安以寧佐我昌祚

熒惑

赫赫炎炎揚光於天執當其鋒奮烈莫前維國有道
宜順軌則順行爲福以相有德

歲后

董褒元吉以順爲則佐於歲君豐阜民物靈臺有祠
敬恭禱祈陰陽理和百福是宜

青龍

東方蒼龍至仁至靈角尾之間赫乎明庭青旂蒼玉
禮祠維肅蜿蜿蜒蜒來降景福

白虎

兌爲白虎至雄至武其德爲金威怒孰禦白旂素車
象德以祈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送神

成象於天降靈於地國有令儀克致禱祀禱祀敬恭
神歸匪遲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金籙普天大醮青詞應　制
建齋詞
續述丕圖恪奉　祖宗之訓導迎景貺永綏家國之
基冀輯福于眇躬暨息黎于中壼垂象每懷於示儆
祈年尤切於好生伏願慶衍宸闈祚隆繼嗣乾和保
合三光全而寒暑平坤厚順寧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嗣密表
祗荷鴻休肆膺神器念　祖宗之付託思民社之依
歸重惟繼嗣之隆實繫本根之固敢嚴秘祝用格高
穹伏願錫祚慶圖申受上天之貺儲祥寶系益崇萬
世之基
皇后保安密表
寅奉上穹申言中壼克相憂勤之念每興疢疾之虞
冀導嘉祥用綏福履伏願高宸鑒格正氣宣通天清
地寧保大和而合德家齊國治均厚福以資生
建壇詞

奉丕基以臨萬國于今有年類上帝而徧群神肇修
秘祝仰輯溥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紫壇森列於人
文丹闕昭回於象緯伏願天垂甘露地發醴泉靈風
受職以周旋道氣成章而嘗達永符至順多佑
皇元
第一朝
月律應時卦極正陽之盛天根開景氣升清旦之初
通縈闔於雷風妙流行於山澤均承至宰咸赴禱祈
伏願　聖祖　神宗陟降洋洋而在上　皇天后土
昭高秩秩以分儀迺發禎符用隆寶曆延齡維永尚
期媲德之同錫羡有輝更應多男之祝
第二朝
離為日坎為月瞻陰陽交易之機天應星地應潮察
上下盈虛之候儼宸居之伊邇望晷景之方中敷宣
藻發之文朝步琅霄之境伏願赫曦繼照煌煌俊燭
於萬方素曜延明肅肅順行於九道帝居臨制四序
順成雲漢為章五緯咸若副此乾乾之兢惕錫予郁
郁之嘉祥

第三朝
觀符瑞而告功升中斯在出雲雨而及物望秩攸崇
巖巖民庶之具瞻肅肅天真之下治即秘祠而用幣
及初夕以飛章伏願方嶽眞封靈祇受職宗藩輯睦
永綏磐石之安風俗清淳長被矞雲之覆
第四朝
繼天立極亶惟上帝之聖神開物濟民實賛無為之
化育道秉機緘之秘敎興衣食之餘功被九歌業隆
萬世藉白茅而明薦占素饗於虞皇伏願無聲無臭

以作孚鑒此小心之昭事不識不知而順則密符大
德之好生民風馴致於雍熙國祚誕膺於長久
第五朝
鼓以雷霆潤以風雨彌綸功用之神求諸形體原諸
性情主宰玄元之造觀萬物散殊之迹知兩間旁薄
之仁無為而成有相之道日麗端門之景雲開秘笈
之科伏願天德潛符歲功咸遂九農百穀無旱乾水
溢之虞四海群生享安靜和平之福庶釋憂於宵旰
用和惠於春秋

第六朝
一元合氣乘風澤於洞虛百谷來王出淵泉於溥博
首五行而善利潤萬物以資生貨殖用興舟楫以濟
稽古玄圭之錫沈茲蒼璧之章伏願地平天成府修
事治玉書保運制衡瀆之洪波寶穡宜年勤滿盈之
甘澤民安居於樂土國養德於長原漸被所同旁薄
無外
第七朝
太元結氣冥思浩刧之初妙有垂芒昭徵延康之上

參賛化工於物始傳流神寶於人間保昌運以長存
握真符而不宰將輯簡穰之福茂陳敷落之篇伏願
乾曆開天坤珍闢地種民在宥颺言清靜之風景命
溥將相協玄同之道忠言賓進道德彌光
第八朝
泰社之土五色重嘉穀之畫豐芳澤之樂八成致幽
祇之畢出帝命作九圍之式神靈會萬國之封力扶
玉局之安寅奉璇霄之降伏願泰階昭晰坤道順寧
物阜民康無疵癘札瘥之害兵寢刑措皆生聚教養

之時以至永年並依玄造

第九朝

禮樂鬼神信顯幽之一致生成變化知闔闢之無私即昭明焄蒿之間布風雨霜露之教三光仮燭九夜斯煌伏願帝命下招天陽來復玉袍犀中禮余忠義之魂瓊簡羽章起厥幽沈之趣群類並躋於道岸泰和庶協於明時

解壇

五時列祠煒煒紫壇之燎火九宮飛步雍雍碧落之空歌倚成絳節之朝散珠華之景玄科有誠至敬無文伏願陟降在茲達玄黃之一氣福祿來下生丹碧之芝並普與群生恭承嘉惠

設醮青詞應 制

三清

奉承寶位對太上之顯光保佑眇躬盤淵衷而忱禱肅清璿館修設金科伏願元氣絪縕眞風舒暢室家祚胤膺福壽以咸宜宗社臣民荷禎祥而均慶

玉帝

維天與祖宗既全畀付自身而家國悉有禱祈爰啓真科用于洪造伏願鑒觀儆懼孚佑眇冲保和宮壼之安錫羨本支之盛至于臣庶共樂生成

星主

星環次舍仰瞻天極之尊氣斡陰陽妙宰帝車之運景光來下秘祝用陳伏願司命紫微自中宮而獲福儲祥寶系率下土以蒙休

天皇

坤拱神圖妙秉萬機之會坐臨華蓋旁分六甲之司蕆祀殊庭承禧穹宇伏願抱極樞而環照皆占至順之祥奉天一以尊居增授泰元之筴

后土

奉若柔祇配皇天而立極統臨廣寓宅吉土以禾中爲國有祈維靈斯答伏願群生成遂九有奠安玄乙覲祠綏保徽音之嗣黃流用祼燕貽翼子之謀

醮星祝文應 制

迎神

灝灝圓穹三光昭明四方八維柔祇利貞蜡適百祼

歲事告成犧尊多儀來享克誠

天剛

天眷萬方篤生聖明受命溥將攝提建貞天田之上

左角所經蒼龍致福萬歲咸寧

羅睺

受天明命百靈翊扶旁燭有光赤熛之餘晉孚天經

形隱弗舒戢爾矛戟迎祥帝居

室宿

河有天源木貴天根帝命降祉元台為營定之方中

煌煌焞焞推而祀之萬福之門

弔客

昊天成命如日斯照運行推移載占其小有客冠素

適據陽兆祝而祓之易號以笑

小吉

乾以天健坤以地厚鶉首之墟土德孔阜肅肅中宮

元命昭祐六五黃裳元吉之繇

太陽

日以象君月以象后陰承陽輝萬福備有晨光熹融

晝景煥明以壽以安以生以成

參宿

參墟耀靈土德長生台息其和發為滋榮正位居體

西南利貞培本長源萬福來成

金神

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挾威以躋雄毅肅嚴

戈鋋利犀尚華而從降福孔皆

太衝

煜煜青陽震雷之門玉兔肖類蒼龍儲恩帝胄天錫

昊命翊元東望孔祠扶桑戴域

太陽

肅肅紫微前星有輝上承天光仰接日儀煦煦為春

明明在時陽德粹純品物咸熙

斗宿

星回于紀斗臨漢潢璧合珠聯三辰齊光震夙元台

摩此青陽司中有神源深流長

白虎

木性東榮金行兌勝刑德之交史謹其徵於菟眈眈

負隅若闕率義從仁祈報斯稱

病符

六氣之邪孰執其契歲行神從臨午之位青陽占運
適與之值祝以移精安和允濟

太陽

靈臺有祀報本主日仰瞻陽光步我神府歲周星回
天庥有秩牲幣敬共嘉惠申錫

太歲

日月大周成我歲功百神具來群蜡畢通明堂嚴嚴

盛德容容享我報祈以興嗣豐

青龍

龍有天德維木之仁大明生東獻歲發春時而淵潛
時而奮申施惠自天至于庶民

歲后

赫若歲陽其配在陰以肅內治以保中臨丁女癸妃
其從如林通幽達微鑒德以歆

送神

神來如雲神惠如雨彌天映日惠澤周普歲行維新

秋祀咸舉相于皇明永作神主

黃籙普天大醮青詞應　制

建壇

歷念先朝悵神遊之日遠言脩秘祝導靈氣之時升
闡玄景以通誠建紫壇而經始伏願懸珠空境扶亞
方與風馬雲車順陰陽而陟降龍章鳳篆舉幽顯以
鈞陶

第一朝

肅開在廟永懷弓劍之遺濯濯厥靈恒若羹墻之見

爰賁神筴用導英儀伏願列聖齊臨萬真環拱寅賓
出日返往駕於中天妙合迴風發化機於厚地

第二朝

企仰山陵想音容而永慕顧瞻霜露感時序以增哀
爰即紫壇冀迴玄馭伏願天健其行而無息日窮于
次而又新神氣昭明式慰臣民之望景光旋復更貽
胤祚之安

第三朝

潛屏國家實爲本支之盛沈淪泉壤每傷幽顯之殊

遡琁宇之流光廻銀潢之逝水伏願會靈絳闕受煉朱陵在河嶽在星辰遥復生民之始配天地配日月永承玉祚之隆

第四朝

䄙禴在御歷思儷極之尊章服充庭偏念褘華之盛覬生存之弗永致薦悼以惟勤伏願施德自天資生繇地性靈不昧釋然幽滯之懷運祚無疆仍會聖明之樂

第五朝

追懷神聖倘殷薦於居歆爰念臣鄰渝英䰟於厚壤俾偕膺於金籙庶仍從於瓊輿伏願受日之光承天之祐主璿濟暱玉國以並生明與昭昭秉民彝而不昧

第六朝

内脩外攘寧免兵刑之用上征下暴更深泉壤之悲拯無告於重陰寔有資於大造伏願天光旁燭地氣昭升斷者續死者生頓釋幽關之故痼病者愈憂者樂永爲化國之新民

第七朝

國家毎念於生靈則脩治道體魄或淪於苦趣更轉化機啓勝會於今晨廓迷途之宿業伏願陽開陰闔天施地生執籙把符仰至眞而得度葆和正性囿大化以長年

第八朝

存順沒寧極幽明而無憾往禪來續妙化育於下竅宣金籙之玄文保蘿圖之景運伏願乾坤毓德日月垂光列聖在天共敷恩於祚胤一人有慶永錫福於臣民

第九朝

天佑我家總基圖於九有日臨海宇妙樞紐於群生仰三景之高居罄一忱而昭謝伏願降年有永錫福無疆凡在臣鄰咸保忠貞之節庶幾民物常依道德之光

解壇

肅設寶壇既脩九朝之禮煌煌金籙益增列聖之光齋事告成誠心孚格伏願神隨天運福被坤輿瑞日

祥雲常麗層霄之表太山磐石永隆萬世之基

設醮青詞應制

三清

天眷基圖列聖纘守成之緒時因曆數先皇成厥代之期敢緣追遠之初心普致闡幽之悃禱伏願開明三景數落五文九轉成眞旣脩生神之妙百靈交密復還象帝之先仍錫壽祺弁祈康阜

玉帝

昔扣玄穹道資近覲之神識遄臨素幄致大賚於嗣君乃陳秘籙之科濟齊幽關之趣伏願昭宣天德旋復氣機陟降帝傍九族逍遙於金闕經綸宇內群生成遂於縣圖申錫長年永依妙道

后土

基圖鞏固每賚厚載之功體魄歸藏諒候昭升之氣降璇宮而來享鑒金籙之敷宣伏願效法成能資生有道超神太極齊日月於中天合景奎陽綏子孫於下地

東極

先皇厥代因軫念於幽扃上帝好生爰禱祈於東極冀瑞光之遠逮引群識以俱超伏願甘露霑濡慈雲就日丹轝寶蓋並從妙道以高居玉曆金符永鎮生民之極樂

風伯

東朝有命祗肅元壇上帝鑒臨若稽率職咨爾風伯塵路惟清戢暴扇和熙事用成急急如律令

雨師

咨爾雨師灑道是司和陽散陰相成祝釐

皇后脩建黃籙大齋齋意

言念宗親將蕆誠於旣遠遭罹大故屬在疚之方深肆嗣皇繼序之新申前日籲天之實普超幽爽咸濟生靈伏願道妙無方眞游如在升九霄之神氣衍億載之昌圖範圍化工並承德施

亞薦文

言念先朝列聖帝室懿親並遺體魄於人間思導神明於天上鼎湖弓墮俄興臣妾之悲冊闕禮成旣得基圖之託及燕休於長樂申祈禱於太清惕然霜

露之寒恍若風雲之會龍儀虎衛陽光照灼於朱陵貝闕珠宮明水激揚於東井顥金支之並濯與玉氣以俱升揑揑乎秉德之肅雍洋洋乎在帝之左右輯和九族驩虞還若於生存旋歷層霄感爽頓忘於凝滯返至真而無外與造化以爲徒況王政施仁必先無告而大鈞播物何間有生更推滄海之餘波徧及幽關之苦趣妙機所運道化同超明則復爲人亦我聖神之賜歛而錫之福庶乎寬大之恩壽與明時共躋壽域惟天地日月合德合明保子孫黎民能安能乂

沐魂榜

生死者晝夜之常汝勿認眙眙靈靈之識坎離者乾坤之用吾以開生生化化之基茲者清朝稟承慈極尊尊而思遠於凡下親親而念及於幽遐道揚列聖之法筵普惠重泉之苦趣如茲良會實號希逢汝孤魂等昔受天地之降衷其初皆善各累形氣而迷物以妄爲常貪者徇財烈者徇名忿則如山慾則如澤極沈淪而愈降恣飄蕩以忘歸因根接塵隨境生解爲寒冰爲湯火皆其一念之塗爲鬼域爲豺狼遂入萬殊之變原其名數何可歷陳我是以廣太上之好生推妙嚴之濟拔酌黃華於東井蕩爾形骸濯丹冶於南宮陶其靈質宿業不存於故想化機更造於生成不溺不焦爾可以見本眞之不昧能流能熖爾可以驗道氣之常行承茲三景之開明即詣諸天而受度更無退轉並樂超昇

風伯文

維風有神在巽之位地附天而不墜搆輿於中陽旋

陰而時行扶搖直上今則至尊有禱上帝來臨伏願宣靈氣於八門穹祇翕合卻飛塵於九地宇宙廓清

雨師文

恭承帝命祗祀雨師出雲氣於山川彌綸瓊闕灑天章於河漢飛洒玉都今則肇起玄壇導迎法駕伏願六龍調馭順和協於陰陽萬物潤滋肅澄清於天地

門帖

正三門

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擁道家山

啓玄殿

只尺天光開玉府萬重道氣見金容

正薦位

雙鳳駕雲開輦路群龍環日護天香

總真殿

春當脊漢三台貫朝步星辰四輔尊

萬法宗壇門

玉殿受釐春意滿竹宮拜貺景星明

北斗殿

慶雲郁穆承天闕景緯昭回共斗樞

殿後東門

仙音縹緲鸞凰合神衛森嚴虎豹開

景曜殿

三光合景扶元氣五緯齊明報德星

寥陽殿

五文結篆開天極九氣生神象帝先

朱陵府

九華曲蓋迎司命七寶芳林主好生

齋厨

金鼎蟠龍甘露溢玉芝成象大苑盈

齋堂

報聞千歲蟠桃熟約取九霄飛佩來

樊郭

莫訝此間存活計便教向上得光明

祈福保安齋詞應　制

長春宮齋意

上帝眷佑長貽宗社之隆至道沖盈式衍邦家之福偶偏嬰於疾疢爰護事於禱祈伏願聖鑒昭回祥光旁燭身逢康泰璧中壺以平安運協壽昌與多方而寧謐

青詞

治平之運仰荷洪庥疾疢之生敢忘恍禱爰命羽衣之士敬敷寶笈之科伏願五帝儲華三光協德身康彊而逢吉有永壽祺國清淨以無爲均蒙福惠

崇真宮齋意

丕承付託仰資天地之和祗有啓居偶感陰陽之沴

喜遄臻於康復爰謹致於禱祈伏願輯福上躬錫禧
中壼前星炳煥協家國之尊安景貺縣明及臣民而
定壹

青詞

神明垂祐丕顯隆平福履綏和偶嬰疢疢敬祠靈宇
脩蔵琅科伏願景貺來臻壽祺永錫康強逢吉承宗
社之安化育成功長乾坤之造

上梁文應　制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小上梁文

伏以龍光有赫象教方興式嚴前殿之崇祇奉祇園
之勝上棟下宇方締構於良工細桷大宗並具材於
貞幹成規斯在願力維弘伏願天相聖心佛加神運
百重閬楯移來天上之慈雲萬歲山河永鎮人間之
福地

吾殿小上梁文

兜率化宮移來地上梵天新刹示現人間坐延衆佛
之臨殿有四阿之制鉤心鬭角先崇締構之宜審面
飭材已具經營之素式觀地架纔若天成伏願龍象
翊扶鳳凰翔繞丹青金碧赫然佛日之輝黼黻文章
永著　皇風之盛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以虎踞龍蟠即淵潛之佳地雲興霧滃建梵釋之
新宮巍巍中正之居赫赫大雄之座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惟天爲大如日之
升經綸既正於洪規崇信不忘於願力美矣善矣大
成舜帝之韶部經之營之匪爲文王之臺沼我佛有
護國救民之助吾　皇示報功崇德之心黃金滿布
於祇園華構上移於兜率式崇大殿爰舉脩梁相我
工人陳茲善頌

抛梁東日上扶桑散曙紅鹿苑珠璣涵曉露鍾山
草木動春風

抛梁西石城突兀護江堤舊遊曾見群龍舞望幸
猶聞六馬嘶

抛梁南蒼龍曾此臥江潭風雲會合千峯一山谷
傳呼萬歲三

抛梁北瞻望帝星臨萬國山川誰謂地東南形勢

只知天咫尺
抛梁上白玉毫光千萬丈　吾皇還似覺皇尊龍
象人天皆拱向
抛梁下亦有㭊欞千萬厦彌天法雨本無私滿月
明珠寧有價
伏願上梁之後　皇基鞏固紺宇尊高紀億萬年共
祝　聖神之壽徧大千界同沾殊妙之恩
吾殿上梁文
伏以浴日九淵現複符於鐘阜承天八柱建名刹於

冶城爰開方廣之筵用況周阿之殿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清明有爍故舊不
遺鸞馭起昆河萬斛綵舟之容鳳歸天闕七重寶樹
之檀欒凡轍跡之所臨宜珠光之共護脩梁既舉善
頌斯陳
抛梁東萬丈紅光撥霧濃古佛昔來龍繞座高僧
時誦錫飛空
抛梁西長安日近碧雲齊但祝貝闕瞻龍象即是
鑾輿慰慈儀

抛梁南千年王氣現優曇浴龍池水資功德擁日
山峯聳翠嵐
抛梁北上意每憐江樹碧紺宫留鎮國南門華蓋
瞻依天北極
抛梁上紫蓋紅雲春蕩漾舉頭見日為民心感佛
恩君同一想
抛梁下慈雲恩雨均沾灑三年以至萬斯年長樂
昇平承福嘏
伏願上梁之後　皇風遐播佛日同躋四字入號總
被光慈之化億靈萬歲永歌帝力之加

雍虞先生道園類稾卷之十三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謚議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龔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　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援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璮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尚書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　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

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國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已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乃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熟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謚議

議曰謹按　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妥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奮於智爲之將相其廉取者往往不卑小官而爲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興運而出者吾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始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琚者年未弱冠推擇爲吏並駕羣材一時幙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美著矣然是時各司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　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

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有所考哉謚法
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名
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謚議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有本忠厚之心廓容受
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才極久遠之慮躬負荷
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
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
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汚㥽爲習巧佞爲伎命

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斯世之禍彼且無逃
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
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
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
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
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
天下之望固已拄公矣
成宗皇帝拄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
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

錄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
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
償 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
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
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
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
者也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之奉儉
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
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

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翰林學士陳儼謚議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
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
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
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
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之則
以偃蹇曰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
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

之心及爲 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
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於清要蓋
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
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
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
積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彙備之教論禮則欲備
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
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

不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亦公之行也哉

奏疏

開奎章閣奏疏

臣某等言特奉 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機而就從
游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
俾臣等並備閣職感玆榮幸輒布悃愊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
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務之日久以言乎戡定
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

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擬於羲黃集群玉於道山
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
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脩雖
已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襃
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
成德性之純熙探微志而罔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
天日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恩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慶頒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
之賜於昭 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
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
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
範凡將圖治愼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
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發資博洽之材用廣聰
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

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
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
養德之全素學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
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
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
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
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秩廣厦旣極
詢諮於累歲曁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坐進
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

憂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
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　祖憲遐方卑服猶
慮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
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
蒭蕘俾盡消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
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是異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
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中某等
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親祀禮成中書省賀表
寶曆在躬祗服　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
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
難具察於民勞僾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
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戢圭袞繪龍章之盛
簫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
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應符受明禋之純嘏
親祀禮成國子監賀表

纘曆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
明時盛典率土歡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衮
衣而酌秬鬯得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桓
而敵愾簫韶依律鳳凰蹌蹌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
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
之禮樂探詩頌美　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僾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
慶彌中外喜溢臣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

承於令緒用克纘於武功雷動雲與威信著盤桓之
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
乾坤之太臣等愚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
裨於熈代建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元正中書省賀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
爲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
綜萬幾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惟皇
之極圖書宣朗緝熈於穆之緜假郊廟以受釐率臣

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賛鈞陶時和歲豐願保
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
歡溢宫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
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内治七襄成報日之章
膺寳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
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
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天壽聖節翰林國史院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舜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渚
縟儀洊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
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
天開壽域人樂熈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
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
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

無爲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誠功
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羣生
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
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冊　皇后賀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
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
倫美敎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通朝儀丕顯益保
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吉

會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
雅

皇后受冊中書省賀箋

軒星[redacted]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始
慶劭邦國燕及宗祊中賀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
中壼佐庶政之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肇珩
珽御祚胤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雎麟
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皇后受冊監脩國史府賀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
穆卜靈辰誕膺縟典中賀柔嘉有則恭儉風成鍾鼓
琴瑟善繼徽音之美褘褕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儀規
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台衮兼總史廷
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大君繼體定國本而繫
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中賀聿懷多福庶靖維時
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

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
獲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曜宣日
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
臣鄰協慶宗社底寧中賀德合生成恩隆顧復鉤陳
華蓋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承
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遙瞻禁衞
與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鼎圖之
永固

登極賀表

鴻業啓圖世守培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
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
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
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

協於輿情車服旌旂皆昔
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
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覲揚
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賛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
學於緝熈之中以裨至治於幾微之表成祖宗未就
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謀實出
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從以家世

之舊恩懃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
尊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
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
養病多時先擧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閲歲時
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爨茲任以此
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惟艱虛言不掩
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
爲容僥倖瞻承護幽說以干售私情是徇大體有傷
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

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閑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
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
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先華實有咨詢
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敭歷中外承接儒
先縣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袠之迹進退有道天
下服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閑而
彌卲心以久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
里去國不遠近須優禮已隆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
致廢之職事凡爲之盛已足表儀則其爭感之深不

在話言之末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
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賾而推達乎聖賢
之藴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
學眞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自標表以盜名欺世
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粤自　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
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豈
温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
資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
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嘗資其問學實非小補御史

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礪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受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為此已蒙　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

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間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　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況畢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逭責其任進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為師表其代言深知訓詁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目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　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肯為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實為允當

講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勳勞或循常以守定品此　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然以表彰實為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兵討滅宋國事載
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陜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抗
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
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
眞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
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眞定也實由董氏克仙
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
氏旣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爲僞特於

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謝恩表

恩須召璦命以使華賜浹上尊有之篚實荷　皇明
之下燭拔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
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驅
馳於今日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過實之譏炯炯丹心
每若葵藿之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
留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出晝遂偃僂以循墻三徑
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旣啓惟因夢以朝天已甘

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是旅之法然念蔭
履於棄遺三公　明敢奏之言一礼布允俞之旨重煩
馹騎遠訪羇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齊湯敬繼志述事奉　文母
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
皇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羣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
衆后思致消埃宣室縱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　帝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敢奏仍館職以賜璲巖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
恩露莫莽光駿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　先朝徒因
薄技學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舉哉筆每親於黼座抽書
已納於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
汗俄抱烏號歷　嗣世之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慚
衰謬有負使令疾疢日加不待歛劬之請告鬼神夜
問尚思賈誼之召還沾溉醇醲衣被文采醴酒更設
遠醫載華春陽下及於菀枯勺水實廣於盈滿兹蓋

伏遇
皇太后殿下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賛兼
文之治人惟求舊恩皇訪落之勤顧逋籍之腐儒眇
侍輿之故物遂令屛棄亦被甄收臣固覬家心知眷
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存敢昧涓埃
之報稱

銘

奎章閣銘應　制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
集奉　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凝冥其欽聖性日熙廼闢延閣
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
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碁盤銘二首應　制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清獻室銘有序

張掖劉公伯溫司臬江右儉約自居無所事乎公舘
之深廣更從他舍則又無以列圖史資玩索延賓佐
廣忠益乃即門之右塾蓋戶牖以爲室施屛障爲羅
絡方空之本從衡附麗容納天光稍加藻飾不至過
朴委蛇退食於是乎休息焉題之曰清獻之室使來
求集爲之銘其言曰予初問學厲風節以自立不欲
與凡近俱昔人之行事有不可及者輒不敢自棄而
求盡心焉嘗聞先儒遺言趙清獻公爲諫官御史言
鯁諫從一時正人君子倚之以安於朝廷之上歷守
郡府所至民信而安之蓋平生無所累乎其心以致
然也清獻三至蜀蜀重鎭也年益老而位益重始終
足焉而已始猶以清玩自從其後亦不復存時君西
數其所守爲政所以簡易也故嘗想見其爲人而慕
之自甘肅省檢校官蜀省員外郎拜西臺御史僉山
南河東兩憲事入拜御史出副山北憲以郎中佐江
淛省旋副其憲　召還著廷倘史而持節於此也歟
仕之間凡所以自治者無所敢緩在官之日惟寒暑
衣褐蔬果食飲之用不得不易於而苟得已者未嘗

不已之所嗜者莫如古書歷官又多書之地然亦堅守其戒雖甚所欲覩覽亦未嘗少違焉他日還朝宦清無事屬多病告暇日危坐追思平日之所爲以爲玩物喪志者雖售以其價猶不得爲盡善矛庶幾無愧焉今居是室俯仰循省則後心之萌而莫之制者尤可畏也題以清獻期無負於初意云是以求爲之銘古者分田制祿自公卿大夫士皆有定等隨其貴賤衣服飲食車馬之具祭祀賓客吉凶凡用通工易事人志定焉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其爲憂也遠矣眉山蘇氏以爲清獻蓋有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者蓋謂此也烏乎感世俗之迫隘而有羞惡之心不得不出於劉公之所自治者矣而或以劉公爲介不幾於不知恥者乎故爲之銘曰

於肅清獻古之遺直學道清心應事無迹侃侃立朝匪嚴匪寬正人君子賴之以安我思古人常道之踐紛紛鄙夫如霰見晛相在爾室默念獨居人所不知我則凜如後心之悔勿固勿滯浮雲散空定體無外慎之於幾厲之於爲一日至焉殊途同歸

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遊有方若射置的苟不素定伥伥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爲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與義是從是求行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授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尚寧尚端勿惰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

實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弃上弗厭般下自豐日極而攻于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遷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尚監茲哉

新齋銘

陳昇新齋鑿北墉之兩端因空以容匱舍琴書則遷而實焉

左銘曰

潛神于深表威于陰畜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

作度居琴内容以安外無後淫時出用之以歆雅南
間靖來年勿褻以欽

右銘曰

猗歟蕳編斯道攸託務博多有知要則約咫尺坐右
有虞猶闕道尊所傳君子韞子斋有餘精尋不足泛駁
勗哉成德視此無怍

中齋銘

凡人有生寔受天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
於過不及損益實虚斟酌緩急約共反歸藥石則施
中焉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躋於術善爾齋居
知中之極

陶硯銘爲潘憲臣作

大陶軒轅范阿泓摶丹合土水火并隮然凝質發天
成重厚容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
毁傾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銘

洮硯銘爲陸友仁作

稟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緑保而用之吳郡
陸

硯銘爲韓克莊作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礱圭角浸潤光精至濟之澤
至華之英作爲文章以頌治平

方齋銘爲胡士則作

古者教子使知其方躬行有嚴以爲之綱動直靜專
言信行常承祭見賓敬恭不忘惟天乾乾坤著效法
君子挈矩忠恕之合勗爾立志慎爾居業至于子孫
令德孔協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齋豫
章揭曼碩既爲之銘玉又欲予銘予奚言哉姑拾
其餘緒以誦之云爾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
即物顯色日行中天垂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
實無限量可擬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
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
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泛應何迹齋居君
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粲乎情文匪強僞爲惟均受命心同理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與國俗則亡厖因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弗學而合聖厥本善善之所推寧止於斯君子曰噫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僉歎是歸弗思爾已循墓爾墳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翼新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慎哉爲人薄化還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以錫孝子

虛白齋銘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既清既廓氣容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見穆清迺取虛白肇錫之名汎景太虛接軌貞白先王之稱世豈多得天書休光賁于丘園寶我谷神守我幽玄實升在上日月于邁顧懷下土福祿攸介我睇草木我行戶庭風雲徘徊雨露載零齋居孔明夙夜敬止以祈繁釐以祝天子沖而不盈湼而不淄上帝臨汝永勖遐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牀子居室銘其背曰

晝安以恭夕歛以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坐蜩有人善脩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牀前几因式致敬俯無傲視仰無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定敢曰耄至弗慎中正

至齋銘有序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也者充實周徧無餘之可贏無不足之有待於加也是以作規以爲圓非圓之至不足以爲規也作矩以爲方非方之至不足以爲矩也語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而況於規矩乎其於人也爲聖其至矣乎何以觀之舍人倫吾無以觀聖人矣人之於彝倫也不至於聖人則或者有未盡之分矣是至之所以爲難也傳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於前無以先後所惡於後無以從前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

所惡於右無以交於左此矩之所以爲方之至者也吾嘗於聖人之遺言求之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推此以往於其所未能者而能之非人倫之所以爲至者乎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崔君元方名從矩因其錫名之嘉求所以自致乃以至名其齋以予昔者忝之文史同升諸朝今庶幾老未忘學有以發其雅志也來徵銘焉重爲之銘曰

惟天爲圓其方者地孰配其大克承以至知其所至而求至焉人之爲人何間於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氣傳義合各有所止止者其至昧者缺遺我銘高視以爲祝規

止止齋銘有序

士大夫恬澹無欲玩心神明不以事物自累其及人者或寡矣身行於當時治及於民庶俯仰曲折與時推移以心爲形役亦不無焉動靜相尋於無窮理事不礙於形跡者其人豈易得哉會稽王君止善卓以奇才高致發爲詞章爲知己援擢引之濟流於是故國之遺老舊都之名勝爲歌詩以發之有鳳鳴朝陽之望矣及其從事諸幕進升屬於宰相之府設施超乎常情謀慮合乎古道救人於急難而不自以爲德介潔自厲終有以見乎時略無表襮而名實敷矣造次酧酢不廢吟詠絕去琱琢漸近自然其得於情性之正者哉及以中書員外郎佐江西行省贊畫於從容有言必信惧容幾微不俟終日紐纖膠錮迎刃而解凋瘵狼藉或將庶幾動中肯綮若不經意民受其賜而不知退食自公危坐一室琴書之外幽懷抗塵無聲色之奉無造請之私深山道人遺世獨立者殆不是過也年六十餘秩三品高朗虛邁無愧於昔人之期望持守所至豈一日之積哉迺以止止名其齋居以進脩其所未至而徵於予予安得不誦所聞以告使來與止善游者皆有所觀焉乃製銘曰

觀象兼山知止所止思不出位以盡於已止之如何慎於物交外不妄接其中弗搖欲忽內萌審幾於發善必至極惡則痛絕如是持循久而安之敦厚篤實隤然無爲及其化也兩忘內外是此非彼何室何昧

廓然大公觸處洞然動靜流行其定也天知之宜崇學則有序是爲銘詩言耄是懼

紫微堂硯銘

先君國史參政鄆公井齋先生紫微堂所用硯也公薨廿有九年或持來求售識是舊物與鈔四十千得之刻銘石陰以傳子孫其詞曰

端而溫謙而尊思德容如生存

淡齋銘爲樂集成作

古樂和平翕純皦繹紛其發會夫豈適職韶濩之遺邈無聞知大音稀聲淡則不疑楚秦河海逃難四出因官爲氏百世猶識爾絃爾歌以勗爾躬惟淡以成君子之風

義齋銘有序

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臨川鄒器之長承事郎黃仲義氏以文史仕廣海兩憲府進椽廣帥江省以至今官三十餘年食祿無間月公焉而忘其私國焉而忘其家是能不後於其君者也嘗題其齋曰義齋而求予爲之銘銘曰

性之有義惟理之宜羞惡發見有所不爲事之至前裁制無私本所固有斷然何疑告子外之終妄茲偽似是而非君子深恥烈士徇名勇士忘已過近於忍矯拂於理惟仲義氏執義以行匪懾於威匪徇於情嚴以成能恕以全生永矢弗諼亦靡有爭夙夜匪懈而文亡害退而齋居庶其無悔紛紛鄙夫可以示戒吾之作銘惟義所在

近思齋銘爲劉元作

人之爲學必原於思妄意高虛空中游絲沈溺汚下所徇者欲弗察端起終至大辱所以思者近之爲貴視聽言動反躬自治事親從兄出入俯仰求所未至心不敢放日用之常久而貫通遠者大者何間於中劉生名齋表曰思誠告之近思以正啓行

求思堂銘爲吳彤作

受命以生所事何事人道之常匪我曷至在天言天在親言親心有未盡思之維人赫乎有臨儼乎其對畢體無違不貳不時百年之身一息之思高堂廣深皆其遠而

誠本齋銘為甥周申作

惟天之道實理而已天人之間其實無二無息之純惟聖能之周子希聖推本在茲二分五殊化生萬物高下洪纖均備同得思曰思誠孟曰誠之聖遠言傳其間有時伋伋門人因易以贊動靜顯微一原無間斯學之大力微莫勝毫不敢言抱玆戰兢申也爰孫壯而愼畏克念先覺齋居瞻視尊是圖書揭言篇端本易之銳志為之先外物蔽交內欲潛起明者以晦窒者以毀昏滯否隔則靡有通發憤振奮男子之雄

君子脩之其道曷以敬義夾持向上無止靜豈冥然動何紛如功已審觀克其柔患用力之久火然泉達擴而充之善何可遏嘉草在庭霽月光風反身之樂聖賢攸同

空同琴銘

天在山中其象空同大音發焉微妙玄通君子制器蓋取大畜係理始絕絃指斯觸其靜也虛其動也神天人合和無為以純知德者稀斯之為貴聽於無聲

十二百歲

愼齋銘 有序

寬懷李生士潛字文昭侍其大父梅庭公持憲江西也定省溫凊之暇讀書為學不與外事君子稱焉前臨川太守洛陽楊公友直以漢儒董夫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語以遺之生以書來告曰士潛朝夕不能離侍側而親受教焉學思之訓不敢不勉然所以為學所以致思之道願得一言申之予得書而歎曰其愼乎今士大夫家子弟無紈綺之習有文學之懿則已異於常人遠矣於文學之中尤存心

義理豈多得哉觀於子之錫名製字可得而言也中庸之書子思子手筆之傳也學之則下差玩索而有得思之至也其首章言戒愼恐懼於不覩不聞又於隱微而致其愼獨之功焉然則學無要於愼獨也其末章引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而贊之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愼之至也人之所不可見者其獨之謂乎故先儒謂此復明愼獨之意也請以愼獨為學思者之勸以愼名齋不亦可乎銘曰

有嚴齋居儼乎若思念慮未起鬼神莫知淸明粹精

純一中正理無不具時則方靜惟昔玄聖川上之觀淵淵其淵混混其源流動滿盈迺見天德體而達之愼獨為則動靜之間勿差毫釐由之愼之更由於誰嗟我同志無敢不愼自隱自微為賢為聖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十五

頌

皇太子受寶頌

臣某等敬覩

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當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旣勸而屬辭謂之予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欽

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纘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冒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旣膺歷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　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為此實　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

厄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 聖代
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
學得備廷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
皇儲文武聖明於赫
太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會是
脩遠 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傒來
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處
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鑾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

毋遽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
世皇所營我毋即安次于郊坰坰有豐草雨露既渥
差駉于牧毀纓濯濯
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群臣受詔奉寶來趣維時韞匱
龍光上燭
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雲隨之
五色景從有親有尊有友有愛以承
武皇 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臣庶於
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怱都魯都兒迷失等言
臣聞
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為禮必親
祀
上帝而尊
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寶之位傳受繼承之公至誠
而無妄者也粤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
親祀南郊前一日

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佪陽煦充達淑氣釋于澤風不
鳴條群臣駿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為致
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輝五采郁紛彌綸會際人
神之感已兆于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
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爟火於紫陛奉常告
具侍中奏嚴玄袞迺御匏勺斯舉奠珪升燎
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熙事備成
坤乾瞴嘔乃還次于幄殿將迎曦於陽谷應龍噓其
重潤若霧絢乎會霄

天子又出次而拜貺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
陳其說以贊休嘉
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緒君臨兆人
凡所以昭事　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萬
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
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時象圜于穹
因高于地稽古有作以事　上帝昔我
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賓爲虔土宇闢章彌文

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愆赫赫
世祖百度咸秩
成廟繼志奠此郊域於皇
武考敬恭翼翼升配
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與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
于文玉帛犧牲越席陶尊將命寔來則有司存人習
見聞曰茲既備惟我
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既祼於廟又議
饗帝自我踐祚于今三年雨暘若時稼穡豐登孰爲

貳𢍰神發其奸孰爲不庭服于師于衆賢在廷夙夜
濟濟入而陳規出則將美覈名以實總綱于紀
一人以寧萬國咸理升中于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
曰惟辛宜載祓載齊我將親祠無敢弗共在殿有司
大臣嚴嚴小臣闇闇執衛桓桓執禮循循黎民芸芸
衆神殷殷載嗟載咨載悅載欣惟
明天子與天爲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翊茲來郊袞
冕佩爲躬酌躬薦　上帝用格明星景光御雲麗天
望之若邇顧依于壇當寒而暄陟降舒安行禮孔彰

天豈不言皇皇丕基明明
聖君億萬億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保于民稽首
作頌播之韶鈞

興學頌 有序

維昔
世祖皇帝建元立極制度考文學校之法自
天子之都海內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　先聖
先師學皆有舍以處師弟子負其在
天子之都統於丞相御史大夫佐之其在方伯連帥

之所治司憲涖之其在郡縣者主以守令分憲行部
者隨而察之
天子之學歲時有事于　先聖先師三獻官皆命于
天子祝辭曰
天子敬遣某官某非中書左右丞即參政也御史監
祭如法其在外有司自方伯連帥守令惟其所在而
致禮焉司憲者亦惟其所在而涖之
天子之學用太牢其在外者用少牢其樂備八音以
諸生肄之祭之大略也其所以爲教者堯舜三代禮
樂之事易詩書春秋之文顔曾思孟之傳而周程張
朱數君子者之所述非此道也莫敢于焉至元初始
用許文正公教胄子蓋用程伯子之意聚才能而教
之京師其成德則用之朝廷至爲輔相其次則布之
郡國此其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均齊周徧而無間
然也延祐中又念學於外者成才未甚見也設進士
之科以收之推其所至帝王之爲治無過於斯矣方
域廣遠歲月悠久有司文具以失其本旨者多矣有
識之君子所以深感

祖宗之遺意而究心於幾微之間焉語曰百工居肆
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之所於弗治則有司
之咎也志慮散於視聽之游騁坐立惰於居處之恭
嚴忽其書而不服於心胄輕其師而不信其成說悠
悠其來望望其去居業者鮮矣夫祭者習射以觀德
始得與焉君子蓋以得與於祭爲慶尊貴者憚於跪
起之煩執事者苟於簡易之便安有未施敬於民而
民敬之者乎龍興爲江西會府其民庶百萬爲士者
十四五列郡屬縣仰觀而視則焉而近歲之弊無以
適於衆人也天相斯文於　聖世
天子之命吏其必有能興起而作新之者乎乃至正
四年十有二月太中大夫肅政廉訪使張掖劉公沙
剌班上之三日謁　先聖先師于大成殿禮也乃升
講堂延見提學事教授諸學官躬問其所以教進弟
子員以次升降而觀其容止進退喟然歎曰吾嘗聞
之學校之爲教所以正人心人心正而風俗淳矣江
南之俗不患乎文學之不工惟患乎風俗之不淳而
有司之政非不能齊之以法也然法者末也其必以

學校爲本學職教者發之以聖賢師友之傳而滌其耳目薰染之舊申之以孝友忠信之實以致其安居習業之工來游來觀無官府形勢之隔符告胥訓不越於家人父子之間吾意所存蓋有在於此者周行講學之舍簡陋弗稱命憲史阿里沙督有司治之即日治中孟舉率其屬而從事凡役則副提學劉嶷教授夏溥皆親臨之講堂前齋舍六列於東西凡齋爲屋三間講授之所也深廣容席可以習禮朽壞究觀上下堅緻盡徹其舊以容光加髹漆焉號字之列施

木榻于東西壁下書册筆研之具撰其前師居其中坐深而容凡檐楹户牖與諸用物皆具髹漆之飾玄黄朱堊各適其宜逾月而畢工又時其飲食而視豐之學者進退可以修容肄習可以安居是於是分小學循序不敢躐等大人之學五經各師朔望講業而傳之課其成藝以觀其所就公時至學觀其諸生講論經義誘導勸獎不憚勞爲之師其必欲人才之成風俗之化一發於誠而無僞也蓋公至之一月中憲大夫憲使單懷李公守仁繼至凡公之所爲若出於

已有同德而無間言也李公曰記有之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公之爲教備矣予請爲息游之助焉昔　夫子彈琴於杏壇之上而從游者在焉講堂之庭六齋之間築臺三級而種杏焉以象　夫子之所居瞻焉如見　聖人之容思焉而尋　聖人之樂而二公之所以相成者蓋如此也李公之謁廟也見齋宮不稱偏隘無所容乃更爲東西齋別爲新門出泮池左以通往來比八月咸就凡憲司之意副使寧夏脫脫公僉

事益都郝公源范陽張公珪先後之所共成其終始贊之者經歷東平司君允德知事河中張君浚適也蓋一時皆文學之士又多出於成均是以能若是也常歲春秋上丁之祀行省憲司官皆至郡縣吏設行幕華以文繡盛以几席皆假諸民間而用之以備齋宿之次鼎俎既設執事在位郡監守率諸生從吏列三獻之位將行事焉則贊者引省憲官入廟門北面再拜而退有司始行事焉是月六日丁亥提學官教授以常例請二公之意素定於是劉公乃言曰聖人有

言吾不與祭如不祭乃使告於省臣之來與祭者參
知政事迭只兒曰方伯之寄甚重國家大事而弗親
之懼失委任之意如何參政曰廉使有言敢不敬從
於是參政為初獻劉公為亞獻龍興路達魯花赤徹
吾兒海牙為終獻其分奠十哲從祀則參古學提舉
暗都剌儒學副提舉喚郡教授溥郡録某者李廉以
前進士與斜儀官則行省左右司都事劉貞憲司知
事張汝遴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蓋庶幾焉賜
胙後三日儒學教授以奉議大夫儒學提舉范匯具

始末走臨川而告於集曰斯文之盛昉見於吾江右
可以風示於四方可以貽則於來世風俗之化人才
之興所以輔成聖化於今日者蓋在於此請為文以
刻諸石集受而嘆曰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諸君
子孝　皇上之德求治教之本而盡心焉齊明盛服
以成一獻之禮非積誠之感其孰能有與於斯乎頌
聲之興蓋不可已也乃次第之以為興學頌其辭曰
皇建民極郡縣萬國置學立師邇遹如一睠茲東南
山界川畫鎮以匡廬浸以匯澤其人衣冠其食稼穡

詩書執交棟宇布帛牛羊魚鼈篠簜柚橘社以豫章
會府攸宅島夷方來貢賦之出文從武隨鬼神寧謐
監以司憲治以方伯富庶而教聖度王則巍巍
素王袞冕圭舄門人侑之與享從食通祀之尊
天子嘉錫維我臣庶罔敢不服皇皇有宮自古在昔
教我育我　天子之德士沃盛豐以怙以息靡靡城
闢毅毅凡席事臨故常孰與昂激皇十三載至正序
曆濟濟盈庭卿相公辟刑措兵偃端拱恭默史進殷
監簡策金石躬率周禮郊丘宗祏治化之本百吏承式

繡衣持節湖江叜郎司憲之監侃侃張掖佩服仁義
好是正直彌縫淳風平氣正色靈懷靖共明恕禮律
詳茲歲實貞兼松栢副嚴僉明自西自北成均俊良
執法慎擇來佐論議醞藉明白張掖乃至集思廣益
來觀宮牆簪舎秩秩三以成列左張右闕高明以容
丹艧有奕史役之簡郡相其役先生設教弟子受職
象勺舞夏不惜不忒詩書執禮春秋周易伊洛緒言
許蔡朱述異端肅條華藻擯斥父子昆弟各踐其實
張掖至止不崖以懌平易近民漸漬融液靈懷曰嘻

亦既勞飭爲壇于庭嘉樹環植可以詠歌可以琴瑟
從容降升觀彼有得惟時官司道以正率匯㗊及溥
先以齊慄八月丁亥不占而吉鍾磬既懸弁鼎既滌
明衣齋盧齋盧有赫百職具在恪共朝夕觀德與祭
不諱以惕憲謀相臣方伯肇域禮樂刑政民人社稷
爲國常事名在祝冊敢筮敢宿嘉薦不適伯誅郎署
憲言孔碩齊明承祀垂紳正笏顒顒昂昂于于翼翼
精明昭回歆動洋溢凡民有心動植維物無感不應
有達無爾神曰賜胙百拜受福伯曰維憲時乃嘉績

天子萬里顧釋爰惻士無惰游民無捐瘠老安少懷
作息　帝力放乎四鄰風動雲釋君子壽豈子孫千
億興頌之興浩不可抑贊史陳之以示無斁

贊

趙平章畫象贊應　制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以爲爵位
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命其體貌而
致美於形容焉於顒顒昂昂如圭如璋曰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勳門將由儒業
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
世祖皇帝始爲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
踐揚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勳庸書旂常天下
謂之名臣
朝廷謂之元老當顧用而憂時愈深與患難而立節
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
論者以爲清嚴似楊綰淵通似李泌周緻似姚崇剴
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攜禍蹈機穽而不爲之動則漢
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

至順元年五月甲子
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
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
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肅魯公泰山巖巖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猷
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　上帝眷
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彌文以理白髮蒼顔正笏垂
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　天子

萬年景命有僕

蘊能羅漢圖賛應　制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
天清海平神先赫然萬國永寧

趙中丞畫像賛應　制

天曆庚午孟夏初吉
聖天子以爲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從功臣爰致左
右踐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
瞻　親御翰墨書勑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賛

焉臣惟公之事　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
以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惓惓焉愛君體國
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賛
曰
肅肅憲綱國之司直以正　朝廷百辟是式
聖皇御天法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
世祖最重斯職
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
庶尹則諸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勤其躬亦衡其慮

天子有行轂弭星[illegible]　天子正統嚢賛周旋溫溫其
儀侃侃其色珮玉舒遲前席密勿歷階中書時清政
平乃肅風紀以賛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
嚴有文有政、天子萬年大臣[illegible]之九叙惟歌無以
[illegible]

[illegible]賛公土星像賛應　制

猗[illegible]士中馴伏乎類相從朱旌揚招入風柔天
田入紫宮命司書錫九農鳴㟁將年屢豐

吳宗師畫像賛應　制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已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
不滿迹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若氣之
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
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當時之名
導沖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昔有[illegible]父軒
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
齊日月以賛于休明者乎

御馬王雲騣圖賛應　制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亦

之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　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猋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駒駉而在朝樂彼超驤內而肅肅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
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驥出焉蓋神駿之猶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羣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先逾雪練文鼓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時遭逢聖賞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
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翩翩厥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

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嘘雲蹈日婆娑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鶴贊應　制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兇盈納等欽奉
皇帝聖旨
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illegible]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illegible]長春以言詞入謁內廷請署
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會城淨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恭迎道周羽蓋雜遝霧以繽紛法曲繞纏霓而亮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吸長鳴去人尋丈若羣集之並翔從列聖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觀稱為歎神異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　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
皇衷致感玄徵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　兩宮至

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荅天何言哉示之以
事是故玄裳縞衣羽翼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
透闡於九天老臣奉
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報　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
蘭筌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
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真飛行虛無不
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横四海而覽輝
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

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
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
常徐琰見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一春也玄徵之感同符
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
愛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雝在宮齊聖無二乃瞻殊廷
神明所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
羽衣持節致我悅禱緑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
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映空載翔載舞
乃占道書是爲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舒降休隤祉
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梅邊贊

武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林應瑞得
文皇所賜梅邊字以告史臣集述以贊云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遐邇顧瞻海邦

波濤不驚上際於天最先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
維皇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
炫於朝霞昔者其貴有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比[illegible][illegible]
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折衷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
書册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曾子[illegible]畫像贊

篤信聖師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凝乎

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侃致用兮儼然而若思繄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玆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栢之堅貞縝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遘

聖明而特起紬往哲之緒言貫聲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華於盛明長詞林以踰紀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為於信史受深知於

明主曰嘉遯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佇嘉言之來啓

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益知止著書還於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為期儼丹青之綏履

蘇子寧畫像贊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為謹於思慮有所不語以詩書為業而不虛不躁以法令為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故西夏相斡公畫像贊

公姓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沖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為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像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

皇元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

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荊王脩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典籤玉倫徒嘗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為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兵火之餘而泯墜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為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蚤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略已足倘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蘂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宴坐定息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癘水

旱殃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無所為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為二三百歲人人知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齋頃立成黃金先生笑而不受它日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為多吾久擇人授之無如子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乎聞諸莆田陳衆仲者如此至順二年閩有天根子北游豳無悶之山訪其友蘄子訓之徒予解后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說得其言而次第之

作天根子贊贊曰

確乎其乾隤乎其坤氣聲軋摩營霸吐吞孰鼓其橐爲此翕闢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中虛巍巍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斂微保沖縣縣來升體完用充出入百爲私智妄作歸求有得不矜不怍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存延縣金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無象瑤苓翠蘂枝葉扶疏靈鳳鬱廻先儀發舒累累重山日出暄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謝靈運小像贊

利山木以遐眺抗浮雲而脫屣望高秋兮搴浦見夫容之出水

吳興公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照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蓄書滿家藏稿𥳑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遺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跡先覺歷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彌崇遺教子孫著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與知者賞稱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歆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又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軼駕白雪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冶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冶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冶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涖冶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雜烹之卒無所得縛祐搒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黃慷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

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瓊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諸祠在祀典者則

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
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此煢煢二女
哀其所天力不能拯投身毒煙身殉義著苛政亦熄
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吳興公書忠孝二表贊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遇蹇蹇正辭君子小人
興衰之辨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思盡忠
爰致筆諫寫爲屛風考文取義集思廣益遊藝之美

傳世無斁
伉伉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
求我遐僻懇懇陳情以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
教孝教忠百世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瞻
寔勞我思

諸葛武侯贊

春秋所書出於義戰渭上雜耕東面西怨正名行法
王道斯在肅肅儀刑俯仰千載

劉伯温畫像贊

皇游宇之曠古持盈成於悠久六合同其清明羣獻
發其靈秀睠舊家於虎衛得貴遊之清冑服禮義以
在躬信遺經而深究倡斯文以變俗達良才於豪右
過庭見聞之壯形勝經營之舊踐世官於御史遂屢
遷於藩部視繭絲而哀矜夜宣室而歸奏執簡筆削
之功持節湖江之轄大興學以成化蒙稽古之三復
深有黃河之源高有雪山之阜樂君子之多儀望繡
裳兮來覲

李重山畫像贊

維伊洛之舊家宅聖懷而來食會河山之輝潤篤生
材於邦國旣主靜而成己又直方而爲德峻極天而
不動屹蒼蒼之正色昔中臺之進賢托文史於秉直
叙羣倫以婉婉廷諍見其翼翼叅適燕而踰漢踐荆
揚之方域軺七駕以彌尊履星辰而上陟感承慶之
有自致愛慤之罔極詠清英於高潔表勁節於楨植
觀盛服之在容稽古訓而時式錫君子之慶壽尚儀
圖於袞職

李君讓畫像贊

國家之有事于郊社宗廟參用前代禮樂服法服御史冠有豸綬碧色先祀三日百執事受誓戒其辭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御史實莅之至正癸未八月祀社稷日用戊河東李君讓氏服其服而監祭焉畫史繪其象以傳御史持節副憲廣右桂林大守前進士元光祖顧瞻而歎曰

朝廷歲有常祀監祭有常職而李公獨以衣冠傳何也其行不愧於神明其誠素孚於上下是以抑抑威儀維民之則者乎乃與其吏民曰幸哉遠人有以覩

於廟朝之禮容也摭其御史時所行事以著於篇蓋審獄薦賢斥姦邪存憲度者十餘事徵諸此則可以信其形容矣乃爲之述贊曰

於肅御史盛服在躬于稷于社莅其報崇御史允孝服其母教縈縈立身苦節厲操決録滯究去邪如流薦賢于

朝不比以周軺車言言來即南服風塵不興日月旁燭袞衣繡裳薄言還歸徘徊雲霄遠人具依

郝淵甫畫像贊、

孝有以顯其親而積德之效著友有以成其家而尚義之門興貞如松柏者守己之固諒如金石者執德之弘公廓然而順應勤不息以成能端如拾表以視景潔如秋水之凝冰此吾淵甫之所自信而定論於輪兕中丞者也用能三歷憲府風節愈久而愈厲晚寄民社聞望以時而俱升

天子用老視民所稱來咨來詢爲國壽朋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

衣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慮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劒坐臨崖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輝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眞儀子善記録審而傳之與世瞻矚傍有介士王被金鎧曰帝告汝錫爾榮禄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徧室取火亟寫神運掌握毫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匱有當受授先事稔十而其秘夢初不以告

晛有相師泄其玄蹤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潔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王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宰淵徵先生畫像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靜明齋贊

外物不接內欲不起碧空澄渾明月秋水

橐駝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為郛有服維駝碣肉載峨毳旃帷房脩軛篳轫軋軋千里載泉于橐黃頭羔裘騎引顧卻人習見聞　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勤約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績稷于邠式廓褁餱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象贊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脩革鏤錫路車是服維　皇在

與游目於式任重持安眂力知德燕閒以思寫之几格天章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徽勞尚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庖犧受圖布書逺取不遺以啓神易擬玆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右二畫皆泰定內殿白描也監察御史忽禮台得之以示史臣集而述贊云

黃羊尾毛筆贊有序

萬物之類甚多而草木飛走性情形體盡之矣天生之地成之人用之天地生成萬物之類以僃萬事之

用人得而用之所以參乎天地而貴於物也伏羲因圖而有畫神禹錫疇而有書而聿之用始矣聿之以竹者加竹以別之傅之以毛而筆之用曰廣草木之枝條飛走之羽毛凡可為聿之用者無不效其材矣西北之境有黃羊焉玉食之珍品也西夏之人有取其尾之毫以為筆者歲久亡其法張掖劉公伯温嘗命筆工之精技作而用之果稱佳妙其修史著廷蓋嘗用之中朝文學之士咸為之賦而伯循廷心伯數文稱傑作於一時者也公廉于江西亦以告予惜乎

毫矣不能及諸君子之盛姑述之以贊云
古史操聿圖畫文字屬毛氄濡轉便分隸爰歷凡將奇觚快意名書之家丗資精技毛翰須鬣隨取銛利觀象兖澤角觝其類非麠非麇黄以爲異飲雪于池茹豐于汜獸人効鮮鼎食之貴生而善馳射不容羿趨風不回毋踐後覍冰霜勁強耒穎全銳治擇約束工嘆未試筠管犀弢妙絶當丗維時天禄校書更歲日書萬言其用不匱
聖明幾暇書法游藝緣藉以進發揮文思雲漢昭回

海岳衣被吁嗟豐美曰薦厚味俎几之餘近以微棄矧是草野誰録其細紀功旂常載事纂記增光日星摹寫天地一寸之弱莫究其至況乎俊髦濟濟可致立賢無方君子之志

晉王文學秋巖陳真人畫像贊

雲雷風霆揮翰縱横兎礫金璧嬰孺公卿承命帝子爰記聖作師友之間蛟騰豹躍

雍虞先生道園類稾卷之十五